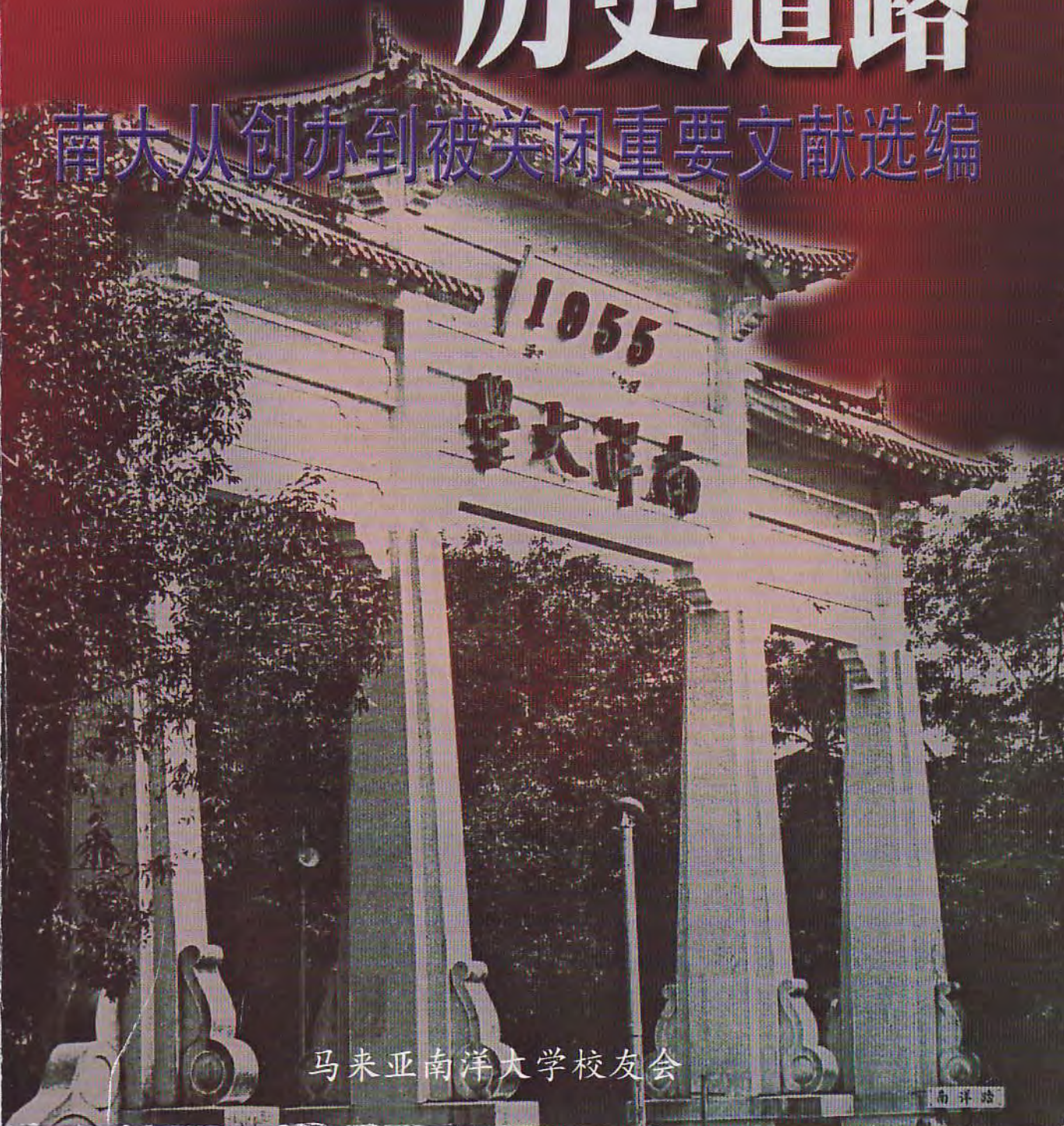


Selected Historical Sourc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1953-1980)

南洋大学走过的 历史道路

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南洋路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李业霖 主编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2002年5月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出版者：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laya
47 Jalan Bukit 11/2, 4640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电话：03-7954 7182

筹划：南洋大学校史编撰工作委员会

顾问：林源德

主席：颜清文

委员：张灿泉、林忠强、刘庆祺、符祥琼、黄宏荫、
缪进新、郭孝谦、魏顺莲、李业霖、林金树、
刘锡通、陈庆地、陈民光、赖鸿健、
各州、各国南大校友会主席

编辑：南洋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

主编：李业霖

委员：郭孝谦、林金树、赖鸿健、李雅芬、利亮时

封面设计：叶玉佩

打字排版：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承印者：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出版日期：2002年5月

定价：RM 50.00

ISBN: 983-40965-0-X

目次

ix 走进南大历史的深处 (序一) 颜清文

xi 南大精神的魅力 (序二) 林源德

3 导言 李业霖

第一期：创办时期 (1953 - 1958)

9 内容提要

11 华侨在马来亚创办大学 陈六使

12 创办马华大学的建议 陈六使

14 陈祯禄与薛尼在电台辩论 (英) 陈祯禄、薛尼

23 南大创立宣言 南大筹备委员会

25 南大的办学方针 林语堂

27 函教长申论南大与学位 陈六使

29 南大学生会成立宣言 南大学生会

31 南洋大学的倡办人陈六使先生 潘受

35 南大有没有救药? 《星洲日报》社论

38 痛述林语堂事件 陈六使

41 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 张曦娜

第二期：从争取学位受承认到改制（1959—1974）

57	内容提要	
59	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	白里斯葛 等
84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1959	S.L.Prescott
121	南洋大学法	南洋大学
134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151	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对《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	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
160	万众一心,把南大办得更好	王嘉心
164	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	贺光中
168	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和南大前途的看法	南大学生会
187	走上新阶段的南洋大学 ——我对于《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批评	严元章
195	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	魏雅聆 等
207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eview Committee	
248	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大问题发表政策演说	杨玉麟
255	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	李明仕
262	致李总理一公开信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 筹委会
264	语言与政治	李光耀
271	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	南洋大学学生会
275	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	理直
280	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	《星洲日报》社论
282	举办规模盛大的“大学周”	南大学生会
288	南大大学周开幕致词	杜进才
290	更现实解决南大问题	南大联络委员会

295	南洋大学的回顾与展望	庄竹林
298	以天下为己任 ——在南大第四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陈六使
300	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现在澄清了	《星洲日报》社论
302	“日日新,又日新。”	庄竹林
306	新加坡政府和南大理事会的联合声明	南大理事会
308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王赓武 等
323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363	南大采纳课程审查委会报告书 ——南大实施新学制	南大理事会
368	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	南大十学生团体
387	南大同学罢课宣言	南大同学反改制反迫害 行动委员会
389	大罢课	许万忠
391	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王赓武谈“南大事件”	王赓武
397	南大与庄竹林	邱新民
402	从新观点看一些旧问题	李光耀
407	南洋大学现状及其展望	黄应荣
410	南大将永远成为星加坡华文大学	南大联络委员会
412	南大毕业同学对社会的贡献	连士升
415	南大向前迈进	王邦文
417	双语保障华校前途	李光耀
421	主持南大新图书馆开幕致词	李光耀
424	承认南大学位	王邦文
426	星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	《星洲日报》社论
428	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	黄丽松
432	南大决定创办研究院	《南洋商报》社评

434	南大开办研究院	
440	南大与我们的前途	李光耀
445	南大会计系学位获承认 ——在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林金山
448	五年来最大收获 ——在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黄祖耀
450	南大印象记	Frances Dowsett
453	呈马来西亚首相敦阿都拉萨备忘录	马来亚、吡叻、檳城 南大校友会
457	与时代并进的南大	薛寿生
461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	南洋大学
464	针对南大停止在马招考新生, 华教团体呈备忘录予星政府	马来亚联合邦华校 董事与教师总会
466	南大发展为全国性高等学府	李昭铭
469	以全国性大学为目标	薛寿生

第三期：变质与被关闭 (1975 - 1980)

473	内容提要	
475	欢迎李教长出任南大校长 ——并对南大发展提出意见	南大毕业生协会
483	南大将改变教学媒介语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484	南大进行重要革新	李昭铭
487	对改变教学考试用语的声明	南大毕业生协会
490	南大中英文并重并用始符合国家教育政策	南大毕业生协会
492	南大不能作为试验学制场所	南大毕业生协会
494	南洋大学的学位问题	傅孙中
504	南大展望未来	吴德耀
507	南大的“生存之道”?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509	一所华文大学的创立	黄丽松
514	独一无二的南洋大学	黄丽松
522	一间还是两间大学 ——吴德耀教授函南大秘书长陈祝强	吴德耀
524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r Frederick Dainton, Frs
538	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初步报告书	丹顿爵士
547	南大两个教职员组织发表格调查会员意见	南大教职员
550	丹顿爵士报告书 ——建议建立一间单一而强大大学	《星洲日报》
554	李光耀与黄祖耀来往的信件	李光耀、黄祖耀
564	李光耀与陈共存来往的信件	李光耀、陈共存
568	李光耀与连瀛洲来往的信件	李光耀、连瀛洲
571	南大前途备忘录	吴德耀
574	情理兼顾的慎重抉择	《南洋商报》社评
576	南大朝那个方向走	蓝平昌
579	南大理事会声明	南大理事会
581	南大理事会的抉择	《南洋商报》社评
583	南大问题告一段落	《星洲日报》社论
585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声明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587	新加坡是否只应拥有一间大学?	马华工商总会、马来亚 南大校友会及其他华团
590	一种共同语	李光耀
599	正是雨酿清明时 (跋)	李业霖
601	南大历史图片	

走进南大历史的深处 (序一)



◎ 颜清文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付梓在即，编者邀我在书前说几句话，以缅怀先贤，激励校友，展望未来，我欣然应命。

我们都曾在云南园度过一段黄金般灿烂的岁月。日逾月迈，时间已飞越三、四十年，但我们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并不因韶光的流逝而疏淡。回想云南园的明媚风光，亭廊台榭，“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一片翠绿一片情，一个漪涟一个理想。雄伟的古典建筑，令我们发思古的幽情；珍贵的师生、同学情谊，使我们神驰心往，梦魂随之，引起无限的思念。南大曾为我们展开一个动人的新世界，激励我们渴望创造，做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弄潮儿。

南大仅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新马华族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大哺育了逾万名人才，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贡献；其中有著名的企业家、饮誉国际的学者、为民请命的政治活动家，领导群伦的华社领袖、笔底生波澜的文人……。南大曾取得巨大的成就，有着突出的闪光点，使我们感到自豪。

俄国作家赫尔岑(1812—1870)说：“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赫尔岑对过去和未来两个概念有着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碑上刻写历史的是人，为人制造碑铭的是历史。为了饮水思源，追念前人艰苦创校的功绩，为了总结华人举办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为了再现校友们的前尘梦影，以留下雪泥鸿爪，我们组织编写力量，撰写《南洋大学校史》，现在先行出版《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史料汇编，供人们参考。南大的创办、发展以至消失的过程，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灵，“南大情意结”是华人社会里特有的现象。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一书，收录了九十多篇影响南大创立、发展和前途命运的文献，其中一些篇章乃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编者在散乱而混沌的史料中，寻找各种翔实、有价值的文献，理出一个基本的历史发展线索，无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搜罗丰富，取材精审，断制严谨，除收集反映重大事件的文献外，对南大在传播知识，发展学术和教学育人的文字记录，也酌量收入，这样就比较全面了。

我希望《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出版，能引导读者扩大有关南大历史知识的视野，进一步走向历史的深处，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是为序。

2002年3月18日

南大精神的魅力

(序二)

◎ 林源德



本书编者拳拳盛意嘱写一篇序文，我非常乐意。虽然事忙，我还是抽空略看了这本书稿。作为南大校友，我为此书的出版，感到欣悦，并愿在此说几句话。

书中叙述的一些活动和事件，我曾躬逢其盛，亲身参与过。书中涉及的不少人物，是我熟悉的师友、前辈和先辈，看到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我便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并想起自己在云南园的青葱岁月和学习生涯。年轻的心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以青春的奉献展现自己的追求和冀望。“残山梦最真，旧境尚可寻。”回首前尘，令我感慨系之。

我们今天回忆过去，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或做骚客诗人的美梦，而是反思过去，策励来兹。我盼望全世界的南大校友们，地无分东西，人无分国籍，男的、女的，不要割断对母校南大的回忆之纽带。母校虽然消失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希望你们永远梦萦母校古香古色、雄伟壮丽的图书馆；风光明媚、花荫曲径的校园以及绿树红荷、宁静秀丽的南大湖。希望你们永远情牵母校一切美好的人物，温馨的友谊以及可歌可泣的往事。南大有一派气象，有一个传统，有一种精神的魅力，

像一轴斑斓绚丽的长卷,似一泓青春泼洒的泉源,又如一个激情澎湃的海洋。南大产生凝聚力,萌生盛旺的生命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当年的南大同学,在社会上塑造良好形象,是新一代蛮可爱的人。

当年南大是享誉东南亚的学府,名师荟萃,群英云集,大家努力追求实现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活学活用的治学理念。南大培养了一万多名干才,他们像生命力坚强的种子,无论撒播到东西南北,也不管落在瘠土或沃壤,他们都萌芽、扎根、开花、结果。现在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为社会的进步,为工商业的繁荣,为文化科技的发展,为各自国家的繁盛昌隆而献身。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去年九月成立南洋大学校史编撰工委,负责从事编写一部《南洋大学校史》,现在先编印一本《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史料集,供研究工作者和校友们参考。这是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旨趣相辅相成的文化事业,是为建设华族新文化大厦添砖加瓦,意义重大。本书材料丰富,入选文章内容能反映当年南大的实际情况,而且一些文献很罕见,如陈六使先生1950年9月9日第一次发表《华侨在马来亚创建大学》的演讲,这篇文章竟在断烂旧报中发现,无疑是南大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新马华人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又如南大毕业同学会筹委会曾在1960年3月14日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有关南大问题的一封信,大家以为因年逾月迈,又经世变,已成了《广陵散》,现在竟刊载於本书中,真是弥足珍贵。此外,本书系统谨严,选择审慎,给读者以明确的发展线索。修史撰志,是一桩严肃、探索、实事求是的工作,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大家可以从书中获得可贵的讯息,汲取许多教益。

立足大马,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要承先启后,以推动科技教育、人文教育和发展经济建设作为振兴民族国家的思想战略;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己任,这样才不愧为南大的儿女。谨以这简短序文与校友们砥砺共勉,并祝愿大家在这个文化建设的千秋大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2年3月15日

导言



◎ 李业霖

“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

—— Sir John Acton

南洋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创立于1955年,满途荆棘,历经沧桑,已遭关闭¹。今年是它覆亡的22周年纪念。有人含悲写下这句祭辞:“只余碑塔魂已去,夜夜星辰夜夜风。”南大的历史,是当代华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光华灿烂,悲壮沉郁。南大已走尽了它既光辉又险峻的历程,饱受屈辱和顿挫;它的遭遇,能够激发人们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爱心。无论怎样说,南大是很值得我们自豪与眷恋的。

1956年3月15日,南大正式开学,这是东南亚华人最光荣的日子,是东南亚华人凌空壮志的表征,也是新马华教育史上伟大成就的标志。在嘹亮的号角声中,镶有一颗黄星和三道光圈的校旗冉冉升上,在青天丽日下凌空飘拂。弦歌的声浪,随着清风在校园悠悠飘荡;文化种籽散播在肥沃的土壤之中,期望他日根深叶茂,桃李满园。南大诞生在民族教育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它克服了重重阻挠和反对创立起来;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又被深深地打上语言歧视和民族屈辱的烙印,最后它被关闭了。云南园“独留青冢向黄昏”,无奈留下了民族的遗恨和创伤。

南大像一颗明丽的彗星，在浩淼天宇中运行了25年，突告消逝。南大被泯灭了22年，现在是到了反思回顾的时候了。为了饮水思源，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成立南洋大学史编撰工委，负责推动编写一部《南洋大学校史》。南大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因此校史内容丰富，纷披繁缛，事件与人物众多，其学术成就，存在价值及其兴亡盛衰的前因后果，必须深入研究，冷静探索。此书已着手编写中。现在决定先编印《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资料集，保存宝贵文献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收录近100篇影响南大历史进程和命运的文章，力图反映各个时期内南大发展的概貌。本书不但凝聚着时代的锋芒，驮负着历史的沉重，也交织着文明的冲突、思想的交锋。它也蕴含着南大学生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热爱，并反映着南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前途安危的忧患。这种感情是维系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为了保卫母校，南大学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迎着困难前进，力图阻止南大改制和变质。另一方面，本书呈现出南大师生勇敢地探索真理、向学术疆场进军的朝乾夕惕的精神，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辛勤钻研。四份报告书先后出炉，都使华社产生不安情绪。“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回顾心茫然。”这两句诗，描绘出热爱南大的人们当时的惶遽之情。有识之士忧思感愤，道出羁臣之喟叹，抒写人情之难言，所以有些文章写得如山崩海立，沙走云腾；有些作品，如涧水之鸣峡，又如种子之出土。其中不乏纵横开合，笔法雄健之作，也不乏文采绚丽、跌宕多姿的佳篇。吴德耀教授对丹顿报告书的回应，义正辞严，积学宏识，英风浩气，跃然纸上，颇能代表华族知识份子的风骨。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章本身就是南大历史的纪录，也是南大历史的见证。

研究历史，首先要占有详细的史料，进行分析和概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这种梳理、鉴别、选择，史料的生命，一旦经过观念的反映，有系统地把历史客观过程叙述出来，就是一部历史著作了。史料不充足或不翔实，就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没有事实资料，就不能建立起一座历史大厦。现在收集资料的方法，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细致，专业性越来越高。收集资料，不靠冥想，不凭直觉，更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运手动脚²，动脑动口去寻找。找寻资料，有时也靠偶然机会才获得成果。我们为了搜集南大资料，查访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几间大学图书馆、档案局、国家图书馆、报社，也造访过吉隆坡教总资料室、新山书香楼，也蒙新马两地南大校友馈赠资料。我们从这些资料中，荟萃异同，披沙沥金，钩沉筛选，纂辑出这本南大文献资料集，作为研究南大校史的基本资料。

李光耀先生自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后，置身于南洋大学发展和命运

的枢纽地位,他的一些有关演讲辞和回忆录,是极重要的南大资料。我们将最原型的报纸刊载的文章与他后来结集成单行本著作上的文章比勘,发现有异同,有删节。我们选入李先生的文章,以保存原貌。清代学者整理旧籍,“博征善本以校勘之。”陈垣先生说:“校勘为读史要务”这些话是治史经验之谈,也是搞文献学的指南。

撰写南大历史,要作出分期的规定。历史分期,是从历史嬗变过程的不同时间之间在它们性质的差别之中,阐述历史发展的特点。它涉及到历史编写章节的安排,对历史事件演变过程中质的认识。我们对南大校史的分期,作出如下的建议:

(一) 创建时期 (1953—1958)

这个时期从草创阶段到落成典礼。陈六使先生以超常的见识和磅礴的魄力倡建南大,获得新马华社热烈响应,把荒芜的山岗变成美丽的校园,孕慧蓄秀,含英咀华。这段时期,包括如火如荼的筹款运动,各州成立南大筹委会,开设先修班;林语堂事件,僵持月余,华社哗然。组织行政委员会,向海内外,敦聘教职员,设立文理商三学院,招收学生,正式开课,弦歌不辍,切磋琢磨。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落成典礼。

(二) 从争取学位受承认到改制 (1959—1974)

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报告书先后出炉,新加坡政府推行改制计划,引起学生群起反对,游行、罢课、请愿。政府干预,采取逮捕行动,并开除学生。陈六使先生公民权被褫夺,副校长庄竹林及文学院院长严元章被迫呈辞,组织临时校务委员会治校。南大理事会改组,政府全面接管南大。黄丽松教授、薛寿生教授先后出任校长。南大实行新学制;新学制学位受新加坡政府承认。发表十年发展计划书,提高学术水平,设立研究院。

(三) 变质与被关闭 (1975—1980)

1975年3月,李昭铭博士受委为校长,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在学制、人事和课程方面,加以彻底变革,允许大批非华文源流的学生入学,使南大起了质的变化。翌年李昭铭博士脱离南大,此后南大校长一职长期悬空,由循吏治校,一些学术人员离职。此时,南大已从踔厉风发,高情壮思转入苍茫寥落,萧疏淡荡,处于巨大转折的风号雨泣的前夜。为了加强学生使用英语能力,南大与新大成立联合校园。1980年3月15日,丹顿高等教育报告书出龙。丹顿爵士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名誉校长,他表示他了解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族群想要保留南大的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6 —

意愿,但他仍然坚持主张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一个校园。以黄祖耀先生为首的改组后的南大理事会,接受李光耀总理处理南大问题建议,把南大并入新大,建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原校址设立南洋理工学院³。南大正式被关闭,新加坡华教整个体系崩解,先贤一百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新马华社深感无助、失望且悲痛。

南大被关闭,应该说人为的过失大于历史的失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人们要认识埋藏在历史深层的是与非,曲与直,真理与谬误,往往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之后,才能清除渣滓揭示真相。这一条历史经验的概括或总结,给读史者以有益的启示。

南大的形体虽然消失了,但南大精神仍然存在。我们过去爱南大,现在也爱南大,将来必定还爱南大。全世界南大校友在“南大精神”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团结起来,从前辈手中接过负载文化之舟的纤绳,为发展民族语言教育和科技文化,作出贡献。

收入本书的文章,一般以刊出先后或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先后为序。一部分文献不容易查寻,弥足珍贵,一些较易获得但内容重要的文章,也酌量选入。四篇对南大发展前途,有重大影响的报告书和文件,用双语刊出。为确保历史真实和完整,本书所收文章,一般只改正原文中的错别衍漏文字和统一标点符号,其内容不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也由于从大量文献中做沙里淘金工作的头绪纷繁,本书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谬误,欢迎批评指正。

2002年2月22日吉隆坡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注释:(1)有人说,南大与新大合并,而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仍然存在”,是国大的一部分,并无被关闭。我们认为南大与新大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实质上已不存在。1982年在南大原址建立的南洋理工学院与南洋大学,从物质到精神,从形式到内容,传统的延续,文化的承传,教学媒介语等等,都没有内在联系和承传关系。南大通过合并被关闭是事实。合并是手段,关闭是目的。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工作者旨趣》载《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

(3)南洋理工学院是新加坡一间高等学府。1982年在前南洋大学原校址建立,1982年7月5日正式开课,首批学生625人,其中478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系一年级学生,147名是新加坡义安学院毕业生。1992年改为南洋理工大学。

内 容 提 要

南洋大学的创办是一百多年来大量华人南移马来亚(含新加坡),至20世纪50年代人口递增,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发展的大环境下的产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海外华人的命运,造成关系断绝,华人子弟不能赴华深造,加以英国殖民地教育政策的不平等,华社领袖和有识之士感到“有外来压力欲消灭华人文化”,“又有内部摧残抵消力量”。为了替华人子弟寻找出路,为了民族文化继续发展,于是发出了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声。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倡议筹办一间华文大学,获得新马以至东南亚华人热烈支持。但是英国殖民地政府态度冷淡,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肯因爵士(Sir Sydney Caine)表示“实无此需要”,且与陈祯禄爵士进行一场公开辩论。可是陈六使先生一再坚决表示“一定要办大学,而且一定办成功。”

为了纪念华族先辈南来开荒拓土,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这间拟议中的大学,命名为“南洋大学”,并发出宣言,揭橥四项宗旨,提出两大任务。因为兴办大学的目标正确,加上社会实际需要,所以普遍获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短期间筹得巨款,于是积极进行建校工作。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拒绝给南大以大学地位,当时南大只能根据公司法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而取得合法资格。

1953年7月26日,陈六使主持南大校址筑路工程动土典礼,为建设南大的千秋大业奠定基础。陈氏在典礼上表示:“此地带是一片荒野,但此实为中华文化生根之处,永远存在,而不消灭。”

1954年1月,聘请林语堂博士为南大校长。林博士10月履任,因他拟订的预算案与南大执委会原定计划,大有差异,又因对创立大学的

理念的悬殊，双方产生对立情绪，谈判破裂。林语堂表示客观环境已不容许他继续任职，提出集体辞职以让贤。林语堂事件的发生，及其后他发表强烈而有偏见的政治言论，对南大的建设无疑蒙上一层阴影。

1956年3月15日正式宣告开学，30日学生开始上课。从此南大就以此日为校庆纪念日。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南大开学日，发出贺函中说：“但兹亚洲觉醒成长，自由临近东南亚中心新加坡之际，此间学术机关应负起巨大责任，复兴古代文化价值，希望南洋大学将担任一强力及健全的任务，作为各民族合作的明灯”又说“把东西两方有价值的文化综合起来，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各民族和谐的灯塔”。新加坡首席部长对南大的期望是很大的。

1958年，南大建校工程次第完成，为酬答社会献捐的盛意，3月30日举行盛大校舍落成典礼。这个典礼场面伟大，把近十万参加典礼的贵宾和市民卷入兴奋、欢乐的浪潮里，歌声、欢呼声、爆竹声响遍裕廊镇，人们深深地被感动着，允为新加坡空前一盛大文化节日。

华侨在马来亚创办大学*

(1950年9月9日)

陈六使

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创办一大学。目标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则十年,逾十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则为落伍。二十余年前,吾人出洋,思想为赚钱,赚钱入手,荣归祖国,建家立业,显祖荣宗,可为得意。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愿各位贤达共促成之。

(摘录自 1950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 新加坡福建会馆1950年9月9日,为其辖下学校筹款,举办盛大义演,陈六使受邀致词,他高瞻远瞩,第一次提出创建一间华文大学的建议。

创办马华大学的建议*

(1953年1月16日)

陈六使

1953年1月16日福建会馆第10届第3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中,陈六使再次提出办马华大学的建议:

福建会馆兴办四校,每年须补贴十余万元,原因学费收入低廉。目前每位学生收费,平均每月仅收二元余,如同他校收费四元或六元,自然会馆及学校均可得利。可是,吾人办学目的,应该学英校,尽可能地做到免收学费,才是办学真正的宗旨;于是,吾人应该设法改革。不然,目前侨教已潜在外力压迫与自我摧残之危机,不久之将来,华侨教育将垂于消灭。

所谓外在压力,可由当地政府对英、巫、华校之津贴金及联邦通过账簿应以英文或巫文记账,可以明了华文正在面临消灭之危机中。至于自我摧残:时关教育工作者,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等事项。自是时之有故,但此项待遇问题,尚非侨教中心问题,例如本校郑校长谓:教育工作者之收入不如工人及歌女,事实上不能以方寸之木比于巴楼。吾人应各守岗位,不能一概而论,且应各尽所能,尽其职守,须知侨教向无政府为后盾,大家应一心一意的合作,实行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如大家不合力改善,再事因循敷衍,则马华文化在二三十年之后,将被淘汰及消灭。目前,中国人南来者,已告断绝,而华文濒于无实际用途,而相继转学英校。为挽救马华文化及华校前途,不得再事因循,应急起改革,大声疾呼,凡属侨胞应维护吾人之文化,而不分阶级,热诚为侨教而努力。一方面要求当局增加津贴,一方面节省经费。一

* 1953年1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举行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陈六使鉴于华教危机重重,将垂于消亡,遂再次提出创立马华大学的建议。他宣布慨捐三百万至五百万元,并吁华社响应,完成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的使命。随即一个波澜壮阔的筹办南洋大学的运动便掀起来了。

用具应简化,切合实际。教师务使学生识字明理,具备他日创业精神。对运动、开会属次要问题。目前一般华校收费,除学费外尚有甚多杂费,致父兄无法负担,迫得华人不入华校,向就学英校,实乃不幸现象。

福建会馆于两年前捐款至百余万元,当时预算可收容多至一万名学生,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在此人口日形增加声中,入学学生反而减少,由此可证明侨教正在衰退之途中。

在此华校学生日形减少,英校日形增加,甚至有人称:使子弟入英校,比较规矩守成。今后侨教应力谋挽回华校学生父兄此种自卑心理。须知华文教育实乃东方文化之第一要素。如安南华侨子弟回国,赴科举者,却大不乏人,而安南人亦然。至道光年代,顿告停止,此种现象,为华侨不自振作。马来华人文化将步其后尘。

目前,华校中学毕业生,年年增加,而不得回国升学。查马大前称欲设华文系,据称:因聘不到教授。可是,巫文系将再开班教授矣。事实上,居于港台或英美之华人学者,车载斗量,所谓聘不到人才,实属怪事。

吾人欲使马华永远存在,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容纳每年在华校毕业之学生。能如此,将能把华人子弟之文化水准为之提高。不然,中学毕业之程度,何能与其他大学生比较。二年前余有此倡议,二年内办不成,五年内一定要办成功,五年内再办不成功,则马华文化之程度将日趋低落矣!

此次福建会馆决定继续以普遍方式劝捐兴学基金,计有两种办法:

- (一)改建目前爱同及崇福两校校舍费用,预计约需二百万元,会馆出动劝捐能达到此数目,则今后五校之经费,可以永远充裕,如此余当捐献二十万元。
- (二)福建会馆提倡创立马华大学,社会人士如能响应,踊跃输将,倘能捐至三百万元或五百万元,余必捐献同等数目。

本会馆同人,如认创立马华大学之必要,应义不容辞,力促其成。马华大学捐款如有成就,余将向外呼吁,各地侨众尽力捐募,深信各邻邦华人将响应。

论及办理大学经费,是无从确实数目,但吾人可学国内大学,先办数院,然及视经济力量,而逐渐扩充。吾侨子弟便可由小学而中学,进至大学;此为挽救华侨教育根本方针。希望人人尽义务,不论多少,大家认定目标,不可以再如过去与人比较,只要自问对侨教应尽之责任如何?则创立马华大学终无难事,语云“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兴办马华大学,二年前余已提出此议,不幸胶厂被人放火焚毁,不然,则可实现。此次再事提倡,并非表示余为富裕之人,社会人士咸认办马华大学是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陈祯禄与薛尼在电台辩论*

(1953年1月30日)

陈祯禄、薛尼

Radio debate on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between the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ir Sydney Caine and Dato Sir Cheng Lock Tan.

Chairman:- During the past few weeks the question of a separate Chinese University,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 college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cussed issues in the country. We have invited Dato Sir Cheng-Lock Tan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with Sir Sydney Caine,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whom I am going to ask to speak first.

Sir Sydney:- Can I begin by saying that anything I say in this discussion represents a purely personal view? I have no power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who have not examined these questions recently, and I shan't attempt to do so. I would like to ask Dato Sir Cheng-Lock if he would tell us just what are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have led to this suggestion of a separate Chinese University, a suggestion which I myself regard as very welcome and encouraging evidence of the keen desi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higher education.

Sir Cheng-Lock:- Sir Sydney,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are nearly 400,000 Chinese students of both sexes in the Federation and in Singapore who,

* 陈六使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倡议创办马华大学后,全马各民族领袖纷纷发表意见,除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Sir Sydney)及小部分英、巫民族人士表示异议外,莫不同声响应。薛尼爵士及马华公会主席陈祯禄爵士,对这个问题,作一较全面检讨,特假马来亚广播电台,进行近半小时之辩论,录音片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卅晚八时播出。兹将全文刊出。

without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chance of hav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of Malaya cannot admit them on the ground of their lack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econdly, the Chinese sponsors of the project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are actuated by the motive of serving and promoting the caus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f education generally in this country, and also to keep burning the torch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in view of the danger that it can meet from extinction in China itself, which is now dominat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Chairman:-

Sir Sydney— Here's a direct ques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who deserve higher education and who can't get i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hat's the answer to that?

Sir Sydney:-

Well, my first answer is of course that I would be delighted if the products of the Chinese schools— the cream, I would hope, of the 400,000 pupils the Dato has referred to— could find their way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 feel that the University is much too small at present - it's nothing like as large as a good university ought to be in order to cover the general broad grounds of education —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These Chinese schools represent a reservoir— a possible source - of students whom we should be delighted to see finding their way into our ranks.

I wonder, therefore, whether sufficient examination has been given by everybody concerned to means which might be found to help these students to find their way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cilities and the teaching which we can offer.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a little further.

On the second issue which Sir Cheng-Lock has referred to, that is the need to extend and broaden study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country, there again I am in complete agreemen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as, on paper,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planning for its establishment the University has had exactly the point in mind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preserve in Malaya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culture and I can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most regrettable delay

in the bringing into operation of that department has been due to the great difficulty we have found in discovering people outside China who have enough knowledge of those subjects. Here again, I think it is a matter which requires a good deal of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everybody concerned of how best we can cover this whol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whether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r in some separate institution which might perhaps be devoted especially to the study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of these subjects.

Chairman:- I wonder if we could deal with the first point? Sir Cheng-Lock,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etting the cream of the 400,000 Chinese students into a university is to create a new university or whether they can be educated to gain places in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Sir Cheng-Lock:- The sponsors of the idea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nsider it utterly impossible for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of Malaya, whether at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whether they will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big demand from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a proportion of the 400,000 who want to get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Therefore, we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to meet 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among the 400,000 Chinese students which I have referred to - that makes it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we must establish a university on the lines that they have advocated so far.

Sir Sydney:- I wonder, Sir Cheng-Lock, why it is so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o meet these needs. It is of course at present impossible for us under our present regula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a certain sufficient command of English, but if that difficulty can be get over, I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expand the numbers of these people. I myself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versity with numbers 3 or 4 times its present levels. Indeed in the planning of the new buildings which the University has in prospect in Johore we are basing ourselves on a possible student population of between 3,000 and 4,000, and our difficulty here is of course partly one of facilities, which means money, but that problem would face just as fully the sponsors of a new university.

Sir Cheng-Lock:- Well, the sponsor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laya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students going abroad from Malaya to join some university in the West than those who jo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 that is proof enough th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annot by any means prove adequat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The idea of hav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laya is not to compete with the University existing in Malaya but that the whole idea is that the two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further I see the numbers of the Chinese who may want to have higher education—I refer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s—will be far too big for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of Malaya to meet that demand, even in any foreseeable future. Therefore, there is a definit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a at present and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Chairman:- Sir Cheng-Lock, si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ould be complementary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ould it be intended to duplicate the various faculties that the present University has, or to concentrate on faculties which it doesn't at present have?

Sir Cheng-Lock:- Well, we would, for instance, establish such faculties in the proposed University which are not taught in the present one; that is, it would be the specialised line that we will take. Besides the professional faculties, there are certain other lines of training like training in marine fishery which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does not contemplate to adopt.

Chairman:- You mention the case of students nowadays who have to go to Australia or to Europe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Then in that case a Chinese University wouldn't be coping with them. They would still have to go abroad if they couldn't get in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ir Cheng-Lock:- Yes, that's right; if they don't have the chance of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y would be compelled to go abroad, either to Australia or to the U.K. or to America. I can give a very good instance recently of a doctor trained in Formosa. He has qualified himself fully in Formosa. He wants to settle down here to join his father's practice and his father is also a doctor, and as doctors in this country are not sufficiently numerous and I am sure he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n the ground

that he has a very poor knowledge of English, with the result that this Chinese doctor from Formosa, who likes to live permanently in Malaya and practice his profession, is in communication with a friend in Edinburgh to get him admitted to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to qualify as a doctor which he can practice in Malaya. That is an instance where, you see, a Chinese lacking a knowledge of English cannot get in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but can be admitted to a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urely that is not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ought to prevail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is a very good instance why the Chinese in Malaya they must have another University to fulfill the full demands of the country for higher education.

Sir Sydney:-

Could I say, Sir Cheng-Lock, on this that in general 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Malaya do go to universities elsewhere. Most of them, I think, are going to seek instruction in subjects which are not at present covered by our University. In particular, engineering and law. It may be that those could be covered in the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but the reason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at present being taught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re not any lack of desire on their part to teach them, but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organising courses of that kind and securing recognition by the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concerned, which would be essential.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necessary that the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should examine these difficulties before attempting to set up courses in these particular subjects. In other spheres, medicine, for instance, it is the case there that we are reaching the point at which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ill not have the facilities to take any more students and I believe myself that it is becoming a practical question that needs examination of whether additional facilities for medical education are needed in this country, either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r outside it. That also is one of the many questions which need further examination. In art subjects,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I imagine would be the first whic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ould undertake, the University of Malay is in no difficulty about admitting more students as far as total numbers are concerned. The problem is only that of securing candidates with the necessary standards of education, including, as we have indicated before, this question of

knowledge of English. In general, I think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course of time the products of Chinese schools and of all the other schools in the country will be so numerous, the boys and girls leaving their schools who want to get a university education, will be so numerous that we shall certainly have to have more than one university,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perhaps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tself will split up. It will be like a swarm of bees when it gets to a certain size, a subsidiary swarm is sent off to found a new hive, but that doesn't happen until the old hive has been filled up, and at present I think there is some doubt whether the present hive is really full. I should like to see developments now taking place which would look forward to that state of affairs, to a time when other institutions would be splitting off from the present University, but it is also for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 best way of starting a complete university is to start off with such institutions fully fledged aiming from the beginning at the high standards which we expect from any institution called a university or whether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gin with an institution with somewhat less ambitious objects as has been the practice in many British countries where universities have grown out of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colleges or similar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been the first thing to establish. And universities have developed out of them. That also I think is a matter which will need a great deal of examination by the sponsors who wish to see eventually the creation of a separate university. I have seen enough of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tself to know just how difficult it is to get the buildings, equipment, and above all the staff which it needs to create a University worthy to be given that name. And I wonder how far those problems have so far been examined by those concerned with the project.

Sir Cheng-Lock:- Well, the sponsors of the new University have got a precedent of having a university—a full-fledged university—as you call it, Sir Sydney, straightaway, immediately in the establishment in Amoy in China of the University of Amoy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is century by a Malayan Chinese of the name of Mr. Tan Kah Kee. He years ago started at once a university in China in the city of Amoy called the University of Amoy and he created the full-

fledged type of university at once and that university has been doing well. At least it had been doing quite well up to the time of the war in China with the Japanese and so on. And therefore the Chinese think that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by advocating a policy of creating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without having an intervening period. In the first place, establishing only a sort of university college. Therefore they think that the need for another university is so urgent in view of the extent of the demand for such a second university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to wait too long in this regard, and I believe they are determin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have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straightaway.

And with regard to the point abou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later on splitting into two, I believe their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University in this country which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run by private people, as in the case perhaps of Cambridge and Oxford, that is to say a product of the enterprise, initiative of the population itself, and I think that the idea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being so self-reliant as to be bold enough to start a university of their own under their control may be encouraged. And I wonder whether I can also deal with the point of preserving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 don't know how far, Sir Sydney, you realise the vast extent of that culture, I am sure you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there must be a special institution as you already have said to develop, to preserve, to ca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at wonderfu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ulture know no boundaries. Culture applies to all humanity, whatever the race of the people concerned may be, and to make available the wonderful Chinese civilisation to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would help to make this country have its own culture in time which will contribute a good element to the creation of what you might call Malayan culture, and that cannot be said to be in any way the nature of communalism. It is rather cosmopolitanism, so this university the Chinese propose to establish will be based on the idea of cosmopolitanism, and not in the sense that some critics have uttered.

Sir Sydney:-

Could I say that I would be delighted to see a greater independence on government in any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Malaya,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tself. The fact that at present that university

is so largely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assistance is, I am afraid,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has received so little in the way of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ny other sources. If we had larger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 we also could be much more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In fact, however, I think it is only fair to say that if it is possible in this country to create a university which is wholly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it will be almost the only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today which is so independent. Certainly Oxford and Cambridge are no longer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help. All universities in the U.K., and I think it is true to say in all British countries, receive a very great deal of their income from government, grants, and although it is a noble idea to have something genuinely independent, I do doubt whether it can be achieved. Looking at it as a financier, and after all I have spent most of my working life dealing with finances of the universities, what troubles me a little is the concern lest we may fall between two stools at this stage. I think it needs a bit of thought as to whether the best use of the resources which can be made available for building up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is country, is to apply them to improv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 institution we already have, or in trying to create immediately a second institution and leaving them both comparatively starved of money. May I just say one other thing. Sir Cheng-Lock has referred to communal sentiment in the country, and there again I think it needs some thought as to whether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its very broad sense in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devoted to that subject might not be less liable to develop communal sentiment than the giving of a complete general education in a university inspired wholly by Chinese sentiment.

Sir Cheng-Lock:- On the subject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fo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 believe that Mr. Tan Lark Sye, the chief sponsor of the new university, has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ingle amount towards that fund with the sum of 300,000 dollars.

Sir Sydney:- Sir Cheng-Lock, may I just interrupt, I don't think that is quite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hat we have received to the University funds and of course our real difficulty is that the total so far contributed to the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 still falls a great deal short of the sums of money which are spoken of as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new Chinese University.

Sir Cheng-Lock:- Anyhow, the total contribution from the Chinese as a community towards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fund is, I think, about the largest, the highest, than from any other single community.

Sir Sydney:- That is so.

Sir Cheng-Lock:- And that proves that the Chinese, as a community, are deeply interested in making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 real success and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financiall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make it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as far as our community is capable of doing. I have listened to you, Sir Sydney, with the greatest interest and I believe the points that you have raised, and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points, are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and I have got an assurance from Mr. Tan Lark Sye that he would be quite prepared to meet Mr. Malcolm MacDonald, th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and yourself, as Vice-Chancellor, and answer all your questions and enlighten you on all the points that you have raised. I am sure Mr. Lark Sye will be 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enlighten you better than I am able to.

Sir Sydney:- I am sure t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of examining in the friendliest and most cooperative spirit the questions which we have just been sketching out, which by no means cover all the issues which would need examination.

Chairman:- And on that optimistic note, we leave this discussion between Dato Sir Cheng-Lock Tan and Sir Sydney Caine, the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南大创立宣言*

(1953年4月7日)

南大筹备委员会

马来亚华人创立大学之议，由来已久。两年前一度酝酿，高瞻远瞩，鸿筹硕划，允称先觉；只以时机未熟，未成事实。今岁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先生重提旧议，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侨胞欢欣鼓舞，捐地输金，广大支援，热情洋溢，可见潮流激荡，时代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体察现实，瞻顾未来，大学之创立，实不容缓，其理由如下：

- (一) 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学毕业，未竟全功，正待深造，方成栋材。今本邦华校学生达三十余万人，高中毕业生每年不下五六百人，将来与年俱增，势所必至。但时代悲剧，升学无门。昔年原可负笈大陆，政局既变，形格势禁，为之裹足。此间虽有马来亚大学，但入学资格，偏重英文，且学额无多，即英校九号毕业生，亦无法全部容纳，大半被拒于大学门外。吾人目睹优秀青年彷徨歧途，进退维谷，教育功亏一篑，地方坐失人材，良甚浩叹！此其一。
- (二) 为中学培植师资：南洋各地中学师资，向仰给于大陆，时移势变，供应阻绝；而现代教师，或殁谢退休，或高迁易业，或因故离境，日见减少，加以年来华校发展，与年递进，中学生人数，继续增高，基此数因，教师荒更趋严重，坐视不救，则教育发展，无形限制，教师有涸竭之虞，中学有闭门之虑。此其二。

* 1953年4月7日，以陈六使为主席的南大筹备委员会，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阐明创立南大的四大理由和两大特质。

(三) 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材：本邦独立，为期不远，各项建设，端赖大量人才，而环顾四周，受大学教育者几人，具专门技术得几人，若非未雨绸缪，储材备用，必至临时张皇，手足无措，何能自立自治，更遑论独立发展乎！大学教育为人材教育，欧美各国即蕞尔小邦，大学何止一所。马来亚大学创立于1949年10月，目下学生总数仅约八百五十人，殊不足以应当地之需要。故为独立前途造就人材计，大学之增设，实不容再缓。此其三。

(四) 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全马人口六百七十万。依现代国家大学教育发展状况，马来亚增设三数间大学，殊不为过。澳洲人口仅八百五十万，而大学凡七，均具相当历史。准此而观，马来亚唯一大学之时代，早成过去。此其四。

综上四点，大学之创立，已成吾人不容旁贷之责任，今经决定暂行筹办文理工四学院，正名为“南洋大学”，组织课程，悉以国际著名大学为准则，聘请各国著名学者为教授，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当为邦人所乐闻乎！

抑有进者，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二大特质：

(一) 沟通东西文化：东方文化，历史悠久，精深博大，西方文化，根盘雄厚，璀璨绚烂。二者为世界文化之主干，而新加坡适处东西文化交流之枢纽，故当地大学之重要使命，在沟通二大文化体系发扬而光大之。南洋大学正可与马来亚大学相辅而行，负起此一任务。马来亚大学重英文，而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巫各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而同时学业水准与国际程度相埒，以为东西文化之桥梁。

(二) 发展马来亚文化：马来亚为华巫印等民族和衷共济之邦，各民族间接触频繁，精神联系，感情融洽，南洋大学之特质在研究各民族文化，吸取各民族之菁华，陶冶熔铸，使马来亚文化有辉煌之成就，因此马来亚各民族之地理历史物产经济语文等科目，均为南大研究之中心。

南洋大学，自倡议迄今，仅两阅月，各方响应拥护，风起云涌，盛况空前，足见社会之进步，今筹备委员会经于1953年2月11日在新加坡成立；马来亚各地先后组织南大筹备委员会分会，普遍支援，一切积极进行，不达目的不止，同人尽心竭虑，造福本邦，不知有他，爰掬至诚，谨此宣言，幸政府社会，各族贤达，有以教之！

南大的办学方针*

(1954年10月4日)

林语堂

各位先生：

在未谈及建设南大计划以前，先要说本人今天心里觉得非常高兴！因为今天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府侨领，都集中在这里开会，并非为私利，而是为教育文化，可见星马侨胞眼光和思想高人一等。

我并非看轻商业，而是觉得文化和商业同等重要。我在西方参观过很多大学，得到一点感想，就是西方办理完善的大学，都是私立的，因为英、美的国民，已经普遍懂得办教育的重要。但西方的大学，年年也遇到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样需要毕业生和社会的捐助。为什么他们那边的社会人士，能一下拿出一笔鉅大款项呢？原因是他们工业发达，国民人人有钱。星马侨胞在经济上的力量高人一等，能够利用来办教育是可喜的，尤其可贵的是南大的基础，是建设在群众的力量上面。

据说星马不久将自治，其实我们现在寄人篱下，应该不分帮派，团结一致，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已经是自治了。

关于创办南大的宗旨，首先，我们对南大毕业生应有所期望。我们期望南大的毕业生能够学贯中西。

当今世界，无新的学识不能做人，不能立国，而且这种新学识应该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医学是不分国界的，中医固然是和西医不同，但不把中医跟西医联合起来研究，取其精华，是不能发扬光大的。天文学和其他的科学也何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期望南大的毕业生能学贯中西，这对于学生自己求深造和发扬中国文化特长，都是非常需要的。

* 南洋大学1954年10月4日召开星马婆各地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林语堂向代表大会阐述办学计划，揭橥两大宗旨及八大方针。兹录其演讲全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二点：我们希望南大毕业生，所学能有所用。而南大应该为毕业生谋出路。我认为南大的理工学院，使学生可以学习技术。若单是理科，则毕业后除教书外可能没饭吃。因为工厂要你去修理某种机械时，你却不会。外国工厂可以容纳学术优良的学生在厂内学习，但此地的环境却办不到。我们不妨指出，星马是殖民地，宗主国希望殖民供给原料，不希望他成为工业国家，若想星马经济巩固，应该发展本地的工业。

有人说学生多是左倾，我不说左倾对不对。但是学生为什么会左倾呢？就是因为社会没有上轨道，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找到职业，愤懑之余，觉得社会制度不良，想要把它改革。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得完，此刻按下不谈。我所要说的是南大的毕业生应该有一技之长，所学能有所用。

关于南大的办学方针，还有几点可以告诉诸位：

- (1) 男女兼收。
- (2) 举办先修班，对别科成绩优良，一两科成绩较差者，予以补习机会。
- (3) 利用电影及收音机教授英语，使学生学习外国文，如同身历其境，兴趣浓厚，进步迅速。譬如研究微菌，单是课本不够，用显微镜亦不足以解释，用电影则一目了然，事半功倍。又譬如医科施手术剖脑，临场参观仍看不清楚，用电影将经过情形详细摄下，放映起来可以再三观看，收效自然更为宏大。
- (4) 设立成人教育班，使年龄较高者有受高深教育机会。此事将由黎明先生主持，因为他对此种教育有相当研究。南大亦拟主办假期学校及公开演讲等等贡献社会。
- (5) 设立奖学金，使有才而无钱子弟可以就学。
- (6) 注意教授待遇，使能安心乐业，有功夫多读书，多研究，拿新东西来教学生。不然老是翻些旧东西有如炒冷饭一样，有何用处。
- (7) 实行导师制。这是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所采取的制度。不要只是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多从事个人指导，每一学生要有一导师指导其读书到讨论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 (8) 设立大学出版部。世界许多大学都由出版教授的特别著作成名，南大亦将注意及此。

函教长申论南大与学位*

(1956年5月4日)

陈六使

敬呈部长执事：

昨华文报记者以本月二日海峡时报所刊执事“南大无权颁给学位”之谈话相告，并征求六使答复，六使始闻之而疑，继而信。疑者，身居民选政府教育部长，不应有是语。身为华人，其对艰难缔造之华文教育事业，尤不应有是语。信者，教育部长如执事，华人中如执事，则又无怪其口之能出是语也。执事用心昭然若揭，分析之不外二点：

其一，使南大学生对本身前途感渺茫之不安，从而动摇其对本校之信仰。

其二，贬低南大声誉，从而打击社会各民族热心人士之支持。

内攻学者之心，外断援者之力，双管其下，一石两鸟，然乎？否乎？执事试反躬自问！

虽然，六使愿更列举数点，为执事率直陈之：

- 一、艰难缔造，几经波折，愈困愈奋之南大，宗旨纯正不空诬，信念坚卓不容夺，既已诞生，必将存在，既已存在，必能久远，执事身为华人理宜熟知华人社会情事，亦知华人之从事商业，有成有败，从事工业，有成有败，独沾被四方，造福人群之教育事业，如春笋满林，有成无败否？
- 二、南大乃星马间三百余万华人以及各民族热心人士于对政府尽其纳税义务之余，解囊倾篋，出力流汗，以创立者，为地方育才，为政府分责，与而非取，义而非利，政府官长，理宜嘉勉匡扶之不暇，乃竟有阻之惟恐不甚，压抑摧残

* 1956年5月4日，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致函劳工阵线教育部长周瑞麒，对“南大无权颁给学位”加以申论。陈氏指周氏身为华人部长对南大理宜嘉勉扶匡，不宜压抑摧残，并吁周氏臂助。

之惟恐不速者，则其果忠于其职务乎？其果忠于其政策乎？其果忠于其地方乎？六使之愚，敢请执事明教。

- 三、南大开学伊始，亦创办伊始，学生止于第一年级，上课则甫阅四周，盖如满月之婴儿。南大今日所关心者，乃其学者如何学？教者如何教？设备能否日有新而月有异？校风能否笃实而优美？进一步关心者，学生他日毕所业入于社会，果能立德，立功，各有所贡献否，出南大之门而犹浑浑噩噩，无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天下万国承认南大学位，亦何免南大之辱？出南大门而果各能立德，立功，立言，各能有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南大学位无有承认之者，亦何损南大之荣？况南大学位是否能邀承认，端视将来事实，言之过早，抑何不智？
- 四、南大通过法律手续，以求确立应得之地位，事在进行中，叨蒙执事垂注，永铭肺腑。

执事倘乐于以臂助乎？

- 五、大学各有特性，各有风格，各有所重所轻，所长所短，彼此不同，斯彼此各有存在之价值，强甲以似乙，则有乙足矣，何为多甲？大学与大学间，互相提携，亲善合作，自是美事，南大理学院与马大理学院之学术演讲，今已开始合作矣。执事倘有所闻乎？必曰一大学须受另一大学之领导，则闻之始于今日，此固未有先例。
- 六、南大之于教育部，究竟发生何种关系，视马大之于教育部，已发生何种关系而定，马大所不必然，而欲南大必须然者，则是歧视南大，断不容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
- 七、民选政府之部长，其学问道德，见解能力，日在选民考验中，胜任而爱恶大多数选民之所爱恶者，虽去亦可再起，不胜任而爱恶复与大多数选民相背者，纵留亦暂，去则万唾随之。一部长之言，未必即足以代表民意，不能代表民意之政策，则其政府焉能选以举之，民岂不能不重选而抛弃之？载舟者水，覆舟者又岂非水耶？

此信将结束，犹有一语，亦六使个人之信念，不吐则喉部有奇痒，执事幸稍忍须臾，以俟其尽倾吐之。

三年五载而后，出南大之门之毕业生，其才用适合于星马以至全东南亚地区之广大需求，必达优于其他任何大学，草草不尽，顺候起居。

南大学生会成立宣言

(1958年4月23日)

南大学生会

南大学生会，是全体同学的最高组织，打从有南大的第一天起，南大同学便热切地期待着她的成立。

1958年4月23日，是南大同学难忘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学生会终于宣告成立了。正如南大的创办一样，学生会的成立，也不能回避各种客观的现实，面对重重的波折。不容否认的，由于南大的同学来自各个不同的角落，因此，她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缩影，是各种思想观点的汇集点。有人想把学生会当作个人的私有物，为少数人服务。但是，绝大多数人同学却希望她成为南大同学的意志和愿望的表达场所。于是选举制度和席位分配便成为问题的焦点，延续了一年多的筹备工作，终于在全同学一致拥护以每一同学为单位的组织原则下成立了。

在学生会成立的宣言中，明确并庄严地向星马全体人民及国际友人宣誓：

- 南大学生会是执行南大全体学生共同意志的代表机构。
- 南大学生会将协助南大成为星马各民族青年研究的高等学府，及各族文化交流的领域。
- 南大学生会坚信大学生对各学派思想的研究，应保有完全自由的权利，并竭力维护这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干扰。
- 南大学生会将努力不懈，号召南大学生向学术疆场进军，并将引导南大同学走上为星马人民忠诚服务的道路。
- 南大学生会将与各国学生代表组织建立密切关系，并为促进国际间学生的友谊，知识交流而努力。
- 南大学生会与星马各族青年组织共同争取及照顾学生利益，并将把学生的力量汇合到建设国家工作的洪流里去。

在过去五个年头里，学生会为全体同学的福利工作及切身利益，经过不歇地努力和争取，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协助校方改善同学的日常生活及争取自由安宁的学习环境的工作，便是很好的证明。南大已经在南大法令下循序地发展起来的事实，是学生会在这方面的积极争取和努力的另一部分成绩。

南大学生会除了在争取自身的权益的工作上不歇地努力外，在国际学生的团结和祖国的事业中，也积极地参与。学生会的代表在国际学生中得到赞许和友谊的关怀的事实，并不是偶然的。

处在这星马政治社会的现实中，我们深明我们的任务是重大的。而且，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向星马人士宣誓：“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但是，尽管我们极力表现我们不愿成为社会的特殊阶级，尽管我们表示赤胆忠心，冷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你们是沙文主义者，国家并不需要你们。”今天，南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还是被歧视、受排斥的一群。

面对着这一现实，我们愈觉责任的重大，我们将继续争取各方面对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和支持；我们还要自力更生！

南洋大学的倡办人陈六使先生

(1997年10月8日)

潘受

1972年9月分的一个星期六，苏君柱来舍下找我，一进门便说：“老六要辞去福康会馆主席，我们大家都不赞成，但他很坚决。老六又说好多年没有见到您，看样子很想念，您明晚可否到丹戎禺吃酒去？”

我答应他。

隔天君柱来接我，我们傍晚七点前抵达丹戎禺，一踏进俱乐部的大门，我发觉丹戎禺比以前荒凉得多。第一个出来见我的人是洪再泉，拿着拐杖；跟着就是六使先生，也拿着拐杖。

见面时六使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没什么事，就是两脚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行动不大方便。”

我劝他多多休息，他知道我比较欣赏醉花林的烹饪。特别吩咐多叫一席这家的菜。我记得同座有郭木松，黄大椿等人。六使先生平时喜欢吃鱼翅。每次分了，剩余的他照例包尾。那晚也不例外，同时还把他那份儿分一半给我。

10点时分我向他告别。六使先生亲自送我到大门，这在平时是对待访问他的生客。

翌日，刚刚破晓，家里电话响了，是奕欢的声音：“六使兄过身了，我来接您去他的住宅。”

“那有这回事！昨晚我们还一道吃过饭，您没有去，大概是消息传错罢。”我有点错愕，难道昨晚竟是和六使先生诀别的晚餐？

奕欢加重语气说：“是六使嫂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的。我即刻就过来接您。”

我们驱车到加东丧居时，他已经入殓，一具光亮镶有金色扶手环的褐色棺木停

在静肃的灵堂。奕欢和我向遗体行三鞠躬礼。

家人凑上来,对我说他每次回家总在花园走一圈。昨晚例外没有走,一止楼就说胸口有点闷。

我们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并由我当场写了一对挽联:

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功,生可谓荣,死无憾也。

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陈六使先生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敬挽

南大师生亦纷纷联名欲以报纸全版刊登挽辞,请我代题。我写:

水源木本

亲友相告赶到的越来越多,陈宅虽大,渐无立足之地。

陈六使先生与我相识远在陈嘉庚先生和李光前先生之后。第二次大战结束,我从避寇流寓的中国,于1949年再携眷回到新加坡。某个星期六晚在怡和轩俱乐部吃饭时首次邂逅他。以后我们时有接触,他也很多次好意邀我到 he 主持的俱乐部去喝酒聊天。那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各民族大反英国殖民地统治,情绪高昂,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不安时代。

1953年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的执监委员会假怡和轩三楼晚会席上发言倡办南洋大学,我也在场。

他说:“新马华文中学毕业生目前只能回去中国升学。政府不承认新中国,学生去了就不能回来,如果没有在本地办一所大学,华文教育不能自成系统,将来师资来源必成问题,连小学都不能存在,后继无人。如果各位赞成,本人愿捐新币五百万元来推动这件事。”

五百万新元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也是一笔最大的捐款。

掌声四起,一致通过,南洋大学的故事亦由此序幕。

记得第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大西洋宪章宣布:“……战争结束,废绝殖民地统治,于各殖民地民族自决,以获得其自治与独立,宗教信仰,教育措施,悉听自由,任何国家不许干涉他国内政,尤强调母语教育应受之尊重。”

事实上,当时英国到处制造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局面,在新加坡绝对不会轻易接受华人办大学的计划。剧烈的辩论于是开始,涉及人物之广,包括英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马六甲著名老律师陈祯禄甚至连新加坡著名犹太籍马绍尔律师也照交一千元会费成为南洋大学会员,来作正义的支持。四十年代后期与五十年代的人民与殖民地政府斗争的风风雨雨也跟著倾盆而下。

在鼓吹创办南洋大学期间,六使先生公开谈话中曾经打个很贴切的譬喻:“金钱得失,如潮涨退,潮涨如及时挹之,及时注之,土润而物以泽,不挹不注,无所润泽,

制其强也何有于我？转眼已为退时！然则，有子女而知使向学者，可不极其才之所蕴乎？有金钱而知潮有涨退者，可不及时善用之以泽物乎？”（详见潘受诗集五百七十五页）

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的呼声，如发聩启蛰的春雷，唤醒了新马社会各阶层人士。

英统治者震惊，百般刁难；而万众一心，情绪激昂，风起云涌的捐钱运动，如山洪爆发，从义捐，义卖，义演，义唱，义赛，义驶，义踏等等如大小百川流向南大。

当然，幕后亦有热心人士，无名英雄，到处做鼓吹，组织的工作，湘灵南乐社主持人董树蛟商丁马成就是其中扮演这角色的一个最特出人物。

筹款中一笔最重要的来源是李光前先生通过李氏基金承诺并捐出自1953至1957又款总数的十分之一。同时还答应以奖学金的方式来支持新加坡有志攻读南大的清寒子弟，后来新加坡政府宣布愿意负担这笔奖学金，李氏基金则转用来帮助马来亚的清寒子弟。

跟着，令人痛心的林语堂事件在1955年发生，这当然使南大的发展受到挫折，但我们也因此了解六使先生刚毅的性格与做事的魄力。

当他发现林语堂要把南大办成所谓的“第一流大学”的方案是那么无知，那么荒唐时，他展现了“壮士断腕”的果断，救活濒临胎死腹中之危的南大。

大概是1955年2月间的一个星期六傍晚吧，家里的电话传来奕欢的声音：“老六有事要和您面谈，老六和林语堂闹僵了，您一定要来。”

我依约到怡和轩二楼陈嘉庚先生以前常用来招待客人的冷气小房稍坐片刻，六使先生在柯进来和黄奕欢两位陪同下跟着出现。

六使先生说：“这几个月来的情形，大概您都知道了吧！您看我们该怎么办？”

我直言不讳，“南洋大学的事本是大家的事，是新马社会的事，我想应该把林语堂的书面校务报告和预算案全部公之于世，好让大众共同解决。”

六使先生沉默一会，他说：“我们吃饭去。”一句话，一个微笑。

第二天早上六使先生自己把各报的记者请来见面，把林语堂的书面校务报告和预算案全部交给他们发表。

次日，星期一，随着各报的报导，新马社会哗然。

不久连纽约的《联合日报》也给林语堂“小丑扮青衣”的评语，林语堂和他带来的一些人马接受遣散费、纷作猢猻散，一一离去。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并举行简单隆重的升旗仪式，“三色光环”和嘉庚精神飘扬，祝福这新兴的大学，也把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关心华文教育的人们：“南洋大学办起来了！”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在五十年代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紧急法令施行中,加上当时新马社会种种不利的因素,老老实实说,没有六使先生就没有南洋大学,他刚直果断、不计毁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写下新马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取自《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

南大有没有救药？

(1955年2月21日)

《星洲日报》社论

南大校长林语堂博士因与南大委员会意见不合，未获转圜，发表五千余言声明书，大意指责委员会主席陈六使氏“背约弃信”。据本报记者采访，林博士于事前曾请教过马绍尔律师，并由该律师参与前天晚上的“谈判”，经过情形详载昨日本报。南大开学未成，先遭到因主持当局内部意见不合惹起“官非”的威胁危险，这是星马三百万同群两年前初倡议兴办南大以来所梦想不到的。

南大危机症结何在？报章标题渲染，有说这起自陈六使林语堂间的“个人冲突”。这是非常肤浅皮毛的看法，完全不切实际。南大危机如果仅限于两人间的歧见，倒是南大的幸运，因为个人歧见无论如何之深，必有折衷调和之道，不至以学府为牺牲品。但南大非陈六使氏所能包办，亦非林语堂氏所能独揽，天下没有可由个人包办独揽的大学。陈林两氏歧见，蕴藏着有关南大基础的不同见解。

有些人认为这是陈林间对“职权划分上之争”，亦即是校长与大学委员会间职权之争。这亦是肤浅皮相的说法。双方会争取职权，表示内部出了毛病，大学委员会如果客气的话，可以挑剔校长的预算案，促使校长就范，校长如果不服气，尽可循着“士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传统。校长与大学委员会意见不合之例，所在多有，因为大家志在作育人才，断无因歧见而把学校关门之理。在这方面，校长负有较大部分责任。如果连几十位大学委员会便不能劝说成功，何足以言感化千百青年学生？南大地位特殊，实际可拟于已奉准政府立案但尚未获得公库津贴的华校，南大感谢外国华族人士赞助，但华族努力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争执中的“职权”，以涉及金钱支配运用方面者为主，但似乎忽略了金钱从何自来。无论校长与委员会把职权如何划分，分来划去，绝不能替南大创出“向社会公众摊派大学经费”的权力。我们认

为与其费力争取用钱职权，倒不如聚精费神，共筹争取社会大众拥护支持多多捐献的方案。

这是南大眼前症象最危险所在。林校长指责陈主席“背约弃信”——这是工商农学各途人士不轻易用来指责他人的说话——因为包含有出自故意的成分。陈主席日前于委员会审议概算席间，诉苦说自林校长到任以来，南大收到捐款较前突减。南大捐款目前实收得四百多万元，其为不够二千万数额，灼无可疑，但相信不是出自南大委员会的主动故意，林校长到任在苒五阅月，马来亚地方不大，社会经济情形及一般人对南大观感，当有所知，南大委员会募款进行，实非如想象的容易。至于南大捐款半年来突减状态，背景怎样，仍有待于分析。但大学当局如不立起直追，可能面临药石无灵境地。

我们不免怪责南大主持全体，对大学经费未从速确立方案。林校长说：“基金（二千万）不可不备足，以后经常费，决信校董诸公有力维持，”这几句话，得到委员会诸人答应，但答应的时候，似乎未曾详细考虑到他日后果。二千万还有一定数目根据，以后经常费却没有打算清楚，数目或大或小，比基金来得更加重要。因为这是长期消费，有加难减。大学经费没有固定标准，通常以每学生每年所需支出为参考，例如官立马大这几年来都是叻币五千元，南大打算怎样？两千元，三千元，抑四千元？初开办的时候必然高一些，办下去逐渐下降，到达大致一定的水准。文商科比较省一些，理工医科比较高一些。如果定在平均两千元的水准，则两千学生每年便需经常费四百万元。不够的话，便不免乞灵于偷工减料。由本年正月至8月的概算，难找出1956年度预算的估计，因为目前概算，大部花在教职员薪俸方面，而且仅是教职员的一部分。

由倡办南大时起，到林语堂博士昨天公布的声明书，“第一流大学”这名词，听来令人头昏目眩，由办理第一流大学自然联想到需费最大笔的金钱。怎样算是第一流大学？这原没有固定标准，但一般人心目中确有所谓第一流大学。金钱并不是办理第一流大学的主要因素。中国，印度，日本亦有第一流大学，花钱亦不见多，教授们享度淡泊明志生活，一样蜚声国际，但这非南大当局的参酌对象，注视的是英美大学及官立马大。但英美大学之为第一流与否，亦绝不以金钱为决定性因素。英国大学二十多间，学生总数八万多人，去年度大学经费总支出三千六百万镑，每学生平均约四百镑，折叻币三千五百元，比官立马大的五千元少了三分之一，但岂能说官立马大才是第一流大学，而牛津剑桥及其他英国大学属第二流？美哈佛大学平均每学生四人便有教授人员一名，年中经费支出，每学生平均二千美金，但拿生活费用水准说来，仍比官立马大为廉。哈佛大学现任校长浦赛博士，前年原任罗伦斯大学校长，罗伦斯大学学生人数一千，年中经费支出平均每学生仅在一千元左右（用处相当于马

来亚的两千元)。浦赛博士能被选任为哈佛大学校长,可见经费只得一半的罗伦斯大学,堪算第一流的第一流而无愧。

我们希望南大能逢凶化吉,履险如夷。林校长语堂博士去年莅星,本报为文欢迎。曾说:“在加兰飞机场里的林博士,还是不远万里而来的贵宾,但戾止之后的林校长,已是甘苦与共的地方主人一分子”。回首前言,我们心怀无穷感触和愿望。

(取自《星洲日报》)

痛述林语堂事件*

(1955年3月25日)

陈六使

这里让我报告关于2月17日第五次会议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18日下午4点多钟马绍尔律师偕同林有福先生，到本人的办事处；他说明林校长已聘请彼为代表律师，但彼同情南大，希望南大早日成功而不忍看到南大有何不幸事件发生。本人当时告彼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马绍尔律师与本人谈话良久，最后他提议请本人与校长作一番谈话，本人立即答应。盖过去校长有邀约前往谈话，本人恒即往与之会晤，从未有失约者。马绍尔律师乃与林校长通话，订定19日下午5时在国泰大厦晤谈，迨至19日晨见各报刊载始知校长发表称，欲与本人举行谈判，与晤谈的意义大有出入，本人虽感莫名其妙，但已约在先，乃不得不邀同高德根、连瀛洲、黄奕欢、林庆年诸氏如时前往。吾人到达指定地点后，校长始与其女婿及胡博渊、黎东方、严文郁、杨介眉诸先生到场。马绍尔律师请本人首先发言，本人以18日下午与马绍尔谈话情形覆述一遍，指出系约我来与校长谈话，实则本人亦无特别话可说。嗣后马绍尔转请校长谈话，校长脸孔冷然，直指本人而说：“你会行棋，我会看棋”，稍停又说：“我知道你是南洋商报的主席，昨天所载系你主使的”。校长说至此，林庆年先生立即插言：“非也，余亦为商报董事，知道情形，陈六使虽然是商报的主席，实际上除了报社有事开会大家才到场之外，平时不论主席或董事部都不干涉整个报馆的事”，接着校长便说本人失约背信，说我的不是之处，十九皆系置本人于不利地位。校长说了相当时候，出一字条要我签字承认其中条件，当时本人未予一看亦不敢看，不知其中所写条件为何，本人告诉他，本人无权代表南大答应任何条件，但校长有任

* 1955年3月25日，南大新加坡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陈六使在会上报告林语堂事件。

何意见或条件宜以书面送达委员会。本人当即召集会议,只要大家同意通过,本人当然也没有异议。所谓“谈判”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两方阵线亦极分明;“谈判”一半,他们一批人在大厅里,本人及各委员则被请到另一个饭厅去,只由马绍尔律师居间传达。本人当时再三声明南大是众人的,本人并不能与人谈判什么问题,尤其是当时校长采取恶意的态度,本人当时的处境和感触自不言可喻。本人生平除在“昭南”时代,被日军拘去受过刑受过辱之外,可以说并未有如是日之受人当面呵斥污辱者,本人极力压制感情,为了南大只有忍耐,为避免正面冲突,乃于谈判中途退出。

本人身为南大主席,一切为了南大,只有忍辱负重以求息事宁人。2月20日校长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顾及南大局面,仍千忍万忍,千求万求,不为以耻,在座诸君当知本人并未在报上作任何谈话,新闻记者问及,本人总是说既然设有小组委员会,当由小组委员会处理为宜,本人不便从中干预,小组处理有结果,必会向大会报告。至于英文报章所刊载,其对南大的事,因有诸多隔阂,本人一向不引为根据,有关南大的报导,始终以华文报为重也。本人愿趁此机会向诸位进一言,本人提倡创办南大,蒙马侨众热烈支持,大家的目的不外为地方青年学子求进步,本人愿献几百万元也纯粹是本着良心做事,本人尝数次声明,南大是神圣的学术机关,不受任何政治支配,在校内不论是校长抑是校丁皆绝对不应有政治活动,本人提倡办南大,宗旨鲜明才会得到各方面拥护,而今生出许多烦恼,实为始料不及,岂本人应自己责怨自己乎?

关于校长在报章单方面发表他和本人来往函件,本人尚未逐一核对,不知是否全部发表抑有若干出入,连瀛洲先生赴美与校长接洽,渠在美来函已公诸报端,吾人查校长之函,多系连先生返星后始寄发者,各函系由连瀛洲或黄奕欢诸先生嘱人执笔,全无私人意见,所有函稿俱经数执委过目,每有经连先生加以修改,当时本人曾主张函文不必写得太过好看,连氏总是信为普通函件并非契约,吾人一片热诚聘请校长多些褒奖之词自无伤大雅,何况南大又是众人的事,连氏每次如是解释,本人细思亦为然,犹如吾人做生意聘请经理,当然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来,一味做亏本生意,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再赋以全权及给花红乎?本人现在特再声明,所有给校长之函件并非本人单独发出,十一位执委中每次总有半数以上审阅过,再者,本人虽为南大倡办人,但亦再三说过本人不敢居功,本人为南大出钱出力,纯是以华侨一分子效劳而已,南大的事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此次事件可以说不明不白,不知者以为本人与校长间有何私见,南大的事是众人的,不是完全由本人独主意。

各位委员先生,南大建校成功端赖星马婆等地民众共同扶持,目前南大原无什大事,但骤看起来又似有极大事件发生,无论如何南大的创办决不受任何事件所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0

影响，祈各位高明解决，各执委有何询问，本人当尽量明白解释也。

根据校长送来之校务会议纪录，其中关于教职员每月薪金曾议决教授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副教授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七百元，讲师九百元至一千四百元，教员六百元至八百五十元，助教三百元至七百五十元，年功加俸每年定为五十元，以十年为限，其最高额为教授二千三百四十元，副教授二千元，讲师一千六百元，教员一千二百六十元，助教九百元，本人阅后心内感觉非常痛苦，因恐南大无力负担，盖南大向人募捐非如向人收账，而是有如向人求乞。若照国内情形开办大学，吾人可能做到，若照马大情形开办大学，吾人实无办法。

（摘自《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年11月）

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

(1994年6月)

张曦娜

为什么重提旧事？

创立于1956年，结束于1980年的新加坡南洋大学，是新加坡第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也是东南亚华人教育史上空前的一所由千千万万华人，以兴办高等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热诚同心协力创立的民办大学。南洋大学从创立到落成，一直到成为历史陈迹，短短二十五年中，走过的是一段风雨飘摇、挣扎求存的坎坷道路。创立初期，来自英殖民地政府以及其他的重重阻力、来自建校基金、师资人选等等的困难自不在话下。其中一度令当时广大爱护南大、支持南大的新、马、婆各阶层人士感到困扰和气馁、亦令南大几乎胎死腹中的重大事件则是：轰动遐迩的“林语堂事件”。

“林语堂与南大”的恩恩怨怨，原是一件令广大华人社会 and 知识界蒙羞的事，而新马华人一向本着宽容的心胸及家丑不外扬的态度，力求息事宁人，避免张扬。现距事隔三十余年，南洋大学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林语堂及不少当事人亦已先后作古。所谓往者已矣，这段不太光鲜的陈年旧事的确也无需重提；但是，我们在不久前，无意间看到台北联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由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著的《林语堂传》之第二十章《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传》页265）之后，骇然发觉该文诸多歪曲事实、诬蔑南大执委会旧人，甚至词锋所至，污损及于新马所有华人。

* 林语堂与南大的纠葛，是1955年间的事，僵持月余，华社瞩目。1989年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出版《林语堂传》20章，《南洋大学校长》一文，旧事重提。前南大秘书长潘受不满该文的记述内容，认为“诸多歪曲事实，诬蔑南大执委会旧人。”，他要给历史一个比较正确交代，还旧人一个公道。由潘受口述，张曦娜执笔，撰成此文。

在看了这篇满纸荒唐、歪曲事实的“传记”之后，我们深感遗憾和惋惜，也觉得不该保持沉默，应该给历史一个比较正确的交代，还旧人一个公道。所幸当年目睹及置身整个事件过程的一些当事人如潘受先生，目前仍大有人在；我们因而请潘老先生就“林语堂事件”及南大当年创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公诸于世，我们绝不愿作任何意气之争，只是希望切切实实的摆出事实，让历史的是非转折得以各归各位。

潘受曾在1955年5月林语堂等人解聘离去之后，受执委会主席陈六使付托，重新洽聘南大文、理、商三学院教职员。于同年12月31日发表所洽聘人选。1956年3月南大正式开学，再受付托，出任秘书长。同时，潘受与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及李光前等人相知有素，见证了南大创办初期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及所面对的曲折艰辛，由他回顾往昔，现身说法，的确是再适合不过。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八十余高龄的潘老先生处事极为认真慎重，他在应承受访之后，他即一丝不苟着手翻查当日许多剪报和资料，以便更真实无误的将事实摆在世人面前。

用心卑污、扭曲史实

《南洋大学校长》是一篇用心非常卑污，企图扭曲史实的文章。其凭空捏造、含血喷人之处，处处可见，所幸全文前后矛盾、自打嘴巴、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明眼人无需反覆推敲，已能看出个中破绽百出。台湾论者石东在评《林语堂传》时就写道：“……第六章起走进了传记现身说法写‘我的爸爸林语堂’，不免会有为自家人立传，容或偏废护短之虞，尤其是提及林语堂、鲁迅笔战和南洋大学事件，只见片面说辞，是否能超然客观而论，就启人疑虑。”（见《中国时报》1990年4月6日开卷版）

《南洋大学校长》行文一开始，就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的将南洋华人形容为：“……身材矮壮的侨领伸出粗大的手与我们握手，皮肤晒得黝黑的侨众包围了我们，从他们的面孔我感到橡胶林的气息，想到他们的祖宗大多是来南洋垦荒务田的闽南人……”继后又刻意的加上一笔：“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几个人进过大学……”看来在林语堂一家人的眼中，是把南洋华人视同无知的草木。

一手炮制政治漩涡

《林语堂传》作者林太乙在《南洋大学校长》中颠三倒四，胡说八道，无非是为其父林语堂饰非文过，刻意将林语堂与南大的摩擦和恩怨完全转移为“政治迫害斗争”，将林语堂在短短半年内不得不离开南大的原因，说成是遭受“政治迫害”，在“北京下令”下被赶走的。文章中最不值识者一笑，完全凭空捏造的一段是：“新加坡的人都在说，北京察觉，由一个他们不能控制的人做校长，南洋大学会演变成一股自由

的力量。因此在父亲到新加坡还不足两个月，北京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而当年由广大华人创建起来的南洋大学也因为这篇文章的恶意扭曲史实，从一间民间集体创办，用心良苦的私立大学说成为共产党的斗争阵地、左右派的战场。）

潘受在受访时说道，《南洋大学校长》中一再强调的“政治漩涡”完完全全是林语堂一手炮制出来的。林语堂在未抵达新加坡之前，先向美国报界发表要“将南大办成反共堡垒”，这种话极像军事行动出师前的誓师。到了新加坡后，经执委会婉言劝告，却又大力否认。在他接下来不得不离开新加坡的时候，狐狸尾巴立刻又露出来，以反共英雄自居：“我一获邀请就觉得南洋大学可以阻挡共产党侵入东南亚，从而对自由世界发生无可比拟的贡献。”林太乙所引林语堂这段谈话，也不知不觉暴露了林语堂的心态。林语堂不体谅及支持千千万万“没有几个人进过大学的”南洋华人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兴学并维护中华文化的苦心倒也罢了，最不该而且最令人齿冷的是，他为了要“对自由世界发生无可比拟贡献”，不惜将南大当政治武器，恶意将南大推入“政治漩涡”。另一方面，他既有“反共堡垒”之说，自然就会引来亲“共”者唱其反调，无形中，就将作为纯学府的南洋大学一步步推入“政治漩涡”中。其实，陈六使和一些执委不止一次着重声明：此时此地建立起来的南洋大学，必须严格超然于政治党派斗争之外，才能顺利进行培植人才的教育工作……

文中最不打自招，也暴露破绽的是：林太乙再次引用的林语堂的话：“父亲说，‘我辞职是错误，又或是失信于劝我奋斗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事实显示，除非我完全放弃我的立场，我不能不辞职。套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阵地已无法守卫，世界上的人显然都认为阵地上守军……我和我的同事可以让他们牺牲掉。我冷静地根据常识，命令全体撤退。’”

和美国情报局挂钩

林语堂这一席话不知不觉也进一步将自己的心态及对“劝我奋斗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的承诺暴露出来。看到这里：谁是“自由世界的朋友”？谁劝他“奋斗到底”？他又“失信”于谁？而究竟林语堂到南大来是为了办教育或是来作“政治斗争”的？他的离去或许就如他自己对自己解嘲所说的：“这个阵地已无法守卫”。也因而他在索得陈六使个人施舍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之后，声称“暴戾化为祥和”，即心满意足的扬长而去。

五十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特务头子约瑟史密斯(Joseph B Smith)根据他自我介绍，他的使命是负责收买特务和搞颠覆活动的。他曾在其著作 *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second thought of top CIA agent* 写道：林语堂当年在新加坡到 SIS 美国情报局找他的时候，特意将车子停在离他的办公室隔着美芝路一幢房子

的莱佛士酒店的停车场。试问,林语堂为何和美国情报局挂钩?又为何如此鬼鬼祟祟,把车子停到老远去?说到底,究竟是林语堂因南大而被卷入“政治漩涡”,或是林语堂将南大卷入“政治漩涡”?

约瑟史密斯又曾透露:林语堂在决定离开新加坡时向他说过的话:“我和我的太太要回到纽约去,这儿,对我们来说是太多中国人了。”身为“中国人”而向“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情报局的特务头子说出这一番话,林语堂的心态和所认同的对象实在不能不令人惊疑!

决裂于预算案

林语堂与南大的摩擦,事实上是从建筑校舍开始。潘受说道,1954年林语堂抵新不久,就因为建筑校舍的问题和南大执委会起冲突;说建筑校舍是属于学校行政范围,他带有一位大学建筑师来,校董会不得干涉。接下来他甚至要求拆掉那些早已经建好的校舍,另行重建。

林语堂与南大执委的正面冲突以至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是他在1955年2月中旬送呈南洋大学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的一份南大开办费概算和一份经常费概算。由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於1956年11月编纂、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之《南洋大学创校概述》就对概算案作了这样的记录:“就开办费概算案说,图书仪器费二百八十余万元,都是以美国为开销对象,设备费廿八万五千余元,中间教职员住宅家具费几占十五万元,学生宿舍、工友宿舍的家具费却只有五万余元。此外,教职员来校旅费津贴竟近廿四万元。他们规定,多数是搭头等飞机,少数坐头等船,既有了来校旅费还有什么旅行津贴,搬家津贴费,有了搬家津贴,更还有什么书籍及行李搬运津贴费以及什么房租津贴等等……。至於经常概算费看起来更是荒唐,由1955年1月至8月,八个月当中开销竟达四十八万,平均每个月六万多,四十八万八千余元中,最大的开销又是薪金,计占去三十二万二千余元。自称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教职员,其薪金比美英还要高,南大讲师起码年俸一万零八百元,实际待遇比美国大学教授为优,教授年俸一万九千多,比美国大学教授高出一倍……”

《南洋大学创校史》也记录道:概算案发表后,来自四方八面的指责源源而来。人们认为,概算案没有体谅现实环境和民间筹款的困难,极尽奢侈浪费之能事。而确定的开学日子还遥遥无期。我们当然也记得五十年代一块钱等於现在的几倍了?正如2月17日,南大执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时,主席陈六使“率直批评校长所提出的概算案并非普通大学应有的预算案,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只着重教员的旅费及其他津贴,而开销之大所定薪率之高非吾人所能负担,恐怕将影响星马中小学,盖华文教育的发展,向来是惨淡经营……”陈六使又说:“南大是公众的事业,如将众人的钱随便开支,毫无珍惜,实为罪人。”更有无法接受的事是,林语堂提出设立

“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执委会把二千万元建校基金交出来，由他们全权支配，执委会再得过问。

遣散费数目庞大

林语堂与南大的僵局，最终是在执委会同意付出三十万零五千二百零三元遣散费下，才得以打破解决。潘受在忆述这段旧事时说道：“笑到令人喷饭的是，林太乙原订月薪六百元，开出遣散费时却骤升为八百。加薪二百说是文学院也兼聘为讲师。问文学院院长，又称不知道。陈六使慷慨好施，林语堂敢于提出，他也就照发不误。这种故事，真可以写入《新儒林外史》！”陈六使在“捐”出这笔数目巨大的款项时说道：“三十万零五千二百零三元遣散费既不是薪金也不是抵赏什么代价，纯粹是一笔无价值支出；为此兄弟除前认捐五百万元外再捐出三十万零五千二百零三元交南大财政处，俾免浪费公款，而抵遣散费之支出。”

林语堂更令人不齿的是，他一离开新加坡之后就背弃相约遵照“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竟在美国大放厥词，于1955年5月2日在《生活杂志》以《共党恐怖如何破坏我的大学》为题发表长文；以“反共英雄”自居，呼吁英政府依据“殖民紧急法令”以危险分子的罪名，驱逐六十名所谓共党职业学生及李光前等侨领出境。并严重警告英政府，如容许一个供共产党利用的南洋大学存在，则过去剿共所流的血所花的钱等于投下诸大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殖民地独立运动之怒潮狂澜，岂是豕为帝国主义鹰犬如林语堂者一手可挽？英国方如过江的泥菩萨，已自顾不暇，尚遑得长耳朵去听你幽默大师卑鄙的告密之言吗？结果短期间终于被形势所迫自动下台离开的倒是英国，不是新马任何林语堂所将搏噬的可尊敬的那些公众人士！

所作所为引起公愤

林语堂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也引起华人社会与知识界的公愤，纽约中美出版社《中美周报》、《联合日报》的总编辑吴敬敷4月11日社论说得最公道：“林语堂没有把南洋大学办起来，率领教职员索得遣散费十万美元以去，本来已经是一件玷辱知识界的事情，岂料他离开星洲后，竟迭次发表谈话，效无耻政客之所为，拿红帽子戴在华侨头上，企图混淆视听……”社论又写道：“……最让人瞧不起的，是林氏就任校长后，毫不客气派自己的女婿任行政秘书（职权相等于副校长。），女儿林太乙任校董秘书，侄儿林国荣任会计长，把南大家庭化，不折不扣地变成‘林家大学’。……南大师根本是准备到南大享福去，校长年薪三万六千元，办事费六千元，另给车夫仆役各一名，住宅一座，须有冷气及避声设备，客厅须容数百人……”吴敬敷还捐资一千新币表示对南大执委会的敬意和支持。

在联合邦首倡义踏赞助南大的三轮车工友余青萍针对林堂说的：“我没有头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46

家，我的头家是三轮车夫工友……”发表谈话：“我们三轮车夫工友觉得建设南大，人人有责，实不敢以‘头家’自居……林语堂以教育家的身份，在来新之前，乱谈政治，来新之后，又坚持要以天文数字的开支，来开办‘第一流大学’，这真令人怀疑他是否有来新办大学教育的诚意，如果不是，最好请林校长自动下台。”

无可怀疑，南大这一场风波，其实正是林语堂一手搞出来的！

(1992年7月)

南洋大学创办过程之内情

潘受先生与南洋大学的关系，南大已故执委黄奕欢曾云：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不时追念着说：南大筹备期间，困难重重，加上林语堂那一场风波的影响，精神的挫折甚于物质的挫折，倘没有潘先生毅然负起艰巨的责任，怕已开办不了；在潘先生以秘书长名义主持下，面对四年最险恶的环境，却在金钱和时间两方面，达致远超过预期的美满成绩，从而奠定了南大坚固事业根基，建立了南大广远的国际声誉。这从多年后回头再看，更获得了充分证明。

以下是潘老先生接受访问时所作的谈话：

校长人选原有两位

问：前阵子给你看的《林语堂传》之《南洋大学校长》一文，大概你已经过目了？首先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林语堂基本上是个作家，还谈不上是教育家，当时南洋大学又怎么会想到请林语堂来担任校长？

答：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和李光前所建议的校长人选有两位：一位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另一位是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林可胜是位声誉远扬的科学家，又是位行政功绩卓著的人才。当时，梅贻琦旅居美国，而清华大学的不少讲师、教授也散居美国各地；我们是觉得，如果梅贻琦能够到南大来，必定也能引荐许多清华大学的讲师、教授一起到南大来。记得当时我向李光前提出这两个人选时，他也很表赞同，觉得这样的安排最好。我们也不是对林语堂有成见，而是就事论事，觉得梅贻琦和林可胜的确较林语堂更适合作为南大的校长。林语堂你说他是个作家可以，说是个学者还看不出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说到办教育，实在也没有丰富的经验；记得当时纽约《联合日报》的社论就曾形容林语堂的出任南大校长为“小丑扮演青衣”，这真是一针见血。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我们觉得作家不如学者，学者不

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业家；一些国立大学的成绩往往不如私立大学，原因是在私立大学的校长，得惨淡经营，很自然的易于成为教育事业家。

另一方面，就为人处事而言，梅贻琦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更适合南大。我个人在中国时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为人，觉得他是个很恰当的人选。当时我没有他的通讯地址，在征得陈六使同意后，曾托旅居美国西雅图的朋友设法查访并试探梅贻琦的意向。朋友的回信说，梅贻琦想到吉隆坡探访女儿，顺道可以来新加坡看看，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得上？从我的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梅贻琦起初确实曾经考虑到南大来。但是不久后，林语堂就在美国放出风声，说要到新加坡办一所大学，有意制造一个既成的事实。后来，他在所开出的师资名单中，竟列林可胜为副校长。原本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梅贻琦来不成，我们就请林可胜来，没想到林语堂竟将林可胜列为副校长。

林语堂自动请缨

起初，看到名单的时候，陈六使还很高兴，以为这次孔明请到了，庞统也请到了，真是两全其美。但是，林语堂来了之后，由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林可胜任何消息或影子出现。其实，林可胜不来是意料中事，我们原想请他当校长的，林语堂却发表说他是副校长，这样一来，他又怎么会来呢？至于林语堂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根据1956年由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编纂的《南洋大学创校史》第十六页写道：“表面上看起来，南大是主动地并且不远千里求才而派执委连瀛洲去聘请……实际上主动要前来任职的却是林语堂本人……林语堂在纽约通过一位和连瀛洲有亲戚关系的女士，恳请连氏向南大执委会示意提名，多方拜托，打通路线而由南大执委会正式提出聘请的。”

林语堂对南大的聘请，那样一拍即合，那样急急放出风声，那样怕一个大好机会不小心落在别人手里，是有两个苦衷的：其一，他为了搞一个中文打字机，希望获得发明专利，试了再试，改了又改，迄无所成，却差不多花光了历年可观的积蓄，令他太太雪翠风时出怨言，渴望赶快回到东方来捞一笔。其二，林语堂原由他的美国朋友华尔希和赛珍珠夫妇鼓励他用英文写作的，并对他的作品不时提供“宝贵的意见”，所有英文作品也都由华尔希的庄台公司出版。不料五十年代上半期林语堂才发觉该公司给他的版税不公，出版公司一本书原只应抽百分之十，庄台公司居然抽百分之五十。版权原应属于作者，林语堂由庄台公司出版的书竟全部属于庄台公司。一生崇洋如林语堂者，竟然上此洋当，难怪其大怒特怒，而终于和华、赛夫妇闹翻了。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极尽满足西方人优越感的能事，不惜如古人所讽刺的：“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记得1950年陈嘉庚还在新加

坡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怡和轩俱乐部会餐前，林文庆将手里一本书掷在本来的坐位上然后入席，咀巴里自言自语道，语堂也太不成话了，把中国人说得这样一钱不值，难道中国人真的这样一钱不值，都没有一些好的可说吗？原来那本书就是林语堂英文的《吾国与吾民》。他那种不肖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

林语堂那么痴情蜜意的想向英美人认同，可惜发色不够金黄，眼珠不够碧绿，皮肤又不够白晰，虽有几分魅力，毕竟“非我族类”，利益一稍冲突，便不得不被踢开了！于是林太乙的《林语堂传》，第二十二章顺理成章的是写他的：“乡愁”。他不只终于回到东方了，回到台湾了，回到香港了，也是全家鸡犬，一应俱全。这回到东方就不觉得“中国人太多”了，仿佛已记得他“是中国人”了！情势上不速归东方觅新出路又待如何？林语堂是在1954年10月来新加坡，于1955年4月离开的，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当时南大还没有正式开课，严格讲起来，林语堂并没有真正担任过南大校长，连影子校长都谈不上，这本《林语堂传》本不应该特辟〈南洋大学校长〉这一章，林太乙加写这一章，等于幽她父亲一默。

林语堂在南大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其实是很泄气的事，所说的话也一无足取，只有解聘后临去时悻悻然道：“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不可以没有陈六使”，这句话倒是可圈可点，被他说个正中中了。不是吗？林语堂走后，陈六使振臂一呼，再接再厉，重整旗鼓，比林语堂的阵容更加像样，所有院长、教授都是中国各名大学成名已久的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士，不像林语堂徒窃虚声，而且都异口同声说是为奔赴南大伟大的号召而来。林语堂一群人糟蹋了南大大半年的宝贵时间，浪费了南洋华人许多宝贵的血汗金钱，开学老是那么遥遥无期。而我们终于在1956年3月15日即林语堂一群人离去短短大半年后，喜获麟儿，光荣地宣布南大正式开学了。记得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时，张开双臂，大声说“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那天出席的来宾、执委、全体师生都望着冉冉升起的校旗，三呼南大万岁，万岁、万万岁。

办南大刻不容缓

问：许多人都知道，南洋大学的倡办人是陈六使，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提出创校建议？

答：1949年马来亚大学（按：即新加坡大学前身）向社会捐钱，并扬言要设立中文系，陈六使因为这句话，捐了一笔当时捐款中数目最大的钱。不料，一直到了1951年马来文课都开办了，中文系却一直没有消息，陈六使因此极为诧异，也极为感慨。鉴于马大只收英校毕业生，华校生根本没有入学的机会，加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洋一带的中学毕业生已难于到中国大陆深造，渐渐的中学师资就越来越缺乏；因此，当时在新马创建一所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学就变成刻不容缓的事。

到了1953年,陈六使在福建会馆的会议席上就正式提出开办大学的建议,并且率先立下承诺,说要捐出五百万元,筹办南大的计划于是正式展开。必须一提的是,在陈六使提出倡办南大不久,马来亚大学才说“快要开办中文系了”,并以此劝阻南大创办。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肯因爵士就提出什么“马大既办中文系南大可不必开办”等不足以成为反对理由的理由以阻止南大开办。

对李光前贬抑不尽不实

问:《南洋大学校长》一文提到李光前先生时,诸多贬抑,比如文章中说:“新加坡华人在1953年倡议成立南洋大学的时候,李光前就加以反对。他虽然极为富有,却不肯捐款,只答应到1957年底看南洋大学收到捐款多少才捐出总额的百分之十。而那时候,南大可能已不再需要捐款了。创办南大的工作开展之后,李氏一直不加关注。但等到1954年底,他却突然变得非常热心。他家里办的《南洋商报》是新加坡最大的中文报纸。《南洋商报》坦白地说,李光前应该是南大董事会的董事。李氏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革除父亲的职务。”这种措辞可有根据?

答: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在含血喷人!李光前是绝对赞成创办南洋大学的。

南大创办之初,李光前还以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的资格许诺,如果南大一时找不到地方建校舍,占地七十九英亩的华侨中学校址,可用来建南大,华中则可另换新址。接下来因为福建会馆献出云南园,那里确也更适合建大学,才没有采用李光前的建议。李光前对新加坡华文教育贡献之大之热心是尽人皆知的。他所捐的学馆比比皆是,贫寒子弟在学费上受到他资助的更是不计其数。许多新马的南大学生是在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他对南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的教育、公益所作出捐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李光前不但资助华教和华社,一旦其他各族有事相求,他也会伸出援手。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姑阿都拉曼刚刚出来社会活动的时候,要办第一间回教学院,因为经费不足,求助于李光前,李光前很爽快的应承下来,出钱帮他们盖校舍。新加坡坐落在丹戎巴葛的第一间印度中学的校舍也是李光前替他们建立的,这些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六十年代初期,李光前应邀聘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几年后因病辞职时,还捐了一百万元给新大医学院作研究基金。从这里也可看出李光前的胸怀,他对社会公益的热心,就算对其他各族也是一视同仁。

李光前原是个有见识的人。对于南大校长的人选,当时他也是主张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他也不是对林语堂有什么成见,而是觉得在办教育方面,梅贻琦的确比林语堂更有经验,也更能胜任。不过,有一点可以一提的是,在林语堂前得两版风潮的时候,李光前由于不敢苟同,有一度都不便过问南大的事,因为我们觉得应

该把所邀请的三位校长人选，试探后的反应如何？都拿出来详细研究，不可匆促草率。“急行无好步”，莫贻后悔。但那也只限林语堂在新加坡的时候。对于南洋大学，李光前是很支持也很肯出钱的。他之所以答应捐出总额的十分之一，就是希望鼓励更多人出来捐款，用心是很可钦佩的。说到《南洋商报》是李光前家里办的，那也是不尽不实，这种说法是有意渲染，混淆视听的。《南洋商报》最早的时候是陈嘉庚办的，到了后来已经和陈嘉庚没有关系。李光前当时也不过拥有一点股份，只不过是一个董事。陈六使正是董事主席，林庆年也是董事之一。而且南洋各报馆一向的风气，董事部从不干涉言论，这一点林庆年就亲口告诉过林语堂的。林语堂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黑白操诸报界，是非自在人心。”可见他对新闻界是如何诬蔑！

凭空捏造无根据

问：《南洋大学校长》一文也写道：“新加坡的几家左派和右派报纸登载了一消息说，李光前是在收到陈嘉庚的信，要他赶走林语堂，才突然决定采取行动的。好几位南大的校董也对父亲说，的确有这么一回事，而且还有其他几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由亲共的怡和轩俱乐部转交给别人。”又说“从十二月起，每项反对林语堂的行动追究起来都和李光前有关。”针对这些说词，你有什么话说吗？

答：这根本是凭空捏造！试问李光前什么时候接到陈嘉庚的信，信中又写些什么？这真是血口喷人，无凭无据，这无非是在为林语堂自己找个下台阶。

陈嘉庚在五十年代开始不久已不在新加坡，远在中国。他对南洋的事不再过问。同时，必须认清的是，对于当时的新马社会来说，广大的新马华人大多数是没有政治立场的，当时的南洋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党无派、无政治立场，这些人大多从中国南来，侨居于此，他们爱国、爱民族、爱文化，办南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怀，和政治完全扯不上关系。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确有一种强烈的反殖民地的情绪和运动，这是必然的，也是大势所趋，但并不是如林语堂所说的人人都是共产党，就算当时被英殖民地政府所极为畏忌的陈嘉庚也并不是共产党。

我在南大创校为陈六使写的序文中就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惨烈而胜负迄不能分之际，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突联合宣布所谓大西洋宪章，声言战争结束，废绝殖民地统治，予各殖民地民族自决，以获得其自治与独立，宗教信仰，教育措施，悉听自由，任何国家不许干涉他国内政，尤强调母语文化之应受尊重。”这段话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林语堂如此针对李光前诬赖他这一套，也是可以理解的。林语堂因为要将这段不光鲜的事件歪曲为政治事件，为了取得人们信服及同情，就得凭空捏造出人和事，

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而陈嘉庚当时又在北京，他就如此“想当然”的制造出一种谎言。

对南大建筑物诸多挑剔

问：撇开接下来的纠纷不谈，您本身对林语堂在新加坡的半年内，作为南大校长有什么看法？

答：林语堂来到新加坡之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姿态。“校长是举世闻名的林语堂，有谁不因此感到骄傲！”林太乙就这样说。

林语堂一来就要南大把二千万元建校基金交到他手中，又要董事会完全不得过问，学校什么事都要他点头，又对南大建筑物诸多挑剔，甚至要把已建好的建筑物拆毁重建。他说：图书馆是一项极坏的设计，光线很差，藏书的地方极少，又在另一场合说，图书馆仅能藏书五万本，可是言犹在耳，他却要图书馆立即于1955年购置九万本书。试问一时之间如何买到九万本书，又是买些什么书呢？我离职时，图书馆由馆长戴权隆博士移交的中文书就超过十二万册，西书另有几万册。可见那图书馆非但可以容纳五万本书。从他的种种言行看来，他根本就是瞧不起南洋社会，以为南洋同胞人人可欺，这种态度是非常可恶的。

林语堂一到新加坡来，就扬言要建筑第一流大学，试问什么是第一流大学？就以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来说。都是一步一步，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久一点的经过千年，短的也要百年才发展起来，人家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就是这个道理。怎么可能一来说要办个第一流的大学？那是多么不切实际。而且所谓第一流大学，首先就要有第一流的师资，要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比如北京、东京、伦敦、纽约、巴黎都是，但在五十年代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要建一些第一流的校舍也许问题并不大，只要拿钱出来就可以，但说到个个第一流的师资又谈何容易？同时，我觉得校舍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古代孔子杏坛设教，化三千士，闻七十二贤人。近世印度太戈尔林下讲学，远近倾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他们虽知学问道德之传授熏陶，何尝需要什么堂皇的校舍。如果是真正要办大学，什么建筑物都可以办大学，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在佛庙道观里都可以办大学，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于校舍？何况当时我们的建筑物和设备的确已经很不错的了。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苏高德爵士，于1956年2月27日参观南大，由陈六使诸人迎接，遍观图书馆，各建筑物，对壮丽校景，赞赏不绝。他致词时先以华语，后以英语说道：“我游历各地，喜欢参观当地大学，但从未见过一间大学于初创时，即如此壮观，即以我母校牛津大学而言，初由蕞尔地盘，经多年增建以及历数百年之经营，乃获今日应得之声誉。南洋大学有此良好开端，将来成就，必更辉煌。希望陈先生与教授、学生通力合作，奠下万世根基。”英国会议员布拉克本（工党）及詹逊（保守党）两氏，

于1956年3月18日参观南大，盛赞之余，希望此一大学将来成为本周围国家文化中心。当时新加坡的首席部长马绍尔氏多次前来参观，也是赞不绝口，并且在南大开学时，还寄贺词祝愿南大永远成为东南亚文化的明灯。所以我说：林语堂的所谓“第一流大学”，应该是叫做“第一流高薪大学”，才算名副其实。

我们的确是要办一间大学，一间名副其实的大学。我们当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办一间是大学的大学，绝不办一间不像大学的大学。事实上，我们接下来是做到了。现在南大的校友到处是，分散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欧美、澳洲、非洲等地的大学都有南大的校友在执教。南洋大学的确是广大的南洋华人社会万众一心，以无比的凝聚力办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大学的创办确有其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在创办时，就以南洋大学为例，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中文大学的一些教授就曾告诉我，南洋大学的创建也间接促成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现。

创办初期困阻重重

问：南大创办初期，困难重重，尤其是林语堂那一场风波之后，您如何负起重任，筹备开学？南大开学后，又面对过什么困难和挫折？

答：林语堂与家眷于4月17日登机离开新加坡，经过一个月后，陈六使就把重新洽聘院长教师的任务付托我，他语重深长，要我勉为其难。他说我们南洋华人从事工商有成有败，独兴学育才，一经倡办，没有办不成的。南洋大学既倡办，虽然遭遇这么严重的挫折，绝不可以灰心畏缩，就此罢休，给后人笑话！校长人选我们可以慢慢物色。总之我们尽早设法开学，别让大众的热心冷却！我默念当时的环境，困阻重重，殖民地独立运动触发的学潮，汹涌澎湃，险恶尤日甚一日，真不知如何是好。黄奕欢诸人，又凛然以大义相责，不许我不奋身。

我既接受付托，日以继夜，全力忙着洽聘工作。侥幸天从人愿，半年完成初期目标和使命。1955年12月31日发表第一批洽聘文、理、商三学院院长教授名单，大家认为阵容整齐，每一人都有良好的资历，有些本来在学术界就名气很大。庄丕唐，一位社会上的老前辈，华中、南洋女中的老董事，他特地跑来怡和轩看我，说他从各报看到名单，立即替我松一口气。他整半年来都暗暗为我担心，怕万一这台戏配搭不起来怎么好对大家交代！

“做得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胡适之这两句白话诗，正是我那时的心态。我希望我这过河卒子能成为南洋大学奠基植础的一片小砖、或一小块石、或一把细沙、一撮泥土。耿耿此心，自问决不后人。而教育事业，原是百年大计，你走一段，别人再走一段，像田径赛中的接力跑。

除了开学前的筹划,洽聘教授,购置各院系的设备,图书馆起码必备的书籍,男生宿舍的家具、餐厅、运动场等等的设施。而水供、电供、电话,在当时是急切的问题,都不容稍后解决。真是“百般起头难,要什么没什么!”一切得从头做起。

我拿着棒子一口气跑了四年,如愿看到第一届毕业生步入社会,我才依照我受陈六使付托时的我的许诺期限,正式具函向执委会提出辞职,好把棒子交给别人。那天爷往往特别怜爱愚者,在我任职期间,尽管新加坡本质上由殖民地独立运动引发的学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越闹越凶,只有我们南大的钟声未曾息响过,这不但社会人士有目共睹,连殖民地政府的英总督,于主持南大落成典礼礼时,也不得不坦言承认。足见林语堂诬蔑南大,胡说什么受共产党控制,是如何的荒谬与存心不良。而我对执委会,对教职员会,对学生会再三强调的大学可以研究政治,不可以牵涉政治,诸如政治言论,政治活动等。甚至我们发给的南大教职员聘书,列举条件,明确列这一点。曾有台湾来的某教授,在教职员会议时,公开责问我这一条的含义,认为没有一个大学这样限制教授的。我解释说,这一条当然就是为特别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而订。我并且打一比喻:我们的化学系为了学术研究,何尝不可以研究毒药或者炸药;但我们却不可以随意毒害人或炸死人的。从此同事中再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年新生入学,前一年进来的学生当然是旧生了。我们举行一个晚餐后欢迎新生的大会,主席是旧的学生会主席。我被请发言。我郑重期望我们南大要树立自己的风气,不可沾染所谓“拖尸”的恶习。这恶习有如“旧囚欺新囚”,往往使新同学丧失尊严,甚至可能造成精神上或肉体上的伤害,使家长痛心!我不相信要经过“拖尸”这一关,大学生才能成为伟人。我进一步期望我们南大的同学都把我们的校园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人以家庭中兄弟姐妹相待,互相帮助,互相切磋,互相联络感情。即使所有西方大学都有这种拖尸风气,我们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建立我们东方人的风气。诚能如是,我们将来的成就一定超过他们。我恳切要求我们的全体同学牢牢记住我这一句话,并力行之!南大学风的优美,或者跟这第一次的新生欢迎大会不无关系。

落成典礼盛况空前

到了第三年,即1958年3月30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在南洋教育史上,在中国教育史上,在世界教育史上都算是盛况空前的落成典礼,由新加坡总督顾德氏主持。出席这典礼的各民族领袖,各政党领袖,政府长官、本大学执委及各委员,本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以及各方热心前来观礼的男女士士,数达十万以上。由校门前的裕廊路,到武吉知马路,长达十余英里,全被汽车阻塞,以致瘫痪,万人如海,人潮澎湃,全校园可供立足之地,都站满了人。鼓乐一声,舞狮舞龙,应声起舞,掌声继之,撼耳欲

聒，久久不绝。入夜烟花竞放，此落彼起，目不暇给。车子不能动，来客不能离开，坚持到天亮才徒步回家的，大有其人。我们没有谁敢预料为况之盛竟会达到这个地步。我想理由无他，南大是时势迫切要求造成的。南大是当时新、马、婆所有华人都出过钱或出过力的，南大是新、马、婆所有华人所共有的，南大是新、马、婆所有华人希望之所在，馨香祷祝之所在，每逢周日或假日，早晚游人如织，南大在所有南洋华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圣地！

几乎又被腰斩

到了第四年，即1959年初，南大又几乎被腰斩了，林有福政府向新加坡总督建议由殖民地政府委任一批五人以白里斯葛为首的所谓“南洋大学评议会”，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评议会居然广开言路，接受不负责任的公众匿名信提供意见。这其实不是提供意见，乃是鼓励任何不负责任者，提供人身攻击。根据这种提供，试问能有多少可靠的资料去据以评估？

南大刚开课，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部长便于1956年5月1日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南大无权颁给学位。陈六使在当时答覆周瑞麒部长的信中，词严义正，干脆而中肯的告诉他：“南大今日所关心者，乃其学者如何学？教者如何教？设备能否日有新而月有异？校风能否笃实而优美？进一步关心者，学生他日毕所业入于社会，果能立德、立功、立言，各有所贡献否？出南大之门而犹浑浑噩噩，无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天下万国承认南大学位，亦何免南大之辱？出南大校门果能立德、立功、立言，各能有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南大学位无有承认之者，亦何损南大之荣……”

但是，这么一来，南大的学位还能希望被承认吗？新加坡不承认，马来亚当然也乐得不承认了。政府可曾冷静想过，一大批高等学府出身的高级知识份子，因学位不被承认而失业，而没有出路，是政府的聪明吗？是国家社会之利吗？假如这一大批高等学府出身的知识份子，是低级的，是不够格的，是确如那个所谓“南大评议会”所说的那么不像样的货色，则尚有可说。而事实证明南大毕业生进入欧美各名大学深造，凡有资历去得成的，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并不输给其他大学，而且出任欧、美、日、澳各名大学教授、讲师或者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的、著书立说，项背相望，有的已经成为尖端科学研究的佼佼者。中国的大学也极力罗致。至于从事工商事业而蔚为巨擘的，更是其他大学所不能企及。他如从政的国会议员、次长、部长，不一而足；高级公务人员之多，更不易指屈。直到这种情形出现，政府对南大学位才不得不逐渐加以追认。

内容提要

第二期

从争取学位受承认 到改制

(1959—1974)

内 容 提 要

1956年5月20日,新加坡劳工阵线政府教育部长周瑞祺宣布,南大未向政府申请颁发学位的法定权力前,南大学位不受承认。这一公布无疑对初创立的南大,给予很大的打击和贬抑。

1959年7月白里斯葛的《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出笼,对南大行政、组织、课程、教职员、学生生活和考试等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该报告书评论偏激,并建议不承认南大学位。1959年6月行动党政府上台,委派魏雅聆等组成检讨委员会,审定南大改组程序和范围。1960年2月,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发表,新加坡政府原则上接受这份报告书。该报告书建议在财政上资助南大,以当时的马大为蓝本改革南大,且建议偏重英文的使用。由于南大师生和华社的激烈反对,教育部长杨玉麟发表“南大教学媒介保持原状”的保证。1965年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公布。建议改组南大,建立新学制,增设新课程,要求南大招收各源流学校出身的学生。这份报告书是以马来西亚联邦教育政策为基础撰成的。人们担心这份报告书内容的推行,使南大会变成一间英文大学。南大十个学生团体,向南大当局提呈长篇备忘录,针对王赓武报告书的内容提出反驳和建议。这时期,南大校园内很不安定,发生游行、请愿、罢课事件,政府干预,开除并逮捕学生。1964年开始,南大进行改组工作,到1968年近于完成,政府已控制了南大,1968年5月,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宣布正式承认南大学位。

1970年,为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设立四个研究院,颁发硕士、博士学位。在这段期间,有许多校友在国外获得高级学位之后返回母校服务。

在黄丽松博士和薛寿生博士先后治理校政下,南大获得了进步。

1959 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

白里斯葛等

致新嘉坡总督阁下

总督阁下台鉴：

我们于1959年1月由新嘉坡殖民地政府委任，规定调查范围如下：

“调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以及为保证满意学术水准工作而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并提出建议。”

现在，我们仅将草拟的报告书呈上，里面包括我们一致的意见、判定与建议。

评议会委员于2月12日及17日分别抵达新嘉坡。首次会议于2月17日举行而末次会议则于3月12日举行。虽则我们面对许多困难，但我们仍能在诚挚调查气氛中，以欣然互相了解我们各人的观点的特质，共同工作。由于很多个人与团体代表以及具有公民感的出席调查会议，自由提供他们所知的情报和意见，使我们的工作便当甚多。

我们对政府与南洋大学供给我们很舒服的住所并拨出师资学院和南大优良地点作为办事处之用，仅致衷心谢忱。我们同时要对评议会秘书关世强先生的应付事件才力以及其他办事人员的宝贵服务，志入记录，用以表示我们的特别谢意，因为倘若没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将无可能提出此项报告书。

白里斯葛（主席）

洪卫廉

谢玉铭

钱思亮

胡思威

1959年3月12日

（本报告书共备有27分，其中26分呈交新嘉坡总督阁下，一分存于评议会主席手中。）

1.1 于提呈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愿就面对工作的复杂与困难的情形以及工作下的环境,提出一般的意见。

1.2 评议会是由代表多种文化——美国、英国、中国及荷兰——的大学传统的各委员所组成。因此,虽则我们共同具有一大学概念的一般了解,以及共享以高度学术水准的重要作为大学主要特征的共同信念,但各委员仍然不免有个别不同的观点,原因是他们乃是自身经历的大学的产品。在实际办理上说,虽则美、英、中及欧洲大学都是旨在向着同一目标进行,那就是说训练社会上具有天才的青年,但各大学的组织、行政、方法和课程编制的基本方式,都大不相同。鉴于这项原因,各评议会委员实行互相了解每一成员的传统观点,本身就是一项有趣味的工作;再把这种互相了解的结果应用于审查及分析在南大获得的现有情形,诚然是一项错综复杂的课题。

1.3 我们想要保证评议会作详尽完整的建议,势必需要比较四星期更长的时间。但是事实上证明不可能把调查时间延长,因为各委员多在他处事先有预约,无法避免。假使我们有可能把收集的情报,连同接见他人时获得的必要资料,完成初步的讨论,然后回返我们各自的国家,加以整理及融会贯通,再行于日后重临新嘉坡作最后的讨论和准备报告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是由于急切需要早日提出报告书,这种意思便无法实现。

1.4 曾经有人随时向我们建议,认为我们对现有课程应作详细调查,万一发觉有重大缺点而需要在首届学生毕业前改正者,可提出改正课程的意见,以便首届修毕四年的毕业生在最后一学年遵行。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在理论上感觉这项步骤如何需要,在实际上乃是一件不切实际与不可能执行者。再者,于考虑大学的训练与学术水准时,我们不得不强调提出,对于实际教授课程的详细情形或受溶化以便在考试时反吐出来的知识范围,并不比充分帮助与鼓励学生使其获得对原理、方法及研究学问的技巧方面更深切了解为重要,换句话说,大学教育的特徵乃在训练思想以便从各种源泉中寻求事实,然后应用该项说明的事实,以建立新观念与新原则。光是获得既知的事实与理论,在大学程度上是不够用的。大学训练应使学生不光是获得书本上的知识,还要使他们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新事物。大学教育本质上最重要的,乃是一种对方法的训练而非对事实的训练。这里所以认为有旁敲侧击的必要,无非是要坚定指出,对于任何认为发现课程的缺点后,可于最后一年中设法予以补充的意向,不但不切实际,且终归对学生本身或南大没有真正好处。质言之,学术水准的高低,通常从大学教授的态度以及他们担当的研究工作多少,比较从详细考虑对学生教授的课程,更能测验出来。因此,很多我们的观察将是有关南大的一般

情形,但是我们所拟提出的该项观察,依照我们的意见,将是对南大的学术水准和地位基本有关的问题。全体评议会委员所关心强调指出的,就是大学教育主要的及根本的任务,和其他普通教育机关完全不同。

1.5 由于评议会工作的时间短促,显然无法拨出长时间来接见各方面提供意见的人士。但是一个论点或观察并不因继续重述而便成为更准确或更重要。无论如何,我们曾经尝试深深地探讨问题的中心而大大张开调查的网。我们深信我们不曾遗漏任何重要的客观情况以及一般表示的意见。

1.6 虽则我们刊登广告邀请公众人士提供意见书时并未提示有秘密性质,显然地我们感到倘欲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及证据,我们必须对所有提出的意见书和提供事项,加以机密保证的必要。故在较后的新闻报导上曾经补充宣布,所有提供的意见,均将被严守秘密。由于这项决定,我们在草拟报告书时,将不把情报来源予以透露;所有机密材料将于评议会解散之前另以毁灭,而通常于附录中备载所有会见人士的姓名一节,亦付诸阙如。这将是一部不平常性质的报告书。倘若不作此决定,相信无法搜集证据以作我们判断的根本。为此,本报告书及其建议,只可由我们的信誉来担保,根据我们所考虑的事实,用无畏及不偏的精神来草拟,且在此复杂的情形的新嘉坡,我们之所以能用客观态度判断事理,是因为它对我们无所损益的缘故。

1.7 不幸,最后委派的数位评议会委员受到若干延迟。虽则评议会主席于正式委任发表时(1月5日)即曾向南大要求搜集及整理所有有关的资料,但直到我们到达新嘉坡若干时候以后才见到提出,且当时提出的资料并不若我们所期望的完备(例如教授颁受学位日期,在正式名单内并未见载)。此种措施,在我们的脑海里,诚然感觉多少诧异。我们知道委派评议会的意思是于1957年秋间提出,我们假定南大当局将会于评议会委员抵达新嘉坡时将全部最后及完整的提供书提交评议会,乃是极自然的事。假若有关情报能自动搜罗而提交评议会,那么评议会的工作便会便利得多。以大多数大学当局的经验来说,由大学小心准备和提出全部提供书,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大多数评议会委员在通常情势下皆坚持于评议会正式会议前六星期,必须接到该提供意见书。

1.8 另一特点使评议会工作发生困难的,便是委员们无法亲身看到南大全体师生上课的情形。各班级非至三月的第二星期不克复课。而其时我们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在集中草拟和修正报告书了。所以,我们无可能观察学生实在担当的实际工作以及教授所应用的正式及非正式的教学方法。但是从我们所能接触的学生看来,他们曾经明白表示他们的意向以及他们准备投身新嘉坡社会担任适当角色的愿望。这一点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印象。虽则去年8月曾经指出,评议会有非常必要在南大

全体师生上课时举行会议,再由于其他不受我们管制的因素,致使我们无法遵行。

1.9 当评议会抵达新嘉坡时,发现一宗在新嘉坡法律设立有关入学的法令经已渡过二读及遴选委员会考虑的阶段。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多少诧异。管理南大的方法是基本的有关它的生命及健康,而该宗法令,依我们的见解,应该是在考虑我们的报告书之后而言,更为适当。我们同时亦感觉诧异的,就是得悉正当评议会举行会议时,南大当局决定为该年度招收新生约五百名及先修班新生约二百名。

1.10 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面对评议会的工作因此更为复杂,可是更加困难的却是我们工作的实在定义。我们的调查范围原规定是在调查大学的学术水准及其地位,但在所有提供的意见及所有我们正式或非正式会见的想法,多含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要我们对承认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为大学及它打算授予毕业生的学位,加以评述。照这样便发生一个“何谓承认?”的问题及更进一步的“由谁或何种权力给予承认?”的问题。究竟是承认南大抑是承认它授予毕业生的学位?要解决这问题的意义之复杂性,可能从研究其他大学怎样被‘承认’及其承认的范围怎样,加以澄清。

1.11 按照英国的传统,一所新大学的设立,必须经过国会法案或皇家特许状准许,才能成为一所公众学校,由于该新大学被规定须接受办理完善的大学的指导(此处指继续采用外间考试制度),它的学术水准和身份,自始即受到保障。又由于该新大学法律上自始即被承认为一大学地位,及继续受到资格较深的大学所监督,而后者往往保证前者将会维持一般认可的水准,年青大学的学位亦从开始就自动地被接受和其他英国或自治邦各大学相等,毋须再度有特别承认之举。

1.12 在另一方面,在美国设立一所大学,比较说来,是自由得多,虽则在新大学开始办理之前可能需要获得一项州特许状。可是在美国并无一种正式机构来承认学校,或为其系论来维持水准。为了使持有大学学位的人士能合格地担任某种职位,他们必须通过再度考试—州考试或联邦考试—尤其是法律、医学、工程、会计及政府服务等专科为然。由各种私人的专门组织加以严格监督,鼓励了大学达成适当水准,而它们对特定学校水准的批准或否定,便作为指望着前途的学生的指南。

1.13 此刻一种混乱的局面乃是南洋大学一方面在设立形式和教学组织上多仿照美国大学形式或仿照中国大学形式之具有美国典型者,一方面新法令赋予约模相等于马来亚大学的法律地位。

第2章 组织、行政及管制

2.1 目前南洋大学所提出的组织大概是附入本报告书附录甲,而大学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则附入附录乙;凡有关组织方面者,亦应参照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章程。

我们无意对现有的南大组织作详细的描述,但提出数项评语乃认为值得的。大学正式文告尝称“南洋大学的设立乃是模仿中国最佳大学而设计”,但是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显示一间好的中国大学是依照有限公司方式组织的。南大的一般组织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学无此类似。基金的收集和投资很明显的是由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处理。大学教授在此等委员会中并无地位。其他有关大学的事务是集于行政委员会手中。此刻南大并无校长,虽然我们知悉学校方面曾一再试图聘请一位。南大亦未委任一位代理校长;结果,虽然行政委员会据称是实际掌校长职权,但由于未设立此一职位,使整个组织完全与美国或中国大学不同。尤有进者,财政收支并不属于行政委员会而是由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处理,其账目保管且不在大学而在中华总商会。同样地,据我们所知,建筑事项亦照样地完全不属于行政委员会处理。

2.2 我们认为把财政及建筑事项的管制权从普通的行政委员会手中移开,和既缺乏美国意味的校长又无马来亚大学意味的副校长,乃是导致南大今日极大混乱以及在处理大学事务方面缺少统一性的最大原因。

2.3 目前的行政委员会是由文学院院长张天泽(兼主席),教务长陈宗南博士,理学院院长锺盛标博士,商学院院长徐佩琨先生,秘书长潘国渠先生及四位南大执委杨缙文、黄奕欢、林国仁诸先生及庄竹林博士组成,叶可仁先生则担任秘书。

2.4 所有大学内部事项均由行政委员会处理,但其主席并非南大执行委员会成员;结果,从行政委员会把意见传达到执行委员会必须假手于秘书长。目前南大的秘书长无疑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但由于他不曾受过高深的学术训练,于是遭受到大大不利。我们同时应该指出的,虽则大学里其他委员会是对行政委员会一种补助组织,但一切实际主意皆由后者决定。更奇怪的,秘书长亦系纯粹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例如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之类。

2.5 在秘书长部门之下包括购置科学仪器,图书,校具等任务,而一切在校内的财政事项并不由中华总商会处理。我们相信秘书长是南大的全日受薪职员,但我们不曾在大学薪津表内确定其薪金等级。

2.6 关于南大的各类委员会,除对于它们事实上有无经常举行会议一点不能获得协议外,我们不欲再作评语,虽则我们所获得的一般印象是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并不显著,且彼此间对各自的任务并无清晰地了解,同时在校内亦无统一指挥系统。一项纸上的委员会是无价值的。果欲使其推动工作,委员会必须把责任负起来且必须按时举行会议,同时还要被赋予一定的权力。举例来说,附录乙里面载明现有的各部门委员会,但从向我们提出的不少证据中,使我们相信有些此种委员会根本就不存在,且该种重要项目若编制授课纲目及课程,统一考卷的给分办法,避免各

项选修科目的重复以免废时间等等,均显然不曾在各院系讨论,或在规定的委员会制度中任何委员会讨论之。

2.7 当我们得悉此种制度目的在于“反对独裁和获取各人的意见”,以及使“行政委员会负起其(校长)实际任务”时,我们的心中非常明白其结果经已变成双重管制,以致陷于极度地无秩序。我们认为在这时候是很不幸的事,因为平衡的权力操于秘书长之手,而他的缺乏学术方面训练乃是阻碍南洋大学趋向健全发展的因素之一。此种半双重管制办法导致了行政方面完全缺乏明朗化,是南洋大学一般最不健全的情形。

2.8 试列举几项例子也许可以帮助使我们的意见更臻明了。南洋大学似乎没有一项等于通常了解下所谓批准预算的东西。虽则据称逐年曾经制定一预算案,但我们无法不作如是感想,那就是说:假使鼓励曾遵循此项通常程序办理,我们理不应待请求而获得一份预算的副本。且未照目前情形而论,虽然各班级上课不久,本年度的预算案仍未曾准备好。论及新旧科学室的设备,就我们所见,诚然有若干实际的缺点;但是我们竟无法确定造成此项缺点的责任应由谁人负责。我们相当明了当设计旧部分时显然不曾请教专家的指示,可是于扩充新馆时究曾与现任教授作何种程度的磋商,实不易阐明。我们也无法发现有关招收新生数目与教授人数及教学设备相关的任何既定政策。此是重要的行政与政策问题,因为鉴于目前的教授分配情形,最近决定于1959年度招收约七百名新生,依我们的见解,乃是不智之举。关于会计组织,虽则较早时期把它设于大学之外不无好处,但我们认为倘使要大学在处理校政方面无所畏惧或无所偏差,欲要避免设立一大学会计处由校长属下的财政委员会处理,乃不切实际的。这是有关购置图书与仪器直接可能作最有效及最快捷供应的代理商采办的唯一保证途径。偿付账单亦应作速办理。人们审查许多账单中的唯一事件,使我们相信在此方面可作不少的改进。我们愿再度建议,在任何大学的最高行政当局,不论是“校长”或“副校长”,必须要负起大学正确事务执行的责任,同时必须采取步骤以保证大宗购办时乃依照招标办法或其他竞购制度行之。当然,需要购买的物品清单务必小心准备好并设法全部购置之。

2.9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表示不满意现有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内中包括主席与秘书长,有一种有效率的行政方法,尤其是因为这个机构把过份大的权柄放在一位对于大学事务并不十分通晓的非学术人员身上。虽然有人可能会辩称说这事乃与学术水准问题分开,故并非严格属于调查范围内事项,我们必须明朗地申明,据我们的意见,南洋大学的无数毛病可说是直接出于行政管理方法的不善,导致业已造成的误会,组织压力集团,酝酿妒嫉,及渐渐发展及于几乎全体教职员间的争权斗争。再者,我们认为此项情形的演进结果,经已妨碍到招聘及留任第一流教授的希望,至少

一部分影响到目前教职员的服务精神。我们非常失望地发现教职员不但未能提高士气及贯注全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期排除万难为建立大学适当水准与崇高原理而努力,他们反而垂头丧气,抱着失望的态度,认为对赞助人必须不顾一切去讨好,而那些批评者将会自讨苦吃。这个可能对实在情形有多少夸大。我们不信情形果如是,亦不信这是具有远大眼光与热心而创办南洋大学者的本意,愿见此种情形的存在。我们相信此乃偶然发生的事件,事实亦如此,因为南大是跟着这方针而设立,倘若任何负责南大的人具有办理大学经验的话,是绝不会采取这种方针的。

2.10 不少向我们提出意见书的人认为大学应有评议会的设立,而新的法令中虽已有此项规定,诚使我们喜悦。这项设立评议会的提议只或说是现有的教务会议(附录乙)不曾好好的执行其任务。它应该按期举行检讨而非“临时”开会。文告中所说的“会议是随时召开以讨论及决定有关研究……的组织”一点,乃非常使人误解者。据我们所知,南大就从未进行此项有组织的研究。

2.11 我们对于有意设立一正当学术代表机构,且具有全部责任以作有关学术上之决定一层,衷心表示赞同。诚然南大执行委员会之规定广大办学方针,一若英国制度,具有最后责任来批准若干学术评议会所提出有关学术事件的决定,乃正当者,但若大学的学术评议会未曾赋予有关学术决策的权力或甚至容许执行委员会对评议会专家所指示的决策作相反的决定,那就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学。我们认为依此方法办理的大学,其评议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合夥关系;互相合作、互相敬重、友爱与了解。一个大学没有外行的委员们,甚至没有毕业班学生,仍然可以存在及仍然可以保持其美誉;但倘若一间大学没有具有广泛自由来决定学术政策的有组织和负责的教职员集团,那它就无法生存了。

2.12 我们认为那些职员诸如秘书(或注册主任)和财政员(或会计员),应该是大学的全日受薪职员以协助校长,由校长推荐再由执行委员会加以委定;他们当然应该持有那种专门资格以便适合处理大学的行政。校长应该是评议会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唯一沟通媒介;执行委员会对于学术事项非俟其充分在评议会讨论并提出了建议以作执行委员会指南,后者不应采取行动。

第3章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

3.1 从前一章看来,评议会对大学管理的见解显然是认为继续目前的管理方法将会严重地损害到南洋大学的成长。新的南洋大学法令固然可说是对原草案进步了许多,例如把原来遗漏了将评议会委员会加入为执行委员会一节改正,但目前的法令仍在若干方面有缺点。

3.2 倘若评议会能够集中精神来准备一分完全修正的法令,可能是很需要的。

当然,这是实际上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要应付许多其他工作。我们此刻只能把我们对现有法令的一般印象提出,同时把需要并入日后新法令的若干特别建议提出,倘若要使南大能依照办理一间大学的规矩办理的话,但迟早,宁愿早些,这部新法令必须由懂得新嘉坡法律程序和充分明白大学施政的人士组织委员会去加以小心修正。

3.3 我们的印象是:不但法律辞句后面含有的意旨混淆不清,且与大学组织著称的水准或形式不相称。这些混淆的例子列举如下:

- (1) 第六节:这里显然把大学的宗旨和其法律上权力混为一谈。
- (2) 第六节(1)(n):这里似乎很奇怪的要给予大学权力去供给“职员”的住所而无权力去规定他们的福利及纪律。这一条可能解释为使大学可能于大学范围内供给行政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秘书及财政,不问是否义务职,甚至于查数员的住所,而同时不能管制他们的福利及纪律。
- (3) 第六节(1)(p):我们以为实在的大学建筑与土地之用以执行重要任务者,不应拿来作抵押或售卖。
- (4) 我们认为第六节(2)的字句是很奇怪的,我们猜想可能这是新嘉坡法律程序所必要的。但于作初次阅读时,会使好的律师解作为南大保有宗旨与权力在任何地方组织任何东西之可能与南大任务极不相符者,或更进一步把南大现有在新嘉坡的建筑卖去而在世界上另一地方另建一所大学。
- (5) 大学评议会成员亦是南大成员。这样一来,在第七节第二段的“雇员”字句好象是要重新斟酌。一个大学的职员在法律上并不通常解释为“雇员”,而大学的雇员通常并不是大学的成员(这个毕竟是一个字句规定对于同一节中首段所规定的例外。)第二节中的定义表并不包括“雇员”亦不包括“职员”。因此,这第二段的意思便缺乏明了。我们亦感觉“南大职员服务的酬金”一句是不平常的句子,尤其是第六节给予了全权“去签订合约与委任那些需要的职员。”我们倒以为付给南大会员借款予大学的利息应限于现行的银行利率。
- (6) 第廿一节:行政委员会的制定,修改或撤消在其权力范围内的有关任何事项的办事细则。行政委员会亦得在第廿九节中制订条例。我们不明白这个名词有何分别,亦不晓得那一个在法律上占优先;在这里加以说明,是有需要的。无论是细则或条例均应解作为不得与法令或依法令而制定的条款有所抵触。
- (7) 我们注意到第二附表所载的条例只可由南大会员大会获得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始得废除。这种规定实是不需要。若干这些条例是和一间大学中的通常实施办法不相调和的。我们不喜欢运用投票方法来处理事务,虽则在商业组织上可能是适合的。假若南大会员患有精神不健全的话(参阅第14条)我们同意他不应行使表决权,但他的“委员会、管理人及法定保护人”亦均不应享受此权利。毕竟南大会员大会是一个制定及修改条例的重要机构,故在法令之下乃是最高的合法当局。我们对于委派代表行使表决权亦不表赞同。于草拟第廿二条(二)时,校长理应被包括在有权召集大会人士之中,因为他的执行此项权力经载明在第十三节。

3.4 我们已说了足够的话,表示评议会各委员对于应早日制定一宗适合的,可行的及适当修正的法令是很关心的。显然地我们不能修正所有前后矛盾的条文,而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特别各点,于全部修正法令时实有小心考虑的必要。

3.5 我们认为在作该项修正时,下列最低限度的修正应于实施:

- (1) 在第八节(5): 于“委员会”后嵌进“的一致表决”。
- (2) 在第十二节(1): 把“将为南大的首长及”一句删去。
- (3) 在第十二节(5): 我们认为这一条文应该被删去。
- (4) 在第十二节(13): 在第一行“委员会”之后,嵌入“与评议会委员磋商后”。
- (5) 第十三节(1): 于“法令”之后,删去其余的一段而补入“其下制定的法规及条例或由行政委员会决议及应有权力召集任何负责当局。”
- (6) 在第十四节: 在每一副句“行政委员会”之后,“插入于与校长磋商之后”字句。
- (7) 在第十五节: 删除“及他可能是一名义务或受薪职员”一句。(从我们已经说过的将会明白我们的意思是: 这个位置应该是由一个受薪的人担任,而这个职员亦应由行政委员会与校长磋商后委任之)
- (8) 在第十九节(1)(b): 我们的意见是应该考虑委员数目从二十名减至十名。
- (9) 在第十九节(1)(c): “二”应改为“三”及应行规定新的(e)条款使所有上述委员有权从南大以外之被认为对教育有专长的人士中,委选不超过四名委员。
- (10) 在第二十一节第二段: 于“法令”两字之后加入“或依本法令而制定的任何条文或条例”。另再加上一条: “并以行政委员会不作有关任何属于学术评议会事务的决议为条件,除非事先给予评议会一个机会去作记录及传达其意见。”

- (11) 在第廿二节：删去“授权……委员会”字句，而代以“委任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字样。
- (12) 在第廿四节：在“教职员”与“及”之间加入“教授”。于“证书”之后加入“评议会应有权对于任何事件之足以影响南大事务者提出意见”。
- (13) 在第廿九节：在首句“法令”之后加上“或于本法令下制定的条例”。
- (14) 在第廿九节(c)：修正为“为委任行政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 (15) 第二附表第廿六至卅及卅二条应删去。(我们根本就反对第卅二条，因为学术评议会应该是一个能够决定本身事务的秩序，开会时间等等的机构。第卅二条(3)所载“主任”二字，想来是一个未发觉的文牍上错误。)
- (16) 其他各条之受上述修正而影响者，应作适当之修改。

第4章 教职员

4.1 南洋大学目前分设三学院，每院复分设若干系。各系教师分为四级，既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目前各院系教职员之情形如下：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总数
文学院					
院长	1	—	—	—	1
1. 现代语文系	4	3	5	2	14
2. 中国文学系	4	3	4	1	12
3. 教育系	2	1	1	—	4
4. 史地系	1	2	—	—	3
5. 政治经济系	6	1	1	—	8
	18	10	11	3	42
商学院					
院长	1	—	—	—	1
1. 共商管理系	2	—	—	1	3
2. 银行学系	1	—	—	1	2
3. 会计系	3	—	1	4	8
部份时间讲师	—	—	(4)	—	(4)
	7	—	1(5)	6	14(18)
理学院					
院长	1	—	—	—	1
1. 数学系	4	2	1	2	9
2. 物理系	2(?)	4	1	2	7(9)
3. 化学系	3	2	1	2	8
4. 生物系	5	—	1	3	9
	13(15?)	8	4	9	34(36)
全校共	38(40)	18	16(20)	18	90(96)

(2) 理学院

1. 数学系	一名:	一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2. 物理系	四名:	三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一名 助教
3. 化学系	二名:	一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一名 助教
4. 生物系	一名:	一名 助教
理学院新教务人员总数	八名:	五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三名 助教

(3) 商学院

1. 会计系	三名:	一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二名 助教
2. 银行系	五名:	三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二名 助教
3. 工商管理系	二名:	一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一名 助教
4. 国际贸易系	一名:	一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商学院新教务人员总数	十一名:	六名 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 五名 助教

4.5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很短促的时间内, 不少于三十五位教授, 副教授或讲师及十三位助教, 总共四十三位, 必须找到。据南大一位发言人向记者说(见1958年2月17日新嘉坡《英文虎报》), 这些增添的教授人员乃是非常需要的, 另外据报章报导(3月4日海峡时报)说, 五十名教授人员经已聘定。在常年报告中有关上述事项, 行政委员会主席述及在1957年至1958年度中, 总共增加了人员四十一巴仙。倘若当局能成功地聘得上述的四十八位, 那就是说教授人员增加了五十巴仙以上。不管当局用甚么方法去加聘这些教授, 我们对于在短短时间使他们加入教学服务的可能性, 实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怀疑。尤有进者, 这种重大的永久变动将无法适应供给良好教育于不断膨胀的大批学生。

4.6 南大的教授通常是于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 据说他们是“在新嘉坡、联合邦、香港、台湾及菲律宾的各大中英文报纸”登出。另一方面, 对于适当的人选, 他们亦间或用个人接触方法去聘请。一般来说, 这种征聘制度虽说尚感满意, 但向本评

议会投诉的人尝称：应用此种方法并不是时常正当。我们注意到在南洋大学中并无马来亚大学的毕业生充任全部时间的教职员。

4.7 据本评议会所能探查得出的，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在1958年内始行设立，而其条例则在是年10月间始行草定。这个委员会包括了九人至十一人之间的委员组成（可能包括更多人数），是即三学院的院长，教务长与秘书长（均为职务上当然委员），及由全体教师（只限于正教授）依照行政委员会所规定的各院比例人数，用秘密投票选出的代表。前时的一个委员会（或仍然存在）之具有同一任务者，似乎包括了行政委员会主席为其成员。

4.8 依照1958年9月10日的决议，教授的资格规定很高且候聘人必须填报详细的履历与摘要（见附录丙）。理想上，听来是很好。但是目前的环境亦必须考虑到，尤其是因为政局的关系，招聘的地域几乎只限于东南亚方面。再者，于聘请教授时必须完全符合那些严格的条件，是否真正的适当，还是有疑问的。

4.9 几件提交评议会的意见书，曾对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否适当，表示严重的怀疑。在一方面，当局聘请教授时并不时常和这个机构磋商，或虽被咨询而不当是一回事，因此应允聘请了一些不够资格的教授；在另一方面，这处委员会对于责任教授的资格似乎从不加以审查。我们一再听说，若对后者实行审查，可能引致不愉快的发现，同时他们亦建议了其他方法以期改正一般认为最不健全的情事。

4.10 对评议会来说，那是很明显的南大关于聘任新教授是没有一定的政策。在多数情形下，增聘教授的决定性似乎不是出于南大的组织上需要，而是出于立即需要更多的教授人员以应付急速增加的学生人数。在另一方面，便当聘到可能来的新教授好象是针对要招收最高数额新生的一种指示。虽则大家承认南大仍然是一所新近设立的大学，而评议会则认为招收大批学生的渴望及，依此，用“批发”式来聘请教授，并不是脚踏实地设立一间学府的办法。我们充分了解在此地区内对于需求知识及高等教育，有很大的需要，同时也明白南洋大学的愿望去满足这些需要，但是我们怀疑这种显然缺乏深谋远虑和计划，是否会妨碍到全部大计。

4.11 教授与南洋大学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合约上面，内中包含十一条件。所有教授的合约期限均是一年；期满后可能续约或停约。除了条件（第十条）上规定万一受聘人员不获移民厅允准入口因而解约外，合约内并无规定任何当事人之一造得送递通知书停止合约效力。这两项事实，那就是短短的一年聘约及在合约满期前无任何义务在规定时候提出通知书，曾大大构成教授间的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心情。这种情形评议会当然会观察到的，尤其是学校当局向教授发出短促的解聘通知书是被认为最能引起沮丧与消沉的作用。有人且向评议会指出，学校当局于早过年终之前的任何时候（其实是在十二月中旬与该月终之间）发出通知书，将严重损害教授热诚工作的本意。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72 —

4.12 我们相信急急在短促时间延聘大批教授与他们的平均较低落水准之间，是多少存有一项密切的关联，因而逼使对新教授实行短短的试用期及采用一种快速辞退的方法。那著名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当然是另一因素。目前的制度是必然会发生一个因循的关系：大学因害怕充斥了劣质的教授、于是坚持互签一年期合约，但由于服务合约期限的短暂以及对教授毫无保障，教授不安的心情是油然而生，以致不论在讲授或研究时完全提不起对工作的兴趣。

4.13 关于任聘期限及对行将满期合约以出通知书的义务两项，评议会曾经收到不少的建议。其中大多数建议一年或二年的试用时期，再继续以另一时期由三年至五年的临时聘用，最后才发永久聘书。至于辞职通知书，则应于合约满前三个月发出——这种义务当然是适用于双方合约当事人的。

4.14 南大提出的许多文件之中，我们发现薪金率一项：

院长	月薪一千元
教授	月薪七百元
副教授	月薪六百元
讲师	月薪五百元
助教	月薪四百元

老师于“第二年”被聘用时，将获得十巴仙之加薪，而于“第四年开始时”将再获得五巴仙加薪。院长及系主任将获得额外津贴每月一百元，其他若干职员亦有额外酬金。最后，老师于合约规定的每周十二小时授课时间外作额外讲授的，将按照每月每周一小时五十元予以补贴。由于评议会不曾收到南洋大学缴送的账目，我们不便说所有发上所引的数字是否完全与事实相符；但是七百元显然是付给正教授的起码薪金。

4.15 如今一般的责难是说南洋大学所付的薪金实在过低，南大创办人之一及现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杨缙文先生，据1957年华文报纸的报导，甚至曾说过甚多教授离校是因为薪金不够。我们应该指出，四年前（1955年4月）“全部津贴计划”的华校教员可能到达如下最高薪额：

- (1) 高中三年或高中师范三毕业之“未受训”的教员：达到四百九十元—总额六百三十七元。
- (2) 第三处师范毕业（华文组师资训练班）的“师范训练”教员：达到六百九十元—总额八百四十元；已婚者九百三十一元五角。

其他在同一情形的亦很容易看出来。在大多数向评议会提出的建议书里，均建议南大应从新调整其教授薪金以符合当地情形；有几个甚至认为有需要把南大的待遇提高到与马来亚大学相等的薪率。

4.16 无论采取那一项解决办法,我们相信爱好研究的教授的可能性不应因他们无力购买必要书本而切断。究竟一个大学教授的为首职责是光是教书还是同时要做研究工作以求获得更高深知识,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大学教师倘不能—由于任何情形—藉阅读与研究来增进他自己的知识的话,他决不能教导他的学生比课本外更多的学问。换句话说,如果要使教师能教的话,必须要使他有上进研究的精神。

4.17 我们认为聘约上需要各级教授人员每星期定要负担十二小时的“授课负荷”(合约第三条)实在过重,所以我们在前段最后的陈述便成为这意见的一个很需要的序论。我们完全明确在大学课程当中有那些所谓例行功课及一般测验而无需很多时间去作准备的,但那些课程不过是整个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对此点经过熟虑的意见,几乎受所有向我们提供意见的人士的支持。一般表示的愿望是教授讲授的时数不应超过每周九小时。由于聘约上规定老师有在校内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义务(合约第四条),这个钟数似乎是绝对不能更多了。

4.18 我们明白规定聘约第六条的动机。其中载明南洋大学是一个纯粹学术机关而不渲染任何政治色彩或参入任何党见,因此凡有与此精神抵触,不论是用言语或行动表现,可能招致立刻无条件被开除。为了使南大健康精神的生长,我们以为执行此条款时似乎应该特别小心,因为若严厉执行这条款,可能带来与原期望相反的结果,我们感觉在大学权力之内尚有比较单纯与简单的拒绝更积极的方法。教授人员于校外参加政治,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当然,如果有妨碍到大学的福利,那又当别论了。

4.19 我们注意到南洋大学进行大规模的建屋以供给教职人员往居,直至目前都是免费的。聘约内注明(第八条)教员对于分配往屋及家私不能有选择之权。这个,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我们一再听到有人投诉说大的家庭往往被分配到比较小的房子去居住。除了狭促的住屋情形可能是使人愤懑的不断因素—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不会有助于良好的教学—外,我们认为更严重的便是大多数的住屋均无书房的设备。这又是对大学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缺乏小心计划的一个例子,而使其在其他数种缺点方面特别显著。缺乏私室来工作与思维,在文学院与商学院的教授是感到最切的。因为理学院的教授们至少可以躲到实验室去工作。目前南大并无任何私人个别工作室的设备,不但在上述的住家没有,各院的建筑内没有,甚至在有人满之患的图书馆亦付诸阙如。

4.20 聘书第九条规定,南大负担教授,他的妻子及两名子女(半票)的头等船费。副教授与讲师及其妻子和二名子女则负担二等船费,至于助教则只有其本人的二等船费。虽则南大提交评议会的油印文件之一提到于合约届满时会免费把教授

人员送回原籍，但提交评议会审查的一分空白中文聘约内并不见包含此项重要的条件。从摆在评议会面前的陈述书，好象回程船费通常是由南大交付的，但是仍然有几椿事件南大不曾照此履行。这样做法必须认为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处置。

4.21 由于事实上大多数的教授人员是来自海外，南大的聘书不曾规定于继续任职一定时期后有关海外例假的条款，这必须认为是南大当局的遗漏。许多提出的意见书均提到这点，且建议教授于服务四年或五年或甚至七年后，应给予例假并付给旅行费用。我们要指出的，大多数雇聘大批海外人员的团体，通常皆在雇佣条件中规定于服务一定时期后得享受全薪例假。

4.22 就此而论，我们必须一提的就是在许多的提供意见中都认为有采用一种给大学教授停止讲学例假制度的必要；依照此种办法，回国渡假可以及应该作为进修而利及南大。

4.23 由于任期的短暂，聘书内不曾提到任职最高年龄限度，退休及养老金各点，当然是不足怪的。但为了将来及现任若干教授人员的年龄，对此方面的规定是很需要的。有许多建议曾提议退任年龄规定为六十岁—指出马来亚大学是规定五十五岁—或依照政府公务员的一般退休年龄，接受这些提议当然将暗示若干教授人员之到达此年龄者应准许其退休。至于有关一般的退休，有人对评议会提议只有教授人员完成服务十年者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目前似乎没有条款规定设立一般养老金，公积金或福利金，我们的意见是在不久之将来，应该采取步骤来补救这情形。

4.24 前面几页曾经多次提到研究的需要，我们愿意重申我们的意见：一间大学的声望是由该校教授的学术成就所建立的。我们希望南大当局会改良该校教授目前不安定的状况务使他们能够在安静的环境中研究，同时，并供应必要的设备给他们进行研究工作。

4.25 在这里提出警戒相信不会是不适当。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有人建议应该鼓励学生做“创造性工作”及研究工作，但是，大学学生的主要工作是学习—在教授指导之下睿智地，批判地学习，求取坚强的知识基础及透视事物的能力。这种坚强的知识及透视能力最终将能协助他把在学习过程中得来的能力应用到他个别进行的研究工作上，这里所说的最终是指在他毕业以后，当然，在适当范围内，学生本身亦会进行研究工作，例如准备期考工作及在实验室中第一次进行个人的实验工作。目前南大学生实不应该鼓励做更加广泛的研究工作。第一，这一种工作不属，同时不应属于在学学生的工作范围；第二，南大目前还不适合开办研究院，如果南大当局清楚看到目前存在多个院系中的严重弱点，他们将不会坚持设立研究院使本来已够复杂的情况变成更加复杂。唯有等到目前这种快速但通常并不健康的进展状况转为比较正常及具体的发展时，才可以考虑设立研究院的计划。

4.26 差不多来自南大内外的全部意见都强调一项迫切需要,即让南大教授参与纯属有关学术的事务的行政。虽然我们体会到目前南大负责人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即在未曾获得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创办南大,包括教授人才的聘请及学科的筹划,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指出一间组织良好的大学,通常把有关学术的各项事务最先交由教授人员处理,行政委员会则仅处理经过教授考虑而提出的种种建议。一旦对设立学院有所决定时,有关这些学院及学系的内部组织(学科、课程、科目大纲等等)则应全部交由各院系职员去处理。

4.27 有关财政方面的事务,最后的决定权应属于行政委员会当局,可是对涉及费用的提案所作的考虑,它却无权过问。

4.28 有关较高职位的任命,应该由教授等人去考虑并提出建议。换言之,凡有关新旧职位的任命以及升级事宜,应该交由有密切关系的教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去考虑。很明显的,对有关教授人才的征聘,教务人员的意见应该受到尊重。这件事情不能让一拥有多名非学术界人士,更非教务人士为委员的常务委员会来作决定。

第5章 学科与设备

5.1 为达到大学教育的目的(参阅附录丁),在学学生的课程的拟定必须符合下列需要。第一,在课程表中,一般性的教育和专修学科的时间必须得到适当的分配。第二,学科的安排必须符合逻辑的次序,而学科科目必须细心选择。第三、一般性教育与专修学科必须相互联系,使到它们在专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成为相辅相用的两个部分。

5.2 该项计划的实施,并不是单靠行政机构与学院的正式采用,同时还靠一项难题的成功解决。这一项难题便是怎样寻出一个教授方法,使到学生能够自动思考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以专门的方法处理并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

5.3 于查阅南洋大学的课程后,评议会获得一个结论,就是:南大的课程仍需大大改良。现有课程的缺点之一,便是太过繁重。依照南大的规定,文科和商科学生最少必需得到一百四十二学分,方能毕业,理科学生则必需得到一百五十二学分才能够毕业。由下表可以看出这些学分比美国、中华民国以及菲律宾的大学所规定的高出不少。各大学所规定的毕业学分:

大学	学 院		
	文科	理科	商科
南大	142	152	142
美国	120	120	128
中华民国	132	132	132
菲律宾	120	120	121-123*

(*如以“会计”为专修学科,则需123学分,如以其他科目为专修学科,则需121学分。)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76 —

我们认为南大的毕业学分应减为在一二八一—一三二之间的一个数目。我们可以建议把最低学分减至一二八而不是一二零是因为中文(八学分)与英文(八学分)目前是南大第一年学生的必修科。

5.4 现有课程的另一个缺点便是：课程中有许多科目是不应该被列入的，而对获得良好训练不可缺少的一些科目反而未被列入。由于这个报告书有限篇幅不容我们逐条详述，所以我们仅需说明：应该放弃的学科便是一些较适于研究院学生的专门学科或是对学生的一般性教育或专门训练没有关系的一些学科。第三个缺点便是：一些科目并没有依照合理的程序安排。在一些学科中则忽略了先决条件。

5.5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讨论了各科的课程。远比科目名称及各科的时间分配重要的是：(一)一个学科在整个研读过程中该科内容的完整密切的连贯性及(二)学生学习运用头脑及应用原理，定理及基本技术或技巧以实验或非实验方式来解决各项问题的程度。于重新查阅南大的课程与各科目的大纲后，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对课程内容及教授方法提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是不适当的。

5.6 由于每一学科的分配时间有限，同时，为良好教育着想，宁可放弃纯属描述及讲解事实的学科的传统的内容，而从头至尾集中精神使学生精通基本原理，定理及技术及学习怎样应用它们以解决问题。为了要得到精深的认识，必须牺牲广博的范围，而每一学科应该着重较后能够在大学或离校后用得着的科目。学科中所的事实及所举例子应首要地作为学生应用原理定理的根据，或用来解明一个原理或实验一个定理。我们因此认为应细心重新检讨现有课程并作必要的更改，务使经修改的课程，一经学院员生采纳正确地实施，当能符合本章于开始时所指明的各项需要。

5.7 我们现在谈到建设方面。南大获得可供未来作大规模发展的广阔校址应归功于该校之创办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南大已经依照它的建设计划完成了图书馆，文学院及商学院各一座，理学院两座，百余间屋子组屋供其职员居住以及多座学生宿舍以容纳该校为数约二千的学生。以整个来看，该校的建筑物确是非常的动人。它们增加该大学场地的美观。不过，一经细心观察，便发现许多建筑物似乎是未经适当计划匆忙设计的。例如，图书馆建筑中有相当大面积的空地被浪费，然而拨出供放书架及作阅书室的地方却又不足应付大学目前的需要。新的理学院建筑刚刚完成，可是，特别设施及其他装置却仍似不充足。好几座学生宿舍的窗口本来应该向南或向北，却被发现向东和向西。还有，这些建筑物建得非常坏，虽然它们是于最近完成，可是，有些已经显示破裂损坏的痕迹。这种迹象显示大学当局、绘图师、建筑包工缺乏周密计划及监督。我们因此认为今后在设计一项新的建筑物之前，必须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实际需要并草拟报告。这项报告应该作为建筑设计的根据。这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应该是一些对该项事务有经验与认识的人士。

5.8 南大已经用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购买书籍, 定期杂志, 实验室装备、仪器、工具及化学用品。再次, 购买这些物品之前亦似缺乏周密的计划。为使南大程度提高至与第一流大学相等, 必须供应较多及较好的设施以利实验性与非实验性学科方面讲授。我们认为必须向校内外专家征求意见以列出必需添置的实验室设备、书籍、期刊物的名单, 以便能够获得足够的设备以供教授在校学生。

5.9 前一段并未提及专供研究用的设施的需要。可是, 这并不应该被解释为我们低估大学教育中研究的重要性, 或我们认为应该使南大永远停留于和美国小规模的文学院一样的水准上。相反的, 我们一致相信在一间大学中, 良好的讲授仅能在发问与研究的气氛下进行; 为吸引并保留够水准的职员, 供进行研究的设施是很需要的。同时, 我们认为应该优先供应对教学有助的适当设施。

5.10 我们认为语文系太过注重文学评论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语文精研。

5.11 关于中文研究, 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便是: 到现在为止, 我们仍未有世界公认的标准以供我们衡量它们的内容及方法。我们认为该系的教授有许多对古典文学及文学传统是有着很广博的认识的。但是, 由该科大纲看来, 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好象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

5.12 我们同意马来文组迫切需要在广度及深度上作改良及扩充, 并应尽量利用当地所拥有的大量材料。

5.13 我们深切地注意到目前存在着的对设立个别教育系的用处的各种不同观点。以我们过去所得经验, 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完全主张采用一种制度, 使学生于念完一些专修学科之后, 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额外的教育文凭。我们因此主张在1959年末, 教育系应改为后育组以供给获得这种文凭的必要训练。

第6章 考试

6.1 一间大学如要得到优良的学生, 最普遍, 同时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便是规定每一个有意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参加一项入学考试并获得及格。这种入学考试, 如果正确地施行, 可以挑选出有读写能力, 学习技巧以及大学所需的在学习方面的广泛准备。因此, 一间大学对学生录取的条件必须细心规划, 保证被录取的学生拥有适当的准备并符合大学的需要以及使学生的教育经验保有调和的连续性。

6.2 南大是依照南大章程录取新生。有下列资格之一的学生便可以参加入学考试:

(一) 高三文凭或三年制的高师文凭。

(二) 两年制的高师文凭及超过两年的教学经验。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78

(三) 剑桥九号文凭及有相当读写中文的能力。

参加南大主办的先修班而于该课程结束时参加考试获及格的学生可以不必参加入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

6.3 我们认为一小部分不够资格的学生而设的先修班应该尽早放弃。如果认为在一个学年内,大学未曾作准备同时也许对这个特别的工作并不热心的教授,能把一些低级材料改变成为大学人才,那便是很大的错误。对于教职员,这是一项生疏的工作;对于大学当局,这是要增加开销的一件事情。应该同时提到的是:在过去,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曾经开办过先修班但被认为并不实际。

6.4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入学考试的出题范围应该细心准备,列出适合的课本及补充读物使应考学生清楚知道他们应该作些什么准备。出题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考验应考学生是否有思考能力或应用公式或普通原理以解决问题的技巧。

6.5 我们认为录取新生应依照下列方法:

(一)每一院系录取新生的最高数目应视各该院系的职员数目及设备而定。

(二)如果合格的新生的人数太少而位置又多,那么,尽量容纳其他的学生。

但不应该超过最高额。

6.6 如果所有位置不够容纳全部合格学生,那么便应该按照学额录取学生。

6.7 我们认为每一个学生于被录取后,应该分别由大学中一名教授照顾,该名教授将充任他的顾问。顾问的责任便是协助该生挑选科目,说明该学科的需要,并代为安排一个良好的学习节目。而学生的首要任务便是应付学科的需要,务使他们不致到第四年时不能毕业。这一种学生顾问制度可能于较后时发展为正式的导师制,这当然要看是否有可能获得必要的合格职员。

6.8 我们同意,为了使南大的毕业生考试和其他海外大学的同类考试达到划一的水准,必须设立一个正式的考试委员会以拟定考题并批阅考卷。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应该采取目前马来亚大学的校外考试制度。

第7章 学生生活

7.1 大学的几年生活,可能说就是从少年时代转入成年的过渡时期。在这几年里一个大学生从本身经验去学习怎样与别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因此,一个健康的大学生活,实在是学生服务社会,领导人群的好准备。但是,良好的大学风气,养成难而破坏易。为了这缘故,学生人数之增加,就不宜过速。现在人类服务社会的精神与领导能力,日觉重要,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其经验范围就不应受到地理上、种族上、语文上、或宗教上之狭窄限制。

7.2 按照上述的道理,我们认为重量不重质,大批地录取新生而未曾详细考虑这措施对课程上以及课外活动上所可能发生的影响,乃是不健全的政策,无论多增学位的须要是怎样大,亦无论大笔学费的收入对弥补财政的短绌有怎样的裨益。若是开源无路,经费不敷果真无法避免的话,则增收学费的办法比多收学生为较可靠。反对者或认为增收学费等于增加清寒学生的负担,可是,大学方面可以多设奖学金与助学金等。此款如不能求自捐款,亦可从增加的学费中拨出。有些外国的私立大学,以能在大量地,迅速地增收学费后复更大量地,更迅速地增加资助学生的助学金而觉得自豪。举例来说,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费总收入在二十五年内,从美金三百三十一万四千二百零七元增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九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元,而同时大学支附学生的助学金亦从美金五十万元增至美金六百万元之钜。换句话说,学费增加三百五十巴仙,但是助学金已增了一千二百巴仙了,现在哈佛大学给予学生的补助金达全部学费之一半强。

7.3 设立多项种类不同的奖学金,助学金与贷金等的好处,就是它给予各种的学生一个进大学就读的机会,使大学生生活多姿多采。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结果,可使不同阶级,不同宗教的学生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互相了解与尊重。一间大学如果学业成绩优良,而同时亦能给予学生愉快融洽的课外生活,就不特可以使富家子弟没有出洋留学的需要,甚至到外国攻读,反不如在本地就学的切合实用,因为到外国读大学的青年男女,无形中就丧失了机会去预先尝试未来社会的滋味,这便是将要协助建造起来的更美满的社会。这种具有教育性的经验就非外国大学生生活所能充分地给予我们的青年。当然,大学毕业后的专科训练或深造又不同,因为到外国作专科研究是有相当好处的。天资特厚的大学毕业生应该可以遗送到外国继续研究,生活费可由本人家庭或大学所设的研究基金维持,大学将来须要教学人才,便可从他们之中聘请,那么,高等教育就不必全靠外来人才维持。

7.4 话又回到大学生活来。关于这方面,切要的就是适当的宿舍与教职员的指导有方。很多大学为了想把通学生也纳进大学生生活圈里,每每感到须先有学生会所的设备,虽然宿舍之供应尚觉不足以应付需要。这座学生会所,在学生生活全部发展之后,就成为学生课外种种活动之主脑,所以它是一项基本需要。除了具备这类建筑,同时负责其修理外,一般来说,为了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独立精神,最好还是不要给津贴予学生会或其属下种种式式的协会。学生活动之指导人员,最好是个年青的人,同时,协助他工作的应有一个由体育教练、宿舍舍监、大学教授以及学生代表所组成的学生福利委员会。有关支配大学生生活的各项规则条例,应从长细议,抵触者应受到公平坚决的处罚。检阅学生意见这一举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也难于实行。目前南洋大学生刊物,可说非常可观,虽然在读者看来,在刊物上对师长或同学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80

的批评,似乎尚须较大约束。诸如此类的轻率鲁莽行为,往往须要教职员更耐心地更精明地谆谆善诱,使年少力强充沛盈盈的精力可以陶冶成一种有了涵养的智慧。那时便能有所领悟,认识一个人在礼貌上,在仁慈上所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明了正人君子的风度,与谦逊自守者的尊严。

第8章 判定

8.1 于提出本报告书的这一部分时,我们愿意指出我们故意避免提到我们在和南大校园,赞助人,职员,教授及学生的极其稀少及短促的接触中所见到的愉快及令人钦佩之特点。这些特点并不需要改良。既然我们是被邀请考虑学术水准及提出改良建议,我们仅把我们的判定限于下列数点:

- (一)我们所得的总印象是:南大扩展得太快而于招生前长期未作连贯性的精密计划。
- (二)南大目前的组织及行政方法并不符合大学型的现代教育机构。
- (三)实验室与图书馆的设计水准并不符合大学在学学生适当训练的需求。
- (四)我们认为大部分的教授人员不够资格给予大学学生适当的指导。该大学的雇用条件似乎阻止了许多较够资格的人士接受该校的聘用,而经为该校聘用够资格的教授则感觉沮丧而不能振作。
- (五)结果,该大学便缺乏学术性的研讨气氛。
- (六)在课程方面,教授及学生双方都似乎有太过繁重之感。南大所需的学分超过通常的需要,学科方面则显示缺乏连贯性及均衡,而且时常缺少整然的程序。一些主要的学科被遗漏而一些没有需要的却又包括在课程内,各系教授如能对全部学科重新作彻底的检讨,将使所有学生得益。

8.2 由于上述的制定,我们很遗憾我们必须对南大的学术水准作不利的报告。本着良知,我们再度表示遗憾,我们目前不能向新嘉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与其他经被承认的大学的学位相等。

8.3 虽然我们未能看到学生们的实际工作,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报告:经我们会见过的学生的智慧,求知欲,热忱及进取心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政府对南大的前途及南大学位的承认无论作怎样的决定,必须有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以保证这些学生不需担当这项罪过。

8.4 于提出这些判定后,我们必须说明这些判定并没有减少我们对南大创办人之崇高理想的钦佩。他们创办高等学府的宗旨在于遵循中华传统以供马来亚学生最好的训练。至于他们的作为尚未达到他们的宗旨,并不需要感到过分的失望:一番新努力将会带来新的成就。

第9章 建议

9.1 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下列建议不能付诸实施。

9.2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拥有不超过七名委员的特别委员会,该会委员将包括南洋大学及政府代表,以检讨我们的报告书并决定我们认为需要改组的范围与程序。

9.3 我们建议于详细考虑本报告书第三章所提各点以后,修正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

9.4 我们建议立即把目前全职的教授人员的薪金提高约五十巴仙,作为过渡时期的一个步骤。目前的每年重新签写聘书的制度,应该暂时保留至整个大学完成改组为止。在新合约下未被重聘的现任教授人员应该于合约期满时获得他们自己及家眷的回归原地的旅费及相当于四个月薪金的退职金。

9.5 我们建议1960年度录取新生的数目应该比以前几年大量减少,而受到改组严重影响的院系,更不应该录取任何新生。

9.6 我们建议特别委员会的第二步工作应该是拟定全部教授人员及行政职员,包括校长的新薪金率及雇用条件而由1960年正月1日起生效。新薪金率不能自动适用于现任教授人员;依照下面所说明的步骤在新薪金率下的所有位置将重新登报征聘。

9.7 我们建议特别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并决定1960年度南大来自私人及官方的经保证的入息;同时,有鉴于拟定全年预算的需要,必须确定有意聘请的教授人员的数目。该预算不仅须拨定适当款项作教授人员薪金,且须拨定充分款项供该大学各院系的适当经常费用。我们认为与其设立许多不够教授及设备不足的院系不如设立较少但教授充足及设备良好的院系。

9.8 我们建议校长的位置应该于教职员数目与大学的全年预算有所决定之后尽速登报征聘填补之。特别委员会应该采取步骤委任一代理校长处理例行公事,直至新校长就任为止。

9.9 我们建议于新校长就任之后,在本章第七节所提的各项位置应该按照次序先后登报征聘。

9.10 我们建议于征聘学术人员时,包括大学校长,应该征求校外学术专家意见。现任教授人员都可以申请所有的位置。

9.11 我们建议于新校长就任及学术评议会建立之前,应尽量讨论南大目前面对的财政及学术方面的种种问题,同时,逐步减少学生的数目。

9.12 同样的,我们建议不应再计划兴建新学院或设立新学系,同时,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82 —

9.13 我们建议行政机构及特别委员会应于新校长就任以后解散。

9.14 为了要尽速提高南大的学术水准,我们建议南大当局应采取马大的校外考试制度。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拟定一项方法同时借用马大全部或一部分的校外考试的考试委员。

9.15 再者,我们体会到,由于上列建议,南大必需进行改组,南大学位必须等待数年方能由一有资格的评议会向政府建议承认为进入政府机构服务之合法资格。由于我们感觉到使目前的学生再度受罪,我们因此向政府建议暂时放松进入政府机构包括教育机构服务的资格,使南大毕业生可以于经过面试及参加公众服务委员会认为需要的一些考试而获及格后,进入政府机构服务;这些毕业生的最初薪金可由公众服务委员会决定。至于他们将来的升级,甚至升到最高位置,则全靠他们个别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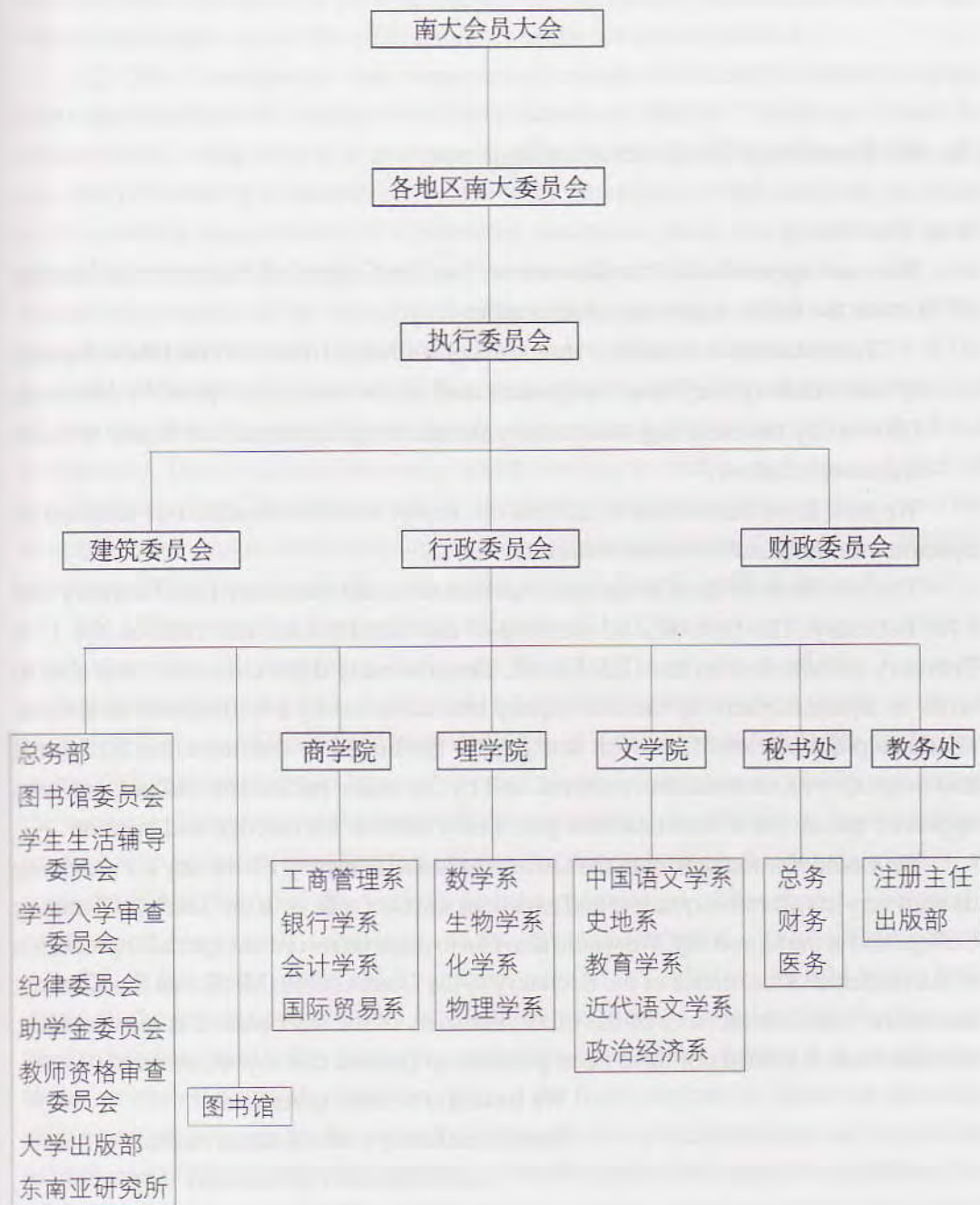
9.16 我们继续建议鼓励新嘉坡的两间大学设立一些非正式的校际的学术性研究会,以促进友谊并鼓励合作。

9.17 我们希望目前存有的两间分别的“华文大学”及“英文大学”的思想将会由两间马来亚的大学的思想取代之。这两间马来亚的大学,一间的教学以英文为主,而另一间的教学则以中文为主。这两间大学的共同理想便是以多种语文,良好的学力及知识上的联系,建立一个相互了解及尊重的和谐社会。我们相信,这样一来,目前由于教育上的隔阂而存有的互相猜忌,将在独立与自由下成长的新团结中完全消逝。

(新加坡政府文化部刊行,1959年)

南洋大学组织表

(南大提出)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1959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Your Excellency,

We were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in January 1959,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of reference:-

“To look into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adequacy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equipment and of the means adopted by Nanyang University for ensuring satisfactory standards of academic work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We now have the honour to submit our report which embodies our unanimous opinion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rrived severally between 12th February and 17th February. The first official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was held on the 17th February and the last on the 12th March. Despite many difficulties we were able to work in an atmosphere of earnest enquiry characterised by a willingness to see one another's point of view. Our work was greatly facilitated by the numerou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received and by the many public-spirited persons who appeared before the Commission to give freely of their knowledge and opinion.

We would like to thank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Nanyang University for providing us with very comfortable quarters and excellent suites of offices at th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and at the University. We would also like to place on record our special appreciation of the resourceful assistance of the Secretary to the Commission, Mr. Kwan Sai Kheong, and of the valuable services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staff placed at our disposal; without them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to present this report on time.

We have the honour to remain,

Your Excellency's obedient servants,

S.L. PRESCOTT (Chairman)

WILLIAM HUNG

HSIEH YU-MING

CHIEN SHIH-LIANG

A.F.P. HULSEWE

12th March, 1959.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1 In presenting the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we wish to make first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task which confronted us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worked.

1.2 The Commission was composed of members severally representing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s of a variety of cultures: 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and Dutch. In consequence, while having in common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a university and sharing a common convic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a university institution, there was bound to be some diversity in the personal view-poin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who were themselves products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In actual practice, the 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on, methods and courses of study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basic America, British, Chinese and European patterns are widely different, although all are aimed at the same target, namely, the training of the talented youth of the community. The exercise of mutually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each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was an interesting task in itsel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such mutual understanding to the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btaining at Nanyang University was a task of considerable complexity and intricacy.

1.3 To ensure tha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were complete in every detail would have taken far longer than the four weeks available. It proved impossible to extend the time as all of us had commitments elsewhere which could not be avoided.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desirable if it had been possible for us, having assembled in Singapore and having collected all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conducted the necessary interviews and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to have returned to our home countries to collate and digest the data, returning to Singapore again at some later date for final discussion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report. The urgent requirement for an early submission of the report prevented this method being used.

1.4 It has been suggested to us from time to time that we should examine in detail all the present courses and, where there are marked deficiencies which would need to be made good before the students could graduate, make changes in the curriculum to be introduced in this the first final year of the four-year course. However desirable such a procedure might be theoretically, in practice it is quite unrealistic and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Furthermore, it cannot be too forcibly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university training and academic standards, it is not so much a matter of the detail of the courses actually taught or of the range of knowledge assimilated for regurgitation in the examination, as the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students are helped and encouraged to acquir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disciplines

studied. Or put in other words,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characterised as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seek for facts from the various sources which may be available and to handle the facts so elucidated by building new concepts and new general principles. The mere acquisition of know facts and theories is never sufficient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University training should be such that students will not just acquire text-book knowledge, but will be able to deal with new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forthcoming. It is essentially a training in method and not in facts. This digression has been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any idea of supplementation in the final year of discovered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iculum is not only unrealistic, but will not in the long run be to the real advantage of the students or the University. In general, academic standards can often be gauged more accurately by the attitude of, and the amount of research undertaken by, the university staff than by a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the courses actually taught to the students. Many of our observations would therefore appear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University generally, but such observations as we may make will, in our opinion, be basic and fundamental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standing of the University. All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s are concerned to emphasize that a university is essentially and basically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typ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1.5 The shortage of time available to the Commission has meant tha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give long interviews to all who might have wished to see us. A viewpoint or observation does not become more accurate or more important by continued repetition. We have tried, however, to dig deeply and cast our net widely. As far as we can ascertain, we have not missed any important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opinion.

1.6 Although no mention of secrecy was made in our advertisement inviting representations from the public, it became obvious that if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were to be available to us, it was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guarantee that all representations and submissions would be confidential. In a subsequent press release it was announced that all submissions would be treated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In conseque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report no sources will be cited; all confidential material will have been destroyed before the Commission dissolves, and the usual appendices listing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interviewed will be omitted. This will be an unusual feature of the report, but without this decision little evidence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on which to base our judgment. This report and its recommendations can therefore be guaranteed only by our reputations, by the fact that we have deliberated without fear or favour, and that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Singapore we can be objective because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or gain.

1.7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final appointment of the several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was somewhat delayed. Although a request for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made to the University as soon as the chairman's appointment

was official (on 5th January), some time elapsed after our arrival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information asked for was available to us, and even then it was not as complete as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e.g., the dates of the degrees of staff members were omitted from the official lists). This, to our mind, is somewhat surprising. We understand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a Commission was first mooted in the autumn of 1957, and it would have been prepared by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in final and finished form by the time the members arrived in Singapore. The work of the Commission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ably facilitated if relevant information had been spontaneously assembled and presented to us. In the experience of most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he careful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a full submission by a university requires at least six months, and most commissioners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insist on receiving such submissions at least six weeks before the commission officially assembles.

1.8 Another feature that made the task difficult is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were not able to see the University in full session. Classes do not re-assemble until the 2nd week of March, when we should be occupied principally with drafting and revising this repor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herefore, to observe the practical work actually undertaken by students, nor the method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ruction used. Such students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see have impressed us with the clarity of their ideas and their general eagerness to prepare themselves to take their proper place in th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Although it was pointed out last August that it was highly desirable that the Commission should sit when the University was in full session, again, by reason of other factors not under our control, this was not possible.

1.9 It was with some surprise that the Commission discovered on arriving in Singapore that an Ordinance to establish the Nanyang University under the law of Singapore had passed the Second Reading and the Select Committee stage. The method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ity is fundamental to its very life and health and such an enactment, in our opinion, would have followed more appropriately the consideration of our report. We were also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during the sitting of the Commission,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decided to admit some 500 freshman students for the current year, and some 200 other students for a preparatory class.

1.10 The task facing the Commission was therefore complica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but more difficult still was the actual definition of our task. While our terms of reference were stated in the terms of academic standards and presumably general standing, there has been an implicit assumption in all the submissions and in the thinking of all the people we have met, formally and informally, that we were to comment on the recogni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as a university and the degrees it had contemplated awarding.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meant by recognition?" and the further question "By whom or what authority is the recognition accorded?" Is

i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 is i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egrees awarded to graduat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aning of these questions can perhaps be made clear by a consideration of how and to what extent universities elsewhere come to be "recognised".

1.11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a new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as a public institution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or by Royal Charter, and as its academic standards and standing are safeguard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ecause it is made to operate under the tutelage of a well-established university (implying, e.g. the continued use of external examiners), the question of "recognition" does not arise. Because of its status in law, the new university is recognised as a university from the beginning, and because of the continued supervis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 by older establishments, which will ensur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generally accepted standards, the degrees of the young university will from the beginning be automatically accepted on a par with those of other British or Commonwealth institutions without any further specific act of recognition.

1.12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hod for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freer, although a state charter may be needed before the new institution can start to operate. However, there exists no official machinery for the recognition of degrees, nor for its corollary, the maintenance of standards.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positions, holders of university degrees have to pass further examination - state or federal, or both - in law, medicine, engineering, accountancy, government service, etc. A watchful supervision by various private professional groups encourages the attainment of proper standards, and their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 standards in specific institution serves as a guide to prospective students.

1.13 The confusing situation is that while Nanyang University, both in the manner of its foundation and in the organisation of its instruction, has followed the average pattern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r that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with an American prototype, the new Ordinance has given it a legal status somewha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HAPTER TWO

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2.1 The present scheme of the organisation as submitted by the University is attached as Appendix A,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committees of the University is attached as Appendix B; reference should also be made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It is not intended to describe in detail the present organisation, but a few comments may be worthwhile. An official statement claims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is modelled somewhat on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but we failed to find any evidence of a good Chinese university being organised as a

limited company. The general organisation appears to be without parallel in any university anywhere. The receipt and investment of money is apparently handled by a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and the buildings and grounds by a Buildings Committee. No member of the academic staff appears to have a seat on either of these committees. The rest of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re is no President at the present time, although we understand that repeated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secure one. An acting President has not been appointed; in consequence, although the Executive Council is stated to be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a President, the absence of this office makes the organisation quite dissimilar to that obtaining in either America or China. Furthermore, al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re handled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and are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 accounts are kept not at the University but a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ame way, as far as we can ascertain, building matters are similarly not in any way controll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2.2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separation of the control of financial and building matters from the general rule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so-called "Presidential" Committee), and the absence of either a President in the American sense, or a Vice-Chancellor in the English sense, has l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disorganisation and a general lack of any semblance of integration in the conduct of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2.3 The present Executive Council consists of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Arts, Dr. Chang Tien-Tse, who is also the Chairman, the Dean of Studies, Dr. Chen Chung-Nan,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Dr. Choong Shin-Piaw,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Mr. Hsu Paquan, the Secretary-General, Mr. Pan Kuo-Chu, and four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Messrs. Yeo Chan-Boon, Ng Aik-Huan, Lin Kok-Gin and Dr. Chuang Chu-Lin. The Secretary is Mr. Yeh Ko-Jen.

2.4 All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re manag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but the Chairman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n consequence,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xecutive Council to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s via the Secretary-General who, while no doubt exceedingly able, suffers from the great disadvantage of not being academically trained. It should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while other committees are organised as subsidiary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all the actual decisions appear to be made at this latter level. The Secretary-General is also, strangely enough, a member of such a purely academic committee as the committee for examin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academic staff.

2.5 Under the Secretary-General's department is included the purchase of scientific apparatus, library books, furniture, etc., and all monetary matters within the University not handled by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We believe that the Secretary-General is

a full tim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staff, but we omitted to ascertain his salary grading within the University scale.

2.6 No further comment will be offered on the committees, except that we could find no agreement as to whether in fact these committees did or did not meet regularly, although in general we gaine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were not noted for their efficiency, nor was there any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nor of the general chain of command within the University. A committee system on paper means nothing; if it is to work at all, it must have responsibility, it must meet regularly and be accorded definite powers. As an example, reference may be made to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s mentioned as existing in Appendix B. Ample evidence was presented to convince us that some of these do not exist, and that such important items as the design of the syllabus and curriculum, the standardisation of the marking of examination papers, and the avoidance of wasteful duplication and needless repetition i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numerous elective courses appeared never to have been discussed at the departmental, or, in some cases, at any level in the described committee system.

2.7 While we understand that the system has been designed "against dictatorship and for getting the opinion of various persons", and that "the Executive Council has been undertaking his (the President's) actual duties", it is quite clear to us that the result has been a kind of dual control, resulting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disorganisation. We consider this quite disastrous at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the balance of powers rests in the hand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whose lack of training in academic affairs is one of the factors which have retarded the develop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on sound academic lines. This semi-dual control has led to a complet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 most unhealthy situation generally within the University.

2.8 A few examples may help to make our meaning clear. There seems to be nothing to correspond to an approved budget in the norm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Although it has been stated that a budget is approved each year, we cannot help feeling that, if such were the normal procedure, we should have been presented with an unsolicited copy. As it is, although classes begin shortly, the budget for this year has not been made generally available. As will be mentioned later, the actual design of the Science block, both old and new, seemed to us to suffer from some definite deficiencies; yet we were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deficiencies lay. While quite clearly the old section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designed without expert scientific advice, it was hard to elucidate how far the present staff had been consulted in the new extension. We also failed to discover any fixed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dmitted in relation to the number of staff and facilities available for their instruc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administrative and policy question, because we would hold the view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staff available, the recent decision to

admit in all some seven hundred new students in 1959 was unwise. While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 advantages in the early days of not having an accounting organisation within the University, we consider that, if the University is to be administered without fear or favour, it is not practical to avoid a fully organised Bursar's department, functioning under a president with a Finance Committe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at purchases of books and equipment are made from the agency that can supply the service required with the greatest efficiency and expedition. Bills must also be paid promptly. The only case we investigated of a number presented to us convinced us that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could be made in this direction. We would further suggest that the highest executive authority in any university, be it "President", "Chancellor", or "Vice-Chancellor", must b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rrect business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and steps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large purchases are made by tender, or some other system of competitive purchase, and that specifications of the requirements are carefully prepared and fully met.

2.9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suggest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re not satisfied that the present organisat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with a Chairman and a Secretary-General is an efficient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particularly as it places too much power in the hands of a non-academic person who is not well-versed in the business of a university. Although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this is a matter separate from academic standards and therefore not strictly within our terms of reference, we must state categorically that in our opinion many of the ills of the University can be directly attributed to the method of executive control, leading as it has done to misunderstandings, the formation of a pressure group, the fomenting of jealousies and a struggle for power that is felt progressively throughout almost the entire staff. Further,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s militated against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a first class staff, and contributed, at least in part, to the poor morale of the present members of the staff. We were disappointed to find that instead of a staff with high morale, imbued with a clear vision of excellence in academic matters and a determination to fight at all costs for proper standards and high principles, we frequently met the attitude that it is all so hopeless, that the patrons must be pleased at all costs, and that those who criticise will suffer for it. This may appear an exagger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We do not believe it is, nor do we believe that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men of enterprise and enthusiasm who founded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that this state of affairs should exist. We believe that it has arisen by accident, as it were, because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organised along lines which would never have been adopted if any of those responsible had had experience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2.10 Many representations have been made to us that a Senate should be created, and we note with gratification that provision has been made for this in the new Ordinance.

This can only mean that the present Board of Studies (Appendix B) is not functioning effectively. It should meet regularly, not "from time to time". The statement that "meetings are called from time to time to discuss and decide on the organisation of . . . research" is quite misleading. To our knowledge, no organised research is undertaken in the University at all.

2.11 We whole-heartedly agree with the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 proper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body which should hav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cademic decisions. While it is proper that the University Council should lay down the broad policy of the institution and may, as in the British system, have the final responsibility of confirming some of the decisions on academic matters taken by the Senate,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full university worthy of the name where the Senate does not have considerable delegated power or where a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can run counter to the expert advice of the Senate. In a university organised in this way, we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ate and the Council should be a partnership marked by a sense of co-operation, mutual respect,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A university can exist and be worthy of the name without a body of lay councillors; it can even exist withou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t can never exist without a staff organised as a worthy and responsible academic assembly having considerable freedom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cademic policy.

2.12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such officers as Secretary (or Registrar) and Treasurer (or Bursar) should be full time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appointed to assist the President by the Council on his recommendation; they should have suc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s may fit them for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must be the only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enate and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should not take action on academic matters until these have been fully discussed by the Senate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therefore are available to inform and guide the Council.

CHAPTER THREE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8

3.1 From the previous chapter it will be apparent that the Commission's view on university government is tha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resent method of government will seriously impair the growth of Nanyang University. While the new Ordinance is an improvement on the original draft, making good, for example, the serious omiss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nate from membership of the University, the Ordinance in its present form is still deficient in certain respects.

3.2 It might have been desirable if the Commission could have concentrated on the preparation of a completely revised Ordinance. This was, of course, impracticable

as there were so many other tasks that had to be undertaken. We shall give our general impressions of the Ordinance as it stands and will make certain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hat will need to be incorporated in a new Ordinance if the University is to be able to function as a university. But sooner or later, preferably sooner, the new Ordinance will have to be carefully revised by a committee of people who know the legal procedures of Singapore and who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ity practice.

3.3 Our impression is tha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legal phraseology is not only confused, but corresponds to no known standard or form of university organisations. Examples of this confusion will be given:

- (1) Clause 6: There is an obvious confusion between the objects of a university and its legal powers.
- (2) Clause 6 (1)(n): It seems strange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have power to provide residence for "officers" and yet not have power to regulate and provide for their welfare and discipline. This clause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making it possible to provide residence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for 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the Secretary and the Treasurer, honorary or otherwise, and even the auditors, without also regulating their welfare and discipline.
- (3) Clause 6 (1)(p): 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actual university buildings and land used by the University in the performance of its essential function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mortgage or, for that matter, sale.
- (4) We consider that Clause 6 (2) is strangely worded and may presumably be necessary because of legal procedure in Singapore, but on first reading it would appear that a good lawyer could argue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objects and powers to set up anything anywhere that might be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e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or, further, sell the present University buildings in Singapore and build a university in som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 (5)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Senate are also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It would appear tha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Clause 7 the word "servant" needs some reconsideration. Members of the staff of a university are not usually defined legally as "servants" and servants of the university are not normally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this is after all a clause providing exception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same clause). The list of definitions in Clause 2 includes neither "servants" nor "officers". Hence the meaning of this second paragraph is not clear. We also feel that the phrase "remuneration to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for services rendered" is an unusual phrase, particularly when clause 6 gives full power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and appoint such staff as may be required." 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interest payable

to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who have lent money to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ruling bank rate.

- (6) Clause 21: The Council may make, vary, or repeal, etc. *standing orders* on any matter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authority. The Council may also make *rules* in Clause 29. We are not clear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these two terms, nor which one of them has precedence legally over the other; some further clarification is needed here. In both cases standing orders or rules should be defined as not being repugnant to the Ordinance or the statute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 (7) We note that the rules listed in the Second Schedule can only be rescinded by a two-third majority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ity. This we regard as quite undesirable. Certain of these rules are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normal practice in a university. We do not like the poll method of conducting business, although it may be proper in the case of a business organisation. If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is of unsound mind (rule 14), we agree that he should not vote, but neither should his "committee, receiver, curator bonis or other legal curator". After all,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is the important body which makes or amends statutes, and therefore the highest legal authority under the Ordinance. Nor do we approve of proxy voting. In the drafting of rule 22 (2)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been included as having the power to summon a council meeting as his authority to do this is contained in Clause 13.

3.4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indicate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re most concerned that a suitable, workable and proper revision of the Ordinance should be ena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Quite obviously we cannot amend all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enough has been said above to indicate those special points where considerable care will need to be exercised in a full revision.

3.5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n such a revision the following minimum amendments should be made:

- (1) In Clause 8(5): Insert "unanimous vote of the" before the word: "Council".
- (2) In Clause 12(1): Delete the phrase "shall be the head of the University and".
- (3) In Clause 12(5): We consider that this clause should be deleted.
- (4) In Clause 13: After the word "Council" in the first line, insert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 Senate".
- (5) In Clause 13(1): After the word "Ordinance" delete the remainder of the paragraph and substitute "the statutes and rules made thereunder or by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and shall have power to convene any Authority."
- (6) In Clause 14: After the word "Council" in each subclause, insert the words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 (7) In Clause 15: Delete the phrase "and who may be an honorary or salaried officer" (It will be clear fro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that our opinion is that this position should be a salaried one and that this officer also should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 (8) Clause 19(1)(b):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members from 20 to 10.
- (9) In Clause 19 (1)(c): "two" should be changed to "three", and a new provision (e) should be made for all the foregoing members to co-opt up to four additional members from outside the University who might be reasonably regarded as being experts in education.
- (10) In Clause 21, second paragraph: After the word "Ordinance" insert "or of any statute or rule made thereunder." Add a further clause: "Provided also that no resolution shall be passed by the Council relating to any matter within the powers of the Senate, unless the Senate has first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ording and transmitting its opinion thereon."
- (11) In Clause 22: Delete the phrase "delegate ... committee." Insert in its place "appoint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 (12) In Clause 24: Insert "the Professors" between "Faculty" and "and". After "certificates" add "the Senat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on any matter whatsoever affecting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 (13) In Clause 29: After the word "Ordinance" in the first sentence, add "or to the statutes made thereunder."
- (14) Clause 29(c): Amend to read "for the appointment of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 (15) Rules 26 to 30 and 32 in the Second Schedule should be deleted. (We are fundamentally opposed to rule 32 as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Senate should be a body that can determine its own order of business, time of meetings, etc. The term "principal" in rule 32(3) is, we presume, merely an undetected clerical error.)
- (16) Appropriate amendments should be made to other clauses affected by the foregoing amendments.

CHAPTER FOUR

Staff

4.1 Nanyang University is divided into three colleges, which are each subdivided into several departments. The staff teaching in these divisions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viz.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lecturer and assistant. The departmental staffing position is as follows:

	Prof.	Assoc prof.	Lect.	Asst.	Total
<i>College of Arts</i>					
Dean	1	-	-	-	1
1. Modern Lang. and Lit.	4	3	5	2	14
2. Chinese Lang. and Lit.	4	3	4	1	12
3. Education	2	1	1	-	4
4. Hist. & Geog.	1	2	-	-	3
5. Econ. & Pol. Sci.	6	1	1	-	8
	18	10	11	3	42
<i>College of Commerce*</i>					
Dean	1	-	-	-	1
1. Business Admin.	2	-	-	1	3
2. Banking	1	-	-	1	2
3. Accountancy	3	-	1	4	8
Part-time lecturers	-	-	(4)	-	(4)
	7	-	1(5)	6	14(18)
<i>College of Science</i>					
Dean	1	-	-	-	1
1. Mathematics	4	2	1	2	9
2. Physics	2(?)	4	1	2	7(9)
3. Chemistry	3	2	1	2	8
4. Biology	5	-	1	3	9
	13(15?)	8	4	9	34(36)
University total	38(40)	18	16(20)	18	90(96)

4.2 The slight uncertainties in these figures a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aterial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is not exactly dated. However, they refer to the year 1958 and compare quite well with the figures quoted in the speech of the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18th July, 1958. He mentioned 38 professor, 16 associate professor, 15 lecturers, 16 assistants and 8 part-time lecturers. After this statement was made, about seven persons left the staff, and these were presumably partly or wholly replaced.

4.3 With a total student-enrolment reported as 1,339 students (612 in the College of Arts, 221 in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506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he ratio between staff members and students is as follows:

	Prof.	Assoc. prof.	Lect.	Asst.	Staff
Arts	1:34	1:61	1:56	1:204	1:15
Commerce	1:32	-	1:221	1:37	1:16
Science	1:39	1:63	1:127	1:56	1:15
University	1:35	1:74	1:84	1:74	1:15

4.4 The preceding general figures only provide a partial view of the situation, as the ratio-figures do not give an indication of the "teaching-load". In some cases, this was seriously exceeded, e.g., in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 desire to reduce this burden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University wishes to increase the staff. However, an even more compelling factor is the enrolment of approximately 500 new students in the spring of 1959 and the expectation that more than 200 will be admitted to the preparatory course all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shortage of personnel, and,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mimeographed documents submitted by Nanyang University and dated 1959, the University wants to invite the following new personnel to join its ranks:

(1) *College of Arts*

1. Dep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	7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for English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for French 2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for Malay 2 assistants 12
2.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	5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1 assistant 6
3. Dep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5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2 assistants 7
4. Dept.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4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Total for College of Arts:	24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5 assistants 29 new members of staff

(2) *College of Science*

1. Dept. of Maths.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2. Dept. of Physics	3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1 assistants 4
3. Dept. of Chemistry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1 assistants 2
4. Dept. of Biology	1 assistant
Total for College of Science:	5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3 assistants 8 new members of staff

(3) *College of Commerce*

1. Dept. of Accountancy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2 assistants 3
2. Dept. of Banking	3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2 assistants 5
3. Dept. of Management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1 assistants 2
4.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Total for College of Commerce:	6 prof., assoc. prof. or lect. 5 assistants 11 new members of staff

4.5 This means that at very short notice, a total of no less than 35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 or lecturers and 13 assistants, i.e. 48 persons in all, will have to be found; a spokesman of the University stated to the press (*Singapore Standard* of 17th February, 1959), that these additional staff-members were badly needed, and a further press report (*Straits Times* of 4th March) stated that 50 members of staff had been appointed. In the Annual Report referred to above, the Chairman mentioned an increase in personnel of 41 per cent during the period 1957 to 1958; if the authorities should be successful in acquiring the 48 persons mentioned above, this will mean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 per cent. Whatever the means which will be adopted to obtain these additional staff-members, serious doubt must be expressed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programme in the very short time at the disposal of all concerned. Moreover, permanent changes of such magnitude will hardly be conducive to providing the ever-swelling mass of students with a good education.

4.6 Staff members of Nanyang University are recruited by means of advertisement; these are stated to be inserted in "the l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papers of Singapore,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On the other hand, suitable persons are also contacted through personal enquiries. Whilst on the whole this system is said to have worked not unsatisfactorily, complaints have been laid before the Commission that the methods used have not always been proper. It is noted that there are no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n the full time staff of Nanyang University.

4.7 As far as the Commission was able to ascertain, it was only in the course of 1958 that a Board of Review of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was set up, whilst its rules

were only drawn up on 10th September, 1958. This Board comprises—or more probably will comprise—between nine and eleven members, viz. the Deans of the three College, the Dean of Studies,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 all ex-officio, with members of the Colleges (full professors only) in proportion to be establish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elected by the full staff by secret ballot. A previous, or still existing, committee with similar duties seems to have the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mong its members.

4.8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10th September, 1958, the qualifications demanded for staff-members are very high and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is desired from the candidates (see Appendix C). Ideally, this sounds very good. But present circumstances must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articularly as recruitment is virtually restricted to South-East Asia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Moreover, it seems open to doubt whether it is really advisable to appoint staff-members in complete agreement with these rigid stipulations.

4.9 In several submissions made to the Commission, serious doubts have been expressed regarding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is Board of Review. On the one hand, it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always consulted, or to have taken its functions seriously enough, thus allowing the appointment of inadequately qualified personnel; on the other hand, it never seems to have reviewed the qualifications of members already on the staff. Opinions were repeatedly heard tha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tter might lead to unpleasant discoveries, and several methods for correcting what was deemed a most unhealthy state of affairs were also suggested.

4.10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o the Commission that no fixed policy exists as regards the appointment of new staff-members. In most cases it seemed that it was not the organis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which were decisive, but rather the immediate need of supplying additional teaching-personnel to a rapidly growing student-bod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vailability of likely new staff-members seems to work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number of new students to be admitted. Whilst it is freely conceded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is still of very recent establishment, it appears to the Commission that the desire to cater for the largest possibl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accordingly, to recruit academic staff as it were "in bulk", is not the way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 of learning on a solid foundation. We fully appreciate the existence of a great demand for knowledg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area,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s wish to respond to this demand, but we doubt whether the evident lack of foresight and planning is not placing the whole venture in jeopardy.

4.11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ff-members and Nanyang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by a contract containing eleven clauses. The dur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all members is one year; on expiration it may or may not be renewed. Apart from the stipulation

(article 10) that the contract will be dissolved if the enrolled member cannot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to enter Singapore, the text contains no rules concerning the giving of notice to end the contract by either party. These two facts, viz. the short period of engagement for one year only, and the absence of any obligation to give notice at a stipulated mom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contract,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feeling of uncertainty and insecurity which the Commission could not help observing among the staff. In particular, it was the lateness of the notice of dismissal which was found to have the most depressing effect. It was, however, pointed out to the Commission that notice at any moment earlier than the end of the year (in fact betwee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and the end of that month) would tend seriously to impair the staff-member's eagerness to work.

4.12 We believe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exist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rge to recruit staff in large numbers at short notice and their supposedly lower average standard, which necessitates both short trial-periods and a means for speedy dismissal. The reputedly unsatisfactory working of the Board of Review would of course be another factor. The present system is bound to function a vicious circle: the University, afraid of being saddled with staff of an inferior quality, insists on one-year contracts, whilst the shortness of tenure and the complete insecurity of the staff engender a sense of uneasiness, which tends to kill any incentive to solid work, either in teaching or in research.

4.13 Both as regards the period of tenure and as regards the obligation to give notice of the impending expiration of the contract, suggestions have been laid before the Commission. Most of these propose a trial-period of one or two years, to be followed by another period of temporary appointment ranging between three and five years, and finally a permanent appointment; notice should be given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contract—an obligation which rests of course on both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4.14 In one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by the University we find the following salary scales mentioned: -

Deans	\$1,000 per month
Professors	700 per month
Associate Professors	600 per month
Lecturers	500 per month
Assistants	400 per month

A 10 per cent increase is stated to be given on re-engagement "for the second year", whilst "beginning from the 4th year there is a further 5 per cent increase". Department—and Division—Heads are to be given an extra \$100 per month, whilst a few other officers also receive extra remuneration. Finally, extra hours of teaching

beyond the twelve hours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are to be remunerated at the rate of \$50 per weekly hour per month. Not having been provided with the accounts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tate whether all the figures quoted above are in exact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s; however, \$700 quite evidently is the initial salary of a full professor.

4.15 Now the complaint is quite general that the salaries paid by Nanyang University are far too low; one of the founder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present Executive Council, Mr. Yeo Chan-Boon, even stated,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Chinese press in January 1957, that many staff members left because the salaries were inadequat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four years ago (in April 1955) the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under the "full-aid scheme" could already reach the following maximum salaries: -

- (1) "Untrained" men, having passed Senior Middle III or Senior Normal III: up to \$490—gross \$637.
- (2) "Normal-trained" men, having passed 3rd Year Normal (Chinese Branch, T. T.C.) up to \$690—gross \$840; married \$931.50.
- (3) "Certificated teachers", possessing a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Chinese Branch, T.T.C.) up to \$780—gross \$930; married \$1,053.

Other parallels suggest themselves readily. In a great many submissions laid before the Commission the suggestion was made that the staff salaries at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readjusted, so as to conform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 in several cases was laid on the necessity to provide treatment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4.16 Whatever the solution to be adopted, we believe that the possibilities for research by keen members of the staff should not be cut off because of their inability to buy the necessary books. It will always remain a moot point whether the first duty of the staff of a university must be to teach or to work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But there need be no doubt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ity teacher who is unable—due to whatever circumstances—to advance his own knowledge by study and research will not be able to teach his students more than what is already to be found in books. In other words, the teacher must be enabled to work if he is to be able to teach.

4.17 The last remark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is a much needed introduction to the statement that we consider the contractually required "teaching-load" of 12 hours per week *for all grades* of staff-members (article 3 of the contract) too heavy. We fully realise that there are such things as routine courses and general surveys for which a great amount of preparation is not required, but such courses form only part of the curriculum. Our considered view on this point is given support in practically all the submissions laid before us as well as in the personal interviews. A generally expressed

wish is that the required hours of teaching should not exceed nine hours per week. In view of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 of staff-members to sit on various committe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article 4 of the contract), this number seems to be the absolute maximum.

4.18 We are aware of the motives which inspired the sixth article of the contract under review, which states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is a purely scholarly organisation, without any political colour or any party-standpoint, and that any infringement of this spirit in word or in deed may lead to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dismissal. For the growth of a healthy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however, it would seem advisable that this stipulation should be handled with the utmost care, as its stringent application might bring about results contrary to those that are evidently expected. We feel that there are more positive methods within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ity than exclusion pure and simple. Participation of staff-members in party politics outside the university is not evil in itself, unless it militates against the welfare of the university.

4.19 We noted the extensive housing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Nanyang University for its staff-members free of charge up to the present. The contract (article 8) stipulates that staff-members have no choice in the allocation of housing and furniture. This is, of course, quite reasonable, but the complaint was repeatedly made that large families were put in relatively small houses.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cramped housing conditions may be a constant source of irritation—a disposition of the mind certainly not conducive to good teaching—we consider it more serious that in most of the houses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a study. This is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lack of careful planning of all phases of university work and life which makes itself felt in several other respects. The lack of a private place to work and think in is most deeply felt by the members of the Arts and Commerce College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Science College can at least take refuge in the laboratories. Nowhere, however, have any provisions been made for private individual work-rooms, not in the homes as mentioned above, not in the departmental buildings, not in the overcrowded Library.

4.20 The contract provides under article 9 that the University will pay for 1st class steamer-transport for a professor,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who travel on half-tickets). A similar provision, but referring to 2nd class transport, is made for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whilst for assistants only the individual fare is paid. Although one of the mimeographed document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mentions a free return fare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contract, the actual blank contracts in Chinese submitted for the Commission's inspection do not contain this important clause. From statements laid before the Commission it would seem that the return fare is usually paid by the university, but that nevertheless cases have occurred where this was not done. This must be considered an unacceptable procedure.

4.21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staff are expatriates it

must be considered an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hat the contract contains no provisions concerning leave abroad after a specified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service. Many of the submissions dwell on this point, and suggest that leave with paid travelling expenses should be given after 4 or 5 even 7 years. It might be pointed out that in most organisations with a large expatriate staff, provision for leave with pay after a stipulated period of service is usually included in the terms of employment.

4.22 In this connection it must be mentioned that in a number of submissions the desirability of introducing a sabbatical leave has been stressed; in this way the home-leave could and should be employe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to the benefit of the University.

4.23 Considering the shortness of the period of tenure, it need cause no wonder that the contract is silent on the points of age limit, retirement and pensions. Both in view of the future and of the age of a number of present members of the staff, provisions in this respect are sorely needed. Various suggestions have been laid before the Commission, advocating an age-limit of 60 years—pointing out that the age-limi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s 55—or an age-limit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age-limit for Government servants. Adoption of these proposals would of course imply that certain members of the staff who have already passed this age should be allowed to retire. As regards retirement in general, it has been suggested to the Commission that only staff-members who have completed ten years of service should be eligible for a pension. At present no provisions seem to have been ma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eneral Pension. Provident or Welfare Fund;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steps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he near future.

4.24 In the foregoing pages reference has repeatedly been made to the necessity for research.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in our opinion, it is the scholarly work of the staff-members that establishes the fame of a university. We hope that the authoriti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will remedy the present unstable position of the staff-members so as to allow them to study in pe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them with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4.25 Here a word of warning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oo often the suggestion has been voiced in these parts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o “creative work” and research. However, the task of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is to study - to study intelligently and critic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aff, to try and obtain a solid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and insight, which will enable him *eventually* to apply the powers he has acquired to individual research, eventually, i.e., once he will have graduated. Of course, within limits even the undergraduate will be able to engage in research, be it in preparing for seminar-work or by making his first individual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tory. For the time being, more extensive student research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at Nanyang University, firstly because it does not and must not belong to the work of the undergraduate, and secondly, because the University is not yet in a position to open a graduate school. If the authoriti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clearly perceive the serious weaknesses prevailing in several of the University's departments, they will be wise to refrain from further complicating an already complicated situation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duate studies. When the present rapid but not always healthy growth has given place to a more normal and solid development, the time will have come to consider such a project, but not earlier.

4.26 Nearly all the submissions comi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have stressed the urgent necessity for staff-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s regards purely academic matters. Although we realise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present organisers faced when, without expert advice, they tried to set up Nanya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e recruitment of staff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courses, we feel compelled to point out that in a university run along well-established lines, academic matters are left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 academic staff, the Council being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final phases of the deliber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taff. Once the number and type of colleges to be established have been decided, the internal organisation of these colleges and their departments (courses, curricula, syllabuses, etc.) is left entirely to the staff.

4.27 In financial matters, the final decisions should belo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ouncil, but in the deliberations which lead to proposals involving expense it can have no say.

4.28 In matters of higher appointments, it is the staff who deliberate and propose. In other words, appointments to new chairs and to vacancies, as well as promotions, are matters for deliberation by the committees created each time for a specific purpose from among the academic members most closely concerned. Recruitment clearly belongs to those matters where the opinion of the staff has to be given the fullest possible weight; it cannot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a *standing* committee, which includes several non-academic persons who, moreover, are not members of the staff.

CHAPTER FIVE

Courses and Facilities

5.1 In order to attain the aim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see Appendix D),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must be planned in such a way as to fulfil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First, there must be a judicious allocation of the student's time in the curriculum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in his major course. Second, courses must be arranged in logical sequence and the subject matter for each course carefully selected. Third,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in the major course

of the student must be so integrated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part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5.2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requires not only its official adoption by the facul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the successful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evolving a method of teaching to enable the student to think for himself and develop his powers to attack and solve problems on his own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5.3 A survey of the curriculum of Nanyang University led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still a great need for improvement. On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esent curriculum is that it is too heavy.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Nanyang University, the minimum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is 142 for Arts and Commerce students and 152 for Science students. These numbers are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s for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following table: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College		
	Arts	Science	Commerce
Nanyang	142	152	142
in America	120	120	128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32	132	132
in the Philippines	120	120	121-123*

(*123 credits for accounting majors and 121 credits for majors in other fields.)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at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reduced to a number within the range of 128-132. The reason why we suggest 128 rather than 120 as the minimum is because both Chinese (8 credits) and English (8 credits) are required courses in the freshman year of Nanyang University.

5.4 Another defect of the present curriculum is that it includes many courses which should not be there, although certain course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for a good training are missing. Space does not permit the enumeration of individual cases, it is sufficient to say that the courses which should be dropped are either special courses which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a graduate school or courses which have no bearing on either the general education or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he student. A third defect is that certain courses are not arranged in logical sequence. In some cases the need of a prerequisite has been overlooked.

5.5 Thus far, we have discussed only the curriculum of course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course names and the hours assigned to each are (1) the thorough integration of

content throughout the course sequence and (2)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udent learns to think and apply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basic techniques or skills to the experimental or non-experimental solution of problems. A review of the syllabuses together with the curriculum of Nanyang University made us feel that it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o give at this point a brief account of our opinion about cours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eaching.

5.6 Because of the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each course and in the interest of good education, one must be willing to discard traditional course content which is purely descriptive and factual, and focus atten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n having the student maste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One must sacrifice extent of coverage for depth of understanding, and each course should be devoted to subject matter which will be used in later learning in and after college. Such facts and instances as are introduced should serve primarily as the basis on which the student induces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r for the purpose of illustrating a principle or testing a theory. We are therefo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resent curriculum should be carefully re-examined and changes made wherever needed, so that the revised curriculum, if adopted and properly implemented by members of the faculty, will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hapter.

5.7 We come now to the physical facilities. The founders of the University are certainly to be congratulated on the spaciousness of the site, which provides ample scop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hree years the University has completed in its building programme a library, one building each for the Colleges of Arts and Commerce, two buildings for the College of Science, more than one hundred houses and flats for its staff members, and numerous student dormitories with accommodation for some 2,000 students. The buildings, as a group, look very impressive. They add to the beauty of the campus. On close examination, however, many of the buildings appear to have been designed in haste without adequate planning. For example, there is considerable waste space in the library building and yet the space provided for the stacks and the reading rooms is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present needs of the University. The new science building has just been completed, but the provision of special services and other installations appears to be inadequate. Several student dormitories were found to have their windows facing east and west instead of north and south as they should. Moreover, the buildings are badly constructed, and some of them are already showing signs of deterioration, although they were only recently completed. These and other matters indicate some lack of planning and supervision on the part of the architect, the contractor, and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We are therefore of the opinion that in future, before a new building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s designed, a committee should be set up with members who hav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that particular field to study the actual

needs and prepare a report which should form the ba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5.8 The University has spent a considerable sum on books, periodicals, laboratory equipment, apparatus, instruments and chemicals. Here again, good planning before purchase seems to have been lacking. In order to raise the standards of Nanyang University to those of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more and better facilities for teaching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courses will have to be provided.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expert advice from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solicited to work out a list of laboratory equipment, books and periodicals which should be added to the present stock, so that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goo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y be provided.

5.9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no mention was made of the need for research facilities.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we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or that we think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always be kept at the level of a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America. On the contrary, we unanimously believe that in a university good teaching can only be done in an atmosphere of inquiry and research, and that the provision of research facilities is necessary to attract and retain staff of the right calibr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teaching must have priority.

5.10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n the departments of language studies, too much weight is attached to 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expense of the prerequisite of linguistic proficiency.

5.11 As regards Chinese studies, we are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y that there are as yet no universally accepted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their content and method. 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many of the teachers in these disciplines have a wide acquaintance with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To judge by the several syllabuses, however, it seems tha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being given to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by recent scholars.

5.12 We are agreed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mprovement and augmentation of the Malay division, both in breadth and in depth, making full use of the abundance of autochthonous materials.

5.13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different standpoints which exist concerning the usefulness of a separ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rom our past experience we must express our absolute preference for the system whereby an additional Diploma of Education is acquired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studies of some major subject. We would therefore advocate tha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1959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 changed into a Division of Education to provide the training needed in such a diploma-year.

CHAPTER SIX

Examinations

6.1 The commonest and possibly the best way of getting good students into a university is to require every incoming student to pass an entrance examination, which, if properly conducted, will pick out the students who have competence in oral and written expression, efficient reading and study skills, and broad preparation in the fields of study which a university requires. Therefore the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to a university should be carefully prepared with the specific aim of providing adequate preparation for studies required in the university and a congruous continuity in the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6.2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into the University is governed by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egulations. Students with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re eligible to sit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 (1) Senior Middle Certificate or Tree-Year Senior Normal Certificate;
- (2) Two-Year Senior Certificate with more than two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 (3) Cambridge Overseas School Certificate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of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Students who pass the examination at the end of the preparatory course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exempted from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6.3 We believe that the preparatory class for the small group of under-qualified students should be abandoned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It would be no small mistake to assume that within one academic year the teaching staff in a university, who are unprepared and perhaps not so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special type of work, could transform low grade material into that of university calibre. It is an unfamiliar task to the teaching staff and a financial drain on the University. Men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that preparatory classes were found to be impracticable in the past by many national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6.4 We consider it important that the syllabuses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be carefully prepared, listing texts and supplementary reading material so as to give candidates a clear idea of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The examination questions should be set with the specific aim of testing whether the candidates have the ability to think and the skill of applying formulae and general principles to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6.5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enrolment of new students should be regulated as follows:

- (1)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admitted to each department should be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staff and the facilities available in that department.
- (2) If fewer students qualify for admission than there are places available, then

only as many as are eligible, but not more, should be admitted.

- (3) If more students qualify for admission than there are places available, then only so many should be admitted as there are places available.

6.6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each student, upon being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assigned to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who would act as his adviser. The duties of the adviser are to assist the student in selecting his subjec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in the selection of a well-balanced programme. It is the primary duty of the student, howev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in their proper sequence, so that he may not, in his fourth year, find himself ineligible for graduation. This system of student advisers may later be developed into a proper tutorial system,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aff of the right calibre.

6.7 We are agree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a uniform standard in the final examinations both in the University itself and in relation to other overseas university, a formal Board of Examiners should be appointed to set the examination papers and assess the results. We consider it essential that an external examiner system as used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hould be introduced.

CHAPTER SEVEN

Student Life

7.1 The years of an undergraduate in a university represent his transition from youth to adulthood. During these years he must learn by experience how to liv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s; hence a wholesome campus life is an invaluable preparation for service and leadership in society. Since the building up of a good campus tradition is generally slow and its breakdown easy, it is of importance that the numerical growth of the student body should not be too rapid. Since man's service and leadership in society is now of expanding significance, his preparatory experience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exclusively geographical, ethnic, linguistic, or religious grouping.

7.2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we regard it as an unsound policy to aim at quantity at the sacrifice of quality, to admit large incoming classes without very cautious consideration of possible effects on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standards—however pressing the demand on the University for admitting more students, and however tempting a larger receipt in fees might appear to be a support to university finance. If there is no other revenue that can help to avoid a deficit, it would be better to increase the fees than to enlarge the size of the enrolment. The objection that a higher fee imposes a heavier burden on the students from poorer homes can usually be met by providing more scholarships and grants-in-aid, which if not available from donations,

should come from the increased fees. Some of the best private universities abroad take pride in matching a large and rapid rise in fees with a larger and more rapid increase in financial aid to students. Harvard, for instance, had in twenty-five years increased its fee receipts from US\$3,314,207 to US\$11,595,688 and its financial aid disbursements from about US\$500,000 to about US\$6,000,000—in other words, while fees had increased 350 per cent, aid had increased 1,200 per cent; now what Harvard gives to its students is better than half what it takes from them.

7.3 A desirable feature of having numerous and varying scholarships, grants-in-aid, loans, etc., is that they will facilitate the admission of various categories of students that will enrich campus life. Through liv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there will be a natural growth in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tween the native and the foreign-born, between one ethnic group and another, between the adherents of one religious faith and those of another. Provided that the curricular standard is also good, a campus life wit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such happy friendliness will make it not only unnecessary but also undesirable for wealth families to send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abroad for college education, for in so doing they would be depriving their youths of that aspect of educative experience, a foretaste of the better community that they will have to help to build which no student life abroad can fully provide.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more specialised and advanced subjects is, of course, another question: this may, with some advantage, be acquired abroad. Indeed, extraordinarily gifted graduates may very well be sent abroad for post-graduate work, either on the support of their families or on fellowships from the university. From among these the future university teachers may be recruited,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rea will no longer need to depend solely on imported personnel.

7.4 To return to undergraduate campus life, it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at it needs suitable housing quarters and wise faculty guidance.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day students with the campus life, many universities have found it desirable to provide a student-centre building even before all of the dormitory requirements are met. Further, such a building is basically necessary as a focal point in a fully developed student life in all its extra-curricular aspects. Apart from providing such a building and its maintenance, it is on the whole better to foster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by not granting subsidies to the students' union or its numerous societies. The director of students' activities should preferably be a young man; he should be assi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student welfare,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direct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supervisors of hostels, and a few professo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tudent body.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campus life should be carefully drawn up, and disciplinary measures agains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fair and firm. Censorship of student opinion is impractical and difficult of enforcement. The present student publications

at Nanyang are very promising, though a reader might wish to see greater restraint in the criticism of University personnel or fellow students in print. In such as well as in other inconsiderate conduct there is always the need for more patient and skilful faculty guidance along the path that leads away from juvenile exuberance into matured wisdom, wherein one understands such matters as the obligations of courtesy and kindness, the power of integrity, and the dignity of humbleness.

CHAPTER EIGHT

Findings

8.1 In presenting this part of our report we wish to point out that we have purposely refrained from dwelling on those pleasant and admirable features we found in our altogether too few and too brief encounters with the University campus, the patrons, offic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se many features are not those that need improvement. Since we are invited to consider th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suggest improvements, we shall confine our findings to the few items below:

- (1)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is that it has grown too fast without continuous expert planning over a long period before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 (2) The present method of organis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a mod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type.
- (3) The standard of the design of the laboratories and the library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dequate undergraduate training in a university.
- (4) Too great a proportion of the staff are, in our opinion, insufficiently qualified to give adequate undergraduate instruction in the University. The terms of employment seem to discourage many of the better qualified from accepting such employment and to demoralise many of those who do.
- (5) As a result there is in the atmosphere of the University a depressing lack of scholarly endeavour and investigation.
- (6) As far as the curriculum is concerned, both students and staff appear to be overloaded. The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exceeds that usually demanded. The courses of study show a lack of correlation and balance and frequently a lack of ordered sequence. Some essential courses appear to be miss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n inclusion of unnecessary material. All courses would benefit by a thorough re-examination by the staff at the departmental level.

8.2 Following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we regret that we must report adversely on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 further regret that we cannot at

present in good conscience recommend that the degre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recogni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s being comparable with the degrees awarded by other universities which are now so recognised.

8.3 We we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ee the actual work of the students, but feel that we should report that such students as we have seen and interviewed have impressed us with their intelligence, keenness, enthusiasm and enterprise. Whatever may be decid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its degrees by the Government, som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must be made to ensure that these students are not penalised.

8.4 After presenting these findings, we must state that they in no way reduce our admiration for the idealism of the founders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aiming at the best training for Malayan students with Chinese heritage; where the performance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aim, there need be no serious disappointment: a new challenge will bring forth new achievements.

CHAPTER NINE Recommendations

9.1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out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finance.

9.2 We recommend that an *Ad Hoc* Committee be formed of not more than seven members,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of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our Report an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and sequence of the re-organisation deemed necessary.

9.3 We recommend that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8 be amended after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points mentioned in Chapter Three of this Report.

9.4 We recommend that the salary scales of the present full time staff should be raised immediately by approximately 50 per cent as a transitional measure. The present system of annual re-appointment should remain for the time being until 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completed. All members of the present staff not re-appointed under new contracts should be given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contracts a return far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immediate family, and the equivalent of four months' salary as a retiring lump sum.

9.5 We recommend that in 1960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admitted should be reduced drastically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previous years, and that in department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re-organisation, no new students should be admitted at all.

9.6 We recommend that the *Ad Hoc* Committee should next work out new salary scales and terms of appointment including tenure, superannuation, etc., for all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to become effective as from 1st January, 1960. Present staff members will not be eligible automatically for the new salary scales;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to be described below, all positions for which the new salary scales are applicable should be re-advertised.

9.7 We recommend that the *Ad Hoc* Committee should then consider and determine the assured income of the University from private and Government sources for 1960, and fix the number of staff positions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in view of the necessity of preparing, and abiding by, an approved annual budget which will make adequate provision not only for staff, but also for proper running expenses of the University in all its departments. We believe that it is better to have fewer well-staffed and well-equipped departments than to have many departments under-staffed and ill-equipped.

9.8 We recommend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advertised and filled as soon as the staff establishment and the annual budget of the University have been determined. Until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steps should be taken by the *Ad Hoc* Committee to appoint an acting President to take care of routine matters.

9.9 We recommend that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the other positions established in paragraph 9.7 should then be filled in an ordered sequence by public advertisement.

9.10 We recommend that in filling academic positions starting with that of the President, the expert advice of external academic assessors should be sought. Present staff members shall be eligible to apply for all positions.

9.11 We recommend that, until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enate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full discussions on the financial and academic problems facing the University, the total student body should, as far as possible, be progressively reduced.

9.12 Similarly, we recomme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olleges or departments should not be contemplated, and that the proposed reduction of the four-year course to a three-year course and the suggested introduction of an Honours year be held in abeyance until after the re-organis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9.13 We recommend that,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and the setting up of the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the *Ad Hoc* Committee should be dissol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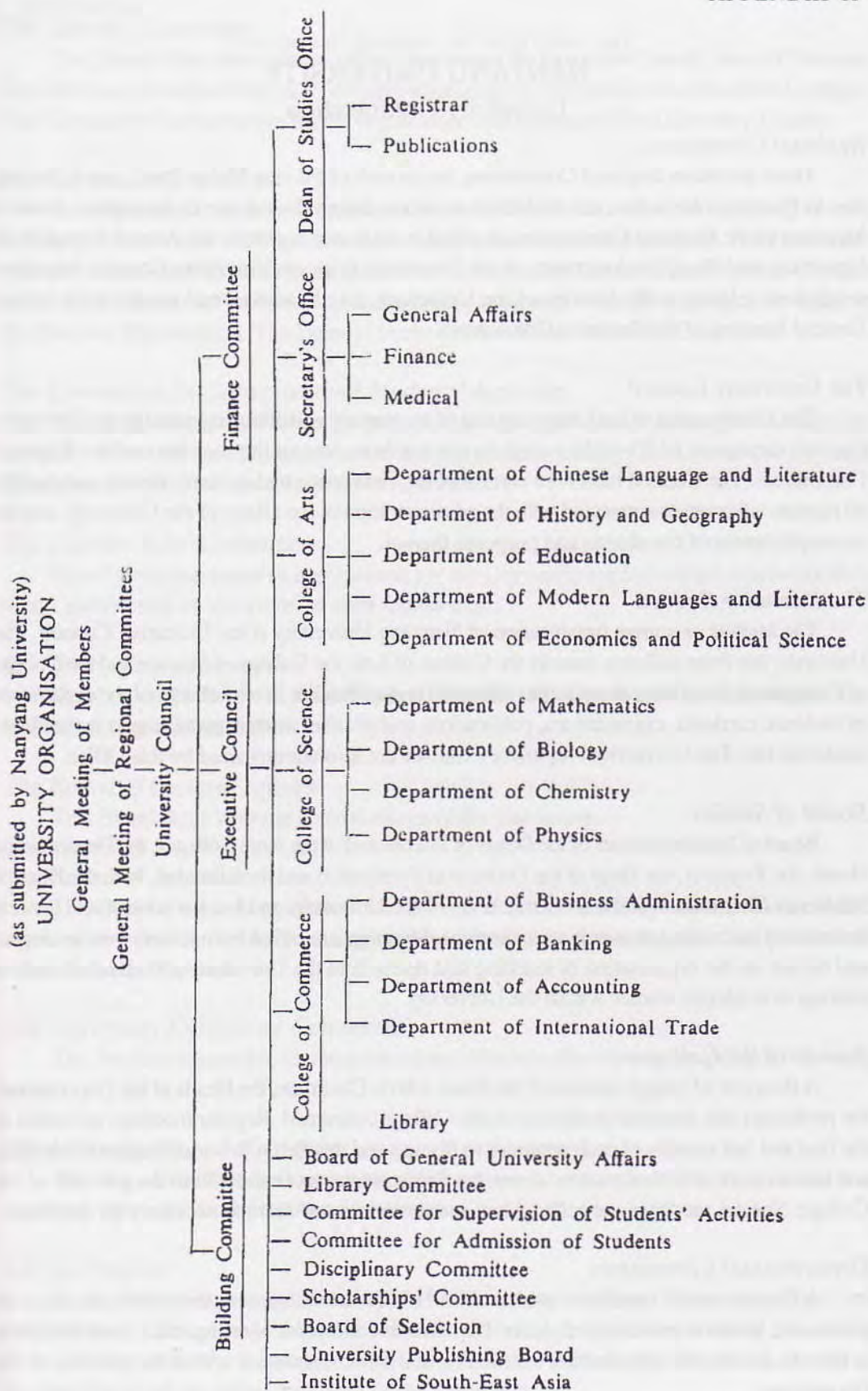
9.14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aising of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Nanyang University as soon as possible, we would urge the University to adopt the external examiner system as used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e see no reason why a system could not be devised in which some or all of the external examin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re used.

9.15 Further, we realise that, with the necessary re-organis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outlined in the above recommendations, it might be a few years before a

competent Commission could recommend the automatic acceptance of a Nanyang University degree as an eligibility qualification for entry into the public service. In the meantime, therefore, because we feel that the present students should not be further penalised, we would recommend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entry requirements for the public service, including the Educational Service, should be temporarily relaxed so as to enable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enter the public service after interview and the passing of such further tests as may be decided by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nd that these graduates be placed initially in such salary grades as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may deem appropriate. Their future promotion, even to the highest positions, will naturally depend upon their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lone.

9.16 We would recommend further that the two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 be encouraged to set up some type of informal Inter-University Academic Council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timulate co-operation.

9.17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 present idea of a separate "Chinese University" and a separate "English University" replaced by the idea of two Malayan universities, one teaching principally in English, the other teaching principally in Chinese, sharing the same ideal of building up, through multilingual proficiency, sound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 solidarity, a harmonious community characterised by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In this way, we believe that the present traces of mutual distrust, bred in long educational isolation, will disappear completely in the new unity which will surely grow under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as submitted by Nanyang University)

NANYA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ganisation

Regional Committees

There are fifteen Regional Committees, one in each of the nine Malay States, one in Penang, one in Province Wellesley, one in Malacca, two in Sarawak and one in Singapore.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Regional Committees are called in each year to receive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audited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mportant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the policies of the University may be moved and pass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Regional Committees.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he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of its property and affairs is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Council consisting of 25—250 members elected from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Regional Committees. The Council has entire control of the University, and governs, directs and decides all matters whatsoever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objects and purposes there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highest executive organis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is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University has three colleges; namely the College of Arts,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Office of Dean of Studies to take charge of the registration of students, curricula, examinations, publications and all other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students' academic life. The University Preparatory Classes are also administered by this Office.

Board of Studies

Board of Studies consists of the Deans of Studies and of the three Colleges, the Departmental Heads, the Registrar, the Head of the Division of Publication and the Librarian, with the Dean of Studies as Chairman. It is the academic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nd has th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instruction, research, examinations. Meetings are called from time to time to discuss and decide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matters relating to academic stud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Boards of the Colleges

A Board of a College consists of the Dean, who is Chairman, the Heads of the Departments, the professor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s in the College concerned. Regular meetings are called in the first and last months of each semester to discuss and decide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all other matters above the departmental level and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College. Special meetings are called when such meetings are deemed necessary by the Dean.

Departmental Committees

A Departmental Committee consists of the Head, who is Chairman, the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lecturers and assistants in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Meetings are called from time to time to discuss the organisation of teaching and all other matters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Department.

The Library Committee

The Library Committee consists of the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who is Chairman, the Librarian, who is Secretary, and two representative professor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Colleges. This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rganisation and running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Admission Committee

An Admission Committee is appoint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academic year to review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Th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the Deans of Studies, and of the three Colleges, the Registrar,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professors who are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subjects to be tested at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Dean of Studies acts as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for Supervision of Students' Activities

This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re are two Divisions under this Committee, namely: the Divi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Hostel Management.

The Scholarships'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receives applications for the University's scholarships, considers their merits and decides on the award of such scholarships.

The Disciplinary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deals with cases of serious infringements of important University Regulations by Staff members or students.

The Board of General Affairs

This Board deals with the general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The Board of Selection

This Board considers applications for appointment to the teaching staff and also considers requests for promotion by staff members and recommends such appointments and promotion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University Publishing Committee

This Boar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s of books with a view to compiling a University series.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This is a unit within the University which carries out research on histor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in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Secretariat

To the Secretariat is assigned the care of the University buildings, campus, properties and the University Clinic. The purchase of scientific apparatus, biological specimens, chemicals, library books, stationery, furniture etc. also com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ecretariat, as well as the handling of all the monetary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1. All teaching assistants must possess either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They must have——
 - (i) Graduated from well-known universities with Bachelor's degrees and distinguished academic records; or
 - (ii) Graduated from higher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done research work or served 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with distinguished records of service.

2. All lecturers must possess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They must have ——
 - (i) Obtained Doctor's degrees or Master's degrees from well-known universities, with distinguished academic records;
 - (ii) Served as lecturers at well-known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with testimonials; or
 - (iii) Served as teaching assistants at well-known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year of service at the University) with good records of service and published books of a specialized nature.

3. All associate professors must possess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They must have ——
 - (i) Obtained a Doctor's Degree from a well-known University and published valuable books, or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with good teaching records;
 - (ii)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at well-known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with testimonials; or
 - (iii) Served as lecturers at famous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with good records of service and published books of a specialized nature.

4. All professors must possess one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They must have ——
 - (i) Continued doing research work with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academic fields after possession of the qualification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No. 1 of Clause No. 6 of these Rules;
 - (ii) Served as professors at well-known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with testimonials; or
 - (iii)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at well-known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with good records of service and published important books.

5. Those who specialized in Sinology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have published important books, after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Board, may be classified as possessing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to those of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lecturers.

6. Each of the would-be teachers or teachers applying for promotion must submi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 (i) A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ppropriate to the status for which he is applying, a curriculum vitae setting out his name, sex, nationality, age, academic records, experience, books written by him, present appointment, and the courses in which he specializes.
- (ii) Diplomas or certificates or academic records relevant to his qualifications. (Applicants for promotion will be exempted.)
- (iii) Book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printed and published. (Textbooks or reference book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r translated work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Books submitted by teachers applying for promotion must be those published after their last application.)
- (iv) Testimonial of service, contracts or letters of appointment. (In case of loss, duplicate copies duly certified by the issuing authorities must be submitted instead. Testimonials submitted by teachers applying for promotion must be those of their service after their last applications or letters of merit issued by their departments in which they are serving.)
- (v) All other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ir qualifications.

7. The important point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Board, as provided for by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Rule No. 3 and Rule No. 7 of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Standards of Assessing the Teaching Staff's Qualifications, shall be as follows: -

- (i)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his Graduation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his position in such results shall be considered.
- (ii) In the case of his services 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centres, his research reports, books and letters of merit shall be considered.
- (iii)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with a Master's Degree or Doctor's Degree, the value of his thesis and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the institution conferring such degree shall be considered.

The ai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grow throughout their lives in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stature and in usefulness as citizens. We should not seek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at graduation, but rather to educate them so that they will become professional men of full stature. Instruction should therefore be planned to help each student acquire the following:

- (1)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a familiarity with the basic techniques or skills in his major course and its related fields, and the ability to use this knowledge and these basic techniques or skills.
- (2) Genuine competence in the orderly way of analytical thinking which scientis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men have always used in reaching sound, creative conclusions, to the end that after graduation the student can, by such thinking, reach his own decisions both in his professional work and as a citizen.
- (3) Ability to learn for himself with scholarly orderliness, so that after graduation he will be able to grow in wisdom and keep abreast of the changing knowledge and problems of his profession and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 (4) The philosophical outlook and breadth of knowledge which will enable him to recognize and deal with the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his professional work.

南洋大学法

(1959年5月29日)

南洋大学

本法乃规定组织南洋大学,使成为法人团体及与其有关事项。

为欲在新加坡提倡学术、文学、科学及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及授予学位,创设一学术机关,命名南洋大学。

又为欲该大学依本法组织,拥有及运用本法所赋予一切权利,特权及权力,并履行一切责任。其员司应依本法任命或设置,拥有及运用本法所赋予一切权利,特权及权力,并履行一切责任。

又为本法第一附件所列明之地产代南洋大学信托保管并在其上建立屋宇以供该大学之用。

又为便利行使该大学及其员司之职权起见,该大学应依照新加坡法律办理法人登记。

兹由新加坡殖民地总督经立法院之商榷同意制定本法如下:

命名及实施日期

一、本法命名为1958年南洋大学法,由政府于宪报上通告指定之日期实施之。

(于1959年5月29日宪报号外颁布,自是27日起施行。)

名词释义

二、在本法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

“当局”指理事会,校务委员会,毕业生同学会或任何委员会;

“理事会”指依本法第18条设立之大学理事会;

“毕业生同学会”指依本法第25条成立之毕业生同学会;

“大学会员”指依本法第8条规定而成为本大学会员者；

“会员名录”指依本法第9条置备之会员名录；

“捐款人名录”指依本法第10条置备之捐款人名录；

“校务委员会”指依本法第24条成立之校务委员会；

“法规”指依本法所制订之任何法规；

“教师”包括教授及讲师；

“大学”指依本法第3条注册之南洋大学；

注册

三、凡现任理事会理事、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列名于会员录之人士、商号、公司及团体，均为本大学会员。以上各会员合组一法人团体，名为南洋大学。彼等用此名义时，有永远继承权，得置用正印，（亦得随时销毁，更换或另制之。）在任何法庭起诉，或受控，并有权处理关于法人团体其他任何事项。

权力

四、本大学得获取，购置，租赁，占有及享有任何动产及不动产。在本法规定下，得以本大学认为适当之条件，将本大学之任何动产及不动产变卖、转让、过名、交出、让与、抵押、赠予、重新过名、让渡，或用其他方法处理之。

赋予财产权（第一附件）

五、在本法第一附件所指定之地产，兹赋予本大学享有，以供本法所规定之用途，附带保有权之一切条件，均继续有效，所有属于本大学或其信托人之货物，金钱及财产，均赋予本大学。

目的

六、（一）设立本大学及组成法人团体之目的如下：

- （a）在新加坡设立并维持一间大学，以提倡学术、文学、科学与研究，促进高等教育，授予学位；
- （b）在该大学内设立学院，使学生得到健全之文、理、技术及包括各种学科之高等普通教育，供给训练师资，并得设立职业及专门学校；
- （c）随时举行学生或其他人士之考试，授予及格者以学位，文凭及证书，并登记彼等之姓名，住址等项；
- （d）举行直接，或间接有利于教育之演讲会、展览会、研究班、讨论会及大会等，不论其属于普通、专门、科学，或技术性质者；
- （e）设立教座、讲席及其他职位，并聘人充任之；
- （f）设立、配备及维持一切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讲堂、自修室，住宅及其他本大学所需要之建筑物；

- (g) 设立并颁给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奖牌、奖品、荣衔、荣誉、奖赏, 及各项资助以期增进及提倡学术;
 - (h) 接管本法第5条所赋予本大学之产业, 进行建筑及保管本大学所需要之一切建筑物及设备;
 - (i) 购买、租赁、交换、租借或用其他方法取得本大学所需要之动产不动产及任何权益;
 - (j) 发展本大学所取得或有关之任何不动产, 设计及准备以地皮供建筑用途, 建造、改建、拆毁、装饰、维持、装修及改良其建筑物、种树、敷设道路及沟渠、开垦及耕种, 订约让人租地建屋, 与建筑商及其他人士签订各种合约, 并预付款项;
 - (k) 设立或协同设立及支持社团、机关养老金、退休养老金、公积金及信托金以期有利于本大学职员、教师、办事员、学生、前任教师或办事员, 或其家属, 发给养老奉及津贴金、缴付保险费、捐款予任何展览会以及慈善公益事业, 并为其担保人;
 - (l) 请求、接受及领取捐款、赠款、遗赠及遗产(不论其为动产或不动产, 或有无条件者) 供本大学之一般用途或任何特别用途或受信托之限制;
 - (m) 订约聘用本大学所需要之教职员;
 - (n) 设备并管理本大学员生之住宿、福利与纪律;
 - (o) 收取所规定各种费用;
 - (p) 抵押本大学之任何或一切产业以筹款供本大学上述或其他用途;
 - (q) 从事其他一切行为以期达到上述目的;
- (二) 本条第(一)节任何一段所规定之目的, 除上下文另有明显规定外, 无论如何不得因援引, 或由其他小节条文之推断, 而受任何限制, 亦不受本大学名义之限制。任何此类小节, 或其中规定之目的或赋予之权力, 不得视作附带于或辅助本条第(一)节所提及之目的, 但本大学拥有充分权力在世界任何地方执行本条任何部分所赋予之一切或任何权力, 即使所拟交易, 处理, 或执行之业务、事业、财产或行为, 乃未列在本第(一)节(A)项所规定之目的范围内者。

收入之应用

七、本大学之收入及财产, 不论来自何处, 只能用以促进本法所规定本大学之目的。任何一部分皆不得以股息、花红或任何其他办法, 藉利润方式, 直接或间接付予或让与本大学会员;

惟此条款不妨碍缴付正当酬劳予本大学之任何人员、或会员, 作为其对本大学

确实服务之酬劳费，缴付向本大学任何会员借款之利息，缴付捐赠者或其指定人之任何金钱或证券之年金，本大学对该捐赠款项所保付年息期限，以不超过捐赠者或其指定人之寿命为止。

大学会员

八、(一) 现任理事会理事及校务委员会委员均为本大学会员，其余会员如下：

(a) 基本会员。

(b) 赞助会员。

(c) 普通会员。

(d) 名誉会员。

(二) 凡列名捐款人名录，而其捐款总数达10万元者，得任永久基本会员，或至其辞职为止，如系有限公司、商店或团体，直至该公司、商店或团体解散或辞职为止。

(三) 凡列名捐款人名录，而其捐款总数达1万元者，得任永久赞助会员，或至其辞职为止，如系有限公司、商店或团体，直至该公司、商店或团体解散或辞职为止。

(四) 凡列名捐款人名录，而其捐款总数达1千元者，得任普通会员。

(五) 凡对本大学有特别贡献者，理事会得举为永久名誉会员，或至其辞职为止。

会员录

九、(一) 本大学会员录由秘书保管列明一切有资格及同意为本大学会员之人士、商店、有限公司及团体之名称。

(二) 会员欲退出会时，应以书面通知秘书，然后在会员录删除其姓名。

捐款人名录

十、捐款人名录由秘书保管，列明所有捐款予本大学之人士、商店、有限公司及团体之名称。

会员权不能转让

十一、本大学会员权不能转让或承袭；若因死亡、辞职或其他情形停止为会员，则其会员权亦告停止。

职员

主席 副主席

十二、(1) 理事会主席为本大学之首长，由理事会依照本法制定之章程，在其理事中选任之。

(2) 理事会副主席，由理事会依照本法制定之章程，在其理事中选任之。

(3) 理事会正副主席任期为两年：惟若彼辞职或停止为理事会理事时，即

停止担任该职。

(4) 理事会主席主持理事会一切会议,如遇缺席,由副主席代之。

(5) 理事会主席权有本法及章程所赋予之一切权力并履行责任。该项权力及责任在理事会主席缺席时由理事会副主席运用及履行之。

校长

十三、(1) 校长由理事会任命之,为本大学主要行政及学术职员、理事会及理事会所委任一切委员会之当然委员。遇理事会正副主席缺席时,主持理事会一切会议,并拥有本法,章程或理事会所赋予之一切权力,并有权召集任何主管机构。

(2) 校长应负责监督本法及章程条文之遵行,尤其对于各主管机构与各委员会有无越权行为。

(3) 校长应普遍督导本大学各种教务、研究、财务、管理、福利及纪律之施行。

(4) 校长任期及任职条件由理事会决定,在盖用大学正印之聘约上列举之。

(5) 遇校长因病告假或其他原因而在相当期间不能行使职权时,理事会应自行设法行使之。

秘书

十四、(1) 本大学应有一秘书,乃一专任职员,由理事会任命之。

(2) 秘书得随时由理事会辞退之。

(3) 秘书拥有本法或章程所规定或理事会所赋予之权力与责任。

财政

十五、(1) 理事会得委任一财政,彼得为义务或受薪职员。

(2) 理事会得随时辞退财政。

(3) 财政执行理事会所付托之任务,包括接受捐款,捐赠及对本大学之遗产并发给收据。

在宪报公布

十六、秘书及财政一经任命后,其姓名即在宪报上公布;此项公布将作为该项任命之确定证据,而其中所指称人士即有权执行其秘书或财政之任务。

查账员

十七、(1) 本大学会员每年常年大会应任命一位或多位查账员。

(2) 查账员任期一年,但得连任。

(3) 如在两常年大会中间,遇有查账员出缺时,由理事会任命一人补充至是年任满为止。

理事会

十八、本大学产业与事务，由理事会负责管理之。理事会由校长及依本法第19条任命之27名理事组成之。

理事会理事之任命

十九、(1) 理事会理事除校长外，依下列办法任命之：

(a) 由新加坡部长会议选派三人；

(b) 由居于星马两地之本大学会员自行选派20人，其中最少一名应为新加坡居民，而马来亚联合邦，每一邦居民最少有一名为理事，俾星马各邦各有一代表；

(c) 由校务委员会自行选派二人；

(d) 由毕业生同学会自行选派其为本大学会员者二人。

(2) 除本条第(一)节(c)项外，任何人于担任本大学受薪职位时，无资格受任为理事。

任期

二十、在本法第19条下任命之理事会理事，若继续保有资格，得任职两年，自受任命之日起；惟首任理事半数于一年后退任，用抽签法决定之。

管理

二十一、理事会拥有监督及管理本大学与其财产及事务之全权，并有直接指挥及决定一切有关于本大学之行政，履行其目的，拥有及行使本法赋予本大学之一切权力，并得依照其意见，随时对彼等权力范围内之任何事宜，制订、更改及取消规则，包括办事细则。但上述规则对本法，或章程，不得有所抵触，否则无效。

委托代表

二十二、理事会得将其一切或任何职权委托常务理事会，该常务会由理事组织，其章程另订之。并得随时委任其他委员会，以进行任何特别事务，委员之全部或一部，由理事担任之。

出缺

二十三、理事中纵有出缺者，理事会仍得处理事务。凡理事会，或其所属委员会开会议决各事，即使事后发觉当时出席理事(或委员)之资格，或有问题，或已丧失资格者，均仍有效，宛若各出席理事(或委员)均曾合法受任，并有资格担任理事(或委员)之职务。

校务委员会

二十四、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兼任主席)、各学院院长及法规所规定之大学教職員共同组成之、该会为本大学学术机构，依照本法及章程，掌管并指导一切有关于教务、研究、考试及授予学位、文凭、证书等事项。

毕业生同学会

二十五、毕业生同学会由校长(兼任主席),与本大学全体毕业生共同组成之,拥有法规所规定之权限。

学生会

二十六、(一)本大学全体学生皆为“南洋大学学生会”此一组织之会员。

(二)南洋大学学生会之章程,须经本大学理事会或依法授权之主管机构批准,方为有效。

(三)大学理事会得依照其所认可条件,授权学生会管理专供学生使用之房屋或厅堂。

本大学会员大会

常年大会

二十七、每年最迟在4月分应举行大会一次,称为常年大会,在此会议中,理事会提出过去一年本大学一切事务报告,收支总账及贷借损益对照表,选举下年度查账员及理事会理事替补退任理事。

特别会议

二十八、(1)正副主席及理事会得在任何时召集本大学会员举行特别大会,主席于接到本大学会员10名以上联函请求并述明召集特别大会之理由,得在三周以后及六周以内召开本大学会员特别大会。

(2)若主席于接到此项请求后不在14日内召开特别大会,该请求者得自行召集之。

(3)召开该会议之通告,应注明所拟讨论特别事项。

章程

二十九、理事会得制订章程以不抵触本法为限:

(a)规定召开本大学会员会议办法、开会之必要法定出席人数、本大学会员表权要及处理事务之程序;

(b)规定理事会议事手续、召开议会办法、开会之必要法定出席人数、理事会理事表决要及处理事务之程序;

(c)委任常务理事会及其他委员会,将理事会一切或任何权力委托任何委员会;

(d)规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或其他委员会与本大学职员之行政权,保管及使用正印方法;

(e)规定保管及报告账目以及会员录办法;

(f) 规定大学一般行政, 特别有关下列全部或任何事项:

- (1) 授予学位, 文凭及其他学术荣誉之原则;
- (2) 订定考试次数及范围以及入学等事宜;
- (3) 本大学各科招收学生及寄宿事宜;
- (4) 订定本大学教职员聘任之方法及服务条件, 为本大学教职员之利益设立及规定养老金、特别酬劳及公积金制度;
- (5) 规定本大学得徵收之学业、住宿、参加考试、学位、文凭及任何其他费用;
- (6) 订定图书馆、讲堂、实验室、研究院、礼堂或宿舍以及本法未有特别规定之一切大学各部门活动之管理方法;
- (7) 订定任何机构、委员会或本法未有特别规定之其他团体之章程、权力与职务;
- (8) 考试委员之委任、权力、职薪及服务条件以及考试方法;

(g) 执行本法之一般目的。

第二附件中之章程

三十、(1) 本法第二附件所载之南洋大学章程实施至依照本条文办法取消或修正为止。

(2) 理事会得随时取消或修正该章程或其任何部分, 惟须:

- (a) 先对所拟取消或修正之条文, 给予各理事以适当之开会通告。
- (b) 条文之取消或修正提案, 经出席会议理事三分之二以上投票通过, 方为有效。

公布章程

三十一、凡撤销, 或修改本法第二附件所载南洋大学章程之议决案, 或新订之章程, 均须由宪报公布后, 方生效力。

法规

三十二、(1) 在本法下, 得制订法规, 处理下列事项:

- (a) 本大学职员权限与责任;
- (b) 校务委员会及毕业生同学之组织法, 权限及程序;
- (c) 本大学授予学位, 文凭及其他学术荣誉之决定;
- (d) 学生入学、住宿、纪律及福利等条件;
- (e) 在本法下, 得由法规规定之一切其他事宜;
- (f) 本大学教职员聘任方法及服务条件;
- (g) 对上述各事项有附带或间接关系者。

(2) 理事会得提出本法规修改案或新法规草案,交由会员常年,或特别大会议决之。

(3) 凡有关下列各项之新法规草案,或旧法规修改案,在未提交会员大会讨论以前,理事会须先徵求校务委员会之意见。

- (a) 一学院院长之权限与责任;
- (b) 校务委员会之组织、权限、责任与程序;
- (c) 本大学授予学位、文凭及其他学术荣誉之决定;
- (d) 本大学教师之聘任方法及服务条件;
- (e) 学生住宿及福利与纪律条件;
- (f) 在本法下,属于校务委员会职权内之其他事宜。

第一附件 (参阅本法第5条)

地主	巫金	地区	地段号数	面 积			地契	条件
				亩	律	波		
新嘉坡 裕廊 南洋大学	8	登嘉	6	14	2	26	法定呀兰 329号	受新嘉坡福 建会馆与南 洋大学有限 公司于1954 年7月27日所 签订让渡契 约(注册于 1189卷第26 号)所列明之 权益限制。
	8	登嘉	7	20	2	18	2266号	
	9	格兰芝	27	20	1	30	19号	
	9	登嘉	29	37	3	06	328号	
	9	蔡厝港 (登嘉)	2-30	430	1	00	33907号	
	11	平港	2-91	3	3	16.2	25072号	
	9	蔡厝港	2-44	20	1	28	33908号	

南洋大学章程

一、本章程名为南洋大学章程；

大会

二、（1）每年最迟在四月份举行大会一次，开会地点可由理事会决定。

（2）前项大会称为常年大会，其他一切大会称为特别大会。

（3）除遇特别情形不得不用较短时间之通告召开会议外，凡会员大会之通告，须在七日前邮寄各会员，并列明议程，但开会议决各事项，并不因其通告未符手续，而失去效力。

三、凡在特别大会处理者，视为特别事务，凡在常年大会处理者，除讨论账目、贷借损益对照表、理事会及查账员报告、贷借对照表之任何附件、选举理事会理事替补轮流退任理事，委任查账员及规定其酬劳等外，亦视作特别事务。

四、会员大会须有十名以上会员亲自出席，方足法定人数。任何大会开会时，如不足法定人数，不得处理任何事务。

五、在指定举行大会时间后半小时内，若无法定人数出席，该会议若由会员请求召开者，即解散之。在任何其他情形下，延会至下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之，在此延会中，于指定开会时间后半小时内，如仍无法定人数出席，则出席之会员即作为法定出席人数。

六、理事会主席为会员大会当然主席，如彼缺席，由副主席，或校长代之，但在指定开会时间后15分钟内，彼等皆未出席，或不愿担任主席，出席会员得推举理事会一理事担任，若未有理事出席，或出席理事全体拒绝就主席位，彼等得推举一出席会员担任该会议主席。

七、（1）会议主席在获得任何有法定人数出席之会议同意，或经该会议指令，照该会议决定，展延至任何时间及地点举行。

（2）遇一会议延展至十日以上，应照原来会议办法发出开会通告。

（3）除上项条文规定外，不必给予任何会员有关任何延会或其议程之通知。

（4）在任何延会中，除前会所应处理之事务外，不得处理其他事务。

八、在一切大会上，将提案交付表决时，应举手表决之，除非在宣布举手结果时或以前，主席或在会议享有表决权之任何人士以书面要求投票表决。除如上述要求投票表决外，会议主席一经宣布某提案已举手通过或一致通过，或多数通过，或被否决，或多数不通过，均作为定论；而一经在本大学议事簿记录即作为确证，不必另行证明赞成或反对该提案之票数或比数。

九、若要求投票表决,由主席指定时间、地点及办法举行之、投票之结果即视作
原来会议议决案。

十、在推举会议主席,或讨论关于延会之问题时,不得要求投票表决。

十一、遇举手或投票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会议主席得再投一票决定之。

十二、在要求投票表决时,除要求投票表决之问题外,不妨碍会议继续处理任何
其他事项。

十三、除本大学一部分资本属于特等股份,附有任何特权或限制外,每会员在举
手时各有一票权,在投票表决时,则彼所有之每一股份各有一票权。

十四、若任何会员之头脑不健全,得由其委员会,受托人,监掌人或其他法律受
托人代为投票,后者得亲自或委托代表投票。

十五、除此处明白规定者外,任何人,除非彼乃一已注册会员,且已缴清一切应
付本大学各款外,不得在任何大会上投票。

十六、委托代表之文件,应由委托人或其书面授权之代表人签署,若委托人乃一
有限公司,则应盖该公司正印;若未有正印,则应由有权职员签名。委托代表在一
会议投票之文件,视作包括代表委托人要求或同意要求举行投票表决之权力在内。

十七、代表委托书连同‘挂沙字’(如有此文件),或由公证人签证之副张,应在所
出席投票之会议或延会举行前最少48小时寄存本大学办事处,否则,该代表不能
享有投票权。

十八、任何代表委托书应尽量依照下列格式:

“南洋大学

余_____居于_____为南洋大学会员,兹委托_____居于_____若彼未出席,
由居于_____代表余出席本大学于19____年____月____日举行之(常年、
别或展延大会,视其情形而定)会议上,及每一次延会上投票。

19____年____月____日 亲笔签署”

十九、会员若系商店、公司、有限公司或团体得授权一人出席会议及投票,若遇
代表资格发生问题时,由该会议主席作最后裁决。

二十、任何会议之议决案不得以召开会议手续不合规则,或要求审查出席会议
或投票者之资格为理由而作为无效。

二十一、本大学应保存一议事簿,适当记录每次会议所处理之事务。

理事会

二十二、(1) 理事会得召开会议处理事务,并依照其意见延会及规定会议办法。

理事会理事十名作为法定出席人数。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32

(2) 理事会正副主席,或理事会任何十名理事得随时以书面要求召开理事会议,而秘书于接到其要求后必须召开之。

(3) 除紧急会议外,理事会开会通告列明议程,最迟应在开会前7日邮寄理事会每一理事,但任何会议之议决案不因该通告不合手续而失效。

二十三、理事会每次开会均由理事会主席主持,若彼缺席,由副主席或校长代之,遇正副主席及校长皆缺席时,则由出席理事推举一位临时主席。

二十四、本大学应保存一议事簿、适当记录理事会议所处理之一切事务。

二十五、理事会应向本大学常年大会报告过去一年之经过、一切收支正确账目。该账目应记录至每年12月31日止,并将一切单据,最迟在开会以前一周,交由查账员审查之。

常务理事会

二十六、理事会于每年常年大会后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得委任一常务理事会,由正副主席、校长、秘书及财政(以下概称为当然理事)以及理事会其他五名理事组成之。

二十七、理事会得随时决定任何理事(当然理事除外),应为常务理事,并得随时变更、解散或重新组织,制订该会办事细则。

二十八、常务理事会除受理事会随时所制订之任何办事细则限制外,有资格代行理事会所有职权。

二十九、常务理事会得在彼等认为适当时开会处理事务,延会或规定会议办法,在理事会未另行规定以前,法定出席人数为五人。常务理事会不论有谁出席,都得处理事务。

三十、理事会正副主席、校长或常务理事会任何两人,得随时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

三十一、理事会得依照其意见,随时委任其他委员会,委员之全部或一部分得由理事,或其他人士担任之,并得规定该委员会职权。

校务委员会

三十二、(1) 校长将决定校务委员会开会日期,地点及议程。会议由秘书召集之。彼乃校务委员会秘书。

(2) 校长不能出席时得委托一学院院长主持本会任何会议。

(3) 除校长或各院院长外,其他委员任期为一年。

- (4) 本会委员如因失去资格, 辞职、重病、或死亡而出缺, 除校长或各院长外, 该遗缺应依照法规补充之, 至原任满期为止。
- (5) 本会委员6名成为法定出席人数。
- (6) 在不妨碍本法第24条及任何其他条文所赋予本会之权限下, 本会之权限将包括——
 - (a) 考虑在本法第31条第3节条文下提出之新法规提案, 或旧法规修正案;
 - (b) 制订本大学法规关于课程及考试之施行细则;
 - (c) 管制进入本大学肄业及考试等事宜;
 - (d) 任命校外及校内之考试员;
 - (e) 发给训令予考试员或考试委员会;
 - (f) 依照本大学章程, 法规及细则批准大学考试成绩, 授予学位, 文凭及其他荣誉标记;
 - (g) 授予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金、奖品及奖牌;
 - (h) 向理事会建议设置、更改、中止或取消教师职位及教师资格;
 - (i) 管制及指导本大学之教导及研究工作;
 - (j) 支配本大学建筑物作为教导及研究之用;
 - (k) 管理本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及艺术馆;
 - (l) 向理事会建议关于除本会及理事会外, 未有特别付托其他机构之一切事宜。
- (7) 本会得在本章程及法规之条文许可下, 授权某学院代行其职权。

正印

三十三、理事会应置备一正印, 并予安全保管, 非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 及最少有两名理事、秘书或理事会指定之其他人员在场见证, 不得将正印盖用于任何文件上, 上述诸人均应在该文件上签署以资证明。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promulgated on 29th May 1959
in Government Gazette
To come into operation on 27th May, 1959

An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corporatio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

Whereas it is desired that an institution to be known as the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for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Arts, Science and Research, the pro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ferring of degrees.

And whereas it is desired that such University shall be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d should possess and exercise all the rights, privileges and powers conferred and perform all the duties imposed on it by this Ordinance and that its officers and authorities should be appointed or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d possess and exercise all the rights, privileges and powers conferred and perform all the duties imposed on it by this Ordinance.

And whereas the lands and hereditaments specified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is Ordinance are held in trust for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re have been erected thereon buildings for the use of the said University.

And whereas it is desirable for the efficient discharge of the functions of such University and of its officers and authorities that such Universit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 of Singapore.

It is hereby enacted by the Governor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reof as follows:-

Short title and commencement

1. This Ordinance may be cited as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and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such date as the Government may by notification in the *Gazette* appoint.

Interpretation

2. In this Ordinance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Authority” means the Council, the Senate, the Guild of Graduates and any committee or board thereof;

“Council” means th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8 of this Ordinance;

“Guild of Graduates” means the Guild of Graduates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5 of this Ordinance;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means 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8 of this Ordinance;

“Register of members” means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9 of this Ordinance;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means the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0 of this Ordinance;

“Senate” means the Senate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4 of this Ordinance;

“Statute” means any statut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teacher” includes a Professor, Reader and Lecturer;

“University” means the Nanyang University incorpo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 of this Ordinance.

Incorporation

3. The persons who for the time being ar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Senate and the persons, firms, associations and companies whose names are inscribed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shall be a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by that name shall have perpetual succession and a common seal with power to break, change, alter and make anew the said seal from time to time at their discretion and by the same name shall and may sue and be sued in all courts and in all manner of actions and suits and shall have power to do all other matters and things incidental or appertaining to a body corporate.

Powers

4. The University may acquire, purchase, lease, take, hold and enjoy movable and immovable property of every description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may sell, convey, assign, surrender and yield up, mortgage, demise, re-assign, transfer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and deal with any movable or immovable property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upon such terms as to the University may seem fit.

Property vested (First Schedule)

5. The land and hereditaments specified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is Ordinance are hereby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for the respective estates and interests for which

the same is hel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subject to all conditions of tenure incident thereto and all chattels, moneys and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University or any trustee or trustees on its behalf are hereby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bjects

6. (1) The objects and general purposes for which the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and incorporated are-

- (a) to establish and carry on in Singapore a University for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arts, science and research, the pro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ferment of degrees;
- (b) to establish colleges or schools, within the University where students may obtain a sound classical,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liberal education and advanced instruction in all subjects included in a liberal education and to provide training in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to establish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 (c) to provide for the examination, from time to time, of students or other persons and to confer degrees and diplomas and to grant certificates to successful candidates, and to provid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holders of such certificates;
- (d) to provide for the delivery and holding of lectures, and the holding of exhibitions, public meetings, classes and conferences calcula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serve the cause of education whether general,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r technical;
- (e) to institute chairs, lectureships and other posts and offices and to make appointments thereto;
- (f) to establish, equip and maintain libraries, laboratories, museums, lecture halls, reading and writing rooms, halls of residence and all other buildings which may b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 (g) to institute and award fellowships, exhibitions, bursaries, medals, prizes and other titles and distinctions, awards and forms of assistance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 (h) to administer the property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by section 5 of this Ordinance and to carry on, build and maintain the University with all necessary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 (i) to purchase, take on lease or in exchange, hire or otherwise acquire movable and immovable property and any rights or privileges which the University may think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o carry out its objects and general purposes;
- (j) to develop any immovable property acquired by the University or in

which it is interested, and in particular to lay out and prepare land for building purposes, to construct, alter, pull down, decorate, maintain, fit up, and improve building and to plant, pave, drain, farm, cultivate land and to let it on building lease or building agreement and to advance money to and enter into contracts and arrangements of all kinds with builders and other persons;

(k) to establish or assist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pport of associations, institutions, pension schemes or superannuation or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nd trusts calculated to benefit officers, teachers, staff and students and former teachers or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or the dependents of such persons, and to grant pensions and allowances, and to make payments towards insurance, and to subscribe or guarantee money for charitable or benevolent objects, or for any exhibition or for any public, general or useful object;

(l) to solicit and accept and receive subscriptions, donations devises and bequests (whether of movable or immovable property and whether absolute or conditional) for the general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or for any special purpose of the University or subject to any trust;

(m)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and to appoint such staff as may b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n) to regulate and provide for the residence of officers, teachers, staff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welfare and discipline of teachers, staff and students;

(o) to demand and receive such fees as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prescribed;

(p) to raise money for any of the above purposes or other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by mortgaging any or all of the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and

(q) to do all such other things as are incidental or conduciv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above objects.

(2) The objects set forth in any paragraph of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except when the context expressly so requires, be in anywise limited or restricted by reference to or inference from the terms of any other paragraph of such subsection or by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none of such paragraphs or the objects therein specified or the powers thereby conferred shall be deemed subsidiary or auxiliary merely to the objects mentioned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but the University shall have full power to exercise all or any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this section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an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business, undertaking, property or acts

proposed to be transacted, acquired, dealt with or performed do not fall within the objects of paragraph (a) of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Application of income

7. The income and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whencesoever derived shall be applied solely towards the promotion of the objects and general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as set forth in this Ordinance and no portion thereof shall be paid or transferr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way of dividend, bonus or otherwise howsoever by way of profits to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the payment in good faith of remuneration to any officers or servants of the University or to any member thereof in return for services actually rendered to the University or the payment of interest upon money borrowed from any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or the payment to the donor of any money or securities or his or her nominee or nominees of any annuity by way of annual interest guaranteed by the University on the amount of such gift during a period not exceeding the life of the donor or such nominee or nominees.

Membership of the University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8. (1) The persons who are for the time being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Senate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in addition, the following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 (a) Patrons;
- (b) Governors;
- (c) Ordinary members;
- (d) Honorary members.

(2) Every person named in the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who has subscribed in the aggregate the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Patrons for life or until resignation, or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firm or association, till the dissolution of such corporation, firm or association or until resignation.

(3) Every person named in the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who has subscribed in the aggregate the sum of ten thousand dollars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Governor for life or until resignation or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firm or association, till the dissolution of such corporation, firm or association or until resignation.

(4) Every person named in the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who has subscribed in the aggregate the sum of one thousand dollars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ordinary members.

(5) A person may be elected an Honorary Member by the Council in recogni-

of singular services to the University and such person shall be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for life or until he resigns.

Register of members

9. (1) A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kept by the Secretary in which shall be inscribed the names of all persons, firms, corporations and associations who are qualified and consent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2) Any member, who desires to resign as a member, shall signify such desire in writing to the Registrar, and thereupon the name of the member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10. A Register of subscribers shall be kept by the Secretary in which shall be inscribed the names of all persons, firms, corporations and associations who have subscribed to the funds of the University.

Membership not transferable

11. Membership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not be transferable or transmissible and shall cease upon a member ceasing to be a memb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Officers

Chairman, Vice-Chairman

12. (1)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shall be the head of the University and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Council from among its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2)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Council from among its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3) The Chairman and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shall hold office for two years: Provided that he shall cease to hold such office on resignation or ceas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4)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in his absence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shall preside at all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5)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shall have such powers and perform such duties as may be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him by this Ordinance and the rules made thereunder. Such powers and duties may in the absen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be exercised and performed by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The President

13. (1) The President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and shall be the principal executive and academic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He shall be *ex officio*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and of every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and, in the event of 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being

absent, he shall preside at all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and he shall have all such powers and authority as may be conferred upon him by this Ordinance, the rules made thereunder, or by the Council and shall have power to convene any Authority.

(2)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President to see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and the rules made thereunder are observed and in particular to ensure that every Authority keeps within its powers or terms of reference.

(3) The President shall exercise general supervision over the arrangements for instruction, research, finance, administration, welfare, and discipline in the University.

(4) The term of office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President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ncil and shall be embodied in a contract under the seal of the University.

(5) If for any substantial period the President is unable by reason of illness, absence on leave or other cause to exercise any of the functions of his office, the Council shall make such arrangements as it shall think fit for the exercise of such functions.

Secretary

14. (1) There shall be a Secretary who shall be a full tim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and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2) The Secretary may at any time be removed by the Council.

(3) The Secretary shall have such powers and duties as are prescribed by this Ordinance or the rules made thereunder or are assigned to him by the Council.

Treasurer

15. (1) There shall be a Treasurer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and who may be an honorary or a salaried officer.

(2) The Treasurer may at any time be removed by the Council.

(3) The Treasurer shall perform such functions as shall be assigned to him by the Council including the receiving of subscriptions, donations and legacies to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issue of receipts therefor.

Publication in Gazette

16. The names of the Secretary and the Treasurer shall b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ppointment, and such notification shall be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appointment and that the person named therein is duly authorized to exercise the powers of the Secretary or of the Treasurer, as the case may be.

Auditors

17. (1) There shall be an Auditor or Auditors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ach year.

(2) The Auditor or Auditors shall hold office for one year but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3) If a vacancy occurs in the office of Auditor between two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a person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to fill the office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year.

Management

The Council

18. The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of its property and affairs shall be vested in a Council consisting of the President and twenty-seven members appoin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9 of this Ordinance.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Council

19. (1)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shall be appointed in the manner following:-

(a) three members shall be nominated by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Singapore;

(b) twenty members shall be elected from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resident in Singapore 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o that at least one of such members shall be resident in Singapore and at least one of such members shall be resident in each of the State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o that Singapore and each such State shall be represented;

(c) two members shall be elected from its members by the Senate;

(d) two members, being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Guild of Graduates.

(2) No person shall, except under paragraph (c) of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be eligible for nomination or election whilst holding any paid office under the University.

Term of office

20.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19 of this Ordinance shall hold office as members of the Council, if otherwise qualified, for periods of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ir appointment:

Provided that one half of the said members first appointed, to be chosen by lot, shall retire at the end of one year.

Management

21. The Council shall have the entire superintendence and control of the University and of the property and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shall govern, direct and decide all matters whatsoever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objects and purposes thereof, and shall have and may exercise all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and vested in the University by this Ordinance, and may make, vary and repeal such standing orders as they may from time to time

think fit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conduct and transaction of their business:

Provided that no such standing order shall be valid if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any provision of this Ordinance or of any rule made thereunder.

Delegation

22. The Council may delegate all or any of their powers, authorities or discretions to an executive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such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rules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and may also from time to time appoint other committees consisting wholly or partly of members of the Council for any special purposes.

Vacancies

23. The Council may act notwithstanding any vacancy in its body and all acts done by any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r of a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shall notwithstanding that it shall be afterward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some defect in the appointment of any member 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ttending such meeting, or that they or any of them were disqualified be as valid as if every person purporting to act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had been duly appointed, and was qualifi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The Senate

Senate

24. The Senate shall consist of the President, who shall be chairman, the Dean of each Faculty and such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being members of the teaching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It shall be the academic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nd subject to this Ordinance and the rules made thereunder, shall hav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instruction, research and examination and award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certificates.

Guild of Graduates

Guild of Graduates

25. The Guild of Graduates shall consist of the President, as Chairman, and all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 shall have such power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Students' Unio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26. (1) All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members of a society to be calle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2)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or by such other Authority as may be authorized for this purpose by statute.

(3) The Council may delegate to the Nanya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on such conditions as it may think fit to impose, the management of any building or common room assign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7.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to be calle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annually not later than the month of April in each year, and at such meeting a report of all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a full account of al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the balance sheet for the past year shall be presented by the Council and there shall be elected the auditor or auditors for the ensuing year and the elected members of the Council in place of the outgoing members.

Special meeting

28. (1) The Chairman, Vice-Chairman and the Council may call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t any time and the Chairman shall on a requisition signed by not less than ten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stating the objects of such special meeting call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to be held not less than three weeks and not later than six weeks after the receipt of such requisition.

(2) If the Chairman neglects to summon a special meeting within fourteen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any such requisition, the requisitionists may summon such meeting.

(3)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meeting shall specify the particular matter or matters to be discussed.

Rules

Rules

29. The Council may make rule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Ordinance-

- (a) to regulate the calling of meetings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the quorum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the voting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rocedure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 (b) to regulate the proceedings of Council, the calling of meetings, the quorum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the voting of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procedure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 (c)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other committees and for the delegation of all or any of the powers of Council to any such committee;
- (d) to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executive power by the Council 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other committees and the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ustody and use of the common seal;

- (e) to regulate the keeping and presentation of accounts and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 (f) to regulate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in particular for all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 (i)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ward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 (ii) the number and scope of examinations and the admission of candidates thereto;
 - (iii)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to the degrees and diploma cours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o residence in the University;
 - (iv)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 of service of persons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gulation of pension, superannuation and provident schem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fficers, teachers and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or any section of them;
 - (v) the fees to be charged for courses of study, for residence, for admission to examination, for degrees and diplomas, and any other fees that may be levied by the University;
 - (vi) the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the lecture halls, the laboratories, research institutes, halls of residence, and all branches of university activity no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in this Ordinance;
 - (vii) the constitution, powers and duties of any board, committee or other body no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in this Ordinance;
 - (viii) the appointment, powers, duties, remuneration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examiners and the conduct of examinations;
- (g) generally to carry out the objects of this Ordinance.

Rules in the Second Schedule

30. (1)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ules set forth in the Second Schedule to this Ordinance shall have effect until the same shall be repealed or amended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this section.

(2) Such rules or any of them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repealed or amended by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

- (a) due notice of the meeting to consider the proposed repeal or amendment has been given to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 (b) such repeal or amendment is approve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nd voting at such meeting.

Publication of rules

31. No rules repealing or amending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ules set forth in the Second Schedule to this Ordinance and no new rules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until such ru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Statutes.

32. (1) Subject to this Ordinance, Statutes may be made to deal with all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 (a)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 (b) the composition, powers, duties and procedure of the Senate and the Guild of Graduates;
- (c)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to be conferred by the University;
- (d) the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and of residence and discipline and welfare of students;
- (e) all other matters which under this Ordinance may be regulated by Statute;
- (f)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officers and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 (g) matters incidental to or consequential upon any of the matters aforesaid.

(2) The draft of a new Statute or of any amendment to a Statute shall be prepared by the Council and submitted to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special meeting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which shall thereupon make or amend such Statutes.

(3) The draft of a new Statute or of any amendment to a Statute dealing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that is to say:-

- (a)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Dean of a Faculty;
- (b) the composition, powers, duties and procedure of the Senate;
- (c) the determination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to be conferred by the University;
- (d)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 (e) the conditions of residence and the welfare and discipline of students;
- (f) all other matter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nate under this Ordinance,

shall not be submitted to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until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Senate has reported to the Council its observation thereon.

FIRST SCHEDULE (Section 5).

Description of property	Mukim	District	Re-Survey Lot No.	Area A.R.P.	Title	Conditions
Nanyang University	VIII	Tengah	6	14 2 26	Statutory Land Grant No. 329	Together with and subject to the rights of way contained in an Indenture of Conveyance dated the 27th July, 1954 (Registered in Volume 1189 No. 26) made between Singapore Hokien Huay Kuan of the one part and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of the other part.
Jurong	VIII	Tengah	7	20 2 18	Lease No. 2266	
Singapore	IX	Kranji	27	20 1 30	Grant No. 19	
	IX	Tengah	29	37 3 06	Statutory Land Grant No. 328	
	IX	Choa Chu Kang (Tengah)	30 ²	430 1 00	Statutory Land Grant No. 33907	

SECOND SCHEDULE (Section 30).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ules

1. These Rules may be cited as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ules.

GENERAL MEETINGS

2. (1)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held annually not later than the month of April in each year at such place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ncil.
(2) Such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calle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ll other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alled special meetings.
(3) Notices of every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stating the particulars of all business to be considered at the meeting shall be sent by post to each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at least seven days before such meeting unless special circumstances require shorter notice, but the proceedings at any meeting shall not be invalidated by any irregularity in respect of such notice.
3. All business shall be deemed special that is transacted at a special meeting and all business transact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also be deemed speci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counts and balance sheets and the reports of the Council and auditors, and any other documents annexed to the balance sheets, the election of Council members in place of those retiring by rotation and the appointment and fixing of the remuneration of the auditor or auditors.
4. No business shall be transacted at any general meeting unless a quorum is present

when the meeting proceeds to business. The quorum shall be not less than ten members personally present.

5. If within half an hour from the time appointed for the holding of a general meeting a quorum is not present, the meeting, if convened on the requisition of members, shall be dissolved. In any other case it shall stand adjourned to the same day in the next week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and if at such adjourned meeting a quorum is not present within half an hour from the time appointed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the members present shall form a quorum.

6.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in his absence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the President shall preside at every general meeting, but if none of them shall be present within fifteen minutes after the time appointed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or be willing to act as Chairman, the members present shall choose some member of the Council, or if no such members are present or if all the members of Council present decline to act as Chairman, the members present shall choose one of their number to b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7. (1) The Chairman of a meeting may, with the consent of any meeting at which a quorum is present, and shall, if so directed by the meeting, adjourn any meeting from time to time and from place to place as the meeting shall determine.

(2) Whenever a meeting is adjourned for ten days or more, notice of the adjourned meeting shall be giv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case of an original meeting.

(3) Save as provided in the preceding subsection no member shall be entitled to any notice of an adjournment or of the business to be transacted at an adjourned meeting.

(4) No business shall be transacted at any adjourned meeting other than the business which might have been transacted at the meeting from which the adjournment took place.

8. At all general meetings resolutions put to the vote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decided on a show of hands, unless before or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esult of the show of hands a poll be demanded in writing by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or by any person for the time being entitled to vote at the meeting, and unless a poll be so demanded a declaration by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that a resolution has on a show of hands been carried, or carried unanimously, or by a particular majority, or lost or not carried by a particular majority, shall be conclusive and an entry to that effect in the minute book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conclusive evidence thereof, without proof of the number or proportion of the votes recorded in favour of or against such resolution.

9. If a poll be demanded it shall be taken at such time and place, and in such manner, as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shall direct, and the result of the poll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resolution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poll was demanded.

10. No poll shall be demanded on the election of a Chairman of a meeting or on any question of adjournment.

11. In the case of an equality of votes either on a show of hands or on a poll,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entitled to a further or casting vote.

12. The demand of a poll shall not prevent the continuance of a meeting for the transaction of any business, other than the question on which a poll has been demanded.

13. Subject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special privileges or restrictions as to voting for the time being attached to any special class of shares for the time being forming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University, every member shall have one vote on a show of hands, and in the case

of a poll shall have one vote for every share of which he is the holder.

14. If any member be of unsound mind, he may vote by his committee, receiver, curator bonis or other legal curator, and such last mentioned persons may give their votes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proxy.

15. Save as herein expressly provided, no person other than a member duly registered who has paid every thing for the time being due from him and payable to the University may vote at any general meeting.

16. The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shall be in writing under the hand of the appointor or of his attorney duly authorised in writing, or if such appointor is a corporation under its common seal, if any, and, if none, then under the hand of some officer duly authorised in that behalf. An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to vote at a meet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the power to demand or concur in demanding a poll on behalf of the appointor.

17. The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together with the power of attorney (if any) under which it is signed, or a notarially certified copy thereof, shall be deposi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at least forty-eight hours before the time appointed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or adjourned meeting at which the persons named in such instrument proposes to vote: otherwise the person so named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vote in respect thereof.

18. An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shall be in the following form or as near thereto as circumstances admit:-

Nanyang University.

I, of, a member of Nanyang University, hereby appoint of and failing him, of to vote for me and on my behalf at the (annual general, special or adjourned, as the case may be) meeting of the Corporation to be held on the day of 19..... and at every adjournment thereof.

As Witness my hand this day of, 19.....

19. A member being a firm, company, corporation or association may authorise a person to act as its representative to attend and vote at the meeting or on a poll and if any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the person claiming to be such representative is duly authorised, the decision of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final.

20. The proceedings at any meeting shall not be invalidated by any reason of informality or irregularity in the convening thereof or otherwise or any want of qualification in any of the persons present or voting thereat.

21. A minute book shall be kept and proper entries made therein of all business transacted at every meeting.

COUNCIL

22. (1) The Council may meet for the dispatch of business, adjourn and otherwise regulate their meetings as they may think fit and ten members of the Council shall form a quorum.

(2) The Chairman or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any ten members of the Council may at any time, and the Secretary shall upon his or their request in writing, summon a meeting of the Council.

(3) Notice of every meeting of the Council stating the particulars of all business to be considered at such meeting shall be sent by post to each member of the Council at least seven days before such meeting unless urgent circumstances require shorter notice, but the proceedings of any meeting shall not be invalidated by any irregularity in respect of such notice.

23. At every meeting of the Council,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in his absence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the President shall presid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Vice-Chairman of Council and of the President a Chairman to be el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present shall preside.

24. A minute book shall be kept and proper entries made therein of all business transac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25. The Council shall make a report of their proceedings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 to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ity, and shall cause accurate accounts to be kept of all receipts and payments and such accounts shall be made up to the 31st day of December in each year and shall be laid with all proper vouchers before the auditor, so that they may be duly audited one week at least before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ECUTIVE AND OTHER COMMITTEES

26. The Council shall at its first meeting in every year after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ppoint an Executive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he Chairman, the Vice-Chairman, the President, the Secretary, and the Treasurer (hereinafter called "the *ex officio* members") and fiv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uncil.

27. The Council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termine which of their members (other than the *ex officio* members)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may from time to time modify, dissolve or reconstitut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may make such standing orders in regard thereto as the Council may think expedient.

28.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subject to any standing orders made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Council be competent to exercise the powers or discretions vested in or exercisable by the Council.

29.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meet for the dispatch of business, adjourn and otherwise regulate their meeting as they may think fit and until otherwise determined by the Council five shall form a quoru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ct notwithstanding any vacancy in their body.

30.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r the President or any two person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t any time summon a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31. The Council may at any time appoint such other committee, consisting wholly or partly of members of their own body, or others, as they may think fit, and may prescribe the functions of, and delegate any of their powers to any such committee.

SENATE

32. (1) The President shall determine the dates, places and items for the meetings of the Senate, and meetings shall be summoned by the Secretary, who shall be Secretary to the Senate.

(2) The President may depute a Dean of a Faculty to preside at any meeting of the Senate which he is unable to attend.

(3) The members of the Senate other than the Principal or the Deans shall hold office as members of the Senate if otherwise qualified for one academic year.

(4) Where, owing to disqualification, resignation, incapacity or death a casual vacancy occurs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Senate other than the Principal or the Deans the vacancy shall be filled in accordance with Statute and the person elected to fill the vacancy shall hold office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person whom he replaces.

(5) Six members of the Senate shall form a quorum.

(6) Without derogating from the generality of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24 and any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conferring powers on the Senate, the powers of the Senate shall include—

(a) the consideration of proposals for new Statutes or amendments to Statutes under subsection (3) of section 32 of the Ordinance;

(b) the making of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necessary to give effect to any Statute relating to courses of study, and to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c) the control of the admission of persons to courses of study and to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d) the appointment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examiners;

(e) the issue of instructions to examiners or to any Board of Examiners;

(f) the approval of the result of University examinations and of the award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marks of disti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g) the award of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exhibitions, prizes and medals;

(h) the making of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for the institution, alteration, suspension or abolition of teaching posts and as to the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i) th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j) the use of the buildings of the University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k) th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of the University;

(l) the making of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on all matters not specifically assigned to some Authority other than the Senate and the Council.

(7) The Senate may delegate to a Faculty such of its functions under the Rules and Statutes as the provisions thereof permit.

COMMON SEAL

33. The Council shall procure a common seal and shall provide for the safe custody thereof and the common seal shall not be affixed to any instrument except by the authority of a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in the presence of at least two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of the Secretary or such other person as the Council may appoint and these two members and the Secretary or other person aforesaid shall sign every instrument to which the common seal is so affixed in their presence.

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 对《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

(1960年2月1日)

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

我们在读了《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以后，愿以极诚挚而坦率的态度和言词，表明我们一致的意见：

- 一、评议会超越调查范围。
- 二、评议会调查方式错误。
- 三、报告书内容，缺乏事实根据。
- 四、评议会建议不承认南大学位，极欠公允。
- 五、报告书对南大教师，肆意侮辱。
- 六、我们的几点希望。

一、评议会超越调查范围

根据报告书，评议会的调查范围，乃是“调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以及为保证满意学术水准工作而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并提出建议”。（见报告书首页致新加坡总督函。本文所引报告书文字，均根据新加坡政府文化部所刊行的译本。）照正确的途径而言，评议会诸君，应该集中精力，就“南大的学术水准”这一目标，进行精密的调查并提出建议。何况评议会的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由于迫切需要早日提出报告书”（见报告书第一章第三节，简称一、三，以下仿此），仅仅这一项任务已够繁重，何能涉及其他？不幸，他们受了“所有提供的意见及所有我们正式或非正式会见的人士的想法”（一、十）的影响，首先对“要我们对承认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为大学及它打算授予毕业生的学位”这么“一种假设”（一、十），却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所以在他们作“判定”与“建议”时，一再表示“遗憾”的“不能向新加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52

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八、三)“南大学位必须等待数年……”(九、十五)方能考虑。这一点,在7月26日《南洋商报》的社评“关于南大学位的承认”中,也曾严正的指摘他们超出了调查工作的范围。可见,这种“越俎代庖”的情形,已为舆论所不满。

同样情形,他们在报告书中,长篇累幅的设立专章来评议南大的“组织、行政及管制”(第二章)及“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第三章),这样的做法,不知他们对新加坡政府委任书中所“规定”的“范围”是否另有解释。况且组织、行政、人事与法制等问题,是与当地情形与特殊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他们既非管理法律专家,又来自不同的国度,立场与观念迥异,自不能也不宜对此妄加评议。

尤其不应该的,他们在评议南大行政组织中,曾数度无理而荒谬的涉及秘书长私人的抨击(二、四。二、五。二、七),将“阻碍南洋大学趋向健全发展的因素之一”(二、七)归之于秘书长一人,这不仅是一种诬蔑,而且与事实是正相反的。又由于南大在“评议会举行会议时”而“招收新生”与“办先修班”,而评议会诸君竟“感觉诧异”(一、九),另一方面,他们又“诧异”于“当评议会抵达新加坡时,发现一宗在新加坡法律下设立南洋大学的法令已经通过二读及遴选委员会考虑的阶段”。(一、九)他们的想法,似乎在评议会开会期间,南大和立法议会都应停止工作以听候他们的“评议”。这种放肆而越权的表现,倒不能不令我们感到“诧异”。

此外,他们注意到“学生宿舍的窗口本来应该向南向北,却被发现向东和向西。”(五、七)“我们注意到在南洋大学并无马来亚大学的毕业生充任全部时间的教职员”(四、六)又注意到马大与南大“目前由于教育上的隔阂而存在着的互相猜忌”(九、十七)……这些,对于“南大学术水准”,不知究竟有些什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南大马大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至于南大的专任职员中没有马大的毕业生,责任并不在南大,而是南大每次登报征聘教职员,马大毕业生从无一人应征而已。

二、评议会调查方式错误

评议会的调查范围,既然以“南大学术水准”为主,照道理,应该确定一个“水准”。究竟以世界第一流大学做“水准”呢?(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其实也不多。而且,某些大学有某些大学的特长,很难确定一间超乎一切完美的大学来做标准),还是以评议会诸君所服务的西澳、台湾、菲律宾东方、荷兰莱顿、与美国哈佛等大学做“水准”呢?再不然,即以目前的马来亚大学来做“水准”呢?另一问题,以上这些大学,它们各具有数十年以至百年以上的历史不等,若选择任何一个来做新生的南大的水准,应该要具有一些什么最低限度的条件呢?这一点,似乎评议会诸君并没有研究过,因此,在报告书中,有时提到第一流大学如何如何(如五、七),有时也引到马大的制度(如六、七)可见他们调查“南大学术水准”是没有确定的或假定的“水准”的。

再从调查工作的本身来说,评议会的调查范围既以“南大学术水准”为主,因而,我们推论到他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应该是公开的而和南大教务处及各院系的教师们学生们,多多接触,多多查询;并多多搜集有关资料而详尽的加以分析研究与考核;多多的考察图书馆与实验室;亲自巡视各科教室并听取教师的讲学内容……等等。然而,评议会诸君的调查方式,却恰恰与此相反。

他们在执行调查的期间,仅仅到过南大三次,第一次是出席南大当局欢迎他们的鸡尾酒会,匆匆的和各院系的教师们见见面。第二次是来视察南大,匆匆的到图书馆与各学院巡视一遍,并顺便和各院系的少数教师漫谈了一阵。第三次是评议会工作已届结束阶段,曾和各院长系主任作了一次聚餐,同时约了几位教授密谈。以上,这就是评议会在南大进行“学术水准”调查的经过。

直到报告书发表了,并在报章上看到了我们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的谈话纪录以后,我们才知道,评议会所采用的工作方式,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们只是“大大张开调查的网”,“严守秘密”的搜集“公众人士”所“提供的意见书”(一、五)曾经允许“很多个人与团体代表以及具有公民感的人士出席会议,自由提供他们所知的情报和意见。”(致总督书),却将我们南大人士摒弃于会议之外。试问,这种的调查方式与方法,除了适用于重大罪案或军政重要案件之外,有无先例曾经施之于“学术水准”的调查?像这样的调查工作既将我们当作罪犯,又不准我们有辩护的机会。这焉得不令我们引为重大的遗憾?

三、报告书内容缺乏事实根据

评议会的调查工作,既然是采用神秘的方式与密告的方法,“他们的情报来源”又都是那些“机密材料”!而且是在“评议会解散之前”必须“加以毁灭”的材料,加以通常附录中备载所有会见人士的姓名一节,亦付诸阙如。“(以上均见一、六)试想以这种死无对证的办法来判断我们南大的“学术水准”以及有关南大的一切一切,纵使对南大加以赠誉,我们也决不会感到光荣;何况,在全部报告书中,容纳了许多的偏见,列举了许多缺乏事实根据的事实。所下的评语,也多是一些笼统式的与破坏性的词句;这样,除非对于那些南大一无所知的人士可以蒙蔽于一时,相信对于那些对南大怀有恶意的人士可以称快于一时,我们敢相信,凡是爱护南大而且具有是非感正义感的人士,决不会轻易置信的。

我们将许多被评述的事实,就我们所知,分别的解释一下:

(一)报告书判定我们图书馆的设计水准不符合大学在学学生适当训练的需求(八、一三),可是南大三年来所购备已登记及正式在登记中的中西图书,共有九万六千二百十七册。现在的图书馆,有书库四间,有中西文阅览室二间,足以同时容纳阅

览者约四百人；此外，尚有各院阅览室或系研究室与南洋研究室，也可以适应一部份学生阅读的需要。

凡是参观过中国与欧美各大学图书馆的人士，也许会对年轻的南大加以原谅，因为南大“比上不足”但也“比下有余”，根据1948年中国教育年鉴所统计，国立大学的图书，平均多是四五万册，很少有超过十万册的，又以目前的伦敦大学的图书馆来说，它的阅读面积虽然大于南大六七倍，可是它的学生人数却较南大多十倍以上，由此一点可以概见其余。

(二) 报告书判定我们的实验室的设计水准不符合大学在学学生适当训练的需求(见八、一、三)，这也不是事实。在评议会开会期间，我们理学院的新楼正在装置大型的物理实验室五间，大型的化学实验室四间，都各按需要装配，诸如用水，交流电及煤气，灭火安全与通风设备等，无不齐全，深信合于物理和化学实验室现代的标准设计的。而理学院的原有物理及化学实验室拥挤情形，已在新实验室开放后消逝了。至于原在四楼有关生物方面的动植物生理，动植物解剖，生物技术，细胞遗传等等实验室的设备，无不齐全；而实验室的设计亦均合现代标准。当时评议会的办公室，是布置在理学院的新楼里，所惜评议会诸君，为接见少数教授密谈，只到过办公室一次，另外匆匆的巡视一次，而未能对于我们的设施，予以正视，似不免有心存偏见，歪曲事实之嫌；南大的财力，本极艰窘，然过去为理学院物理化学生物三系的仪器药品设备的花费，已逾六十万元，不能说未尽最大努力。

(三) 报告书中提到南大的课程太过繁重(见五、三、八、一、六)，其实是由于一年级新生，规定必修中英文各八学分，以致整个学分，显得比一般大学所规定的学分为多。不过，理学院的152学分，乃为1956年所订，至去年七月则已改订为136学分；报告书所根据的想系去年七月以前的材料，至于文商两院，前已动议将142学分的减少，到今年下学期讨论明年度课程时，料将正式有所改订。

(四) 报告书中认为南大课程中，“一些主要的学科被遗漏而一些没有需要的学科却又包括在课程内”(见五、四、八、一、六)这两点，报告书言之似嫌过于笼统，并没有将那些应列的，与没有需要的，以及缺乏连贯性及均衡的各种学科，一一列举出来。实际上，各院系的课程，都曾参照其他各大学的课程来编写的，即使有一二遗漏，也是由于某些学科，一时请不到教授来担任，所以只好暂时停开。又因为某些教授迟到了一个星期或一学年，于是有些学科，不能不作临时性的调动。加以转院系的学生，必须补修所转入的各院系的主要课程，又不得不将低年级的课程而充作高年级的学生选读。凡此，都是一种特殊情形，而且也是极少数的现象。评议会诸君不加明察，便严加责备，这是非常不公平不正确的。

(五) 报告书判定：“我们认为大部份的教授人员不够资格给予大学生适当的

指导。”(八、一、四)这一点,我们本来无待自辩。不过,就“资格”一事而言,按教务处去年的统计:教授三十八人中,得硕士以上学位者廿五人,副教授十五人中,得硕士以上学位者八人,讲师廿四人中,得学士以上学位者十八人。至于助教,则全部皆有学士学位。又教授中,服务大学在廿五年以上者十二人,二十年以上者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五人,十年以上者七人,其余多在五年以上。副教授中,服务大学在十五年以上者四人,十年以上者二人,其余皆在五年以上。讲师中,大多服务大学在三年以上。

至于今年所增聘之副教授以上尚有二十余人,大多皆持有硕士以上学位而在大学服务十年以上者。试问我们大多数教授,如无足以指导大学生的学识能力,如何能在大学服务如此之久?评议会诸君不察事实,妄自尊大,殊不知我们之中,除没有人和白里斯葛君同过事以外,与洪煨莲、谢玉铭君等同事于燕京大学与厦门大学者,颇不乏人,与钱思亮君同事于台湾大学者尤多。评议会诸君何得一旦身为委员,便出言相轻?要知道损害于我们私人者尚浅,损害于南洋大学与数千青年学生前途者实深且巨,而罪不可恕。

(六) 报告书中曾指出南大的大量增聘教授,并讥讽为“用‘批发’聘请教授”(四、十)又说:“南大关于聘任新教授是没有一定的政策。”(四、十)又说:“不管当局用什么方法去加聘这些教授,我们对于短短时间,使他们加入教学服务的可能性,实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怀疑。尤有进者,这种重大的永久变动将无法适应供给良好教育予不断澎涨的大批学生。”(四、五)以上这些评述,似乎评议会诸君完全忘记了南洋大学乃是四年前才创办的这一项事实。我们每年要增加一批新生,自然要增加一批教授,学生既不是零零落落招收的,教授也自然不容零零落落去聘请。何况一年级时功课比较少,教授自然也少,以后每年功课加多,教授自然也逐年加多。1957年至1958年度中,总共增加了教授人员四十一巴仙。凡此种种,都是新办一间大学必然现象和正常现象。这正说明了学校正逐步发展。评议会诸君,不去考察事实,既表示讥讽又表示怀疑。尤其是,他们似乎以为每年增聘大批教授,就等于每年有大量人事的变动。这可以说是有失评议风度的。

(七) 报告书对于我们教授聘约第六条规定教授不得参加政治活动这一点,提出异议。认为“为了使南大健康精神的生长,我们以为于执行此条款,可能带来似乎应该特别小心,因为若严厉执行这条款,可能带来与原期望相反的结果。我们感觉在大学权力之内尚有比较单纯与简单的拒绝更积极的方法。教授人员于校外参加政治,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当然如果有妨碍到大学的福利,那又当别论了。”(四、十八)这段话,说得虽然委婉,但若了解南大这几年来所以能够获得安定与发展的事实,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教授们不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南大教师,多数是来自外地,这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56

一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否则,评议会的调查工作,恐怕更要繁重了。

(八) 报告书论到教育系与教育系文凭等问题时,曾说:“我们因此主张在1959年末,教育系应改为教育组以供获得这种文凭的必要训练。”(五、十三)其实,这早在评议会没有开会以前,便已决定另设机构筹办教育文凭的事宜。评议会似不曾注意此一事实。

(九) 报告书中,评述先修班的次数甚多,误解也最深,他们认为:“为一小部份不够资格的学生而设先修班应该尽早放弃。如果认为在一个学年内,大学未曾作准备,同时也许对这个特别的工作并不热心的教授,能把一些低级材料改变成为大学人材,那便是很大的错误。”(三、六)此外,他们认为“大学要增加一笔开销”,也是“促使教授人员私有制的原因”(四、四),并且说:“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曾经开办过先修班,但被认为并不实际。”(六、三);更以为先修班的学生“于课程结束时可以不必参加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六、二)。以上各点,可以说,理由既不正确又完全违背了事实。要知先修班的举办,一方面是为了许多既不获升学又不就业的青年设想,使他们不致荒废学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并方便那些由印尼及北婆罗洲来投考南大而中文程度不够的青年得到补习的机会。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先修班的学生,乃为低级材料。即使是低级材料,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正是要将低级材料变为优良材料。同时,只要教育办得好,对于任何青年,都可以收到日就月将的效果,岂有一年的期间而不能导青年于上进?所以说。评议会诸君的理由是很不健全的,何况,评议会诸君对于举办先修班的事实,毫不加以考察,故所说都是捕风捉影之言。事实是:(一)南大办先修班,一切设备都有充份准备;(二)先修班并不增加学校经费开支;(三)先修班只有极少数大学讲师兼课;(四)先修班学生必须成绩优良者方能升入大学,并非考试及格即可直升大学;至于说到中国过去所办的先修班,乃系适应战时与战后的一种特殊需要,并非不切实际。且与南大先修班的性质不同,不宜引以为例。

就以上所列举的九点事实而言,显然证明报告书所评述的一切是如何的不够真实(类此事实尚多,恕不琐举)。虽然他们以“信誉来担保”,并且以“对我们无所损益的缘故”来表现他们的“无畏和不偏精神”与“客观态度”(以上均见一、六),可是我们以为整个南洋大学和数千青年学生的“信誉”与“损益”,要比评议会五位委员的“信誉”与“损益”,重要得多。

四、评议会建议不承认南大学位极大公允

再者,我们对于这份报告书,尚有两点,不能不特别指摘出来。

第一点:评议会诸君曾这样嘲笑我们南大:“大学正式文告尝称:‘南洋大学

的设立乃是模仿中国最佳大学而设计。’但是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显示一间好的中国大学是依照有限公司方式组织的。”(二、一)又说：“南大扩展得太快而于招生前长期未作连贯性的精密计划。”(八、二)同时，报告书中，曾多次的批评南大学生太多，认为“增收学费的办法比多收学生较为可取。”(七、二)。根据这样说法，我们敢说评议会诸君对于星马政治、社会、教育情况和南大创办的历史意义及其经过，知道得太少，或者对于这些事实有意的加以抹煞。

由于过去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别具一格，在星马的任何教育人士都不会不知道——如果没有当日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便没有今日的南洋大学的存在。这种事实，几位中国籍的委员，也许未加研究；可是连白里斯葛先生也会不知道，这就未免会令人不解。

至于说到南大招生没有长期连贯性的精密计划，同时处处指责南大学生太多。这一点，正足以说明评议会诸君对于南大人员过于疏远，以致对于南大的过去情形完全隔膜。

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在1959年南大开幕典礼的那一天，便宣布了南大的四年计划，预定到第四年，学生的名额为二千名。自此，南大的一切设施，均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所以，招收学生，预定每年为五百名，各种建筑设备等等，也以适应五百名学生的需要而逐年增加。到1957年，由于教授人员以及图书仪器种种，都需由海外而来，不能适应及时的需要，因而不能不减少招生名额，紧缩预定计划，但自1958年起，便又逐渐恢复。所以到今年为止，虽然学生尚不足二千名，但各种建设，则足以供给二千名学生的应用而有余。即此而论，若说南大招生没有计划，实为失察。

第二点：评议会诸君，既本着良知(八、二)不愿建议承认南大学位，而又几度着重地提到“使南大的毕业考试，和其他海外大学的同类考试达到划一的水准，必须设立一个正式的考试委员会以拟定考卷。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应该采取目前马来亚大学的校外考试制度。”(六、七)，“我们建议南大当局应采取马大的校外考试制度。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拟定一项方法同时借用马大全部或一部份的校外考试的考试委员。”(九、十四)这种意见，显然非常矛盾，他们的“良知”，显然过于偏私。试问，用同一的考试制度，甚至建议借用同一的考试委员，为什么马大的毕业生便可以获得学位而被政府承认，而南大的毕业生就不能获得承认呢？

然而，评议会诸君，定要将这种“罪过”加之于我们南大学生的身上，使他们的前途蒙受到重大的打击；同时又将这种责任，巧妙的影射到“教师人员”身上，如果真是由于“教师人员的不够资格”的缘故，则大可将我们这批教师及早辞退，决不可令学生来作代罪羔羊。否则，既要我们的毕业生参加校外考试，就该准许考试及格的

学生得到学位的承认，我们这种要求，也可以说是呼吁，我们相信是十分合理，十分公平的。

至于说到毕业考试制度，根据南大学则第二十八条第五项，我们原来就是这样规定的：“毕业考试——于学生修业期满时由本大学聘请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这一制度，和马大的制度并无不同；同时，对于这一制度的推行，我们自信不至落后于马大，当然，我们对于马大过去施行此一制度的丰富经验，自然应该充份借镜的。

五、报告书对南大教师肆意侮辱

谈到这里，我们也不能不就我们本身的问题来说几句话：我们是不是“不够资格”这一点，自有公评，我们不愿自贬或自夸；但是，另有一点，则是我们必须着重声明的，即是，在报告书中，再三强调我们教师们由于“雇用条件”太差，亦即待遇太低，于是给予我们这样的描写：“我们非常失望地发现教职员不但不能提高士气及灌注全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期排除万难为建立大学适当水准与崇高原理而努力，他们反而垂头丧气，抱着失望的态度，认为对赞助人必须不顾一切去讨好，而那些批评者将会自讨苦吃。”（二、九）“……教授不安的心情于是油然而生。以致不论在讲授或研究时完全提不起对工作的兴趣。”（四、十）“该大学的雇用条件似乎阻止了许多较有资格的人士接受该校聘用，而经该校聘用的够资格的教授则感觉沮丧而不能工作。”（八、一、四）这些描写，我们认为是对我们的重大侮辱。

我们自信，我们从来不以待遇的多少去估计任何一个人的能力和学识。相反，任何以金钱价值去评置一切事物的商业社会的头脑，正是我们所唾弃的。我们到南大服务，多数是辞去了原有的教职而乐意接受目前的待遇而来的。而且我们在南大服务，都深切的了解南大创办的历史意义，抱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与热情，来为发展马来亚的华文高等教育，促进马来亚的学术文化而工作的。南大的一草一木，都来自于各业职工以及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输；我们虽然没有重大的贡献，至少，我们决不至斤斤计较于待遇的厚薄，而对我们的工作却表现得那么怠惰消极。评议员诸君对我们不过匆匆见过一二次，不知道何所根据而将我们形容得那么不堪。老实说，我们的如何如何，无待评议会诸君的信口雌黄，我们的二千多名学生，他们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谈到待遇，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提高，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提高。假如南大的财政情况好转，自动增加我们的待遇，我们自然乐意接受；如果在目前财政上尚有赤字的情况下，纵蒙评议会诸君替我们设想“立即把目前全职的教授人员的薪金提高五十巴仙。”（九、四）请恕我们迂拙，我们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怜悯。何况报告书也明

白的在第九章建议的第一条便这样说：“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下列建议不能会计实施。”

六、我们的几点希望

我们似乎说得太多了。其实我们所要说的或不便说的话，还百十倍于这篇文字。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

- (一) 我们希望学校当局，自动的整顿校务，力图刷新；我们的同学，更加勤奋从事学习，力求进步；至于我们自己，则惟有深自反省，以自修来止谤。
- (二) 我们希望目前所成立的七人委员会，一反过去评议会的作风，将报告书中不尽不实的各点，立即作公开的检讨，务求是非分明，不倚不偏。请勿再被那些少数人所制造的诬告而感到困惑。
- (三) 我们也希望社会人士，站在公正的立场来批评南大扶植南大，不致被这篇白里斯葛的报告书中的某些偏见所影响。

(取自《南洋文摘》第一卷 第2期 1960年2月1日)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160

万众一心，把南大办得更好

(1960年2月1日)

王嘉心

自《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发表后，广大的人民都为南大前途担忧。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事件。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南洋大学是全民维护民族教育血汗的结晶，因此，这份关怀是出自他们心底深处，他们觉得南大应是他们财产的一部份，关心南大是他们的本份。

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的调查和评定是否客观、全面？其建议是否实际可行？这份报告书对南大的前途是有利有害？这都是几天来人们讨论得最炽热的课题。

对评议会报告书的基本看法

评议会的五位委员：白里斯葛、洪煨莲、谢玉铭、钱思亮与胡思威先生是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大学，他们都是蜚声国际学者，他们多年的办学经验也是受人尊敬的，不过由于：（一）他们对星马的历史、当前复杂的政治情况以建立南洋大学的时代背景了解得不够；（二）“评议会是由多种文化——美国、英国、中国及荷兰大学——的传统所组成”，“各委员仍然不免有个别不同的观点，原因是他们乃是自身经历的大学的产品”，“各大学的组织、行政、方法和课程编制的基本方式都不相同”。因此诚然该报告书所指出的先得对各委员实行互相了解后，将这种了解的结果应用于审查及分析南大现有的情况，当然是非常错综复杂；（三）报告书自身认为对南大作详尽完整的建议，势必需要比四星期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非常必要在南大全体师生上课时举行会议，亲自视察学生实在担当的实际工作以及教授所应用正式与非正式的教学方法，以上两点因为不受管制的因素，致使他们无法遵行；（四）他们所采取的调查方法，不是直接的，材料来源多为公众人士所提供的意见书（并将它严守秘密），其

真实性必会受影响。有些意见书难免是那些本来对南大已有成见的人士所提供的。所以基于以上四点,这次调查的工作当然是做得不周密,其所下的判断也不难顾此失彼,我们是不能将这报告书的内容当为金科玉律的,我们只能将它当为改革南大的部份参考资料。

对评议会报告书的判定与建议的看法

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的判定与建议是以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准绳来评定并对南大有所要求,这些准绳与要求对一个刚兴起的但还停留在未开发地区的范畴中的国家中的大学,有许多点在目前来说是未免太高而办不到,但我们不妨当为目标加以争取,至于一些可行改革之事,我们就不要藉口放弃。

评议会报告书中对南大组织,行政和管制、教职员、学科与设备,以及考试等项的批评,若以一外国人的眼光去看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但以一曾经为南大的建立而奋斗的马来亚人的眼光去看,并不觉得奇怪,对待南大的各种缺点,我们都得具有着历史的时代的眼光去分析与了解。举例来说,南大以有限公司的名份去建立并不是耻辱,而是光荣的事迹,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创造性的智慧。在过去殖民地统治下,民族教育面临消灭,通过其他途径民族大学不可能建立,难道以有限公司的名份去发展教育不是高度创造性的一种策略吗?

南大目前所存在的组织,行政及管制不符合大学型的现代教育也是当时时代所使然。南大创立之初,就遭受到林语堂等国外份子的破坏,南大创办人为了珍惜这份全民的民族财产的存在,不得不制定了这互相牵制又与大学型的现代教育机构不甚相符的行政与管制。

除此,南大的教职员的薪给、素质,图书与科学仪器所存在的缺点也莫不与过去全靠民间自力更生而每年都发出危急的财政困难的讯号有关。

对南大现存缺点的看法

南大是初办的,又是在一种极其困难的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南大所存在的缺点,诚如一般大学创办的过程一样,是必然存在势所难免。问题是在于我们现在不应讳疾忌医,应面对困难与缺点,并大力阔斧解决之。评议会报告书的发表,初看起来是对南大的声誉有所影响,对南大的发展不利,但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应使不利者化为有利,我们应视报告书的发表为改革南大的催生剂,改革南大的起点。

我们应以一种冷静、谦虚与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份报告书,千万别意气用事。对报告书中所提的有关南大的缺点,我们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勉之的态度去处理。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62

报告书中所要求的,有些是过高办不到,但有些若以现有的条件是能办到的,我们就应及时毫不迟疑地去做。报告书中有些内容是由材料来源的影响和对时代背景了解得不够而得出的片面的结论,但有些是事实。有些缺点若离开了当时南大建立的时代背景去批判是不公正,但现在社会背景较从前有所改变,社会已提供了某些缺点可能改革的条件,南大本身的发展也要求这些缺点的革除,那么就下决心大刀阔斧地去改革。举例来说:南大扩展并未作连贯性的精密计划。南大创办之初因怕错过时机就可能在殖民地统治下永办不成,所以在来不及精密的计划之前就紧握时机建立起来,然而四年后的南大已是需要作长期精密计划,而不是东抓一把西抓一着无全面考虑地发展的时候。

举例来说:南大目前的组织及行政方法的问题。从前,“有限公司”的组织是人民用来突破殖民地阻碍民族教育发展具有高度智慧的创作,现在随着时代的改变,有限公司的组织就有改变的必要与可能了。南大的组织及行政从前是用来提防如林语堂等外国份子滥用权力,现在随着南洋大学的发展这种制度已成为南大向前跨进一步的桎梏。因此南大将目前的组织与行政方法加以改革,并符合大学型的现代教育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南大课程方面有待于改革也是事实,这些课程诚如报告书所提的,“对教授及学生双方都似乎有太过繁重之感。南大所需的学分超过通常的需要”,“学科方面则显示缺乏连贯性及均衡,而且时常缺少整然的程序”,“一些主要的学科被遗漏而一些没有需要的学科却又被包括在课程内”,这些都是现在所必要去改革的。除此图书馆藏书不够,科学仪器不够水准与教授不够和素质不高都是初办大学所难免,然而也是应迅速解决的,只是这里却碰到财政困难的问题,这问题应由校方,政府与人民三方面共同商讨与关心,并得出一行得通的解决方法。

除此,我们更应趁此时探讨南大现存的其他缺点,这些缺点,各评议员未举出来,他们不容易找出来,但身为马来亚人会懂得更清楚,感受得更深。举例来说,其他的如评议员未举出评述的行政工作与行政人员是否有缺点的问题等也应加以探讨和改革。总之,现在是全民团结一致为南洋大学大扫除的时候了,现在是学校、赞助人、政府、学生、教职员以及全体人民万众一心把南洋大学办得更好的时候了!

结论

谁都知道,建立南洋大学的运动是全民维护民族教育艰巨的运动。南大的每一块砖瓦,每一本图书,每一具仪器都蕴含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他们的热诚与企望。回忆起仅事过一年多在南大举行的正式成立庆典,千百万的男女老幼,涌往云南园观礼,普天同庆的壮观,谁人不感动?这也证明了各阶层人士是一直地关心着南大的前途及其发展的。

据评议会报告书中指出：数年来南大招生的数目中，可以看出南大扩展之迅速。只有三年余的时光，连先修班计算在内已有二千多名学生，还有不知其数的投考学生，每年南大招考不录取，被拒于校外。由此可见，因为过去殖民地百多年统治下的特殊情况，促进这社会产生了平行的二大教育主流，到今天为止，南洋大学还是给予一个机会让那许多由于语言问题没法升入英文高等学校者继续深造，因此，目前南大的存在还是符合社会的需要。

南洋大学发展至今日，人民的意志是要她向前，不许她往后！人民的意志不许她变坏，而是要她办得更好！除此，时代已赋予南大一新的任务，那就是要她培养与传播马来亚国家意识，要她成为马来亚文化的堡垒。这任务不但给予南大，同时也给予马大，因此，诚如报告书中所说的“希望目前存有的两间分别的‘华文大学’及‘英文大学’的思想将会由两间马来亚的大学思想代之”，因此我们的自治邦元首在本年七月一日立法议会致词中也希望目前马大与南大这两间大学更能紧密地合作。

自《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公布后，各教育团体，各报章皆发表谈话与社论对南大的前途表示关怀，南大学生会也表示将慎重地冷静地对报告书作全面与深入的研究，可见大家对此问题的重视，并充分地表现要把南大办得更好的决心。

除了关注南大的前途之外，大家还对承认南大学位问题，对首届毕业生不应因此受罪的问题表示关怀。行动党政府高度地关心这问题，教育部就在报告书发表的当日，以极其积极的态度成立了一包括各族而向来关心与熟悉南洋大学者的七人特别委员会，其人选即主席：魏雅聆医生，委员：经济学者翁姑阿齐，会计师符气林，自然科学研究者黄丽松博士，报馆主笔廖颂扬，新闻从业者与作家连士升和斯里尼哇山医生。这委员会工作为“检讨南大白里斯葛委会所提呈之报告书，并决定认为需要改组之范围与程序”。七月廿日南洋大学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先生也在报告上表示欢迎七人特别委会赴校公开调查检讨。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上下一心地充分合作，冷静客观地探讨各种问题，南大一定会渡过这次的难关，往前更好地发展，有关首届的毕业生，大家如果能够以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去探讨，充分地照顾到有关方面的利益，那么问题不难解决。

最后谨祝南洋大学前途光明，她将在大家的合作与引导下朝向造福于人民与新兴国家的道路迈进。

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

1960年2月1日

贺光中

1959年南洋大学五人评议会之报告书，业已公布，此一报告书影响于本邦高等教育前途者至巨，起草诸君，应政府及南大之聘，来星实地视察，原冀作建设性之建议，对南大之发展有所贡献，自应如何慎重将事，庶不负此伟大之使命，乃读所谓报告书，洋洋数万言，有毁无誉，一若南大创建以来之所有措施，一无是处者，揆诸事理，岂得谓平，予深恐一般读者，为该一报告书所荧惑，爰就见闻所及，不避辞费，为之剖析，以明是非以正视听。

本邦人士，热心教育，自办大学，原无待于外人之评议，弟以创办者自信三年之努力，不无成绩，尤念及学子之出路，希冀政府早日承认，遂有设置评议会之提议。此种苦心孤诣，评议会五人似未有充分之体认。按，评议范围规定为调查学术水准及教授程度，所谓水准，自指教学水准而言，关键即在教授之资历，至于组织、管理、用人、考试等，虽多少亦能影响学校之水准，固不如教授影响之直接重大；乃评议会委员不分轻重，一概加以讨论抨击，殊患越权。兹姑先将报告书中讨论水准之甚不合理者，分为三项，缕陈如次：

一、调查不足

评议会于报告书中，既没承认课题复杂，需要长时间始能作详尽完整之建议，即应延长调查时间，从详研究，今已明知调查之不够详尽，而竟即提出报告，以此关系重大之事，而视同儿戏至此，已足见态度之不负责任。又，留星期间，不足一月，且先

* 作者贺光中是当时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由主席议订除却星期日不得个别与外间应酬，早晚均须同进膳食之规定。夫来星目的，原为调查，乃先与所欲调查之对象隔离，不赴南大就地视察，不与各方人士接谈，仅凭收到之函件，环至一室，交换意见，以定去取，而所收到这函件，据洪煊莲君亲称，有攻讦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凭为信讞，成绩可知。

前此马大亦有评议会之设，各院院长各系主任，除被约请提出局面意见外，并另行规定时间，一一接见，盖欲调查一学校之情形，手续原应如是；五人中之主席白里斯葛，当时即为评议会员之一，对于手续，自所深悉。乃于马大则慎重若彼，于南大则疏忽若此，岂以为南大私立，即可以另眼相看，抑或报告底稿，早有成竹，不须多事调查耶，此予之未解一也。

二、态度不合

南大设立评议会之目的，在聆听专家对水准之意见，藉资改进，早日获得承认，用意因甚明显。今报告书竟于南大创办以来几百措施，无一不加以诋讥，抹杀其任何优点。衡诸春秋，虽多微词，亦有褒语之态度，无乃勿合，此予之未解二也。

三、事实不符

学校之水准，决于教授之资历，今报告书谓教授大部份“不够资格”，此节最为荒谬。就予所知者，如理学院生物系之李亮恭，曾任复旦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三十年；数学系之邓静华，曾任广西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教授系主任二十八年；潘璞，曾任重庆大学、暨南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近二十年；物理系之钟盛标，曾任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近二十年；阎若珉，曾任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教授系主任教务年长逾二十年；文学院政经系之周培智，曾任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教授近三十年；史地系之许云樵，曾研究南洋史地三十年，其他如文学院之黄应荣、任泰、饶上威，靳宗岳，陈鸿翔；理学院之黄赓祥，黎国昌；商学院之谢哲声，亦早在二三十年前任教于中国之著名大学，有案可稽，至于予之所不详者，要亦多为资深饱学之士，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煊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又以钱、谢、洪三君而言，过去均常任教中国大学，使其有意献身南洋教育，翩然来临，想南大亦必罗致礼聘，分任化学系，物理系，史地系教授，今竟指其过去同事大部分“不够资格”，不知三君固将何以自处耶。退一步言，南大教授中，即使有一二资格较逊者，亦犹五人中之有白里斯葛，本在山东任一普通生物学教员，向无

藉藉之名，又岂可因其一人之资格寻常，而遽判定五人资格亦均“不够”耶。至于设备一项，纯属财力范围，以南大之草创经营，所藏图书，中文六万册，西文二万余册，较诸民国三十七年中国教育年鉴所统计，国立大学之历史及藏书册数，交通大学五十四年五万三千册，同济大学四十二年六万七千册，暨南大学三十年五万册，东北大学二十五年七万三千册，湖南大学廿四年四万二千册，政治大学二十一年六万二千册，广西大学二十年三万三千册，重庆大学二十年四万五千册，安徽大学二十年三万六千册，山东大学十八年二万三千册，英士大学十年一万五千册，中正大学七年二万四千册者，有过之无不及，仅仪器设备，限于财力，尚待补充耳。今者，学校之水准既已由教授之阵容而奠定，设备之配合，端在政府速予合理之经济补助，庶此已臻之高度水准，得以正常表现，观诸美国德克萨斯州最近发现油田，故其新办之大学，因财力丰富，在设备方面，开始即跻身于第一流大学之列，则设备之关键何在，不难想见。今五人明知南大早已及于水准，而故意加以诬蔑，此予之未解三也。

综上三不解，五人报告书对处理中心问题——水准问题——之不能令人满意，甚为明显，因之，此一报告书之无甚价值，亦不难断言。又有若干枝节问题，不在讨论学术范围以内者，言之亦难成理，如对于南大之用有限公司注册，本邦政府未待报告书之完成先行公布设立南大法令，以及南大招收新生等事，均致不满之词。殊不知有限公司之组织，事关行政法令，岂能责之南大，故亟求得政府之承认，政府公布法令，自有权衡，观其顺利通过于立法议会，尤见本邦民意之所在，报告书原仅系一种建议，何能涉及民众之公意与政府之措施，轻加评鹭，诚不自量。逐年添招新生，原为办学之通例，南大与政府，根本上既不受报告书之约束，校方又岂能旷日以待，停招新生，等于收缩停办。其尤可异者，于建议一章，首谓“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建议不能付诸实施”，而所谓财力，又未列有整个预算，则究以何数为适当耶，凡百事业，固无不由小而大，积培以成丘山，即世界各国之著名，绝少有一蹴而几于最完美之设施者，五人久任海内外大学教授，夫岂不知，乃必先作耸听之危词，难人以推词笼统之“适当财力”，是又不得不谓其先挟成见，蹈摧残此旭日方升奇花初放之南大之嫌矣。至于其他各点，如校长之必须聘定，行政之必须改组，待遇之必须提高，则为理之当然，亦固人之所共见，而关键尤重在校长，校长一经聘定，其他问题应可迎刃而解矣。

以上为予个人之意见，今特公布之者，其义有三：

一、对在学学子及一般读者，纠正报告书所能引起之误解，南大诸教授之声望卓然，固无等予之赘述，惟予更愿着重声明，非惟东南亚各大学无南大之水准，即威信中外，创办仅及三年之学府，亦鲜有今日之南大之教授阵容，是以奉告于关心南大之各界人士。

二、对南大当局,指出当前之急务。报告书既已公布,无论价值若何,南大当局已多一参考文件,便应按照马大成例,循民主之方式,迅速召集系院校各级会议,将评议会报告书,交由校内专家审核,其中所提之建议,分别取舍,汇为报告,进与政府当局谋商必要改革之范围与程序,同时,速聘校长,以专责任。

三、对特别委员会,寄予深切之期望。南大为本邦最高学府之一,办理已历年,学生人数众多,社会仰望至殷,政府亦经屡次表示加以扶植,今兹报告书发表之后,特为设立特别委员会进作深切之探讨,预计此委员会必能详细调查,持平立论,切实计划,俾南大更能尽其发扬文化之使命,造就本邦需用之人才,则政府与社会两蒙其利,亦更不负创办人与社会赞助人士之初心,岂非本邦前途之幸福,敢馨香默祝以求之。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 第2期)

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 和南大前途的看法

(1960年2月1日)

南大学生会

(一) 绪言。

(二) 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的看法：

一、评议会忽视星马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来评述南大。

二、评议会报告书忽略南大创办的历史。

三、评议会报告书只评述南大的缺点，而没有指出南大的优点，因而造成了它的片面性。

四、评议会没有根据适当的标准来衡量南大的水准。

五、评议会否定南大学位的建议是不适当的。

六、评议会对南大学生缺乏了解。

七、评议会报告书某些主张殊为欠妥。

八、报告书有许多观察批评是正确的，某些建议也是具有建设性的，但整个说来仍有所偏。

九、评议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

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 我们对南大前途的看法。

一、南大应立即聘请校长，全面改革校政。

二、南大应拟定完善的发展计划。

三、星马政府应积极资助南大。

四、改善南大教师的生活定居条件与研究环境。

五、建立明确教学方针，重新检讨南大课程，加强教学上的组织领导。

六、丰富南大图书馆藏书。

七、师生通力合作，全校共同努力，培养优良大学学风，响应“向学术疆域进军”的伟大号召。

八、为争取南大学位承认而努力。

九、欢迎七人特别委员会公开调查南大。

(四) 结论。

一、绪言

1959年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发表后,震撼了所有关心南洋大学的人们。南大学生会——全体南大学生的最高代言机构,经过两星期广徵同学、师长与各界意见,并对社会议舆论与各方人士的谈话作了详细研究后,决定把全体同学的意见总结为这份报告书,向社会坦诚宣布我们的看法。

我们研究评议会报告书的基本方法是:(一)根据报告书的原文,而不根据译本。中文译本与原文,内容上时有出入。(二)实事求是:应该批评的地方,加以批评;应该说明的地方,加以说明;应该承认事实的地方,勇于承认事实;力求改进,决不感情用事,决不掩盖缺点。

大学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在籍学生的切身利益,我们有责任关怀大学教育各方面的进展。评议会报告书在广大社会人士间造成了对南大的错误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出来发言,维护大学声誉,矫正社会视听。另一方面,评议会报告书的意见与判定,引起我们对南大前途的深切关注。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有责任在这南大发展的转换点上,提出我们对南大今后发展方向的明确意见,藉以一表我们对“育我抚我”的南大的永恒的爱,基于热爱南大的衷忱,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对于评议会报告书的片面性和错误判定,我们不能苟同,因而必须批驳;对于南大现存的许多缺点,我们无需加以掩饰,反之应该力图改善。

这份意见书就是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方法拟就的。三年半大学生活的亲身体验,是我们这份意见书的立言基础。

二、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的看法

(1) 评议会忽视星马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来评述南大

大学教育问题基本上乃是社会问题,隔绝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来论述大学问题,是根本没法正确了解大学教育的。评议会报告书的最大弱点之一正在这里:评议会完全隔绝星马社会背景来评述南大,它的论断不能不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南大诞生在星马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又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囿限,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它的许多缺点和它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看不到这种社会背景,就不能正确认识缺点的社会根源,也就不能提出正确的解释和看法。评议会报告书罗列了南大一系列的缺点,但它不了解,有许多缺点是和下列社会因素分不开的:

- ① 南大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星马华人的财力,整个星马华人经济地位在一般上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华人的经济力量能够创立大学于一时,却不能或难于支持大学长远的发展。因而在获得政府公库的实际资助前,民立的南

大难于获致惊天动地的成就。这是南大和欧美私立大学的不同点之一。

- ② 南大是马来亚华语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学府，整个华语教育系统在殖民地时期饱受压抑摧残，在风雨飘摇中挣扎图存、在百般打击下力求发展。而南大就是在这种原有的华文教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来亚刚刚摆脱殖民地的属领地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仍旧存在，只要旧日的创伤尚未全面康复，南大的健全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 ③ 星马政府过去没有给予南大必要及足够的资助；虽然这间大学为星马未来的建国人才提供了最好的训练场所，星马政府过去对它所采取的态度是冷漠的。如果国家对于它领土内的一间备受民间关注的大学，仍然采取旧时代的冷漠态度，那这间大学的经济困难是没法根本解决的。
- ④ 东南亚地区一般的社会与文化的落后状况：工业农业落后、科学技术落后、人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社会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国家之后。马来亚新近得到独立，新加坡刚刚迈向自治，全国经济与文化的落后状态尚待改变，这个国家的大学教育，显然没有条件和欧美先进国的优秀大学等量齐观。
- ⑤ 星马的政治情况所造成的困难：过去旧政府沿袭殖民主义的文化政策，例如颁布地毯式禁书令，造成了地方文化发展受束缚的情况，再加上移民条例的种种限制，使大学在聘请师资、扩充图书设备，及发扬学术上的自由研讨风气等等问题上，都在遭遇困难。

评议会采取割裂教育与社会间血肉关系的观点，把南大孤立起来看待，结果就不能真正窥见南大的全貌，也不能客观地评议南大。

(2) 评议会报告书忽略南大创办的历史

对一切事物的评论都必须综观其历史背景，追考其来龙去脉，明察其因缘经纬。要评论“百年树人”的大学教育问题，不消说更须如此。世界许多第一流的大学，往往都具有长久的建校历史，例如哈佛大学辗转经营历经三百年，北京大学起码也有六十年的办学历史，它们都久经承前启后的不懈努力，蔚然形成崇高卓绝的大学传统，而后能在世界学术之林与人争一日之长短。南大刚办了三年，一切建设方兴未艾，疏漏、缺陷与错误的产生，自是在所不免。有些缺点是起因于创校历史的短暂。只要假以时日，就能加以克服。试问世界上有那一间大学，一开办就十全十美、平步登天？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南大之存有某些缺点是很自然的。这些缺点，如果今天还未芟除，明天一定能够克服。

举个例子说，评议会报告书判定南大缺少学术性的研讨气氛，我们要指出：大学学术研讨气氛是一间大学的传统精神的问题。优秀的大学传统精神的形成非久

经努力不可的。南大刚刚办了三年半,研究院尚未设立,供给高级研究的设备也尚感不足,若真要以世界优秀大学研究院的“标准学术气氛”来衡量南大,南大自然稍逊一筹。但再过若干时日,待南大作了全面改革,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后,把研究院设立起来,俾南大师生禀承一路来勤奋向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学术疆域上猛进,谁能断言南大不能培养成第一流大学研究院的学术研讨气氛?

评议会对于调查对象,没有搞清楚。报告书说:“大学正式文告尝称:‘南洋大学的设立乃是模仿中国最佳大学而设计’。但是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显示一间好的中国大学是依照有限公司方式组织的”(评议会报告书第二章,第一节简略为2.1,后从略)这是有批评的意见,也有冷嘲的意味。稍为关心南大的人都会了解,“有限公司”的组织仅仅是南大初办时期所采用的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突破旧政府的种种阻挠限制,和早日实现久萦人心的建校理想。“南大法案”一旦通过,“有限公司”的法人地位就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式大学的法律地位。评议会诸委员理应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它当前的地位,并以富有同情心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困难。

评议会以为南大发展太快,我们以为南大学生的迅速增加是有其社会因素的。星马两地每年中学毕业生大约有一万人,其中有四千多人是华文中学毕业生,他们迫切需要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仅仅一间马来亚大学是不足以适应这种需要的。今年投考南大的学生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录取学生仅占40%强。一间平民化的大学不可能置社会的迫切教育需求于不顾,它必须度势量力,尽量打开深造之门。

南大的现状和水平,仅仅是一间为时三年半的大学的现状和水平。南大并没有故步自封,它是在不断地前进、改变和提高。给它时间,它就会一天比一天办得更完善。看这间大学,既要回顾其过去,又要展望其将来,观点不应囿于暂时的事实;可惜这种科学的历史的精神,正是评议会所忽略的。

(3) 评议会报告书只评述南大的缺点,而没有指出南大的优点,因而造成了它的片面性

较好的大学评议会报告,应该会全面地顾及大学教育多方面的表现,既看到它的缺点,也看到它的优点;既看到它的否定面,也看到它的肯定面。然后从这种全面的观察中,引伸出正确的结论,鼓励大学继续发扬其优点,积极克服其缺点,从而引导该大学走上康庄大道。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南大评议会的工作精神和态度和这恰恰相反,他们仅仅评议南大这个和那个缺点,无视南大许许多多的优点;对南大缺点提出严苛的批评,对南大的优点却不加褒扬。评议会报告书对这种态度提出辩护:“……我们愿意指出,我们故意避免提到我们在和南大校园、赞助人、职员、

教授及学生的极其稀少及短促的接触中所见的愉快及令人钦佩之点。这些特点不需要改良。既然我们是被邀请考虑学术水准及提出改良建议,我们仅把我们的判定限于下列数点……。”(8.1)这种辩护是不足令人信服的,评议会的任务既然是来考虑南大的学术水准和提出改良的建议,它就应该更全面地观察南大的优缺点,并根据这种全面的估价作出评议。只有从这种精神出发提出的建议,才能具备充分的建设性。评议会报告书只贬无褒的片面态度,我们可以列举下列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 ① 报告书说:“我们认为比例太大的教授人员不够资格给予大学学生适当的指导。”(8.14)教职员不但未能提高士气及灌注全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期排除万难为建立大学适当水准与崇高理想而努力,他们反而垂头丧气,抱着失望的态度……”(2.9)评议会却没有发现教授在困难中仍旧勤奋钻研,坚守工作岗位,为提高同学学术水准而不懈努力。
- ② 报告书判定:“结果,该大学便缺乏学术性的研讨气氛”。这个判定的基础是推论,不是观察;评议员没有目睹大学的上课情形,就得出“南大缺少学术性的研讨气氛”的结论,是很不适当的,如果评议员能够亲眼看到南大同学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能够看见本校所举行的各科学术演讲会、讨论会、座谈会,能够看到南大学生热烈响应“向学术疆域进军”号召的情形,他们应该能够对南大的学术研究气氛作出更加全面的评议。

评议会的片面观察与片面评述,造成了一幅被歪曲了的南大景象。这里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只有短处,没有长处。这种片面观察的结果,使社会上散布着对南大的误解,影响南大在国际上的信誉,这种后果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

(4) 评议会没有根据适当的标准来衡量南大的水准

这是关键性的一句话:“我们很遗憾我们必须对南大的学术水准作不利的报告。”(8.2)换句话说,南大学术成就不够“水准”。评议会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南大的学术水准呢?报告没有明确说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细味全报告书的词意,我们也不难体会到它藉以衡量南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报告书的字里行间对这也有所表露:“关于中文研究,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便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未有世界公认的标准以备我们衡量它们的内容及方法。”(5.11)显然,评议会企图以“世界公认的标准”来衡量南大的学术水准。

我们不以为“世界公认的标准”是衡量南大的适当标准。首先从教育原理上看,衡量大学教育并没有绝对的、全世界性的水准,大学教育是特定社会时代的产物,它的水平高低取决于社会发展情况的良否。中古与近世大学教育水准不同,先进国家与落后地区大学教育水准不同。经济文化条件优越的国家与经济文化条件低劣的

国家大学教育水准不同,正因为大学水准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时间因素。所谓国际水准只能是抽象的,而绝对的世界一致的标准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是不存在的。衡量一切大学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空洞的“国际标准”,而应该是切实的“民族标准”,要从该国一般文化教育水平和社会状况出发来衡量它。教育有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教育学者所赖以评价大学教育的准绳,不是主观的空洞的标准,而是该时代该民族该地方的具体情况。

让我们再从实际上看:马来亚刚刚脱离殖民地属领地位,它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程度还是未足自豪的,中等学校正急待大批合格的师资,文化上正需要许多贯通多种语文的人来促进各族文化的交流,社会上也正需要许多行政上、经济上的干才来推动建国事业。一间大学真正的地位和价值,最终要看它是否能适应社会需要、完成时代使命。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如果一间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能胜任各种社会工作与时代任务,在教育上为中等学校提供了优秀的师资;在文化上为新的马来亚文化造就了创造者;在社会上为建国事业输送了杰出的干才,那么这间大学的地位和价值是理应受到肯定的。

我们不反对评议会参考“世界公认的标准”或者世界先进国第一流大学的水准。但他们基本上应该根据马来亚一般的文化教育水准和社会状况,订出适当的标准来审核本校的水准。不幸评议会的行事原则正与这相违背,他们从所谓“国际公认的标准”出发,引伸出了错误的见解与结论。

(5) 评议会否定南大学位的建议是不适当的

评议会表示:“我们目前不能向新加坡政府建议南大学位自动地与其他经被承认的大学的学位相等”。(8.2) 这种否定南大学位的态度是不公允的,因为:

首先,它的根据是南大学术水准没有达到“标准”。我们已经指出,评议会所藉以衡量南大的所谓“世界公认的标准”,缺少坚强的教育原理的凭藉和实际情况的根据,而基于这种空洞标准所作出的对南大学术水准的不利报告,也是主观和欠妥的。

其次,它一笔抹杀南大学生四年的辛勤努力,它忘记刻苦钻研能够突破各种限制与困难,取得优越的成绩;学生的主观力量是惊人的,往往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来提高本身的学术水平,各种客观的缺点与限制不能绝对地阻碍他们的进步。三年半以来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

其三,评议会在尚未实际测验南大学生程度之前,便以为南大学生程度不够水准,甚至作出否定性的建议,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6) 评议会对南大学生缺乏了解

评议会委员没有和南大学生广泛接触,没有亲身观察学生生活,自然不能对南大学生各方面的表现提出全面的报告。报告书第七章“学生生活”忽略了南大学生的基本特点,反面对南大学生刊物提出责难:“……在读者看来,在刊物上对师长或同学的批评,似乎尚须较大约束。诸如此类轻率鲁莽行为,往往须要教职员更耐心地更精明谆谆善诱……。”(7.4)

我们不了解所谓“轻率鲁莽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南大学生几年来在出版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南大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目前就以三种语文刊行,获得不少星马各界人士与不少国际朋友的盛赞;各学术团体的学报也获得令人鼓舞的成就。客观的观察与估价,应肯定这种优异的成绩表现。

刊物出版工作仅仅是学生多姿多采生活的一部分。南大学生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都会引起社会人士的重视。在学术研究上,学生会呼吁全体同学响应陈六使先生的“向学术疆域进军”的号召,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支持。各学术团体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学术活动,培养勤奋学习的精神。南大学生不仅注意积极学习充实自己,而且表现了一贯爱护南大、关怀广大人民的疾苦与命运的精神,以及献身国家建设的热情与决心。从南大学生的言论和各种实际表现中都可以看出这些特点,而这些特点都被评议会所忽略了。

尤其使我们惊奇的,是报告书对先修班的评语:“如果认为在一个学年内……能把一些低级材料改变成为大学人才,那便是很大的错误。”(6.3)事实证明:在学的许多成绩优越的学生,都曾经过先修班的学习阶段。从教育原理上看:任何经过先修班中学教育训练的学生,最少都是中才,某种科目成绩较差的同学,不见得各种科目成绩都差。经过教育训练,他们就能够发挥特长,成为杰出的人才。大学教育的目的正是因材施教,把某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训练成专门人才。评议会对于先修班同学的想法和态度显然是错误的。

南大学生欢迎一切公正无偏的调查评议组织到我们的大学来,亲身了解大学生生活多方面的内容,亲身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和见解,更欢迎他们提出批评,给予指教。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的做法,在尚未全面观察接触和「集资料前,就对南大学生生活提出报告。

(7) 评议会报告书某些主张殊为欠妥

a) 评议会主张:“在1959年末,教育系应改为教育组……”(5.13) 学生会在《呈南大评议会意见书》中曾重申南大学生对这问题的看法:“我们赞同南大增办教育文凭班,但是我们又认为南大现有的教育系也应继续得到维持和发展,因为两者

是毫无冲突的。今日世界上有许多大学,如西澳大学等,也都同时设有四年制的教育课程与一年制的教育文凭班,这是可为借鉴的。”(上面所指的西澳大学的副校长,即评议会主席白里斯葛先生。)评议会报告书赞同设立“教育文凭班”,但并未接纳我们的继续维持和发展教育系的意见。

b) 评议会认为:“若是开源无路、经费不敷果真不能避免的话,则增收学费的办法比多收学生为可取。反对者或认为增收学费等于增加清寒同学的负担,可是,大学方面可以多设奖学金与助学金等。此款如不能求自捐款,亦可以从增加的学费中拨出。”(7.2) 南大三、四年级学生学费每人每月三十元,一二年级则由三十元增至六十元,这种增加已经使许多同学感觉困难。据本学生会调查:如果学费增至每月一百元,则同学将有72%被迫停学。评议会提出的增加学费,并从增加的学费中拨出助学金奖学金的办法,适合于欧美大学,那里大部分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贫困学生仅属少数,增加富裕学生负担来帮助贫苦学生的办法,是行得通的。但是情况不同,南大学生大部分来自中下层,负不起增加学费的重担。评议会不察南大同学的经济处境,提出这种办法,在南大只能产生与愿望相反的结果。

c) 对于大学招生量的问题,评议会一再表示:“招收大量学生的愿望以及基于此的大批聘请教师的方式,并不是脚踏实地设立一间学府的途径。”(4.10):“重量不重质,大批地录取新生而未曾详细考虑这措施对课程上以及课外活动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乃是不健全的政策。”(4.7.2) 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对待这个问题:大学必须维持大学应有的水准,招收学生数量也必须根据现有条件来规定,南大过去几年来的招生人数是否真的超越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妨重新检讨。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原则:星马华文中学每年四千多的毕业生和当地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与国家需要,要求南大成为一间平民化的大学,不断扩增于人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根本解除大学学生质与量的矛盾,积极的办法是由国家给予大力资助,不断改善大学条件以适应大学学额的日益增加。单纯从削减招生人数着眼来维持大学的质,只是一种短期间的权宜之计。

d) 评议会忽略了政府经济资助的重要性:评议会报告书在最后提出各项建议,一开头就明白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下列建议不能付诸实施。”(9.2) 显然,评议会也了解经济问题是今天南大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南大的进步就会受到阻碍。南大学生会在《呈南大评议会意见书》中第一点就指出:“我们认为要维持以至提高南大目前的学术水准,首先必须从经济方面着手。换句话说:星马政府应当以津贴马来亚大学的款额为根据,拨出令人感到合理的款额扶助南大,使他有充沛的经济能力,从事充实图书馆、添置仪器等方面的改进工作。况且经济能力的大小与教师教学效率的高低,有着极大的相关性。”评议会报

告书非但没有接受学生会的意见,反而回避这个关键性的重要问题,不会明确指出政府经济支助的重要性。

(8) 报告书有许多观察批评是正确的,某些建议也是具有建设性的,但整个说来仍有所偏

冷静与客观的读者不会否认:评议会报告书有许多观察是正确的,有许多批评是中肯的,某些建议也是具有建设性的,评议会对本校的“组织、行政及管制”(第二章),“教职员”(第四章),“科学与设备”(第五章)的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反映和批评,例如:它指出了本校行政几年来的紊乱现象,缺少一个中心领导所造成的散漫现象,教职员生活定居条件的不充分和研究环境不安定,课程方面的种种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报告书的建议虽然有些颇为欠妥,但某些建议,例如聘请校长的建议仍旧是具有建设性的。报告书这些正确的报告,可供今后改善南大的参考。

评议会报告书是有它的值得肯定的部分的。不幸地,评议会隔绝了星马社会背景和南大创办历史来看待南大,片面地观察南大,并且以不适当的标准来衡量南大,从而提出对承认南大学位问题否定性的建议,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报告书的价值。

基于以上所说,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南大评议会并没有切实与妥善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评议会诸委员都是来自迢迢千里外的学者,他们能够拨冗负起这项繁重的工作,这种难得的工作精神诚属可嘉。至于他们的努力不能收到优良的效果,不能尽善尽美完成他们的使命,对这我们深表惋惜。

(9) 评议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

我们在这里要顺便说一说评议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设立评议会是本校行政委员会在1957年5月间提出的主张,其实评议会的设立是可有可无的,世界各大学罕有邀请外人评定本身学术水准的先例,筑室与道谋,未必是明智之举。评议会既已设立,人选最少应该有二名当地学者专家参与其间,以避免调查评议流于主观偏误,而收集思广益之效。不幸评议会的成员都是来自迢迢千里外的学者,他们对当地社会襟怀与教育潮流容或不无失察之处。但持平而论,评议会组成的欠当,自然诸委员是不能全负其咎的。

对于评议会的工作方法,社会舆论已经广泛指出它的缺点:

- 一、直接观察不足。
- 二、缺少与教授学生的接触。
- 三、报告书没有附录提供意见者的姓名,违反调查工作常例。

报告书对这些缺点都作了各种辩护,但很难令人满意。关于这些明显的缺点我们无需再多谈。我们希望往后任何调查评议组织要从评议会的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0)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评议会的批评应为南大深自反省的引发剂,此时此刻应是全面改革的起点。

我们应采取正确态度对待评议会报告书。原则上,其谬误之处应严加驳斥,其正确之处,应予承认,我们应记取一则中国古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抱定光明磊落、谦恭有礼的学人态度。所谓“智者十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件错误的东西未必全部都是错误,其中容或有可取之处。尽管评议会报告书带有偏见,我们的态度却不应有所偏颇,驳斥尽可义正词严,态度不可流于浮躁。

我们已经指出:评议会许多观察是正确的,许多批评是中肯的,某些建议也是具有建议性的。评议会相当敏锐地发现本校“组织、行政及管制”、“教职员”与“学科与设备”等方面的若干偏差,提出的改革行政、聘请校长、更订教职员聘约期限及改善待遇,重新调整学科与改良设备的建议,在原则上都是无可非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确的批评和意见不应加以一概抹杀,我们既然反对评议会只看缺点不看优点的片面态度,就不应该犯上只看报告书弱点,不看它的优点的同样错误的片面态度。

有些人也许是爱护南大过甚,不能冷静估计南大现存的缺点,他们的竭力讴歌南大优点与评议会的片面苛责南大缺点都不是正确的态度。谁都希望这间大学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大学,但这个崇高的理想只赖不断的努力与恒久的改革才能实现;谁都应该大声讴歌南大的优点;但惟有大刀阔斧地扫除缺点才能积极地发扬优点。大学教育要在不断尝试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不断地进步,没有一间大学,能够在得过且过,不事兴革更张的情况下,求得进步。新生的大学,尤应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切切不可沾染旧时代的陈腐气息,绥靖自安。南大有缺点可以原谅,包庇缺点决不可原谅。大学应有大学的度量和胸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接受批评,才能在行政上日益改进,才能在学术上培养学术自由的研究风气。

三年半以来,我们深深感激南洋大学对我们的陶冶和栽培。三年半的生活,三年半的经验,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南大并不因具有许多优点而显得毫无缺点。有的缺点是由于创校历史短暂而来,不及克服,我们应该等待;也善于等待;有的缺点却是可以立即克服而没有克服的,以历史短、时间短为遁词来掩护缺点的态度,和评议会报告书不顾历史一味苛责的态度,同样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可以分辨得清清楚楚:那些缺点要让时间去促成它们的改正;那些缺点有赖人为的努力去及时改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78

革。南洋大学今天正走到十字路口：是进是退、是衰是盛有待明智的抉择。掌握这只巨轮的舵手们，若有志向上向善，则需毅然决然，厉行改革。

一切有责任感的人士都会感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招架别人的抨击的时候，而是积极起来改革南大的时候了。我们无必要为自己粉饰太平，本来大学的改进是经常的工作，不待别人之抨击而后行，但几年来南大在行政领导上的根本弱点，阻碍了各种缺点的克服和整个大学的改进，在一种表面上安闲无事的因循苟且的气氛里，滋长了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假如让这样得过且过，因循苟且的作风再继续下去，大学是没有前途的。摆在前面的只有两条道路：讳疾忌医，或者割肉医疮。

评议会报告书揭发本校行政上现存的弱点，引起广大社会人士对本校前途的深切忧虑。为恢复人们对这大学的信心，消极方面应对评议会报告书的偏见提出严正批评，积极方面应全面地大刀阔斧改革校政。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当这间大学真正下决心革除缺点，走上健全道路时刻，人民才会给它以由衷的同情和支持。南大目前正在调整变动中，我们希望这种调整不会只是一种表面形式的变易。

所有对南大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在阅读完评议会报告书之后，冷静三思。三年来，阻碍这大学进步的基本障碍在那里？由基本障碍所生的诸多弊病是什么？根本的解决办法和改革途径在那里？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的严厉批评，应成为对南大发展的有力鞭策。我们应该把屈辱和痛苦化成凌厉向前的更生力量。

三、我们对南大前途的看法

我们本着公民的责任感出面讲话。我们对一切人没有忌怨；对一切人没有偏爱；对一切人没有畏惧。过去我们曾经在建设南大的运动中贡献出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在她的怀抱里学习；明天我们就要以她的儿女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大学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我们只能以爱护南大的立场出发来发出我们的呼声。我们深深了解这间大学是在民族教育危机的年代，由全国各阶层人民创立起来的，它属于所有爱护它的人们；它属于全民族和我们新生的国家。我们大学生要对全民族的严格要求负责。大学当局更应对全民族的严格要求负责。我们提出意见的目的，仅仅为了维护大学的庄严、崇高与完整，为了发扬她的永不磨灭的光辉。

这里是根据四年的大学生活亲身体验总结的意见，这里是为南大未来而发出的诚恳的呼声。我们在这里勇敢地对大学几年来的弱点提出了自我检讨，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检讨不能不引起深沉的痛苦。愿所有人们都能了解我们的情感和动机，愿大家听取我们的意见：

(1) 南大应立即聘请校长，全面改革校政

在林语堂事件发生以后，南大执行委员会为避免历史重演和促成南大早日开学，决定由行政委员会来取代校长的职权，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暂时解决过渡时期的困难是可以的，若将它长久维持则大大的不妥。我们不必赞美行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办法的英明，四年来大学的经验完全证明这种所谓“集体领导”只能大大削弱大学行政的开展和效能。虽然这种制度表面上能够收“反对独裁和广收各人意见”之效，实际上由于缺少一个普遍督导的中心人物，形成领导的涣散和软弱，工作上的责任不分明、各部门的联系不紧密，校政缺少统筹划一的领导，工作监督流于松懈，大大削弱了行政工作的效能。有许多事实和例子，足以充分说明了这种不良的制度，是本校四年来行政上紊乱现象的根源。评议会报告书对于本校行政组织的严重弱点的评议是正确的，虽然它对于学术水准的估价是不实不尽的。

所谓集体领导在大学教育制度上是罕见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信誉卓绝的新办大学都采首长制而不采委员制，原因是大学教育的历史经验已证明首长制远优于委员制。首长制为大学行政提供了中心领导者，使行政措施能够统筹划一、责任分明、联系紧密、监督严格，避免了种种弊病。世界大学教育的经验是南大所应吸收的。

校长应具有充分的权力行使他的职务，这种权力是顺利推动整个大学行政所必需的。在校长领导下的行政与学术负责机构，应该有广泛的自由来决定各种有关行政和学术政策的问题；如果这种权力和自由没有受到充分的尊重，大学本身的计划发展处处受到限制、处处有顾忌，那么这间大学是没法走上健全的道路的。英明的校长必定有其建校办学的雄图大略，一旦他的建校大计被接受为大学的政策，这政策就应在毫无行政的羁绊的情形下被大力推行。校长和大学学生领导机构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赞同评议会的看法：“应该是一种合夥关系，互相合作，互相敬重、友爱与了解。”(2.11) 惟有双方之间能建立这种互相尊重的关系，根据大学教育原理和大学的长远利益，把彼此的职权和责任划分清楚，废除不必要的互相牵制，代以融洽分工合作，大学才能以稳健的步伐前进。

林语堂事件记忆犹新，有些人惟恐首长制又带来同样的不幸。我们以为，这是人选问题，不是制度问题。好的制度由不适当的人来推行，也将不能产生良好的行政效果。由过去事件得来的经验不应使我们对正确的制度裹足不前，而应从经验中吸收适当的教训以免历史重演。林语堂事件告诉我们：鉴定校长人选若从国际资望着眼恐怕不是实际的办法，学问资历威望固然都是鉴定适当人选所必需考虑到的条件，最重要的还是看他是否具有赤诚为马来亚文教事业与大学前途献身的决心。只要真正知人善用，我们将不难发现理想的校长人才：忠诚为马来亚文教事业服务，对于大学教育具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具备充沛的毅力魄力不顾困难阻碍、把计划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80

贯彻到底。这间大学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有抱负、有远见、有气魄的教育学者,来领导她步上学术的光明坦途。

有人以为过去行政的散涣是负责人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这是人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要根本改善南大的行政,换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变委员制为首长制。若以为换人不换制度就可以使南大校政面目一新,那只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想法。大学校政的紊乱,已经延续了三年半,难道这段时间还不够长久么?三年半来的令人失望的行政效率,各方有识之士的意见和世界大学教育的原理与经验,难道还不足以雄辩地说明委员制度必须立即取消,首长制必需立即实施么?

身负南大重任的教界先驱,现在已面临为南大长远利益而抉择的时刻。以校长人才难找为理由来延长“委员制”,延搁校长的聘请,仅仅只能阻碍大学优良传统的建立。其实在正式校长觅得与聘定之前,在星马本土物色一位具有办学经验、熟谙教育潮流、并且抱有雄图大略的教育专家,授以副校长或代理职权,使他立即为南大进行及时的兴革更张,并不是戛戛然有着绝对的困难的,大学当局应抛弃各种顾虑,立即着手物色一个能够胜任校长职务的最适当人选,人选聘定后,应充分信任与尊重他的领导全校的能力与地位,并给予他扩展才略的充分的自由。

我们现在坚持这个原则:大学需要真正懂得大学教育的人士来领导。大学的领导不仅仅是行政的领导,同时还是学术的领导、精神的领导,没有崇高的合格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就谈不上大学的领导。

南大现有的整个行政组织系统应该重新调整,代以一个新的具有高度交通的行政组织系统,这种全面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聘请校长,校长能够尽早请到,全面改革就能早日进行,优良大学行政效率和大学学风就能早日建立;大学在学术上的美满成果,以及巩固的国际学术地位,都将由此而奠定。从速聘请校长、全面改革校政,是南大发展的重要关键,是南大跨进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2) 南大应拟定完善的发展计划

我们坦白承认,四年来本校在各个方面的措施,甚缺乏精密的计划,因此造成了不少的错误和损失,这种现象若延续下去,对本校将来的发展,定然会产生极大的不利。一间初创的大学,要求稳健的发展、要求校务井然有序,就首先要一套完善的计划,统筹经营,有计划有步骤地向预定的目标循序渐进,这一来建校宏图得以逐步达成。

(3) 星马政府应积极资助南大

南大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南大许多现存缺点的根源,这个困难若不根本解决,南

学效率的提高,图书仪器的扩充和种种设备的改善问题都不能完满解决。南大经济来自民间,几年来各阶层人民为南大尽了最大努力,南大经费仍感不足,国家就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把这间大学的经济重担担当起来。

南大的宗旨是:沟通中西文化,溶合马来亚各族文化,创造马来亚新文化;培养建国专才,推进马来亚建国事业。南大学生也一再表示:愿意竭尽忠诚为马来亚服务,为建国事业献身。对于我国国土上一间真正的为国家作育英才的大学,一个摆脱殖民地主义影响的政府的对策,应当是积极予以匡扶。

星马政府津贴马大常经费共八百五十万元。1958年10月30日,星洲政府允诺资助南大八十五万元,但与资助马大款额比较显然相差太远。马大南大是马来亚仅有的两间大学,同是为提高地方文化培育建国英才,对国家同样有不可抹杀的贡献,政府绝无厚此薄彼之理。

10月30日星洲政府颁布资助南大八十五万五千四百一十六元,当时学生会曾声明欢迎,并且进一步指出:一、南大学生60%来自联邦,联邦政府应与星洲政府共同资助南大。二、政府应根据支助马大款额来支助南大,并且不仅仅从补足南大赤字与助学金着眼,而应从全盘解决南大经济困难的积极方面着手。

《1955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肯定:新加坡的各族文化应受同等尊重及扶持,政府应绝对保证今后所有学校皆平等待遇。

今年六月星洲自治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宣布其职能为使青年人获得正确形式的教育,以民族型教育来代替殖民地教育,灌输一种民族自尊的意识(见杨玉麟部长8月4日《教育——建国的关键》广播词)我们欢迎这种符合民族利益的教育原则。

从《1955年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的原则和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出发,必然的结论就是:马大南大地位平等,共同享有政府一视同仁的资助。今天南大尚未享有政府平等的一视同仁的资助,我们认为这是旧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自治政府必定会基于它所表示的教育政策的精神加以重新检讨。

我们要再度强调:这间大学为马来亚民众所创立,为马来亚民众而创立。在马来亚复杂的多元民族社会中,它不是各族主义狭隘的文化思想的温床,而是促进各族文化交流与民族间友好合作,促进富有民族尊严的马来亚新文化诞生的策源地。南大学生将成为我国沟通各民族思想感情、推动国家进步的建设者。谁不了解这点,谁就没有真正了解南大。合理地对待南大将能使符合民族利益的教育政策和殖民地主义的教育政策之间的分水岭,显得愈为分明。

我们欢迎星洲自治政府提出的《进一步促进南大与马大合作》的建议,我们完全赞成评议会报告书的这种主张:“我们希望目前存有的两间分别的华文大学及英文大学的思想将会由两间马来亚的大学的思想取代之。这两间马来亚的大学,一间的

教学以英文为主,而另一间的教学以中文为主。这两间大学的共同理想便是以各种语文、良好的教学及知识上的联系,建立一个互相了解及尊重的和谐社会。”(9.17)两大学的充分合作,首先应基于国家一视同仁的政策。政府一切朝着这个正确方向的努力,都会得到南大学生的全力支持。

政府的资助刻不容缓,国家应立即承担它应负的责任,根据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的原则,给予南大积极的大力的援助。我们呼吁星马政府共同全力支持南大,我们要求星洲自治政府首先明确宣布对待南大的政策。

(4) 改善南大教师的生活定居条件与研究环境

南大教师目前的生活是定居条件与研究环境有根本改善的必要:南大教师目前为期一年的聘约和低下的薪金率,严重影响教师长远定居,安心研究的心理,造成许多教师只能抱暂时旅居的作客态度从事教学。在设备上许多教师都深感没有书房和系的个人办公室,在研究上造成很大的麻烦。

真正优越的大学,教师们都以研究为主,以授课为辅,教师们在研究上有心得有成就,才能激励学生勤奋钻研的精神,陶铸大学研究风气以至确定大学学术地位。只有在充裕的生活定居条件和安定的研究环境中,才有热忱和长远的研究计划。大学教师的地位应受到更大的尊重,他们的生活定居条件和研究环境应受到优先考虑,他们的困难应得到完满的解决。

学生会充分了解南大师长们当前的困难,改善教师生活定居条件与研究环境是本会的一贯主张,本会在《呈南大评议会意见书》中也提出这种建议。我们以为,有关合约期限的规定,应该马上加以修改,至于待遇的改善则有待南大经济困难的解决,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政府的资助在这方面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

在聘请教师方面,所有具责任感的人,首先应当是富有自尊心的大学教授,不容许在审查教师素质和决定聘请方面稍有松懈。在这方面,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过去的工作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应加以重新检讨。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教师未能依时上任的现象四年来不断发生,今年度新教师迟到的就有三十多位,造成学生课业上无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行政上的疏漏现象,受到适当的批评应该是有益的。

南大不少教授几年来,一贯表现任劳任怨的苦干精神,他们受到南大学生的衷心爱戴,我们希望他们不因暂时的困难、暂时的打击而沮丧,继续为大学教育坚守岗位。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的服务精神,应成为我大学精神的典范。

(5) 建立明确教学方针,重新检讨南大课程,加强教学上的组织领导

大学有大学宗旨,学术上应有教学方针。南大至今尚未确立统一的、明确的教

学方针,各院各系各级的教学方向也就无所凭藉。我们建议:今后南大应确立全校统一的教学方针,在这方针指导下各院各系各级按不同的具体情况切实执行。在学校订立教学方针时,我们希望能特别重视这个原则:联系东南亚和马来亚的客观环境,适应建国事业的实际需要。南大课程需要重新检讨:本校“学分制”目前规定文学院学生四年必须修完一四二分、理学院一三六学分、商学院一四二学分,使同学普遍有顾此失彼,疲于奔波之感。我们赞同这种见解:大学教育与中等教育有别,其旨不在单纯灌输学生以事实和原理知识,而主要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研究的正确方法和能力。学习的面张得太广,结果是博而无精,阻碍成熟的思想研究方法的确立。为切合大学培养专才的宗旨,目前繁重的学分,应大大的削减。目前中文英文被列为必修科尤为不妥,语文训练应在中等教育和先修班时打下基础,若华校毕业生的英文程度和英校毕业生的华文程度尚感不足,大可选修所需的语文科目。由此,我们以为中文英文应列为选修科(在中文系、现语系例外)某些系的课程安排应重新检讨:重要的科目不应遗漏,次要的科目应从必修科中略去,避免芜杂,并根据科学的逻辑加以安排,教育系应继续加以维持和发展。

大学学术的领导是最重要的领导,几年来南大在学术上是没有全面的组织和领导的。南洋大学组织中有教务会议、院务会议和系务会议的设立,这些各级会议的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系各院和全校的学术研究和解决有关方面的问题,不幸由于本校缺少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监督,各级会议,似极难于切实发挥职能,大部分学系没有按期举行系务会议、院务会议并未对各院的学术研究起领导的作用,校务会议从未对全校的课外学术研究活动负起领导与组织的任务,这种工作上的缺陷,造成全校院自为院;系自为系;教授和讲师各自为政的现象。评议会报告书正确指出:“……我们所获得的一般印象是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并不显著,且彼此间对各自的任务并无清晰的了解,同时在校内亦无统一指挥系统。一项纸上的委员会是无价值的,果欲使其推动工作,委员会必须把责任负起来且必须按时举行会议,同时还要赋予一定的权力。……且该种重要项目者编制授课纲目及课程,统一考卷的给分办法和避免选修科的重复以免荒废时间等,均显然不曾在各院系讨论,或在规定的委员会制度中任何委员会讨论之。”(2.6) 报告书对教务会议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现有的教务会议不曾好好地执行其任务。它应该按时举行检讨而非‘随时’开会。文告中所说的‘会议是随时召开以讨论及决定有关研究的……组织’一点,乃非常使人误解者。据我们所知,南大就从未进行此项有组织的研究。”(2.10)

南大如果要“向学术疆域进军”,它的司令部将有需于加强工作上的纪律性,而这种纪律性的工作表现,实有赖全校行政坚强中心领导的确立。这方面的兴革工作,首先要从根本改革南大行政组织系统着手,经过根本的改革,才能加强系务会议

和教务会议(或南大法令所规定的“评议会”)的职能。大学的学术成就和组织系统的完整性是分不开的。我们希望今后南大各级学术代表机构尽力负起学术领导和组织的任务。

(6) 丰富南大图书馆藏书

南大图书馆目前中英文藏书共有九万六千二百七十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尚聊足自慰。我们了解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复杂性和诸多客观困难,自不能希望过高,责之过苛。但随着大学生的增加和研究广度深度的递进,图书不足日感蹙迫,大力扩充图书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图书馆是大学灵魂,大学当局须给予图书馆的扩充以最优先的考虑。

丰富图书馆藏书需做到以下三点:

- (一)、加增图书馆委员会的职能,消除过去的叠床架屋,诸多牵制与繁文缛节,建立与世界各大书局与出版社,高等教育机关与学术团体的联系。
- (二)、坚持大学自治原则,兼收各种不同思想、主张、观点、派别的著述,放射学术自由的光辉。
- (三)、设法聘请一位有专门知识的图书馆负责人。

(7) 师生通力合作,全校共同努力,培养优良大学学风,响应“向学术疆域进军”的伟大号召

陈六使先生的“向学术疆域进军”的号召,两年来得到南大学生的热烈响应,学生会且将它列为会务方针,鼓励全校同学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几年来南大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风气,正是这个号召收到实效的证明。

大学当局的学术领导和培养优良学风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几年来大学在学术活动上没有领导、没有组织,这种现象使大学当局对同学的“向学术疆域进军”的普遍热情未予照顾,听其消淡。这样,纵然有同学普遍的热情和努力,以及教授们个别的积极鼓励,在缺少领导的情形下,实效不能不打折扣。

向学术疆域进军不应只是学生方面的片面努力,大学当局应负鼓励、督促、领导与组织之责。学校的领导和同学的热情配合,教授的指导和同学的努力配合,全校自上而下精诚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下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大的学术成绩。

优秀的大学贵在传统,贵在精神。没有高尚的传统精神,纵然藏书累万、仪器充实,也不足以成为陶冶高级知识分子的源泉。这间大学在民族自由与独立的黎明曙光中成长,它应该以新的精神为万世的优良传统奠基。大学教授与行政人员旨在能

高瞻远瞩、胸襟开旷、不为名位所诱、不为困难所馁，为千秋万代的功业开路；大学学生应珍贵我国新赢得的自由与独立，准备为国家效劳、为人民献身，以至于造福人类、服务世界。纵然大学之路是艰困多难的，只要精神在、传统在，就能向世界发出光辉。

我们希望：在本校作了全面改革后，在一位贤能校长的领导下，掀起向学术疆场进军的新高潮，为培养优良学风、为取得优秀成绩、师生通力合作、全校共同努力。

(8) 为争取南大学位承认而努力

我们已经指出，评议会在没有了解本校学生具体程度以前，根据其片面性的观察和错误的推论，向政府提出对南大学位否定的建议，是极其不公允的。学校当局，社会舆论都已经对这态度提出批评。我们以为本校毕业考试及格的学生，政府实无不承认他们学位之理。我们希望七人特别委员会能够对这问题慎重考虑，秉公处理。

对内，我们希望全体同学不要为暂时的打击而消沉。我们已经说过，屈辱与痛苦应化为凌厉向前的更生力量，我们几年来的努力决不是枉费的。区区一份不公的报告书不足为忧，惟有未来的历史将证明这间大学陶冶的人才是什么材料，才能证明这间大学的永恒的价值。

四年级同学转瞬间即将跨出校门踏进社会，对学位问题自然尤为关切。我们希望四年级同学能够抓紧时间、加紧努力，把功课准备好，争取在本校毕业考试中取得优良的成绩。由于过去课程方面的某些缺点，加上近来情绪上的波动，使四年级同学在温习功课上有困难。我们希望校方详细体察四年级同学的困难与疑虑，并根据四年级同学广泛讨论所得的意见，妥善地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与协助，保证同学取得优良的毕业成绩。

(9) 欢迎七人特别委员会公开调查南大。

我们欢迎七人特别委员会公开调查南大，我们对它有几点希望：

- (1) 以大公无私、毫无偏见的精神严格执行他们的调查任务。
- (2) 从爱护南大出发，提出公正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
- (3) 全面观察和看待南大的优缺点，不脱离南大历史看南大。
- (4) 不脱离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看南大。
- (5) 不以空洞的标准，而以切实适当的标准衡量南大。
- (6) 对南大学位问题提出公平合理的建议。
- (7) 全面了解与估价南大学生。若有需要，学生会准备在这方面给予全力合作。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186

(8) 避免过去评议会一切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

我们预祝七人特别委员会顺利完成工作,同时深切希望他们的工作有助于社会人士更全面地认识南大,并且有助于南大的改革与进步。

四、结论

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已经阐述完毕。我们已经对评议会报告书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了它的巨大弱点,同时我们也指出报告书正确的批评应成为南大深自反省全面改革的引发剂。对于南大前途,我们也根据亲身的经验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指出了当前南大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南大本身的改革;二、政府大力的资助。只要这两个问题能够完满解决,南大就能向光明坦途迅速迈进。

尽管有人误解南大,尽管南大仍旧存着各种缺点,我们爱护南大之心与坚决的学习意志决未动摇。我们还记得在1953年,一个消息像风一般地吹过每个角落,告诉人们一间新的大学就要创立了。不同职业、肤色和信仰的人们都为一个共同信念而跃动。1958年3月30日,十万人民参加了这间大学庄严的落成典礼,象征了各族人民对她的强大支持与信念。世界上也许只有我们这间大学,它的一草一木都是人民劳动血汗的结晶,它是全民族的财产和希望。在一间大学遥长的行程中,暂时的缺点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战胜这些缺点和困难,大学的前途一定会更加光明。我们的大学还很年青,她还要继续走她的漫长的道路,而伟大的成就与最后的光荣正在等待她。我们对于南大的信念,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不渝。

从遥远的年代起,东南亚的华人就在这地区致力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民族间的彼此尊重与了解。今天,这间华人创办的大学耸立于东南亚的十字路口,象征了华族人民致力于民族文化交流与新文化创造的精神。各民族优秀文化将在这里汇合,新的马来亚文化将从这里诞生。这间大学将推进自由与独立的建国事业,促进一个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的实现。我们相信南洋大学将和这土地一起,永垂不朽。

愿我大学的旗帜永远庄严灿烂。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第2期)

走上新阶段的南洋大学

——我对于《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批评

(1960年2月1日)

严元章

- 内容：
- (一) 评议会工作的变质
 - (二) 承认学位的原则问题
 - (三) 承认学位的技术问题
 - 1 行政的制度
 - 2 教师的教导
 - 3 学生的考试
 - 4 教学的设备
 - 5 学制诸问题
 - (四) 南洋大学的前途

一、评议会的工作的变质

要是让我照“南洋大学评议会”的英文原名来译，我要译做“南洋大学调查委员会”；主要是为他们的任务是“调查”不是“评议”，而“评议”和“调查”在性质上根本是两样的。星洲前政府给他们的官方使命正是“调查”(look into)，他们却没有照办；对于南大的实在情形，他们只随便“看看”(look in)，却没有认真“查”(look into)。

刚才对于所谓“评议会”在中文上的正名是重要的。由此，顾名思义，我们把握到这个临时组织本质，不是评议而是调查；因而这个临时组织的基本工作，不是评议工作而是调查工作。对于一间学校的调查工作，原是对这间学校的客观考察，着重在事实的搜集；然后根据充份的事实，提出改革的建议。可是，那“评议会”对于南大的调查工作，并没有这样做；换句话说，他们把“调查”工作真的变为“评议”

工作了。这就流于主观的空谈，偏于意见的听取；并且参照那许多意见，来提出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的报告书只是一份“意见书”，也说得是一份“意见书的意见书”，却算不得是一份“调查报告书”。

由于报告书的内容，意见多而事实少；因而里面的主要判词，这便是不建议星洲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判词。在主要的理由上没有事实做根据的。这就像在沙滩上盖房子，基础很成问题。所以，只是从事实的基础来看，那个判词已经站不住了；要是再从别的方面来看，就更加站不住了。自然，报告书的其他部分，也有不少是站得住的。不过，由于调查工作的变质，作为调查工作的结果而提出的报告书，在大体上是失败了。就学校调查的任务来说，“评议会”在大体上也是失败了。

如同“评议会”诸公所明知，工作时间太短，问题又特别复杂；正因为是这样，更不该随便交卷。既然在三个星期的时间内调查不好，如果不能延长工作的时间，就该索性推了不做。一定要做的话，也该是调查到多少算多少，来不及调查的便存而不论，留给别人来完成。偷工减料，草草交卷，是最坏的做法。这回“评议会”诸公竟然选择了最坏的做法，对于南洋大学实在是很不公道的。

二、承认学位的原则问题

他们对于南大的最大破坏，显然是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的决定。这在他们，并不该做，也不必做。

我说他们不该不建议星洲政府承认南大学位，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到了星洲，便清楚预见到《南洋大学法》在星洲议院的三读通过；由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南大就要成为一间合法的大学，也就是要取得一间大学的法律地位。换句话说，南大就要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大学以后，这一间大学的学位也就连带被承认；因此，就法律说，根本上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并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

一间大学被承认了，便是这间大学的学位也被承认了。从前在中国，一间私立大学由政府批准“立案”，政府就自动承认这间大学的学位；在英国，一间“大学学院”经过国会的立法程序而升格为“大学”以后，政府也就自动承认这间大学的学位。所以，依法成立的大学并不发生学位的承认问题。学位的承认发生问题的大学有两种：第一种是外国的大学，第二种是不合法的本国大学。就星洲说，南大不属于第一种大学，在没有《南洋大学法》之后，南大便不再属于第二种大学了。

所以，在《南洋大学法》就要三读通过的前夕；在南大学位的承认原则上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评议会”诸公还要发出不承认南大学位的论调，实在很不应该。

我说他们不必不建议星洲政府承认南大的学位，主要是因为在星洲前政府交给他们的使命当中，对于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不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在内；而且，如果

说这个问题的确是涵盖在他们的使命当中，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也很给看得出来。因此，我不认为他们有处理这个问题的必要。

就报告书第一章第十段看来，连他们自己也有类似的了解，他们的使命只是关于南大学术水准的调查；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对南大学术水准实地调查，然后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就南大学术水准的高低加以判断，并作出提高南大学术水准的建议，他们便算是好好地达成任务了。照这样写出来的报告书，尽管对于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一字不提，还是一份成功的报告书。

可是，他们毕竟对于南大学位的不承认下了判断。认真说起来，这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那就十分勉强。我可以说不，对于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他们大可以不讲一句话，而不至于“失职”；反过来，他们偏要就这个问题发言了，倒是流于“越权”。他们说什么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的话，实在算得是多余的。

对于承认南大学位问题的处理，既然在他们的官方使命上并不见得有一定的依据，为什么他们偏要那样做呢？这里可以说，他们是被人家的“误导”了。照他们的自白，所有别人亲身或者局面向他们提供的意见，都“假定”他们是要评论到这个问题；也就在人家的意见推动之下，他们走上了歧途。其实，供给意见由人，接受意见在己；人家可以乱提意见，自己不可以乱听意见。

讲到底，我还是认为，“评议会”对于南大的学位，作出了不建议政府承认的决定，真的是大可不必。

他们这一个决定，固然是不该做，而且也不必做；所以，尽管他们是做了，并不值得我们重视。

现在我请星洲政府，不要同意那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的判词，同时我建议星洲政府，在原则上承认南大学位。

我以为南大学位的承认，不是原则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所以，要是星洲政府承认南大的学位，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准备承认南大的学位，引起星洲政府对南大的改进，提出技术上的问题；而要在学位承认之前，就是在执行原则之前，加以适当的安排，来确保学位承认得合理，也说得是顺理成章。这样来承认南大学位，便是有条件的承认。有条件的承认，总比不承认好得多。当然，最好是无条件承认了。可是，现在来要求星洲政府无条件承认南大学位，恐怕是要求得太大吧！

如果星洲政府同意那不承认南大意见，便会造成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教育案件——在一个国家之内，立法机构的议院通过法律承认了一间大学，行政机构的政府却在执行法律上不承认这间大学的学位。这便演变为国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冲突了。除非星洲政府向议院提出新法案，修改《南洋大学法》，取消南大的“大学”地位；不然的话，还是承认南大学位妥当得多。

现在我所以把南大学位的承认,看作原则上不成问题,乃是由于《南洋大学法》在几个月前的通过以及不久后的生效,使到南大的大学地位取得了法律的保障,跟着南大的学位的问题也就有了原则性的解决。当着《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与《南洋大学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报告书显然是必须让步的。在这种冲突的情形之下,星洲政府当然会支持大学法,不会支持报告书。

撇开法律的问题不谈,就事论事,如果星洲政府决定不承认南大学位,对于整个南大固然是一回近于致命的创伤,就是对于南大学生也,是一番非常严重的打击——我相信星洲政府的确是要尽力协助南大学生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今天,星洲政府对于南大全体学生的最大协助,就没有别的行动会比承认南大学位更来得适当了。

如果星洲政府不承认南大学位,而只是对毕业生的服务限制放宽,得到照顾的只有属于星洲子弟的一部份毕业生,属于联邦子弟的一部份毕业生还是得不到照顾。而且,得到照顾的星洲毕业生,由于南大学位不被承认,精神上总是很苦闷的。此外,尽管说,就算星洲政府承认南大学位,不见得联邦政府就跟着承认;因此,如果星洲政府承认南大学位,对于联邦毕业生的服务并没有好处。不过,只要星洲政府承认南大学位,他们回到联邦来服务,不只是在社会观念上,乃至在政府眼光中,都会处于远较有利的地位。此外,星洲政府对南大学位的承认,在南大毕业生的出国留学上,显然又是很帮助的。至于对南大学生中的非毕业生,星洲政府的承认学位自是绝大的鼓励;要是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星洲政府才来在服务上照顾他们的一小部份,这就未免照顾得太少而又太迟了。

今天,不光是南大全体学生,甚且是全体学生的全体家长,以及所有热烈爱护南大的广大群众,都在迫切地期待星洲政府短期内先在原则上承认南大学位。作为人民的政府之星洲现政府,我想,迟早会采取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重大行动,把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的消极破坏扭转为对南大的积极改进。

三、学位承认的技术问题

在讨论过原则问题之后,跟着要讨论几个技术问题——几个比较重大而又引起争辩的南大校务问题;这些问题,在政府承认南大学位之前,也许都需要解答乃至解决,来保证学位承认的合理。

(一) 行政制度

南大的行政组织当中,引起尖锐争辩的,便是行政委员会的制度。虽然评议会报告书对于这个制度的说法,在技术上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在大体上,我们实在很难替这个制度辩护。尽管我们有不少理由,可以替这个制度说好话;不过,

些理由都是不充份的。就委员会的来源说,这是西洋的老制度;如果这是大学行政的好制度,西洋那许多大学该早就采用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中国一般的大学行政说,旧中国的大学没有采用委员会制,新中国的大学也没有采用委员会制。全世界的大学,在行政上采用委员会制的,恐怕是绝无仅有吧?

当然,南大是可以也应该创造制度的;不过,委员会制算不得是南大创造的新制度,而只是模仿的旧制度。就这个制度在大学行政的特殊试用上,失败的经验倒是有,成功的经验还没有。至于就南大行政采用委员会制来说,这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经过四年长的岁月,该已表证清楚这个制度的缺点了。不错,凡是制度都有利有弊。所以,任何制度都有缺点;并且,委员会制度也有优点。可是,就大学行政乃学校行政看,归结起来,委员会制总是利少弊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南大行政上,委员会制的及早结束,自是明智的进步的有力表现。万一还要坚持下去,就等于把异常的制度作为正常的制度,把短期的制度作为长期的制度,把坏的制度作为好的制度。显然,这就成为南大进步的一种障碍,因此,委员会制的存在一天,南大的进步就多一天的障碍。

也许有这样的说法,大学的生命寄托在学术而不在行政;所以,大学的行政利弊是不重要的,大学学术的高低才是重要的。可是,我们知道,学术风气的养成,学术环境的布置,学术人才的广求,乃至学术上多方面的活动,都要靠行政上的正确领导。因此,大学行政是大学学术的发动机;这部发动机如果发动不灵,大学的学术工作是推动不来的。在毫无学术传统的新办大学,学术的发展更深深地有赖于行政上的鼓励与支持。

(二) 教师的教导

同是引起尖锐争辩的,便是关于南大教师的“资格”问题。评议会报告书说:“照我们的意见,绝大部份的南大教师是不够资格来对南大学生作适当教导的”。像这样的一种判断,竟然只是出于他们的“意见”,的确说不过去。可是,如果我们要驳倒他们,只要列举多少人有那些高级的学位,多少人做过多久的教授,还是不够力的;而且,这样侧重在资格的本身,有如把他们的一句话只看前半句,就要流于断章取义了。

细看那句话的全文,主要的意义不是讲“资格”问题,而是讲“教导”的问题;主要的指摘不是说南大的教师不够资格,而是说他们不够资格来教导南大学——这也就像宣告南大教师的不能教导。事情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因为要看一个教师的好坏,看他过去所得到的资格只是次要的,看他现在所表现的教导才是首要的。资格低而能教导的教师,总是一位好教师;资格高而不能教导的教师,绝不是一位好教师。

可是,要指摘一个教师不能教导,必须根据事实,要指摘一间大学里绝大部分教师不能教导,更要根据事实。正因为我没有事实做根据,我不可以替南大老师讲好话,说他们大部份都能教导;不过,我可以反对评议会诸公讲南大老师的坏话,说他们绝大部分不能教导,因为评议会诸公同样没有找到事实做根据。

在评议会报告书的前面几章里,我找不到事实的纪录,可以证明南大绝大部分教师不能教导;而那个不能教导的判词,却在末了第二章突然出现。那个判词究竟怎样得来呢?照报告书的内容看,可说是凭空得来的。评议会诸公既没有观察南大教师的课内教学,也没有考查他们的课外指导,怎样晓得他们不能教导呢?

像那样的判词,必须是基于事实推敲出来的客观结论,绝不可以只是“照我们的意见”便决定下来的主观猜想。这固然是判词内容上的错误,也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我们可以质问议会诸公:在所谓绝大部分南大教师不够资格来教导南大学生的判词里,这“绝大部分”的份量到底是怎样得来的?

(三) 学生的考试

这里要说到南大学生的毕业考试。评议会报告书对于毕业考试制度的建议倒是应该接受的。报告书建议毕业考试采取校外考试委员制。我们要分辨清楚,这并不是校外考试制,还是校内考试制,而是有校外人参加工作的一种校内考试制。因此,南大的毕业考试制度在性质上还是校内考试;但不是纯粹的校内考试,而是有校外考试委员参加的校内考试。去年星洲教育部里,有人公然认为南大需要校外考试;我曾经跟着一再说明,南大不可以有校外考试,但可以有像马大那样的校内考试,也就是有校外考试委员参加的校内考试。

校外考试委员的聘请,南大要比马大来得困难。报告书建议南大聘请马大的校外考试委员,恐怕是不大行得通的办法;不然的话,就好办多了。不过,尽管校外考试委员比较难请,南大对于校外考试委员的制度总是要接受的。

大学的毕业考试,就是学位考试;所以,南大该依照毕业考试的结果,对毕业生授予毕业学士学位——能够得到新加坡政府事先表示承认,然后南大才授予学位,自是再好不过了;万一新加坡政府到时还没有承认的表示,南大还要授予学位吗?还是要的。

授予学位是南大自己的事,承认学位是新加坡政府的事,这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话又得说回来了,要是南大好好地接受校外考试委员的制度,就意味着南大跟马大采用同样的毕业考试制度;这么一来,对于取得新加坡政府的承认南大学位,显然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步骤。

(四) 教学的设备

关于南大的教学设备《评议会报告书》只作了一段不着边际的轻描淡写,全没有事实提出来;由此,只得说南大要有更多更好的教学设备,却说不出特别缺少什么,乃至急需增加什么。像那样笼统的表面的报告文字,离开“调查”的要求是太远了。

评议会诸公虽然没有调查设备本身的事实,却不能不在设备方面找藉口,来支持他们那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的判词;这样,就只有就容纳设备的建筑物来说坏话了。于是,他们便说实验室及图书馆的设计,不能满足教学上的需要。怎样不能满足需要呢?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另外说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缺点也还是笼统的,而且是枝节的。我看不出,那些缺点竟然会这么严重,以至牵累了学位的承认。

真要调查大学的教学设备,该以学系乃至以科目为单位,检查有关的图书、期刊、仪器、药品、标本、模型等等,才可能说出设备够不够用,要是够用,该补充什么。这样的做法才能服人;这样的做法才有积极的意味。至于我们自己说话,比方说,如果只把图书馆等等的总数开列出来,作为设备充实的论据,还是不够力的,因为光是总数多不一定够好,必须多得合用这才够好。就图书来说,要是多的只是偏于几个学系的书,或者多的只是中文书;这会流于多而无当,显然还不够好。

说到图书馆的建筑,评议会报告书指出的一些空间的浪费,实在无关大体。不过,我总觉得,如果南大现在的图书馆能够改别用,另外建筑一座规模更大设计更好的新图书馆,作为南大的中心建筑物,对于南大学术地位的提高,会有重大而显著的贡献。

(五) 学制诸问题

《评议会报告书》还提到学制上的三个问题:一是有关两种学位制,二是有关教育学系,三是有关先修班。

在“建议”一章里,报告书提到两种学位制的采取,该留到南大改组完成之后。为什么呢?没有说明,在我看来,如果南大是要“改组”的话,“改制”,倒该成为“改组”工作的一部份,由此得到通盘打算的好处。因而南大真的要“改制”,便该在“改组”中连贯进行,不该在“改组”后单独进行;不然的话,一改再改,费时失事。

在“学科与设备”一章里,报告书提到教育学系该改为教育组,办理一年制的“教育文凭班”,就是要把教育系降格为高级的简易师范。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取消原有的学位课程呢?为什么学位课程及师范课程不可以同时存在呢?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一点点理由;报告书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来。评议会诸公简直是倚老卖老,说什么“凭我们过去的经验”,主张这样那样,只凭经验来处理教育问题,早已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194

落伍了，且不问诸公到底有些什么经验！教育已经有了一套超越经验的学问；多谈学问，少谈经验吧！

“在考试”一章里，报告书还提到先修班该赶快停办。这回是说出理由来了，只是理由并不算好。先修班该不该办，并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照制度看，先修班是可以办的。问题只在于办法，这就要看先修班怎样办。如果有好办法，使到先修班办得有效果，便该办下去。

上面就几个直接间接关联到承认南大学位的技术问题，分别提供我的看法。在新加坡政府对南大学位表示承认之前，也许要就这些，问题和南大交换意见。果真是这样的话，最好能理想与现实兼顾，达到妥当的协议。

四、南洋大学的前途

由于评议会报告书的发表，近来大家特别关心南大的将来。

南大是不是可以作为一间大学而存在下去？答案是“可以”。

南大可说是一间人民的大学。这是属于人民所有的大学；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学。由此，南大不只是可以存在下去，并且还该有远大的前途。

只要南大做到属于人民所有，只要南大能够代表人民权益，人民当然积极支持他，既然人民积极支持他，作为人民的政府之新加坡现政府，当然也积极支持他；人民的政府支持人民的大学，说得是应有之义。在人民及人民的政府双方积极支持之下，南大的远景前途就有了双重的保障。

是的，人民及人民的政府当然积极支持南大；但“当然”并不是“必然”。人民及人民的政府到底怎样积极支持南大，还要看南大到底值得人民及人民政府之积极支持。换句话说，南大本身的表现，跟大家对他的支持，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南大本身的表现，跟南大自己的前途，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为了要取得大学对他的支持，为了要开拓自己的前途，南大免不了要在多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南大如果有什么毛病，绝不该“讳疾忌医”，并且要“病向浅中医”。

时间的耽误，便是前途的耽误；面对严重挑战的南大，必须争取时间，珍重前途。

(1959年8月27日 - 巴生)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 第2期)

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

(1960年2月9日)

魏雅聆等

检讨委员会委员名表

主席：魏雅聆

委员：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黄丽松、廖颂扬、连士升、B.R.史林尼哇山

秘书：谢哲声、关世强

弁言

敬启者：

我们1959年7月23日由台端委派为检讨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委员，以审定认为必要改组的范畴和程序。现在谨将草就的报告书呈阅。

首次会议于1959年7月27日举行，末次会议则于1959年11月20日举行，委员会开会，访问南大及会见各人士的详情，经列入本报告书的附录，各种有关南大的重要事实的图表，亦一并附在报告中。

从我们的检讨范围来说，可以预料到，我们草拟报告书时必然会时常参照《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尤其是有关该报告书的判定与建议两章。事实上，由于该评议会把调查时所有文件均加以毁灭，我们发觉在我们自己的调查中有需要对经已调查过的事件再来调查一遍。我们发觉这样在我们提出一项独立方式的报告书，比较方便。我们相信，我们的报告书跟前评议会报告书的异同点何在，于看了我们的报告书之后，自能分晓。

我们对于在我们工作时给予协助的人士，谨致谢忱。我们尤其要对检讨委员会联合秘书谢哲声教授及关世强先生以不辞劳苦的精神和专家的知识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便利，特志我们深厚的谢意。此致

新加坡教育部长

(签名) 魏雅聆(主席) 翁姑阿都阿芝
符气林 黄丽松 廖颂扬
连士升 B.R.史林尼哇山
1959年11月21日

第一章 绪言

一、南洋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即为应华文中学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产生,是由于华文教育从小学向中学阶段急速扩展的结果。根据官方报告,在1941年中,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华校学生总数为121,200名。到了1953年,就是发动筹办南大到了最高潮的一年,这个数字已增至319,057名,其中中学生占了22,310名。目前,光就新加坡一地而论,其总数是140,661名,其中18,388名是中学生。

二、以前华文中学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机会,大部份是由中国各大学所供给。随着1949年后中国政局的变更,这项主要的出路更完全被关闭了。至于马来亚大学,只有那些能够适应入学的必要英文程度的学生才有机会攻读,同样地受着语文困难和留学费用浩大的限制。为此便感觉有创设另一所当地大学,以收容华文中学的毕业生的必要。南洋大学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应运而生。

三、到今天,南洋大学已进入了第四年度,且其第一届毕业生不久便要踏出校门。此刻南大共有1,700名学生,128名教职员,以及拥有耗资1千2百30万元的建筑物和设备。南大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实现,而为这理想的实现,各阶层人士曾热心地捐献。这项需要高等教育以供来自华文中学学生深造的事实,至今仍然存在,而导致设立南洋大学的情况,也并没有改变。

四、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决定采用何种措施以便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使它能够在提倡本邦高等教育上作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期间内,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讲到这种联系的办法,最好是由包括两间大学及两地政府的代表去厘定。讲到这种联系的性质,我们的意见却不能一致: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确一致认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

第二章 行政

五、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 and 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六、我们的见解是：一所大学的非常复杂的组织，决不是这种行政制度能办得好。一种公认的良好大学行政制度，该是包括有一个理事会(Council)和一个教授会(Senate)的组织，让前者有总揽一般政策的权力，让后者去负责学校事项。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最适合于南洋大学，因此，建议立即采取步骤，按照这办法去改组行政机构。

七、我们赞同南大设立一个评议会(Court)。这个机构可以用来沟通包括成千的积极支持者的南大会员大会与人数有限的理事之间的关系。评议会亦将用来使公众人士参与维持与指示南大的范围扩大。至于这个机构的权力与组织连同大学当局的其他权力，则于我们所拟议修正南洋大学法令中规定之(见第八章及附录A)。

八、为使跟当地的术语相符，我们认为名义上的大学首长应被称为校长(Chancellor)。大学的行政与学术者首长则被称为副校长(Vice Chancellor)，其主要行政与财务员则分别被称为注册主任(Registrar)与会计长(Bursar)。我们同时认为名誉职位如名誉校长(Pro Chancellor)之类，亦应行设立。

九、我们认为委任副校长是刻不容缓的事项。可是正式的委任恐怕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因为这个职位必须广事刊登广告，且必须以最大的小心和缜密考虑，然后方能作最后的选择。由于这项理由，我们建议就当地具有适当资历且在教育上有经验的人士中立刻委任一名副校长，在此过渡时期代行副校长职权。

十、委任注册主任之事亦应尽速。由于这位职员是直接在副校长之下工作，且负有行政与学术事项职责，他应该持有良好的大学学位及适当的行政经验。关于委任注册主任及其他职员的规定，已载明在附录A的大学法令修正建议中，至于所有主要职员的职责，则在附录C中详细列明。

第三章 财政

十一、截至现在为止，南洋大学几乎全靠公众献捐和学生学费来维持。我们不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或需要无限期的继续下去。我们的见解是，靠公众献捐来维持学校的经常费，乃是没有十分把握的收入来源；为证实我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指出，我们曾经发现过去几年间的捐款有很大的变动，而其中不少答应捐献巨款的人士并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所以更适当的方法，是把那些收到的捐款划入基金中的一项。

十二、为上原因，我们也建议政府应按照下列方法辅助南大：首先拨款补足预算不敷的数额；其次，供给助学金予家贫而学优的学生及供给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俾他们能在当地或往海外深造。此外，政府也可以考虑拨给辅助基金，以配合公众人士的捐献数目，藉以鼓励及维持公众人士对南大的支持。

十三、我们对于编造适当的常年预算表一事,认为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进一步主张,把三年的全盘预算编造好,载明逐年的详细数字,且务须于每年财政年度开始前六个月提出通过,然后订定计划,以便大学所有的活动均能按照预算来进行。这个预算将显示预定计划的清晰面貌,使行政和教务人员能够按照计划,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准备他们的工作。此外,有了这种预算表,将会推动及维持政府与公众人士的信心,以及使他们明了大学的有计划和有次序的发展情形。

十四、我们审查过南大的财政情况,且草拟了一个今后三年的全盘预算,载在附录C中。这个预算是根据我们认为必须改组因而可能产生的收入估计。从这个预算案可以看到估计不敷的数目:第一年为60万6千5百70元,第二年为67万5千3百2元,第三年为74万5千34元。我们建议这些不敷额应由政府补足。

十五、我们经把财政条款包括在我们所拟议的修正的法令中。这些条款中最主要的,便是设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去负责厘定大学的常经费及长期发展计划而使它置于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我们同时建议早日委任一位会计长,对副校长负责大学的日常财政事务。我们认为会计长应该是全部时间受薪的职员,且必须具备会计的专门资格。

第四章 教职员

十六、南洋大学教职员的组织大部份是仿照1949年前中国大学的方式。在每一学系里,设有系主任一名,其下便是许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这种组织跟同样规模的英国大学有所差别,因为后者是以一名教授为其学系的首长,其下分为高级讲师,讲师,助理讲师及实验室助理。

十七、从教职员所供给的资料看来,我们发觉在南大的教授中,只有二十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而在副教授中,只有十七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及四十巴仙是获有硕士学位。这里我们愿意一提的,就是在美国(许多南大的教师都从美国获得他们的资格)训练硕士学位,通常包含高级的课程,旨在把学生引入研究的门径。虽则在有些大学里,论文是获取学位必要的条件,但是这项工作的性质多半是学术上的练习,而不独创的研究,且多半是没有印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经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精密和有效的研究而获取博士学位,成了大多数英共和联合邦或美国任何大学聘请讲师或助理教授的必要资格,尤其是聘请自然或社会科学的教师更是如此。

十八、大学教师持有的学位,于估计他的学术能力时,固无需过份重视,但他必须能够从他的已发表的著作中,表现他从事独立和独创研究的能力。这项学术才干的能力,证据在南大的许多高级教师当中是缺乏的。据教师本身所供给的资料,所有著作大部份是翻译、书评和通俗文章,而极少的作品表现出独创学术研究的结果。我们深切地觉得,南大应罗致更多持有高级学位,富有经验及积极从事学术研

究,且其学术水准经由其刊印的专门著作表现出来的高级讲师。

十九、要改进南大的学术水准,重新评定现有及将来教师的资格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建议立即由临时理事会(见第57节),在校外学术专家协助之下,设立一个教师遴选委员会,以审查现有教师及行将聘请来校教师的资格。这项评估的制度将有助于维持一个相当水准以便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著名大学相伯仲。此外,还可以藉此办法排除一些学术以外的烦恼问题,诸如讲交情,拉关系,而这是被指称在过去任用人事时曾含有的因素。我们认为若不执行这个建议,将使其他改进南大学术水准的意图徒劳无功。

二十、目前南洋大学的教师聘约是一年为期。这种制度的好处,便是更换人员时比较容易实行,但是若继续保持这种办法,将无法使教师安定下来去计划长期的工作。他们应该享有若干安全的措施,以便计划一个安定的课程及研究的纲领。因此,我们建议将来的教师聘约应该起初以一年为期,其后便继以三年,再后便是永久性的职位,而退休年龄定为六十岁。倘若理事会认为某教师身心健全,得权宜的把退休年龄展至六十五岁。

廿一、我们的意见以为目前南大的教师薪金率未免过低,它似乎应该跟当地毕业生在其他职业上所得入息更为接近才对。我们亦赞同继续实行目前的公积金计划,但建议对永久教师给予增加利益。据我们所知,教职员是由校方免费供给宿舍及一切水电。我们反对这项制度,因为它掩盖了他们薪津总收入真实性,并且把同级教师分别安置在不同式的宿舍,往往会造成不满。此外,我们对于供给完全免费住宿一层并不曾发现这种先例。因此,我们建议大学当局应响应教职员按照宿舍种类鸠收同等数目的宿舍及水电费。关于薪金,公积金及屋租的详细建议,载明于本报告书附录B中(请参阅本章末的附录一)。

廿二、我们认为教师应依照每一学系规定的人员来征聘,这是很重要的。至于系主任,则应由富有资格及经验的人员充任,庶几他能够指挥及联系该系各组的工作,并对教授会负责办理该系。为了这项原因,我们对此职位经建议一个分别的薪金率,而且认为应登报征聘。

廿三、我们查悉,占了极大比例的教师是来自台湾。在运用华文作主要教学媒介的办法存在的时期,这种偏重的现象恐怕是免不掉的。我们在下一章里对南大运用英文为教学媒介一节,作了若干建议。当学生的英文程度一年一年进步时,较高年级的学生对于需要运用英语教学的学科应毫无困难地运用英语进修学业。况且大多数学系里使用的课本是英文原著,且它们是唯一可以获得以供研读的课本。这样一来,我们更达到一个结论,就是语文的困难毋需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而南大应从其他来源去寻求它的教师。为了从更广大的场所去吸引师资以及鼓励与其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200

他大学实行交换教授,必要时对教授应给予特别津贴,作为短期间吸引人才的办法(请参阅本章末的附录二)。

廿四、我们认为在当地征聘大多数教授应该是南大的最终目的,这并不是说在外地聘请师资的办法应该完全停止,因为和外地不时作新思想的交流,是任何大学所需要的。可是为使一所大学更有效的存在,它必须和当地人民有共同的愿望,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聘请教授时应以本地人才为主。依照这个宗旨进行,我们于是建议南大应该采用有效的计划去聘用可以罗致的当地人才担任教师,以便建立一个当地教职员的核心,同时吸收它的最优秀的毕业生担任助教,并鼓励他们于短期服务之后,再到当地或外国大学作高深的研究。

付给教师较低的薪金,意味着他们是从廉价市场中聘请得来的。这样一来,低素质的烙印是逃避不了的。尤有进者,除非付给较高薪金,否则想要聘请一些可能在四年之内把南大的情况逐渐改进的教师,未必可能。这种不可能性的程度将会增加,因为几年后南大在其扩充教师计划中,大概宁愿聘请更多低薪的教师,而不愿聘请相等数目的高薪教师。我们同意,要吸引台湾以外更广大区域的申请人,较高薪金乃属必要。

附注: 翁姑阿芝与史林尼哇山医生认为南大的教职员应享有如马来亚大学同样的薪金,后者目前付予已婚教职员的总月薪如下:

教授	……\$1,900 至 \$2,100
高级讲师	……\$1,530 至 \$1,780
讲师	……\$1,107 至 \$1,580
助理讲师	……\$ 966 至 \$1,059

附注二: 翁姑阿芝与史林尼哇山医生认为如果他们建议的薪金被接受,特别津贴便不需要了。

第五章 课程

廿五、南洋大学的课程,显示了缺乏有系统的计划。各有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且课程的编排,似乎颇受个人经验和偏爱的影响。若干课程的开设,并没有参考一般的先决条件或同一领域内的其他学科,且时常理发以适应意想不到的师资情况。另一个不能使人满意的特点,便是分派学科给不曾对该门功课受过特别训练的教师去担任,因而加重有关教师的困难,从而使学生受到严重的不利。这些缺点,无疑地有些是由于南大急速发展以及不安定的师资状况的结果。要消除这些缺点,应该从实行我们的建议,即由能干的各系主任去编排固定的课程做起。我们要强调需要一个好好计划的课程,课程编妥之后,跟着要把它实行,以便保证所开设的学科能保持相当的固定性。

廿六、南洋大学采用的学分制，是跟随中国大学的制度，而后者又是仿照美国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一个学生按照规定课程上课，获得足够的学分便可毕业。一门每周上课三小时的功课，修满一学期经考试及格后便可获得三学分。同一时数的实验工作，则给予一学分。南大目前一年分作两学期，一个学生除了主要必修科外，无需在特定一年内修毕所有学科以便升级。其实，他可以在以后数年内，补足所缺学分。根据这办法，我们查悉有些学生虽在最后一一年班里，仍需完成他们第一年的一门或两门功课。

廿七、分配给一年级学生的学分数目显示过多而不相称。这样一来，不但加重了第一一年级学生不合理的负担，而且使有些学生原应在最后一年多习几门功课，结果反而少修。学科科目方面的分门别类，亦显得过份的细致，致使学生模糊于细节中而未能清楚地把握着在广大范围上的基本概念。所以，我们认为首先要把第一一年级的必修学分数目减少，其次应把必修学科重新调整，以便编成较少的科目而又涉及更广大的范围。这种办法对于文学院及商学院的课程尤为适用。

廿八、拟议减少第一一年级的学分可从语文科的十六学分——英文及中文各八学分——着手。我们认为语文科的学分的确实太多。我们的见解是：一个学生打算进入大学之前，他应具有足够的大学所应用的教学媒介语文的程度，以便进修其课程。训练精通语文的目标，不应在大学课程里占了一重要部份。因此，我们建议应把第一一年级的十六个语文必修学分减为八学分。

廿九、上文已经提过，南大大多数学科的课本和参考书是应用英文本，而事实上这些课本是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课本。可是我们发觉第一一年级甚至以后的几年级的一般英文水准尚不足够，以致大多数学生不曾具有容易了解标准课本及参考资料的能力。由于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够，他们在大学攻读期间的作业便受了阻碍。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全靠提高入学时的英文程度。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只有英文一科不及格者，应使他们进入一年期的大学先修班，专门进修英文一科。这些学生于满意地修完内容充实的英文科后，便毋须再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入大学本科。这个大学先修班应好好的由中学校供给，但是在中学校能够开设这个学科之前，南大有负起这个担子的必要（参阅第43节）。

三十、马来文在两年前即已开班，作为各院系的选修科，学生对于选读颇具热忱。然而我们查悉在二年级所达到的水准还低于学校文凭班的程度，甚至比政府一年级考试还来得低。大学的马来文学科的程度，理应比学校文凭班来得高。为了鼓励学习国语，南大应多开课外补习班，以便所有学生有机会学习巫文。假如要真办理，那么南大须聘请一名马来文教授。

卅一、由于事实上南洋大学的语文科目已经比大多数其他大学较为繁重，我们

建议,目前的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应该停办。大学程度的现代语文,如果有足够且具有必要基础的学生,当然可以开班。

卅二、南洋大学学则所规定的考试制度,未免过份复杂。该学则规定每学期举行学期中及学期终考试各一次。由这两项考试所得分数,以及由教师随时举行的非正式级试所得的分数,是用一连串的平均法计算以获得一个学期考试的平均成绩。这成绩又再和最后毕业考试所得的分数合并来计算,以获得一个毕业的最后平均成绩。我们的见解是:虽则非正式级试所得的分数是一种对学生学业进展有用的,指示且对于离及格线不远的成绩,可以用来决定学期考试及格或不及格,可是这些分数不应参进毕业成绩里面。此外,我们认为毕业考试要得到及格,学生应同时获得各科及格的分数。

卅三、正式考试之外,每学期开始时还为上学期不及格学生举行补考。这个补考中各科及格成绩的百分率是惊人的。我们曾随便检阅正式和非正式的考卷,对于给分的宽大实感惊奇。我们甚至发现一个例子,在全套考卷上打了三次的分数,结果有若干学生的最后分数竟比原来的分数高出一倍以上。给分的标准必须严格。关于这问题,我们很欢喜看到南大学则里面规定设立一个有校外主考人的考试委员会,而且这个办法将举行的毕业考试中实施。我们相信这种制度,将帮助南大在学术界建立它的地位,虽则由于事实上学生是准许用中文或英文作答,选聘校外主考人可能大受限制。

第六章 设备

卅四、最近增建的新实验室已经减少了实验室的拥挤情况。可是生物系却仍然有不足容纳的困难,同时文学院亦需要更多的课室。除上述的情形外,课室和实验室是足够容纳现有在校学生。

卅五、可是设备方面却未能跟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我们认为理学院所有各系的设备,都需要增加。

卅六、目前图书馆的一部份建筑物,是用作行政部门的办事处。我们认为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图书馆应早日使用其全部建筑物,这样一来便可以增加许多阅览室,因为现有的阅览室是不足够的。据我们所知,兴建大礼堂以及行政办事处的计划,正由学校当局考虑中。

卅七、最近获得的数字显示图书馆内共藏有书籍10万3百36本,其中中文6万1百7本,马来文3百49本;英文及其他欧洲文2万5千3百9本,另有刊物与杂志1万4千5百71本。我们认为这数目是不足够的,尤其是英文书,巫文书及杂志部门为然。我们所以有这种见解,不但因为英文课本广被应用,且据图书馆主任所编就的统计,显示英文部门的需求真是迫切。直至本年七月止,每月平均由学生借阅的英文书籍有

1千2百15.7本,同时期借出的中文书是1千2百92.3本。如果我们注意到不相等的每种语文书籍的总数,以及事实上最大需求的中文书籍是中国文学的话,则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对英文书籍有着更大的喜好。

卅八、我们认为图书馆主任应该对主持大学图书馆具有相当经验,最好是由持有图书馆学资格的人士来担任。

卅九、学生宿舍除了缺乏学生休息室外,大致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早日供给这项设施,对于学生间的健全团体生活是很重要的。由于同一理由,我们认为目前对运动及康乐的小量设施应从速加以补足。

四十、我们认为学校当局应该为教师供应各种研究设备,我们亦同意目前教授们还缺乏适当的办公处及休息室。

第七章 学生

四一、目前南洋大学有1千7百名学生,计第一年级4百54名,第二年级4百17名,第三年级3百58名,最后一年4百71名。总人数中,47巴仙是读文科,46巴仙是读理科,17巴仙是读商科。这些学生中,估计来自联合邦的超过了50巴仙。我们的意见是,招收学生数额,应依照教师多少及设备如何而定,目前的学生人数不应在未来的数年内超过这数额。

四二、超过90巴仙的南大学生人数乃是来自华文中学。学校在南大发展的初期,还是可以预料到的,其实南大的分界也就是为了适应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需要。可是我们认为南大的宗旨,应该是使来自中等教育各源流的学生,都可能进入南大受教育。只有这样,南大才能完成真正马来亚化的大学的使命。

四三、我们知道一个先修班经已设立,以作三百名入学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补习之用。这些学生一经先修班考试及格,便可于来年进入南大本科而无须再经入学考试的手续。我们认为这种制度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导致南大接受由两种不同的考试来招收学生,而这种考试又不一定是具有相同的水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先修班应由我们在上文所建议的大学先修班来代替。这里需要指出这两种制度主要不同的地方:现行先修班旨在用来教导那些低过一般入学水准的学生,而大学先修班却是给那些入学考试时只英文一科不及格而其他均可接受的学生就读(请参阅第29节)。

四四、我们以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应限于少数幸运而出得高昂学费用的人们。所以我们建议,目前的每年7百20元学费应减至5百40元。

四五、不少南大学生经已获得了政府助学金。我们以为这种方案应该加以扩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204

展,庶几值得帮助的学生不致因缺少经济来源而被否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们也希望有一种奖学金,使品学优良的毕业生在当地或往外国就读研究院。

四六、学生与教师,最好时常作非正式的聚会。关于供给教师及学生休息室的建议,无疑将对此事有所帮助。另一应加以考虑的措施,便是每一座学生宿舍里应安排一位教师进住其间,以作学生的指导和咨询人员。

四七、我们很欢喜看到学生在各种文化及运动方面的课外活动。一俟运动方面增加的设备完成之后,我们深信一个更活跃及有意义的学生生活,将在南洋大学发展起来。

四八、关于南大毕业生的就业前途,不少人持有一种印象,以为南洋大学法令含有承认南大所授予的学位和其他大学进入政府服务的资格相等。我们曾经从政府方面得知这事情是不确实的。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可是,我们以为经挑选过的南大毕业生应被准许进入政府机关试用,担任那些受承认学位毕业生有资格担任的职位。接着便由公务员委员会对个别试用人员作个别的评定。翁姑阿芝,符先生,黄博士及史尼哇山医生对此要作明白的申明,就是这项建议不应被解作目前南大所授学位,是跟新加坡政府接受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四九、很明显地只有少数南大毕业生可以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而大多数则将在工商机构寻找职业。南大对其本身毕业生的可能出路,并未曾作任何考查,但我们得悉学校方面经收到若干来自商界的询问。拿这些询问作基础,南大当局对于毕业生的出路,深信不至成为一重大问题。事实上,我们和南大行政委员会作正式会谈时,曾听说南大毕业生是求过于供。我们却没有这种信心,就是那些和我们会见的学生,亦不敢作这样的想法。

第八章 法令

五十、南洋大学法令于1958年11月5日在新加坡立法议院提出。议院于1959年3月4日通过而于同月16日由总督批准。法令于1959年5月27日政府宪报通告后实施。

五一、许多法令中的缺点乃由于南大在特殊情形下建立并于1953年按照有限公司组织而产生的。拟用立法手续来使南大成为法人的措施是二年前的事情。这个法令似乎曾经企图把南大公司章程和一个特别用来组织一所大学的法令之间的罅隙弥补起来。但此项意图并没有完全成功。

五二、我们有一种印象,就是这个1959年南洋大学法令是基于1949年马来亚大学法令而拟成的。于提出对该法令的修正案时(见本报告书附录A),我们曾注意下列几点:

(甲) 南洋大学法令应该进一步自由地采用1949年及1958年马来亚大学法令作为蓝本,以便把这两间最高学府的优点并合一起,作为南洋大学将来发展的指南。

(乙) 在我们深度改进南洋大学的基本结构时,我们经设法促使原来有限公司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来自南大是一间私人独立创办而由广大热心公益的民众所支持与维护的大学。

(丙) 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本质上是一间供给公众需要而值得大众支持的大学。为了这个原因,由公众人士参与及指示南大,不但需要而且必要。

五三、我们发现尚有许多法案、法规及条例需要制定以确保南洋大学法令能圆滑与有效地实施。除了上文提过的财政条款外,他如教务处、老师遴选委员会、学生福利委员会及其他委员会的条款,均为本检讨委员会所认为有同样重要的东西。

五四、我们认为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生同学会各选出不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我们规定校长,依照理事会的推荐,有权委派不超过四名的理事会委员。由于事实上南大毕业生同学会要到1960年才能成立,我们不认为它应该立即选出四名代表参加理事会。所以我们规定毕业生同学会在1960年中应选出代表一名,1961年选出二名,1962年选出三名,作为过渡时期的办法。理事会因而选成委员人数不足的情形,可以授权校长于1960年委派七名,1961年委派六名,1962年委派五名委员来补足,这样一来,到了1963年,理事会便有足额的委员以充份实施该法令。在头一年,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委派他自己指定的人,因为依我们看来,此时理事会尚未克产生,可是在第二年以后,他将受理事会的指导。我们所以让校长委派若干名理事会委员,其目的无非想加上若干专家以达成平衡,因这些专家可能是理事会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不可或缺的人物。

五五、我们觉得就目前这样组成的检讨委员会,是不宜草拟一个正式的修正法令的草案以便提交立法议院。因此,我们只限于建议我们认为必须修正的各点,然后由有资格的法律起草人,在提交立法设计院前,作具体的整理。

五六、我们假定,一俟我们建议的修正南洋大学法令被接纳,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需要,该公司将会尽速地结束。可是在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最后结束之前,必须规定一种条款,以便建立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与南洋大学间的连续性。

五七、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

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第九章 改组程序

五八、检讨委员会认为南洋大学的改组最好能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 (一) 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副校长(第九节)。
- (二) 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磋商后,设立临时理事会(第57节)。
- (三) 临时理事会依照拟议之修正法令第14条规定,接收南大权力(第57节及附录A)。
- (四) 解散现有之执行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第19节及57节)。
- (五) 由临时理事会设立教师遴选委员会,委员中应有校外专家身份的评审员参加(第19节)。
- (六) 由临时理事会设立临时教授会(第57节)。
- (七) 依照附录B中所建议的各院系教职员人数,聘任教师(第19节)。
- (八) 制定修正法令(第8章与附录A)。
- (九) 解散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第56节)。
- (十) 设立评议会,毕业生同学会及其他法定机构(第7节及附录A)。
- (十一) 聘任校长及名誉校长(第8节及附录A)。
- (十二) 设立理事会(第6节及附录A)。
- (十三) 由临时理事会将权力移交予理事会。(第五十七节)
- (十四) 设立评议会(第6节及附录A)。
- (十五) 由临时评议会将权力移交予评议会(第57节)。
- (十六) 设立联合工作团,由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及两地政府代表组成,以便策划两间大学的将来关系(第四节)。
- (十七) 修改课程(第5章)。
- (十八) 设立大学先修班(第29及43节)。

(新加坡政府文化部刊行,1959年11月)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EVIEW COMMITTEE

Misc. 1 of 1960

Presented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y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Ordered by the Assembly to lie upon the Table:

Printed by A. G. Banfield, Government Printer, Singapore

CONTENTS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Preface (Letter to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The Report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Chapter Two ADMINISTRATION

Chapter Three FINANCE

Chapter Four STAFF

Chapter Five CURRICULUM .

Chapter Six FACILITIES

Chapter Seven STUDENTS

Chapter Eight ORDINANCE

Chapter Nine SEQUENCE

Appendices

A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B Estima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fter Re-Organisation

C University Officers

D List of Official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E List of Official Visits to Nanyang University

F List of Persons Interviewed

G List of Memoranda and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H 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 Consulted

I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Qualifications

J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Last Post Held

K Student Enrolment for Second Semester, 1959

L Breakdown of First Year Students, 1959 According to Place of Birth

M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Age

N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Lecture Hours

O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Total Emoluments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Chairman	Gwee Ah Leng.	
Members	Ungku Abdul Aziz.	Foo Hee Lim.
	Rayson Huang.	Liao Sung Yang.
	Lien Shih Sheng.	B. R. Sreenivasan.
Secretaries	Jacen T. Hsieh.	Kwan Sai Kheong.

PREFACE

To: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Singapore.

Sir,

W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you on 23rd July, 1959 to “review the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Prescott Commission o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and sequence of the re-organisation deemed necessary”, have the honour to present our Repor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was held on 27th July, 1959 and the last on 20th November, 1959. Details of the Committee’s sittings, visits to Nanyang University and interviews held are listed as appendices to the Report. A number of tables containing important data pertaining to the University are likewise attached to the Report.

From our terms of reference,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our Report would make frequent reference to the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particularly the chapters containing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practice, we found that, inasmuch as all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mmission’s investigations had been destroyed, it was necessary for us to cover much the same ground in our own investigations. In consequence, we found it more convenient to present our Report in an independent form. We believe that where we concur with, and where we differ from, the earlier Report will be readily apparent.

We wish to thank all those who have assisted us in the course of our work. In particular, we wish to place on record our deep appreciation of the services of our Joint Secretaries, Professor Jacen T. Hsieh and Mr. Kwan Sai Kheong, whose indefatigable energy and expert knowledge have greatly facilitated our work.

GWEE AH LENG. (Chairman).

UNGKU ABDUL AZIZ.

RAYSON HUANG.

LIEN SHIH SHENG

FOO HEE LIM.

LIAO SUNG YANG.

B. R. SREENIVASAN.

20th November, 1959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Nanya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for a specific purpose — to meet 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for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his demand had arisen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rimary to the secondary stage.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ports, the total enrolment of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for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1941 was 121,200. By 1953, the year in which the idea of Nanyang University gathered momentum, this figure had increased to 319,057 of which 22,310 were in secondary schools. Today,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for Singapore alone are 140,661 and 18,388.

2. The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which previously existed for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lay mainly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With the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cene in China after 1949, this major outlet was all but close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hich had insufficient accommodation even for the students from the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was open only to those who could satisfy its entrance requirements in English. Entry to the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was restricted by the same language difficulty and by the expense of going overseas. The demand was thus for a local university which would accept the qualification obtained from th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s a basis for entry. It was to meet this demand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was founded.

3. Today, Nanyang University is in its fourth year of existence, and the first batch of graduates will soon be leaving the University. It has an enrolment of 1,700 students, a staff of 128 teachers, and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costing \$12.3 millions. It represents the realisation of an ideal to which people from many walks of life have contributed generously. 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for students coming from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still exists, and the conditions which led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have not changed.

4. We consider that our task is to decide what measures are to be taken during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so that it may perform a constructive role for the promo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country. We are agreed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bring about a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is association can best be worked out by a joint working party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both territories. As to the nature of this association, opinion is divided. Ungku Aziz and Dr. Sreenivasan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st of the Committe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have more than one university in this country, provided they are orientated towards a Malayan content and that this association should be one which would co-ordinate the two universities to the

best advantage. However, the Committee are unanimous in the opinion that by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re-organisation, Nanyang should have evolved into a university where students from all Malayan secondary schools can obtain an education.

CHAPTER TWO: ADMINISTRATION

5.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has inherited certain features from the system of management in many local Chinese schools. This is a system where the financiers of the school or their nominees form the Board of Management which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of staff, but also for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chool. With men of vision and good sense on the Board of Management, it is possible for such a school to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t uncommon for a Board of Management with good intention but little knowledge of education to interfere with the staffing and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choo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progress is seriously hampered.

6.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a university is too complex an organisation for suc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to work satisfactorily. A well established system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s one consisting of a lay Council and an academic Senate, with the Council having overall control of the general policy and the Senate being responsible for academic matters. We regard this system as best suited to Nanyang University, and recommend that immediate steps be taken to change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accordingly.

7. We are in favour of establishing a Court for Nanyang University. This body woul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which includes thousands of active supporters, and the Council, which is necessarily limited in size. The Court will also serve to widen the scop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aintenance and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powers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ourt, as of other authorities of the University, are provided for in our proposals to amen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see Chapter Eight and Appendix A).

8.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terminology, we consider that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called the Chancellor. The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Head of the University would then be designated the Vice-Chancellor, and the principal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officers the Registrar and the Bursar respectively. We also consider that positions of honour such as Pro-Chancellors should be created.

9. We believe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the Vice-Chancellor is a matter of the utmost urgency. It is unlikely, however, that the appointment can be made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as the post will have to be widely advertised and the final selection made with the greatest care and circumspection. For this reason, we recommend that a local person with the requisite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be appointed

immediately in an acting capacity for an interim period.

10. The appointment of the Registrar should also be made as soon as possible. As the officer working directly under the Vice-Chancellor with duties involving both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matters, the Registrar should possess a good university degree and suitabl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Provisions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Registrar, as well as of other officers, are contained i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rdinance in Appendix A, and the duties of all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are set out in greater details in Appendix C.

CHAPTER THREE: FINANCE

11. Nanyang University has so far been supported almost entirely by public donations and students' fees. We do not consider it possible or desirable for this state of affairs to continue indefinitely.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public donations are too precarious a source of income to rely upon to meet recurrent expenditure, and in support of this view we might mention that we have found great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s donated in past years, and that many promises to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It will be more appropriate, therefore, for such donations to be allocated towards capital items.

12. For these reasons, we recommen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se the University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ly, by meeting the budgetary deficits and secondly, by providing bursaries for needy but deserving students and scholarships for outstanding graduates to undergo post-graduate training locally or abroad.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might also consider making capital grants to match public donations, so as to encourage and sustai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niversity.

13. We cannot over-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proper budget drawn up each year. We would even go further and advocate that an overall budget for 3 years, with detailed figures for the year immediately ahead, should be prepared and approved at least 6 month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each financial year, so as to provide a blueprint around which all activities in the University must perforce revolve. Such a budget will present a clear picture of the intended programme so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staff may plan their work accordingly in the most efficient manner possible. Furthermor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budget will stimulate and mainta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by keeping them informed of the planne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14. We have examined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have drawn up an overall budget for the next 3 years, as set out in Appendix B, based upon estimate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likely to arise consequent upon the re-organisation we deem necessary. It will be seen from this budget that the estimated deficit, which we

have recommended Government should meet, will be \$606,570 for the first year, \$675,302 for the second year and \$745,034 for the third year after the re-organisation.

15. We have included Financial Provisions in our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rdinance. Chief among these provisions is the setting up of a Finance Committee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tting the current maintenance and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plans of the University on a sound financial footing. We also recommend the early appointment of a Bursar, responsible to the Vice-Chancellor for the routine financial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We consider it essential that the Bursar should be a full-time, salaried officer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accountancy.

CHAPTER FOUR: STAFF

16. The staff structure in Nanyang University follows broadly that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before 1949. In each department there is a Head, under whom are a number of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lecturers and assistants. This struc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of comparable size, where a professor is the Head of his department, and under him are senior lecturers, lecturers, assistant lecturers and demonstrators.

17.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staff themselves, we have found that among the professors at Nanyang University only about 20 per cent have doctorates, while among the associate professors only 17 per cent have doctorates and 40 per cent masters' degrees. It might be mentione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many of the staff at Nanyang University acquired their qualifications, training for the master's degree consists usually of advanced courses, designed to bring the student to the threshold of research. Although in some universities a thesis is required for this degree, the work involved is more an academic exercise than original research, and not often published. It is also worthy of note that the doctorate, which normally represents two or more years of intensive and fruitful research, has come to b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appointment to a lectureship or assistant professorship in a university of any standing in most Commonwealth countries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been particularly the case with appointment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18. The degrees held by a university teacher need not be given undue weight in assessing his academic ability, provided he can show, through his published works, his ability to engage i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research. This evidence of academic calibre appears to be lacking in many of the senior members of the staff, whose publication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staff members themselves, consist largely of translations, reviews and popular articles, but very few papers presenting the results of original academic research. We feel strongly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strive to secure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senior teachers who are holders of advanced degrees, experienced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whose standard of scholarship has been shown through published works in their specialised fields of study.

19.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members of staff be properly evaluated.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a Board of Selection to assess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with the help of external experts of academic standing be established forthwith, by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see paragraph 57) and that this assessment should apply to staff already on the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staff to be recruited in the future. Such a system of assessment will serve to maintain a certain standard, relative to well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will moreover rule out to a large extent considerations other than academic, such as favouritism, which has been alleged to play a part in appointments in the past. We consider that failure to implement this recommendation will render futile any other attempt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the University.

20. The staff of Nanyang University are at present engaged on yearly contracts. This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 of allowing changes in staffing to be effected easily, but it retained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staff to settle down to plan their work on a long term basis. They should have some measure of security to plan a stable curriculum and a programme of research.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future staff should be engaged on a one-year contract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be followed by a three-year contract and then permanent tenure, with the retirement age fixed at 60, provided the Council may, at its discretion, extend it to 65.

21.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resent salary scales for the staff of Nanyang University are too low,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ome obtainable by local graduates in other walks of life. We are also in favour of continuing the present provident fund scheme, but with increased benefits, for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taff. We understand that members of the staff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free housing and all municipal services. We are opposed to this system, as it tends to obscure their total emoluments and to create dissatisfaction when members of the same category are differently housed. Moreover, we can find no precedent where such complete facilities are provided free.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housing and municipal services should be charged at flat rat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accommodation. Detailed recommendations in respect of salaries, provident fund and rent are set out in Appendix B.¹

22. We consider it essential that staff should be recruited according to a fixed establishment for each department, and that the Head of department should be well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so as to be able to direct and co-ordinate the work of the different sections in his department and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nate for the running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recommended a separate salary scale for this

post, which we consider should be advertised as such.

23. We find that an overwhelming proportion of the staff come from Taiwan. This preponderance is perhaps unavoidable as long a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remains Chinese. In the next Chapter, we make certain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glish in the University. As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improves with the years, the more senior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on with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for subjects where it is desirable to teach in English. Moreover, in most departments, all the text-books used are in English and, indeed, they are the only text-books available. This has le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anguage difficulty need not restrict the field of recruitment for staff, and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look to other sources of supply. In order to attract teachers from a wider field and encourage the secondment of staff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on an exchange basis, special allowances could be offered as a short-term inducement whenever it is found necessary.²

24. We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University to obtain the majority of the staff locally.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employment of expatriate staff should cease altogether, as frequent infusion of new ideas from abroad is desirable in any university. For a university to exist effectively, however, it must share the aspirations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o do so,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staffing should be essentially local. To this end, we recommend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adopt a vigorous scheme to build up a nucleus of local staff by recruiting all available local talent for the teaching posts, by absorbing its most promising graduates on to the staff as graduate assistants, and by encouraging them,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service, to go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either locally or abroad.

1. Ungku Aziz and Dr. Sreenivasan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Nanyang staff should be given salaries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here at present gross monthly salaries for married staff are at the following rates: -

Professors	...	...	\$1,900 - 2,100
Senior Lecturers	...	...	1,530 - 1,780
Lecturers	...	...	1,107 - 1,580
Assistant Lecturers	...	...	965 - 1,059

To offer them lower salaries is to imply that they are recruited in a cheaper market. The stigma of lower quality is inescapable. Furthermore, unless higher salaries are offered,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staff who will bring about the evolutionary changes during the four-year period will ever be recruited. This unlikelihood is increased by the possibility that in several years' time the University, in its plans to expand its teaching staff, is likely to prefer larger numbers at the lower salaries to the same number at the higher salaries which, we are agreed, would be necessary to attract applicants from a wider field than Taiwan.

- 2 Ungku Aziz and Dr. Sreenivasan consider that if the salary scales recommended by them are adopted, special allowances will not be necessary.

CHAPTER FIVE: CURRICULUM

25. The curriculum of Nanyang University shows a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There i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various related courses, and it would appear that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preference influence to a large extent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curriculum. Certain courses are offered without reference to prerequisites or to other courses in the same field, and frequent changes are made to keep pace with unexpected developments in the staffing situation. Another unsatisfactory feature is the assignment of courses to teachers who have had no special training in such subjects, thereby imposing hardship on the teachers concerned and causing serious disadvantage to the students. Some of these defects are no doubt the result of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stable staffing situation, and should largely disappea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recommendation for a fixed establishment under able departmental heads. We wish to emphasise, however, the need for a well planned curriculum to be laid down and followe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in the courses offered will remain fairly constant.

26. The credit system adopted in Nanyang University follows broadl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which in turn was patterned on the American system. In this a student, by attending prescribed courses, secures the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A course consisting of 3 one-hour lectures per week for one term earns for the student, provided he passes his examination, 3 credits.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of practical work would be accorded 1 credit. There are two terms in the year, and except for subjects in the major course of study, a student need not pass all the subjects in any particular year in order to proceed to the next year. He can, in fact, make up for such credits during subsequent years. In this way, we have found some students in the final year who have yet to complete their first year course in one or more subjects.

27. A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number of credits appears to have been allocated to the first year. While this imposes an unreasonably heavy burden on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it also results in some students taking far fewer courses in the final year than would be deemed desirable. The subject matter, too, appears to be too minutely subdivided, so that the student is lost in a maze of detail without getting a clear concept of the fundamentals on a broad basis. We are therefore of the opinion, firstly, that the number of credits required for the first year should be reduced and, secondly, that the major courses should be re-grouped to form fewer courses covering a wider field. This applies in particular to the Arts and Commerce courses.

28. The proposed reduction in first year credits can best be effected in the 16 compulsory credits required for languages, 8 for English and 8 for Chinese, which we regard as excessive.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before a student embarks on a university career, he should have a sufficient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university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enable him to follow the courses of study. Training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this purpose should not form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university course proper.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16 compulsory language credits for the first year should be reduced to 8.

29. Mention has already been made of the extensive use in most subjects of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in English and the fact that these are the only ones available. However, we have found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English of students in the first and even later years to be quite inadequate, so much so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do not possess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d with ease the standard text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in their particular field of study. The students' deficien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therefore hampered their work throughout their academic career.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would appear to lie in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required for entrance. Students who fail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nly in English should be required to attend a one-year Pre-University Course devoted mainly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Such students would, after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this intensive course in English, proceed to their university course proper without sitting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gain. This Pre-University Course should properly be conducted by the secondary schools, but until the schools are in a position to conduct such a course,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he University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see paragraph 43).

30. Malay was introduced as an elective two years ago in all faculties, and has been taken up with enthusiasm by the students. However, the standard achieved in the second year has been found to be well below that of the School Certificate and even that of the Government Standard One Examination. University courses in Malay should be offered at a level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chool Certificate. As an encouragement to learn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should offer extramural classes so that all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the language. To do this effectively, a Professor of Malay should be appointed.

31.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language programme for Nanyang University is already heavy compared with most other univers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resent beginners' courses in Latin, German and French should be discontinued. Modern languages at university level may, of course, be offered if there is sufficient demand from students with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32.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s, as set out in the Academic Regulations of Nanyang University, is unduly complicated. There are two examinations per term, a mid-term and a terminal examination. The marks obtained at these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marks obtained in informal class tests conduc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teacher, are computed by means of a series of averages to arrive at an average terminal result. This is again combined with the marks obtained in the final graduation examination to

arrive at a final average graduation result.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while marks obtained in informal class tests are useful guides to a student's progress and may, in borderline cases, be used to determine pass or failure in terminal examinations, such marks should not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raduation result. We are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 a student should obtain passes in all the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ass the graduation examination.

33.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examinations, make-up examinations are hel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term for students who failed in the previous term. The percentage of passes at such make-up examinations in all subjects is remarkably high. We have examined answer scripts selected at random from both regular and make-up examinations, and are alarmed at the leniency of the marking. We have even found one instance where the entire set of papers was marked three time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final marks in a number of cases were pushed up to more than double the original marks. The standard of marking must be tightened up. In this connection, we are pleased to note that the Academic Regulations provide for the setting up of a panel of external examiners, and that this will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forthcoming graduation examination. We believe that such a system will help the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its place in the academic world, although the choice of external examiners is likely to be very limite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answer questions either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CHAPTER SIX: FACILITIES

34. The recent addition of a new block of laboratories has eased the pressure on laboratory space. The Biology department, however, is still handicapped by insufficient accommodation, and the Arts Faculty requires more lecture rooms. Otherwise, there is adequate provision of lecture rooms and laboratories for the present enrolment.

35. The provision of equipment, however, has not kept pace with the increase in accommodation. We consider that the equipment in all the science departments requires to be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36. Part of the Library building is at present used to hous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e consider this arrangement unsatisfactory and tha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Library should have the full use of the entire building. This will make possible the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reading rooms, which are at present inadequate for the number of students using the Library. We are informed that the building of an Auditorium and Administrative Block is under consideration.

37. The latest figures available show that there are a total of 100,336 volumes in the Library, 60,107 volumes in Chinese, 349 volumes in Malay, 25,309 volumes in English and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and 14,571 volumes of journals and periodicals. We consider this inadequate, particularly in the English, Malay and journals sections.

We take this view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xtensive use of textbooks in English,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heavy demands on the English section of the Library as shown in statistics compiled by the Librarian. The monthly average number of English books taken out by students up to July this year is 1,215.7 as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for Chinese books of 1,292.3.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sparity in the total numbers of books available in each language and the fact that the heaviest demand for Chinese books i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uch greater preference for English book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is clearly seen.

38. We consider that the Librarian should have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a university library, preferably a person with qualifications in librarianship.

39. Hostel accommodation for students appears to be satisfactory, except for the lack of student common rooms. We consider the early provision of this facility essential to a healthy community life among the students. For the same reason,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resent paucity of facilities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should be remedied as soon as possible.

40. We consider it essential that research faciliti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staff. We are also agreed that there is at present inadequate provision of officers and common rooms for the academic staff.

CHAPTER SEVEN: STUDENTS

41. There are at present 1,700 students at Nanyang University, with 454 in the first year, 417 in the second year, 358 in the third year and 471 in the final year. Of the total enrolment, 47 per cent are studying Arts, 36 per cent Science and 17 per cent Commerce.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the Federation exceeds 50 per cent of the total enrolment.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enrolment should be fixed according to the staff and the facilities available, and that the present enrolment should not be exceeded for the next few years.

42. Over 94 per cent of the students are from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his is to be expected at this early stage of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as indeed it wa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se schools that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We are of the opinion, however, that it should be the aim of the University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students from all stream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University fulfil the role of a truly Malayan university.

43. We note that a Preparatory Class for 300 student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the purpose of coaching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tudents in this class are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year on passing an examination in the Preparatory Class, without having to sit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gain. We

consider this system unsatisfactory, as it leads to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assessed by two different examinations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of the same standard.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Preparatory Class be replaced by the Pre-University Course which we have earlier recommended.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point ou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whereas the Preparatory Class is designed to coach students who have been found to be below the general standard required for entrance, the Pre-University Course is meant for those who fail only in English but are otherwise acceptable. (see paragraph 29).

44. We believe that the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a fortunate few by unduly high fees.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present tuition fee of \$720 per year be reduced to \$540.

45. A number of Nanyang students are already in receipt of Government bursaries. We consider that this scheme should be extended so that no deserving student is denied the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solely because of lack of means. We should also like to see the provision of scholarships to enable promising graduates to take up post-graduate studies locally or abroad.

46.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staff to get together informally. Our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staff and student common rooms will no doubt be helpful in this direction. Another measure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s to have a member of the staff resident in each hostel to be guide and counsellor to the students.

47. We are pleased to note the m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the students in both cultural and sporting fields. With the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latt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an even more active and purposeful student life will develop at Nanyang University.

48. Regarding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Nanyang graduates, a good many people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passing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implies recognition of the degrees to be conferred by the University as being on a par with those of other universities for entry into the public service. We have ascertained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this is not so. The present level of training given at Nanyang University is inadequate in many respects. Nevertheless, we think that selected graduat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given a trial in Government service in posts for which Pass degree graduates are eligible. This should follow an individual assessment of the candidates by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Ungku Aziz, Mr. Foo, Dr. Huang and Dr. Sreenivasan wish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is recommendation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tantamount to equating the present Nanyang degree with that of a Pass degree as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49. It is clear tha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Nanyang graduates can be taken into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at the majority will have to find employment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has not made any survey of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its own graduates, but we understand that a number of enquiries from business firms have been received and, on the basis of these enquiries,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re confident that employment for Nanyang graduates will not be a major problem. In fact, we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at an official interview that the demand exceeds the supply. This confidence is not shared by us, nor by such students as we have interviewed.

CHAPTER EIGHT: ORDINANCE

50.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was first tabled in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5th November, 1958.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on 4th March, 1959, it received the Governor's assent on the 16th of the same month. It came into operation by notification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on 27th May, 1959.

51. Many of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Ordinance are the results of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and constituted as a limited company in 1953. It was not until about two years ago that measures were initiated to incorporate it by legislation. An attempt appears to have been mad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a limited company and an ordinance specially devised for constituting a university. The attempt has not been entirely successful.

52. We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has been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rdinance, 1949. In proposing the amendments to the Ordinance as set out in Appendix A to this Report, we have kept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mind:

- (a)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should proceed further to borrow liberall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Ordinances, 1949 and 1958, in order to incorporate, as far as it is feasible, the best features of our two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 (b) In our attempt to improv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 have tried at the same time to preserve those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deriv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and independent endeavour initiated, supported and maintain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ublic-spirited men.
- (c) On the other hand, we recognise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as any university of good standing should be, is essentially an institution serving the need of the public and entitled to public support, and for this reas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aintenance and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not only desirable but necessary.

53. We have found that many necessary Statutes, Acts and Regulations will still need to be enacted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Ordinance. Besides the financial provisions mentioned earlier, provisions for Boards of Studies, Boards of Selection, Boards of Student Welfare and other boards are considered by this Committee as equally important.

54. We consider that the Council should have equal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Court, the Senat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uild of Graduates. We have provided for the Chancellor to appoint not more than four persons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In view of the fact, however, that the Guild of Graduates comes into existence only in 1960, we do not think the full complement of four persons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m immediately. We have therefore provided that the Guild of Graduates should have one representative in 1960, two in 1961, and three in 1962 as an interim measure. The deficiency in the Council thus created can be remedied by giving the Chancellor power to have seven appointees in 1960, six in 1961 and five in 1962, so that by 1963 the Ordinance can be in full operation regarding the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In the first year, the Chancellor will appoint his nominees at his own discretion since the Council, as envisaged by us, will not be in existence, but in subsequent years he will be guided by the Council. The purpose of letting the Chancellor appoint members to the Council is to achieve a balance by adding such experts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Council to function efficiently.

55. We feel that this Committee as it is constituted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epare a draft of the amended Ordinance in its proper form ready to be presented for legislative consideration. We have therefore confined ourselves to suggesting amendments which we consider necessary, to be put into shape by qualified legal draftsmen before present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56. We assume that, with the amendmen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as proposed by us, the necessity for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will cease, and the company will be wound up as soon as possible. Provision will have to be made so as to establish continuity between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an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until such time as the former is finally wound up.

57. In order that the University can carry out its reorganisation before the amended Ordinance comes into operation, we recommend that the Acting Vice-Chancellor should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form a Provisional Council. This is best done by consult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Nanyang Universit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Provisional Council,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transfer all their powers to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and then dissolve.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should then establish the Board of Selection and then the Provisional Senate. After the amended Ordinance comes into

operation, these provisional bodies should cease to function as the properly constituted bodies come into existence.

CHAPTER NINE: SEQUENCE

58. The Committe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re-organis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can best be carried out as follows:

- (1) Appointment of Acting Vice-Chancellor afte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aragraph 9).
- (2) Establishment of Provisional Council after consultation among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Acting Vice-Chancellor. (paragraph 57).
- (3) Assumption of powers of Council as defined in section 14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Ordinance by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paragraph 56 and Appendix A).
- (4) Dissolution of existing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Council. (paragraph 57).
- (5) Establishment of Board of Selection with expert external assessors by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paragraph 19 and 57).
- (6) Establishment of Provisional Senate by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paragraph 57).
- (7) Appointment of staff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ment proposed in Appendix B. (paragraph 19).
- (8) Enactment of amended Ordinance. (Chapter Eight and Appendix A).
- (9) Dissolu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Limited. (paragraph 56).
- (10) Establishment of Court, Guild of Graduates and other statutory bodies. (paragraph 7 and Appendix A).
- (11) Appointment of Chancellor and Pro-Chancellors. (paragraph 8 and Appendix A).
- (12) Establishment of Council. (paragraph 6 and Appendix A).
- (13) Transfer of powers to Council by Provisional Council. (paragraph 57).
- (14) Establishment of Senate. (paragraph 6 and Appendix A).
- (15) Transfer of powers to Senate by Provisional Senate. (paragraph 57).
- (16) Establishment of Joint Working Party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territories to plan the future relation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paragraph 4).
- (17) Revision of Curriculum. (Chapter Five).
- (18) Establishment of Pre-University Course. (paragraph 29 and 43)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1. Section 2. Amend definitions of "Authority" and "teacher" and include definition of "Officer" and "Act":

"Authority" means the Court, the Council, the Senate, the Guild of Graduates and such other bodie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Act" means an Act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or any Statute.

"teacher" means a person appointed to be a teacher by the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and includes a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Lecturer.

"Officer" means the Chancellor, a Pro-Chancellor, the Vice-Chancellor, a Dean of a Faculty, the Registrar, the Bursar, the Librarian or the holder of any office created by Statute.

2. Section 3.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Chancellor, the Vice-Chancellor and the members for the time being of the Court and the Council shall be a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by that name shall have perpetual succession and a common seal with power to break, change, alter and make anew the said seal from time to time at their discretion and by the same name shall and may sue and be sued in all courts and in all manner of actions and suits and shall have power to do all other matters and things incidental or appertaining to a body corporate.

3. Section 4.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University sha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have power:-

- (a) to provide courses of instruction, to make provision for research, and to take such other steps as may appear necessary or desirable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 (b) to confer degrees and diplomas upon persons who have followed approved courses of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and have satisfied such other requirement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Act;
- (c) to recognize the degrees and diplomas of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 (d) to confer degrees upon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who have satisfied such requirement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Act;
- (e) to confer honorary degrees on person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 (f) to hold examinations and to grant certificates to persons who have attained proficiency in different branches of knowledge;
- (g) to institute chairs, lectureships, and other posts and offices and to make appointments thereto;
- (h) to erect, equip and maintain libraries, laboratories, museums, lecture halls, halls of residence and all other buildings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whether in Malaya or elsewhere;
- (i) to institute and award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exhibitions, bursaries, medals, prizes, and other titles, distinctions, awards and forms of assistance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 (j) to raise money for any of the above purposes or other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by mortgaging any or all of the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 (k) to invest in land or securities whether trust securities or not such funds as may be vested in it for the purpose of endowment, whether for general or special purposes, or such other funds as may not be immediately required for current expenditure with power from time to time to vary any such investment and to deposit any moneys for the time being uninvested with any bank either upon fixed deposit or upon current account;
- (l)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to establish trusts, and to appoint such staff as may b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University;
- (m) to establish pension or superannuation or provident fund schemes for the benefit of its employees or any section of such employees, and to enter into arrangements with any government, organisation, or pers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scheme;
- (n) to regulate and provide for the residence of officers, teachers, staff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welfare and discipline of teachers, staff and students;
- (o) to demand and receive such fees as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prescribed by Act;
- (p) to establish branches of the University elsewhere provided that the parent University remains in Singapore;
- (q) to do all such acts and things, whether or not incidental to the powers aforesaid, as may be requisite in order to further the advanc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4. Section 6. Delete.

5. Section 12. Delete and substitute:

- (1) There shall be a Chancellor who shall be the Head of the University and shall preside when present at any Convocation and shall have such other powers and perform such other duties as may be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him by this Ordinance or any Statute or Act.
- (2) The Chancellor shall hold offi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Provided that he may at any time during his period of office by writing under his hand addressed to the Council resign his office or be removed by the Court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uncil.
- (3) The Chancellor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rt on the nomination of the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ocedure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 (4) A person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appointment to the office of Chancellor.

6. Insert new section:

- (1) The Chancellor may appoint such persons to be Pro-Chancellors as he may consider proper.
- (2) If for any reason the Chancellor is unable to exercise any of his functions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or any Statute or Act, he may authorize any of the Pro-Chancellors to exercise such functions on his behalf.
- (3) Every Pro-Chancellor shall hold office during the pleasure of the Chancellor.

7. Section 13:

Delete “President” and substitute “Vice-Chancellor” wherever it occurs in the Ordinance. In subsection (1) after the word “Council” in the first line insert the words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nate”. Delete the comma after the word “and” in the 5th line and the words “in the event of 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Council being absent, he shall preside at all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and he”.

8. Sections 14 and 15 amend as follows:

Section 14

- (1) There shall be a Registrar who shall be a full tim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and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nate.
- (2) The Registrar may at any time be removed by the Council.
- (3) The Registrar shall have such powers and duties as prescribed by this Ordinance or the Statutes made thereunder or are assigned to him by the Council.

Section 15

- (1) There shall be Bursar who shall be a full tim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and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 (2) The Bursar may at any time be removed by the Council.
- (3) The Bursar shall perform such functions as shall be assigned to him by the Council including the receiving of subscriptions, donations and legacies to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issue of receipts therefor.

9. Section 16: Delete.

10. Section 18: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Court shall consist of the Chancellor, the Pro-Chancellors, the Vice-Chancellor,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for the time being, the members of the Senat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Patrons and the Governors as defined in Section 8 of the Ordinance and such other person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11. Add new section defining the powers of the Court as follows:

The Court sha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have power-

- (a) to receive an annual report on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Vice-Chancellor;
- (b) to receive the audited annual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 (c) to receive such special reports as the Council may decide to submit to the Court;
- (d) to receive copies of all Statutes;
- (e) to pass such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any reports or accounts submitted to the Court and any Statute sent to the Court as the Court may think fit;
- (f) to exercise such other functions as may be conferred on the Court by Statute.

12. Section 19: (1)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Council shall consist of:

- (a) a Chairman elected by the Council from among its own members who do not belong to categories (b), (c) and (d) below;
- (b) the Vice-Chancellor;
- (c) four persons appointed by Government;
- (d) four persons elected by the Senate from among its own members;

- (e) four persons elected by the Court from among its own members;
- (f) four persons elected by the Guild of Graduates from among its own members; and
- (g) not more than four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Chancellor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the Guild of Graduates may have only one representative in 1960, two in 1961 and three in 1962;

Provided also that the Chancellor may have not more than 7 appointees in 1960, not more than 6 in 1961 and not more than 5 in 1962.

Section 19: (2) Delete "(c)" and substitute "(d)".

13. Section 20: Delete the word "two" in the 3rd line and substitute "four" and delete the word "one year" in the last line and substitute "two years", and add:

Provided further that of the 7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Chancellor in 1960, one shall retire at the end of 1960, another at the end of 1961, and yet another at the end of 1962. The retirement shall be decided by lot.

14. Section 21: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following:

The Council shall be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nd may exercise all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the University save in so far as they are by this Ordinance or the Statutes, Acts and Regulations conferred on some other Authority or body or on som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 resolution shall be passed by the Council relating to any matter within the powers of the Senate unless the Senate has first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ording and transmitting to the Council its opinion thereon.

15. Section 22: Delete the words "delegate all or any of their powers, authorities or discretions to a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substitute "appoint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Delete the word "rules" in line 4 and substitute the word "Statutes."

16. Section 24. After the word "Faculty" in the second line insert the words "and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the Librarian and one Associate Professor or Lecturer from each Faculty elected by the Faculty" and delete the rest of the sentence.

17. Add a new section to read as follows:

- (1) The University shall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divided into Faculties of Arts, Science and Commerce, but the number and the names of the Facultie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 (2) A Faculty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nate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s of study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Faculty and may exercise such other functions as may be conferred on it by Statute or Act.

18. Section 27. Delete "Council" in the last line and substitute "Court".

19. Section 29 and 30: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following:

- (1) Subject to this Ordinance Statutes may be made to deal with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 (a)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 (b) the composition, powers, duties and procedure of the Authorities of the University;
 - (c)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officers and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 (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to be conferred by the University;
- (e) the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and of residence and the discipline and welfare of students;
- (f) all other matters which under this Ordinance may be regulated by Statute;
- (g) matters incidental to or consequential upon any of the matters aforesaid.

20. Section 31. Delete and substitute:

- (1) The Chancellor may,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make, revoke or amend any Statute.
- (2) The proposal for the revocation, the draft of any new Statute or of any amendment to any Statute shall be prepared by the Council and submitted to the Court and if the Court shall approve such proposal or draft, such proposal or draft shall be forwarded to the Chancellor who, if he shall approve the same, shall thereupon revoke, make or amend such Statut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oposal or draft.
- (3) If the Court shall not approve such proposal or draft it shall be referred back to the Council with such observations or amendments as the Court may propose. The Council shall after first consulting the Senate in any case under subsection (4) of this Section consider the observations an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Court and thereafter may again submit such proposal or draft with or without amendments. If the Court shall approve such proposal or draft then submitted it shall forward the same to the Chancellor who shall proceed thereon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by subsection (2). If the Court shall not approve of such proposal or draft as then submitted to it, it shall forward the same to the Chancellor with such observations and amendments as it may propose and the Chancellor shall thereupon consider such proposal or draft and any observations and amendments proposed in respect thereof by the Court and shall, if he shall approve the said proposal or draft, revoke, make or amend such Statut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oposal or draft without any amendment or with such of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Court as he shall approve.
- (4) The draft of a new Statute, or of any amendment to a Statute dealing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that is to say: -
 - (a)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Dean of a Faculty;
 - (b) the composition, powers, duties and procedure of the Senate, a Faculty, a Board of Studies, or a Board of Selection, or the Board of Student Welfare;
 - (c) the determination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to be conferred by the University;
 - (d)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 (e) the conditions of residence and the welfare and discipline of students;
 - (f) all other matter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nate under this Ordinance or any Statute,

shall not be submitted to the Court until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Senate has reported to the Council its observation thereon.

- (5) Nothing in any Statute shall be repugnant to this Ordinance.

21. Section 32. Delete and substitute the following:

Subject to this Ordinance and the Statutes, Acts may be made for all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 (a)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ward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other academic distinctions;
- (b) the number and scope of examinations and the admission of candidates thereto;
- (c)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to the degree and diploma cours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o residence in the University;
- (d) the methods of appointment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persons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gulation of pension, superannuation and provident schem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loyees of the University or any section of them;
- (e) the conditions of residence and the welfare and discipline of students;
- (f) the fees to be charged for courses of study, for residence, for admission to examination, for degrees and diplomas, and any other fees that may be levied by the University;
- (g) the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the lecture halls, the laboratories, research institutes, halls of residence, and all branches of university activity not specially provided for in this Ordinance or by Statute;
- (h) the constitution, powers and duties of any board, committee or other body not specially provided for in this Ordinance or by Statute;
- (i) the appointment, powers, duties, remuneration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examiners and the conduct of examinations;
- (j) all matters which by this Ordinance or any Statute may be prescribed by Act;
- (k) all matters within the pow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not otherwise provided for by this Ordinance.

22. Add the following sections:

Section 33:

- (1) The draft of any Act dealing with any matter in paragraphs (a), (b), (c), (e), (g) and (i) of Section 32 or with any other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nate shall be proposed by the Senate. The Council may approve the draft or refer it back to the Senate with observations or proposals for amendment, and no such Act shall be made until the Senate has agreed to its terms.
- (2) Nothing in any Act shall be repugnant to this Ordinance or to any Statute.

Section 34:

- (1) The Court, the Council or the Senate may make Regulations for its own procedure.
- (2) The Council may, after consulting the Senate, make Regulations for the procedure of Boards of Selection.
- (3) The Senate may make Regulations for the procedure of a Faculty or a Board of Studies.
- (4) The Senate may make Regulations prescribing courses of study or syllabuses of examinations.
- (5) Regulations may be made by any Authority if it is so empowered by this Ordinance, a Statute or an Act.
- (6) Nothing in any Regulation shall be repugnant to this Ordinance or to any Statute or Act.

Section 35:

- (1) When any Statute, Act or Regulation is made, amended or revoked at any time, every such Statute, Act, Regulation, amendment or revocation shall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same shall have been made or done be published in such official Gazettes and in such newspapers circulating in such places as the Council may,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hancellor, direct.
- (2) The Statutes, Act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in force at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shall be published annually in book form and copie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a reasonable price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 (3)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o any Act or Regulation containing only instructions to examiners or invigilators or to any other Act or Regulation which the Council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hancellor resolves not to publish.

FINANCIAL PROVISIONS

Section 36:

The Council shall appoint a Standing Finance Committee for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finances of the University.

Section 37:

- (1) The Council shall,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year, approve detailed estimates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versity for the next financial year.
- (2) Before the date fixed for 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or the purpose of approving such estimates the Standing Finance Committee shall prepare draft estimates for sub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copy of such estimates shall be delivered to each member of the Council not less than seven days before the date fixed for such meeting.
- (3) The Council may in its discretion approve, modify or reject all or any of the items appearing in such draft estimates or refer any item back to the Standing Finance Committee for its consideration or add any item thereto.

Section 38:

- (1) Where additional financial provision is required in any year the Council may from time to time approve supplementary estimates for the purpose showing the sources from which any additional expenditure incurred by it may be met.
- (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7 shall apply to any supplementary estimates in like manner as they apply to the annual estimates.

Section 39:

-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the financial year shall be the calendar year, or such other period as the Council may determine.
- (2) The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as soon as may be, be balanced for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an annual statement or abstract thereof shall be prepared.
- (3) The annual statement or abstract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shall be prepared in such form and shall contain such information as the Council may from time to time direct.

Section 40:

- (1)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Bursar
 - (a) to prepar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Vice-Chancellor the estimate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 (b) to receive moneys paid to the University and to credit such moneys to the proper heads of account;
- (c) to make payments as authorized by the Council; and
- (d) to keep the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in such form as the Council may from time to time direct.

Section 41:

- (1) The Council may,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accept by way of grant, gift, testamentary disposition or otherwise, property and moneys in aid of the finances of the University on such conditions as it may determine.
- (2) The Bursar shall cause to be kept a register in which shall be entered all don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including the names of the donors and any special conditions on which any donation may have been given.

Section 42:

All property, moneys or funds given for any specific purposes shall be applied and admin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may have been given and shall be separately accounted for.

Section 43:

Any contract involving the expenditure by the University of more than five hundred dollars shall be in writing signe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by any person acting under the express or implied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that any contract involving expenditure by the University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dollars and any contract which if made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would be required by law to be under seal shall be executed by affixing thereto the common seal of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further, that any payment under any contract for building purposes involving a total expenditur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or over shall not be made unless supported by a certificate from the independent quantity surveyor duly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GENERAL PROVISIONS

Section 44:

A Board of Studies may be appointed by the Senate for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purposes:

- (a) to deal with matters pertaining to one or more of the Departments whether of the same Faculty or not;
- (b) to consider proposals referred to it by the Sena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epartment or Faculty; and

in either case to report thereon to the Faculty or Faculties. The composition and powers of a Board of Studie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or Act.

Section 45:

A Board of Selection shall be appointed whenever it is decided to fill a Chair and, subject to any Statute, shall consist of: -

- (a) the Vice-Chancellor, who shall be chairman;
- (b) two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who shall hold office for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appointed to the Council;
- (c)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r the Deans of the Faculties to which the Chair will be allocated; and

(d) one member of the Senate appointed by the Senate.

External experts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Senate to advise the Board of Selection on the suitability of candidates for the post to be filled.

Section 46:

The Board of Student Welfare shall consist of the Vice-Chancellor and such other persons as may be appointed by the Senate, and it shall have such power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Statute.

23. Wherever the words "President",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ccur, substitute the words "Vice-Chancellor", "Registrar" and "Bursar" respectively.

ESTIMA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FTER RE-ORGANISATION

EXPENDITURE	1 st Year	2 nd Year	3 rd Year
	\$	\$	\$
*Salaries	1,880,370	1,942,902	2,005,434
Staff Travelling Expenses	75,000	75,000	75,000
Hospitalisation Expenses	14,400	14,400	14,400
Medical Supplies	7,200	7,200	7,20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31,200	31,200	31,200
Lesson Notes	30,000	30,000	30,000
Technical and Research Materials	25,200	27,600	30,000
Municipal Services	86,400	86,400	86,400
Telephone and Postage	5,400	5,400	5,400
General Repairs	9,000	11,400	13,800
Vehicles Upkeep	8,400	9,600	10,800
Sports Equipment	16,800	17,000	18,200
Rates and Taxes	28,800	28,800	28,800
Entertainment	6,000	6,000	6,000
Miscellaneous	30,000	30,000	30,000
	2,254,170	2,322,902	2,392,634

从
爭
取
學
位
受
承
認
到
改
制

231

1,750 Students.

Tuition Fees — \$945,000

Percentage of Expenditure	41.92	40.68	39.50
<i>Per Capita</i> Cost	\$1,288	\$1,327	\$1,367

* Thes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majority recommendation. (see footnote to paragraph 21)

ESTIMA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FTER RE-ORGANISATION

INCOME	1 st Year	2 nd Year	3 rd Year
	\$	\$	\$
Tuition Fees —			
1,750 Students @ \$540	945,000	945,000	945,000
Hostel Fees —			
1,500 Students @ \$240	360,000	360,000	360,000
Science Fees —			
650 Students @ \$50	32,500	32,500	32,500
Medical Fees —			
1,750 Students @ \$12	21,000	21,000	21,000
Sports Fees —			
1,750 Students @ \$12	21,000	21,000	21,000
Lesson Notes —			
1,750 Students @ \$18	31,500	31,500	31,500
*Rent and Municipal Services re Staff	201,600	201,600	201,600
Sundry Revenue	35,000	35,000	35,000
	1,647,600	1,647,600	1,647,600
Deficit	606,570	675,302	745,034
	2,254,170	2,322,902	2,392,634

* 11 Bungalows @ \$200 per month.

14 Semi-Detached Bungalows @ \$150 per month.

125 Flats @ \$100 per month.

(N.B. — Total number of Flats available: 176).

*SALARIES	1 st Year	2 nd Year	3 rd Year
	\$	\$	\$
Administration			
Vice-Chancellor — \$2,000	24,000	24,000	24,000
Registrar — \$1,100×50	13,200	13,800	14,400
Bursar — \$1,100×50	13,200	13,800	14,400
Medical Officer — \$1,100×50	13,200	13,800	14,400
Assistants 5 — \$500×20	30,000	31,200	32,400
Clerical Staff 30 — \$200(average)×10	72,000	75,600	79,20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15,000	15,480	15,960
	180,600	187,680	194,260
Faculty of Arts — 800 students			
Dean — Allowance \$250	3,000	3,000	3,000
Heads of Department 5 — \$1,500	90,000	90,000	90,000
Professors 5 — \$1,100×50	66,000	69,000	72,000
Associate Professors 12 — \$900×40	129,600	135,360	141,120
Lecturers 21 — \$700×30	176,400	183,960	191,520
Graduate Assistants 23 — \$500×20	138,000	143,520	149,04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56,400	58,284	60,168
	659,400	683,124	706,848
Faculty of Science — 650 students			
Dean — Allowance \$250	3,000	3,000	3,000
Heads of Department 4 — \$1,500	72,000	72,000	72,000
Professors 6 — \$1,100×50	79,200	82,800	86,400
Associate Professors 12 — \$900×40	129,600	135,360	141,120
Lecturers 15 — \$700×30	126,000	131,400	136,800
Graduate Assistants 18 — \$500×20	108,000	112,320	116,64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48,360	49,908	51,456
	566,160	586,788	607,416

* Thes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majority recommendation. (see footnote to paragraph 21)

*SALARIES	1 st Year	2 nd Year	3 rd Year
	\$	\$	\$
Faculty of Commerce — 300 students			
Dean (Allowance) — \$250	3,000	3,000	3,000
Heads of Department 3 — \$1,500	54,000	54,000	54,000
Professors 1 — \$1,100×50	13,200	13,800	14,400
Associate Professors 5 — \$900×40	54,000	56,400	58,800
Lecturers 7 — \$700×30	58,800	61,300	63,840
Graduate Assistants 8 — \$500×20	48,000	49,920	51,84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20,880	21,564	22,248
	251,880	260,004	268,128
Library			
Librarian — \$1,100×50	13,200	13,800	14,400
Cataloguers 3 — \$500×20	18,000	18,720	19,440
Clerical Staff 12 — \$200(average)×10	28,800	30,240	31,68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5,880	6,096	6,312
	65,880	68,856	71,832
Sundries			
Hostel Supervision	15,000	15,000	15,000
Working Students	50,000	50,000	50,000
Miscellaneous Wages	84,000	84,000	84,000
Central Provident Fund	7,450	7,450	7,450
	156,450	156,450	156,450
Total Salaries	1,880,370	1,942,902	2,005,434

* Thes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majority recommendation. (see footnote to paragraph 21)

* *Recommended Scale of Emoluments*

			\$			\$
Vice-Chancellor	...	...	2,000	Increment	—Maximum	2,000
Registrar	...	...	1,100	"	50	1,350
Bursar	...	...	1,100	"	50	1,350
Librarian	...	...	1,100	"	50	1,350
Medical Officer	...	...	1,100	"	50	1,350
Professor and Head of Department			1,500	"	—	1,500
Professor	...	...	1,100	"	50	1,350
Associate Professor	...	...	900	"	40	1,100
Lecturer	...	...	700	"	30	850
Graduate Assistants	...	...	500	"	20	600

- Deans to be appointed from among Professors with Allowance of \$250 per month.
- Heads of Department to be recruited as such. Acting appointments may be filled from the professorial ranks with an Allowance of \$150 per month.
- Provident Fund — Payable to Central Provident Fund - 10% from University subject to maximum of \$100 per month and 5% from Staff members.
- Medical Attention to be provided by University Medical Officer.
- Hospitalization and surgical charges to be met half by the University — Professors and above 1st Class — Others 2nd Class.
- Expatriate Travelling expenses to be provided as follows:
 - Professors and above — 1st Class Sea Passages to and fro.
 -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 2nd Class Sea Passages to and fro.
 - If engaged after probationary period of 1 year, additional passages for wife and 2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 Rent and Municipal Services to be charged to Staff as follows:
 - Detached Bungalow \$200 per month. Flat \$100 per month.
 - Semi-Detached Bungalow \$150 per month. Room \$50 per month.

* Thes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majority recommendation. (see footnote to paragraph 21)

APPENDIX C

UNIVERSITY OFFICERS

The Chancellor

The Chancellor is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University. He possess powers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the nomination of members to the Court, and the making, revoking and amending of Statutes. In this last function he is advised by other bodies in the University. He also presides at Convocations for the conferment of degrees. He is appointed by the Court on the nomination of the Council and holds office for five years or until he resigns or until he is removed by the Court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uncil.

The Pro-Chancellors

The Pro-Chancellors are appointed by the Chancellor and hold office during the pleasure

of the Chancellor. In the absence of the Chancellor any Pro-Chancellor may be authorised by the Chancellor to exercise any of the latter's powers or perform any of his functions.

The Vice-Chancellor

The Vice-Chancellor i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academic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He is ex-officio a member and, unless there is provision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nother person as Chairman, he is Chairman of every University Authority and Committee. He exercises general supervision over the arrangements for instruction, research, finance, administration, welfare and discipline in the University. He should be able to initiate and guide policy and is concerned with every aspect of University policy. He i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the decisions of the various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he Vice-Chancellor's term of office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service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uncil.

The Deans

Each Faculty elects from amongst its own members a Dean who holds office for two years. The Dean is Chairman of the Faculty. His duties include corre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determined by the Faculty. He acts as spokesman for the Faculty in the Senate. As a member of the 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 he would consult with Heads of Departments on their financial and staffing needs and would present their case to the Committee and advise the Committee accordingly.

The Registrar

The Registrar i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the Vice-Chancellor. He is the Secretary to the Council and the Senate and he or his deputy is the Secretary to all other Authorities and Committees in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which is a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and any other Committee in respect of which provision has been made for another person to act as Secretary. In this capacity, he is aware of all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various bodies and he is responsible to the Vice-Chancellor for ensuring that these decisions are carried out. He is also the custodian of the records and documents of the University. The Registrar should possess a University degree and requisit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The Bursar

The Bursar is the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the Vice-Chancellor. He is the Secretary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His duties include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Vice-Chancellor of the estimate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collection of all fees, rent and other monies due to the University, the making of payments authorised by the Council and the keeping of the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The Bursar should be a qualified Accountant.

The Librarian

The Libraria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ibrary. He is a full member of the Senate and in this capacity advises the Senate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Library and may initiate matters of policy.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he Court

The Court is a large body with widely representative membership including the Chancellor, the Pro-Chancellor, the Vice-Chancell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Senate and the Patrons and Governors and other persons.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provide a forum in which on the one hand the University can be made aware of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nd kept in close touch with public opin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can be kept informed of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work carried out. The Court receives the annual report and the audited annual accounts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and may pass such resolutions relating thereto as it thinks fit. It also recommends to the Chancellor the making and amending of Statutes. The Court elects a number of the members to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is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nd exercises all powers of the University other than those vested in some other Authority or body. It is a comparatively small body (approximately 21 members) and includes in its membership pers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from the Court, from the Senate, from the Guild of Graduates and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Chancellor. The Council elects its own Chairman from amongst its members who are not University staff or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s. Its functions include buildings, investments, appointment of staff, the approval of estimates, the provision of finance for the running of the University, making of contracts, the creation of new departments of study. In matters of finance it is advised by its Finance Committee to which it may delegate certain powers and functions.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uncil.

The Senate

The Senate is the academic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nd has the control of the academic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including th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instruction, research and examination, and the award of degrees, diplomas and certificates.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the Vice-Chancellor as Chairman, the Deans of the Faculties,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the Librarian and a number of elected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staff. The Senate advises the Council on the making of any Statute or Act which affects courses of study or relates to student residence, welfare or discipline. The Senate further has power to make regulations for governing courses of study or syllabuses of examinations. It has control of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to courses and examin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the appointment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examiners, the award of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and prizes, the use of the buildings of the University intended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control and general direction of libraries and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of the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he Senate may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for the institution, alteration, or abolition of teaching posts and as to the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The Faculties

A Faculty is a group of departments of study in related fields. It is responsible to the Senate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s of study within its purview. The Faculty has power to deal with and finally dispose of matters of an internal nature and would only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enate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Faculty.

LIST OF OFFICIAL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All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were held at the Conference Ro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Kay Siang Road; the list does not include sub-committee meetings).

1st meeting...	Monday, 27th July, 1959 from 12 noon to 2.10 p.m.
2nd “ ...	Monday, 3rd August, 1959 from 2.30 p.m. to 6.00 p.m.
3rd “ ...	Wednesday, 5th August, 1959 from 6.30 p.m. to 8.15 p.m.
4th “ ...	Monday, 10th August, 1959 from 2.30 p.m. to 6.30 p.m.
5th “ ...	Wednesday, 12th August,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6th “ ...	Wednesday, 19th August,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7th “ ...	Wednesday, 26th August, 1959 from 5.30 p.m. to 8.45 p.m.
8th “ ...	Monday, 31st August, 1959 from 2.30 p.m. to 7.00 p.m.
9th “ ...	Wednesday, 2nd Septem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45 p.m.
10th “ ...	Wednesday, 9th Septem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00 p.m.
11th “ ...	Wednesday, 16th Septem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12th “ ...	Wednesday, 23rd Septem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00 p.m.
13th “ ...	Wednesday, 30th September, 1959 from 5.30 p.m. to 9.00 p.m.
14th “ ...	Monday, 5th Octo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15th “ ...	Wednesday, 7th Octo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16th “ ...	Monday, 12th October, 1959 from 2.30 p.m. to 6.30 p.m.
17th “ ...	Wednesday, 14th October, 1959 from 5.30 p.m. to 8.30 p.m.
18th “ ...	Monday, 19th Octo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19th “ ...	Wednesday, 21st Octo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0th “ ...	Monday, 26th Octo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1st “ ...	Wednesday, 28th Octo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2nd “ ...	Monday, 2nd Novem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3rd “ ...	Wednesday, 4th November, 1959 from 5.15 p.m. to 8.00 p.m.
24th “ ...	Monday, 9th Novem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5th “ ...	Wednesday, 11th Novem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6th “ ...	Monday, 16th November, 1959 from 5.15 p.m. to 9.00 p.m.
27th “ ...	Friday, 20th November, 1959 from 1.00 p.m. to 3.00 p.m. at the Medical Centre.

LIST OF OFFICIAL VISIT TO NANYANG UNIVERSITY

(This list does not include visits by Sub-Committee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1st Visit ...	Monday, 17th August, 1959, from 3.00 p.m. to 5.30 p.m.
2nd Visit ...	Monday, 24th August, 1959, from 3.00 p.m. to 6.30 p.m.
3rd Visit ...	Monday, 7th September, 1959, from 3.00 p.m. to 6.30 p.m.
4th Visit ...	Monday, 14th September, 1959, from 3.00 p.m. to 6.30 p.m.
5th Visit ...	Monday, 21st September, 1959, from 3.30 p.m. to 6.30 p.m.

LIST OF PERSONS INTERVIEWED

1.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Nanyang University.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Dean of Studies.
3. The Deans of the three Colleges.
4. The Heads of Department and members of Staff of each department.
5.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6. Dr. Charles Gamba, Lecturer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APPENDIX G

LIST OF MEMORANDA AND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1. Memorandum from the staff of Nanyang University.
2. Memorandum from the students of Nanyang University.
3. Memorandum from the Educational Society of Nanyang University.
4. Letter from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5.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ingapore.
6. Letter from Mr. Chang Tuan Sin.
7. Letter from Mr. Wen Cheng Nan.
8. Letter from Mr. K. S. Wong.
9. Letter from Mr. Wu Tee Jen.
10. Numerous anonymous letters.

APPENDIX H

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 CONSULTED

I. Official Publications

- Report of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1959.
-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a by the Maclean Commission, 1939.
-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Malaya by the Carr-Saunders Commission, 1948.
- 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 by the Fenn-Wu Commission, 1951.
-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1956.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7.
-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1959.
- University of Malaya Ordinance, 1949.
- University of Malaya Ordinance, 1954.
- University of Malaya (Amendment) Ordinance, 1958.
-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 "Towards a more just society" - 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1959.
- Text of speech by Mr. Yong Nyuk Lin,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t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eeting on 17th July, 1959.

II. University Records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Ltd., 1953.
University Calendar, 1959.
Academic Regulations.
Recruitment of Staff Regulations.
Specimen letter of appointment for staff.
Faculty members directory.
Statistics of teaching load.
Syllabuses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Enrolment statistics, 1956, 1957, 1958, 1959.
Organisation, Courses and Syllabuses in various departments.
List of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courses.
Prospectus and Syllabus for the Diploma in Education.
Minutes of Faculty meetings.
Examination questions, 1958 and 1959.
Selected examination scripts.
Statistics of examination results, 1958.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award of Scholarships.
List of scholarship award, 1957 and 1958.
Library Report, 1959.
List of Journal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Library, 1959.
Audited accounts, 1956 and 1957.
University budget, 1959.

III. Miscellaneous

"The Tasks Ahead" - P.A.P.'s Five Year Plan 1959 - 1964.
"History of the Found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the Nanyang Cultural Press, Singapore, 1956.
Various University Calendars and Year Books.
Statistics of Singapore students in overseas Universities.
IV.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Suloh Nantah".
"University Tribune".
"Radio Demonstration on Foundation Day".
"Education Journal".
"Commerce".
"Drama Research".
"Chemistry".
"Essays on the Trip to India by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1959".
"Social Science studies".
"Science Journal".
"Banking Department Magazin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QUALIFICATIONS*

FULL—TIME

	No.	No with docto- rates	No with Master degrees	No with Bachelor degrees	Other Qualifi- cations	Locally domi- ciled	Expa- triate	Age: Over 50
COLLEGE OF ARTS								
Professors	18	3	5	9	1	-	18	10
Assoc. Professors	11	3	4	4	-	2	9	5
Lecturers	14	-	4	5	5	1	13	3
Assistants	5	-	1	4	-	-	5	-
Total	48	6	14	22	6	3	45	18

COLLEGE OF SCIENCE

Professors	13	5	7	1	-	-	13	11
Assoc. Professors	7	-	3	4	-	1	6	1
Lecturers	4	-	-	4	-	-	4	-
Assistants	17	-	1	16	-	1	16	-
Total	41	5	11	25	-	2	39	12

COLLEGE OF COMMERCE

Professors	8	-	5	3	-	-	8	3
Assoc. Professors	-	-	-	-	-	-	-	-
Lecturers	1	-	1	-	-	1	-	-
Assistants	8	-	-	8	-	-	8	-
Total	17	-	6	11	-	1	16	3

LIBRARY

Staff	3	1	-	1	1	-	3	1
Total	3	1	-	1	1	-	3	1

PART—TIME

COLLEGE OF COMMERCE

Lecturers	4	-	2	2	-	3	1	1
-----------	---	---	---	---	---	---	---	---

COLLEGE OF ARTS

Lecturers	1	-	1	-	-	-	1	-
Total	5	-	3	2	-	3	2	1

* This table is compiled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n answer to a questionnaire sent by the Committee to all members of staff.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 of whom there were 8 Professors, 1 Associate Professor, 1 Lecturer, 2 Assistants and 5 Part-time Lecturers.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LAST POST HELD*

Last Post or University	Present Post																	
	Professors			Assoc. Profs.			Lecturers			Assistants			Total				Part-Time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Lib	Arts	Comm.
Taiwan	10	10	4	4	4	-	3	2	-	4	15	7	21	31	11	2	-	-
China	1	-	-	1	-	-	1	-	-	-	1	-	3	1	-	-	-	-
Thailand	-	-	-	1	-	-	-	-	-	-	-	-	1	-	-	-	-	-
U.S.A.	1	-	-	2	2	-	1	-	-	-	-	-	4	2	-	-	-	-
Hong Kong	2	2	3	1	-	-	4	2	-	1	1	1	8	5	4	-	-	-
Malaya	1	-	-	-	-	-	-	-	-	-	-	-	1	-	-	1	-	-
Philippines	-	-	-	1	-	-	-	-	-	-	-	-	1	-	-	-	-	-
Singapore	1	1	-	1	1	-	2	-	1	-	-	-	4	2	1	-	1	4
Ceylon	1	-	-	-	-	-	-	-	-	-	-	-	1	-	-	-	-	-
Indonesia	-	-	-	-	-	-	2	-	-	-	-	-	2	-	-	-	-	-
Germany	-	-	-	-	-	-	1	-	-	-	-	-	1	-	-	-	-	-
Japan	-	-	1	-	-	-	-	-	-	-	-	-	-	-	1	-	-	-
Belgium	1	-	-	-	-	-	-	-	-	-	-	-	1	-	-	-	-	-
Total	18	13	8	11	7	Nil	14	4	1	5	17	8	48	41	17	3	1	4

* This table is compiled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n answer to a questionnaire sent by the Committee to all members of staff.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 of whom there were 8 Professors, 1 Associate Professor, 1 Lecturer, 2 Assistants and 5 Part-time Lecturers.

STUDENT ENROLMENT FOR SECOND SEMESTER, 1959

	Faculty of Arts						Faculty of Science					Faculty of Commerce				Total for 3 Faculties
	Ch. Lang. And Lit.	History & Geog.	Education	Modern Language	Econ. and Pol. Sc.	Total	Math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Total	Business Admin.	Account	Banking	Total	
1 st Year																
Male	48	36	-	27	58	169	21	43	38	40	142	15	32	17	64	375
Female	19	6	-	9	4	38	2	2	6	22	32	3	4	2	9	79
Total	67	42	-	36	62	207	23	45	44	62	174	18	36	19	73	454
2 nd Year																
Male	36	44	-	17	47	144	24	56	38	28	146	12	19	9	40	330
Female	29	19	-	4	5	57	1	5	8	7	21	-	4	5	9	87
Total	65	63	-	21	52	201	25	61	46	35	167	12	23	14	49	417
3 rd Year																
Male	54	43	-	8	32	137	9	41	33	11	94	17	13	21	51	282
Female	32	13	-	2	4	51	3	2	9	3	17	2	1	5	8	76
Total	86	56	-	10	36	188	12	43	42	14	111	19	14	26	59	358
4 th Year																
Male	57	28	4	5	46	140	11	51	62	8	132	45	23	28	96	368
Female	35	18	6	5	5	69	3	3	18	3	27	5	2	-	7	103
Total	92	46	10	10	51	209	14	54	80	11	159	50	25	28	103	471
Total for 4 years																
Male	195	151	4	57	183	590	65	191	171	87	514	89	87	75	251	1,355
Female	115	56	6	20	18	215	9	12	41	35	97	10	11	12	33	345
Total	310	207	10	77	201	805	74	203	212	122	611	99	98	87	284	1,700
% of Total Enrolment	18.2	12.2	0.59	4.53	11.82	47	4.35	11.94	12.5	7.18	36	5.82	5.76	5.12	17	100

BREAKDOWN OF FIRST YEAR STUDENTS, 1959
ACCORDING TO PLACE OF BIRTH

	Males	Females	Total	Percentage of Enrolment
Federation of Malaya	224	39	263	56.20
Singapore	96	25	121	25.85
China	45	9	54	11.54
Sarawak	11	4	15	3.20
Indonesia	4	5	9	1.92
Thailand	2	0	2	0.43
Hong Kong	1	1	2	0.43
Others	2	0	2	0.43
Total	385	83	468	100.00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AGE*

Present Post																					
Professors				Assoc. Profs.			Lecturers			Assistants			Total				Part-Time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Lib	Arts Comm.				
60 years and above				-	2	2	-	-	-	-	-	-	-	-	-	2	2	-	-	1	
50				13	10	2	5	1	-	3	-	-	-	-	-	21	11	2	2	-	-
40				5	1	4	4	5	-	7	1	-	-	1	-	16	8	4	1	-	-
30				-	-	-	2	1	-	2	3	1	1	11	1	5	15	2	-	1	2
20				-	-	-	-	-	-	2	-	-	4	5	7	6	5	7	-	-	1
Total				18	13	8	11	7	Nil	14	4	1	5	17	8	48	41	17	3	1	4

* This table is compiled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n answer to a questionnaire sent by the Committee to all members of staff.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 of whom there were 8 Professors, 1 Associate Professor, 1 Lecturer, 2 Assistants and 5 Part-time Lecturers.

APPENDIX N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LECTURE HOURS*

Total lecture hours (excluding tutorials and practicals)	Present Post																
	Professors			Assoc. Profs.			Lecturers			Assistants			Total			Part-Time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Comm.
Nil	-	-	-	-	-	-	-	-	-	5	17	8	5	17	8	-	-
Up to 2 hours	-	-	-	-	-	-	-	-	-	-	-	-	-	-	-	-	-
.. .. 4 ..	-	1	-	1	-	-	3	1	-	-	-	-	4	2	-	-	2
.. .. 6 ..	2	2	1	-	1	-	-	1	-	-	-	-	2	4	1	1	2
.. .. 8 ..	-	4	2	2	2	-	-	1	-	-	-	-	2	7	2	-	-
.. .. 10 ..	11	2	1	-	1	-	2	-	1	-	-	-	13	3	2	-	-
.. .. 12 ..	3	1	4	3	1	-	7	-	-	-	-	-	13	2	4	-	-
.. .. 14 ..	1	3	-	4	2	-	-	1	-	-	-	-	5	6	-	-	-
.. .. 16 ..	-	-	-	1	-	-	-	-	-	-	-	-	1	-	-	-	-
.. .. 18 ..	1	-	-	-	-	-	1	-	-	-	-	-	2	-	-	-	-
.. .. 20 ..	-	-	-	-	-	-	1	-	-	-	-	-	1	-	-	-	-
Above 20 hours	-	-	-	-	-	-	-	-	-	-	-	-	-	-	-	-	-
Total	18	13	8	11	7	Nil	14	4	1	5	17	8	48	41	17	1	4

* This table is compiled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n answer to a questionnaire sent by the Committee to all members of staff.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 of whom there were 8 Professors, 1 Associate Professor, 1 Lecturer, 2 Assistants and 5 Part-time Lecturers.

BREAKDOWN OF STAFF ACCORDING TO TOTAL EMOLUMENTS*

Total Emoluments		Present Post																	
		Professors			Assoc. Profs.			Lecturers			Assistants			Total			Lib	Part-Time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Sc.	Comm.		Arts	Comm.
Up to	\$150	-	-	-	-	-	-	-	-	-	-	-	-	-	-	-	-	-	3
	\$300	-	-	-	-	-	-	-	-	-	-	-	-	-	-	-	-	1	1
	\$400	-	-	-	-	-	-	-	-	-	3	11	6	3	11	6	-	-	-
	\$500	-	-	-	-	-	-	4	-	1	1	6	2	5	6	3	1	-	-
	\$600	-	-	-	2	1	-	9	4	-	1	-	-	12	5	-	1	-	-
.. ..	\$700	5	1	1	8	6	-	-	-	-	-	-	-	13	7	1	-	-	-
.. ..	\$800	6	5	4	-	-	-	1	-	-	-	-	-	7	5	4	-	-	-
.. ..	\$900	4	4	2	1	-	-	-	-	-	-	-	-	5	4	2	1	-	-
.. ..	\$1,000	1	1	-	-	-	-	-	-	-	-	-	-	1	1	-	-	-	-
.. ..	\$1,100	1	1	1	-	-	-	-	-	-	-	-	-	1	1	1	-	-	-
.. ..	\$1,200	-	1	-	-	-	-	-	-	-	-	-	-	-	1	-	-	-	-
Above \$1,200		1	-	-	-	-	-	-	-	-	-	-	-	1	-	-	-	-	-
Total		18	13	8	11	7	-	14	4	1	5	17	8	48	41	17	3	1	4

* This table is compiled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n answer to a questionnaire sent by the Committee to all members of staff.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questionnaire, of whom there were 8 Professors, 1 Associate Professor, 1 Lecturer, 2 Assistants and 5 Part-time Lecturers.

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大问题发表政策演说*

(1960年2月10日)

杨玉麟

议长先生：

我要就于本月六日提呈给本议院的以魏雅聆医生为首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所引起的南洋大学问题，发表意见。

1. 检讨委员会的委任。

这个检讨委员会是由我在1959年7月23日委任出来的，任务是：“检讨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的报告书，并审定认为必要的改组范围和程序。”

检讨委员会的委任是根据1959年白里斯葛评议会报告书的建议而行的，唯有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方式有所不同。该建议如下：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不超过七个人的特别委员会，包括南洋大学和政府
的代表，以检讨我们的报告书，并审定认为必要的改组范围和程序。”

2. 由于白里斯葛评议会的判定，我们认为有需要委任一些杰出的、独立的、外地人士去担任这个检讨委员会的委员。每一个人都在他们各自的日常业务中有显著的表现，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在医学方面，在新闻业方面以及在理财业方面。南洋大学和教育部也各自派出一名职员来担任检讨委员会的联合秘书。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七月当我公布这些人士被委任为检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赞扬。

现在，本议院的每一名议员手上都已经有一份报告书，从这一分报告书看来，

* 新加坡教育部长杨玉麟向立法议院发表演讲，原则上接受以魏雅聆为首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表示在财政上支持南大，建议对南大进行改组，并宣布承认南大第一届毕业生的学位。

长先生,你会同意,检讨委员会在它四个月来的检讨时间里,的确花了一番工夫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我要代表政府,对他们为国家而作的勤劳服务,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工作来完成我们的任务,表示深刻的谢意。

检讨委员会的判定

3. 检讨委员会的判定——在政府的支持下实行改组。

这一分签好名字的报告书,是在1959年11月20日交给我的,而我们也寄了几分给联合邦政府参考。检讨委员会的判定,简单说来,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实行改组南洋大学。新加坡政府现在发现它要负担起南洋大学的整个财政责任,同时还要付出补助马来亚大学的份额。新加坡政府将尽它的能力在符合本邦的人民和教育的利益的前题下,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南洋大学没有委派校外考试官。

我们应该非常遗憾地指出,南洋大学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来维持它的学术水准,这次它在1959年12月为第一批毕业生面举行的毕业考试,并没有实行“校外考试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是南大行政委员会在1956年7月3日所通过的南洋大学学则里所规定的。学则第28条第5项规定:

“毕业考试:于学生修业期满时,由本大学聘请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毕业考试科目范围为各系所定之主要专门科目,及毕业论文一篇。其标准由考试委员会定之。”

据我们所知,南大并没有委任校外考官,并且根据报章的报导,而报章是我们有关这一方面的唯一消息来源,南大设立了一个三人的考试委员会来主持这次的考试,第一位是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做了副校长;第二位是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再过几天,他就要辞职;第三位是教务长,他已经辞去了南大的职位,回去香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是在没有履行南大自己所制订的考试规则的规定的情形下毕业出来的。

5. 没有1959年度的毕业生正式名表。

除此之外,直到现在,南大对于参加毕业考试的471名学生,而从中毕业出来的437名学生的名表,从来没有作正式的公布。因此,外面的人对于谁毕业,谁没有毕业完全蒙在鼓里。同时,毕业生去找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形也使雇主感到莫名其妙。我的部门可以说是雇用南大毕业生最多的一个部门。可是,即使是我的部门,也没有收到一分毕业生的正式名表;我们所收到的只是一分油印的1959年最后学年学生的名表,用蓝铅笔把算是不及格的学生名字删去。

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

业考试及格。还有一点不平常的现象就是,及格的学生并没有等级之分;成绩好的学生跟成绩坏的学生完全混在一起,因而受到惩罚。南大当局这样处理毕业考试,对于那些历年来节衣缩食,供给他们的儿女到南大受高级教育的家长们来立,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南洋大学的问题

6. 南洋大学的问题。

检讨委员会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它说:“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的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了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检讨报告书很清楚一指出,南洋大学有些事情基本上是错了。南大创办人的理想是令人敬佩的。他们要设立一所大学来供给华文中学生对高级教育的需要,而对于这一点需要,当时殖民地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不过,在走向他们的目标的时候,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

如果前政府对于问题的看法是现实的话,那么在南大创办后不久,他们就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如果前政府是比较肯负责任的话,南大就不致有今天的不幸。

7. 在南洋大学法令未实施以前,南大是依照有限公司的基础来组织和经营的。董事会的最大的打算,就是怎样经营南大,使它每年的经费不敷不致太大。无疑各方人士答应捐助2千万元给南大,可是,据说在这个总数之中,实收的只有1千3百万元。

8. 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 and 咨询更严重。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须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9. 一间新的大学是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质和量方面都有所成就。也由于考虑到财政的稳定,就变成重量不重质。而且,对于个别教授的资格和才能,也

似乎没有一种适当的评定。根据检讨委员会的报告书, 南洋大学的课程似乎缺少一种系统性的计划和适当的分配。在这一点, 教职员的个别指导似乎非常缺乏。

10. 关于聘请南大毕业生的问题。

根据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判定, 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立场是什么呢? 虽然在《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有不利的报告, 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 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跟普通情形一样, 我们将通过公务委员会的意见, 依照个别的才能来作选拔。可是, 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话, 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 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财政上支持南大

11. 财政上支持南大与马大待遇平等。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新加坡政府将准备以怎样的方法根据怎样的条件来支持南大?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既然是平等对待新加坡四种教育源流, 因此, 新加坡政府准备按照它支持马来亚大学的同样基础来支持南洋大学, 不过我们也应该得到相同的保障, 以维持适当的学术水准以及对于公款有适当的管理和记账。

检讨委员会建议实行某些改组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会使到南大预算不敷, 而他们建议这种不敷应由政府来负担, 数字如下:

1960年 不敷60万6千5百70元。

1961年 不敷67万5千3百2元。

1962年 不敷74万5千零34元。

南大的新加坡学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40%, 新加坡政府对于不敷分额的接受是不会迟疑的, 我们所需拨出的钱就有如下列:

60万6千5百70元的40% 等于 24万2千6百28元 (1960年)

67万5千3百零2元的40% 等于 27万零1百21元 (1961年)

74万5千零34元的40% 等于 29万8千零14元 (1962年)

不过, 既然新加坡政府准备给南大与马大同等的待遇, 只要它提高及维持其学术水准, 因此我们也准备负起比较重的财政负担, 我现在要大略提提我们怎样进行这种财政计算的一般原则, 本声明末的附录将提出比较详细的数字。

马大的经费预算

12. 马来亚大学1960年预算案的计算基础。根据马来亚大学的财政联合委员会(由新马二地政府委任)的1958年报告书, 马大的每名学生的经费(即“按人计算制度”)有如下列:

文科学生每年 3千元。

理科学生每年 6千元。

医科学生每年 8千元。

根据1960年的估计,学生入学人数为2千零85名(吉隆坡分校7百50名,新加坡分校1千3百35名),则经过一番调整后,不敷的数目为9百20万元,数字见载附录。因为马大里面的学生比例是新加坡政府同意补助马大3分一的经费,也就是说9百20万元的3分一,等于3百零6万元,这个数目已经在最近的1960年预算案第60项中获得批准。

13. 南大的计算根据相同的原則。

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按人计算制度”来同样计算南大的经费,则1959年的学生人数为1千7百名,以这个数字作为1960年的基础,则不敷数字为5百28万6千元。据确实的数字显示,南大的新加坡学生占40%,所以新加坡政府准备补助这个5百28万6千元的40%,也就是等于2百11万5千元。

虽然新加坡政府的责任只是补助它自己在南大的学生,不过暂时我们愿意负起较重的财政负担,以便目前已在南大的联合邦学生能够跟新加坡学生在同样条件和同样的经费下完成他们的学业。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所准备要提出的这一笔每年津贴金,是不包括那笔业已在最近预算案第54项批准拨出的作为南大奖学金的60万元在内。不过在这笔津贴金未发出之前,政府必须得到保证,公款必须小心开销而且必须适当记账,同时,学术性的教职员的水准必须维持。

14. 前政府对南大的支持。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前政府在1959年5月6日曾经拨出一笔38万5千8百90元给南大当局作为补助1958年的所谓不敷。这笔钱是根据南大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财政有1959年4月13日所提出的一分来往账目表而付出的,其中显出在1百40万元的预算中,不敷数目为45万元,在拨出这笔钱时还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经查核的账目必须尽早提交”。不过,我愿意指出,本部曾经寄三封通知书,最后一封是在本年正月23日寄发,催促南大当局呈交1958年度经查核的账目,一直等到上个星期,即2月2日,教育部才接到该分经查核的账目,目前这分账目正受研讨。

任何一间组织健全的公众机构,如果每年的收入开支是不超过1百50万元的,它都有可能在3个月之内提出一分查核的账目。南大当局需要13个月的时间方能呈经查核的账目,是一项使新加坡人民关注的事情。

所以南洋大学必须改组;学术水准必须提高,而南大的一般政策必须委托给一些拥有高度学术名望和经验的人士,以实际执行繁重的工作并监督财政账目的开支。

将来的新生入学

15. 将来的新生入学。

因为新加坡政府要单独负起南大的财政负担,所以南大必须改组以符合新加坡的需要。因此,目前向新加坡以外的地区招生的政策必须重新检讨。一个国家的首要责任就是为自己的公民和纳税人的儿女提供教育。不过,新加坡政府也准备补助非新加坡学生,而数目不超过南大学生总数的十五巴仙。其他国家的惯例就是外地来的学生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五巴仙。这种改组的限制,在实施之后,将只限于新生。

在新加坡政府全力支持南大之下,我们可以预料,那些得不到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学生,也不致因为财政困难丧失受高级教育的机会。因此,新加坡政府全力支持南大,就会使到更多的清贫学生比目前有更多的机会在南大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应该是那些能够付出高昂学费的人的专利品,它应该广开大门,容纳所有在智能上可以进行高深研究的人,这样我们可以训练出更多的毕业生,以使为新加坡社会的福利作最高限度的贡献。

16. 改组南大根据平等待遇,及与新加坡马大分校作更密切合作。

新加坡政府在原则上接受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所提出的主要建议。如前所述,我们实际上不准备比这些建议更进一步,要向南大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包括财政的负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对南大敷衍塞责呢,不是要切实来解决它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不推却责任,全心全力支助南大实行改组并给于充分的财政资助,如果这样做是符合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话。对于过去曾经热心赞助南大基金的赞助人,政府呼吁他们继续给于支持。

新加坡政府本身则决定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使南大成为一间真正的大学,为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根据平等待遇的原则,使花在南大的钱跟马大的一样多。同时,为着照顾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利益,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以保证南大与新加坡马大分校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

新加坡马大分校的建立是符合英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既然我们希望它打开大门,容纳非英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同样对于南大,一所建立来符合华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校源流的学生入学。这两部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

新加坡人民过去许多年一直在谈论南大的前途和命运。新加坡政府目前的决定就澄清了他们的疑问。经过改组之后,学生的前途就有保障,而父母也可以替他们的儿女好好计划将来的事业。

对于南大执委会的委员来说,新加坡政府欢迎早日举行磋商,以便在未根据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改组南大之前,讨论怎样来使这分政策声明付诸实施。

根据按人计算制度,文科学生每年三千元,理科学生每年六千元,医科学生每年八千元计算。

马来亚大学1960年预算,计算方法如下:

预算学生入学人数			
吉隆坡	新加坡	按人计算	
文科	380	305	
法科	—	160	3000元 = 2.535百万元
理科	185	215	
工程	185	—	6000元 = 3.510百万元
医科	—	655	8000元 = 5.240百万元
总数	750	1335	
	2085名学生		或总数 11.29 百万元 (最接近)
		扣去学费及其他收入	1.32 百万元
		不敷	9.97 百万元

不过,两地政府所接受的是比较低的数字,9.2百万元,而不是上面所示的9.97百万元。这是包括一个较高的预算,和为建立吉隆坡马大分校的实际教职员薪酬经费,总数约10.2百万元,但扣去十巴仙,减至9.2百万元。

至于南洋大学方面,以1959年入学数字(由检讨委员会所供给)作标准,则我们所得的计算如下:

文科	805人	1089人, 每人3000元 =	3.267百万元
商科	284人		
理科	611人	每人6000元 =	3.666百万元
总数	1700名学生	总数	6.933百万元
扣去学费及其他收入			1.647百万元
不敷			5.286百万元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第6期)

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

(1960年3月10日)

李明仕

1960年2月9日，政府公布了以魏雅聆医生为主席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的报告书。

2月10日，教育部长杨玉麟先生，在立法议院宣布了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政策。

从魏报告书看来，检讨委员会对南洋大学，算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同情、比较客观的看法。它所提的建议，一般上也算是现实、合理的。

政府对南大的政策，概括起来，计分下面几点：

第一、原则上接受魏报告书。在政府支持下，全面改组南大。

第二、依据“平等对待四种教育源流”的原则，在财政上全力资助南大。资助额与马大同等。依“按人计算制”，南大每年可得约二百一十一万元。政府要求的保障是，确保南大“维持适当的学术水准，以及对于公款有适当的管理和记账”。政府的资助政策，比魏报告书的建议更进一步。

第三、重新检讨改组后，南大在新加坡以外地区招生的政策。

第四、政府承认南大第一届毕业生的学位。至于今后的学位承认问题，则视南大之发展而定。

第五、马大与南大皆打开大门，吸收各教育源流的学生入学。而“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

政府的声明，是历来各方面对南大问题的声明中最明确、最肯定、最果断，而且，还应该说是最慷慨的一次。

政府在政策声明中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对南大敷衍塞责呢，还是要切实来解决它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不推却责任，全心全力支持南大实行改组并给予充

分的财政资助,如果这样做是符合新加坡教育与人民利益的话”。这就是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整个态度。

我相信,即使是对于处理南大问题与政府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对政府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也一定是完全拥护的。

南洋大学办理上有许多缺点。这是事实。革掉缺点,是理所当然。但怎样改组或改革呢?政府的声明和魏报告书,提出许多具体意见和改革措施。当然,政府和魏委员会对教育改革上的诚意,是不必怀疑的。但他们提出来的意见和改革措施,是否最完善呢?对这一点,听到的只是拥护与支持之声。除开“行动周刊”的石磊先生站在执政党的立场,对问题进行分析之外,其他方面还看不到有认真仔细的研究和讨论。至于,这些意见和措施假如付诸实行,对于新加坡的教育,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一点,似乎更没有人加以过问。(“前途光明”、“康庄坦途”之类等等,只能算是应时的,好采头的话,认不得真)

举改革或是改组一份办理不善的华文报纸来说吧:第一,这里的电讯都是英文稿。第二,华文排字很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翻译和排字上的困难,以提高效率;为了减少翻译和排印上的错误,以提高水准;于是,乃建议改革曰:社论用英文写;电讯发英文稿;新闻暂时英、华并用。原来华语读者呢?让他们提高英文程度就行。

就这样一个“报纸改革方案”来看,其根据切实、理由充份,而“效能”、“水准”之提高,乃不在话下者也。但除此之外,还需不需要更进一步想想呢?是否有必要想一下;经此一改,报虽仍然是报,但它可还是原来的华文报吗?它不会成为一份变了相的非华文报吗?还有,报纸的华语读者,岂非就此遭殃了吗?……

这个例子并不好。但目的只在于说明一些“改革”与事物发生质变的联系。足以引起质变的措施,是超出于一般改组或改革的范围的。评论“改革南大”的问题时,应该毫不含糊地,记住这顶顶重要的一点。

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平等对待新加坡四种教育源流”。这一项民主的教育政策,是自治政府有别于过去朝代的特征之一。就我个人看来,所谓“平等对待”,指的应该是在经费支出上、在建设发展上,以及在语文使用上的平等对待。因为,事实上是只有在这三个方面的平等对待,才能成为真正的平等对待。如果单是在经费、建设上给予平等,而在语文使用上却不给予平等,则不是真平等对待,而是假平等对待,是不平等对待了。

现在,我打算暂时从“南大的考试”、“毕业生的分等”、“大学内的人事”、“经费结不清”、“建筑物的东向南向”,以及行政、财政教员、课程、设备、学生统计等等,这许许多多“大观园”中,跳出来,摆脱它们,谈谈我对于“改革南大”的看法。

对南大的改革、改组，或“提高学术水准”，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呢？我认为：

第一个原则是：任何“改组”、“改革”，或是“提高学术水准”都不应该影响到南洋大学是一间华文大学的本质。

如果影响到这一本质，则是要南大变质。因此，也就违反了政府“平等对待四种源流教育”的民主政策。

我所以强调这一原则，并非事出无因。

（一）魏报告书的廿三、廿九节，就是南大逐渐英化的第一通鼓。（我指的是魏报告书反映出的观点，不是委员们的主观意图）

由于教学媒介语的关系，而产生了教师、课本方面的各种困难。这是在我国发展民族文化所必然碰到的老问题。有困难自当设法解决。不过，我不同意把“提高英文程度”当作万应灵方，拿来救治华文大学的各种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委员会既然知道，“需要高等教育以便来自华文中学学生深造的事实，至今仍然存在。……”（第三节）但又为什么竟主张南大提高英文程度？这岂非更增加华文中学生的困难，阻塞他们深造之路？如果他们要多修一本英文，提高英文水准，那又何需办南大这间华文大学？

（二）政府曾郑重宣布：马大与南大一起打开大门——容纳各源流教育学生。这应该算是政府表示它对两间大学一视同仁的公正态度吧。

但，请看实际上是怎样一回事：

“马大打开大门”者，说的是各非英文教育源流学生，都必须提高英文程度，以便进入马大。

“南大打开大门”者，说的可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说的是南大必须提高英文程度，以适合英文教育源流学生入学。而非英文教育源流学生，则必须像他们要进入马大一样，提高英文程度，才能进入南大。

南大打开大门好，马大打开大门好，总之，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南大提高英文程度；非英校学生提高英文程度；全面提高英文程度。

（三）魏报告书第卅七节，引用南大图书馆的一项统计数字，断定说：“……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对英文书籍有着更大的喜好”。

事实刚刚相反。学生少到图书馆借阅中文书籍，并非说明他们“更少喜好”中文书，而说明了南大图书馆的中文书不充足。因为，大部份学生都自己拥有一些中文参考书。学生想借的，图书馆没有；而有的，学生们自己又有了。学生们对中文参考书的需求，是非常殷切的。不信可以向一般学生们问问。再不信，可以到各书店去了解了解。

我想,各位有名望的学问家们,应该不至于是替英化南大找寻事实根据吧。

但像他们这样有高深修养的专家,怎样会看到一个片面的统计数字,就抓住这一点,特意在报告上写下一个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呢?

(四) 华文教育是本邦国家教育源流之一。南大自然也属于这一源流。但人们却不时会听到一些,南大“不马来亚化”、南大是“海外华人的文化堡垒”,以及什么什么沙文主义的流言。可是属于英文教育源流的马大,不但没有被看作“远东英国文化的堡垒”,没有被叫做什么什么的沙文主义等等;相反,却一直被当作“马来亚化”的典范。不论是报告书也好,政府的声明也好,都一律地要南大跟马大一样“马来亚化”。

既然为国家教育源流之一,为什么会有“马来亚化”与“不马来亚化”之分?

如果要以各民族学生一道上课的形式,作为评定“马来亚化”的标准,那么,除了英文之外,我国其他一切教育源流都不马来亚化。这样,当人们说到“教育要马来亚化”时,岂不是要全部英文化么?

如果南大真的是“提高英文程度”,逐步英文,则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我国华文教育源流的发展。英化高等教育,就直接地把非英文教育限于中学阶段。随后,由于方便升学的利益,由于各科华文师资的逐渐缺乏,非英文中学难道还能不逐渐“提高英文程度”吗?接着,小学当然也逃不了这种厄运。这一发展趋势,将如物之下坠,水向低流,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英文教育在我国之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扩大,则又似将成为定局矣!

不错,教育部长在政策声明中肯定地说:“这两间大学(马大与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

这又是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另一项平等、民主的决定。

不过,这个问题主要是关系到南大,它与马大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从来就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马大的教学媒介语会有所改变。

至于对南洋大学来说,真正要把“教学媒介语保留目前的状况”,就还有待于政府大力的帮助和照顾。

首先,为使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保留目前的状况”,而又能“打开大门容纳各源流教育学生”,有必要实行一种计划,使非华文源流教育学生提高华文程度,以便进入南大这间华文大学(如非英校学生提高英文程度,以进入马大这间英文大学)。

其次,由于魏报告书第廿三、廿九节的建议,与政府使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保留目前状况”的决定,似乎不合。政府是否有意表明拒绝接受?

最后,为贯彻使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保留目前状况”的民主政策,政府有必要

助南大解决一些困难。第一、设法方便并帮助南大由外国聘请能运用华语的好教授,以补充本地教授人员之不足。第二、方便并帮助南大由外地获得华文的高等教育书籍。因为目前不得不采用的一些英文课本,是不适合华文教育源流学生的需要的。

改组南大所应当注意到的第二项原则是:在不影响南大作为一间华文大学的基础上,尽量设法增加应用巫文,而逐渐减少应用英文。

魏报告书第三十节的建议不但应加以接受,而且还应当比建议更积极、全面地来发展巫文训练。

对于巫文的采用,目前当然会有许多困难。但由于巫语是我们的国语,则不论有什么困难,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英化南大的方向,恐怕是与我国发展国语的原则背道而驰吧!

改组南大所应注意的第三项原则是:绝不能放弃南大勤俭办学,为国树人的正确方针。这即是,在质与量并重的原则下,以最少的开支,最大数量地为国家、社会培育优秀人材。

先就质方面来说,人的“质”这一概念,包括许多不同的内容。如果把“热情肯干”、“接近人民”、“肯牺牲自己”、“不计经济得失”、“热爱国家,愿意为它服务”等等,当做是一个大学生的“质”的主要内容,则南大学生的质,绝不会比那一间大学差。听说,政府最近决定聘用南大毕业生,有很大因素是看重他们的这些优良品质。假如这事属实,则可见当局的眼光远大。

如果“质”指的是“学术水准”,那么,这就非要由“专家”们来评定不可了。最近喊“差”之声四起,不免会使不知者以为南大一文不值。甚至一些谦虚老实的南大生,也被弄得自卑感大发作。这实在有点不大公道。据我看,南大学生,除了英语差,吃不开之外,在他们本科,应该是不至于比他校学生差得太远吧!实际上有些部门,马大比南大强,但有些部门,则南大又比马大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无论如何,魏报告书有关这方面的建议,必须加以重视。南大必须通过必要的改组,以提高学术水准。

以量方面来说,南大“广开校门,大量培养”的办学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政府对南大的资助,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如果要南大也像马大那样,“用多多金钱,收少少学生”的所谓“重质不重量”的搞法,那就不见得最好。

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只有质量并重地大批培养,才有可能尽快地、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准。

学额限制太严是不应该的。因为这种限制阻碍文化的迅速、普遍提高。它容易制造一些社会的特权集团。何况“重质不重量”的方法,并不一定就能真的达到“质高”的目的。

马大的办学方针,是由殖民统治时代定下来的。其费用之高昂,可列于世界第一流。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绝不能与先进的强大工业国相比。不知政府今后是否要让马大的办学方针,继续照殖民时代定下来的老路走?

改组南大的第四项原则是:新马一家。南大是新马人民共有的华文大学。任何形式的改组,都不应影响或限制联合邦华校学生入学。

这项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马原是一家。目前的隔离是人为的,也只能是暂时的。绝不能由于改组南大,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新马的分裂。

关于联合邦学生进入南大的问题,文化部曾经声明,表示绝不限制。

但不知文化部的声明,是否是取消了政府南大政策声明中所说:“目前向新加坡以外的地区招生的政策必须重新检讨”的决定。

改组南大的第五项原则是:南大民办大学的特点和传统,应该加以保留。由赞助人选出的代表,应拥有法定地位,其意见应受到尊重。

这一点,我以为有其特的意义。

办大学,当然非专家不可。但专家也有各种各样。有办英文大学的专家,有办殖民地大学的专家,也有在半殖民地办建大学的专家。想到要把南大这间民办华文大学交到一些不想或不会办华文大学的“专家”手里,不免教人有点心寒。其他的不必细说。几年来,南大已吃过林语堂一刀,中过白里斯葛一箭。创痕犹新,对于专家是不能不谈虎色变。

目前南洋大学在组织上、财政管理上等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缺点。魏报告书和杨教育部长声明中所指出的,大部分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由于商人们的“干预”和“操纵”,而给南大带来了一切不幸的话,那就未必尽然。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预”和“操纵”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和“操纵”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这一点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不错,许许多多的错误、缺点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一股宏伟的华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壮大起来了。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历史不是有了定论吗?南洋大学的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的发展史一致的。不是吗?如果单靠“专家”,南大办得起吗?办起了,撑得下去吗?

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必要明确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不管这些人多么“不懂办高等教育”,但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南洋大学这一间高等教育机关。假如现在因为大学办理上有缺点,竟要这些人负全部责任,要把一切罪过加在他们身上,那将来还有谁敢替社会做事?

要求南大办得好,非靠教育专家不可(办华文大学的专家)。要求南大不会倒(不会变质),则非靠这些“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办得好,又不会倒,这两者不是互

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认为，南洋大学永远需要目前这些劳苦功高的负责人们的宝贵服务。我希望，这些伟大的教育热心家，千万不要气馁，一本过去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的牺牲奋斗精神，继续努力，争取为南洋大学服务。

“南大问题的核心”，是否正如政府政策声明所说，是在于“一群不懂办教育的商人的干预和操纵”呢？我想，不是的，说起这个“问题的核心”，它可比“商人干预”要巨大、严重过千万倍呢？

人民行动党是在殖民统治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它当然曾经碰过许多巨大的困难。今天，行动党已经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但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它还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南大发展的时期和情况，基本上也是与行动党一样的。行动党过去和现在所碰到的困难，以及今后将会面对的困难，也就是南洋大学过去、现在与将来所碰到或将会碰到的困难。这些困难，就是“南大问题的核心”；“南大问题的核心”，就是这些困难。

南洋大学，是人民大众热心建立和维持的华文大学。行动党政府，是人民大众所拥护与支持的政府。说起来，两者真正的是“本是同根生”呢。

我完全相信在行动党政府的英明处理下，南洋大学的问题一定可以顺利解决，南大面对的困难，一定可以迎刃而解的。

（取自《大学论坛》第十四期）

致李总理一公开信*

(1960年3月14日)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

新加坡自治邦总理阁下：

我们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由于这几个月来的感受，深觉有向阁下公开表白我们对一些切身问题的态度的必要。我们相信这个表白，最终是和本邦利益分不开的。

首先，我们衷心感激阁下前此在南大所阐明对南大毕业生的态度与政府承认南大首届毕业生的学位，以及集体聘用毕业生的具体事实。然而，念及目下还有一部分新加坡毕业生得不到服务邦国的机会，以及在寻求服务机会时所经历的遭遇等情，我们又深觉不安于怀。

我们愿意指出：在一方面，我们无意于寻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更无意于寻求特殊地位，来享受特殊利益，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一社会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深以为憾的，这就是南大毕业生数月来不止一次遭受不公正的评论，如：“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几乎可以说，凡是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可以拿毕业文凭一张”，“考试……马马虎虎”，这些评论显然是对南大毕业生的程度表示过分的怀疑，而对南大毕业生是深为不利的。

我们要庄严说明：南大的毕业考试是有异于马来亚大学或其他英国大学之处。主要是由于南大采取学分制；因此，一个学生能否毕业，并不特别着重于最后一次的毕业考试。每一个学分的取得都经过学期考试，而每个学期的考试，都是重要

* 南洋大学毕业生同学会筹备委员会，1960年3月14日致李光耀总理一封公开信，希望各有关方面，今后勿再发表对南大毕业生不公平的言论，以免承受沉重的精神负担。信中指出南大毕业生忠心耿耿，热望邦国建设成功。他们但求以献身服务邦国的机会，而不斤斤计较个人的私利！

的。在这当中，只要一个必修科目两次不及格，就要遭受退学的处分。所以，事实上，南大第一学年的学生原有五百八十四名，除了自动休学转学的一部分，在四年中，便已有许多名学生被淘汰了。至于这次毕业考试，南大没有聘请校外考试委员参加。这固然不是我们毕业生的疏忽，而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去年下半年，《白里士葛报告书》发表后，南大受置于何等严重的处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在那艰苦变动的逆境中，南大行政之未能达于理想，乃势所难免，而是大家不难体会到的。不过，环境尽管是如此险恶，南大毕业生的绝大多数，四年来并非懒散渡日，我们的确曾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以采取知识的宝藏。于此，我们可以说是无愧于心。至成就之高下，我们雅不欲自我标榜，只可留待今后凭我们的服务事实来表明。

然而，际此毕业生热诚地准备献身邦国的时候，却有人不顾学制之不同，忽视南大所处的时势，不念南大毕业生四年来之辛勤力学，而轻下评语，实难令人信服。诚如阁下前此所说：“一个人的好坏，完全是在他本身。他所得到的学位和衔头，并不会使他成为一高人或低人一等的一个人”，所以对于南大毕业生的“好坏”，也不应因学制不同等因素所引致的异乎寻常的现象，而妄加臆测或发为猜疑之语。

我们觉得，那些过分怀疑南大毕业生程度的言论，实足以造成极大的错觉，我们已深为此种言论所嫁予的枉屈，而承受沉重的精神负担，这已使到我们寻求献身报国的机会时，遭遇许多意外的困难，这不仅是南大毕业生的损失，也是新加坡的损失。

我们乐于在这里再三申明，我们进入大学，旨在追求真理、磨炼品格，准备为国家社会的进步繁荣而献身，并非为个人寻求高官厚禄的踏脚石。现在我们毕业离校，也绝无争取特殊权利的意图，在校之日，我们忠心耿耿，无时不以邦国的利益为念；离校之后，依然是忠心耿耿，热望邦国建设的成功。我们但求被赐以献身服务邦国之机会，而耻于斤斤计较个人的私利，对于我们自己的品学，固然不自我推崇，并且将力求进步，但也决不允有对我们妄加评判而随意贬斥的论调。总之，我们企求的是一种公平的机会，而让事实来证明我们的“好坏”，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绝不要求“高人一等”，但也反对随意把我们看作“低人一等”。

末了，作为对祖国效忠的儿女，我们愿诚恳呼吁，今后不应再有对南大毕业生不公平的言论，谨致敬礼！

南洋大学毕业生同学会筹备委员会

1960年3月14日

语言与政治*

(1960年3月30日)

李光耀

语言与政治争执

世界上新近独立的国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并不成为政治争执问题的国家，一类是语言成为政治争执问题的国家。语言统一一开始，就是一项解决了的事实的国家是幸运的。在亚洲，缅甸人、印尼人、泰国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可以列入这一类。他们有他们的少数民族问题，他们处理少数民族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底方式也不同。但是，他们的支配语言都没有引起争执。不论印尼或缅甸的问题怎样，它的支配语言，不论称为国语或官方语文，都没有引起争执，也不是一项政治争执问题。没有一个加仁族叛军会对缅甸语，作为支配语言表示不服。虽则他也许要求有更多机会发展和应用他自己的语言。同样的，没有苏门答腊或安汶叛军会梦想不承认印尼语是国语。

但是，有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印度尽管有着伟大的历史和文化，却没有一种支配的语言。在印度有着不下两百种语言，虽然竞争成为主要语言的只有北部的兴都语和南部的淡米尔语。事实是：印度独立十多年之后，还没有迹象显示语言已

* 李光耀总理，1960年3月30日晚八时应南大政治学会之邀，在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发表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

自3月初魏雅聆报告书公布以来，南大前途去向备受各方关注，尤以南大学生会发表对报告书意见声明之后，各方对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意见纷纷。当晚李总理在南大演讲，涉及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到会聆听的南大教职员、毕业生、学生以及各界人士，异常踊跃，文学院礼堂里座无虚席，水泄不通。

在演讲过程中，李总理从马来亚语言问题谈到南大问题，并针对南大学生会的声明“南大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加以评述和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不再成为一项政治争执问题。宪法规定兴都语为国语，在独立十五年之后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南部的印度人仍然反对这项决定。甚至在今天，南部说淡米尔语的政治领袖对兴都语作为官方语文的问题还不敢明显表示意见，姑不论他私人的见解如何。大约一年半以前，我参观北印度一间大学的法学院，遇见院长。他是来自南部的淡米尔人。我问他目前是英文的印度法律将来会怎样？到兴都语必定要成为唯一官方语文的指定日期会有些甚么发生？有没有准备翻译？律师，法官和推事们能不能用兴都语执行法律和办理案件？他冷笑了一下说：改用兴都语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印度被忽视了的其他语言也同样好。无论如何，在兴都语中心区之外的人没有人学过兴都语，这样实行是走不通的。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学习兴都语，也不想学它。

我于是自己这么想，如果不是单一语文的统的力量，中国的历史不懂会变得怎样不同。因为，中国文字使中国人民有单一的语言，不论他们说的是那一种方言。每一省诚然有自己的韵母和声母底发音，但写的和讲的是一种语言，腔调虽然不同。使中国国语普及和发展成为标准的全国性语言不论有什么问题，比起印度的问题来算不了什么。在印度，只因为古嘉拉地洲的界限没有把一些说古嘉拉地语的人包括在内，孟买新发生了暴动。在印度南部，有着相当数量群众支持的戴莱维顿运动曾一度要求成立一个说淡米尔语的国家，称为淡米尔兰。

马来亚语言问题

在锡兰，语言也是一项引起广泛争执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事和辛哈人与淡米尔人因语言而发生的暴动，留给我们的印象还新。大家也看得到，在十天前的选举里，锡兰八百万人当中的少数二百万淡米尔人，一致投票支持一个说淡米尔语的政党。

在马来亚，语言不幸地也是一项政治争执问题，虽然争执的激烈程度并没有锡兰那么厉害。在星马两地上次选举里，选票的分配大致上是依照语言的，在联合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语言问题的矛盾没有像锡兰那么紧张底唯一原因，是因为马来亚的政治领袖比较持重，马来人和华人方面都是这样。拉查教育政策承认非马来人学习和应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人民行动党领导华人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一面容许每一个集团有学习和应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假使马来人方面的领导层是属于泛马回教党，公开表示有意停止一切非马来语的语文教学，而华人方面是由拒绝接受马来语为国语，说它没资格的种族沙文主义者来领导，那么，我们社会走向比锡兰更坏的局面。因为在锡兰，淡米尔人最低限度是少数民族，占全人口四分之一而已，而且大致上是集中在锡兰的嘉夫那一旁，和马来亚不一样。

马来亚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地方。在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会处于这么一种奇怪的局面:将近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说的话,写的东西或读的东西,乃是历史的意外。殖民主义者急切要剥削马来亚的国家资源,大批输入廉价劳工,才造成了这个例外的局面。

每一个历史学生都知道,使一个混合的社会集团说同样的语言,要比使任何成为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来得容易。一个民族的形成可能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在一代里可以办得到。在一个已定型的民族社会里,加入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懂得这个社会的统一语言。保证美国人的基本统一力量的便是这次语言条件。进口的移民在种族上开始是日耳曼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日本人。但是,美国坚持在移民被接受为公民之前,他必须懂得美国的英语底事实,保证了人民当中的共通语底统一力量。不但如此。在进口之前,移民们发觉他的孩子只能在一种语言学校读书。

我们的情形完全不同。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时候,大约有一半已经在国内的人不会说马来语。不但如此,教育制度有着三种以上的源流。要归化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申请人目前诚然要懂得马来语,但是,大批不懂国语的人民必须被接纳成为新国家的成员,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好几代了。目前要成为新加坡公民,在法律上还不需要懂得马来语,虽然这种奇特的情况会不会继续不久。

发展应是和平的

让我们坦白地承认,虽然由于人民一致接受马来语为国语,我们不必经受种族和语言冲突的恐怖,我们在把这项有着种种含意的决定付诸实施时,仍然还要解决一些深刻和困难的语言问题。统一的马来亚民族底理想解决办法,是造成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既然没有人会预料这样做是可能的,我们走第二条最好的路,就是说,大家都说一种语言,尊崇同样的文化价值,虽然种族和宗教不同。

没有人能够预言长远的将来是怎样的。人类的历史太多的不可估量的东西的影响,要准确地预言根本不可能。但是,对眼前的将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猜一猜。在语言的范围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用到武力。第二,发展是和平的。

那些要停止任何非马来语的语文教学的人,必须准备用武力。既然用武力等于强暴和流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要让这样的局面发生。只要马来人或华人方面的极端种族主义见解被静静地而又迅速地暴露,这样的局面永远也不会出现。人们会多讲只教授马来语,华人就更会听那些议论维护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的人的话,但是,人们对马来语是否充任国语资格的疑问会多,对充份利用国语犹豫,马来人对在

马来亚只教授马来语的建议,就会愈感到兴趣,如果双方都不要刺激对方,造成过份无可补救的局面,节制是必要的。

如果发展是和平的,正如我们大家必须希望和努力造成一样,那我说马来语会成为支配的语言,国语。但是,华裔马来亚人将继续学习和应用华语。在速度通过无线电和空间的通讯,书籍的流通,和人的来往大大地缩小空间的时代,有一个复兴的中国存在,要期待马来亚华裔人民放弃他们的语言和通向他们祖先的文化遗产的钥匙,乃是不自然的。有一点是要永远记住的,这些语言文化的原始的情绪吸引,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加以缓和。那些忘记了我们是处身在主要是说马来语的东南亚,而不是中国的人,在他们被强迫送上一艘遣送船回返汕头时,只能够怪他们自己。华语本身在中国正受着革命力量的影响。那些通过无线电,报纸和杂志,听到和感觉到它的变迁的人,必须永远记住,也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不同力量正在马来亚和东南亚发生作用。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正是自寻灾难。

对南洋大学来说

对南洋大学来说,这有什么意义?这是说,在眼前的将来,华语将是主要教学媒介语。但是,随着每一年的过去,必须教授和应用愈来愈多的马来语,以配合马来亚前途的趋势,同时使南大学生能够在马来亚社会里扮演有用的角色。

我们愈理性地作出调整,我们给予那些认为只能在马来亚教授马来语的人底藉口就愈少,我们成功地把语言争执问题从政治舞台中心拿开的可能性就愈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鼓动着和分裂人民的国家是快乐的,因为语言是爆炸性的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这样的爆炸性问题愈不成为政治争执问题,我们大家就会愈快乐。

最近一份以南洋大学学生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令人遗憾的。这一类的话,是会刺激和鼓励像泛马回教党最近向拉查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提呈的备忘录里所提出的一类意见。这份声明谈到基于不违反创办南大宗旨的原则改组南大。声明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些宗旨是什么。他接着说:“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都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但正如声明一样继续说“南大主要是华文大学”是不明智之举。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因为,这是只会加强马来人中间的种族主义事业的刺激。南大的宗旨当然是在马来亚创办一间马来亚大学,主要是容纳人口当中受华文教育的部分。但是,最终的宗旨,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

还是非华人，因为声明接下来有提到南大是民族大学(national school)。但是，如果南大成为一间民族大学，那么它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而不是华人大学。

在今日的新加坡

随着去年新加坡大选和联合邦八月大选，我们进入了马来亚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为应付当时的威胁而在不同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一个由大多数人民，包括说华语的人民选出的新加坡政府，其处理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方式，与旧殖民主义政府基本上压根地不相同。在新加坡，华校教育，语言或文化根本没有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并，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但假如用来对付殖民地时代威胁的有关维护华族文化，语言与文明的旧口号，在今日的新加坡喊出，那么，种族主义的马来势力从而威胁到将来的华语学习，可能不受控制。

让我们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吧，假如有压制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殖民地势力并不在攻击我们的最前线，而这种进攻亦将不是易于应付的。

声明中说，南大是一个马来亚人群众支持而建立的，提及马来亚人民群众的意识，是受欢迎的，我们应使之成为事实，因为只要南大一日只受到华人群众的支持，它在马来亚前途便一日不会光明。任何指南大为华人大学的论调都不致会吸引马来人或马来亚的华人的支持。

我同情南大应当是一间泛马性大学，而不是新加坡大学，以及为维持它的泛马性，到南大读书的学生应来自全马的看法。新加坡政府已经说过它准备津贴和支持到十五巴仙为止的非新加坡学生。如果任何人能够找出为十五巴仙以上的学生取得津贴和支持，我们是比较欢喜，但这些都是需要慎重考虑和讨论，而不是喊喊口号和发泄情感的事。让我们认真地考虑及马来亚人民的前途，它的国语以及华语，其地位的问题。让我们创造新的口号，使人民有效地响应今日我们所处的新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修改我们的技巧和方法，以适应已改变的局面，那么，南大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取自《星洲日报》)

李光耀在南大演讲即席答覆问题汇录

李光耀总理在南洋大学演讲《语言与政治》后，并当场回答南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前后历时近一句钟，兹逐题分录于下：

巫文为教学媒介问题

(一) 问：总理刚说南大必需以巫文为教学媒介，那么，请问马大最后时采那种语文为教学媒介？

答：我并没有说南大必需以巫文为教学媒介，或唯一媒介，而是说必需以巫文为重要的教学媒介，这点十分重要，必须分别清楚。

我以为在原则上，南大与马大最后终无分别，如果南大以巫文为重要媒介语文，那么，马大也同样必需这样做。

南大是否即是种族大学

(二) 问：南洋大学以华文为教学媒介，是否即是一所种族大学？

答：我以为在原则上应该看这大学的内容是怎样的，是否存有鼓励种族主义的态度。此外，我以为用某一种族语文教学，而无其他种族参加一齐同学，那么，又不必管其内容为何，从外表来看，总是一所种族大学。

南大是否一种族大学，应该去问那些非华人加以答覆。

马大是否种族大学

(三) 问：马大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而并非用巫文，是否为一种族大学？

答：一所大学收容非英国人学生，而以英文为教学媒介，不可能变为各族大学，而是一所殖民地大学。

学术研究与官方语言

(四) 问：学术研究与官方语言是否可相辅而行？

答：这不是一个易于作答的问题，可分两点来说：甲，在科学方面是无直接连系，为了研究，任何语言均可应用。乙，在文学方面，尤其是研究，语言则有了直接的联系，一定与官方语言的发展发生密切关系，可以丰富官方语言的内容和帮助其发展。

教学媒介语与国民大学

(五) 问：如果一所大学以华文为教学媒介，但注重灌输马来亚意识，是否为一国民大学。

答：在马来亚情况下，一所华文为唯一教学媒介的大学，不管其有否灌输马来亚意识，在非华人看来，总是认为乃一所种族大学。

如果这所大学，以华文及国语为两大教学媒介，并着重灌输马来亚意识，那么，非华人与华人，均会一致认识是一所马来亚大学。

南大何故限收联邦学生

(六) 问：关于联邦华校高中毕业生，南大只能收容十五巴仙，请问何故？

答：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哄堂），政府津贴大学生，文科每年需三千元，理科六千元，新加坡政府向新加坡人民征税，原则是应先辅助本邦人民的子女，但为了维持南大的泛马性，政府帮助了十五巴仙，如果联邦政府与人民有钱来，我们是大大欢迎的。

巫文发展为高等学校教学媒介需若干年

(七) 问：巫文发展为高等学校教学媒介，需若干年？

答：在印尼有十所以上的大学以印尼文教学，而印尼航空训练，学校也以印尼文训练其飞机师，我也从未听到任何印尼飞鹰公司机师由半空摔下来，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来协进国语的发展。

英文在星马的地位将如何

(八) 问：英文在星马地位将如何，请给予明确的答覆。

答：在将来十年或以上，英文仍为马来亚第一外国语言，此乃因为官方记录多为英文，其次，政府领袖所受到教育训练，过去巫文教育到了五年，七年，即进中学学习英文，而上英文大学，对于这些人而言，在一生中将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言。不过，目下东南亚新兴国家均厉行语文革命，如印尼，缅甸，法律用文字也改为民族语文，马来亚当然不能例外，巫文在最近的将来，必成为最重要的语言。

南大鼓励英文会不会变殖民地大学

(九) 问：如果马大是殖民地大学，那么，在南大鼓励英文，会不会也变为殖民地大学？

答：马大之成为殖民地大学，语言乃其中因素之一，主要乃在其历史，其前身乃莱佛士书院与爱德华医学院，而蜕变为马大，有其传统，而教育内容与教学态度，也有重大的影响。

南大如果采用英文为教学媒介，聘用殖民地教授，采用殖民地的教育内容，那也会变成殖民地大学，不过，这是完全不可能之事，这个问题可不必浪费时间来答覆。

如果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

(十) 问：如果采用国语为教育媒介，会否影响民族教育的发展，教师又如何解决？

答：如果在明天全马学校即用巫文为教学，我相信有九十巴仙将闭门，此乃最近将来的事，但教师不够，不可以阻遏长远目标，推行国语，如认真推行此工作，永久目标即可达到。

最后，我以为在华文方面，上了中学，一定要会运用三种语言，诸如加拿大，印尼，学生中学毕业皆通二三种语文，一种作为主要媒介语，在马来亚方面，通晓的三种语文，乃是巫，英文，此外另有一种外国语文。

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

(1960年3月10日)

南洋大学学生会

南大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公布,以及新加坡政府的发表声明,宣布要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南大,使南大改革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南大执委会代表已经与教育部举行了一次谈商,南大全马代表会议也即将召开,南大改革问题的讨论,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南大学生会议代表全体南大同学,对南大改革以及有关问题,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看法。

一、南大改革的愿望必须完全实现

南大改革的愿望,普遍的存在每一个爱护南大的人的心里。南大必须切实进行改革,使校政得到健全的发展,使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的。南大有缺点是事实,我们不必去做无益的掩饰。我们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浪费口舌,做无谓的争辩的时候,现在是积极起来,针对南大的缺点,群策群力,使改革工作得到最大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很高兴见到南大当局在最近所实行的改革。南大改革的确不应该只停留在热烈的讨论里,南大改革必须在事实上表现出来。但改革不是一霎那的事,不是一眨眼就可以完全实现的。我们必须制订庞大而健全的计划,以坚强的意志和绝大的勇气,实现这个计划。

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人民行动党政府已经明确的表示,要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并且基于这样的教育政策,宣布要给南大获得与马大同等的待遇。我们欢迎合理对待南大的做法,欢迎任何旨在使南大改革得到最大成功的协助。

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南大创办的历史,以及她在成长中

所遭遇的挫折和患难，而一味去把南大的缺点归罪于热心办学的南大执委身上，虽然他们在过去对南大的校政曾经付托不得其人。我们切切不可忽视南大创办人的毅力和广大民众热烈的支持，这些都是南大今天的规模和成就的基础。我们希望：依靠着政府的鼎力资助，依靠着南大执委的热忱与关心，依靠千千万万爱护南大的人的支持，南大改革顺利的完成，彻底的完成，南大从此走上大道，一往无阻。

二、南大改革必须基于不破坏南大创办宗旨的原则

我们应该为南大改革的实现再三欢呼，但我们也必须再三申明：南大改革，绝对不是改变南大的创办宗旨。我们的庄严态度是这样：南大应该不断地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校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

我们对教育部长所说的“南大教学媒介保持原状”的保证，表示热烈的欢迎与支持。我们认为：南大的教学媒介与整个民族教育系统血肉相关，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有一些地方表明了对英文的过度偏爱，有一些的章节对南大使用英文做教学媒介，表示了过度的兴趣。我们不否认英文在大学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南大主要是华文大学，如果认为英文地位必须极力提高，她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认为必须把英文地位提高到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这样做不但是没有需要，而且根本就违反了南大的创办宗旨，破坏了民族教育正当发展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

这里有必要对“专家办学”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专家对于大学的确是必须的，但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那些办外国大学的专家，或者办殖民地大学的专家，我们就是吃了林语堂、白里斯葛这些人的“专家”亏。我们要求的是：富有办学经验，熟悉教育潮流，热爱华文教育，并且具有民族思想的教育专家。

我们对所谓政府资助南大，就应该控制南大的看法，表示异议。我们认为：政府根本没有需要这样做。它已经无数次表明了要以民族型教育来代替殖民地教育，对于一间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符合民族教育政策的大学，它根本没有理由应用巨量的金钱，加以控制。相反，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它应该不会把双手伸进旧政府的肮脏的手套里，像旧政府那样，对待南大，经常破坏大学自治，干涉学术自由。我们：相信一个事事以民意作为依归的政府，大概不至于采取那么错误的行动吧？

三、南大马来亚化的方向是怎样的

我们有必要指出，南大在过去的日子里，的确有一些非马来亚化的地方，她在一

些学系的课程里偏重外国问题的材料,显示她还没有完全投身到推进马来亚建国事业的战线里。我们无必要为自己的缺点做辩护,我们认为:南大改革已经开始,这些缺点也必须毫不保留地剔除。我们要强调:为了使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她的确应该在精神实质上,做进一步的马来亚化。

有一些存有偏见的人极力指斥南大只收容华族学生的事实,认为这是南大已经成为种族主义大学的根据。他们的看法,以为南大必须在事实上是各民族子弟寻求高深学问的场所,她才不会成为种族主义狭隘的文化思想的温床。他们的意图是这样:南大必须机械地吸收大量的各民族子弟,在形式上包括了各民族学生,她才算是马来亚化。

但马来亚化的方向是怎样的呢?要做到怎样,南大才算是一种马来亚化的大学呢?我们不赞同只在外表上给人一种马来亚化的印象的做法。问题的关键不在南大是不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子弟,问题的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我们要求的是:南大成为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大学在精神实质上正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只在外表上装作马来亚化,在大门口高挂“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招牌,而实质上却倒行逆施,成为殖民地型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我们的建国事业里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障碍。

我们知道,南大是受到马来亚广大人民支持而创立起来的大学,她的诞生是民族教育壮大的自然结果,她的发展正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教育政策的标志。南大的任务是:培养建国人材,推进马来来的建国事业;南大的学生也一再表示:愿意竭诚忠诚为马来亚服务,为建国事业献身。这些正是南大的优良本质,我们为具备这样的优良本质感到自豪,我们深深感到:南大要进一步马来亚化,就是更努力发扬这些优良本质。

我们反对只在形式上包括各民族子弟,以骗取“马来亚化”的美名的做法,但我们完全支持吸收各民族学生进入南大的建议。可是这样做,必须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绝不能损害或违反南大的创办宗旨,不能因此而改变了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固然吸收各民族学生是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的,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困难是不难这样解决,比如:为他们办大学预备班,提高他们的华文程度,使衔接南大的语言水准,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很适当的。

四、南大必须永远保持泛马性大学的品质

要改变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是比较新近的试探。就在政府关于南大问题的政策声明中,我们发现了限制联合邦学生名额的建议。这个建议现在已受到许多方面的反对,我们基于事实的要求,也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星马人民是一家人，南大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影响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联合邦学生入学都是不合理的。

星马分家是过去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而今天星马合并是政府的既定的基本政策，因此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星马要加强合作，就是在教育上也必须加强联系。我们支持促使联合邦政府改变对南大的态度的做法。我们也认为号召星马人民更广泛地对南大进行乐捐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同心合力协助南大的发展。

五、南大马大加强合作，但绝不是合并

我们完全赞同南大马大进行密切合作的建议。我们深信：两间大学在学术上的充份合作，将导致我们国家文化教育的更大进步。但我们不只一次地表示过：两间大学的充份合作，首先应基于国家一视同仁的政策。

检讨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不赞同南大与马大合并，他们大多数认为本邦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我们认为应该极力支持他们的意见。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得出结论：星马的建国事业正在积极展开，星马社会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同时中学毕业生的大量涌现，以及星马在外国的留学生的相当众多，都在在要求我们建立一间以上的大学。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而把人民千辛万苦创办起来的南大归并到马大去。我们要强调：南大马大的任何形式的合作，绝不应导致两大学的最终的合并。两大学的合并是与星马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冲突的，也就是违反了星马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六、南大是一定会健全发展起来的

我们已经对南大改革发表了我们的意见，对各种有关的问题，我们也提出讨论过了。我们有绝大的信心：南大只有越办越好，绝没倒下去的理由。现在，南大已经征服重重困难，她正在稳健的走上成长的道路，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一间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南大，今后就要健全的发展起来！

（原载《大学论坛》第14期 1960年）

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

(1960年4月25日)

理直

三月廿八日,人民行动党的机关报——英文行动报,发表一篇题为《沙文主义与自杀》的文章,讨论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语问题。

这篇文章,为了要对南大学生会在三月五日发表的“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进行最严厉的谴责,所以用了《沙文主义与自杀》这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题目。

大家都知道,南大学生会声明所牵涉到几个问题是:一、欢迎政府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的民主政策,欢迎政府协助南大进行合理的改革。二、希望在改革过程中,不致由于对英文的过份偏爱与过份强调,而改变了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三、不同意只在表面形式上看待大学马来亚化问题,而强调精神实质上的马来亚化,强调在大学方针,大学目的上的马来亚化。四、主张保持南大泛马性大学的品质。五、支持南大与马大必须密切合作的意见,但基于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不同意把南大并入马大。

从声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学生会的目的是在于对目前所面对着的“南大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所集中要解决的是目前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说,学生会承认英文大大学教学上的重要性,但却不同意把南大英化。

本来南大英化和不英化的问题,是不难通过冷静客观,就事论事的讨论来加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学生会的意见,却被斥责为“沙文主义者要求各族分离”,以及“沙文主义者求自杀”等等。这未免使人大大地感到意外和吃惊。

引起英文行动报对南大学生会严厉斥责的,是学生会长篇声明中的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这句话是:“……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这一句话,英文行动报

把它简单地转述为：“南大学生会要求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并且因之得出了学生会是“沙文主义者要求自杀”的结论。

现在让大家来看看，学生会的话与英文行动报的话，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学生会声明所要求必须“永远保持”的是，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这就是说当我国的教育还有不同源流（系统）之分，而华文教育又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存在的情况下，南大就应该永远保持为这一系统的最高一环。而且，学生会又是以政府“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的政策作为根据来提供意见的，可见，声明所说的“永远”两字，是附属于我国还有不同教育源流存在的时间和条件之下的。

但是，英文行动报所说的“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这句话，却是带有绝对的，超越任何时间和条件的性质。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状况底下，南大都应该“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明显的，英文行动报这一句话与学生会声明的原意，是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巨大差别的。

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对个别字句的分析。问题是在于应当客观，全面地从理解声明的精神实质和中心思想上，来理解声明的个别字句。如果是能够不主观，不带偏见地来看待整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学生会声明中的这句话，词句或许可能被认为稍欠明确。但其“不同意南大英化”的目的却又是非常明白清楚的。事实上，南大虽是一间华文大学，但它同时兼用英文，并且大力地鼓励学习国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肯学习国语”“沙文主义”等等的谴责，实在是离题太远了。

可是，严格地说起来，英文行动报的文章，事实上是曲解了学生会声明的意见。

学生会声明中的另一句话：“……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文的权利”，也是英文行动报加以摘引而严厉斥责的。但是，如果我们再读一下学生会的声明，就会知道这句“罪恶”的话，原来是为了支持杨玉麟教育部长保证“南大教学媒介语保持原状”的意见而写出来。根据这句话来痛骂学生会，简直就等于斥责教育部长。这未免太令人遗憾！

所谓南大学生会要求“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的事情，既然并不存在，那么，英文行动报这篇文章所提论点，也就根本失去事实根据了。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的严厉谴责，就引起了“民族教育”能否存在的问题。要求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要求华校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否就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呢？

对于这个问题，联合邦宪法第一五二条，第一节写道：“（一）联合邦之国家语文为马来语，其字体应由国会以法律规定之，但——（甲）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其使用（官方用途除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且（乙）本款不得妨碍联合邦政府或任

何州政府保存并扶持联合邦其他种族语文之使用与研究”。

同样,联合邦1957年教育法令第二节写道:“联合邦教育政策是在建立一种能为全联合邦人民所能接受之国民教育制度,俾满足其需要及促进其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注意使马来语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之意向,同时维护及协助居住本邦其他民族之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星洲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它那是承认马来语为国语,同时“平等对待本邦四种源流教育。”

1955年,星洲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在第(丁)节中写道:“兹建议,依照联合国文教组织之指导,新加坡之各族文化应受同等尊重及扶持。”

根据宪法,法令,政策,报告书上所写着的条文,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民族教育是可以存在和发展,并且是有权要求存在和健全发展的。

学生会要求南大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必须永远保持”是否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根据宪法,法令,政府政策等等的规定,华文教育系统是被允许存在和发展的。可见学生会提出“南大以华语作为主要媒介,南大永远保持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要求是完全合理,完全合法的。

英文行动报的文章,简单地提出了一项建立以马来语文作为主要教导媒介的“单一的国家教育系统”的意见,文章同时也简单地提出了以统一的教育系统来实行对各民族人民的“同化和统一”以及“塑造单一民族”。这些意见只是以极简单的概念形式提出来,所以令人无从批评(当然以后有机会定要严肃地谈谈)不过就民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来,民族趋于统一的倾向是必然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和阻止的,但是在民族最终达到统一与融合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民主自由的,各个民族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历史阶段,因为只有通过民主自由的方式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和平地使各个不同民族,更加团结,更加友好亲近,更加相互了解,使到各个民族的歧异性越来越少,共同性越来越大。所以,主张对民族问题采取民主自由的态度,主张各个民族间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对待,要求民族文化自由发展的权利,并不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相反地,它是要求为民族的最终融合,创造最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民族自由,是为了各民族的团结友好。民族间互相平等对待,是为了民族最终的联合统一。当然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平等也不是绝对的平等。民族的自由和平等,都应该是有原则的。有它的具体目标与发展方向的自由和平等;例如,根据马来亚的历史与目前的客观社会条件,各族人民在承认马来族为中心民族,以马来语为国语,发展马来语文为各民族的共同语文的原则下,要求实行民族自由平等的民主政策,是完全正确,完全有利于民族的最终融合的,上面所引述的宪法,法令,政策,报告书等等的条文,

多少也反映出目前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与愿望,这些条文的目的,绝不会是要鼓励“种族隔离”或“阻止同化与统一”,相信英文行动报也不至于会斥责这些条文吧!

现在,事情可以比较明白一些了。

第一点,英文行动报由于没有客观全面地看问题,所以曲解了学生会声明的意见,以致错误地转述声明中的话,并且根据自己的错误转述,对学生会作了非常严厉的斥责。

第二点,英文行动报把南大学生会针对目前现实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脱离具体时间与条件地)拿来套在它自己所提出建成了“单一的国家教育系统”的情况上,而就据以严厉地斥责南大学生会。

第三点,英文行动报一发现学生会的要求,并没有符合它自己所提出的“同化和统一民族”或是“塑造单一民族”的方案时,就使用最严厉的口气,斥责南大学生会。这些态度是否正确,实在是一个值得大家商榷一下的问题,其次行动报的“单一国家教育系统”与“塑造单一民族”的意见,是否就绝对正确,正确到可以拿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这似乎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商榷一下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在讨论问题时,英文行动报把对方的意见全部置之不理,而却抓住其中被认为对于它自己有利的片言只语,便加以主观的解释和强调,然后就向对方作出最严厉的攻击斥责,这种态度是否正确,又是一个值得大家商榷一下的问题。

英文行动报是执政党的机关报,是本邦最具权威的报纸。它的文章一出,本国的华、英、马各种语文报刊都有转载。通讯社也把它的文章内容,拍发到世界各地去。可见,它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南大学生会的《大学论坛》与《行动报》比较起来,一个是蚊声,一个是雷鸣,根本不可同日而静。在这种情形下,讨论问题就有必要更加冷静,客观,更加需要发挥民主客观精神,南大学生会现在不明不白地被斥责为“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阻止人民同化与统一”是“沙文主义者要求自杀”等等,这是否恰当呢?在多民族的马来亚,要对人做这样严重的谴责,是否应当要慎重小心一些呢?

与这篇《沙文主义者与自杀》的文章同时,英文行动报的社论也谈到南大教学媒介语的问题。但是社论却把学生会声明中“……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导媒介”这半句话转述为“南大将永远只有以华文作教学媒介”(should always use Chinese only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这样的转述法,是否公平妥当呢?当然雷鸣是一定盖过蚊声的。好,现在就让南大学生会,或者全部的南大学生,以至一部或全部受华文教育的人,都被人当作顽固不化的怪物,都被看成是要求自杀的“沙文主

义者”吧！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能得到甚么呢？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可以说，大家一点好处也得不到，问题也根本没有解决，相反，它却可能使我国本来已经够复杂的各民族问题以及不同文化集团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

所以，如果讨论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加深各方面的误会；制造各方面的摩擦，那么，大家就应该心平气和，清醒理智一些。

请以人民团结，民族友好的利益为重吧！

（原载《大学论坛》第15期）

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

(1960年6月2日)

《星洲日报》社论

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先生,昨天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答覆记者们提出的询问时说:“在马来亚大学新马分家之后,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这是最近以来新加坡当局对于南大问题所持的立场又一次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宣示。

南大问题,久悬未决,至今为新马两地一般人民所普遍关怀。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医生报告书相继发表之后,大家本来都希望南大问题可以因此早一点获得解决,可是事实的发展情形恰好与此相反,教育部部长杨玉麟先生根据魏雅聆医生所领导的七人委员会报告书在本年二月十日在立法会议上宣布了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政策的声明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南大问题却似乎反而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僵局,这真是令人百思莫得其解。社会人士都曾因此甚为焦虑,就连代表政府党言论的《行动周刊》也在最近一期的社论中提出了“悬而未决的南大问题”,主张不可再事拖延,必须刻不容缓的马上予以解决。

南大问题为什么会久事拖延悬而未决?这是任何局外之人无法妄加揣测的。可是问题的内容似乎又并不怎样高深莫测,政府与校方的立场都十分清楚明白,彼此之间的意见出入原来并不甚多,唯一仅有的歧异明显的只有问题讨论过程中的若干误会。

第一个误会就是南大必须并入马大的谣传。这个谣传自魏雅聆医生的报告书,因为该报告书中对于南大目前办理情形的诸多指摘虽然有的地方颇为中肯,但所提议的改革办法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向马大看齐”。魏雅聆医生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改革方案,从头到尾只是以目前的马大为蓝本来改组南大。这个建议根本忽略了南大创校的历史背景与宗旨,等于建议动用外科手术来治疗伤风,于是群情大哗,

大家都误认政府有意使南大向马大看齐。而且，恰于此时又有人曾经公开主张南大最好的出路是与马大合并。这真是一个不幸的误会。马大分家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顾虑新加坡政府此后势将独力负担两间大学的经费，力量容有未逮，于是南大势必非与马大合并不可的谣言也就愈传愈盛。李光耀总理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询问，正是因为这个谣言的缘故。李光耀总理重申他的原来主张，“南大绝不并入马大”，这个回答可说是最后廓清了一切疑团。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南大教学用语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南大非常重要，因为南大的创校动机就是为了它，南大的创办人并不是对马大的办学精神有什么歧见，唯一的另起炉灶的原因只是因为马大不能收容由华校毕业出来的华语学生。可是，关于这一点，教育部长杨玉麟在二月十日的立法会议报告中，说明不够清楚。魏雅聆报告书建议的中心要点是在把南大改变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大学，杨玉麟先生的声明却表示“在原则上接受”该报告书，这是容易招致误解的。其实，杨部长声明在原则上接受的恐怕只是魏氏报告书对南大批评的部分，至于建议的部分，尤其是有关语言的问题，杨部长以及政府中的其他发言人都曾确切声明政府同意马大与南大目前都分别保持其现在采用的教学用语。这个误会直到现在才逐渐水落石出，开始弄清楚了。

最后的误会是联合邦学生的入学问题。新加坡当局主张南大只能以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招收联合邦学生，这在当初曾经被误会为政府有意限制南大对于联合邦学生的招收。其实，政府根本并没有限制招收联合邦学生的任何用意，只是声明政府对于南大所招收的联合邦学生所能负担的津贴数目最高限度不能超过这个百分比。如果超出此一限额，其逾额的经费负担能够求获解决之道。彼此之间可以说毫无歧见，因为在政策上政府与校方对于联合邦学生本来都无任何成见。

这些误会都是真真实实的误会，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是，诚如《行动周刊》的社论中所说：“时光过得真快，1960年转瞬过去了五个月，南大第一学期即将于六月间结束，再过一个月——也就是再过六个月，南大第二届的毕业生又要跨出校门……南大的改革是刻不容缓的。”

事实上，南大的改革问题也是无法再缓的。南大因为校政问题未获解决，有许多教授在本邦的居留护照听说要每个月申请延长，长此以往，这些人因为心理上的不安势必设法离校他去，南大教授大部分是外来的，这样一来，到了年底，恐怕南大问题如果仍然不能顺利解决，教授一一出缺，即使不自动关门，岂不也要部分停课？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马上解决。

举办规模盛大的“大学周”

(1960年7月1日)

南大学生会

南洋大学学生会,对于“大学周”之举办,目前正在积极进行有关之筹备工作,该校校内各学会在该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号召下,经已大力展开计划中之各项活动,各学会对于“大学周”之展出与演出工作,都满怀信心,准备迎接“大学周”美满成绩的到来。

该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在校内各学术团体通力合作,及共同商讨下,一份全面而完整之计划书已拟就,该计划书内容,系根据校内各学会所提呈之计划书由大学周工委作有系统之整理而厘定的。该计划书于“前言”中指出:“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各学会都能本着学生会的会务方针而拟定出各自的展出计划;尤其可贵的,是各学会所提出的计划内容,对于反映新马社会状况的部分,都占了相当重要的份量,而各学会也准备在这方面倾力以赴,这正说明了南大同学热爱祖国,关心祖国事物的高贵品质。”

查该会今年度之会务方针,为“鼓起学习研讨风气,发扬爱国爱校精神”,相信“大学周”之举办,当能具体实现该会会务方针之精神实质,并能促使新马各阶层社会人士,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南大同学爱国爱校的高贵品质及孜孜不倦,埋首钻研的优良风气;同时,对于提高该校之学术水准,势将鼓起极大之推动作用。

该工委为使社会人士,对该会此次举办“大学周”之内容与性质能深一层的了解,特将该会“大学周计划书”重要之活动部分,作纲要式详细发表,活动内容计分六大项:(一)学校与资料展出;(二)艺术作品展出;(三)座谈会与辩论会;(四)出版集刊;(五)大学周全校文艺创作比赛;(六)文娱活动等。

以下为计划书纲要。

大学周计划书

学生会为贯彻和实现本年度之会务方针“鼓起学习研讨风气，发扬爱国爱校精神”，决于今年举行毕业典礼之际，再度举办一个以反映新马社会状况为中心的“大学周”，内容将包括各种多样性之学术展出，大规模之文娱演出，以及座谈会、辩论会、创作比赛、出版集刊、康乐活动等等。这项工作的提出，立刻得到校内各学会的热烈响应与支持，这说明了“大学周”的举办，是符合各学会实际要求，符合全体同学的愿望的。

这份计划书的制定，就是在各学会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我们对拟制计划书的原则，一方面是不希望各学会在提出计划时，与各自原有的会务方针和活动内容相抵触，相反的是应在两者之间取得相互的结合，各学会的原有活动，为准备大学周的展出活动，而且应在原有活动基础上，厘定更多确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以丰富大学周的展出内容，可喜的是各学会都已尽力做到了这点，并且在制定计划书的过程中，各学会始终与工委会保持真诚的合作精神，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对各学会的这种精神表示最大的感激。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各学会都能本着学生会的会务方针而拟定出各自的展出计划；尤其可贵的，是各学会所提出的计划内容，对于反映新马社会状况的部分，都占了相当重要的份量，而各学会也准备在这方面倾力以赴，这说明了南大同学热爱祖国，关心祖国事物的高贵品质，也为那些说甚么南大是一间外国大学者，予以一个有力的反击。

“大学周”的举办，其目的固然在于为贯彻并实现学生会的会务方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实际的大学周工作，将有利于各学会与更广泛的会友们共同工作，共同推展会务活动，以发扬团结合作，互相友爱的传统精神，从而为各学会带来一个欢欣鼓舞，和充满学术研讨的新气象，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这也将促使各学会与学生会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以齐步朝向学术疆场进军，共同为提高南大的学术水准而努力；第一届“大学周”的举办已经证明了这点，而现在我们更具备了坚强的信心与决心，等待迎接“大学周”成功的到来而做好一切的准备。

然而，由计划到实际的展出，其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与努力去完成，而“大学周”的成功所在，就维系于全体同学的总动员，以及各学会会有步骤和不懈地推展工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学会能随时响应工委会的号召，配合工委会在不同工作阶段中所提出的口号，以作为各学会推展工作的指标。只有各学会及全体同学与工委会自始至终真诚的合作，才是“大学周”取得美满成绩的唯一保证。

“大学周”是由全体同学去完成的，因此，她必须成为全体同学的一个欢庆的节日，但是，正如农人们一样，只有当他们经过辛勤的耕耘而有了良好的收成的时候，

他们才能愉快地庆祝他们的丰收；我们所以高兴和欢庆“大学周”的到来，没有疑问，就因为“大学周”将带来预期的美满成绩，而我们愿意看到这美丽的成绩，是每位南大同学心血的结晶，是属于每位南大同学的。

学术与资料展出

甲 自然科学

(1) 生物学展出(生物学会)

遗传学、动物组织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动植物生理学、裕廊区农作物病害、无脊椎动物、显微技术、马来亚水果、南大常见种子植物，标本制造法、裕廊区鱼类图片展出、趣味生物、裕廊区海边常见动物。

(2) 化学展出(化学学会)

分析南大校址之土壤，星隆工业状况，废物利用，有关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验之展出，周期表的展出。课室实验之展出。

(3) 物理学展出(物理学会)趣味物理，六十年来的物理学。

(4) 无线电学展出(无线电研究会)

无线电广播网、半导体接收机、半导体收发机、立体广播网、无线电操纵、电子琴、自动防盗铃、示波器、计时器、录音机。

(5) 数学资料展出(数学学会)

学术性展出(年刊、杂志、课本、参考书等)。

介绍性展出

一、数学名人相片及其作品展出。

二、数学基本知识介绍(包括中学生参考书、集合论、微积分、坐标制、非欧几何图行等)

三、趣味数学(包括七桥问题、方阵问题、三等分角等)。

乙 社会科学

(1) 经济资料展出(社会科学研究会)

武吉知马区乡村调查资料之展出，裕廊区渔民生活情况调查资料之展出，有关资本主义在马经济势力的消长资料之展出。

(2) 历史资料展出(史地学会)

马来亚及东南亚历史图表之展出，马来亚现代史(1946至1960)大事年表之展出。

(3) 地理资料展出(史地学会)

“新加坡虾池业之经济地理之调查”报告之图表展出，马来亚经济地理之图表展

出,地理教具之展出(如马来亚模型等),幻灯(包括东南亚个别国家之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幻灯)

各地相片之展示(包括马来亚、越南、北婆三邦、泰国、香港、日本等地)。

日本馆

岩石标本之展出

(4) 新马教育资料展出(教育学会)。

(A) 新马各民族教育发展动向之图表(1945年至1961年)

(B) 新马个别重大教育事件之整理,略分三项:

新马各民族学生维护民族教育之概况;新马各界维护民族教育之概况;
新马各界对教育政策、法令、报告书、条例等之意见。

(C) 各民族中学教育调查统计图表之展出:

学生人数、经费来源、师资履历、教师待遇、校舍设备、简单活动等。

(5) 马华文学资料展出(中文学会)。

(A) 搜集资料:

战后马华文学作品(个人专集),战后马华纯文艺杂志封面(附简要说明),
战后马华文艺丛刊。

(B) 整理资料:

战后马华文学作品内容提要(个人专集),战后马华纯文艺杂志和丛刊编
目索引,剪贴有关马华文艺单编史料,绘制历年马华文艺进展图表,华文
报章文艺副刊。

(6) 北婆三邦资料之展出——砂劳越室(北婆三邦同学会)。

(A) 经济方面:三邦各种物产分布、生产和消费情况。

物产分布图,历年贸易统计表,各业生产统计表,各类人口统计表,各种生
产图表等。

(B) 地理方面:三邦之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景观,地理模型,人口分布图,气候,
地形及交通图,各省市名胜风景片等。

(C) 历史方面:北婆三邦之发展史(片断)。

尼亚石洞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介绍,有关三邦历史之图表或图片。

(D) 民族方面:以达雅族为主之各民族生活情况介绍。

民族分布图表,各民族之生活图片,华族发展图表,教育生活图片及其他。

(7) 师生著作及作品剪贴展出(大学周工委会出版股联合学术股负责)。

师生个人论著创作之专业,师生个人作品之剪贴。

(8) 学生会外交活动资料展出(学生会秘书部)。

艺术作品展出

(1) 摄影作品展览——认识我们的祖国(摄影学会)。

新马各地名胜风光,新马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宗教等、新马主要之工商业及交通等。

(2) 美术作品展览——当地青年画家作品展览(美术协会)。

分中国国画、西洋画、木刻三类,预约展出一百幅。

(3) 师生书法作品展览(书法研究会联合中文学会展出)。

座谈会和辩论会

(1) 教育问题座谈会(教育学会)。

(2) 马华文艺座谈会(中文学会)。

(3) 新马宪制的发展座谈会(政治学会)。

(A) 内容:对有关过去新马宪制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并对未来新马宪制的发展作一般之预见。

(B) 形式:暂定座谈会,也有可能以主讲之形式。

(C) 地点:维多利亚剧院。

(4) 马来亚民族问题辩论会(政治学会)。

(A) 内容:将包括下列各项:

民族形成过程及其定义,民族政策问题,各民族团结问题,世界性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民族自决)。

(B) 形式:以国会辩论之形式。

(C) 地点:暂定维多利亚剧院。

出版集刊

有关自然科学研究之集刊,有关社会科学研究之集刊,有关文学艺术研究之集刊,有关介绍南大面貌之编著,有关通俗性之政治问题之书册,有关马来亚现代史(1946至1960)大事年表之书册,有关文娱演出之特辑。

大学周全校性文艺创作赛(中文学会)

分诗歌与短篇小说两组,题目自定,凡本校同学均可参加,敦请校外知名作家担任评判员,颁奖办法及录取名额另行详细公布。

文娱活动

- (1) 戏剧演出(戏剧研究会)。
- (2) 诗歌、音乐、舞蹈演出晚会(大学周工委会文娱股负责)。
- (3) 园游会。

(A) 内容:

铜乐演奏, 节目表演(舞蹈班), 各种游戏(包括幸运奖), 各民族化妆表演, 体育表演, 集体舞会, 贩卖食物饮料, 燃放烟花。

(B) 地点: 本校篮球场。

(4) 康乐活动:

篮球友谊赛, 排球友谊赛, 象棋友谊赛, 武术表演, 舞狮表演, 双杠表演, 溜冰表演。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 第7期)

南大大学周开幕致词

(1960年7月1日)

杜进才

世界闻名的俄国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世界是我的大学。”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如孔夫子，孟子，释迦牟尼和耶稣也都可能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曾经进过大学。

为什么我们要开设大学和派发我们的子弟去上大学呢？我们派我们的子弟上大学，最基本的目的是要他们求知识。不管人们对“知识”这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但知识就是权力。中国有一句话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他的处境就像那骑着瞎马的盲人一样。但权力必须要有纪律才会有用于社会。没有纪律的权力正如原子弹是有害无益的。学生在大学里所求得的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他们被教导去使心灵守纪律，有了这种能够自我约束的心灵才有可能客观地去考察事实。因此，对于为什么我们要开设大学和派我们的子弟上大学的问题，答案就是：我们这样做是要使他们可以求得知识和懂得纪律。

不错，知识可以在大学的四周围墙里求得，但是智慧却不是可以传授的东西。智慧好比是芳醇的美酒，经历愈长的时间愈好。智慧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经验。智慧也来自忍让与了解。

第一批的南大学生已经毕业了，随着来的将是第二批和第三批。不过，在这间大学也正如在其他大学一样，大学毕业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结，因为你们就要像高尔基一样，进入世界大学，我们必须关心的，是影响着我们将来的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是多么正确呀！因此我们必须要好好小心栽培和看管作为我们教育系统一部分的大学教育，以便我们的年青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进入大学，都能够适应严格的现实生活，并且贡献他们的建设力量，去改造我们的社

会。

一颗种子,是不可能在荒芜的土地上发芽茁长的,也没有植物能够在异于原来的自然环境中长成,南洋大学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那些负责南洋大学和在南洋大学读书的人充份意识到建立南洋大学的气候和环境的时候,南洋大学才会有可能发展,我所指的气候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气候。除非南大能够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要它茂盛地完全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当我们正在为我们子女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大学周是我们年青的南大学生活力和朝气的表现,它同时也是学生们对他们的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让我们不要挫折他们的信念,让一切关心我们的青年男女的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人,稳健地引导他们走上一个光辉灿烂的前途!

(取自《南洋文摘》第1卷第7期)

更现实解决南大问题

(1961年2月1日)

南大联络委员会

南洋大学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因鉴于南大第二届毕业生即将踏出校门,进入社会服务,而最近学生刊物又不断反映南大学生希望南大问题应该及早解决的情绪,因此乃于十一月十一日致函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表示为了南大毕业生的利益起见,南大代表应该在这个月内,与政府代表举行第三次会谈,以求对尚未解决的问题达到协议。

(南大联络委员会第一次会谈于七月八日举行,第二次会谈于十月十八日举行。)

对于政府代表要求早日恢复谈商的信件,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在十三日所给予的答覆是将政府代表“来函全文,交由中华总商会内南大秘书处照印若干份,分寄与南大各区委员会以及南大的六名联络代表。”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因见南大执委主席覆函中,完全没有表示举行另一次谈商的意思,而南大问题的解决,又是刻不容缓,因南大第二届毕业班考试,已经于十一月十四日及十八日举行了两次,现在只有在二十三日举行的最后一次考试之后,参加毕业考试的文理商三学院共三百五十九名学生,便将面对着毕业与就业的问题了,因此,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乃决定公开发表于本月十一日致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的信,以使关心南大改革前途的广大社会人士能够也了解南大联络会的工作进展,以及政府及南大双方面对改革南大所持的态度和意见。

据所公开发表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致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的公函中所透露,政府已决定收回以前所提出津贴联合邦学生十五巴仙的建议,同时,也不坚持,要求那些没有受十五巴仙津贴资助的非新加坡学生,每年要付出三千元或六千

元,以便就读文学院或理学院。

在该函中,政府表示,对解决南大问题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愿意更改资助南大的方式。即不再计较南大招收联邦学生的人数,而只对南大财政常年预算中的经费,负担五十五巴仙,其余四十五巴仙,则由南大赞助人负责,不过,南大的常年预算,必须事先加以准备好,而且应该根据魏雅聆报告书附录乙所建议的方式加以制订,例如减低学费及提高教职员薪金等。

此外,政府也准备接受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提供助学金给贫寒而品学优良的学生,及发出奖学金给成绩优良的毕业生深造。

这些都是政府为求得南大问题早日解决,而在财政上所作的让步。不过,南大问题的主要症结,却是在于理事会组成问题。

根据所公开发表的公函中所透露,有关南大临时理事会的组成,政府方面的意见,是认为南大赞助人代表与新加坡政府代表的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以保持权力的均衡,而让南大教授会代表,毕业同学会代表及社会贤达,拥有最后的权力,来决定改组及管理南大。

但南大方面则坚持,在临时理会中,南大赞助人代表,应占最大多数,以便保持对南大的控制权。

由于双方代表对于南大临时理事会的各方代表名额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终使上次召开的南大联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无法再继续而宣告休会。

兹将十一月十九日所公布的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于十一月十一日致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的信;及以后来往函件原文,附录如下: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致陈六使先生的信(副本)

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

(1) 我们与南大全马代表大会所委派的代表在1960年10月18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接着,我们10月28日向你们的一位代表黄奕欢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尽早举行另一次会谈,以便继续讨论未解决的问题。但直到现在我们仍未接到任何答复。

(2) 台端谅必已经知悉我们第二次会议的议程。那就是:

(一) 讨论魏雅聆报告书第九章“改组程序”;

(二) 讨论南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组成;

(三) 讨论政府津贴联邦学生十五巴仙问题。

南大联络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是在十月十八日上午假总理署的会客厅举行。经过一小时的讨论之后,政府和南大双方代表,对魏雅聆报告书第九章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代表并就此点签署了下列会议记录。

南大联络委员会同意南大应早日进行改革,至于改革南大的实际工作和细节问题,联络委员会代表亦同意,交由未来的南大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九章“改组程序”所列举的改组原则讨论解决。

(3) 在完成讨论第一项议程之后,会议便进入第二项议程,由于双方代表对于南大临时理事会的各方代表名额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联络委员会的会议又宣告休会。

(4) 南大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建议,在未来的南大临时理事会里,马来西亚联邦十一州应当各有一名代表参加,加上新加坡的一名代表,总共十二名代表,政府方面的联络委员会有鉴于南大其有特殊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以及新马两地各阶层人士曾经为南大的建立出钱出力,在未来的南大理事会里应当有他们的声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表示愿意向政府建议接纳这项要求。

(5) 但是,我们四名政府的联络委员也认为,南大赞助人在临时理事会里的代表名额既然从魏雅聆报告书所建议的四名增加到十二名,那么新加坡政府在理事会里的代表名额也应该由四名增加到十二名。这样才能符合魏雅聆报告书所建议的精神,使南大的改组和未来行政的最后决定权得以落在包括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在内的十二名代表的肩上。

(6) 我们对南大临时理事会的组成的建议,可归纳如下表所示:

	政府联络委员会建议	魏雅聆报告书建议
南大赞助人代表:	十二	四
新加坡政府代表:	十二	四
教授会代表:	四	四
毕业同学会代表:	四	四
社会贤达:	四	四
	三十六名	二十名

(7) 南大的联络委员会则坚持南大临时理事会的组成应该如下表所示:

南大赞助人代表:	十二
新加坡政府代表:	六
教授会代表:	三
毕业同学会代表:	三
社会贤达:	三
	二十七名

(8) 按照上述南大代表的建议看来,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而不是由拥有更高学术资格的人,如教授和讲师、毕业生、社会贤达和教育界领袖来改组和管理南大。我们所属建议在南大临时理事会中,政府和南大赞助人(亦即南大现有的执委会)应该拥有同等名额的代表,以便保持权力的平衡,目的是在使教育家、学者和其他有适当资格的人士拥有最后的权力来改组及管理南大。

(9) 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深深地感激新马两地的热心家和千万人民为创建南大出钱出力的努力和热情,而南大的赞助人和支持者也无不希望南大应该成为一间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以便完成它促进本邦高等学术教育的崇高任务。

(10) 大家都同意南大应该尽可能早日进行改组,而南大检讨委员会已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以决定南大改组所必需的范围和程序,这结果就是魏雅聆报告书所提出的改革南大的建议。

(11) 我们谨促请台端注意下面所引述的魏雅聆报告书第二章“行政”第五节的内容:

“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以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的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12) 正因为有鉴于这种缺点,所以魏雅聆报告书才建议改组后的南大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同学会各选出同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请参阅报告书第八章第五十四节及附录A第十二节)。

(13) 我们并不反对政府只委派四名代表参加南大临时理事会,只要目前的南大执委会也同样派出四名代表参加。但是,既在联络委员会的南大代表坚持委派十二名代表参加临时理事会,所以我们也只得建议政府的代表也应该增加到同等的数目,以便让教授和讲师、毕业生和社会贤达,对南大的行政有最后的决定权力。

(14) 鉴于第二批的南大学生将在下星期(十一月十四日)参加毕业考试,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尽快恢复谈商,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好让学生们看到一个更光明的前景。

(15) 为了便利未来的谈商,我们谨在此提出我们对津贴联合邦学生十五巴仙问题的意见。

(16) 在七月八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南大代表坚决表示,除非十五巴仙的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讨论其他事项是没有用的。他们同时指出,政府对联合邦学生给予十五巴仙的津贴,只能意味着将来政府将限定进入南大的学生只准十五巴仙来自联合邦。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解除十五巴仙的限制,同时希望政府不要坚持要求没有受到十五巴仙津贴资助的联合邦学生,每年要付出三千元就读文学院,付出六千元就读理学院。

(17)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向南大代表解释,政府所以只能津贴联合邦学生十五巴仙,是因为政府不能够把新加坡纳税人的钱,没限制地用来津贴联合邦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们对南大代表的意见也表示同情,并且答应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政府。

(18) 我们乐于告诉台端,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已经同意收回津贴联合邦学生十五巴仙的建议,同时也不再坚持要求没受十五巴仙津贴资助的非新加坡学生,每年要付出三千元或六千元,以便就读文学院或理学院。

(19) 为了对所有的的问题采取现实的态度,政府还愿意更改资助南大的方式。政府要

我们转告台端，政府是准备接受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即第一，弥补南大经费预算的不敷数目；第二，提供助学金给贫寒而品学优良的学生；第三，发出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以求深造。事实上，对于后两项，政府对于本地的学生已经这么做，而且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20) 政府弥补经费不敷的数目将这样来计算，即基于新加坡学生所占的百分率再加上联合邦学生的十五巴仙。换句话说，按照目前情形，南大估计有四十巴仙是新加坡学生，则政府目前愿意负担南大常年预算中五十五巴仙的经费。这就意味着在南大临时理事会中跟政府有同等代表的南大赞助人，将负责南大常年预算中四十五巴仙的经费。当然，南大的常年预算必须事先加以准备好，而且应该依据魏雅聆报告书附录B所建议的方式加以制订，例如减低学费及增加教职员的薪金。

(21) 为了南大毕业生的利益，南大问题有需要及早解决，因此我们建议，南大代表应该在这个月内，和我们继续进一步谈商未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希望早日得到台端的覆信。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签名：

梁景胜、陈新嵘、李炯才、易润堂 同启。

1960年11月11日。

(来往函件二)

敬覆者：收到本月十一日来函，谢谢。

来函全文，已交由中华总商会内南大秘书处照印若干份，分寄给南大各区委员会以及南大的六名联络代表。谨致

梁景胜先生

李炯才先生

易润堂先生

陈新嵘先生

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

1960年11月13日。

(来往函件三)

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

本月十四日我们接到你的简短覆信。鉴于南大学生刊物不断反映出他们希望南大问题应该及早解决的情绪，以及为了使关心南大改革前途的广大社会人士得以了解南大联络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以及政府及南大面对改革南大所持的态度和意见，我们决定将我们四名政府委员十一月十一日写给你的信连同你的覆函最近一并在报章上发表。

兹奉上我们本月十一日写给你的那封信的英文稿三份以便参阅。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主席)梁景胜 启

1960年11月18日。

南洋大学的回顾与展望

(1963年1月1日)

庄竹林

英文的元月,名为 January,它是藉拉丁两面神 Janus 以立义的。所谓两面者,就是前后都有眼睛,前面的眼睛以供对未来的展望,后面的眼睛则作对已往的回顾。南大创立开课迄今,已达七载,在此一元复始之际,谨就南大的回顾与展望,略作扼要的陈述,想必为热心赞助南大诸父老暨关心本邦教育的人士所乐闻。

本邦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多元民族之中,华人占着极大的比例,如果说国家的盛衰,社会良窳,系于国民所受教育的健全与否,则华族青年教育实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过去新马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时期,政府所办的教育,无论课程与思想,都与华人传统格格不相入,故华人出而自办中小学校,以教育自己的子女。至于高等教育,政府虽开办马来亚大学,借其训练对象,偏于英校学生,华校青年欲求高等教育,多往中国大陆升学。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大陆政制改变,华校青年有志深造者遂彷徨不得门径。陈主席六使先生有鉴及此,乃于1953年1月16日,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提出创办华文大学的主张,并立即受到新马以及北婆三邦全体华人之热烈响应,捐资出力,各尽所能,南大遂于1956年3月15日,顺利开学,此南大创办之情形也。

南大为满足华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而设立,其目的在培植社会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南大之组织,分为文理商三学院:文学院之设立,主要培养本邦中学师资,盖自移民条例严格实施后,外地教师入境困难,本邦既无培植中学师资之高等学府,而中学教育则随时代而日见发展,华校当局难以应付,甚至有以中学毕业生权充中学教员者,以致教育程度未能积极提高。故本校文学院设立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培养华文师资;设立现代语言文学系,以培养英文师资;设立历史学系、地理学系,以培

养史地师资、设立教育学系,以培养教育行政人才、设立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人才。至于自然科学为一切新兴事业的基础,故本校理学院分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学系、生物学四系,化学系分为化学组及化学工程组,生物学系分为动物学、植物学二组,一方面为本邦新兴事业造就人才,另一方面亦为本邦中学培植科学师资。又以新加坡之繁荣,乃以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之间,握东西交通之枢纽,商运便利之故,本校为适应商业上之需要,故商学院分设经济、会计、工商管理及银行财务四系,以造就商业专门人才。此南大开办各院系之宗旨与现状也。

至于设备方面,理学院之仪器及专用教室,均能符合现代国际大学之教学标准。文学院之教室不敷,常务理事会通过于年内增建三层楼一座。商学院教室不敷,将在大礼堂楼上拨出一部分使用。大礼堂之建筑,本年内可完工,全部可容五千人集会,超过本校现有学生人数一倍有半,足供本校十年内扩充之用。图书馆现有中文线装书四万五千余册,洋装书二万余册,西文书籍有二万六千余册,总计仅有十万六千余册,距离理想数字尚远,有待于积极补充。

罗马帝国非一日所成,一间理想的大学,亦非一蹴可及。我们除对未臻完善的地方,力求改进与充实外,在预定计划中,为了配合本邦的发展,对于院系方面,我们准备将来以理学院的化学工程组为基础,增设土木工程系,进而扩充为工学院,同时为了中国语文系毕业进一步的深造,我们拟成立中国语文研究所,颁授硕士学位。此外又为了社会职业青年深造便利计,设立旁听生制,我们为了实事求是,要先把现有的院系充实改善,然后再求逐步发展,决不好高骛远,形成大而无当之局面。

无可讳言的,南大目前有两大困难,一是经济的不能应付裕如,二是毕业生资格未被承认,在经济方面,南大为了维持学术超然的地位,不愿随便接受津贴的条件,以致影响办学方针;同时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不能收费过高,阻抑青年上进之路。是以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致使一般在南大执教的优秀学者不能得到优渥的待遇,幸而这些学者们仍孜孜不倦于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不因待遇的菲薄而松懈一分的气力,这在主持学校行政的人,自然深表万分的谢意。关于南大毕业生资格方面,新加坡政府是大半承认状态下,而联邦政府则不予承认,因此南大毕业生的就业,便发生了许多困难,即使得到了工作的人,也往往是以兼人之功,食半人之禄。尽管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如此不公平,但当我与他们接谈时,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站稳岗位为南大的声誉而奋斗,毫无气馁沮丧的表情,由于我们的教职员与学校有了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的校友有了坚苦卓绝、奋斗不屈的节操,所以南大在今天不惟不为所面对的困难而低头,且进一步准备以事实去克服当前的困难。

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均以私立大学——虽然前者得政府若干津贴,而执各该国高等教育之牛耳,南大自创办至今,不过十载,自开课至今,也才七年,我们若以

牛津、哈佛所保存的开办初期的设备作比较,南大在同时期的进展,是远在她们的之上的。教育是百年大计,我虽不确言什么时候南大能在学术地位上与牛津、哈佛争一日长短,但以南大现况推测其将来,我们是有乐观的理由的,本大学同人当以最大努力,在理事会及吾华族诸父老兄弟策勉之下,使南大作向上向善之发展,有厚望焉。

(取自《南洋文摘》第4卷 第3期)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298

以天下为己任*

——在南大第四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1963年3月31日)

陈六使

诸位长官、诸位来宾、诸位家长：

今天南洋大学举行第四届毕业典礼，承蒙诸位光临指教，本席在此谨致以万分的谢意。

诸位今日看到风景如画的云南园，巍峨壮丽的校舍，在一片和穆严肃的气氛中，弦歌不辍，心里一定会流露出兴奋欢欣的心情；但是我们回顾南大的历史，在欣慰中却不能无所警惕。南大是在重重阻挠中诞生，在种种困难中成长，经过艰苦的奋斗，才走上了平稳发展的大道。七年以来，从事实上的表现，说明南大没有一日忽视过本身所应负的使命，也未曾一刻离开过本身所应守的岗位。南大的创立和发展，完全符合星马社会的迫切需求。南大的基本任务，是训练高级学术人员，培养具有高度爱国爱民的意识和热心服务社会的干才。七年以，南大为星马各民族所热切关注，为各阶层人士所热烈爱护并竭力加以支持。此外，最足以作为南大成功有力保证的，就是在校教职员的忠于职守上，学校行政的步上正轨，优良校风的养成，同学们无论在品德的修养、学问的钻研和服务能力的训练，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这些都告慰所有爱护南大的人士。

南大过去已培养出三届毕业生，共计一千两百多人，这些具有充分服务精神和民族自觉的青年，已献身于社会，从事建设工作了。他们的品质和才能，曾获得了朝野人士的赞赏与信任。这足以证明：南大所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同样对星马社会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今天，南大又培养了一批生力军，他们就要投入社会去服务，他们的才能和品质，绝对不会辜负本大学栽培的苦心和社会的厚望的。

* 本文从原稿录出，标题是编者所加。

南大正在不断发展中,本年度注册的新生达到七百五十四名,全体在籍学生已超过二千五百名,以后入学的人数,一定会逐年增加。目前,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已不敷应用,扩建和增加设备,是急不容缓的。本年度在扩建方面,大礼堂及课室已在建筑中,学生楼快要完成,而文学院也正在计划扩充。这些物质方面的建设,反映出南大正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是一定很兴奋的。

本席对南大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辛勤,极感欣慰。从他们积极求进的精神,可以预见南大光明灿烂的远景及其在学术上的必然成就。本席希望南大师生和校友专心一志于推动学术研究,以期逐渐影响社会的风气;更希望将来有重大的创造,或发现前人的未发现的新知识新理论,好让南大的学术光辉,照耀星马,照耀东南亚,照耀整个世界。这个千秋大业,神圣庄严的使命,便靠我们南大师生和校友们严肃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来加以完成。

现在,本席愿趁此机会,向本届毕业同学奉献几句衷心的的话:诸位在云南园里埋头苦读,受了四年的训练和熏陶,今日学成毕业,无疑是生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值得庆幸。“青年是国家青春的泉源”,一点不错。我们的邦国,正值青春时期,诸位都是高级的知识份子,优秀的有为青年,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自然更为重大。今日国家社会的建设,正需要你们这支生力军的努力。诸位踏出校门之后,不要忘了在校时的轩昂的气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诸位能放射一分光明,社会就减少了一分黑暗,国家就增添了一分希望。诸位投入社会去服务,阻力是常会遇到的,如果因为小小的挫折而骤然气短,由百炼钢变成绕指柔,就辜负了诸位所受的教育了。古人说:“风雨如晦,难鸡不已”,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深望诸位以拔乎流俗的勇气和坚强不移的信心,去克服层层困难。至于准备负笈海外深造的同学们,也要加倍努力,以玄奘取经的抱负和意志,去吸取先进国家的学术文化,回来好作有用的贡献。总之,际此国家建设之秋,正是志士致力之时,诸位要拿出“孔席墨突”的精神,把青春奉献给国家,最后的成功,必定属于诸位,敬祝诸位前程万里。

最后,本席吁请爱护南大的星马各阶层人士,多多关心南大的前途发展,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继续不断支持南大,再接再厉,协助南大向上向善发展。我们知道,南大是一所大众化的学府,是属于大众的。过去如果没有大众出钱出力,热烈支持,南大就不会达到今天的地步,而南大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就,也完全要依靠大众支持的力量。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只要大家在一个共同目标下把力量集中起来,南大的发展和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恭祝南大万岁!

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现在澄清了

(1963年4月7日)

《星洲日报》社论

南大毕业同学会在上月底举行常年聚餐晚上,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曾即席发表演说,据事后报纸上所载,其中有一段这样说:“教育部长昨天在(南大)毕业典礼中再提到南大改组的事情。记得1959年大学周中副总理杜进才博士也曾提出‘别处的种子不能在此处生根’这样的话。根据政府的改组计划,是否改组后用华语或别的语文作教学媒介,我们实不敢想像。”

为了这个问题,本邦教育部日前发表书面声明,引述1960年以来本邦总理以及各有关部长对于此事多次公开表明态度,指出谣传南大改组则必须放弃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其实是一个“莫须有问题”。这个澄清,在我们看来,来得十分适时。

自从政府与南大当局就关于南大改组的谈判一再陷入僵局之后,南大问题不但久悬未决,而且更由于政局动荡,社会多事,最近一年多以来,事实上已然“冷藏”起来。而且不幸的是,在这个“冷藏”时期,本邦舆论界曾经流行一种十分奇特的新论调,认为:本邦本来“天下无事”,一切都是“庸人自扰”,而自扰的来源便是华校或者华校学生,什么罢课,罢工,甚至暴动,这一切捣乱破坏行为都正是华文教育的特有产品。

在这样的攻势之下,报纸上有人公开主张“华文读物与教师必须清滤”(如去年10月27日本邦西报所载),甚至华人当中也有人公开指责华教的式微与不受欢迎是因为华校自身一切咎由自取(如本邦某报)“读者的话”版多次发表过的议论。最近一年多以来,社会上的流行风气,好像正有人在设法制造一种印象,令人以为华文教育是一切捣乱破坏的万恶之源。

南大是本邦华教的最高学府,华教如果在这样的众口交讷之下,不断经历着凄

风苦雨的袭击,等待调整改组然后才能被政府承认的南大,其忧心惶惶,是事在必然而可以想见的。教育部恰于此时发表正式声明,澄清政府无意迫使南大改变其教学媒介语,这个立场声明足以一劳永逸的廓清一切谣传疑虑。

星马合并,要在本邦八月底才告实现。在这以前,星加坡本身的政治地位始终是在殖民地与完全独立之间的过渡阶段中。我们的语言问题自然也是如此。英语无可否认的是殖民地时代的遗留,但是,完全独立实现以后,我们的正式官方用语是将像印度一样无限期的继续以英语为官方用语?还是像联合邦一样,以1967年为限,以后则仅以国语(巫语)为唯一官方用语?而在此两者的情况中,华语的地位究竟如何?这都是我们至今有待澄清的问题。在政治上的澄清工作完成之前,学校中的教学媒介语问题自然更是聚讼纷纭的争端集中焦点。政府虽然一向标榜“四源流教育平等待遇”,但是,事实上政府以及议会的正式官方用语,以及高级教育机关的教学用语,都只用英文。只有南大的教学媒介是用华语,然而不巧刚好两个大学当中又只有南大尚未被政府接受承认,这就是社会上的谣传与疑虑的根本来源。

我们欢迎政府对于这个谣传疑虑的正式澄清。这是一个莫须有的问题,应该让它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这个交代使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所谓“四源流教育平等待遇”,至少是说,除了英语的暂时优越地位,政府绝无意排除其他方言教育。因此,政府实无意促使南大改换其原来的华语教学传统。

教育部这一次对这个问题的澄清可以说是最直接了当而斩钉截铁的。这个立场十分值得欢迎,我们希望甚至南大本身的问题也能因此获得一个峰回路转的机会。政府与南大当局之间的谈判,最近期内有没有正式恢复的可能呢?

(取自《星洲日报》)

“日日新，又日新。”

(1964年4月1日)

庄竹林

时间本是永恒的，人类为便于计算，乃依星辰的运转，划分了岁时。在岁首之际，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众人熙熙，如登春台”，都会精神振奋，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的倾向。语云：“一年之计在于春。”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人们便具有新希望，由此而定新目标，继续作新的努力，以求新成就。

不过一切成就都是点滴积累，积昨日的成就，始有今日；再积今日的努力，以期来兹。何况事业的发展是继往开来的，成以策励将来之先，总不免回顾以往。王安石有两句诗说：“物以始为终，人从故得新。”正说明了此情形。在岁序的递嬗上是“物以终为始”。而事业的发扬光大上是“人从故得新”。

人类的事业因时间而茁壮，亦因时间而历久弥彰，南洋大学便是这种可大可久的事业，但今日回忆自1953年建校，1956年开始招生以来，其过程是极其艰辛的。当时建校目的，依据《创立南洋大学宣言》所揭橥的理由为：

- (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
- (二)为中学培植师资；
- (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
- (四)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

宣言中并指出：

“大学之创立，已成吾人不容旁贷之责任，今经决定先行筹办文理工四学院，正名南洋大学。组织课程，悉以国际著名大学为准则，聘请各国著名学者为教授。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份发挥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

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尚有以下二大物质:(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扬马来亚文化。宣言结束时并称:“南洋大学自倡议迄今,仅两阅月,各方响应拥护,风起云涌,盛况空前,足见社会之进步。……一切积极进行,不达目的不止,同人尽心殚虑,造福本邦,不知有他。……”

正因为目标是如此正大,所以虽然环境是那么崎岖,南大也仍能于迭遭蹇顿之余,再接再厉,迄未稍怠。今日南大能有这样的规模,虽和我们的理想目标相去尚远,但是国内外来校参观的人们,知道过去情形的,鉴于创业艰难,对于南大的甘苦,都与我们有同感。这一点是我们深感欣慰的,也是爱护南大的人们应引为兴奋的。

二

截至目前为止,南大已有他历史上的成就,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除循轨前进外,南大仍在日新又新的努力中。兹将有关今后教学重要方针,拟议如次:

教学媒介

南大仍将以英文与华文这教学媒介,并力求提高二者的水准。南大正如东南亚许多其他大学一样,系采用两种语文并行的办法,这不但有其事实上的需要,且为理论上的必然归趋。星马在殖民地时代是以英文为主,但是百余年来的英语教育,并未能产生一流的英文文艺,即可知学习一种外来语文,不是那么简易的。这种困难,并非说英文是特别难学,而是因为语文的特质,脱离不了人生,像文学艺术,均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如无其生活方式,勉欲效颦,终难酷肖。但英文是近代传播科学知识的国际工具,所以我们不能弃英文而不学。为了能吸收西方科学知识,为了能和各国交换教授与学生,为了能到海外深造,我们不但须学习英文,且应尽量提高其教学水准。至于华文,本属母语,既为当地人民所必须,亦为东方伦理哲学之宝库。过去偏重英文教育时代,技术人员往往与社会生活隔阂,甚至与华人通话时,亦须请通译,此系不学华文母语的缺点。且如前述,母语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园地,亦与人民生活大有攸关。所以英文可以说是吸取科学知识的工具,华文则兼为社会生活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而南大正能负起这双重使命。

国语推进

自星马脱离殖民地时代,国语已获重视。现在马来西亚业已成立,为了团结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国语的普及,自为当务之急。在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希望国语与母语殊途同归。南大对于国语,早经重视,修习国语的学生,人数与年俱增。现正拟于现语系中设立国语组,视将来修习人数之多寡,及师资教材问题是否易于解决,再逐步予以扩充。

语言实验中心

由于种族与文化之歧分，东南亚各地也都成为多元语文地区。为使当地人民生活得以协调，及经由母语发展历史、文学艺术的研究，语文教育自为重要项目之一。南大为讲求语文教学方法，提高语文教学水准，拟设立语言实验所，对于国语、英语、华语等，均将采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希望在人文教学技术上，成为东南亚的一个中心，不但可提供本国学者之用，且可供其他国家学者来此研讨。

工学院的筹设

目前南大文理商三院的发展，相当平衡。唯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并以校址即在裕廊工业区左近，对于培育工业技术人才，亦似责无旁贷。其他大学虽已有工程系的设置，本邦亦有工艺学院，然其教学媒介，侧重英语，华文源流之中学毕业生往往难以考入，即能考入，在语文方面亦难于与英校毕业生相竞争，常有中途被淘汰之可能。为适应此项要求，使华文中学毕业生多一出路，南大拟依据创立宣言原意，进而筹设工学院，现已在化学系中增设化工组，将来当再增土木工程等系，以期在逐步巩固的基础上，建成完备之工学院。

东南亚研究

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久，中文书籍中所蕴积有关东南亚资料，亦至为丰富；所惜尚未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东南亚各国多系新近独立，既感资料缺乏，亦尚无暇及此。过去日本因对东南亚存有野心，故搜研颇力，唯二次大战后似趋停顿。然历史文化为一国精神之所寄托，任何国家都不能加以忽略。本邦位于东南亚中心，受惠既多，对此自应多所尽力。故南大拟在文学院增设东南亚研究学系，其所应开设之课程，将综合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生物、现语及中文等各学系之有关科目。本学系为使学生能从事实际整理编译，拟将南大原有之南洋研究室扩充为东南亚研究所，先由研究所为学系提供资料，继由学系为研究所造就专门人才，使学系与研究所彼此密切配合，而为东南亚研究之学术中心机构。

三

大学为一学术团体，大学之成就在学术，故大学应以学术研究自勉。唯欲于学术上有所成就，亦必须具备若干条件，析言之，约有数端：

- 一、图书仪器设备完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二、师资优良，不但在教学上能用途愉快，本身且能孜孜研究，迭创新义，而非陈陈相因；
- 三、学生不但能潜心体会讲授之科目，且能养成自动深入研究之风气；
- 四、本乎学术自由之精神，在安定中谋进步。

由于以上各方面之配合,于是大学生活,藏修息游,切磋琢磨,使愚者明,懦者立,并随时以学术著作,贡献诸社会国家。此项成就,较之少数毕业生之能在政坛上飞黄腾达,其相去奚啻霄壤?就南大环境言,位于滨海之丘陵地,与市区相距较远,颇有世外桃源之气质,为一理想之治学环境,宜可使士子潜心学海,而免其旁骛。唯以上述诸条件目前尚示能完全具备,有人遂以为南大在学术上尚属瞠乎其后,此亦未免言之过甚。南大成立不过八九年,已有毕业生千余人,在校生二千四百余人,除已深造回校担任副教授与讲师者外,尚有百余人在国外进修高级学位。教育事业原为一永无止境之工作,学术成就,自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且属比较性质,见仁见智,本难求其一致。南大于此,既不欲自我宣扬,亦不欲断断置辩,亦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让事实自作说明罢了。

四

稍富反省心的人,对一己行事,每不忘反省,如曾子之每日三省其身。个人如此,事业亦然。对于南大情形,虽有多次报告,唯以学校在不断演进中,过去所作报告,或不免有过时之感。英国大学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的定期检讨,就在世界大学中为较独特的制度,仅瑞典有可与相类似者。据1959年该委员会主席墨索莱爵士(Sri Keith Murray)演说称,该委员会系成立于1919年,由财政部长指派委员十八人,半数以上为教授或大学行政专家。英国现在由政府补助的大学与学院共有七十一单位,补助费年达五千五百万镑。委员会对于补助费之分配,拥有全权,财政部长不加干预。补助费分发后,委员会对于大学支用该款,亦听其自由,藉以养成各大学之自尊心与责任感。东南亚目前尚无此项设置,本人的意见:为集思广益,南大似可请国际文教组织或英国联邦大学委员会,指派对于大学行政及教学有多年经验人士,为南大顾问,就大学行政,课程标准及学生活动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作为改进的参考,俾此一可大可久的事业,得以日进无疆。

南大之有今日,皆出于爱护者的源源支援,今后仍希望一本过去爱护之忱,加以督促。大禹拜受昌言,子路喜闻己过,前述约聘顾问,系属有系统的科学考察,然不因此排除任何人之善意的片言只字,假如有所指教,都是竭诚欢迎的。

新加坡政府和南大理事会的联合声明

(1964年6月6日)

南大理事会

联合声明全文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于1963年10月2、3、4、10日及1964年4月5日假政府大厦总理公署恢复谈判有关改善南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政府代表有李炯才（总理公署政治秘书）及易润堂（劳工部部长），南大理事会代表为刘玉水、高德根、陈锡九、陈期岳及黄奕欢等五位。会议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代表均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改善南大问题。双方代表均表示希望南大问题能早日得以解决，俾使南大学生能在安静及无政治扰乱的环境中研究学问，并于毕业后学位不但能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承认，而且得到马来西亚各邦政府的承认。

经过几次的会议后，双方代表达到下述协议：

- (1) 应早日进行改善南大，关于改善南大的实际工作细节问题，则交由未来的南大理事会，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
- (2) 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俾使南大学生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完善。
- (3) 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
- (4) 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的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将继续实施以往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

(5) 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政府代表指出,目前南大学位已得到新加坡政府有条件的承认,即凡获得政府补助学校之南大毕业生,所得待遇已与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平等。目前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亦须受公务委员会批准。政府代表亦指出,目前在各政府部门,政府学校及政府补助学校任职的南大毕业生已超过六百名,他们的薪金,完全由政府公款支付。

(6) 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安排:

于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时,南大代表曾建议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应如下: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六位,教授会代表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廿七位,当时政府代表的建议为: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十二位,教授会代表四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卅四位。

今双方代表,根据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原来建议,经过讨论后,同意修正如下:南大十二州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其中三名,争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正义选派)六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社会贤达五位,总共廿八位。

政府接受上述新建议,是因为要表示政府有诚意解决南大问题。为着争取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及马来西亚各邦政府于南大改善后承认南大学位,新加坡政府表示愿意将政府六名代表名额保留三席,由政府邀请马来亚联合邦,砂劳越及沙巴三邦政府各派一代表出席,以便共商南大的前途及发展。

政府代表签名 李炯才、易润堂

南大代表签名 刘玉水、高德根、陈锡九、陈期岳、黄奕欢

(取自《南洋商报》)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1965年9月12日)

王赓武 等

按：该委会乃由星马学者组成，其职权范围为“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该委会主张对南大现有课程作了重大的修改，并且建议实施一项包含普通及荣誉学位的新学制。

委员会主张南大应开放门户容纳国内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

报告书建议应该设立一个为全校服务的语言中心，文学院内应设马来学系。至于原有之现代语言学系，教育学系及化学工程学系，应予停办。政治学系应予调整而改称为政治与行政学系，工业管理学系和银行财务学系应予合并改称为工商管理学系。

报告书指出，如果商学院课程要有一个能接受的水准的话，就必须注意有关专业团体的条件。

大学应尽速聘请具有高等学术资格的师资，特别重要的是每一学系均应有一魄力强的系主任。

为了吸引和款留优良的师资起见，新的薪金率应该立即实施。

南大必须有充分的研究的机会和设备。

为将来的师资着想，南大必须有训练本校毕业生的设备，并即行着手拟订授予更高学位的计划。

教师的薪金率应加以修订，使其能媲美马来西亚境内其他大学的待遇。

此外报告书建议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指导新学制的实施，这个实施委员会应继续存在，直到所期的学术水准已经确立为止。委员会的迫切工作，就是督导从

旧学制过渡到新学制的种种措施。

关于新学制的实施方面,报告书建议南大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明年起尽量实施新制的普通学位课程,但实施工作一定要有最大的伸缩性,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以保证学生都能获得新课程的全部利益。

报告书相信新学制完全实施后,南大今后的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应可媲美任何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课程检讨委员会名单

王赓武教授——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主任(主席),许少治先生——新加坡工艺学院讲师,林和合先生——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孔贵教授——南洋大学商学院代院长、会计系教授兼系主任,卢曜先生——新加坡教育部总视学官,汤寿柏教授——马来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王叔岷教授——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秘书许统义——南洋大学图书馆代主任。

下面是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全文。

目录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关于语文的建议

第三章 关于现行课程的意见

第四章 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第五章 关于师资的建议

第六章 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第七章 关于理学院的建议

第八章 关于商学院的建议

第九章 新学制的实施

第十章 结论摘要

附录 A. A1. 委员会会议日期表

A2. 小组委员会名录

A3. 委员会所收到资料表

A4. 会见人士名录

B. 文学院一部分课程的详细内容

B1. 历史学系 B2. 地理学系

C. 理学院课程的详细内容

C1. 数学系 C2. 化学系

C3. 物理学系 C4. 生物学系

D. 商学院课程的详细内容

D1. 经济学系 D2. 会计学系

D3. 工商管理学系

第一章

绪言

一· 本委员会之检讨范围为“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二· 我们曾详细检讨现行的学制，全部课程及考试制度，我们对课程各方面都曾提出建议，对与所提出课程方面之建议有关的师资事项也曾提出建议。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内容均曾加以注意，凡与本委员会检讨工作有关的文件，亦曾详加研究。我们曾设立三个学术小组委员会，分别研讨三院的课程，又设立一小组委员会，研究有关师资事项。我们曾与南大的主要人员会谈，而且我们的会议多在校内举行，因此我们有充分机会，实地观察南大现有的设备。

三· 依我们看来，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四· 我们觉得我们社会的特质应该在任何一间为此社会服务的高等学府反映出来，欲达到此目的，南大的课程须有适当的调整，以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

五· 我们的社会非常关心马来西亚新兴国家的繁荣及和平发展，际此情况，我们迫切需要一批人，他们对这个基于多元种族的国家有深刻的，理性的和同情的了解，南大造就的毕业生应能辅导国家的发展路向，他们应有处理公共事务及管理工商业发展的训练，而且具备特殊的能力，以应付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需求。

六· 因此，我们相信关于所需语文能力之问题应该特别加以注意，南大的目标应该是它所造就的毕业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种语文，至少应精通二种与国家发展有关的语文。

七· 我们也得到一个结论，南大的学制应该重新修订，以启发学生的优点而造就所需的毕业生。

第二章

关于语文的建议

八· 鉴于我们社会的改变情况，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

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我们深切感觉到,如果南大要在本国扮演一个完善而有效的角色,那么,它的毕业生应该同时精通国语和英语,所以我们极力建议南大应该给予学生种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兼精这几种语文。

九· 我们也建议,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上述三种语文的机会。

十· 目前南大全校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华文及英文科,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建议,所有语文科目,都应该仔细地订定,以应付不同源流学生的需要。华文精通的学生不须修习一年级华文,但须修习适当的国语科。英文精通的学生不须修习一年级英文,但须修习适当的国语科,并鼓励他们修习华文科,国语精通的学生,应鼓励他们修习适当的华文或英文科。

十一· 通过一种经常指定作业的制度,就可促使学生运用每一科目所用的语文。这样一来,他们就须把有关语文当作专精所修习学科的工具。如果学生们能够明了一种语文,在他们想求得的学问和在他们想献身社会之需要的情况下如何被运用,他们在南大求学期间内,一定会对运用有关语文发生更大的兴趣。

十二· 目前除华文之外,其他语文教学都由现代语言文学系开设。该系开了许多不同程度的英语科目,以及一些英国文学科目。该系也开几项初级马来文,法文,德文和日文科。我们认为这种安排并不令人满意,其理由如下:

(一)国语没有得到充分注重。

(二)该系所授课程相当于英国文学的学位。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

(三)在一个偏重英文及英国文学的学系中,同时教授数种语文,并不是应付全校之语文需要的有效办法。

现在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机构,其特殊用意在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使他们能够运用语文为工具,以便从事学术研究及为国服务。

十三· 因此,我们建议

(一)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

(二)设立一个为全南大服务的语言中心。

(三)立即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的强调国语。

十四· 我们建议语言中心应依下列方式设立：

(一)语言中心不给学位。

(二)它不属文学院，而应为一独立机构。

(三)它的主持人应有教授的地位。

(四)它的主要人员是语言教师，他们的聘用应基于各人的语言教学的技术与经验。

(五)它至少应开设两类科目。

(甲) 有学分科目，以应各系学位课程之需要。

(乙) 无学分科目，学生至少修习毕两年课程，满足上课实验及考试等规定后，即可授予文凭。

(六)语言中心应有最新的设备，所有科目都应分小组上课，并尽量利用最新的教学法。

(七)每项科目都应仔细依各组学生之需要而设计，以便有助于各人所习的学科。

(八)有关开设华文及国语的初级和中级科目，语言中心应与汉学系和马来学系密切合作。

(九)语言中心应管理总语言实验室，以及其人应各学院之需求而设的语言实验室。

十五· 语言教师之聘任，得根据其资历比照大学教师之薪金率而定其薪额。但他们的薪金率不应低于本国师资训练学院等地位之高级语言教师所得的薪额，通常或许只须聘任兼任教师，按钟点计算适当的报酬。

十六· 我们知道有些学生或不满意在学期中修习所需的评议科目。因此，语言教师须随时准备开英文，国语及华文专修科目，以应学生的需要。

十七· 语言中心设立后，南大的语言教学设施如下：

(一)语言中心应负责教授南大所有初级及中级语言科目，其中包括国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以及其他随时需要的语言。如遇需要时，语言中心也可开任何高深语言科目。至于马来语及华语高深科目，则须与该两有关学系共同开设。

(二)汉学系应继续开设华文的高深科目(修正课程：见第六章)。

(三)马来系应即设立开设高深科目，让学生攻读普通及荣誉学位(所建议之课程纲要，见第六章)。

十八· 现行的学制是基于一种加以更改的学分制。学生须在大学攻读四年，修足128学分，始能获得普通学位。然而，学分制之伸缩性似乎不曾充分加以领会。

十九· 南大成立已有九年，在这期间内，课程与课程纲要经过多次改变。这些改变，大部分是由于教师变换频繁，因而导致若干学系中有不正当与不协调的现象。频繁的改变不仅影响教学，而且也使学生起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

廿· 各科似乎都完全依赖演讲式(课堂讲授)教学。教师与学生之间似乎没有保持个别的，积极的接触，这种接触是大学教学所不可或缺的。学生没有给予充分的指定作业，因此他们也就少有机会增进他们的阅读，选材及组织与提供资料 and 意见的能力。同时，对于课本与油印讲义亦过份倚重，许多科目，并没有根据最新的出版物，而能利用新刊资料的，却少之又少。

廿一· 有些科目显得太过广泛，无法在一学期甚至一常年中授完。另有一些科目，虽为三、四年级学生而开的，却显得太粗浅。有些科目分得太细，太窄，太专。结果，各科所规定学分的多寡，大有悬殊。目前这种由二至十二学分不等的安排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廿二· 必修科与选修科的划分亦显得牵强，同时不同年级科目的安排往往缺乏一种合理的先后次序。

廿三· 大多数学系的一年级课程都偏重普通华英语文科，就目前的编排这些语文学科，不是太容易而不能当作大学的科目，就是不合学生攻读某种学科的需要。更糟的是，这类科目既耗费学生太多的时间，又不能补救学生在这两种语文方面的不足。

廿四· 按照目前的制度，各课程都依靠太多次的考试，许多时间都花在准备学生参加这些考试和评阅试卷上面。频繁的考试阻挠学生自动作广泛阅读，也阻挠学生得到自学的重要训练。再者，在这些考试中，并没有多少试题可让学生选择作答。这也阻挠学生对所选学科作全面性探讨，却迫使生记答案。

廿五· 我们尤其惊讶的是，南大的考试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评分制度。教师之间对于百分率之运用，似乎不能取得一致。这便引起给分之间很不一致，而使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了许多极困难的问题。现行考试制度的最严重缺点，就是每个学院都没有法定的考试委员会。

廿六· 目前这种考三科的毕业考试并不能令人满意。其理由有二：第一，科目的选定甚牵强；这些科目可选自二年级，三年级或四年级的课程。第二，学生要参加这些考试两次。第一次由任课教师单独命题及评分。第二次也由原任课教师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14

召出试题并评分,唯须由校外考试委员会权衡,这种考试的重覆既浪费时间又令人误解。我们很难看出这种校外考试方式,能有助于确定学生所达到的程度和学生成绩相对的高低。

第四章 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廿七· 鉴于:

(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

(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最有利的制度的必要性。

我们建议实施一个新学制。

廿八·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荣誉学位将照荣誉学位考试的成绩分等如下:

(一)第一等荣誉学位。

(二)第二等(上级)荣誉学位。

(三)第三等(下级)荣誉学位。

廿九· 学分制若应用得法是足于施诸普通学位的。我们建议,新学制的普通学位完全依照学分制,在仔细考虑过所需课程的范围和内容之后,我们决定,学生凡修足108个具充分学术价值的学分,即合授予学位,这通常应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凡在南大攻读五年而尚不能获得所需学分的学生,均不得授予学位。

卅· 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依此种资格录取的学生,攻读三年后,应能获得普通学位。在特殊情形之下,理学院录取的学生得破例准予免修第一年第一部分之科目。这些特取学生准予二年修完所需一百零八个学分,但是他们必须在第三年继续攻读荣誉学位。他们须在南大读完三学年,否则,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学位。

卅一· 我们建议,普通学位只设两类科目,即三学分科,和六学分科。每科包含若干讲授及教导或研讨或实习节数。本报告书有关个别学院各章,对于这些都有规定。

卅二· 为了保证师生之间有充分机会进行学术讨论,我们极力建议实施教导或研讨制度。所谓教导或研讨,我们的意见是由不超过八至十个学生合成一小组,按时集会合作研究和讨论。这种小组的研究,应该以学生所缴指定作业为基础,教师与学生都应该把这些按时集会的教导或研讨课,当作大学教育的最重要部分来看待,在这些集会中,学生的指定作业应该加以充分讨论,而且应鼓励学生讨论一切与

所定论题及与全课程有关的问题。这些指定作业都应该仔细予以评定；所得分数也应该予以登记。这些分数不与考试合计，除非是这些分数可以帮助考试委员决定该学生的考试成绩。

卅三· 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这种课程只是为那些两年内修足一百零八个学分和那些三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的。四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特优的学生亦可加以考虑。

卅四· 在新学制中，每一科只须有一次考试，在科目结束时举行；三学分科的考试至少二小时，而六学分科的考试至少三小时。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如经有关考试委员会的推荐。得准予参加一次补考。

卅五· 学生必须考获每学年所定的最低学分数目。我们建议凡不能获得该学年所需最低学分数目的学生，应令退学。

卅六· 关于普通学位，我们建议若干科目的考试应由校外考试委员权衡。在第六，第七和第八章有关各节，这些科目都已标出。

卅七· 荣誉学位考试应包括若干试卷，在学年终结时举行这些考试均应由校外考试委员权衡（评定），而且必须在同一次考试内同时都及格，此外又应尽可能包括一篇毕业论文或报告，学生须在论文或报告获得通过后，始可得到荣誉学位，荣誉学位不给予补考的机会，学生亦不得再参加荣誉学位考试。

卅八· 我们建议全部课程不但应该采用最新书籍和专题论著，而且还应采用学术期刊里最新文章，在学生的研习过程中；应防止他们只依某一书或某一见解释。大学教育的精义在给予学生充分机会以考虑问题的多方面意见及种种可能的解释。图书馆的设备应该特别注意求其充实，以供应付新学制所有科目的需要。

卅九· 我们极力建议每一学院有一种统一的评分或评等制度，如有可能，应有全校性的制度。一切百分比和分数都应化为有关学院所定的非数字制度，这点特别重要，其理由如下：

（一）凡学生所修的课程兼有本系及他系或他院科目，就非应用相同的评等制度不可。

（二）新学制牵连到攻读荣誉课程的资格和荣誉学位的等级。这亟需有一个统一的评定制度，作为根据，以便评定学生在许多科目中所得的成绩。

四十· 我们建议每一学院设立下列的考试委员会：

（一）一年级课程考试委员会。

（二）指定须由校外考试委员会评定之普通学位科目的考试委员会。

（三）荣誉学位考试委员会。

这些考试委员会应包括所负责这类科目的教师，这些委员会应向有关学院的教

务会提出有关考试成绩的建议。再由学院教务会转请评议会核准。

四十一· 每一学系至少应有一位校外考试委员,校外考试委员应评阅所指定普通学位考试科目,以及荣誉学位考试的试卷。每一学系接到有关校外考试委员的意见后,应将考试成绩汇呈有关的考试委员会。此外,校外考试委员应写就一机密报告书,直接寄给副校长。

四十二· 我们认为任何一学系的课程都应不时加以修订,以应付改变的需求。因此,我们建议每学院应设立一个包括所有系主任的课程委员会,以便向该学院教务会议提出课程之必要修正案。

第五章

关于师资的建议

四十三· 我们确信我们对于新学制所作的建议,必会促使我们提出其他有关聘请适当师资的建议。我们深觉任课教师都应具有所须的研究经验,尤其以对本科有著作发表者为佳。所谓著作,我们的意思是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著述,或者是创作性研究印成书或专刊,大学阶段的教学通常是不适宜由那些对所授学科没有积极进行研究的人来担任。

四十四· 我们建议各学系教师的编制应依照本系实验的教学需要而决定。教师的名额与本系的学生人数应有密切的联系。正常的编制应包括四类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副讲师,每类有一合理的名额。这四类教师之间可行的比例应为:一比二比五或六比二。全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通常不应超过一比十。

四十五· 学术地位一定要与有关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建议下列最低限度资格,以便遴选委员会遵照:

(一)副讲师通常应有大学学位,这应是试用性质的聘任,以三年服务期满另叙为条件。

(二)讲师在薪率的起点应有大学学位加上三年教学经验,或有地位大学之博士学位,或是有好的第一级学位加上有关的专业资格。

(三)副教授通常应有地位大学之博士学位,加上至少五年大学阶段的教学经验及与本科有关的著作在著名学术期刊发表,或有创作性研究印成书或专刊。

(四)教授通常应是出色的学者,既有大学教学的经验,又有被认为有价值的著述。

所有学术人员都应显示继续不断的研究活动,而在聘任他们的时候,应有一种指标,就是他们的研究对南大的声誉应有所贡献。

四十六· 我们相信在南大发展的现阶段,每系都需要有一个魄力很强的主任教授,就所建议的新学制而论,这点尤其重要;我们期望凡应聘为系主任的教授都应曾显示处理行政的能力。

四十七· 我们关注南大能得到尽量好的师资以便实施新学制,如果要保证能聘请到素质好的师资,有两种因素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第一,南大必须提供研究的设备,第二,薪金制必须有吸引力,而且任期必须有保障。

四十八· 我们建议应有研究设备以支持具有研究能力与潜力的师资的聘任。研究所需的书籍与仪器应充分设置,积极的研究是良好大学的主要特色,一间大学的声誉不是光靠造就优秀的毕业生,而且要靠学术人员对学问所作的贡献。如果研究设备缺乏,又不能一直改进,有研究的师资便难聘到,聘到的要留更难。我们相信从事研究的师资较能获得学生的尊敬与信任。而且他们本身便可作学术品质高的学生的启示。

四十九· 聘请具有所需高资历的师资应基于一项薪金率,足与世界主要大学的薪金率相比,尤应足以媲美马来亚境内其他大学的薪金率,在进行修订薪金率应从实际着手,必须知道马来西亚境内其他大学的各种薪额是施于不同的编制,我们建议薪金率应立即制定,而且师资应速依照此薪率聘任。

五十· 薪额应根据资格与经验,而不应根据授课钟点,然而我们强调正常的教课负荷,包括演讲,教导或研讨,实习及实验应为每周十小时左右,至多不应超过每周十五小时。

五十一· 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文商二院的教师都没有个人的房间,我们相信学术人员都必须有足够的教学方便,我们建议每位教师须给予一间房,这种房间可作教导或研讨课的用途,同时也可让教师有在工作上所需的幽静和尊严。至于理学院的教师则应有足够的实验地方,作为研究的用途。

五十二· 图书馆的设备应先满足教学的需求。教学所需的书籍应给予优先办理,每位授课教师应给予相当的权限订购该科的重要书籍,教师和学生所需的书籍应有足够数量的供应,否则,小组研究的指定习作便不能达到所求的水准。

五十三· 教师必须给予与本门学问的最近发展保持接触,我们建议订定一项让教师休假出国研究的计划,我们亦建议资助教师出席讨论会,及其他与他们的教学研究有关的国际会议。

五十四· 南大不能无限期依赖外来的师资,那些年轻,资格高,而对本地区的情况有深切认识的当地毕业生,必须有机会受到聘用。这样,南大在我们的社会服务方面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大学要依藉年轻教师的精力与热诚而茁壮起来,在一个成长的社会中,我们必须时刻留意热心的年轻教师对大学团体所作的种种贡献。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18

五十五· 因此我们建议南大继续在它的学术品质高的毕业生当中聘用一些精选的助教,但是这些毕业生应该给予种种机会让他们接受研究的训练,从而获得高级学位,我们知道目前并无授予高级学位的规定,因而建议尽快开设这些高级的课程。

五十六· 助教不应该像目前一样担负过多教学,书记及其他杂务,而应该对他们的研究给予足够的协助与方便,同时也应给予机会让他们到海外著名的大学求深造,这样可以保证南大未来的师资,可自资格高的毕业生当中得到稳定的供应。

第六章 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五十七· 我们建议文学院 应就下列各系给予改组:

(一)中国语言文学系

(二)马来学系

(三)历史学系

(四)地理学系

(五)政府及行政学系

五十八· 我们建议目前的现代语言学系及教育学系应予停办,目前的政治学系也应予调整而改称政府及行政学系。

五十九· 在仔细地考虑过现代语言文学系的任务之后,我们已建议设立一个语言中心。理由已在本报告书第二章述及。因此,我们认为文学院无须保留现代语言文学系。我们也曾考虑到目前该系在造就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信所设的学位有够高的水准,因此我们不建议设立英国语言文学系。在语言中心内应设英语科目以代替之。这类科目将不授学位,但得发给特别文凭以志学生的成就。我们相信这种文凭对于那些有志出国攻读高级学位的毕业生,无论是那一系,都将有所帮助,这类科目在某一学院规定作为所需学位课程之一部分时,亦得列为有学分课程。

六十· 我们建议现代语言文学系现有的学生,应着令依照下列方式转入南大其他学系:

(一)与有关学系相同的科目应承认其学分。

(二)有关系主任得斟酌承认某种限度一些科目的学分。

(三)其余学分,如语言中心认为某些科目具有够高的水准,得颁给特别文凭。

六十一· 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

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的教育学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教育学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开。

六十二· 至于应否为了专业训练抑或研究的目的而设毕业后的教育课程,这问题在本委员会检讨范围之外,我们提议这问题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另行研究,大学当局可委任一个研究委员会,以考虑所有大小争点。

六十三· 我们建议教育系现有学生应着令依下列方式转入南大其他学系:

(一)与有关学系相同的科目应承认其学分。

(二)有关学系主任亦得斟酌决定承认某种限度一些科目的学分。

六十四·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在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在此种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六十五· 依照本报告书第二章所作的建议,我们建议设立马来学系。该系将开设普通及荣誉学位课程。它的目的在给予那些马来文相当好的学生基本训练,以便研究马来诸民族语言,文学及文化。南大应尽力从各民族当中罗致教师与学生,使该系成为校内外一座重要的文化桥梁。南大应立刻采取步骤聘请系主任,并由他负责拟订适当的课程。

六十六· 我们建议历史学系的课程应侧重本地区的历史而辅以世界其他部分历史的研究。我们发觉现有的课程过份着重中国历史方面。我们承认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不同意它应给予那么显著地位而牺牲了东南亚历史,尤其是马来西亚历史,我们也认为将历史文献介绍给学生是十分重要的。这点最好是从运用国内容易得到的文献着手。

六十七· 我们建议地理系应修订其课程,务必能从该科的诸不同方面,看出整体。授课时应留意本地区的特征,该系必须有一些设备良好的实验室让学生上实习课时有足够的方便;有田野工作以供学生研究与应用测量的技术;又有经常指定作业使学生熟习本国的自然和人文的环境,地理应该当作一门科学来讲授,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教学方面,应该鼓励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六十八· 我们认为政治学的全部范围太过广泛,并不适合现阶段南大的发展的需要。因而建议该系应倾全力于政府与行政两方面,这样可以期望该系所造就的

毕业生，在政府部门当有更大的用处。

六十九· 我们建议新学制的安排应如下表：

新学制——文学院

普通学位(三年) ¹	第一年	27 (9) ³
	第二年	27 (9)
	第三年	24 (12)
	第四年	荣誉学位课程
	第五年	荣誉学位课程

普通学位(四年) ²	学分	最低总学分
	21 (6)	24
	21 (6)	45
	18 (9)	66
	18 (9)	87
	18 (9)	108

注①：或其他适当的变化三年修完。

注②：或其他适当的变化四年修完。

注③：括弧内数字是选修学分，以示与必修科有别。

七十· 就文学院而言，三学分科，每周授课一节，另加教导或研讨课一节，两学期修完，或每周授课一节，另加教导或研讨课一节，一学期修完。六学分科，每周授课二节，另加教导或研讨一节，两学期修完，文学院的荣誉课程，每一科约相等于一周六学分科。

七十一· 教导或研究课是根据学生的指定习作，每项三学分科目，每位学生至少应征文章或报告二篇。每项六学分科目，每位学生通常至少应征四篇文章或报告。

七十二· 对每一学系，我们都建议了新课程。这些新课程在下面各段开列。从这些新课程中，可以明白看出他们的成效多数要靠院内各系之间有密切合作，同时也要靠院系加强合作（凡附有星志的科目均须由校外考试委员权衡）。

新学制的实施

我们相信新学制实施后南大未来的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但是,实施的工作必须进行得十分仔细,以保证学生都能得到新课程的全部利益。

我们确信为使新学制的实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各学系应遴选一位有魄力的系主任。我们相信这些人所具有坚诚的领导作用就是建立新制度的关键。我们建议南大应尽一切努力寻觅尽量好的人才。

我们承认新学制可依照许多办法实施,在考虑过一切可能办法之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鉴于目前遴选师资有种种困难,要把我们全部建议立即实施是行不通,分段实施办法,在行政与教学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极端复杂的难题,我们觉得实施工作不可让任何硬性的时间表束缚着,而一定要有最大的伸缩性。我们建议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尽量实施新课程中的普通学位科目,这可以在1966至67年度新学年开始时进行,而且,如果有可能,其余普通学位科目可在1967至68年度开设。

我们进一步建议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指导新学制的实施,这个委员会有必要继续存在,直到所期的学术水准已确立为止;由于现有学生的资质参差不齐,这个委员会的迫切工作便是督导过渡的安排,让这些学生在新学制下修习适当的课程,这些学生被编入新的三年学制的时候,他们在目前的四年学制下所获得的学分应予以特别注意,以便给予恰当的份量。

我们知道在过渡时期的开头几年间,在保证达到所期水准这方面也许有困难,如果依照我们所建议的方式立即施行校外考试制度,这困难便可以克服,那些选定须由校外考试委员权衡的科目非编排得当不可。我们关心到未来的毕业生,应达到适当的水平,才能继续攻读荣誉学位课程。因此要紧的是,校外考试委员应自熟悉荣誉学位的性质的学者中遴选。这样南大就可以向这些校外考试委员咨询有关在数年后开设荣誉课程最好的办法,唯有在各有关人士都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的时候,南大才可设立第一期的荣誉学位课程,我们并不建议每一学系都应同时设荣誉课程,开设荣誉学位课程必须根据个别学系所具条件而定。

我们觉得新学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南大将颁给的品质上,因此在挑选毕业生进入荣誉学位的荣誉学位班时,非得极慎重其事不可。

我们承认过去几届的优秀毕业生可能有志攻读荣誉学位课程,因此建议规定办法让这些毕业生入学。我们也建议这规定的有效期只限五年自开办荣誉课程那天算起。

荣誉班录取学生时,那些在新学制下的应届毕业生应予以最优先权利,其他毕业生都有资格竞争荣誉班的学额,但那些名次列在班上前20%的毕业生应给予某些优先权。

结论摘要

- 我们修改了课程,并建议一项包含普通及荣誉学位的新学制。
- 我们相信南大应开放门户容纳国内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
- 一个为全校服务的语言中心应即设立。
- 文学院内应设立马来学系。
- 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及化学工程系应予停办。
- 政治学系应予调整而改称为政治与行政学系。
- 工业管理学系和银行财务学系应予合并改称为工商管理学系。
- 如果商学院课程要有一个能被接受水准的话,就必须注意有关专业团体的条件。
- 大学应尽速聘请有高学术资格的师资,特别重要的是每一学系均应有一魄力强的系主任。
- 为了吸引和款留优良师资起见,新的薪金率应立即实施。
- 南大必须有充份的研究的机会和设备。
- 为将来的师资着想,南大必须有训练本校毕业生的设备并即着手拟订授予更高学位的计划。
- 教师的薪金率应加以修订,使其能媲美马来西亚境内其他大学的待遇,否则,我们所作关于新学制的任何建议,不会有什么意义。

(取自《南洋文摘》第6卷 第12期)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NANYANG UNIVERSITY, JURONG, SINGAPORE. 1965

The Vice-Chancellor,
Nanyang University,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Dear Sir,

We have the honour to present the report of the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set up by the University on 20th January 1965.

We have approached the task of the Committee with diffidence and with respect for the University's integrity. We have had no wish to cause embarrassment to any member of your staff. Our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mad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a future. In all humility, we hope our recommendations will help you to ensure the rapi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We are unanimous in wishing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one key feature of our recommendations. We believe that all the twelve Departments of the three Colleges and the Language Centre should have strong Professorial Heads.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recruit the best persons possible.

We are aware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ind suitable scholars to fill these posts. Perhaps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send a special emissary to Universities here and overseas in search of such eminent men. Such an emissary should be given considerable powers to appoint the right people on your Behalf. He should be given clear directives about the kind of scholars needed, the facilities available, the future plans of the University and about such other matters which will help him attract the persons needed. An emissary with such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given at least six months to complete his task.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obtaining the Professorial Heads you want.

We have received every co-operation from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and we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ortunate in your choice of Mr. Koh Thong Ngee as our Secretary, without whose help much of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Yours sincerely,

(Wang Gungwu) *Chairman*

(Thong Saw Pak) *Member*

(Koh Seow Tee) *Member*

(Lu Yaw) *Member*

(Wang Shu-min) *Member*

(Lim Ho Hup) *Member*

(Liu Kung-Kwei) *Member*

14th May 1965.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MEMBERS

Professor Wang Gungwu (Chairman)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Mr. Koh Seow Tee	Lecturer, Singapore Polytechnic.
Mr. Lim Ho Hup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Singapore.
Professor Liu Kung-kwei	Professor of Accountancy; Head of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Acting Dean of Commerce, Nanyang University.
Mr. Lu Yaw	Principal 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Professor Thong Saw Pak	Professor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Professor Wang Shu-min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ECRETARY

Mr. Koh Thong Ngee	Acting Librarian, Nanyang University.
--------------------	---------------------------------------

CONTENTS

Chapter

- I Introduction
- II Recommendations on Language
- III Remarks on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 IV Recommendations on a New Degree Structure
- V Recommendations on Teaching Staff
- VI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llege of Arts
- VII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 VIII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 IX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 X Summary of Conclusions

APPENDICES

Appendix

- A
 - I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 II Membership of Sub-Committees
 - III List of Documents made available to the Committee
 - IV List of Persons interviewed
- B Details of Some Courses in the College of Arts
 - I Department of History
 - I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C Details of Courses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 I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I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III Department of Physics
 - IV Department of Biology
- D Details of Courses in the College of Commerce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is Committee are: "To review the current organisation of courses of study and contents of individual courses i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o recommend to the University revised courses of study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our society."

2. W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present degree structure, all courses of study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made recommendations on all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as well as on matters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staff relevant to ou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urriculum. The contents of the Prescott Report and the Gwee Ah Leng Report on the University were noted and all relev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our review were closely studied. Three academic sub-committees were set up to study the curriculum of each of the colleges and one other sub-committee to study matters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staff. We met several key members of the staff and, as most of our meetings wer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itself, there was ampl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existing facilities for ourselves.

3. It appears to us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so far served only a limited purpos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roducing large numbers of graduates without adequat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spects of employment for the graduates, or of high standard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r of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 plural society. It has so far catered only for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medium schools in the country. We feel that this function is too narrow and a great deal can be done to re-orientate the University towards serving our society as a whole.

4. We feel that the nature of our society must be reflected in any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which purports to serve that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courses of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must be adapted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from all streams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may benefit from the University's existence.

5. Our society is great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our new nation of Malaysia. In this contex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people with a deep, rational and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racial basis of the country. The University should produce graduates able to guide the course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trained to administer the public services and manage the growth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specially equipped to meet the nation's need for rapid modernisation.

6. We therefore believe that particular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problem of necessary language skills. It should be the aim of the University to produce graduates who are at least bi-lingual, if not tri-lingual, in the languages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7. We also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gree structure itself should be revised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all students and to produce the kind of graduates needed.

CHAPTER TWO:

Recommendations on Language

8. In view of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in our society, language train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We recognise that the University still has a role to play in providing higher education to graduate of the Chinese-medium schools in Malaysia and may still be expected to provide courses taught in the Chinese medium. It is clear, however,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graduates themselves to be proficient only in Chinese nor is i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for the University to continue producing graduates of that kind. We feel strongly that the graduates should have fluency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well as in English if the University is to play its full and effective role in the country. Therefore,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every opportunity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proficiency in these languages.

9. We also recommend that entrance qualifications concerning languages be carefully and clearly defined so that students from all streams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re eligible for admission. Students admitted from the Chinese-medium stream must be required to attain fluency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or English. Students admitted from the English-medium stream should be required to attain proficiency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or Chinese. Students admitted from the Malay-medium stream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ttain proficiency in Chinese or English. All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three languages stated above.

10. The present freshman language cour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quired throughout the University are not satisfactory. We recommend that language courses should be carefully drawn up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Students with proficiency in Chinese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take freshman Chinese, but should be required to take suitable courses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Students with proficiency in English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take freshman English, but should be required to take courses in Chinese. Students with proficiency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take suitable course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11. Students should be made to use, through a system of regular written assignments, the language in which each course is conducted. In this way, they are expected to use the language concerned as a tool for the mastery of their chosen subjects. If students can see how a language is u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knowledge they wish to acquire as well as of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they intend to serve, they will develop a keener interest in using the relevant languages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University.

12. At present, language teaching, apart from Chinese, i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e Department offers a large variety of courses in English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addition, it offers a few courses in elementary Malay, French, German and Japanese. We consider this arrangement to be unsatisfactory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a)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not given enough emphasis.
- (b) The Department offers what amounts to a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view of the poor standard of English among students on entry, such a degree course is not of a sufficiently high standard to merit continuation.
- (c) The teaching of several languages in a Department which concentrates o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 not an efficient way to serve the language needs of the University as a whole.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is 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giving all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t several levels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use the language as tools for research an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country.

13.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 (a)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 abolished.
- (b) A Language Centre be set up to serve the whole University.
- (c) The National Language be given full recognition by the immediat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14. We recommend that the Language Centre be set up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 (a) The Language Centre shall offer no degree.
- (b) It should not be in the College of Arts, but should be a separate institution.
- (c) It shall be administered by a Head of the Centre who shall carry the status of a full professor.
- (d) It should be staffed primarily by language teachers whose recrui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kills and experience they have had in language teaching.
- (e) It shall offer at least two kinds of courses,
 - (i) credit courses in languages chosen by various Department as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 (ii) non-credit courses leading to a certificate after at least two years, such certificates to be given to students who have satisfied all class, laboratory and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 (f) The Centre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the most up-to-date equipment and courses should be taught to small groups of students making the maximum use of the latest techniques.
- (g) Each course should be carefully designed to help specific groups of students in their chosen disciplines.

- (h) Where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courses in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 Language are concerned, the Centre should work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at of Malay Studies.
- (i) The Centre shall administer a central language laboratory and such other language laboratories as are needed by the Colleges.

15. Language teachers, depending on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may be appointed to salary scales comparable to that offered to the academic staff, but their scales should not be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offered to senior language teachers of comparable standing in th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In many cases, it may be enough to appoint part-time teachers at suitable rates.

16. We recognise that some students may not be able to take all the language courses they need during the academic terms. Such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full opportunity to take their language courses during the long vacation. The language teachers, therefore, are expected to offer several intensive language courses in English,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hinese whenever these courses are needed.

17.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Language Centre, the language teaching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as follows:

- (a) The Language Centr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all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anguage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These languages may include the National Language, English, Chinese, German, French, Japanese and such other languages required from time to time. The Centre may also provide advanced courses in any language whenever necessary. In the case of Advanced Malay and Advanced Chinese, the courses should be off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wo Departments concerned.
- (b)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ll continue to provide advanced courses. (see revised Curriculum in Chapter Six)
- (c) Th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dvanced courses leading to both the pass and the honours degrees. (see suggested syllabus in Chapter Six)

CHAPTER THREE:

Remarks on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18. The degree structure is at present based upon a modified credit system which demands that each student obtains a total number of 128 credits spread over four years before he is granted a pass degre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credit system, however,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fully appreciated.

19.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changes in the course structure and the syllabuses of the University during its nine years of existence. These changes, largely due to the

quick turnover of teaching staff, have led to many anomalies and inconsistencies in several departments. Frequent changes not only affect teaching, but can have an unsettling effect on students.

20. The courses of study seem to be entirely dependent on formal lectures.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personal and intensive contact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so essential in university teaching. Students are not given adequate written assignments and therefore have littl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skill in reading, in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in the organis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data and ideas. There is also an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extbooks and printed lecture notes. Many of the courses are not based on up-to-date publications, and very few of them make use of the materials in recent periodicals.

21. Some courses appear to be too broad to be adequately covered in one semester or even one academic year. Other courses which are offered for students in their third or fourth year appear to be too elementary. Some courses are broken down too far and are too narrow and specialised. As a result, there is a great disparity in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s to each of the courses. It is unsatisfactory to have courses with the present range of credits from two to twelve.

22. Division of courses into required and elective categories also appear to be arbitrary. There is often a lack of a logical sequen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courses for the different years.

23. The first year programme for most departments is weighed down by general language cour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s organised at present, these language courses are either too easy as university courses, or are not really suitable for a student pursuing a particular subject. Even worst they take far too much of a student's time and in any case, are unlikely to help him make up the deficiency in the two languages.

24. The courses in the present system depend on an excessive number of examinations. A great deal of time is spent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se examinations and marking examination papers. Frequent examinations discourage students from using their initiative in reading widely and in the important training in self-study. Further, in the examinations, students are given very little choice in examination questions. This also discourages students from exploring the full range of their chosen fields of study, while it compels students to memorise set answers.

25. We were particularly disturbed to discover that the University does not have a uniform grading system for the examinations. It appears that members of staff are unable to agree on the use of percentages. This leads to great inconsistency in marking and creates extremely difficult problems of assessing a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lack of statutory Boards of Examiners for each College is a most serious defect in the existing examination system.

26. The graduation examinations which now consist of three courses are unsatisfactory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the choice of the courses is quite arbitrary; the courses may be chosen from those taken in the second, third or fourth year of study. Secondly, the students sit for the examinations twice, once with questions set and marked by the lecturers concerned alone, and the second time with another set of questions set and marked by the same lecturers but moderated by the External Examiners. This duplication of the examinations is both wasteful and misleading.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form of external examinations can really help to determine the standards achieved and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students.

CHAPTER FOUR:

Recommendations on a New Degree Structure

27. In consideration of:

- (a)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ing graduates best suited to the needs of our society; and
- (b) The desirability of instituting a system which will bring out the best in the undergraduates and provide the most benefits to the graduates,

we recommend that a new degree structure be included.

28.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should provide for a pass degree and an honours degree. The honours degree shall be classifi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honours examinations as follows:

Class I Honours

Class II (Upper) Honours

Class II (Lower) Honours.

29. The credit system, if carefully applied, is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 of a pass degree. In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we recommend that the pass degree be entirely based on the credit system.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range and contents of courses required, we agree that students completing 108 credits of full academic value may be deemed to have qualified for the degree. This should normally be done in three or four years. No student may be granted a degree if he fails to obtain the required number of credits after five years of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30. We not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Chinese) Examinations in 1963 in Singapore and are satisfied that this has brought about a higher standard of admission. We recommend that the normal entrance requirement be th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or its equivalent. Students admitted with such qualifications should be able to obtain their pass degree after three years of intensive study. In exceptional cases,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College of Science may be exempted from all the first year courses in Part I. Such direct entry students would be allowed to

complete the required 108 credits within two years, but they must go on to take the honour courses in their third year. Unless they have completed three years of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they may not be awarded any degree.

31. We recommend that there should be only two types of courses for the pass degree, three-credit courses and six-credit courses. Each course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lectures and tutorials/seminars or practical classes. These are defined by the individual College in the relevant chapters of this Report.

32. In order to ensure adequate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e institution of tutorials/seminars. By tutorial/seminar, we mean a small group of not more than eight to ten students regularly gathered for study and discussion. The basis of this small group study should be written assignments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Staff and students should treat their regular meetings at the tutorials/semina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t these meetings, the students' written assignments should be discussed fully, and students be encouraged to discuss all questions relevant to the topic at hand as well as to the course as a whole. These assignments should be carefully graded and the grades recorded. These grades should not count in the examination except where they can help the examiner determine the stud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33. The honours courses shall not follow the credit system. They should be offered only to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required 108 credits within two years and to those who have done extremely well while obtaining their pass degrees within three years. Students who have done exceptionally well while obtaining their pass degrees within four years may also be considered.

34. Each course in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should be followed by only one examination taken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 three-credit course by an examination of at least two hours and a six-credit course by an examination of at least three hours. Students who fail the examination for any course may,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levant Board of Examiners, be allowed to sit for a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35. Students must obtain the minimum number of credits specified for each academic year. We recommend that a student who fails to obtain the required minimum of credits for that year shall be asked to leave the University.

36. For the pass degree, we recommend that the examinations for a number of courses should be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s. These courses are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paragraphs of Chapters Six, Seven and Eight.

37. The honours degree examinations should consist of a number of papers to be taken at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These examinations should be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s and must be passe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he examinations should also include, wherever possible, a graduation paper or report which the student

must pass before he can obtain the honours degree. No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s are allowed and no student may repeat the honours degree examinations.

38. We recommend the use in all courses not only of up-to-date books and monographs, but also of the latest articles in learned periodicals. Students must be discouraged from depending on the view of any one book or any one person in their studies. It is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give students full opportunity to consider the many sides to a question and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possible. Special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dequate library facilities be provi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the courses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39. We strongly recommend a uniform marking/grading system for each College and, if possible, for the whole University. All percentages and mark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a non-numerical system agreed to by the College concerned.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a) It is essential to use the same grading system for courses taken within and outside of a Department or College.
- (b)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involves qualifying for honours course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honours degrees. This depends greatly on a uniform grading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work done over a wide range of courses.

40. We recommend the institution in each College of the following Boards of Examiners:

- (a) The Board of Examiners for First Year courses.
- (b) The Board of Examiners for specified pass degree courses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s.
- (c) The Board of Examiners for the honours degree.

These Boards of Examiners shall each comprise all teaching staff responsible for the courses. The Boards shall mak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examination results to the relevant College Faculty. These, in turn, are presented to the Senate for approval.

41. Each Department shall have at least one External Examiner. The External Examiner shall moderate the specified papers for the pass degree and those for the honours degree. Each Department, with the advice of the External Examiner or Examiners concerned, submits the results to the relevant Board of Examiners. In addition, the External Examiner shall write a confidential report and send it directly to the Vice-Chancellor.

42. We recognise that the curriculum of any Department has to be revised from time to time to meet changing needs.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a Committee on Curriculum consisting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be set up for each College to report on necessary amendments to the curriculum to the respective Faculty meeting.

CHAPTER FIVE:

Recommendations on Teaching Staff

43. We are convinced that ou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must lead us to make other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recruitment of suitable teaching staff. We feel strongly that courses should be taught by members of staff with the necessary research experience, preferably with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By publications, we mean publications in learned journals or original studies published as books or monographs. It is normally unsatisfactory for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to be done by staff who are not actively conducting research in the field in which they are engaged to teach.

44. We recomme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in each Depart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actual teaching requirements in that Department. The number of staff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Department. The normal establishment should consist of a reasonable number of staff in each of the four categories: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lecturers and assistant lecturers. A good working ratio for these four categories would be 1 : 2 : 5/6 : 2. The total staff-student ratio for the whole University should not normally exceed that of 1 : 10.

45. Academic status must be closely related to releva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minimum qualifica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Boards of Selection:

- (a) An assistant lecturer should normally have a Master's degree. This should be a probationary appointment subject to review after three years of service.
- (b) A lecturer at the initial point of the scale should normally have a Master's degree plus thre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or a doctorate from an established university; or a good first degree plus relevan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 (c) An associate professor should normally have a doctorate from an established university plus at least fiv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with publications in reputable academic journals or original works published as books or monographs.
- (d) A professor should normally be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ith university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ublications of recognised value.

All academic staff should show continue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should be recruited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ir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46. We are convinced that at this stage of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each Department needs a strong Professorial Head.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recommended. It is expected that a professor recruited as Head of Department should have shown administrative ability.

47.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University obtain the best staff pos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Two factors must be given full consideration if the recruitment of staff of quality is to be ensured. Firstly, research facilities must be provided. Secondly, the salary structure must be attractive and there must be security of tenure.

48. We recommend that the recruitment of staff with research skill and potentiality be supported by research facilities. Books and equipment needed for research should be adequately provided. Active research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a good university. A university's reputation is made not only by producing good graduates but also by the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of its academic staff. Staff of research ability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cruit,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to keep, if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are not provided and are not improving all the time. We believe that staff engaged in research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win the respect and confidence of their students, and are themselves an inspiration to students of high academic quality.

49. The recruitment of staff with the high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must be based on a salary structure comparable to that in major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and particularly to that in other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revising the salary structur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at salaries in other Malaysian universities are applied to a different establishment structure. We recommend that new salary scales be immediately drawn up, and staff be appoi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ese new scales.

50. Salaries should be based on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and not on the number of teaching hours undertaken. We emphasise, however, that the normal total teaching load including formal lectures and tutorials/seminars, field work and laboratory classes should be about ten hours a week and should not exceed fifteen hours a week.

51. We a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most of the staff in the Colleges of Arts and Commerce are not provided with their own rooms. We believe that academic staff must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teaching facilities. We recommend that each member of staff be given a room, and such a room to be utilised for tutorials/seminars, as well as to provide him with the privacy and the dignity so necessary to his work. In the case of staff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dequate laboratory space should be provided for research purposes.

52. Library facilities must be adequate,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r teaching. Books required for teaching purposes should be given first priority. Staff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each course should be given considerable scope for ordering books essential for the course. Written assignments for small group study cannot be of the required standard unless the necessary books are available to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in adequate numbers.

53. Staff must be provid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We recommend that a scheme of overseas study leave be drawn up for staff members. We also recommend that staff be supported to attend conferences and such othe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relevant to their teaching and research.

54. The University cannot depend on outside teaching staff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time. There must be every opportunity for the employment of young but highly qualified local graduates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In this way, the University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valuable role in the service of our society. A university thrives on the energy and enthusiasm of its younger staff. In a growing society, the contributions of keen young staff to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must be constantly kept in mind.

55.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University continue to appoint a select number of graduate assistants from among its graduates of high academic quality but every opportunity should be provided for such graduates to receive research training leading to higher degrees. We note that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higher degrees at the moment and recommend that such degrees be instituted as soon as possible.

56. Graduate assistants should not be overloaded with teaching, clerical and other duties as at present, but should be given adequate help and facilities for their research. They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other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abroad. In this way, the University will be guaranteed a steady supply of highly qualified graduates for its future teaching staff.

CHAPTER SIX:

Recommendations on College of Arts

57. We recommend that the College of Arts be reorganised with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b)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 (c) Department of History.
- (d)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58. We recommend that the existing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 abolished and that the pres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be modified and renamed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59.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e have recomme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nguage Centre for the reasons given in Chapter Two of this Report. Consequently, we see no

need for a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o be retained in the College of Arts. We have also considered the role of the existing Department in producing graduat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ut we are not convinced that the degree offered is of a sufficiently high standard. We therefore do not recomme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ead,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for the study of English at an advanced level in the Language Centre itself. For such courses, no degree shall be awarded, but special certificates may be given to record the students' attainments. We believe that such certificates will help graduates of any Department who intend to study for higher degrees overseas. Such courses may also be offered as credit courses when they are required for the partial fulfilment for degrees in any of the three Colleges.

60. We recommend that the existing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 asked to transfer to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University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 (a) Credits should be given for courses common to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 (b) A limited number of courses may,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concerned, be also credited.
- (c) Of the remaining credits, the Language Centre may award special certificates for the courses which it considers to be of a sufficiently high standard.

61. We strongly feel that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ha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eaching purposes and post-graduate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the country. Wher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s concerned,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spend one or two years in a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 For research purposes, a post-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ay well be established. The pres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s not meet either of these two needs.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 abolished and the undergraduate degree courses in education discontinued.

62. The question of education as post-graduate training either for professional or research purposes is outside our terms of reference. We suggest that this question be studied separately in terms of the needs of our society. A Board of Studies could be set up to consider all the wide-ranging issues.

63. We recommend that the existing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 asked to transfer to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University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 (a) Credits should be given for courses common to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 (b) A limited number of courses may,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concerned, be also credited.

64.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ll be expected to

produce graduates with very high standard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should, however, perform the task with the needs of our society clearly in mind. We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courses pertinent to the cultur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The students should be prepare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language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and be equipped to study subjects like the natur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local Chinese dialects, Chinese society in Malaysi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Malay. It is hoped that graduates of the Department will play their part in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communal harmony in the country. In this context, the University may consider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Department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65.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commendations in Chapter Two of this Report, we recomme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The Department will be expected to offer courses leading to pass and honours degrees. Its purpose will be to provide students who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Malay with the basic training for research in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Malay peoples.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attract staff and students of all communities to make the Department a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bridg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 University. Immediate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appoint the Head of Department who shall b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devising a suitable course structure.

66. We recommend that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ould deal primarily with the history of our region and that this be supported by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es of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find the existing courses resting too heavily on the side of Chinese History. While we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history, we cannot agree that it should be given so much prominence at the expens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particularly Malaysian history. We also consider it essential for students to be introduced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could best be done by the use of documents easily available in the country.

67. We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hould revise its courses in order tha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ubject can be seen as an integrated whole. The courses should be taught with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our region in mind. There must be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practical classes in well-equipped laboratories, field work for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of surveying, and frequent assignments to students to familiarise themselves with the physic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Geography to be taught as a science and the use of the latest scientific techniques should be encouraged.

68. We consider the whol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to be too wide at this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fields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is way, it

may be expected to produce graduates who can be of better use to the public services.

69. We recommend that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be set up as follows:

New Degree Structure — College of Arts

Year	Pass Degree ¹ (Three years) Credits	Pass Degree ² (Four years) Credits	Minimum Total Credits
I	27(9) ³	21(6) ³	24
II	27(9)	21(6)	45
III	24(12)	18(9)	66
IV	Honours Courses	18(9)	87
V	—	—	108

1 Or any other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3 years.

2 Or any other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4 years.

3 Figures in brackets represent elective as distinct from required credits.

70. For the College of Arts, each three-credit course consists of one lecture and one tutorial/seminar per week for two semesters, or two lectures and one tutorial/seminar per week for one semester. Each six-credit course consists of two lectures and one tutorial/seminar per week for two semesters. Each honours course in Arts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a six-credit course.

71. The tutorial/seminar is based on students' written assignments. For each three-credit course every student should normally write at least two essays or reports. For each six-credit course, he should normally write at least four essays or reports.

72. For each of the Departments, we have recommended a new course structure. These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From the course structures, it will be clear that their success depends largely on int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epartment in the College and also on increased inter-college co-operation. (The courses for which examination to be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s are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73.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redits
Chin. 11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Chin. 12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 (Lun Yu & Meng Tzu)	6
Chin. 13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6
Hist. 12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6
Lang.	Malay I/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Chin. 14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Chin. 15	Readings in Chinese Prose	3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 Chin. 21	Chinese Etymology	6
Chin. 22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6

OR

Chin. 23	Chinese Poetry	6
* Chin. 24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Shih Chi or Han Shu)	6
Chin. 25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3
Lang.	Malay II/Advanced Malay I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Hist. 23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Hist. 28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GPA. 25	Sociology II	6
Any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in Year I not already taken		3/6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 Chin. 31	Chinese Phonology	6
* Chin. 32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I (Shih-ching or Ch'u Tz'u)	6
* Chin. 33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6
* Chin. 34	Tz'u and Ch'u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Chin. 35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I	3
Chin. 36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V (Chuang Tz'u, or Hsun Tzu, or Han Fei Tzu, or any other approved author)	6
Chin. 37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3
Chin. 38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3
Chin. 39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3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Hist. 32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3
Hist. 33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Geo. 26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6
Geo. 27	Geography of East Asia	6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

Honours Courses

- Chin. Hon. 1. Chinese Bibliography
 Chin. Hon. 2.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Chin. Hon. 3.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 Hon. 4.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in. Hon. 5.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lassics: Shang Shu, or Li Chi, or Ch'un Ch'iu Tso Chuan.

74.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suggested for two reasons:

- (a) it illustrates the range of courses which the Department would cover;
 (b) it could serve as a guide for the Board of Selection in appointing the Head of Department.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Mal. 11	Malay Language I	6
Mal. 12	Introductory Survey of Malay Literature	6
Mal. 13	Modern Malay/Indonesian Prose (selected works)	6
Mal. 14	Malay Translation (from or into Chinese/English)	3
OR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Lang.	(Chinese/English for 2 years, level depending on entrance qualifications.)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Mal. 15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may be the same as Chin.14)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 Mal. 21	Malay Language II	6
Mal. 22	Malay Ind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6
* Mal. 23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 (selected works)	6
Mal. 24	Introduction to Malay Culture and Society	6
Mal. 25	Advanced Malay Translation (from or into Chinese/English)	3
OR		
Hist. 21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Lang.	2 nd year of language taken in Year 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Mal. 26	One Malay Polynesian language for 2 years	6
Any course offered in Year I and Year II not already taken		3/6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Mal. 31	Malay/Indonesian Poetry	6
Mal. 32	Advanced Study of Malay Culture & Socie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slam in Malaysia	6
OR		
Mal. 33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6
Mal. 34	Advanced Malay/Ind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6
OR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Mal. 35	Islamic History	6
OR		
GPA. 12	Sociology I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Mal. 36	Advanced Phone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alay	3
Mal. 37	2 nd year of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6
Geo. 27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6
Geo. 34	Geography of Malaysia	6
GPA. 21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3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Any course in Year II and Year III not already taken		3/6

Honours Courses

Mal. Hon. 1.	Academic exercise on an aspect of Malay language, literature or society
Mal. Hon. 2.	Sejarah Melayu and related texts
Mal. Hon. 3.	Selected modern Malay/Indonesian authors for intensive study
Mal. Hon. 4.	Advanced Soci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lay Peoples
Mal. Hon. 5.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从
學
取
學
位
受
承
認
到
政
制

341

75.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B):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redits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Hist. 12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6
Hist. 13	World History before 1500	6
Lang.	Malay I/Advanced Malay I	6

One of the following: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GPA. 12	Sociology I	6
GPA. 13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6
Any course for Year I not already taken		3/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 Hist. 21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OR		
* Hist. 22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6 th to 18 th centuries	3
* Hist. 23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
OR		
* Hist. 24	Europe in Early Modern Times	6
* Hist. 25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I	6
Hist. 26	History of Japan before 1868	6
Lang.	Malay II/Advanced Malay I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Hist. 27	Modern South Asian History	3
Hist. 28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Geo. 26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3
GPA. 21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3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GPA. 23	Public Administration I	6
GPA. 25	Sociology II	6
Any course for Year II not already taken		3/6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 Hist. 32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3
Hist. 33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 Hist. 34	Theory & Method of History I	6
Hist. 35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6
OR		
Hist. 36	History of Russia	6
OR		
Hist. 37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Hist. 38	History of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3
Hist. 39	Histor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3
Chin. 33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6
Geo. 34	Geography of Malaysia	6
GPA. 32	Public Administration II	6
GPA. 33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6
GPA. 34	Comparative Government	6
Econ. 33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6

Honours Courses

Hist. Hons. 1.	Theory & Method of History II	6
—a long essay or academic exercise		

Hist. Hons. 2. History of East Asia (selected period)	6
Hist. Hons. 3.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II	6
Hist. Hons. 4. Malays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19 th and 20 th centuries	6
Hist. Hons. 5.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Hegel (may be given b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One of the following if not already taken for the Pass degree:	
Hist. 35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t. 36 History of Russia	
Hist. 37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	6

76.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B.):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redits
Geo. 11	Elements of Physical Geography	6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eo. 13	Practical Geography	6
Geo. 14	Cartography	3
One of the following:		
GPA. 12	Sociology I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Bio. 1.1	Biology 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Hist. 12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6
Econ. 12	Statistics I	6
Lang.	Malay I/Advanced Malay I (for two years)	6
Any course above not already taken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Geo. 21	Geomorphology I	6
Geo. 22	Climatology and Elementary Meteorology I	6
* Geo. 23	Economic Geography	6
* Geo. 24	Geography of Settlement	6
Geo. 25	Surveying and Map Projections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Geo. 26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3
Geo. 27	Geography of East Asia	3
Hist. 25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I	6
GPA. 22	Government of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Lang.	Malay II/Advanced Malay II	6
Any course offered in Year I and Year II not already taken		3/6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 Geo. 31	Geomorphology II	6
* Geo. 32	Climatology and Elementary Meteorology II	6
* Geo. 33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 Ideas	6
* Geo. 34	Geography of Malaysia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Geo. 35	Political Geography	3
Geo. 36	Historical Geography	3
Geo. 37	Geography of South Asia	3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GPA. 25	Sociology II	6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Any course in Year II and Year III not already taken 3/6

Honours Course

Geo. Hons. 1.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and Ideas	6
Geo. Hons. 2.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a local area or academic exercise on a selected Geographical topic	6
Geo. Hons. 3.	Geography of the Tropical World	6
Geo. Hons. 4.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World	6
Geo. Hons. 5.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sia	6

77.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GPA. 13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6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OR		
Econ. 12	Statistics 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GPA. 14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law	3
Hist. 12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6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Lang.	Malay I/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6

Any course above not already taken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 GPA. 21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3
*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6
GPA. 23	Public Administration I	6
GPA. 24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3
* GPA. 25	Sociology II	6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OR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GPA. 26	Political Parties	3
Hist. 23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
Hist. 25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I	6
Hist. 26	Modern South Asian History	3
Geo. 23	Economic Geography	6
Geo. 26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3
Lang.	Malay II/Advanced Malay II	6

Any course of Year I and Year II not already taken 3/6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 GPA. 31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	6
* GPA. 32	Public Administration II	6
* GPA. 33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6
* GPA. 34	Comparative Government	6
OR		
IBM. 33	Labour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6
OR		
Econ. 33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 GPA. 35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3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Geo. 34	Geography of Malaysia	6
Econ. 24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	6
Econ. 31	Economic Development	3
IBM. 22	Financial Institutions	6

Any course for Year II and Year III not already taken 3/6

Honours Courses

GPA. Hons. 1.	Academic exercise on Theory & Practice of Government	6
GPA. Hons. 2.	Field work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Malaysia — A report to be examined	6
GPA. Hons. 3.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6
GPA. Hons. 4.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Hegel	6
GPA. Hons. 5.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Commonwealth	6

CHAPTER SEVE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78. We recommend that the College of Science be reorganised with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 (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b)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c) Department of Physics
- (d) Department of Biology

79.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divisions within departments as at present. Each department, however, may develop more than one stream of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we have recommended a course structure which provides for a Botany stream and a Zoology stream. Other departments may also institute additional streams of study when necessary and when adequate staff is available.

80. The present courses of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re not satisfactory at all. There are no proper mechanical workshop facilities in suppor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oreover, at present moment the demand for chemical engineers is very limited in this country. We strongly feel that the field be best left to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here courses in other engineering practices have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be abolished and that the present resources of equipment and staff be made available to strengthe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81.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degree structure for the College of Science:

New Degree Structure — College of Science

Year	Pass Degree ¹ (Three years) Credits	Pass Degree ² (Four years) Credits	Pass Degree ³ (Two years) Credits	Minimum Total Credits
I	24(12)	21(6)	Exemption	24
II	27(9)	21(6)	27(9)	45
III	27(9)	18(9)	27(9)	66
IV	Honours courses	18(9)	Honours courses	87
V	—	—	—	108

- 1. Or any other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3 years.
- 2. Or any other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4 years.
- 3. Or any other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2 years.

82. We recommend that the courses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courses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various subjects. In the second part, a

wider range of courses are provided to be covered in at least two years. Examinations for all the courses in Part II should be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s.

83. The courses in the first part are arranged so that a student may,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s, transfer from one Department to another, always provided he has taken the required courses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In this way, a student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up his mind about his future career in the University.

84. A student of exceptional merit may be exempted from all the courses in Part I. He should then be permitted to complete all his courses for the pass degree in two years. As for students who are unable to obtain all the required credits within three years, they may do so in four years. No student may take more than five years to complete all the required courses for the pass degree.

85.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lectures as the normal means of teaching. Each lecture should be carefully prepared to bring out clearly and simply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a subject. Lectures should be used to introduce a topic sufficiently so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do their own reading profitably. Tutorial/seminar classes may be used in support of lecture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topics covered as well as for discussion on the students' written assignments and exercises. Practical classes are essential; the organis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laboratory classes must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nior staff.

86. Courses are assigned credits on the basis of one credit representing one hour of lecture or tutorial/seminar or two hours of practical classes per week for one semester. All cours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credit and six-credit courses. We recommend that no student be allowed to register for courses exceeding a total of twenty-four credits in any one semester. For the courses in the Honours year, each course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a three-credit course.

87. Science students who in our local conditions must of necessity rely on work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pursuit of their stud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English in essay writing, laboratory reports and in the examinations. They should also be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English so that they have no difficulty in reading the latest publications by the time they are admitted to the honours classes. Students should take the appropriate courses offered by the Language Centre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Centre.

88. The credit system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introducing special elective courses to cover the full range of each subject. We have merely suggested some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gree structure. We suggest that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system when they are adequately staffed.

89.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not to lay down rigid limits for the honours courses. Details of such courses have been deliberately left out so that the staff responsible for introducing the courses may be free to design them appropriately.

90.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C):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Maths. 1.1	Algebra, Trigonometry, Calculu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6
Maths. 1.2	Geometry, Statistics and Mechanics	6
Phy. 1.1	New Physics, Electricity & Magnetism	6
Phy. 1.2	General Physics, Optics, Heat and Sound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Chem. 1.1	General Chemistry	6
Chem. 1.2	Inorganic & Organic Chemistry	6
Bio. 1.1	General Biology I	6
Bio. 1.2	General Biology II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Maths. 2.1	Algebra	3
Maths. 2.2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3
Maths. 2.3	Calculus	3
Maths. 2.4	Differential Equations & Vector Analysis	3
Maths. 2.5	Fundamentals of Mathematics	6
Maths. 2.6	Analytical & Vectorial Mechanics	3
Phy. 2.1	A.C. Theory	3
Or		
Phy. 2.2	Spectra, Physical and Geometrical Optics	3
Phy. 2.5	Practical classes, two 3-hour classes per week for one Semester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Maths. 3.1	Linear Algebra	3
Maths. 3.2	Analysis	3
Maths. 3.3	Differential Equations & Geometry	3
Maths. 3.4	Dynamics	3
Maths. 3.5	Statistics	3
Maths. 3.6	Potential Theory	3
Maths. 3.7	Theory of Numbers I	3
Phy. 2.3	Thermodynamics & Statistical Mechanics	3
Or		
Phy. 2.4	Properties of Matter, Classical and Theoretical	3
Phy. 2.5	Practical classes, two 3-hour classes per week for one Semester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Maths. 3.8	Mathematical logic	3
Maths. 3.9	Mathematic Programming	3
Maths. 3.10	Theory of Numbers II	3
Maths. 3.11	Tensor and Riemannian Geometry	3

Honours Courses

Required Courses

Maths. 4.1	Modern Algebra (1 course)
Maths. 4.2	Analysis & Differential Equation (1 course)
Maths. 4.3	General Topology (2 courses)
Maths. 4.4	Advance Calculus (1 course)
Maths. 4.5	Electromagnetism & Special Relativity (1 course)

Elective Courses

6 courses to be selected from either groups, A, B or C below:

Group A

Maths. 4.6	Algebraic Topology (2 courses)
Maths. 4.7	Functional Analysis (2 courses)
Maths. 4.8	Modern Algebra (2 courses)
Maths. 4.9	Lattice Theory (2 courses)
Maths. 4.10	Theory of Numbers (2 courses)

Group B

Maths. 4.11	Analytical Dynamics (1 course)
Maths. 4.12	Quantum Mechanics I (1 course)
Maths. 4.13	Quantum Mechanics II (1 course)
Maths. 4.14	Statistical Mechanics (1 course)
Maths. 4.15	General Relativity (2 courses)
Maths. 4.16	Mechanics of Continuous Media (2 courses)

Group C

Maths. 4.17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3 courses)
Maths. 4.18	Computers (3 courses)
Maths. 4.19	Practical work in Statistics (3 courses)

91.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courses, see Appendix C.):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12 credits)

		Credits
Chem. 1.1	General Chemistry	6
Chem. 1.2	Inorganic & Organic Chemistry	6

Elective Courses (24 credits)

Phy. 1.1	New Physics, Electricity & Magnetism	6
Phy. 1.2	General Physics, Heat, Optics & Sound	6
Bio. 1.1	General Biology I	6
Bio. 1.2	General Biology II	6
Maths. 1.1	Algebra, Trigonometry, Calculus & Numerical Analysis	6
Maths. 1.2	Geometry, Statistics & Mechanics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30 credits)

Chem. 2.1	Inorganic Chemistry	6
Chem. 2.2	Physical Chemistry A	3
Chem. 2.3	Physical Chemistry B	3
Chem. 2.4	Organic Chemistry	6
Maths. 2.2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
Maths. 2.3	Calculus	3
Phy. 2.2	Spectra, Physical & Geometrical Optics	3
Phy. 2.3	Heat,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Mechanics	3

Elective Courses (6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hem. 3.1	Inorganic Chemistry	6
Chem. 3.2	Physical Chemistry A	3
Chem. 3.3	Physical Chemistry B	6
Chem. 3.4	Organic Chemistry A	3
Chem. 3.5	Organic Chemistry B	6
Chem. 3.6	Biochemistry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Physics, Mathematics or Biolog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Chem. 3.7 Industrial Chemistry

Honours Courses

The following courses will be covered over the year; practical classes will also be held:

1. Inorganic

Crystallography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π -complexes, carbonyls and nitrosyls

Electron deficient compounds (boron hydrides)

Non-aqueous solvents

Inorganic Polymers

Nuclear chemistry

Ion exchange

Non-stoichiometric compounds

2. Physical

1. Spectroscopy

The course would include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spectroscopy such as ultraviolet, visible, infra-red, Raman, microwave, radiowave and mass. Study will be made as to show the interaction of matter with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could yield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chemist.

2. Dielectrics
Theory of dipole moments;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problems of chemical interest.
3. Statistical Thermodynamics
Internal rotation; Chemical equilibria; Theory of absolute reaction rates.
4. Radiation Chemistry
5. Colloids
6. Free radicals
7. Reaction rates
3. Physical Organic
 1. Correlation of Structure and reactivity of organic compounds.
 2. More detailed treatment of mechanism of:
 - (a) Heterolytic or polar reactions.
 - (b) Hemolytic or free radical reactions.
 3. Application of U.V., I.R. and N.M.R. in organic chemistry.
4. Organic
 1. Further discussion of Heterocyclic Compounds.
 2. Natural Products: alkaloids, diterpenes, sesquiterpenes, steroids, flavonoids, nucleic acids, tropolones.
 3. Chemistry of:
 - (a) non-benzenoid aromatics
 - (b) fulvenes
 - (c) carbenes

92. **Department of Physics.**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courses, see Appendix C.):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Phy. 1.1	New Physics, Electricity & Magnetism	6
Phy. 1.2	General Physics, Optics, Heat & Sound	6
Maths. 1.1	Algebra, Trigonometry, Calculus & Numerical Analysis	6
Maths. 1.2	Geometry, Statistics & Mechanics	6
Elective Course (12 credits)		
Chem. 1.1	General Chemistry	6
Chem. 1.2	Inorganic and Organic Chemistry	6
Bio. 1.1	General Biology I	6
Bio. 1.2	General Biology II	6

Year 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Phy. 2.1	A.C. Theory	3
Phy. 2.2	Spectra, Physical & Geometrical, Optics	3

Phy. 2.3	Heat, Thermodynamics & Statistical Mechanics	3
Phy. 2.4	Properties of Matter, Classical and Theoretical Mechanics	3
Phy. 2.5	Practical classes, two 3-hour classes per week of two semesters	6
Maths. 2.2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3
Maths. 2.3	Calculus	3
Maths. 2.4	Vector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Chemistry,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Year III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Phy. 3.1	Electromagnetic Theory	3
Phy. 3.2	Nuclear Physics & Special Relativity	3
Phy. 3.3	Quantum Mechanics	3
Phy. 3.4	Electronics	3
Phy. 3.5	Practical, two 3-hour classes per week for two semesters	6
Maths. 3.5	Statistics	3
Chem. 2.1	Inorganic Chemistry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Chemistry,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HONOURS COURSES

Required Courses

Phy. 4.1	Quantum Mechanics
Phy. 4.2	Electromagnetism
Phy. 4.3	Nuclear Theory
Phy. 4.4	Spectroscopy
Phy. 4.5	Advance Experiment (I), 2 days per week for 5 weeks
Phy. 4.6	Advance Experiment (II), 2 days per week for 5 weeks

Elective Courses

Four courses to be taken at least 2 must be specialist courses.

Phy. 4.7	Specialist Course I
Phy. 4.8	Specialist Course II
Phy. 4.9	Specialist Course III
Phy. 4.10	Specialist Course IV
Phy. 4.11	Specialist Course V
Phy. 4.12	Specialist Course VI
Phy. 4.13	Advance Experiment III — 2 days per week for 5 weeks
Phy. 4.14	Advance Experiment IV — 2 days per week for 5 weeks

Advance experiments can be selected from about 12 different sets of experiments designed for the Honours Laboratory. Specialist courses will be given by members of staff on subjec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research interest. Classes in workshop practice, glass blowing and electronic circuitry work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and the vacation.

93. **Department of Biology.**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In years II and III, two specialised streams of Botany and Zoology are offered. (For details of courses, see Appendix C.):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Bio. 1.1	General Biology I	6
Bio. 1.2	General Biology II	6
Chem. 1.1	General Chemistry	6
Chem. 1.2	Inorganic and Organic Chemistry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Phy. 1.1	New Physics, Electricity & Magnetism	6
Phy. 1.2	General Physics, Heat, Optics and Sound	6
Maths. 1.1	Algebra, Trigonometry, Calculus & Numerical Analysis	6
Maths. 1.2	Geometry, Statistics and Mechanics	6

Year II BOTANY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Bio. 2.1	Cytogenetics	3
Bio. 2.2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Plant)	3
Bio. 2.3	Taxonomy of seed-bearing plants	6
Bio. 2.4	Cryptogamic Botany	6
Bio. 2.5	Economic Zoology	6
Chem. 3.6	Biochemistry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or Zoolog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Bio. 2.6	Horticulture	3
Bio. 2.7	History of Biology	3

Year II ZOOLOGY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Bio. 2.1	Cytogenetic	3
Bio. 2.2	Ecology & Biogeography (Plant)	3
Bio. 2.8	Invertebrate Zoology	6
Bio. 2.9	Vertebrate Zoology	6
Chem. 3.6	Biochemistry	3
Bio. 2.10	Economic Botany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or Botan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Bio. 2.6	Horticulture	3
Bio. 2.7	History of Biology	3

Year III BOTANY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Bio. 3.1	Plant Anatomy and Histology (with microtechniques)	6
Bio. 3.2	Palaeontology and Evolution	3
Bio. 3.3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Animal)	3
Bio. 3.4	Mycology and Plant Pathology	6
Bio. 3.5	Plant Physiology	6
Maths. 2.2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or Zoolog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Bio. 3.6	Bacteriology	3
Bio. 3.7	15 Biological Essay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to Honours) to be taken over two Semesters	3

Year III ZOOLOGY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Bio. 3.2	Palaeontology & Evolution	3
Bio. 3.3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Animal)	3
Bio. 3.8	Entomology	6
Bio. 3.9	Vertebrate History & Microtechniques	3
Bio. 3.10	Embryology	3
Bio. 3.11	Animal Physiology & Behaviour	6
Maths. 2.2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Any other degree course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or Botan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Bio. 3.12	Parasitology	3
Bio. 3.7	15 Biological Essay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to Honours) to be taken over two Semesters	3

Honours Courses

1.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arry out an Investigation and write a report or academic exercise. The investigation need not be original work, but it must be carried out as if it were original work, and if it is founded on other work a copy of the relevant book or paper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examiner.

2. Four courses in advanced practical ecology (Plant or Animal) in which four of the following habitats will be studied in detail:

Primary forest, secondary forest, mangrove forest, soil, fresh water sea beaches, coral reefs, open sea.

3. Two advanced courses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Cytology and Genetics	Horticulture & Market Gardening
Comparative Animal Physiology	Fisheries & Fishpond Culture
Plant Physiology	Entomology
Plant Pathology	

4. Two of the following courses (which must differ from 3 above):
 - (a) Any degree course not already taken, especially:

Bio. 3.12	Parasitology	Bio. 2.6	Horticulture
Bio. 3.6	Bacteriology	Bio. 2.7	History of Biology
 - (b) Advanced Microtechniques, Embryology, Applied Entomology, Mycology, Plant Taxonomy, Palaeontology, or other subjects as may be available.

CHAPTER EIGHT: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94. A brief survey of business education in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has le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 (a) Business education has an established place at the universities at both the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 (b) Import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courses offered by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 (c) The guiding princip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based on the culture, the educational patterns and the business needs of each country.

95.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t present consists of four departments offering specialization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ccountancy, Banking and Finance, and Economics. We recommend that the existing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be merged into one department to be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will then comprise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 (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b)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 (c)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96.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degree structure for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New Degree Structure — College of Commerce

Year	Pass Degree ¹ (Three years) Credits	Pass Degree ² (Four years) Credits	Minimum Total Credits
I	30	27	18
II	39	27	36
III	39	27	60
IV	Honours Courses	27	84
V	—	—	108

1. Or any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3 years.

2. Or any suitable variations over 4 years.

97. A three-credit course consists of 30 one-hour lectures and 10-20 tutorials. A six-credit course consists of 40-60 one-hour lectures and 20-40 tutorials. Each honours course in Commerce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a six-credit course.

98. We recommend that the three Departments shall have common courses in the first year. Special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core subjects like, Economic Analysis I, Statistics I and Accounting I. By this arrangement, students completing the three courses will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their future career in the University. After their first year, they should be allowed to transfer from one Department to another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99. We recommend that each of the courses be examined by one three-hour paper. As for the honours examination, four to five three-hour papers are adequate. The graduation exercise shall constitute one paper for the purpose of marking, and the required length shall be between five thousand and ten thousand words. Topics for the exercise should be assigned to students not later than one month after the enrolment.

100. We are aware that management education is still very much in an experimental stage in many universities. There is always th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changing business requirements, new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other advances in the field. For this reason, we recommend that the courses of study be review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light of local developments and developments elsewhere.

101. In the context of Malaysia, where English is still the commercial and legal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nguag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addition, many reference books on business subjects which the students must consult frequently are written in English. Also it will b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the students to know the National Language. 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the Language Centre establish a language laboratory for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the necessary languages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102. We feel that a commerce degree of a sufficiently high standard deserves the support of the professional bodies in Malaysia. This support may take the form of exemption from their intermediate examination and the usual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years of experience given to university graduates.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the degrees in accountancy. We suggest that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ake up the question of recognition with the Singapore Society of Accountants and the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03. We further suggest that the College establish contacts with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world to enable its commerce students to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College should also provide courses or seminars during the long vacation. These courses or seminars may be off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outside bodies and institutions.

104.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D.):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Econ. 12	Statistics I	6
Acc. 11	Accounting I	6
Maths. 11	Mathematics I	6
Elective Courses (6 credits)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GPA. 14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Law	3

Year II (39 credits)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Econ. 23	Money & Banking	6
Econ. 24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	6
Acc. 22	Accounting Theory &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3
IBM. 21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6
Acc. 35	Business Finance	6

Year III (39 credits)

* Econ. 31	Economic Development I	3
* Econ. 32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	6
* Econ. 33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6
* Econ. 34	Public Finance & Fiscal Policy	6
* Econ. 35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
* Econ. 36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6
* Econ. 37	Mathematical Economics	6

Honours Courses

1. Economic Development II
2. Economic Analysis III
3. Statistics III
4. Graduation Exercise
5. Mathematics II (Maths. 1.2)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

357

105.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D.):

Year I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Acc. 11	Accounting I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Econ. 12	Statistics I	6
Maths. 11	Mathematics I	6
Elective Courses (6 credits)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 History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GPA. 14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Law	3

Year II (39 credits)

Acc. 21	Accounting II	6
Acc. 22	Accounting Theory &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3
Acc. 23	Commercial Law I	6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Econ. 23	Money & Banking	6
IBM. 21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6

Year III (39 credits)

* Acc. 31	Accounting III	6
* Acc. 32	Commercial Law II	6
* Acc. 33	Auditing	6
* Acc. 34	Managerial Accounting	6
* Acc. 35	Business Finance	6
* Acc. 36	Taxation	6
* Econ. 31	Economic Development I	3

Honours Courses

1. Advanced Business Finance
2. Managerial Economics
3. Advanced Accounting Theory & Problems
4. Graduation Exercise
5. Mathematics II (Maths. 1.2)

106.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following cours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In Years II and III, two specialised streams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of Banking and Finance are recommended. (For details of the courses, see Appendix D.):

Year I**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redits
Acc. 11	Accounting I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Econ. 12	Statistics I	6
Acc. 11	Accounting I	6
Maths. 11	Mathematics I	6

Elective Courses (6 credits)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GPA. 14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Law	3

Year II — Industrial Management (39 credits)

IBM. 21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6
IBM. 22	Factory Management	6
IBM. 23	Marketing I	6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Econ. 23	Money and Banking	6
Acc. 22	Accounting Theory &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3

Year II — Banking & Finance (39 credits)

IBM. 21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6
IBM. 24	Financial Institutions	6
Econ. 21	Economic Analysis II	6
Econ. 22	Statistics II	6
Econ. 23	Money & Banking	6
Acc. 22	Accounting Theory &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3
Acc. 23	Commercial Law I	6

Year III — Industrial Management (39 credits)

* IBM. 31	Industrial Law	6
* IBM. 32	Marketing II	6
* IBM. 33	Labour Economics & Industrial Relations	6
* Econ. 31	Economic Development I	3
* Acc. 31	Accounting III	6
* Acc. 34	Managerial Accounting	6
* Acc. 35	Business Finance	6

Year III — Banking & Finance (39 credits)

* IBM. 34	Law & Practice of Banking	6
-----------	---------------------------	---

* IBM. 35	Law & Administration of Trust	6
* Econ. 24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	6
* Econ. 31	Economic Development I	6
* Econ. 34	Public Finance & Fiscal Policy	6
* Acc. 32	Commercial Law II	6
* Acc. 35	Business Finance	6

* Examination moderated by External Examiner.

Honours Courses (Industrial Management)

1. Personal Management
2. Production Management
3. Advanced Business Finance
4. Graduation Exercise
5. Mathematics II. (Maths. 1.2)

Honours Courses (Banking & Finance)

1. International Trade & its Finance
2. Trust Account & Taxation
3. Advanced Business Finance
4. Graduation Exercise
5. Mathematics II. (Maths. 1.2)

Note: All commerce honours students must take Mathematics II (Maths. 1.2) as a non-examination subject and attendance at lectures is compulsory.

CHAPTER NIN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107. We believe tha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futur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achieve standards comparable to graduates of other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The task of implementation, however,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great car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receive the full benefi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108.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factor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is the selection of a strong Professorial Head for each of the Departments. We believe that the firm and dedicated leadership provided by such persons is the key to the new system. We recommend that every effort be made to find the best men available.

109. We recognise that there are many ways by which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can be implemented. In considering all the alternatives, we concluded that with the present staffing difficulties,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of all aspects of our recommendations will not be feasible. Partial stage-by-stage implementation also pose extremely complicated problems both in administration and in teaching. We feel that implementation cannot be tied to any rigid timetable. There must be the greatest flexibility.

We recommend that as many of the Pass degree courses in the new curriculum as possible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staff available. This could begin with the new academic year in 1966/67, and, if possible, all remaining courses for the Pass degree be introduced in 1967/68.

110. We further recommend that a Standing Committee be established to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as long as it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equired standards. Because of the unevenness in the quality of the existing students, the immediate task of this Committee will be to supervise th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se students to take suitable courses under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Particular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see that the credits obtained by these students in the present four year structure be given the correct weight when allowing these students to fit themselves into the new three years degree structure.

111. We a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there may be difficulty in ensuring that the desired standards are achieved. This difficulty can be overcome if the system of external examinations along the lines recommended is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selected courses for moderation by External Examiners are organised satisfactorily. We are concerned that future graduates should be able to attain a standard suitable for further studies at the honours level.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for External Examiners to be selected from among scholars familiar with the nature of honours degrees. Such External Examiners can then be expected to advise the University about the best means of introducing honours classes in a few years' time. Only when everyone concerned is satisfied that staff and student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of the required quality are available should the University establish the first honours programmes. It is not suggested that every Department should start offering honours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cision to have honours classes must depend on the conditions in the individual Department.

112. We feel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rests primarily on the quality of the honours degrees that the University will award. It is imperative therefore that the greatest care be made in the selection of graduates for admission to the honours classes.

113. We recognise that previous graduates of academic promise may wish to take the honours courses and recommend that provision be made to admit such graduates. We also recommend that such provision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m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only from the year the honours programmes are introduced.

114. For admission to the honours classes, firs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current graduates under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Other graduates are eligible to compete for places in the honours classes, but som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ose who were among the top 20% of their graduating classes.

CHAPTER TEN: Summary of Conclusions

115. We revised the curriculum and recommended a new degree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a pass degree and an honours degree.

116. We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open its doors to students from all streams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117. A Language Centre serving the whole University should be immediately established.

118. A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College of Arts.

119.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should be abolished.

120.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hould be reorganised and renamed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121.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should be merged into one department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122.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 bodies must be kept in mind if courses in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re to be of an acceptable standard.

123. Staff of high academic quality must be obtained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each Department should have a strong Professorial Head.

124. New salary scales should be immediately introduced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retain good staff.

125. Opportunities and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must be adequately provided.

126. For future staff, facilities must be provided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University's own graduates. Plans should now be drawn up to offer higher degrees.

127. None of our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new degree structure will be meaningful unless salary scales for teaching staff are revised and mad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other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南大采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南大实施新学制

(1965年9月12日)

南大理事会

南洋大学昨日发表理事会及教授会经已采纳该校《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 该委会乃由星马学者组成,其职权范围为“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 该委会对南大现有课程作了重大的修改,并且建议实施一项包含普通及荣誉学位的新学制。
- 委员会主张南大应开放门户容纳国内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
- 报告书建议应该立即设立一个为全校服务的语言中心,文学院内应设马来学系,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及化学工程学系,应于停办,政治学系应予调整而改称为政治与行政学系,工业管理学系和银行财务学系应于合并改称为工商管理学系。
- 报告书指出,如果商学院课程要有一个能被接受的水准的话,就必须注意有关专业团体的条件。
- 大学应尽速聘请具有高学术资格的师资,特别重要的是每一学系均应有一魄力强的系主任。
- 为了吸引和款留优良的师资起见,新的薪金率应该立即实施。
- 南大必须有充分的研究的机会和设备。
- 为将来的师资着想,南大必须有训练本校毕业生的设备,并即行着手拟订授予更高学位的计划。
- 教师的薪金率应加以修订,使其能媲美马来西亚境内,其他大学的待遇。
- 此外报告书建议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指导新学制的实施,这个实施委员会

应继续存在,直到所期的学术水准已经确立为止。委员会的迫切工作,就是督导从旧学制过渡到新学制的种种措施。

- 关于新学制的实施方面,报告书建议南大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明年起尽量实施新制的普通学位课程,但实施工作一定要有最大的伸缩性,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以保证学生都能获得新课程的全部利益。
- 报告书相信新学制完全实施后,南大今后的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应可媲美任何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 课程检讨委员会委员名单:

王赓武教授 ——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主任(主席)、
 许少治先生 —— 新加坡工艺学院讲师、
 林和合先生 ——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
 刘孔贵教授 —— 南洋大学商学院代院长、会计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卢曜先生 —— 新加坡教育部总视学官、
 汤寿柏教授 —— 马来亚大学物理系主任、
 王叔岷教授 —— 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
 秘书:许统义 —— 南洋大学图书馆代主任。

副校长室文告

昨日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经理事会及教授会采纳,并经大学当局周详与慎重考虑所涉各项问题后,已于最近翻译就绪,由大学当局发表。报告书分十章一百二十七节,除对课程诸方面都曾提出建议外,又对于所提课程方面之建议有关的师资事项提出建议。报告书建议南大应设法容纳各源流学校毕业生,为社会整体而服务。报告书也强调南大应配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其学制及课程内容,使所造就的毕业生都能对此基于多元种族的国家有深刻的、理性的和同情的了解,能辅导国家发展的路向,且处理公共事务及管理工商发展的才能。

南大因环境关系及作为学习工具所必需,一向注重两种语文能力的训练,过去未见收效,故报告书认为南大应特别注意学生的语文能力训练,务使学生都能有效地应用至少两种语文。关于语文训练的问题,报告书建议设立一个语言中心,装置最新的语言教学仪器,聘用富有经验的语言教师,采用最有效的教学法,务使学生于最短期间获得所需的语言知识。语言中心除提供当地通用语言之专修课程外,又将开设其他与学术研究有关的语言课程,如日文、法文、德文等。语言中心将依照学院的需求,在各院设语言实验室。同时应配合学生的不同需要,施行小组教学法,使个别学生都能达到所期的水准。

报告书鉴于(1)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2)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

惠的制度的必要性,而认为现行的学制应有适当的修改与扩充,以便增设荣誉学位课程。报告书指出,南大既以政府高级中学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入学资格,录取程度已有显著提高。在课程、设备、师资及教学法改进之后,一般学生应能于三年内达到所期学术水准,而获得普通学士学位。

报告书建议普通学士学位课程应充分利用学分制的优点,以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让学生在二年至五年内修足所需108学分,而取得学士学位。

为照顾毕业生就业及深造的方便,报告书建议各系在设备与师资都足备的条件下,可先后增设荣誉学位课程,给予毕业生深造的机会,其修业期定为一学年。对于历届优秀毕业生有志深造者,报告书建议在荣誉学位课程开办后五年内,应尽量让成绩优异者回校攻读荣誉学位。

报告书认为目前所行的校外考试制度,不仅无助于学术水准之维持,而有重复考试,浪费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与精力之弊。报告书强调,既是学分制,学生考试及格便可获得该科的学分。不必再来一次专为校外考试委员与任课教师共同评阅的考试。但为了维持学术水准,报告书认为南大应有一健全的校外考试制度,在各系课程中预先标明某些科目之考试须经校外学者权衡,学生修习这类科目,照常只有一次考试,其试卷由任课教师评分后,由所聘定校外考试委员权衡。然后交由校内有关考试委员会做最后决定。

在教学方面,报告书建议各科教学除了正常讲课外,应普遍增加小组教导或研讨课,把一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至多八人至十人,编定集会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有充分机会对有关课程进行学术性研讨,藉以鼓励学生作广泛课外阅读,发抒心得。

关于师资方面的建议,报告书认为大学教师都应具有所须的学术研究经验,尤以对所担任科目经有著作发表者为佳。同时认为南大应有充足的研究设备,以供大学教师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报告书强调,积极的研究是良好大学的主要特色,大学的声誉不光靠造就优秀毕业生,更要靠学术人员对学问所作的贡献。而且不断从事研究工作的教师,较能得到学生的敬仰。如果南大缺乏研究设备,便难以罗致优秀的学者。

报告书大力建议南大应立即调整教师的待遇,使其薪率足以媲美世界主要大学之薪率。所订新待遇应向星马其他大学看齐。

至于教师资格与比例,授课时数等,报告书都有提出建议。此外,报告书指出,南大须继续有限度的聘用最优秀毕业生为助教,原则以小部分时间服务,大部分做研究工作;在条件足备的时候,尽速开设研究院课程,让这些青年学者攻读高级学位,以为大学未来的师资。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66

报告书建议,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系,马来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及政府与行政学系,同时开列其应设课程。

报告书认为马来学系的设立,既可充分强调国语的重要性,又可让马来文有相当程度的学生,获得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以便探讨马来诸民族的语言,文学,及文化。南大应尽量使马来学系成为一座重要的文化桥梁。

报告书觉得目前的现代语言文学系只褊狭地偏重英国语言及文学的课程,又因学生入学时英文程度欠佳,所设学位课程甚难达到足够的水准,同时该系毕业生根据过去数年来的经验,颇难获得适当出路。因此,建议停办该系,而以前此所述之语言中心代替之,以收语文训练的实效。

报告书认为教育学课程应以训练教育工作者或教育研究者为目的,其对象应是毕业生。此外,在南大现有教育学系所制造出来的毕业生,几乎未具任何就业条件遂致他们出路大成问题。因此,建议南大应停开教育学士课程,至于南大应否设立教育研究院,此问题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另设一个委员会详加研究。

此二学系停办后,现有学生应安插于各学院其他学系,继续其学程以取得所转入学系的学位。

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告书建议其课程应增加一些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关的科目,使学生能适应本地的语言条件,研究当地华人方言的性质,分布与运用,以及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等问题。

历史学系课程应则重本区域的历史,而以其他地区的历史为辅,同时应训练学生运用历史文献。地理学系亦应留意本地的特征,并须把地理学系当科学来讲授,有完善的实验室;在教学上应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至于政治学系改为政府与行政学系后,其课程经有适当的调整,所造就的毕业生应能符合政府部门的需要。

理学院应设数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及化学系。报告书认为目前的化学工程学系并没有适当的工作设备,徒有‘工程’之名而无工程之实,其课程未能令人满意。因此建议该系应于停办,而其现有师资及学生均并入化学系。此后该系将增设实用化学选科以充实之。

报告书建议理学院的课程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课程,一年修完。而设科目包含三个学系的课程,其目的在使学生对三学科有概览性的认识,然后凭个人的志趣进入一学系继续学业。第二部分是学位课程,可以两年至四年修完。至于课程之编排,概以本系科目为必修,而以旁系科目为选修。

报告书又建议资质特优的新生,得准予免修第一部分课程,直接插入第二部分课程。此类学生应准予两年内修完学位课程,但须于第三年攻读荣誉学位课程之后,始获得其学位。

报告书认为学分制之优点应加以充分利用,以添特别选修科目,以便遍及一学科的全部范围。

至于荣誉学位课程方面,报告书故意省略其详细内容,让负责人自由作适当的设计。

关于商学院方面,报告书建议该院设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及工商管理学系。原有的银行财务学系并入工商管理学系。在所建议各系课程中,工商管理学系自第二年起,其课程分为二组,即工商管理及银行财务。

报告书建议所有商学院第一年应有共同的课程,基本科目如经济分析(一)统计学(一)、会计学(一),均应特别着重。依此安排,学生修完这三科后,即可凭己意决定进入志趣所在的学系,继续其学程。

报告书觉得商务学位达到了够高水准,理应得到当地专业团体的支持,豁免参加中级的专业考试,及缩短取得会员资格所需的年历。因建议南大当局应与当地会计师公会商讨学位承认问题,同时建议该院应与工商业界密切联系,设法使学生有学习的机会。

关于新学制的实施方面,报告书建议南大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明年起尽量实施新制的普通学位课程,但实施工作一定要有最大的伸缩性,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以保证学生都能获得新课程的全部利益。报告书相信新学制完全实施后,南大今后的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应可媲美任何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报告书建议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指导新学制的实施。这个实施委员会应继续存在,直到所期的学术水准已经确立为止。委员会的迫切工作,就是督导从旧学制过渡到新学制的种种措施。那些被停办学系的学生应妥为安插在适当的学系中修习适当的新课程,务使他们能如期完成其学业。其他学生亦应妥为安排适当的新课程,使他们能如期获得学位。总之受此次课程变革影响的学生,将不至因此而蒙受时间上的损失。

报告书末章指出,南大为将来的师资着想,必须有训练本校毕业生的设备,并着手拟定授予更高学位的计划。在末节特别强调,南大的教师薪率应即加以修订,使其能媲美当地其他大学的待遇,否则,报告书一切建议将不会有任何意义。

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

(1965年10月26日)

南大十学生团体

[中国语文学会 历史学会 地理学会筹委会 教育学会 数学会
物理学会 化学学会 生物学会 合唱团 戏剧会]

(一) 前言

为各方所瞩目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终于发表了。正和白里斯葛和魏雅聆两报告书最初发表的情形一样,这份报告书在广大关心南大前途的社会人士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作为南大在籍学生的我们,南大的兴衰存废都同我们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本着爱护南大,维护民族教育的基本立场,我们对这份报告书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并决定把我们的意见综合总结出来,以供各方参考。

我们不可否认报告书某些值得参考的地方,然则,我们不能同意报告书总的精神实质,它不只严重地损害到南大的健全发展,故意违反南大创校的宗旨,更恶毒地企图以此来摧毁华文教育。

在研究《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过程中,我们还结合参照了白里斯葛和魏雅聆两报告书。在反复互相比对、对照后,我们发觉到它们在进行损害民族教育方面原来是一脉相承,变本加厉。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不顾原则,任意夸大问题的说法;我们同样不同意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言论。我们决不能被《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中某些好看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勿略了藏在这种烟幕中丑恶的本质。否则,对民族教育,对南大前途都存在着极不利的后果。

南大同学在维护民族教育,发展南大前途的问题上,一向来都坚持原则,站稳立场。我们永不向困难低头,也永不为胡言诡语所蒙蔽或迷惑。在这里,我们慎重表明:我们坚决反对,以漂亮词藻装饰而成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因为它企图变质南大与摧残民族教育。

（二）透视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在困难中成长的南大

在研究《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时，我们首先必须认清这份报告书提出的背景，然后才能对它给予全面、彻底的批驳和评论，进而认清它的真面目。

经过再三批阅和研究，我们实在找不出，而且也无从相信这份报告书对南大的发展会有什么帮助。相反地，我们倒清楚地看出它是政府全面控制南大后推行其变质南大的立言基础。

政府的干预南大校政，全面控制南大和变质南大的企图，早在南大创办伊始就萌芽了。

南大创办于林德宪制下的殖民地时代，那是华文教育遭受到最惨酷的压制和摧残的时代。从那时候起，南大即负起发展华文教育的重任，成为华族的最高学府，傲视东南亚。殖民地政府不愿意看到南大的创办，更不愿意看到南大的发展，然而，当群众的洪流迫使政府不得不让南大在裕廊岗上矗立起来的时候，政府只好改变其对待南大的方法。首先政府采取拖延通过南大法令的政策，故意无视南大的存在。继而，政府又布置了一个连篇诋毁南大的所谓白里斯葛报告书，完全否定了南大存在的价值。

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了。新政府上任后，马上宣布将以平等原则来对待四大教育源流。这时，人们以为久悬未决的南大问题，从此将获得合理解决。但是，非常不幸的，过去歧视民族教育、迫害华文教育、阻碍和压制南大发展的措施，不但没有改变过来，而且大力推行，变本加厉。诸如政府急速地以审订白里斯葛报告书为幌子，设计了一个所谓《魏雅聆报告书》，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夺取南大理事会，变质南大的“建议”，这种种阴谋，终于在南大董教学以及广大热爱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坚决反对下溃败了。但是，政府并没有放弃其对南大蚕食的政策和逐步升级的侵吞勾当，它继续在南大行政上、组织上、财政上、招生制度上，语文问题上进行明里暗里的颠覆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当政府蚕食南大的政策赤裸裸地被人暴露后，它更进一步地在行动上公开以强蛮手段，甚至暴力对付南大理事，教职员以及手无寸铁的同学。59年的十·一二事件，63年的二·二事件和九·二六事件，政府军警三度闯入南大，逮捕、殴打和侮辱同学。同时，政府且无理剥夺了包括南大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在内的六种刊物的出版权力。1963年9月大选后，在政府内阁尚未组成之际，政府便宣布褫夺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法权，迫使陈主席辞职，然后以解决南大问题为幌子，设下骗局，和南大理事会谈判。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了，政府为了达到其控制南大、变质南大、消灭教育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70

1964年6月27日，在庄严的南大学府里，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的丑剧，那就是星马教育史上最卑鄙最龌龊的大逮捕事件。就在那天半夜三点钟，政府出动了包括军队、镇暴队、警察和特务等三千多名凶手以及数不清的红车、军车、警察车等，“浩浩荡荡”地闯入南大，数百间宿舍的同学在枪尖下被蛮兵和特务搜查，来犯者且以刀斧破门闯入学生宿舍、学生楼学生会及各学会会所等，他们最后还抢劫了学生会和各学会会所里的文件档案和书籍，逮捕了五十位以上的清白同学。这是政府为顺利进行其控制南大，变质南大的企图，向同学们展开疯狂的逮捕行动，同时也是星马教育史上，政府摧残民族教育最腐败卑鄙的一页。

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提出

紧接着六·二七事件，政府更进一步迫使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先生及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辞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在行政上控制了南大，组织了一个由其所摆布和操纵的所谓“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政府控制了南大的行政并不足以变质南大，因此第二步骤便是如何通过行政力量，逐渐地变质南大。于是政府通过了所谓“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开除了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清白同学及精明能干的教职员，同时还警告将近二百名的清白同学。在今年3月间，政府还通过所谓“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王赓武为首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以“审查课程”为幌子，经过二月余的“审查”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所谓《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论基础。

“课程审查委员会”的组成，是不符合正常手续与不合理的。本来“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是在副校长被迫辞职以后组成的，其工作仅限于维持新校长上任前过渡时期的学校行政。因此，它并非南大权力机构，也根本无权组织“课程审查委员会”来处理课程问题。此外，“课程审查委员会”之检讨范围本来只“检讨南洋大学目前之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但是，出于意料之外，该委员会竟故意超越其职权范围，鲁莽与不必要地过问南大创办的宗旨和本质、教学媒介语，学系的存亡兴废、合并或改组，及调整师资、待遇等问题。单从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份所谓《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就可以看出它根本不可以作为改组南大的蓝本，更不需要我们不适宜地在此浪费笔墨来总结与批驳。

（三）我们对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的基本看法

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旨在改变教学媒介语

我们特别重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教学媒介语的态度。经过反复阅读和

缜密的分析,我们发现:报告书的精神实质是沿袭魏雅聆报告书的。魏雅聆报告书公开表现它对英文的偏爱,主张通过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使南大逐步变质。根据魏雅聆报告书,学生在入学考试只要英文一科不及格,就得让他们进入一年的大学先修班,专门进修英文一科;英文程度提高了,语文的困难就不会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南大就可以聘请大批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师。这样下去,南大还有什么民族大学的性质可言呢?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在这方面比魏雅聆报告书表现得更露骨。它根本不是从南大作为民族大学的特质去对待南大的教学媒介。它不仅没有纠正魏雅聆报告书错误的地方,而是变本加厉,决心置南大于死地。报告书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写道:“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第二章第八节)这段话的含意是很明白的。它用更加堂皇的语言来表述魏雅聆报告书的思想内容,它们的最终目的同样是要使南大变质。魏雅聆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就不能够聘请外国大学教授,就不懂‘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英文课本’”,《课程审委会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巫文?)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假如精通本国四大源流之一的华文是“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华族同胞在本国的成长岂不是“不符合国家利益”吗?事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草拟报告书诸公,早就应该离开本国,更说不上有什么资格“审查课程”了!再者,华文是我国四大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的应用语文,既然精通华文被冠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那么,星大和马大毕业生只精通英文岂不是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吗?或者说:“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只适合于精通华文者而不适用于精通英文者?实际上,报告书的这种腔调,和殖民主义者的腔调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在陈六使主席和庄竹林校长的主持下,南大一贯以“沟通民族文化”为己任,鼓励同学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语言,在星马所有高等学府中,只有南大学生用华巫英三种语文出版期刊。所有这一切,在在说明南大当局和南大学生从来不固步自封,一切旨在使南大向上向善发展的建议都得到慎重的考虑和接受。事实上,南大学生除了精通华文外,还通晓英文或巫文(有者兼通三种语文),因此,“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帽子,是套不上南大和南大同学的头上!

我们承认南大需要改善。其实南大从创办之日始,就不停地在改善和前进着。然而,正如南大学生会庄严地指出:“南大是一间真正的民族大学,南大是华文教育体系最高的一环,任何全面彻底的改革,都不能丝毫损害到南大这种本质,因此,南大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必须保持不变,南大作为一间华文大学的本质也才不会发生变化。”这段话是爱护民族教育者的共同心声,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

报告书说：南大经过改组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报告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难道千千万万的星马各界人士，出钱出力，创办南大这间华文大学，只是为了创办一间“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的大学吗？不难想象，当南大到了“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的时候，南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星马千百万人民心血凝成的千秋大业，也将付之东流。起草报告书诸公，你们知道你们这些轻轻几笔已经严重地损伤了千百万华人的民族自尊心么？

在企图逐渐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书起草人应用了更灵活的伎俩。这里我们看不到象魏雅聆等人那样露骨地对英文的颂扬。报告书起草人似乎有意误导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改组后，南大将变成一间华巫英并重的大学。其实不然，抬出巫语，只是给英语打掩护，爬上皇座的还是英语。我们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现在让我们读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吧：“……目前华校，巫校和印校，都是带有种族性的，所以他们都互相孤立起来，不相闻问，现在，只有英校，我们三种种族的儿女才有可能在同一间教室里研读，在同一个操场里游戏，并且，到头来接受同样一种人生的价值”（引文见《我们青春的源泉——人民行动党教育政策》）。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学校，在这里竟被诬蔑为种族性学校，而英文学校却被捧到天上。从这样的教育政策出发，政府怎么会真正尊重华文，巫文和印文呢？请问在它执政期间，究竟增办了几间巫文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呢？从这个角度去看《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关于语文的建议〉一章，就不难找到本质的东西。通观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是把南大改组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星洲日报》9月16日社论）。舆论界能够在各种压力底下，婉转地揭露这份报告书的主要精神实质，这是令人钦佩的。

《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将使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

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绪言中这样写道：“……南大……至今只容纳国内英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第一章第三节）这“大事努力”四字，是“彻底变质”的学术黑语。设立语言中心推广英文教育，采用英文为重要教学媒介，是“大事努力”中心内容之一，改变南大入学资格关于语言的规定，以便让“全国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实际上是英文教育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这是“大事努力”的另一个中心内容。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阐述了我们的看法。关于第二点，即广开门户，“为社会整体而服务”，我们认为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分析，第一，广开门户，“为社会整体而服务”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南大当局也从未排挤其他教育源流出身的学生，但是，广开门户

绝不可能意味着南大必须降低自身的语文程度,去适应英校学生或其他教育源流的学生。其实英校及其他教育源流学生很少在南大攻读;其咎不在南大,假如要追根溯源的话,那么,其一、要研究非华文教育源流出身者,对待华文的态度。其二、要研究一路来南大的受歧视,我们要严正地指出,政府歧视民族教育,歧视南大,忽视非华文教育源流学校的华文程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课程审委会诸公是不应该忽视这些问题的。因此,要让全国各教育源流学生有资格进入南大,绝不是像《审委会报告书》所建议的一样,更改南大入学的语言规定,相反地,他们应向政府建议有效提高非华文教育源流学生的华文程度,建议政府尊重南大,资助南大并承认南大学位。第二、《审委会报告书》舍本逐末的研究和调查方法,是另有居心的。因为按照报告书去做,南大为了适应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就必须降低华文程度,使其他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主要的是英校学生)可以长驱直入,涌进南大作为最后变质南大的物质条件。因此,与其说“为社会整体而服务”而大量招收英校学生,不如说借这股力量,以完成彻底摧毁这座巍峨壮丽的民族教育堡垒。假如南大今日可以降低华文程度以适应英校生的入学条件,明日华文则根本不必成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这样,越来越多的英校学生必将涌进南大,神圣的民族大学必将成为新大“淘汰生”的天堂。这就是说南大生不逢辰,如果不幸变成了英文大学,也只有资格充当“配角英文大学”(《星洲日报》9月16日社论)。这难道就是政府当局口口声声改组南大,提高南大学术水准的目的吗?把南大变成新大附庸。这还有什么学术水准可言呢?事实很明显,政府正通过旨在变质南大的改组,蓄意降低南大水准,打击南大声誉,其居心之险恶,令人发指。总之,《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完全是站在英文至上的立场来看待南大,它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喜欢怎样,你就要怎样,你不言听计从,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你言听计从,就前途无量。”南大学生,从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南大学生会五年前所发表的“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中的基本观点,到今天仍未失其现实意义:“……我们不否认英文在大学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如果认为英文程度必须提高,她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认为必须把英文地位提高到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这样做不但没有需要,而且根本就违反了南大的创办宗旨,破坏了民族教育正常发展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

新学制破坏南大完整的学制体系

报告书第四章〈关于新学制的建议〉及第九章〈新学制的实施〉,其目的是在于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制造混乱,以配合其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工作。南大目前的学制,有其缺点,亦有其优点。其缺点是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才华,缺乏因材施教

教,有才多教的具体设施;其优点是普遍教育,平均发展,使学生在互相研讨,互相帮助的条件下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只看到目前学制的缺点,而抹煞它的优点。借矫枉之名以遂其邪恶目的,我们不能同意。

新学制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南大现行的四年学制改变为三学年学制。我们不反对增办荣誉学位,但以此为手段,阉割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大量淘汰学位,造就少数“贵族学者”,就不是我们所能苟同的。这样的新学制事实上并不新,它是星大和马大早就在实行的学制。新学制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用英文大学的楷模来改铸华文大学的不良居心,为什么需要新学制呢?报告书起草人创造了两个理由:“(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必要性。”(第四章·二十七节)。第一,我们要问:基于什么理由,说新学制能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呢?新学制既分作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显然是指获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荣誉学位究竟占多少巴仙呢?报告书并未予以说明。但是,报告书二段话却对我们有所启发:“荣誉班录取新生时,那些在新制下历届毕业生应予以最优先权利,其他毕业生都有资格竞争荣誉班的学额,但那些名次列在班上前20%的毕业生应给予某些优先权。”(第七章·二十四节)这就是说:“我们觉得新学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南大将颁给的品质上,因此在挑选毕业生进入荣誉学位的荣誉学位班时,非得极慎重其事不可”(第九章·一一二节)。这就是说在所有获得普通学位毕业生中,可以获得进入荣誉班的学生是不会超过20%的。“荣誉学位不给予补考的机会,学生亦不得再参加荣誉学位的考试”(第四章·卅七节)。在这种情况下,荣誉学位毕业生真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这难道就是课程审委会所引以自豪的所谓“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吗?第二,把新学制看成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说法也是片面和夸大的。在教育史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一种是以各种衔头来鼓励学生自私自利地竞争,培养少数“贵族学者”;一种是以大众的利益来勉励学生,使学生在共同的目标下互相研讨,共同求进步,启发学生的优点有许多方法,自私自利的竞争只不过是其中卑劣的一种罢了。至于说新学制给毕业生有利的制度,那也只能对极少数的“荣誉生”有利,对绝大部分南大学生来说,新学制却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一年的深造机会;对南大本身而言,则是阉割了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降低南大学术水准。

在表达我们对新学制的意见的同时,我们注意到1964年南大教务会议曾经对学制作过的合理建议。该建议提出增设荣誉学位,以弥补现学制不足之处。南大教务会议所作的建议,和《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所作的建议有原则上的歧异。前者是切实可行的建议,后者是从英文大学的观点出发,是企图融化南大的不切实际的建议。

南大本身的建议是：在保持四年学制的原则下，从第三学年的学生中选取成绩优良的学生，由院系作课程的必要安排，增修精深的科目，以代替一般性的选修科目，于第四学年考取荣誉学位；成绩较差的同学，一样需要修读四年课程的必修科目和一般性的选修科目，考取普通学位。这种因材施教，有才多教的原则，和那些以巴仙数来鼓励竞争的新学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观点。前者在注重一般性培养国家人才的原则下也兼顾启发学生的优点；后者只是注重培养少数贵族学者，而淘汰绝大部分学生。

新学制主要目的在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把南大统一在星大的体制中去。但是，星大是一间英文大学，而南大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一间华文大学，这事实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一般仇视民族教育，推崇英文教育的学者的不快。这种传统性的偏见，表现在报告书甚至没有诚意要实施它所吹嘘的“荣誉学位”。报告书说：“……我们关心到未来的毕业生，应达到适当的水准，才能继续其攻读荣誉学位课程。因此要紧的是校外考试委员会应自熟悉荣誉学位的性质的学者中选聘。这样南大就可以向这些校外考试委员会咨询有关在数年后开设荣誉课程最好的办法，唯有在有关人士都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的时候，南大才可设第一期荣誉学位课程，我们并不建议每一学系都应同时设荣誉学位课程，开设荣誉学位课程必须根据个别系所具条件而定。”（第九章·一一一节）。这就是说，所谓荣誉学位，实际上只是一场骗局。第一，荣誉学位课程是几年后的事情而几年后是否要办，则要看“有关人士”是否“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换句话说，假如“有关人士”到时认为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不够好不够充足的话，第一期荣誉学位就还只能停留在建议阶段。而另一方面，根据审委会报告书：“……我们建议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尽量实施新课程中的普通学位科目，这可以在1966—67年度新学年开始进行。而且，“如果有可能，其余普通学位科目可在1967—68年度开设”（第九章·一零九节）这样，荣誉学位尚未设立，南大就得先付出一笔惨痛的代价：四年普通学位的学制，将由三年普通学位的学制所取代。所谓荣誉学位，很明显地成了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因为在一个主张“英文至上”的政府统治之下，只有在南大英文化之后，“有关人士”才会满意南大的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

我们认为：新学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中的荣誉学位只能在南大英文化后才被允许设立。而此学位本身，无疑成了淘汰学生，造就少数“贵族学者”的手段，这是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我们有必要严正申明：我们反对旨在阉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

关于入学资格的规定

王赓武报告书中〈关于新学制的建议〉的第卅节提出了关于改制后南大的入学资格,它说:“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表面看来它好像能给人有“提高南大入学水准”的印象。在加以深入的分析,我们发觉到它原来是企图从入学资格的规定来变质南大。其恶毒用心有如下述:

一、南大的创办宗旨是要使星马华校高中毕业生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所以南大学则明文规定:“凡在华校三年制高级中学毕业,或政府三年制高中会考及格,或剑桥文凭考试成绩优异,经本校入学考试录取者,得入本校一年级肄业。”我们坚决认为,任何形式的改制,都必须在不违反这一入学资格的规定。王赓武报告书关于入学资格的建议是故意违反这一规定,无视南大创校宗旨。

二、现在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的只限新加坡,联合邦只有五年制(国民型)和六年制(独立型)中学,五年制中学只能考取九号文凭;而六年制中学,除学校文凭外,并没有什么“高级文凭”之类的考试。因此,如果实施该报告书入学资格的规定,就等于剥夺了马来亚华校毕业生到南大深造的机会。

三、以和“高级文凭”有“同等学历”为正常入学资格,这句话说得很模糊,它是否指的是英校的剑桥高级文凭(H.S.C.)?马来亚六年制的高中毕业校内文凭是否也算作“同等学历”?这点是不容含糊的,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点,马来亚的高中毕业生就势必被拒于南大校门外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四、现在新加坡高级中学学生拥有“高级文凭”者为数到底不多,如果实施报告书的入学资格规定,就意味着新加坡华校学生到南大升学的机会得大大地被削减。

五、今天,在星马两地都没有施行马来文和印度文的“高级文凭”考试,也没有“高等文凭”有“同等学历”的中学,这样巫印二大源流出身的学生怎能被南大所录取?这更清楚地说明了王赓武报告书在撒谎,什么“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什么“以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都是假的,骗人的。抬出“四大源流教育”这块老招牌的目的还是为了变质南大,消灭华文教育。

六、既然联邦华校毕业生,巫印学校毕业生不能到南大深造,而星洲华校毕业生能进南大的也很少,这时候那班仇视民族教育,死抱英文至上的阴谋家可

兴了。他们眼看大批有着“同等学历”的英校生及星大淘汰生涌入南大，变质南大的目的垂手可得，那时也就是南大寿终正寝的最悲惨的时刻！

可见，报告书对入学资格的规定，也是符合变质南大的总精神！

关于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的建议

我们认为，报告书关于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的建议是轻率的，粗暴的以及不负责任的，南大创办至今，不过短短十年，从“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去看待南大，南大还是十龄幼童，我们不敢说南大是尽善尽美的，南大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既要看到南大的优点，也要重视南大的缺点。只看优点，而不看缺点，就会越趋不前，固步自封；相反地，只看到缺点，而不看到优点，就会脱离实际，抹杀一切。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正是在“不看优点，只看缺点”的情况下产生的。另一方面，由于审委会诸公无视南大创办的背景，无视南大生存及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障碍，这样，他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些缺点的内在因素，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建设性的建议。

一、关于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报告书建议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主要的根据是：(一)国语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二)学位课程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三)不能应付全校之语文需要。这就是说：第一，现代语言文学系的存在，阻碍了国语在南大的发展。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并没有公平地把南大目前国语学习的情况告诉给世人，没有把几年来国语在南大的进展情形揭示出来，也没有把南大学生学习国语的热诚和星大学生作比较分析。在这种情形下，报告书所下定论，究竟有几分可信呢？其次，报告书说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水准不够，不值得继续开办，我们要问，审委会诸公根据的是甚么标准呢？南大学生会在〈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和南大前途的看法〉一文中早就正确地指出：“衡量一切大学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空洞的‘国际标准’而应该是切实的‘民族标准’，要从该国一般文化教育水准和社会状况出发来衡量它。教育有时代性，民族性，教育学者所赖以评价大学教育的准绳，不是主观的空洞的标准，而是该时代，该民族，该地方的具体情况”。更主要的是，在谈论南大现语系水准时，一定不可忘了它是一间华文大学的背景。正如该系学生向校方所呈备忘录所指出：“南大是华文大学，其学生是华文中学校毕业生，如果他们的英国文学水准比不上英文大学的英文系学生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就如英文大学开设中文系（如马大、星大、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他们英语源流出身的学生的中国语文水准比不上南洋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没有人加以责怪，更没有人认为应停办一样。”南大现语系的创设最主要目的是让精通英文的华校学生有机会接受和研究英国语言文学，为社会培育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现代语言文学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78

系还兼负推广巫语和其他各国语文的职责,因此,无论从该系创立动机或所作出的贡献而言都是没有理由受到如此残酷的制裁。纵使有许多缺点,也没有理由处以死刑;审委会诸公理当提出具体建议,使该系得能按部就班地趋向理想。第三,报告书说该系不能应付全校语文之需要。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事实上,南大并没有甚么特殊的语言需要(这是我们在后面还要谈论到),何况报告书已建议创办马来文学系(这是南大可致力发展的)。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反对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的建议。

二、关于停办教育系,报告书第六章〈关于文学院的建议〉说:“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教育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报告书从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建议教育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办。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教育系的任务是不是“我们觉得”那样简单呢?目前教育系在哪一点上“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是不是只有审委会诸公所建议的攻读一、二年的“专业学院”或是什么“教育研究院”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因为星大或马大没有教育系,南大也应该停办教育系呢?这一系列问题,报告书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事实上,南大教育系的生存价值问题,早就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到结论了。现在南大教育系主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系博士严元章早在1959年就反对取消教育系。严博士当时指出:“有了教育系学位及其课程,绝不是南大的缺点,反而是南大的优点,由此可以造成南大的特点”。马来亚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前马来亚全国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先生也说过:“马来亚很需要基本教育学问的学者发展本邦教育,因此保留南大的教育学系,作为培养教育学者的机构是应该的。”但是,那些惯于以外国角度或是其他教育源流角度看问题的人,总是带着偏见来看待南大教育系的。臭名昭著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已经表达出和《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相类似的偏见:“……以我们过去所得经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完全主张采用一种制度,使学生于念完一些专修学科之后,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额外的教育文凭。我们因此主张在1959年后,教育系应该改为教育班以供给获得这种文凭的必要训练。”参照两份报告书的意见,我们不禁要问,《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是不是从白里斯葛报告书那儿得到停办教育系的灵感呢?

三、关于停办化学工程学系,课程审委会在〈关于理学院建议〉第八十节认为:“化学工程系目前的课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既是化学工程,却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来支持它。况且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们深望这一系最好让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因为那边已设立了其他各种应用工程的前

程,因此我们建议化学工程学系应停办……”这种论据不但不成理由,而且表现出他们眼光浅短。南大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适当的设备,这是事实。星马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不大,也是事实。但是,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大化学工程系才建立不过一年,这一点审委会诸公应不会不懂吧!对于刚诞生的新学系,课程审委会诸公对它能够如此苛求么?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机械工场,并不能作为停办该系的理由;给它时间,它就会一天比一天办得完善。十年来,南大未得到政府分文津贴,但是,南大从没有到有,从差变善,像神话般地创造着奇迹。这事实本身,难道不够有说服力吗?星马目前不很需求化学工程师,这也能成为停办该系的理由吗?不能的。化学工业是在发展着的,审委会诸公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化学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南大是一个教育学府,而不是投机训练所,教育学府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精神,而不是象市侩一般,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南大化学工程系的设立,正是基于化学工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基于我国越来越需求这方面专才的事实。不从发展去看问题,还谈什么教育呢?既然课程、设备和国家需求都不能成为停办化学工程系的理由,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点,报告书自己招供了出来,那就是:“最好让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这种建议有意堵塞南大为社会培养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化学工程师的途径,它根本违反为社会培养专才的南大创校宗旨。

总之,客观地、冷静地研究报告书关于停办学系的建议,我们发现到只要他们找到一点点不成理由的理由,有三种类型的学系是要被令停办的。第一类是南大有,但水准不高的学系要停办,如现代语言文学系;第二类是南大有,别人没有的学系要停办,如教育系;第三类是南大有,别人也有的学系也要停办,如化学工程系;这是《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的创造性的“贡献”。

我们要指出:破坏固然比建设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方便得多,但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教育学者所有的态度。

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的问题

《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建议把中国语言文学系改称为汉学系,所根据的理由是薄弱无力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的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言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方面有所贡献,在此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第六章六十四节)。

众所周知,汉学系是非华文大学为研究汉人语言、风俗及文化而设立的。它的研究对象涉及汉人各个方面的问题。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华文大学而有汉学系,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认为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丝毫没有乖离社会的需要,相反地,它既切合社会的需要,也是南大作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民族大学的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的传统,是世界语言文学重要的一支;这一门学问,是值得学生进行高深的钻研。我们不反对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结合当地华人文化、文学和语言背景的研究。但是,我们强烈反对藉改变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名称,把学生引导到研究本地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等琐细课题上去,从而达到最终取消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课程审委会诸公完全是持着偏见来看待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该系的存在,但又无法令其停办,因此,改变其名称,进而变质该系,以配合变质南大的工作,是“汉学系”提出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报告书这种做法,是对中国语言文学系莫大的侮辱,是对南大神圣的学府的莫大侮辱,也是对星马千千万万兴办南大的社会人士的莫大侮辱。南大是一间神圣的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系,任何企图更改名称以便降低该学术地位的卑劣行径,绝对不能得逞的。

不利南大健全发展的几种谬论

南大所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那些对南大怀着极深的敌意和偏见的人,最初是诬蔑南大没有学术水准,造谣南大的行政一团糟。后来,当铁的事实塞住了这些人的嘴巴的时候,另一批人出来了,说南大是“小延安”,南大学生把持校政;等到政府用军队强行接管南大以后,新的论调又出现了。总之,只要南大的教学媒介语维持不变,就一定有应时而生的种种谬论。必须特别警惕这些谬论,因为它们都是旨在使南大变质的,都是不利于南大健全发展的。

新的客观环境产生新的谬论,《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也脱离不了这规律,现在让我们看看它一手创造的一些谬论吧!

一、所谓“我们社会的特质应该在任何一间为此社会服务的高等学府里反映出来”。(见第一章第四节)

什么是“我们社会的特质”呢?它应该如何在“高等学府里反映出来”呢?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上述论调作正确的评价。按照报告书的看法,只要南大在课程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换句话说,提高英文程度,改变现行教学媒介语,降低华文程度,以便让全国所有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我们社会的特质就能在南大反映出来;反之,南大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了”。这是什么论调!一切爱护南大的人是绝对不会让这种

论调得逞的。各种各样偷天换日的伎俩也注定一定要失败。南大学生会很早就看透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漂亮话,让那些惯以诬蔑南大学生会的人读一读五年前南大学生会的声明!“有一些存有偏见的人极力指责南大只收容华校学生的事实,认为这是南大已经成为种族主义大学的根据。他们的看法,以为南大必须在事实上是各民族子弟寻求高深学问的场所,她才不会成为种族主义狭义的文化思想的温床。他们的意图是这样:南大必须机械地吸收大量的各民族子弟,在形式上包括了各民族学生,她才算是马来亚化……我们不赞同只在外表上给人一种马来亚化的印象的做法。问题的关键不在南大是不是包括各民族的子弟,问题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我们要求的是:南大成为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大学在精神实质上真正的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只在外表上装马来亚化,在大门口高挂“各民族和谐共处”,而实质上却倒行逆施,成为殖民地型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我们建国事业里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障碍。”“我们反对只在形式包括各民族子弟,以骗取‘马来亚化’的美名的做法。但我们完全支持吸收各民族学生进入南大的建议。可是,这样做,必须基于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绝不能损害或违反南大的创办宗旨,不能因此而改变了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固然吸收各民族学生是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但这些技术上的困难是不难解决的,比如,为他们办大学预备班,提高他们的华文程度,使衔接南大的水准,这样的做法是很适当的。”

两种人,两种立场,两种看法,岂不是很清楚了吗?谁是南大利益的真正维护捍卫者,谁是蓄意并吞南大,阴谋变质南大,已无须浪费笔墨了。

二、所谓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见第一章第三节)

每一间大学在社会都只能负起一定的(或者说有限度的)任务。南大并没有例外,审委会诸公对南大负起的一定任务,大表不满,好像他们心中还有什么“无限度的任务”似的。事实上,报告书有意通过虚无飘渺的“无限度任务”去贬低南大的存在价值。但是,每一个事实求是的人从南大十年来的集体表现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南大的创办完全符合民族教育的发展。她给成千上万的星马华校高中毕业生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促成了华文教育源流完整的体系,发扬了民族教育在压抑摧残、百般打击下昂然独立的雄心壮志而自力更生的可贵精神,南大的创立,是马来亚民族教育史上惊心动魄的壮举,任何低估南大的任务及其意义都是错误的,别有用心的。第二,南大在学术上的成就,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南大学位虽然未受新加坡政府的承认,但却受到国外各著名大学的尊重和接受。南大毕业生完全有资格出国攻读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其中许多南大毕业生是获得外国大学奖学金出国深造的。根据政府接管南大以前的资料统计,截至1963年12月31日止,南大毕业生到外国升学者总共一百零二人:换句话说,每二十个毕业生中,就有

一人出国继续深造,这还不包括那些有条件出国而被政府拒发出境书者。第二,南大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良好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前任本邦教育部长,现任新加坡卫生部长杨玉麟先生在南大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公开表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他说:“我乐意宣布,那些已经被公务人员任用委员会录取的南大毕业生,已经发挥他们的本质并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南大毕业生不过二千多人,但在政府部门、立法议会、工商企业之中都可以看到南大毕业生的影子,听到南大毕业生的响亮声音。南大毕业生没有辜负南大,南大没有辜负整个社会。报告书说:南大“只着重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不会给予充分考虑。”(见第一章第三节)不错,南大毕业生之中,有许多是面对就业问题的。但是,这难道也是南大的罪过吗?审委会诸公,应该去问问政府的决策人:政府是量才为用呢?还是从一党一派的立场去聘用人才呢?今天,在政府“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下,华校出身的学生受到各种各样极其不公平的对待。在这种情形下,审委会诸公要大学当局如何去“充分考虑”就业机会呢?课程审查委员会完全忽视政府对待华文教育的偏见,而且颠倒是非,嫁祸南大,像这样的谬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三、所谓“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

报告书说:“鉴于我们社会的改变情况,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情况呢?这种“改变情况”为什么会使语文训练只在南大成为主要课题之一呢?我们认为:“我们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足够改变南大创校宗旨的惊人事件。南大发展的主要课题是大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由权的问题,是如何贯彻南大创办宗旨的问题,是政府无条件资助南大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会比上述三大问题更加重要。语言训练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成为南大发展的主要课题,这是基于(一)南大是一间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民族大学,南大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学生,华校学生到华文为主要媒介语的大学求深造,这怎么会产生“语言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呢?(二)如果说南大学生英文程度低,妨碍阅读英文书籍。但是,政府既然已经从小学开始就大力提高英文,今后从三次会考虎口下还能生存的高中学毕业生,其英文程度谅必足以阅读英文参考书了。因此,英文训练当然无须成为南大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三)如果说,现在巫语是我们国家的国语,那么,今后这种训练应该始自小学,而绝对不会在大学才开始训练。可见,巫文训练也绝不会成为南大未来的重要课题之一。(四)如果说,南大为了容纳一些非华文教育源流的学生而须开办大学预备班,以便提高非华文教育源流学生的华文程度,这也并不会造成“语言训练成为南大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是什么促使报告书把语文问题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要找出问题的真相,是

不困难的。我们在文章的开始,就已经把它概括出来了。这就是教学媒介语的问题,是南大能否作为民族大学而生存的问题。说什么社会的改变情况都是假的,语言训练会成为南大今后的重要课题,其真正原因是别有居心者急于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急于变质南大。一旦南大变质为英文大学后,语言训练这所谓重要课题也就自然消失。我们没有听到星大有什么“语言中心”,马大有什么“语言中心”,而南大为什么偏偏需要“语言中心”呢?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昭然若揭么?报告书建议停办现代语文学系,改设“语言中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代语文学系的存在,对于那些要在南大推广英文教育,改变教学媒介语的人,确实是一个阻碍。因为有现代语文学系,就会使那些爱好华文的华校学生集中起来,这样英文就不能在南大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英文的全面发展,就会产生很大的困难;取消了现代语文学系就能把全校学生看成是提高英文的对象,创造全面发展英文的客观基础和强烈的气氛。根据报告书,这种语文训练要“通过一种经常指定作业的制度,……促使学生运用每一科目的语文。这样一来,他们就须把有关语文当作其所修习学科的工具”(第二章·第十一节)。引言中“语言”二字,每一个都会理解主要是指“英文”;换句话说,南大学生在今后不仅要被训练成有阅读、听讲英文的能力,而且要被训练成具有写作英文的能力。把语言训练列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其动机和目的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小结

(一) 审委会报告书的精神实质和已经发表过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是一脉相承的。白里斯葛报告和魏雅聆报告书早有定论,无须赘言。但是,《审委会报告书》的建议内容与性质却比白、魏二氏更具体,也更严格。白、魏两报告书所检讨的如果仅限于南大办理的好坏,王赓武教授所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欲评写的却不止这个,而是更进一步,查问到南大存在的理由(9月16日《星洲日报》社论)。我们认为审委会从审查课程越权过问南大存在的理由,这种作法不但不寻常,而且是荒诞不经的。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与居心是善良的。

(二) 审委会在评价南大的时候,脱离南大创办的历史背景,闭眼不看南大生存的现实环境。报告书是以英文教育源流的观点出发,否定了民族教育存在的社会意义。我们很难指望这些评价,会有正确性和科学性。因此,要以这份报告书作为改善南大的蓝本,不仅极不实际,而且会造成根本变质南大为“英文大学”的严重后果。

(三) 审委会报告书的偏见,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南大教学媒介语的问题上。报告书虽然想出了许多作为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理论根据”,诸如南大用华文为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384

主要教学媒介，大大限制其他非华文教育源流（英文教育源流）学生的入学机会，这样，南大就不能反映我们社会的特质。南大所负的任务是狭隘的等等这种种谬论。我们都给予必要的驳斥、批判，证明这些论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四）语言中心是报告书建议的重点之一。它是企图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变质南大的重要机构。报告书毫无根据的把语言训练视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作为设立语言中心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这都是别有居心的。从思想源流上去追溯，语言中心实际上是魏雅聆报告书建议的“一年专习英文先修班”的变形。但比起魏雅聆报告书更另具体化、全面化和深刻化。

（五）关于报告书中新学制的建议，我们已经指出：所谓新学制，只是星大马大学制的翻版。目的在根本破坏南大四年的完整学制体系，以遂其淘汰学生，造就少数“贵族学生”的教育方针。我们也指出：所谓荣誉学位的设立，只能在南大英化之后，在“有关人士”对南大师资、学生和仪器设备感到“满意”之后，因此荣誉学位成了加速南大英化的催化剂，成了变质南大的一种手段。基于这种因素，我们坚决反对新学制的安排。

（六）审委会报告书建议停办现语系，化学工程学系，教育系等，是轻率的、粗暴的。南大个别学系，还存着不少缺点，这是事实。但是，看待这些学系，既要回顾其过去，又要展望未来，观点不应局限于暂时的事实，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审委会报告书所缺乏的。报告书轻率建议停办三学系的作法，是一切热爱民族教育发展的人所不能赞同的。

（七）南大中国语文学系的存在，是南大的特色，也是一间华文大学的最基本的尊严。《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建议把该系易名为“汉学系”。这纯粹是一种偏见，是对神圣学府的一种无比的侮辱。报告书企图藉易名方式，逐步取消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而鼓吹方言的研究。这是蓄意打击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建议。

（八）基于审委会报告书主要精神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改变南大作为民族大学的特点。这根本违背南大创校宗旨和广大社会人士的共同愿望。我们认为，它不能作为发展南大的蓝本。南大是以华文为教学语的民族教育最高的一环，南大的存亡，不仅关系到整个华文教育的存亡，而且也关系到巫族和印族教育的存亡。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我们的人民在长期殖民统治时期，在民族教育遭到种种压抑、打击的时期，总是相互支援，共同展开斗争的。民族教育能生存于今日，和华巫印三大民族长期以来共同斗争是分不开的。既然我们过去能肩并肩情同手足地为民族生存和教育权利不断地斗争着，我们相信，今天华巫印三大民族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批“英文至上”者蚕食我们民族的文化。

（四）南大今后发展的主要课题

关于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的课题

紧接着去年六月星马政府共谋接管南大，撵走敢于出面讲话，坚决维护南大纯洁性的理事和副校长，开除并逮捕数以百计的南大在籍学生，颠覆南大校政和南大学生组织；粗暴无理的纪律处分，已使云南园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大学基本的自主权利和学术自由权利已丧失殆尽。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是任何大学生存的基础，是有效地达至大学目的和实现大学使命的基本条件。因此，南大今后要能健全地向前发展，就不能忽视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这就是说，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南大校政的控制和干预；放弃敌视南大的政策和态度，从速恢复南大学生会及其他被令解散的学校团体的活动；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南大同学，恢复被令退学的南大同学的学籍，安定学习环境，并给予学校内各学术团体的正常活动的条件。

关于贯彻南大创校宗旨的课题

南大创校宗旨，揭集于1953年4月7日，其中心内容系：（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之需要。（五）沟通东西文化。（六）建设马来亚文化。南大创立宣言指出：“今本邦华校学生达卅余万人，高中毕业生每年不下五、六千人，将来与年俱增，势将必然……此间虽有马来亚大学，但入学资格，偏重英文，且学额无多……吾人目睹优秀青年，彷徨歧途，进退维谷，教育功亏一篑，地方坐失人才，良堪浩叹！”十年来，南大创办人耿耿于心，为贯彻创立宣言，始终不渝。南大之创立既是应社会之需要，就绝不会如《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所说的“不符国家的利益”。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一方面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份不公平的、对南大发展极其不利的报告书，在未听取广大社会人士及舆论界意见之前，迫不及待地成立“新学制实施委员会”，一方面又出来公开保证南大的教学媒介语绝不改变；这是令人费解的。他们仗势独行已叫人难以容忍，还企图蒙蔽欺骗，一手遮天，真叫人痛心疾首，显然的报告书本身已公然违背了1964年6月5日南大代表与政府当局所曾达致的协议：“星加坡政府再度保证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协议墨迹未干，就被粗暴地撕毁；个别人的保证，又值得几分钱呢？我们认为：重要不在保证，而在如何以实际行动去贯彻南大创办宗旨。这是南大今后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也是南大生存的关键性问题。

关于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的课题

报告书只字不提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的问题，是令人百思莫解的。资助一间民办大学，是政府不可推诿的责任，也是纳税人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前教育部长杨

玉麟于1960年2月10日在立法议会发表重要教育政策声明中指出：“新加坡政府准备按照它支持马来亚大学同样基础来支持南洋大学”。在南大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杨玉麟也傲然宣布：“南大不再为政府所忽视了，它将得到马大一样的照顾，财政上的援助，将不再是零零星星地，而是以数百万计的津贴。”然而事实是怎样呢？已经是五年了，但这一张数以百万计的支票都没有兑现呢！我们注意到：课程审委会诸公在进行审查南大课程，在评价南大的时候，完全漠视这个因素，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资助南大；所津贴数目，应追算至1960年。关于承认南大学位的问题，政府所持的态度是令人愤懑的。南大在学术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英联邦大学协会已经承认南大为该会会员，南大的毕业生被允许进入欧美各著名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政府迟迟不承认南大，至今也还没有意思要承认南大，并为此制造种种口实，根本的原因是它对南大抱有传统性的偏见。以前，李光耀总理说：“马大与南大合并起来，成为一间大学”，就“自然会被承认”；今天，他们的态度好像是改变了，但实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南大不能并入马大，也得逐步改变教学媒介语，以便容纳更多非华人教育源流的学生，这样南大就会被承认了。按照政府的估计，南大要过渡到非华文大学，必须五至十年的时间，因此至少在五年内，南大是不会被承认的。所有热爱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是绝对不会让政府的阴谋得逞，我们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南大学位。

（五）结论

我们对《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评述及我们对南大今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的主要课题，至此已经结束了。我们认为：这份报告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行动党政府藉以变质南大的立言基础，也是它颠覆华文教育体系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我们从本质问题上，详细地剖析了报告书的危害性，揭穿了它的花言巧语。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报告书主要精神是违背南大创校宗旨，因而它不能被接受为发展南大的蓝本。

我们也对南大今后发展的所面对的主要课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以我们几年来大学生活的真实感受作为基础的。

南大创建至今，不觉已是十个年头了。十年来，南大经受了各种风浪，但从来未如目前这么垂危。唇亡则齿寒，我们南大学生，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所在，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意见。南大是人民的南大，保卫南大的纯洁性，是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热爱民族教育人士的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呼声。

民族教育万古长青！

南大万岁！

南大同学罢课宣言

(1965年11月1日)

南大同学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

我们南大同学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

今天，同学受迫害已经达到极点，南大被变质的危机已经空前严重，民族教育的生存更是岌岌可危。

今天，军警暴徒已经占据了整个南大，特务爪牙已经密布整个神圣学府。

行动党政权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堵住我们的嘴，企图以警棍，催泪弹，枪尖来吓退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坚决突破新闻封锁，我们要以五一三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坚决斗争！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告诉他们，社会人士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与暴行，全星加坡都在痛斥他们的无耻。广大社会人士的目光已经集中在南大，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们誓言：

我们绝不容许同学继续受迫害！

我们绝不容许王赓武报告书变质南大！

我们绝不容许南大理事会，社会人士，南大师生不被放在眼中！

我们绝不容许华人社会被侮辱！

我们绝不容许民族自尊心受损害！

我们绝不容许行动党把南大沦为它的党校！

我们更要严正指出：学生生活辅导处是行动党的特务机构；南大纪律委员会

也仅仅是行动党迫害同学的工具。这两个机构,已经犯下滔天大罪,我们完全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更不能承认纪律委员会对同学迫害的任何决定。

我们的斗争是反迫害的自卫斗争,我们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都将继续斗争下去,一直到以下三点要求得到圆满解决为止。这三点最低,但不能退让的要求是:

- (一) 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 (二) 任何有关南大的改革,都应在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提;
- (三) 大学当局应即刻无条件撤消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不合理敕令,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

最后,我们要求南大理事会及华人社会挺身而出,主持正义。

正义的斗争一定胜利!

南大万岁!

大罢课

(1991年12月15日)

许万忠

南大在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课。1980年8月16日，第廿一届毕业典礼之后，被并入新大，弦诵从此辍绝。

以人来说，廿五岁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有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迸发出无比灿烂的光和热，还有很壮丽的前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廿五年更是微不足道。

即使是短短的廿五年，南大却经历过无数风霜和雨雪的打击和摧残。南大法令、白里斯葛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公布的时候，都强调要为南大拟出长远和完善、理想的蓝图，使南大健全发展。新加坡政府也不止一次作出保证，要秉承创建南大的宗旨，把南大办成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事实却是：南大终于逃脱不了被关闭的厄运。南大的夭折，令千千万万热爱南大的人心碎，也使这所由海外华人创建的唯一华文大学成为绝响。

新加坡政府同南大学生会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1963年9月，撤消了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准证。64年6月，更进一步，封闭南大学生会，发表白皮书，指学生会已变成左翼的外围组织，涉及反政府活动。

新加坡政府多次派军警闯入校园，前后逮捕了将近一百名在籍同学。1963年九二六事件，有同学被殴打至头破血流。1965年10月26日，十学生团体联合提呈备忘录，反对南大改制，导致八十多位同学被开除。

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引发了1965年杪的大罢课。

大罢课的导火线，是王赓武报告书。学生会支持者指报告书使南大变质，违背当初创建南大的宗旨和目标。

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部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份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在校园内驻扎的军警人员,可能没在大学念过书,不晓得大学的上课制度。上课钟响之后,发现还有同学在餐厅喝茶,或者捧着书本上图书馆,认为他们是参与罢课,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拿起藤鞭就打。

军警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许多同学被打得瘀血处处,手脚布满藤条痕。一些同学,原本是准备吃过早餐,去上第二节课的,也莫名其妙地被鞭打,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军警拿大藤条乱打人的消息,使炽热的情绪火上加油,大家干脆不去上课,无声抗议。军警人员过后自知理亏,撤退到校园外驻守,但已经挽不回大局。

大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政府实行新闻封锁,报章上不见任何报导。南大同学亲自到坡底的大街小巷,广贴“南大罢课”的标语,突破封锁。

大罢课最终是在校方采取强硬手段,开除百多位同学,并向两百七十多位同学发出警告信,新加坡政府则将被开除的联邦同学驱逐出境之后,才在群龙无首情况下,鸣锣收兵。被开除者当中,有些是只剩下几个月就可以参加毕业考的四年级同学。他们坚持立场,宁愿牺牲,不要文凭。但是,也有一些向校方提呈悔过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大罢课之后不久,医务所后面山岗上的新图书馆开幕,仍然有一批支持学生会的忠贞分子列队到现场示威,向来宾申述新加坡政府迫害南大同学和华教。勇气虽然可佳,但因人才凋零,只能引起一些涟漪。

(取自《云南园》)

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王赓武谈“南大事件”

(1986年8月14日)

王赓武

访 ≡ 访问同学

王 ≡ 王校长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1963年新加坡入大马，64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1965年初，我们开始会议，来来往往开了很多次。5月报告书写好便呈上去。开会时最受注视的是南大师生、毕业生（当年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无论执政的行动党或反对党都有南大毕业生，有不少意见）的前途。我们感到南大被歧视，不平等。大马另有两所大学，一为新加坡大学，一为马来亚大学，由政府支持，有特权。南大则不然，毕业生找不到事情做，两边政府不愿意承认，出路少，委员会十分同情。当时我们重视大学平等的问题，以为单看课程并不足够，要看南大师生待遇，由校长到职工、学生与其他两大相比，讨论之后希望朝这个方向写报告书，呈上报告

* 1986年8月6日王赓武抵港任香港大学校长，8月14日受港大同学访问，对当年南大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有所交代。据访问者说：“访问稿尽量保留原意”，为南大校史留下一段往事

书后我亦返回吉隆坡，委员会亦解散。

后来，有两件事情是我预料不到的：（一）新加坡于1965年8月退出大马，即使向来两方面有矛盾，但新加坡退出给马来亚的华人一个很大的打击。新加坡在马来亚内给华人很多帮助，一方面增加人数，差不多一百万人，对大选等政治问题有优势，故马来亚华人非常欢迎新加坡加入大马。（二）新加坡的退出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我们谈起南大平等待遇也是指马来亚华人的平等待遇。南大学生过半是马来亚学生，新加坡人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在马来亚华校中南大占一重要角色，故新加坡退出对南大有很大的打击，当日李光耀亦很伤心，在电视上向人民宣布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也在哭，对我们来说亦是非常伤心。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不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再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再可一提的是，报告书的目標是争取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有相同的待遇。另外我亦有些野心，可能当时年纪轻，经验不够，相当理想。我向来认为作为海外华人是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一般比较聪明，文化水平高、勤奋、用功，对各种困难可以大胆应付，所以我对海外华人信心很大。因此，我们不仅要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还希望有些地方比他们更好，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我们希望南大进步，新加坡参加大马，马来亚学生很多是马来文好，但英文不一定好，有些从印尼来的马来文更好。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所以并非殖民地问题，因为已经独立。有些马来亚学生马来语好，故报告书提议南大成立马来语系，我们的野心是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份的理想，非每人可做到。语言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可以最少熟悉两种语言，不是英语跟华语，就是马来语、华语，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但问题是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当时我们以为南大毕业生要应付工商业的需要，需重视英文，但要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上服务的话，马来语亦重要。但华语我们很有信心。大家都是华校毕业生，

础打好,没有问题。我们提议南大成立语言中心就是希望能鼓励大家有机会多把一、两种语言修好。这个目标能达到的话,南大学生要比其他两所大学好,英、马语可与他们比,又多一个华语,将来在社会上会更强。

访:这个委员会有什么职权,权力的来源在哪里?报告书的内容是如何实现的?

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找几个人去报告教育的情况。因为要为南大争取平等,当然会牵涉到校外的问题,不止是内部问题,更要考虑到如何跟其他两所大学竞争,争取平等地位。会内数人都是当地专家,我是外来的当主席。大家有讨论、访问,但并无权力,且报告书一呈上便解散。至于执行的问题我看最突出的是新加坡退出大马之后报告书已无直接关系,但我无权干涉,且与新加坡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访:刚才校长说过报告书中的两个原则,第一为争取平等,第二个野心是在教学语言方面可使南大毕业生精通两至三种语言。但有一个说法认为那份报告书发表后很明显看到南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另外,亦由一所从华文为教授语言的大学转为以英语为主的授课语言的大学,此亦影响到当时新加坡的独立中学或华文中学之发展。请问校长对华文教育及中国人大学的看法如何?

王: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多下一点功夫便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在整个大马的环境里,是不会造成问题的,因为大马的华校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到现时还有独立中学,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的。报告书是写给大马整个地方的,当地这么多华文学校,我们很有信心,因为当时政府也不可施加压力。

访:但听说在南大课程报告书发表之前已有两份报告书公布,亦有就南大的情况给意见,而这两份报告书已提过南大改革的问题。第二点从资料可见(《南洋文摘》)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林和合先生曾同意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不知王校长如何评价此问题?

王：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要考虑到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么反感。但我要提出南大学生中有拥护反对党的，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内有英校毕业而不懂中文的，有些根本不是华人，有几个南大毕业生更有相当的地位及活跃，不少刊物也是他们所编的，有一定的影响。

访：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它的职权范围？

王：没有。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一谈到平等问题就要谈学生毕业后的学位，所以是会牵涉到的，且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么用法，值得商讨。

访：有些意见谓对学语言的改动和南大毕业生的前途情况的批评，报告书似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持，当时报告书是怎样评估南大在这两方面的表现？

王：基本上是从南大的学生里面听到的，他们自己有困难，出外找事情时雇主有偏见，或者语言有需要而应付不了，互相讨论时常提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调查过，也访问过不少人。当然，也有成绩特别好的他们出国去。到外国拿到高学位的人不少。但正如林和合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南大初办时学生的质量很高，是有个中道理的。

在战前及战后初期，新马好的毕业生是朝中国去留学深造，如我自己也就到中国深造去。1949年后就不方便了，马来亚政府对学生到中国留学十分反感，一去就不可回来，故父母也不愿子女往升学，故当时较好的中学生就朝南大去。同时，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英校去，当时已有这种趋势。所以南大初年那一批学生有些年纪比较大，而且中学毕业了好几年，南大一开办他们就朝向它，故质量一般很好，且有工作经验者亦众，如老师、记者等。

后来，从1949年开始已经渐渐看到父母将子女送到英校去读书，因为中国已无出路，香港、台湾亦然，而香港更连本身的学位也不够。不过，华校的力量仍相当大，很多人拥护及愿意出钱，一直办到现在仍有。不过，后来中学好的学生念至高中一、二时不少转到英校去。很多有华文底子的学生因为深造问题最后的两三年转到英校。到最后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学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

訪：報告書給人一種感覺是它很著重大學要配合社會需要及如何培養畢業生，其實它有否考慮到南大那個創校精神？

王：個人看法以為南大與香港是兩個不同的情況，看不出有什麼地方相同。南大是一所被歧視的大學，我們是盡量把它抬起來，扶持它爭取與其他大學平等。我歷來重視大學要配合社會需要的。大學本身的教育問題、宗旨是大同小異的。但每個地方的情況不同，一定要考慮到當時的需要，不能像象牙塔那樣關起門來辦大學。我當時認為一些初到南大的人是由外地來的，非東南亞人，對當地環境不一定了解，有點像關起門辦大學的情況，不顧當地的情況如何，所以引起種種問題。我認為大學不應如此。

訪：王校長你認為新加坡政府是基於什麼理由將兩所大學合併在一起呢？

王：這是七十年代的事情，詳細情況我已不大清楚，但還記得當日新加坡李光耀政府與南大理事會就此事討論了很久，很多資料也在報章公布，我亦多從那里得知。李光耀曾刊登他幾封給南大理事會的信，後來雙方互相通信，其中不少反對新政府的決定，內容都很有道理。但新政府指出新加坡好的中學生不願到南大去，都往新大。結果南大學生都是新大不收的。我印象中記得新政府鼓勵新大收最好的學生，無意把大學生平均公布於兩所大學，這是政策上的問題，南大畢業生找工作時更被看成次等，文憑被貶。此影響到父母的抉擇，多讓子女念英校、考新大，這與報告書毫無關係。大抵當時新政府看到其在東南亞生存的問題，有其自己的困難與看法。這政策大約在75年以後就開始實施，經過幾年後大家也不願到南大去，教師雖好，奈何學生質素差，而我們的報告書的基本原則是要南大平等，但新政府根本沒有接受。

訪：王校長你對報告書與南大的倒閉有何關係，對外間評論謂它對南大的影響有何意見？

王：剛才我提到1965年後過了15年政府才把南大跟新大合併，這15年的歷史里有各種各樣的发展，與這份報告書毫無關係。其實，報告書發表後南大的兩任校長你們也熟悉（黃麗松、薛壽生），他們在那里工作了好幾年，不是為南大服務嗎？也為南大盡了不少力量。到最後辦得好不好那是新加坡里的问题，跟政府有關係，或者政府里有什麼壓力我不清楚。但我所知道的是南大工作的人從校長、老師到學生均盡量為保持南大，所以我非常同情。也為它被併入新大感到非常可惜。

訪：王校長這件事情已經過了二十年，那麼你現在對這份報告書有什麼評價？另外外界有些文章對此提出了些問題，你覺得這些評論如何？

王：我覺得報告書有些地方是太理想了點、幼稚了點，現在老了廿多歲，有些事情看法不同，也有別的经验。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大家要了解當時大馬的

情况实在很复杂，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访：刚才王校长提过二十年前自己对南大改革有理想，而这当年的价值观到了现在这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你未来的政策实行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王：这当然是有的，但到底怎样影响我还要对香港情况多了解一些，具体问题还待时间解决。今天我们似多谈历史，讲到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谈。而且同学也有意见书给我，我很渴望可早日看到，对我也有很大的启示，给我很大的帮忙，别的人士也有其他意见，所以要慢慢来研究一下。

地点： 校长会议室

日期： 1986年8月14日

时间： 上午10时正

采访者： 袁耀清、文灼非、张炳明、李秋源、邓锦基、苏志钊、陈嘉莉

整理： 文灼非

（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取自刘宏编《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

南大与庄竹林*

(1989年12月)

邱新民

庄校长于1960年2月,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1964年7月8日辞职,年六十四岁。

南洋大学的创办,诚如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说:“南洋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即为应华文中学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产生,是由于华文教育从小学向中学阶段急速扩展的结果”。因为以前华校高中毕业,多数至中国求学,1949年中国大陆改换政权,致华校师资缺乏,学生又不能前往求学。于是1951年华人社会贤达如陈六使、庄竹林等倡办华文大学。1953年1月26日首由陈六使倡议,新马各华人领袖热烈响应,但于1953年2月2日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二百一十社团举行代表大会,共商创办大学计划,即席选出筹备委员,并决定大学定名为“南洋大学”,且以根据公司法令向政府有关当局办理注册手续,5月5日获得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主要的宗旨有四:

1. 为中学生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
2. 为中学培植师资。
3. 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
4. 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

此外还负有沟通东西文化及发展马来亚文化二大任务,便发动捐款,新马各地华人社团以至个人都戮力捐输。时我任居銮中华中学校长,响应南大创校,单我个人前后就捐了五次,因我是校长,都要我领先,捐的钱虽不多,但已尽了心力。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也都尽了心力支持南大。尤令人感奋的,1954年4月20日有一千五百

* 原题《南大四年》,现标题是编者所加。

七十七名三轮车工友义踏，1954年8月7日有一千零九十三名德士司机义驶，他们的义举，无非是盼望创立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创办华文大学，在当时反对的当然是殖民地政府，而华人反对最烈的，就我个人所接触的人士，该是周辨明博士。他认为创办大学，是研究学术的最高机构，是最花钱的，必须是国立的，由全民去负担。如没有雄厚的经济力，不会把大学办好，单凭一时豪兴个人出钱义踏义驶，是不会持久的，所以他反对私人办华人大学。他的言论，是有他的道理，但他没有考虑到华人的心向及众志成城，鼓励总比泼冷水好。他没想到，1956年3月15日下午2时，南洋大学举行简单隆重的开学仪式，5月30日正式上课，从这天起，世界上有一所海外华人创办的大学。这是事实，而他仍固执己见。

不过南洋大学的创办，的确是步步荆棘。

首先南洋大学筹备会声言要聘请国际负盛名的校长，便与五四运动健将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接洽不果，又与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博士接洽又不果，最后聘请幽默大师语言学博士林语堂先生任校长。林博士的见解与周辨明博士相当，他们两位都是语言学博士，都是福建闽南人，他们的父亲都是牧师，连见解也相似，所以林博士提出大学必须有足够的基金，要有现代化的设备，说要建立一第一流大学，诸如哈佛、剑桥、牛津之类的大学，没有足够的基金怎么可以呢？而新加坡一般人的意思，林博士的一流大学的建议，可圈可点，但须惨淡经营，不能一步登天，所以他的“奢侈”建议，不能使南洋大学创办人接受，几至“反目成仇”离开。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落空，校政设校务行政委员会，以张天泽博士任主席（相当于校长）。大学又设秘书长一席，由潘国渠先生担任。这职位很特别，到底是大学校长的秘书或秘书长？或是南洋大学理事会驻大学的秘书长？抑或是校务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职责不明，处事相当尴尬。好在张天泽博士是一外圆内方的人，与潘国渠先生又是泉州培元中学的同学，就相片到南洋大学改组。

新加坡是英人的殖民地，战后刚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及五年补充计划，实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育政策，使小学、中学、大学为一贯性的教育，所以中小学计划建新校舍，实施免费教育，因此英文学校的生数日增，教育政策见效，现在爆出华文大学，而且是美国式的四年制大学，殖民地政府表示反对，所以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爵士与陈祯禄举行辩论广播，陈祯禄又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来亚大学校长麦唐纳会谈，陈氏力言创立华文大学的迫切需要。不过如沿用马来亚大学的大学法去注册，是不会被批准的，于是南洋大学筹备会不得已运用有限公司注册法注册，南洋大学在名义上是商业有限公司，就因为是有有限公司，便成为改革的藉口。

我们在华教反殖章提过，殖民地政府自1948年至1957年的十年中，颁布了计划、法令、报告书、白皮书等等，无非是要所有的学校，实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育政策。

策。南洋大学的创办,无异是实施教育政策的绊脚石,非踢掉不可。我们说过英人的拿手把戏是“予而夺之”,所以注册是注册了,而殖民地政府指摘南洋大学,是给一些不懂教育的商人操纵,没有基金,没有优良的教师,怎么办得好大学,怎么会有高的学术水平,于是南洋大学行政委员会于1957年10月致函政府,建议聘请国际著名学者组织大学评议会,审查大学的学术水准。

这样一来,便有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案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三管齐下,主要目标,还是方吴报告书所说的:“最后做到所有中学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摒除中国固有文化”。那么所有中学都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南洋大学能够用华文为教学媒介吗?所以李明仕于1960年3月10日在《大学论坛》*University Tribune*刊登,题为〈南大改革问题的关键在那里?〉。他说:“一个原则是:任何改组、改革或是提高学术水准,都不应影响到南洋大学是一间华文大学的本质”。又说:“如果影响到这一本质,则是南大变质,因此,也就是违反了政府平等对待四种源流教育的民主政策”。可是魏雅聆医生为主席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说:“当学生的英文程度一年一年进步时,较高年级的学生对于需运用英语教学的学科,应能毫无困难地应用英语进修学业”。能掌握双语文,是中正中学竭力提倡的,也是庄竹林博士的倡导,所以以英文为重要科目外,课外活动还有英文研究会的组织(1),可见中正中学是重视英语文的,因为一般认为能掌握双语是好事,不论求学问或做事做生意都有好处。早年菜佛士就是尊重民族文化,而厘订英巫华暹四种语文的教学政策,也就是双语政策,如英巫、英华、英暹,以至今日加上英淡米尔等。不过不幸的,以后创办的莱佛士书院,没有按照莱佛士的计划,莱佛士书院成了英文学校,是违背莱佛士的初衷。

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四种语文教育,而后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问题,曾掀起讨论,意见各有参差,在庄竹林博士时代,给人注目的是华文教育,华人教育界人士提出意见的,是中华总商会、华族联合会……等,持有异议,就两报告书也不一样。如1959年以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 Dr S.L.Prescott 为首的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第九章建议最后所说的耐人寻味,最后是说:“我们希望目前存在的两间分别的华文大学及英文大学的思想,将会由两间马来亚的大学的思想取代之。这两间马来亚大学,一间的教学以英文为主,而另一间的教学则以中文为主。这两间大学的共同理想便是以多种语文,良好的学力及知识上的联系,建立一个相互了解及尊重的和谐社会。我们相信,这样一来,目前由于教育上的隔阂而存在的互相猜忌,将在独立与自由下成长的新团结中完全消逝”。这暧昧的言辞,耐人寻味。而以魏雅聆医生为首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说:“翁姑阿兰和史林尼哇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

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一致决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二者的意见略有差别,而殊途同归,最后的目的是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又石磊在行动党报周刊31期刊登全面改革南洋大学文,其所持论点到底是合作或合并含混不清,对马来亚化的南洋大学也就不清。他说一间大学的马来亚意识也是一间大学的马来亚化”。又说“将来的南大就不再是纯粹收容华校高中毕业的一所大学”。石磊的意见,基本上是二报告书相呼应。不过石磊的言论,章风不尽同意,为文批评。看来南洋大学的改革或改进是势所必行,作为一间大学,当然力求完善,改革或改进也是应该的。

庄竹林博士在这种情形下,于1960年2月受执行委员会聘请为南洋大学副校长,负荷重担,面对的问题而艰于处理不言而喻。好哉庄竹林博士有志于教育,对大学教育也是他的鹄的。南洋大学没有创办之前,他已有意办中正学院进而中正大学,所以聘请的教师许多是博士硕士及专家,就是为大学储备人才的预备工作,现在志已得酬,得失就在所不计了,尽力把大学办好,在任四年中,做的事情确也不少。

首先是主持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计四百三十七人,庄竹林校长为戴方帽子的学士,挑帽绶至左边,证明他们毕业了。这一届的毕业生是幸运者,因为他们的学位获得新加坡政府的承认,而我虽是大学毕业生教师训练班的讲师,我的薪水比他们第二年薪水起点,比我的顶点还多出廿二元。可是我这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清华大学)的学位,要到1964年才被新加坡政府承认。庄博士躬逢南洋大学学位被承认的盛举,机会难再,我也韬光。其次,南洋大学花了一千多万元建筑的校舍,都陆续完成,而各方宾客以至出钱出力人士,中小学校师生,都到南大参观,也是一时之盛。第二届毕业考试,为求学术水准的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即采取校外委员考试制度,也是南洋大学的创举。1962年南洋大学为提高学术水准及适应当地的要求,调整各学院系。1962年南洋大学为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会员,又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国际大学协会、大学成人教育国际协会为各协会的会员。南洋大学与世界各大学产生密切的联系。1962年7月14日依照南洋大学法,由新加坡十二州华人各推选一人,新加坡政府提名三人,南大校务会及毕业生同学会及学生各推选二人,组织首届理事会,正式成立,陈六使任主席,副校长庄竹林博士为当然的代表。由是可知庄竹林博士在任期间,怎样的把南洋大学大大的推向前进。他是尽力以赴了,惟使他耿耿于怀感到为难的,仍然是教学媒介语问题。

新加坡的中学改为四年制,高中以二年改为初级学院,华校就没高中了。因为改制,就产生许多问题。第一,中四的程度是否等于华校高中三年级的程度,产生争论。华校人士提出以数学作为比较,不被受理,结果搞到法庭去,法庭的判决,巧

地要专家出庭证明中四的数学程度相等于华校高中三程度。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专家，作为专家的学养是什么，法庭没有规定，那是说只要法庭认可的都是专家，出庭作证。于是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关世强先生，出庭证明说“一样程度”。法庭就判决，根据专家的意见，中四的数学与华校高中三一样程度。关先生马大毕业，未任副院长前是一美术老师兼数学老师，是法庭认可的“专家”。由于他是“专家”，被任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以循吏而做大学校长的是仅有的例子。关世强先生既以专家身份证明中四与华校高中三的数学程度是一样，那么中四毕业生可以投考南洋大学吗？事实上南洋大学不收中四毕业的学生，怎么办呢？南大就开办先修班，问题解决吗？

第二，中学改制，关世强先生绘一新加坡学校教育系统表，英文源流的，由小学而中四而初级学院而新加坡大学，系统分明。有关华校的是小学而中四，中空，上面植一南洋大学，系统不衔接。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事实。时我在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任讲师，被派授特殊教育课程，讲到新加坡教育系统时，要根据“专家”绘的系统表，讲不下去，便去问关世强先生说“华校中四毕业到那里去升学”？我的天，他轻松的回答说：“进英校”！如所说，那南洋大学没有学生，势必改为英语文为教学媒介了。于是中四罢考了，发生学潮，我不知道这是谁促成的？后来华校暂时有二年的高中，与初级学院并立，但只是暂时吧，我退休不久，华校就没有高中了，南大也不能独存。

牵一发而动全身，华校中学动，南洋大学也跟着动，南洋大学内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二被针锋相对，庄博士夹在中间，感到左右为难，成了一无形的压力，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便于1964年7月提出辞职，7月8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接受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辞职。他以愉快的心情步下行政大楼的阶梯。

庄校长退休了后，仍然关心中正中学。把中正中学看成自己的儿子，直到归道山为止，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取自《庄竹林博士传》）

从新观点看一些旧问题*

(1965年2月20日)

李光耀

五年多以前,当我在南大学生的一次聚会中讨论南大的前途时,我曾经提及像马来亚一样的多元社会中的语言与文化问题。这次,当我重读上一次所发表的演辞时,我不禁感觉到经过几年后,事态的变迁,并没有使我们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只要语言与文化还未成为当前的政治问题,我们便能争取这一段时间来想办法解决目前马来西亚所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于建国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在若干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一些进展,人民在一般上已经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只要他们能够继续应用与学习他们自己的母语。人们也更深的体会到容忍与耐心可以帮助减轻大家对支配国家前途上不同观点的尖锐性;诚然,假如缺乏这两个质素,马来西亚根本不会成立。马来西亚成立一年多来,印尼对本区较小邻邦露出野心所造成东南亚政治局势的变化,已使本邦局面尖锐化。

马来西亚的成立,使各区成员有需对一些旧问题作基本的重新检讨,以前各个地区可以自行抉择的解决方案,现在已不能广泛的适应于整个马来西亚了。我们必须认清有调整的必要,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来讨论在马来西亚范围内有关南大前途的一些旧问题。

环境的变迁

自南大成立以来,我们现在第一次可以安祥地检讨南大的教育内容,考虑如何提高南大的地位及改进南大的教学水准,而不致使问题成为可被亲共集团乘机利用

*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1月9日晚应南大学生联谊会之请,莅临南大演讲,阐述了南洋大学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和将来的展望,出席听讲的南大师生,非常踊跃,全场座无虚席。

的严重政治争论点,这是一个良好的进展,我们现在可以解决如何使这间大学能培养我们的青年,使他们将来能够负起发展马来西亚的重任。

新加坡可以容纳两间大学,在马来西亚最少也需要一间专为受华文教育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大学,但是任何高等学府的毕业生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否适合就业。第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便是:一个只懂得一种语文的人,在本地找职业不容易,越来越多人了解在新加坡以及整个马来西亚,将来只有懂国语的青年男女可以希望能够被视为合格,而能兼通英文者,找职业会比较更占优势。新加坡的学校已经有很多的儿童接受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训练,而且大学与高等学府也发现可以用两三种语文来教授学生。

生活是一项适应环境变迁的不断过程。同样的,南洋大学以及我们国内的华文学校必须有足够的精力与坚毅的精神去适应我们不断变迁的环境,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二十年的环境将会变成怎样。我们只需为未来的五年到十年进行计划,那就够了。南洋大学的当前问题,就是怎样改进学术水准,使南大的毕业生将来踏入社会的时候,不论是充任行政官员,教师或工商界的高级职员,都能胜任愉快。

第一项事实

作为马来西亚社会中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所有大学毕业生对公众舆论与态度应起领导作用,我们所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群众振奋人心保卫马来西亚,南洋大学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新加坡,然而,要有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新加坡就必须要有能抗拒邻国的并吞或征服的马来西亚,这便是我们应该使人民深切明了的第一项事实。

如果我们能在未来的十年继续生存,那么长期的展望是相当乐观的,因为到那时,马来西亚的各不同种族在情感与特性方面将已学会怎样彼此互相迁就,我们无需太过忧虑中华语文将会被消灭。

所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都有一种特出的适应力与持久力。我们不应太胆小去适应马来西亚的新情势。让我们深切体会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经已证明接受马来语并不至于削弱其他各族的母语,同样的作为马来西亚人在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中生活,并不等于抛弃我们过去珍贵的传统,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如果不接受新势力和新环境在转变中的刺激和挑战是不会有进步的。

一股新力量

当我们在1959年宣布接受南大毕业生入新加坡政府部门服务时,有些人认为是一项危险的决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而可能严重影响公务员方面的保安措施和质

素,现在,经过差不多六年的时间,这些由公共服务委员会根据个别应征人士的优点正直及对国家的效忠所选拔出来的毕业生,已经可以适应环境成为公务员中的一股新的宝贵力量,协助民选政府解决多元种族及语言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南洋大学的前途有赖于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的前途又有赖于马来西亚的前途,幸亏马来西亚的前途尚可以由我们以及马来西亚所有其他地区的人民去选择及决定。如果我们能在容忍与和谐的气氛中同舟共济,那么,我们能够将生活水准和发展提高到使本地区任何其他国家都赶不上。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彼此相争,那么,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凄惨与堕落,以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需要彼此合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成功和经济的发展。

当南洋大学建立之初,有些人有意使之成为一间专为东南亚华人而设的华文大学。那是殖民地统治时代大部份华人在这尚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在今天,南大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大学,培养忠于马来西亚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但精通华文,而且有能力与纪律去履行他们对马来西亚全体同胞所负的责任。同时,为马来西亚全体同胞谋福利,不论他们是属于任何语言,种族或宗教。

如果南大有一天可以自豪说:它的教职员及学生之中拥有马来西亚所有各不同种族的人士,那一天,便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一天。当那一天来临时,马来西亚将会成为一个不仅是为了维持一世纪的英国殖民地统治带来的一个一百万人民的经济生活而设的宪制部署形式,它应该具有更大的意义。

李总理答复有关南大问题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应南大学生联谊会之邀请,在文学院礼堂发表专题演说“从新角度看一些旧问题”后,并回答学生及听众所提出的问题。

次问华文大学

第一个问题问总理,他对马六甲区国会议员陈期岳所建议的在马来西亚建立第二间华文大学,有何意见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南大的看法如何?

总理回答说:有关中央政府对南大的态度如何,请提问者去问中央政府的部长。我通过马来西亚至少应该有一间华文高等学府,给华文教育源流的学生攻读,这是一个原则。陈期岳说:马来半岛有广大的地方,可以容纳另一间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这是一个好的意见,我认为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有50%以上的学生是来自联邦,最好请他考虑这些学生的前途,然后才来谈另外开一间大学的问题(哄堂,夹着热烈的掌声)。

问：总理是否同意南大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

答：几年前有一些学生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对此我要重复及澄清新加坡政府的立场。我认为新加坡实行四种语文教育源流平等对待的政策是适合我们的教育情况，南大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是适合当地华校的环境。以整个马来西亚来说，我认为南大的某些科目，如科学，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主要是它有没有改变整个基本教育。如果没有，学生能够采用两三种语言，对大学是有好处的。

问：目前新加坡政府是否有意促请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南大毕业生出路如何？

答：这两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新加坡政府只能负担新加坡毕业生的出路，那是很自然的（哄堂）。1963年及1964年新加坡政府可说是聘请50%的新加坡毕业生担任公务员或教员，至于来自马来亚的毕业生，我的答复是这样：今年4月间我曾告诉东姑说，南大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来自马来亚，砂劳越及沙巴则有2、3%，如果学生没有一定的出路，就业问题会有麻烦，但这并不等于说新加坡社会情况不稳定。今年6月中央政府内政部长曾发表声明说，在南大改善问题解决后，中央政府可以重新考虑对南大的态度。现在问题很简单，在新加坡方面，我们准备负担一半的责任，这不但只包括供给助学金而已，而且也包括供给大学设备，马六甲区国会议员陈期岳今年获选为南大理事会副主席，他应该劝请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负起他的一部分责任，在南大理事会改选后，我曾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商量过，我说如果根据学生数来计算，来自马来亚的学生有一半的数目，我们请他津贴南大的款额将不会超过新大的津贴，大约一年四、五百万元，我看有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同时在檳城建立一间新的大学，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南大值得支持，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南洋大学前途

问：总理说南大的前途依赖于新加坡的前途，您的意思是否说新加坡与马来亚应该脱离关系？

答：首先我要澄清我刚才所说的话，我说“南大的前途有赖于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的前途又有赖于马来西亚的前途”，但我并没有说，新加坡应该脱离马来西亚；我要简单的解释，马来西亚成立前与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同的，马来西亚成立以前，在宪法上与法律上，南大与中央政府毫无关系；马来西亚成立后，今年中央政府内政部长曾提到待南大改善后，将重新考虑南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说南大问题是依赖于新加坡呢？如果马来西亚没有新加坡，只是包括马来亚，砂劳越及沙巴，我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马来西亚是包括新加坡在内，同时在星马合并前，他们与我们曾经讨论过教育问题，马来半岛有自己的教育政策，新加坡亦有自己的政策，两地政策不同，如果实行完全合并，就不适合新加坡人民的愿望，因此不得不给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和其他方面如劳工、财政及社会福利的自主权。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维持南大里新加坡学生的一些经费，所以有些重要的人物，如南大理事会副主席必须负起对南大的一半责任。我不提敏感的政治争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有不同的性质，马来西亚的中央政府与马来亚政府的任务有不同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政治界线与政党的界线不是根据种族的支持，那么早晚南大一定会被中央政府承认，

问题是很简单的,三个星期前,联盟政党说要争取新加坡人民的支持,要打倒行动党政府,我要诚恳的说,我读到这篇新闻报告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他们真正要争取一半以上新加坡人民的支持,他们的政策就必须符合多元种族的社会。有时我觉得担忧,因为他们发表的声明不清楚,好像是不要争取一半以上人民的支持,那对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同样的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政府是不同的,要得到一半以上人民的支持,政策就必须不同,如果一人一票制度能维持下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和平的与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毕业就业问题

问:我是来自马来亚的中文系学生,中央政府让南大自生自灭,我毕业以后,会不会找到饭吃?

答: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的城市,不但大学生而且小贩亦有从联合邦来到新加坡。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生活水准不平,生活在低水准地方的人民,一定流到生活水准高的地方去。例如新山的小贩经常受到压迫,他们前来武吉知马路一带贩卖,只要查看出他们的居民证,便可以知道有超过半数的小贩是来自新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卫生部长发表声明,凡是非新加坡公民在竹脚留产院生产的妇女要收费五十元,因为每年有四千多名妇女从新山突然来竹脚医院生产(哄堂),她们不但为了孩子将来的教育问题,而且也是要取得我们的免费医药照顾,对于来自联合邦的南大学生的职业问题,我们是不能给予他们优先权,我们必须首先照顾新加坡学生,如果是还有空位,或者一些优秀人才,如可以制造核子炸弹之类的优秀学生,我们当然可以聘用(哄堂)。

问:华语在最近将来是否可以成为官方语言之一?

答:语言与文化如果成为政治争论问题,那么国家一定完蛋。我说过南大前途要先依靠于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前途则又要依赖于马来西亚前途。举个例子来说,1959年我们已接受马来语为国语,马来西亚成立时,砂劳越与沙巴在合并条件上保留它们两州语言自由特别权力,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与中央政府的不同,因为他们大部份人民是土著人民,有超过半数是非马来族,他们是达耶族人与加达山族人。他们接受英语为教育媒介语来帮助他们进步。如果要整个马来西亚接受华语为官方语言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人一票的数目计算问题,有六十巴仙为非华族人,所以很难被接受,新加坡情况是不同的,政策亦不同,这是从实际观点上看问题,我认为我们要说服和取得一半以上人民的支持,那是不容易的。

(取自《南洋文摘》第6卷 第2期)

南洋大学现状及其展望

(1965年9月20日)

黄应荣

显著进展

南大自从1956年3月开学以迄于今,将近十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已不算短。因为在东南亚以及英联邦国家大学当中,较南大迟开办的大学尚有好几间。南大十年来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举其大要者如下:

1. 南大开办初期设有九个学系,现在已增加至十五个学系。(计文学院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政治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有工商管理学系,会计学系,银行财务学系,经济学系)。
2. 学生人数最初只有584人,现在已加至2126人。来自马来西亚各地者占96%(马来亚占52%,新加坡占40%,砂劳越、沙巴占4%)。来自汶莱,印尼及其他地区者占4%。
3. 毕业生人数:首届437人,到目前为止共有2422人。
4. 教师人数由30人增加至113人。
5. 图书馆皮藏书籍册数自开办以来,历年不断地增加到最近中文书籍七万六千一百零五册,英文书籍四万八千一百六十八册,总共十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三册。杂志共计八百一十一种。

由此可见,南大在十年来已有相当的进展。

南大要成为一间马来西亚大学,其首要任务,必须使其课程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因此本校曾设立课程审查委员会,聘请校内外知名学术界人士担任委员。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审查工作后,已于5月14日将报告书提交本人。

诸位知道,南大向来采用学年学分制,只授予普通学位(General Degree),一般的毕业同学们,不论在升学或就业上都感到吃亏,希望南大今后有所改善。本人认为南大今后应建立新的学制,除促进普通高等教育外,同时造就一些具有符合本国专业公会(如会计师公会)会员资格之人才,并授予更高的学位,相信在座的同学们毫无异议的赞同。

南大目前的师资在质与量上都不很足够,具有博士学位者占25%,硕士学位者31%,其中毕业同学,在海外学成后,回校服务者只有十人,数目很少。本校改善后,将设法罗致本地富有经验的专门学术人才,聘请驰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希望持有高级学位优秀的毕业同学,多多回校服务,以便充实大学之教师阵容。

研究方面

大学的职责在于教学与研究,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南大过去十年来缺少研究工作。为提高学术水准,应该多从事于研究。

目前本校南洋研究所,已成为学术研究中心。最近已着手数项的研究计划,例如:马来西亚的双重公民权;马来西亚对于亚非国家外交关系;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华文著作之书目提要;新加坡政党;十三至十六世纪中缅关系等。这种研究都值得我们重视的。本人相信,本校教师及研究员对于研究工作,不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等,将积极地参加,为未来设立研究院而铺路。

毕业同学近几年来在国外继续深造者,共有150人左右,其中一部份继续其学业者,成绩斐然。最近据明尼苏打大学化学系二位教授之报告,南大毕业生在该校成绩很好,希望南大同学多多到该校求深造,该校十分欢迎。另一部份已获得高级学位回来新加坡服务者为数也不少。据估计,南大毕业同学于1962年至1964年受聘在新加坡政府各部门,法定独立机构,辅助学校服务者,共有五百多人。参加砂劳越政府各部门服务者共有十人,其他毕业同学投入星马、砂劳越、沙巴工商界服务者,人数亦相当之多。这证明了本校毕业生,毕业后都能获得美好的工作,而且对其工作亦能胜任愉快。这对于马来西亚的建设,社会的繁荣,将会有诸多的贡献。

校外进修班

欧美国家职业青年有志深造者,因种种原因,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受高深的教育,因此欧美各国许多大学为满足这批青年的需求,都设立校外进修班。本邦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也在推行。本校为适应当地的需要,早已筹划设立校外进修

班。最近得到本邦教育部之协助借到教室数间,并决定于本年7月初开课。

南大现在已成为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会员,英联邦大学协会会员,国际大学协会会员,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本校曾派代表出席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第四届与第五届大会,并参加该大会主持下之各种研讨会,同时我们也有代表参加英联邦大学协会第九届大会。国际大学协会,将于本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东京举行第四届大会,本校将有代表出席。本校教师过去也曾出席好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今后南大必须与世界著名大学及国际性学术机构建立良好之关系与合作,多多参加国际学术性会议,以便提高本大学的学术地位。

南大随着时间在进展,校舍的扩建,大礼堂及体育场之完成,图书仪器设备的增加,研究计划的推进,教师人数之征聘,待遇之提高等等需款孔殷。

目前本邦政府已应允拨出二百万元为增置图书仪器及增建新图书馆之用,并拟给予与星大同等的待遇,这是很可喜的事。但是仍然希望本校理事会,各州委员会,毕业校友,社会人士,各地社团以及国外私人与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使校务日益进展,达成百年树人之大计,以完成南大之使命。

(取自《南洋文摘》第6卷第9期)

南大将永远成为星加坡华文大学*

(1965年11月6日)

南大联络委员会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联合声明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于1965年11月15日上午11时,假政府大厦总理署会议室举行,商谈检讨有关南大之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出席者政府方面有易润堂及李炯才二位部长;南大理事会代表有高德根,陈锡九及黄奕欢等三位先生;秘书为陈伟彬视学。双方经研讨各问题后,同意联合发表以下之声明:

- (一) 开会时,政府代表指出总理已经声明,新加坡虽已独立,但政府仍继续遵守政府与南大理事会双方代表于1964年6月5日发表之联合声明所保证之原则及精神,并重新保证该联合声明中之第四条协议。该协议如下:“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之教学媒介语。……”政府代表在今日之会议上也再三的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新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南大代表对于这一点,皆表示满意。

* 星加坡政府在南大联络委员会的二位代表,再三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星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

南大联络委员会的二位政府代表劳工部长易润堂与文化政务部长李炯才,1965年11月14日与南大理事会三位代表高德根、陈锡九、黄奕欢举行了会议,商谈及检讨了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在会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代表们指出:为使报告书符合1964年6月5日联络委员会所发表联合声明的原则与精神,委员会认为:凡欲进入南大的各源流学校学生,最低限度必须通晓华文,如此,南大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间华文大学。

(二) 本委员会将详细研究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视其是否符合1964年6月5日联合声明之原则与精神, 委员会认为欲使该报告书符合上述声明之原则与精神, 则凡欲进入南大之各源流学校之学生, 最低限度必须通晓华文。如此, 南大才能名副其实的成为一间华文大学。

本委员会将继续研讨该报告书, 以便使南大课程问题早日获得解决。

政府代表签名: 易润堂, 李炯才。

南大代表签名: 高德根, 陈锡九, 黄奕欢。

秘书陈伟彬

(取自《星洲日报》)

南大毕业同学对社会的贡献*

(1965年11月20日)

连士升

今天我不是代表任何机构,而是以南大的朋友的身份,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南大筹备了几年,到了1956年才正式开学。今年算是第十个年头,今年年底,第七届毕业生将投入生产,其中少数毕业同学将继续深造,大多数同学将为社会服务。作为南大的朋友的我,眼看南大进步的神速,应该向诸位教授,诸位同学道喜。

一间大学是否有地位,不在校舍漂亮不漂亮,学生人数的多少,而在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假如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有重大的贡献,那么它便算是大成功。

过去十年

在过去十年间,南大历尽万苦千辛而逐渐繁荣长大。它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无论誉也罢,毁也罢,这充分说明大家对南大这么一个机构十分关心。假如南大本身不够坚强,誉的人也无从帮忙,毁的人根本不会理睬。“伊索寓言”说狐狸指摘葡萄太酸,为的是葡萄本身有存在的价

* 连士升应南大毕业生协会之请,在该会聚餐会上,发表演讲,畅述南大毕业同学对社会的贡献。

连氏说:一间大学是否有地位,不在校舍漂亮或不漂亮,学生人数的多少,而在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假如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有重大的贡献,那么它便算是大成功。

接着,连氏分析了南大毕业同学在教育上、社会上及学术上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肯定南大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提出三个期望。

- (一) 希望星马政府提前承认南大;
- (二) 希望社会人士慷慨解囊,源源协助南大;
- (三) 希望毕业同学再接再厉,往前发展,而且尽力支持母校。

值；不然，连狐狸也懒得指摘了。

闲话休提。现在让我来分析南大毕业同学对社会的贡献。

第一，对教育的贡献。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一千万人口里，中小学教育的发达，可以说是远胜东南亚各国。年来马来西亚政府的开支方面，教育费占了四分之一；新加坡政府的开支方面，教育费占了三分之一。这证明两地的政府都多么重视教育。

话又说回来，政府肯花钱是一回事，师资的来源又是一回事。就中等教育而论，南大毕业同学刚好挑起这个重担。

自1950年起，因为移民条例的限制，从中国来的教师差不多减到零分。此后十年间，当地现有的中学教师，退休的退休，转业的转业，剩下的老教师，真是寥寥可数。就在这青黄不接的期间，南大第一届毕业同学，从1960年起开始接防。最近六年来，许多中等学校都得到良好的教师。据我经常向各中学生调查的结果，大家都认为南大毕业同学教书的成绩很不错，尤其是理科同学更受人欢迎。一来他们拥有许多新知识，二来他们都受过师资的训练。据说师资训练仅有一年，可是受过训练后和受过训练前，却判若两人。因为教师的学问无论多么高明，假如他们不懂得教授法，说话索然无味，教导漫无条理，这难免会减低教学的效能。南大毕业同学大多数都受过专业和师资的训练，具备这两重资格，所以他们教起书来，当然会叫座。

第二，在社会上的贡献。除了在各中学教书外，南大毕业同学在工商界，在政府各部门中，都占了相当的地位。就政府各部门而论，南大毕业同学开始服务的时候，也许在英文上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可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英文这个难关已经被他们完全克服，此后他们就以从容不迫的姿态来解决各种问题。此外，他们富有领袖的才干，懂得问题的缓急先后，所以干起来头头是道。

一个秘诀

我认识星马的一位最成功的实业家，他的机构满布各州府。他用人的一个秘诀，就是聘请英校出身的人才来担任律师，会计师，秘书等职务；聘请华校出身的人才来担任经理，副经理，主任等职务。原因是华校出身的人才，多数有胆量，肯担当，而经理和主任就需要这些人。

从《南大校讯》里，我知道有些毕业同学早已担任经理，副经理，主任，中学校长等职务。这是独当一面的工作，这是社会中坚份子的责任。事实上，除了政府首长应由中选的政党担任外，各行业的负责人，正是社会安定的力量，假如这种力量太脆弱，政府首长要领导也无从着手，南大毕业同学在工商界及政府各部门已经占了相当地位，这不能不说是良好的开头。

第三，在学术上的贡献。大学教育不仅是贩卖旧学问，而是要创造新知识，远在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414

一千二百年前，大文豪韩愈已经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和授业是普通教授的责任，只有“解惑”，即解决疑难的问题，是学有所心得的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学者就提到运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本地的问题。虽然这口号喊得很响亮，可是真正懂得把这口号来实行，究竟为数不多。

从各期的《南大校讯》里，我知道南大毕业同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显露头角。他们到外国去，不是镀金，而是探讨深奥的学问。因此，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他们已经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他们所作的专门研究的论文曾博得国际的重视，使星马的大名，随着南大毕业同学的优异成绩而广播各国。

三点期望

南大毕业同学对于教育、社会、学术三方面既然有这么大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趁机提出我们的期望。

第一，希望星马政府提前承认。英美的第一流大学，多是私立大学。它们的政府，不但加以承认，而且予以积极帮助。虽然如此，它们的政府仍尊重各大学的高度自治，不会随便干涉。因为大学替国家培养人才，大学办得好，办得坏，关系全国的命运，所以各国政府对于大学所负的神圣的任务，只有赞助，绝不卸责。

第二，希望社会人士慷慨解囊。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它的基金达几亿，每年的利息达几千万元，所以该校当局才敢放胆去做，订定长期发展的计划，聘请各国有名的学者专家，充实图书仪器的设备。因为学校办得出色，所以申请入学的人数特别多。这样一来，学校当局不但有严格选择的机会，而且可以提高学费，增加学校的收入，虽然它也愿意拨出一部份资金来奖励优秀的学生。

南大创办的初期，热心的社会人士曾慷慨捐助一千多万元，这事情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不过大学教育是最费钱的机构，所以社会人士的帮忙也应该源源不绝。只要他们肯出钱，那么他们的大名将和南大一样，永垂不朽。

第三，希望毕业同学再接再厉。上边已经说过，南大毕业同学在各方面都有贡献，所以大家应该保持这精神，继续往前发展。老实说，南大办得好，办得坏，毕业同学比任何人都清楚，尤其是那些曾到外国深造的同学；他们经过一番比较研究之后，对于母校将有进一步的认识。关于怎样筹款，怎样改善课程，怎样物色人才，他们也更有把握。只要他们肯尽力支持，天大的事情也可以干得成功。

《圣经》有句名言：“你应该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天父的爱子。”同样的，我也希望每个南大毕业同学，除了充实学问，献身社会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应该很骄傲地说一声：“我是南大毕业生。”

南大向前迈进

(1965年12月2日)

王邦文

新加坡宣告独立之后,公众人士,南大毕业生以及在学的南大同学,对南大前途都非常关切。我在8月20日接见南大毕业生协会的六位代表时,已经就新加坡政府今后对南大的资助,承认南大学位以及马来西亚学生继续来南大求学等项问题,大体上向他们解释过。尤其是在9月11日南大当局正式发表该校“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宣布南大当局决定采纳该报告书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明年起实施新学制。这是南大未来发展的最大关键,只要南大能够依照报告书的各项建议,循序渐进,逐步改善,学术水准达到普通的程度,有关承认学位问题当可以迎刃而解。

我曾经指出,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唯一认识到国家的多元民族与文化的特质,因而采取了平等对待四大语文源流的教育政策,不但是国语,就是华、印、英语文媒介的学校都受到国家的平等照顾。在整个东南亚,新加坡是唯一可以提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整的以华文为媒介的教育系统,而在这一方面,南大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可是我们必须了解新加坡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文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及英文都是平等的官方语文。虽然,华文将永远作为南大的主要教学媒介,毕业生如果能够通晓本国的其他一两种官方语文,对学生以及国家都比较有利。

政府及公众人士的恳切期望,不外是要使南大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正在各方面发展中,迅速趋向现代化的多元种族国家的需求。正为了此种需求,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便提出建议:“南大造就的毕业生应能辅导国家的发展路向,他们应有处理公共事务及管理工商业发展的训练,而且应具备特殊的能力,以应付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需求。”并认为:“南大的目标是它所造就的毕业生,如果不能通晓三种

语文，至少应通晓二种与国家发展有关的语文。”因此最现实的一项改善工作是语言中心的建立，以最有效的教学法，在最短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所需语文知识。有些人把这种基于实际需求以及符合多元种族国家政策的语文教学媒介略予改善的措施，曲解为使“华文大学”变质为“英文大学”，已导致新的纷乱，亲共份子又乘机，重新掀起目前的不良状态，伤害南大的未来发展前途。具有此种观点的人士应当时刻记住，超半数的南大生是来自马来西亚，毕业后，他们必须回去原居留地谋生，试问只精通华文，这些毕业生将何以在马来西亚立足谋生？因为马来西亚在1967年后，将以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文，这些人士在作偏激性的言论时，是否有为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前途着想？

事实上南大许多学系，自创办以来即多数是采用英文课本和英文参考书，这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的便利，绝不会涉及所谓华文大学或英文大学的问题。况且语文中心的建立，只是为了加强语文的训练与运用，同时一年级新生之入学资格也照旧没有任何改变。我希望有识之士应当对国家政策与南大前途兼顾，认清作为一个新兴的多元民族国家，自然希望高等学府能够培养更多能够使用一种语文以上的专业人才，为这个多元民族国家效劳，不希望这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未来公民，从小学至大学受完十六年教育，还是仅仅懂得使用一种语言而已。

关于政府当局对南大的经济援助，一向是视南大每一阶段的进展情形而逐渐增加，到目前为止，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新加坡政府对南大所作的财政资助包括发展和常年的开销在内，已高达四百六十万元，单只今年度常年经济资助即已达一百万元。在南大当局采纳和实施报告书的建议之后，每一改善阶段所需的经济资助，政府也将会不断增加，以应南大的实际需求。我也很希望社会人士继续资助南大，尤其是那些已经认捐的人士，能够早日把认捐的款额悉数交出来。

（取自《星洲日报》）

双语保障华校前途*

(1966年8月26日)

李光耀

今天晚上我所要提的问题和你跟我的任务有关。最近我跟我的同僚经常谈起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的问题。要怎么样把他们培养起来,成为有魄力的和刚强的下一代。基本的问题是要怎样迅速改变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教员的立场和态度。

现在是东南亚多事之秋。由于新加坡不停的发展,所以我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较高。继续发展下去的结果,可能使越来越多人心里感到有点不舒服。至于长期的打算,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世界的局势如何,谁敢预测?可是,我们的任务是要保存我们目前的地位,所以不管二十年后的情形如何,我们必须处理我们目前的事情。

我认为大家都很注意今年或明年要入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所选择的学校,因为这反映了我们社会一般人的想法。今年比去年有比较少的父母选择纯粹马来文的学校,这方面的数目大约减少15%。印度文学校也是一样。英校和华校怎样呢?政府让父母自由选择;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作决定。可是,宗教问题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切身问题,所以应该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不要用行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华文学校没有减少,但学生的百分比和数目可能减少,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在减少,这是因为我们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减少了。

问题是要怎样彻底了解父母的态度、愿望和立场。另一方面要怎样说服他们应付将来的发展。

* 在人民协会的一个学术讲座上,李光耀深入浅出的谈到推行双语政策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的需要,并提议改革华校和英校,以加强工艺技术及价值观的学习。

华校英校各有优点

依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年幼时，曾经在幼稚园读了一年华文，这可能是我今天会讲几句华语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也不便说服彼此应该把儿女送进哪一种学校；可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跟我的弟弟送孩子上华文学校；另外两位却先送儿女到华文学校的幼稚园，然后转到英文学校。所以我有办法来比较一下。我的判断是这样的：英校有英校的好处，特别是他们的设备方面，同时他们的教员在教学方面也很有经验。这些好处，我们是要承认的。可是对于价值观念、人生观、立场和态度，我敢说，你把一个受英文教育的学生跟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来比较，那个受华文教育的，他的背景，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和态度，表现出有足够的魄力，也表现出有足够的信心，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至于英校，那就不同了。你学的不是你自己的语言，你在学校所念的书，大部分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结果心里有矛盾，很少人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可是你单单念华语，你要怎么样谋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居住于东南亚，邻国的经济关系，你的社会情况，有利于会讲两三种语言的人。

我认为这是华文学校的一个最严酷的考验，你会不会面对事实，改变你的办法来适应环境？

首先要问华文学校的教师、校长、大学毕业生，如果你敢面对事实，敢承认单是念华文，没办法、也不方便在东南亚谋生，那你要怎样改变你的教育内容？当然，你认为需要多学习一些英语和马来语。可是，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应付这样多的费用。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

政府会慢慢地想一个办法，首先你们要自己作出决定。我认为我们最理想的教育政策是不管你上哪一种学校，以华语作为媒介语，或者以英语作为重要的媒介语，或者是马来语或淡米尔语也好，内容应该是相同的。同时，在你毕业的时候，最少会讲两种语言，讲得相当流利，而且有机会表达你的意思。词能达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

我最近访问过捷克。他们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其中一部分是捷克人，一部分是斯拉夫人；语言也是斯拉夫语。可是因为斯拉夫的一部分曾被奥地利控制了二百多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人生观、立场有点不同。所以现在的捷克，斯拉夫是特别的自主的一部分。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看今年的南大新生，新加坡的学生占70%，以新加坡的学生只是40%。

那为什么？因为新加坡以外的学生，他们自己国内的教育政策不同了。他们无法通过南洋大学的考试；他们比新加坡方面的华文程度差得很多了。这是一个事

实,我不是批评别一个国家的政策。这个事实,必须加以承认。问题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不注意这件事情,让它继续下去,我看再过五年,南大跟其他所有的华文教育机构,100%的学生将统统是新加坡来的,除非一小部分可能在家庭有受特别的教育。我们需要考虑怎样应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保留价值的,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可是你怎样保留下来?他们的教育内容、办法、方式、语言不同了。那我看南大最后可能要特别设一个先修班来处理这事,以便帮助他们。这件事值得考虑,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最后,我们要看看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怎样的社会。我这样简单的说,如果你要我成为东南亚的各族之一,我可以接受,可是,我不能够接受人家同化我。那是不容易接受的。你的一部分要保留,我的一部分也要保留。

同时,我相信你们念过历史。我最近很喜欢看历史,你面对新问题时,不妨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曾经发生过;我看过很多国家的历史,很多种族的历史之后,我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人跟动物不同,动物是靠着身体的力量,人不同,有语言、文化、社会组织。

历史上,除非一个种族被完全抹杀、消灭,否则,一个比较有办法帮助一群人民解决生活难题的种族,它的文化也就很难被消灭。我常常举出这个例子:保加利亚,我最近去访问的东欧国家,很有趣。它有很长的历史,本来,他们是从亚洲来的,不是斯拉夫族。他们到保加利亚,当时有一些斯拉夫族在那边了,结果因为斯拉夫的文化、语言,比较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难题,保加利亚的那些移民便接受斯拉夫语,结果他们讲斯拉夫话,接受斯拉夫的文化。五百年前,他们是给那个信奉回教的土耳其帝国——奥图曼帝国霸占了,长达五百年。我去那里,他们的首都很多回教堂,以前是回教堂,现在则作为别的用途了。经过五百年,各方面被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被解放,他们并没有被同化。

这个土耳其帝国,曾经控制所有的中东国家,很多原来并不是回教徒的,慢慢地同化他们,他们讲土耳其语言,阿拉伯语言。阿拉伯跟土耳其差不多同样,可是这些国家,他们原来的种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组织,是比不上土耳其的,他们认为这个比较能帮助他们进步,所以扔弃旧的,接受新的。可是,保加利亚不同。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比较有价值,结果超过了五百年,还是一个波基利亚族,讲斯拉夫语。捷克的情形也是一样。差不多有二百到三百万斯拉夫族,被奥地利的德国人统治了二百五十年,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不能够应用。他鼓励你应用德文。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统一起来。重新统一之后就不同了,西部的捷克进步,文化、语言方面都有丰富的表现。斯拉夫比较落后,可是,不管落后不落后,他们也不会被同化。这意思是说,有些语言,有些文化是百折不挠的,很耐用的。所以我

认为,我们在新加坡所面对的难题并不是你跟我一生之内可以解决得了的。有的难题,有的事情要几百年的历史来慢慢儿解决。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和各族的一部分利益一定要同样的保留。

在整个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让它的移民像我国这样有机会管理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不管是什么地方,欧洲殖民地的势力,很小心的保护土著民族的努力,并不是这个势力能解决社会的难题,而是这个势力给它们一个帮助的借口,避免东南亚自然的变化或是发展。如果新加坡的问题让英国政府来解决,今天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新加坡。

在教育方面,我说让每一个种族保留他的一部分。同时我认为每一个华族学生,不管他是在英校也好,在华校也好,都需要灌输传统的生活概念。所以我认为在英校,他们目前所采取的办法是不足够的,一个星期只学华语两三次,结果你要讲这种语言,你觉得不好意思,没办法应付。我看以后一两个科目,可能历史或地理用华语来作媒介语,让他们毕业后,双方都方便。不论右手也好,左手也好,要用脚趾也好,这正是新加坡生存之道。

保留传统时不可忽略科学知识

在华校方面,我认为需要想出一个办法,特别是中学,不管是政府学校,或者是政府辅助学校,每一所学校都需要科学设备和运动场设备。政府需要负担这个开支,同时,科学用英语来讲授,在日常生活里也应用这种语言,结果呢?很方便。我们所要的哲学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我们的,可是新的工艺和新的科学也要学。

我们应该把旧的观念斩除,重新考虑怎样解决新难题。如果不采取这样新的办法,你慢慢的就会削弱,不符合新的情况。谁敢说三十年后东南亚的情况如何?可是我敢说,如果我的孩子会讲华语,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他的立场,背景完全是稳固的。同时会讲英语,科学知识的吸收将比较方便,要去外国深造也没有问题。你会讲马来语,也方便一点,这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三十年后,我们再来看看情形如何?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一部分的好处一定要保留下来。

如果你要继续用旧的办法,不想改变,我认为你不符合学生家长的要求,也不符合你的学生所面对的生活环境。这并不是要你完全扔去旧的东西。旧的东西也有很多是宝贵而值得保留下来的。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得灌输新的科学知识,学习各种语言,改良各种各样的设备。这样做,我认为我并不是注意华校的问题,我是注意人民生存的问题。如果关注华校无助于人民的生存,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的生存大有帮助,所以我才很着重它。

主持南大新图书馆开幕致词^{*}

(1966年10月29日)

李光耀

南洋大学成立到今天已经足十年了,俗语说:“十年人事几番新”,的确,十年来,不但南大有了不少的变动,新加坡在过去的风风雨雨的十年中,也经历了不少迂回曲折的道路。

我们都曾在经过的十年中,把我们对国事的各自不同主张提到东南亚的现实,去经受最严酷的考验。十年前的今天,我相信人们不难看出什么样的主张才能符合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什么样的主张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你我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和主人,今天在这里的,你我却又都是华族的后裔,我们都晓得,十年来东南亚许多地区,许多华侨受到了重重的逼害,许多华裔受到了种种不同的歧视,有些华族人士甚至还面对死亡与驱逐的威胁——只有新加坡的华裔才能保持安全与自尊的地位。

为什么十年来新加坡的华裔,能够在一个充满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的海域中仍旧保持稳定呢?

* 星加坡政府建赠南大价值一百万元,楼高六层的新图书馆于1966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在李光耀总理主持下,隆重开幕。

这是南大建校十周年级念最重要的一项节目,受邀出席盛典者有各国驻星使节,文化教育界代表,工商界领袖,与南大学生家长及校友等,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亦莅临参加盛会。

这是李理光耀总理主持新加坡政府建赠南大新图书馆开幕典礼的演词,他强调一个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才有魄力,如果除掉母语文化传统,一切都是空洞的。如果新加坡培养三分之二弱不禁风的受英文教育的人,三分之一有勇无谋的受华文教育的人,那新加坡必然灭亡。

我认为唯一的原因是，我们认识现实，对东南亚的现实曾经做过一番非常准确的估计，否则今日新加坡的华裔（包括南大）不可能享有目前的安宁。

然而，今后我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你我都非常关怀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你我都是华裔（虽然我们之间有受中文教育者与英文教育者之分），我们彼此的命运是无法分开的，如果华裔必须遭受痛苦与危险，你我都一样难逃劫运。

可是，诸位，让我清楚的告诉你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加坡是不会有危险的，华族的地位，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都不会有危险。

让我们冷静的以逻辑来思考，不要再运用过时的旧口号来讨论问题。

我认为新大今后必须做到使他们的学生对当地社会的真实情况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因为新大目前的教育内容并未完全反映当地社会与人民的趋向，而南大也必须做到使学生们更多的懂得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实情。换言之，今后十年，南大与新大所培养出来的青年，必须完全了解新加坡人民情况及明白东南亚全盘局势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的青年，才能符合我们的需求，只有在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时候，南大与新大才有存在的最高价值。

我希望南大当局会认真研究这非常重要的一点，赶紧起来部署一切，以应付未来的挑战，使南大将来在东南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学术研究中心。

我最近说：新加坡国内情况是很稳定的，太安宁了，可能使我们失去认真敢做敢为的精神。

可是，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开幕式，却看到学生示威，这证明新加坡还是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

大家了解，要生存，必须有魄力，敢作敢为，我们必须有果敢的人才，才能在动荡的东南亚求生存，但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因此，新马分家后，我与我的同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如何通过教育培养有才能，体格好的下一代，维持国家的安全。我们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发觉目前每年有六万名新生报名入学，这当中，有三万八千人是入英校的，一万七千人人华校，五千五百人入马来学校，一百六十人入印度文学校，这意思是说，假如不注意这问题，十年十五年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将会有三分之二是只有知识，只能服从政府政策的人，而不是有魄力有胆识的人。

这里，我要引用马大中文系客座教授傅吾康教授的一段话说明我的论点，傅教授是德国人，他在1965年12月的马来西亚教育学报发表一篇题为〈星马华文教育的问题〉说：“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出路可怜，因此家长都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操心（尤其在马来西亚联邦境内）使他们不知何所选择：给他们接受英文教育还是华文教

育？有些人两者兼容，一面送子女入英校，同时也请家庭教师为子女补习华文，这个方法有时当然也很成功，培养一些精通中英文的男女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中坚；

只纯粹接受英文教育而没有华文教育为辅，最重要的一个后果便是华人文化传统的连根拔起，英文教育，就算连续接受了十三年，一般上学的人所习得的也只是皮毛，只有几间非常优良的学校的一些特出学生，能够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习得一个真正的西方文化来代替失去的中华文化，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自满于所得的英文教育。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及丰富的薪俸，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些人更是某些部门的专家，他们喜欢向受华文教育的同胞显耀自己的英文教育，看低他们。

不过，有一些人却迟早发觉自己是没有文化根底的，他们知道自己不知属于何种文化，有些甚至责骂自己的家长，当初没有给他们接受足够的华文教育，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可能是忠贞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的事业可能成功，体格上及情感上他们是华人，但文化上及精神上，他们不是华人，也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那一种人。

只要马来西亚没有切实的马来西亚文化，那么，便只有文化连根拔起的现象发生，由于宗教的障隔，要大规模地把华人融化至马来回教中去是行不通的，华人、印人及马来人共同接受英文教育，可能是调整的一个积极步骤，但文化的损失似乎还是主要的问题，新加坡的混合学校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积极达致一互相融合，互相吸取没有文化损失的唯一途径。

这证明了我所说的是对的，只有自己有文化传统的人，才有魄力，如果铲除了母族文化传统，一切都是空洞的。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假如我们现在不注意，十年，十五年后，我们会培养出三分之二没有魄力，没有自己文化涵养的人民。所以，为了要建立一个民主非共有组织有魄力的多元社会，我们在英校加进了华文，也在其他学校实施了第二语言。我们人民，不能只懂一种语言，只懂华文，或英文，或马来文，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每个学生至少得懂两种语文，最好是四种语文，每个学生，我们都得保卫他们的文化传统不致丧失，不管是华人，巫人还是英人，印人，因此，各民族学校应该果敢地面对问题，改善自己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培养了三分之二弱不禁风的受英文教育的人，三分之一有勇无谋的受华文教育的人，那我们必是灭亡，所以，不管南大新大，必当适应社会情况，才有价值。

承认南大学位

(1968年5月25日)

王邦文

三个月前,在南大毕业生协会所设的一个宴会上,我曾说将在一个较严肃的场合就有关承认南大学位事,表明政府的立场。我以为没有其他的场面会比今天的毕业典礼来得更隆重,这是南大创办十二年以来的第九届毕业典礼。因此,我愿借这个机会宣布,新加坡政府已经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正式承认南大学位有什么含意呢?它意味着在公共服务方面,南大学位将被视为与新加坡大学以及其他被接受的外国学位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它意味着南大毕业生现在可以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获得承认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公共服务职位。这并不是说南大学位未获得承认以前,南大毕业生不被接受进入政府机关服务。相反的,至去年为止,大约有八百名南大毕业生在教育界服务,而另外两百名则在其他的政府机关服务。而且,所有获得录取进入政府机关服务的南大毕业生一向都与其他获得政府承认的学位的毕业生享受同等的待遇。因此,政府的正式承认并未提高南大学位在薪酬方面的价值,而且也并不意味着南大毕业生在政府与私人服务方面将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学位被正式承认的真正意义是在使南大毕业生以及肄业生不再自视或被人视为属于较低一等的一群。现在随着这项久悬的学位承认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南大将能物色与保留有才干的教师,而全体教师也将能集中他们的全部精神在教学与研究方面,使南大能巩固与提高它在学术界的声望。

优良的学术水准

较政府承认来得更重要的是由学术界的其他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过

赢得其他大学的尊重,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到1967年8月止,有283名南大毕业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与纽西兰攻读高级学位。这个数目占南大创办以来所培养的3339名毕业生的8.6%。更重要的是我很乐意看到33位南大毕业生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已有17位(过半数)返回他们的母校执教。

由于新加坡的资源有限,我们希望新大与南大将要求更密切合作的途径,尤其应该设法消除在课程与设备方面的不必要重复,当然这必须在不牺牲各大学之特性与本质的情况下进行。在我们这个两百万人口的年轻国家、组织严密的多元民族社会,无论是在工业或高等学府方面,是不容许浪费或无助于生产的事业存在。我们希望两大学府间将产生思想的交流,使双方能进一步节省经费与提高效率。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两间大学应该深切地了解到政府在逐渐加强我们学校里的两种语文教育的用意。为了使学校毕业生能真正通晓两种语文,除了由明年起,规定第二语文为学校文凭考试的必考科外,我们已经开始应用第二语文教学若干学科。假如要政府的两种语文教育政策能成功,显然地,我们的这两间高等学府也必须同时要有适当的调整。

谈公众支持南大

现在让我谈谈有关公众人士支持南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间大学的创办是由于公益精神的蓬勃和社团及私人的慷慨捐献。在南大动乱不安的头几年,这间大学完全依赖私人捐款和学费勉强维持生存。当政府开始给予愈来愈多的财政资助时,公众人士对这间大学的捐助便显得愈来愈没有以往那么慷慨。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现在南大已经在健全的基础上完全改组。这间大学的常经费将告激增。为了提供更好的教学与研究设备,其建设费以及常经费亦将增加。而且,南大的校门将继续保留开放给马来西亚学生。这些马来西亚学生并没有获得他们本国政府的津贴,这就使新加坡政府的财政负担来得格外繁重。新加坡政府当然将继续提供财政资助南大,但是我们希望南大不应靠政府单独的支持。现在这间大学经已在健全的方针下改组,我们比以前更有理由希望公众人士给予慷慨的捐助。因此,我殷切地期望导致成立这间大学的个人牺牲精神能够重振起来。

最后,我愿在这吉祥的日子向毕业生们表示我的贺忱。作为第一批接受政府承认学位的毕业生,你们应感到无限的光荣。但愿你们能以自信与谦虚的精神离开母校,立志向上与果敢地面对困难,以献身的精神为国家服务与决心为社会谋求幸福。

(取自《南大校讯》第18期)

星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

(1968年5月31日)

《星洲日报》社论

南洋大学在上礼拜天举行第九届毕业典礼，代表政府参与盛会的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即席宣布了一个曾使当场人士掌声震动历久不停的好消息：星加坡政府郑重宣布承认南洋大学授予该校毕业生的学位。

在全世界的学术史上，这恐怕是一件破天荒之举。没有一个高级学府所授予的学位在它的本国需要承认，也没有一间高级学府的学位这么殷切与耐心的等待承认。可是南大的学位终于被承认了。

在南洋大学的校史中，这事件是一个新纪元：它结束了一个十二年来的悬案，也解决了从南洋大学创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个争端。这个争端起初是政治的——十二年前的殖民地统治当局根本不愿意本地有一间土语大学；后来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受外国语教育出身的当地人根本怀疑土语教育的价值，所以，由王赓武领导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所草拟的报告书，对于南洋大学的评价说：

“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显然把一间学府的学术价值跟他自己对于某种语文的喜好，完全混为一谈，而且不加选择的下了他的妄断。可是，事实证明，南大不但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大本营，而且，恰好相反，因为华校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就把英文作为强制必须的第二语文，这间华文大学事实上比星加坡大学都更能“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它的存在益处”，因为它并不像星大一样只崇拜一种

语文——英语至上,甚至有多少人除了这唯一的一种语文,连自己的母语都一字不知道。

事实上,一个高级学府的身份价值,是要看它的学术成就的,跟它的教学媒介语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这是连稍微有点儿常识的成年人都能明白的一件事。而且,谈到一间学府的学术成就,就连政府的承不承认甚至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衡量标准。

所以,王邦文部长在他的宣布承认南大学位的演词中说:

“较政府承认来得更重要的,是由学术界的其他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由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已赢得其他大学的尊重,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到1967年8月止,有283名南大毕业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与纽西兰攻读高级学位。这个数目占南大创办以来所培养的3339名毕业生中的8.6%。更重要的是,33位南大毕业生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已经有17位(即大约一半)返回他们的母校执教。”

南大建校十二年,现在它已经用它自己的成就奠定了它的地位,获得人的尊重,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取自《星洲日报》)

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

(1970年1月1日)

黄丽松

十多年前,当星马还是殖民地的时候,这里的公众人士,在裕廊的蛮野创办了南洋大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精神的崇高表现,因为我们回顾当时环境的恶劣,反对南大创设的势力之强大,乃至于创设成功之后的种种艰苦历程,同时看看今日南大已有的成就和声誉,十足反映出此间人士高瞻远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当年一样是裕廊荒野沼泽地区,现在变成国家生机寄望所在的工业中心,和这个当年被遗弃的南大,现在已经获得这个新兴国家的政府正式承认和热烈支持,其蓬勃气象,正是交辉掩映,相得益彰。

南洋大学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主要因素有下列两点:

(一)新观念的建立——过去有好些热心教育的人士认定我们可以完全不必依靠政府的资助而仅凭学费及多少公众人士的赞助来维持一间大学的发展。这种自给自足的观念、自力更生的精神,固属难能可贵、值得嘉许,可是要办一个符合国际水准的大学,所需经费浩大,除非是有庞大的基金作后盾,否则这种办法是走不通的。南大早年轻费的捉襟见肘、一切设施因陋就简、教职员待遇菲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最近几年来南大在各方面都有进步,这和政府负担的逐年显著增加是分不开的(过去几年政府财政负担就由百分之廿八增至百分之六十以上)。

因此,在一个发展国家中创建新大学,经费来源必需凭藉政府的大力支持,方能循着正轨,本着在质不在量的政策,顺利地发展。这个观念,南大现在可说已经有了正确的体验。

这是南大踏入新阶段的开端。

(二)新环境的形成——南大在过去是在一种抑制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不但

象环生,而且前途茫茫,但现在南大已过渡到既安全又稳定的新环境中,从事发展计划。这种新环境是和四年前新加坡的获得独立一齐俱来的。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的独立使南大交上了好运。因为在独立的新加坡,政府是在切实的推行四种语文教育平等的政策,这使南大得到全面的、完全的发展的机会,可以展鹏翅而奋发,翔四海而无阻。这种政治因素的转变,使南大可以自由地迈步向前,以达成一间真正具有世界大学水准的大学,一间全民堪以自豪的大学。

这是南大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国家中大学的特征

谈到发展国家中的大学,由于它们的背景大致不差,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同小异。一般说来,发展国家中的大学有下列几个特征:

(一)对本国文化缺乏认识——新独立的国家,由于文化外铄过久,对于本国文化观念反而比较淡薄。大学之中,每每缺乏国家观念,这与本国文化之缺乏认识,可说互为因果。因此,大学之中对于本身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还需要努力提倡。

(二)对本地区缺乏认识——新兴国家的大学士林,往往对远在数千哩之外的殖民地宗主国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非常熟悉。平日高谈阔论,像是在数家珍。但对同一地区的周遭邻邦,甚至本身生存所系的国家事务,懵懵然无所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十多年前,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ASAHL)初次开会时,各大学派来的代表,见面时宛如陌路人。他们之间对彼此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稍有认识的人少之又少,但对于英、美、法、荷国家的语言文化却是说来琅琅上口、头头是道。

(三)师资与设备不理想——新兴国家,鉴于过去受殖民地政府的忽视过久,教育落后,因此独立之后,希冀一下子迎头赶上,不得不尽量迅速扩展教育,结果产生诸多难题。首先是国内人才有限,教育作飞跃发展之后,师资便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学生人数激增,适合的师资既缺乏,而且教师负担势必加重,设备又不敷应用,以致教学水准低降。同时有些国家中优秀的人才又因此向外迁流,教育问题更加复杂,因之学术水平无法维持。

(四)经费缺乏——一般新兴国家里的大学都没有雄厚的基金为常经费的后盾。通常大部份的经费出自国库公帑。有些私立大学则靠收学费为经费的主要来源;结果教学设备差,教师薪金低,其表现免不了差强人意。在东南亚的新独立国家中,星马两地的大学,幸好一般可以说是经费比较充足,设备也堪称比较完善,因此它们所表现的学术水准都比较高些,这现象与经费的充裕是分不开的。

(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未能作全面的协助——每个新独立的国家所面对的首要的目标是在发展国家的经济,希冀巩固国家的生机,各国都极力推行工业化,注重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430

工艺训练。大学方面除了担负一般的大学学术教育之外,须在工业发展方面扮演一份角色,协助社会解决种种难题,这是应该的事,但是往往由于人才非常不敷,训练和知识不够或不符合需要,其所能作出的贡献不多。

因此,大学里的教学与研究,如何避免脱离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变成一件重要的课题。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是遭受殖民地统治者忽视过久,一切建国事业,百端待举,教育事业更是要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又要为工业发展而奋斗,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处在这个非常时期里的大学,其所担当的责任就跟着更加繁重,它一方面要挖掘新知识,探求真理,一方面又要尽力对国家当前的实际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因此大学学术研究与国家经济发展,就要循轨并进,两全其美,这是发展国家中的新大学的使命。

(六)大学自主主权——前面提过,大学的经费大部分是来自政府,因此政府对于大学如何花费公款,自然要关心。譬如训练的人才,要符合国家当前及长远的发展的需要;研究工作又希冀大部分能切合实际的目标。为国家安全问题,教授人员的遴选、学生的取录,必要时政府也免不了要有发言权。因此在大学里的人员,尤其是到过先进国家留学多年回来的,有时觉得政府这样做是侵犯了大学的自主权。实则百废待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在不致违背教育与探讨原则的范围内,如果能够尽量配合国家经济的需要,帮忙解决社会急待解决的课题,不但是一件好事,也是很应该的。其实就算是在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里,纯粹为学问而研究的工作亦不过是小部分。至于教员与学生的遴选问题,那是牵涉政治动荡环境中新兴国家安全的措施,虽然有时觉得令人懊恼,却是一剂不可不服的苦药。一般新兴的国家,不但有外犯,同时往往亦有内忧。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之下,政府有责任确保大学不致成为颠覆活动与骚乱的温床,从而维持应有的宁静环境从事讲道授业。从这种积极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权的问题,便应该有新的谅解。

南大既然是发展中国家里长成的大学,它所面对的问题中有些与本地区其他大学大同小异;至于以后的发展却有自己的方针。

南洋大学发展的方针

南洋大学应该是发展国家大学中善于发挥兼收并蓄之长的大学。在学制上,我们既采用比较灵活的美国大学的学分制,必修选修制,同时也借重比较客观的、达到一水准的英国大学的校外考试委员的制度。在学系编配方面,除了自然、商科等现代及实用学科之外,我们特别强调东方文化的研究,这是南大精神本体所在,也是南大发展的方针。举个例说,我们的中文系在本地区固然是佼佼者,就是马来学系,对于印尼及马来西亚文化的研究,也是本地区重镇之一,其作用正日益加重。我们的

语言中心又给我们已谙熟华文的同学提供优良的设备，先进的教学法，使他们精通英语，以适应多种语言的社会；同时语言中心还教授华、巫、日、法、德等重要语言，以便同学在语言学上，多多益善。

南大发展的方针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东方精神文明毕竟比西方的强。在这西方世界的青年陷入吸毒、颓废、淫佚、生活糜烂不堪，惶惶然不可终日，精神无可解脱，社会混乱一片，道德荡然无存的当儿，反观我们的青年，个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既律己而严明，复动静之守度，丝毫不受颓风的感染，屹然危立，清操拔俗，未始不是拜东方文化熏陶之所赐。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本大学得天独厚的地方，应该值得我们庆幸。我们本诸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而沐浴于世界文化的大海里，含英咀华，熔铸陶钧，期以出类拔萃，纵四海而知所归。这是南洋大学特出的地方。

同时，我们认为一间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不能单单着眼在物质与实用方面而忽视传统的探讨真理的精神。实际上，大学应该同时保有自己的天地，从事精研与覃思，其微妙之处足以令人兴味盎然；奇绝之处亦堪引人入胜。因为大学是作育英才的地方，惟其保有探讨真理的精神，才能够达致理想的目标。这种人才，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既有敏锐的观察力，亦有逻辑的思考力，有理智、有胆识、既能明辨是非，又能随机应变，这是国家的中坚份子不可缺少的优良品质。这些品质在大学的教育中就应该培养起来。我们不能够单从工艺技术专门训练着眼，因为工艺技术的进展日新月异；今年所学，明年转眼就成为过去。在大学的阶段，一般适龄青年是在十八岁至廿一、二岁之间，是巩固基本训练的黄金时代，应该好好把握机会，在踏入社会之前作最好的准备。

大学是固有文化的堡垒、人类优良传统的凝聚地，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大学是创造新文明的动力，也是使下一代踏入现代科学工艺时代的策源地。但是在科学工艺化的过程中，万万不能让学生变成没有灵魂的机械人，而应该使祖先文化智慧的亮光点燃青年人的心灯。

大学是一切出类拔萃的渊藪，它会聚最好的天资、训练最上乘的人才，同时是最优秀人物所凭藉以使本身得到充分发展的场所。

南洋大学既有优良的传统特征，又具备发展的好环境；既有政府的支持，复得社会的赞助，当初排除万难，立下了民间创建大学成功的好榜样；今日天时、地利、人和俱佳，正如虎背添翼，蛟龙得水，未来的进展、未来的成就，一切都将是锦上添花。

（取自《星洲日报》）

南大决定创办研究院

(1970年2月20日)

《南洋商报》社评

新年刚过去，南大就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它决定创办研究院，使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学术水准尽量提高。

当去年此日，南大新校长黄丽松决定接受南大的聘约的时候，他的最大的怀抱，就是想法充实南大的内容、提高学术水准，使它成为东南亚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

经过一年的苦心策划后，南大果然要迈步前进了。为着脚踏实地起见，它决定先创办亚洲、自然科学、数学与商学四个研究所。等到上述四个研究所办理得成绩卓著后，才扩而充之，继续创办其他各科的研究所。这种稳扎稳打的方法，是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人最崇尚的方法，因为每个科学家都懂得分析和综合的妙用，同时，也懂得把最复杂的事物，化为最简单的东西，然后集中精力，从事“慢而稳”的进展。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四个研究所的重要性。在殖民地的铁蹄下呻吟的亚洲人，大多数青年唯欧美的马首是瞻，对于本国的事物固然茫然无知；对于邻近的国家的观点也是一窍不通。只因他们相信“定命论”，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奴才，一辈子应该俯首下心地伺候宗主国的大小官员，所以他们连仰首伸眉，畅谈天下事的勇气也消失了。

亚洲研究所的设立，就是希望当地青年彻底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所负的使命。要达到这目标，他们必须对于亚洲的语文、历史、地理有相当的把握。事实上，以当地人来研究当地的事物，这不消说会占了三分便宜。

目前是自然科学的天下，不懂自然科学，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的余地，撇开三个超级强国不谈，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所以能够在最短期间内东山复起，这完全靠自然科学的帮忙。

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国家，一向不重视自然科学，所以在建国的初期，事事感觉困难。今后只好急起直追，在这自然科学上痛下功夫，先要吸引欧美已有的成就，再进一步，要独辟蹊径，在自然科学上有所贡献。

数学是科学的科学。数学没有基础，要在自然科学里打天下，无异缘木求鱼。南大得天独厚，当它草创时期，凡百事物，因陋就简，图书仪器，根本谈不上。幸亏该系有少数特出的教授，一面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一面尽量帮忙毕业生出国深造。到如今南大所出版的有关数学的杂志和书籍，已经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青睐。因此，数学研究所的创办，现在正是最适当的时候。

东南亚这个地区是通商惠工的好所在。在过去，这儿输出去的是土产，输入来的是机器制造品，一般商人仅以代理商的身份，逐什一之利。自这儿实行工业化后，形势就完全转变。我们再也不可以像从前那样，坐在苹果树下，等候苹果落下来。相反的，我们应该主动地从事市场的分析、各方面的联络；消息是通、随机应变，把商场当做战场。因此，今后我们所需要的商战奇才，比较以往所要求的条件更苛。除了商科研究院能够提供胜任愉快的人才外，半路出家的人很难经得起风暴。

上述四个研究院的成立，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它们不但给新马提供人才，而且给附近各国培养人才，所以它们值得各方面的热烈支持。

谈到研究所的经费，原则上是多多益善。但是，为实事求是计，南大当局仅拟定一个平易近人的计划。据悉，这个初步计划，仅需一百二十万元。假如南大能够筹到六十万元，那么政府将在筹得一元补助一元的原则上拨助，以达到一百二十万元的目标。

现在南大理事会已经改组。新任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会长，他算是少壮派，富有进取的精神。副主席吴水阁，老成持重，富有责任感。我们只看他筹建中正中学的大礼堂的成绩，便知端的。至于其他理事，个个都有朝气。只要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一展开，我们相信大家在“储才国用”这个最漂亮的口号下，慷慨解囊，使南大拟办的四个研究所按时完成。

人才不是天生成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的。各先进国的大学研究院已经有先例。南大不过遵循这个正确的途径，往前迈进罢了。

南大开办研究院

(1970年3月21日)

筹备经年，四方关注的南洋大学研究院，将于四月间新学年伊始时，正式开办，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南大校长黄丽松教授今日对本报记者披露这项消息说：南大研究院，将按照教务会所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及入学细则进行办理。

根据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院辖下将先行开始四个研究所：亚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及商学研究所。

不过，黄校长指出：为了配合南大各院系的不同情况，研究院属下的四个研究所，不一定要在今年内全部一齐招生。

譬如说：数学研究所四月间开始，招收数学系的毕业生进行研究，那是没有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及亚洲研究所也可以分别招收化学系、生物系或政治与行政学系的研究生。

所以，南大研究院在今年四月开办，已经达到水到渠成的阶段。虽然，研究院四个研究所的人选，仍有待南大当局的正式宣布。

据本记者从可靠方面获悉：数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将由郑奋兴教授出任，郑博士为南大校友，前任数学系主任，现任该系讲座教授。

据悉郑教授将于五月间出国，访问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一些著名大专学府，同时进行讲学，并参加九月间在法国尼斯镇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发表论文。

又：南大研究院辖下四个研究所之办理细则，经由该校教务会通过。有关情况，经由本报独家发表披露。

据本报记者进一步探悉上述四个研究所之细则，详文如下。

“亚洲研究所办理细则”：

定名：

一，亚洲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为研究院之组成成员。

目标：

二，本研究所之目标包括：

(a)执行研究院之研究计划，以达致在中文、巫文、历史、地理、政治与公共行政及其他随时增加之学术研究范围，颁授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b)主持南大人文学及社会科学教授人员之研究及出版工作，尤其注重下列范围的研究及出版工作：(一)东亚；(二)东南亚；(三)南亚及(四)西南太平洋。

(c)发表研究结果，出版研究所学报。

(d)促进研究所及其他研究亚洲问题的学术机构的合作。

院士：

三，研究所院士将包括研究院中所有根本研究所有关之院士、高级院士及荣誉院士。

职员：

四：研究所所长及副所长将由校长由院士圈中选任。

组织：

五：研究所将设立执行理事会，由所长、副所长、文学院院长、该院各系系主任(亦即研究所院士)及研究所其余各院士推派之两名院士联合组成，而由所长任主席，副所长任秘书。研究所执行理事会之主任。

六，研究所执行理事会将负责执行下列两大任务：(A)教学；及(B)研究。

(A)教学方面：

(a)负责批核研究生攻读研究院之工作；

(b)负责批核硕士及博士论文；

(c)委任院士出任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d)处理一切有关该所研究课程之考试事宜；

(e)通过研究院，向教务会建议颁授高级学位；

(f)处理其他有关研究所教学工作之组织及执行事宜；

(B)研究方面：

(a)策划研究所之研究及出版政策。

(b)批核由院士提出之研究计划；

(c)负责授权研究成绩之出版事宜；

(d)负责编印研究所学报；

(e)负责主催学术会议、研讨会、演讲会等；

(f)负责跟研究亚洲问题的其他机构进行联系；

委员会：

七，为方便工作之进行，研究所执行理事会有权由院士当中（包括荣誉院士）委派人选，组织执行或临时委员会。

“自然科学研究所办理细则”：

定名：

一，自然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所）为研究院之组成成员。

目标：

二，本研究所之目标包括：

(A) 执行研究院之研究计划，以达致在物理、化学、生物及其他随时增加之学术研究范围，颁授硕士及博士学位。

(B) 主持南大自然科学科学教授人员之研究及出版工作。

(C) 促进研究所及其他有共同兴趣与目标之学术机构的合作。

院士：

三，研究所院士将包括研究院中所有跟本研究所有关之院士，高级院士及荣誉院士。

职员：

四，研究所所长及副所长将由校长由院士圈中选任。

五，研究所将设立执行理事会，由所长、副所长、理学院院长、该院各系系主任（亦即研究所院士）及研究所其余各院士推派之两名院士联合组成。而由所长任主席，副所长任秘书。

研究所执行理事会之主任：

六，研究所执行理事会将负责执行下列两大任务：(A)教学；及(B)研究。

(A) 教学方面：

(a) 负责批核研究生攻读研究院之工作；

(b) 负责批核硕士及博士论文；

(c) 委任院士出任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d) 处理一切有关该所研究课程之考试事宜；

(e) 通过研究院，向教务会建议颁授高级学位；

(f) 处理其他有关研究所教学工作之组织及执行事宜；

(B) 研究方面：

(a) 策划研究所之研究及出版政策。

- (b) 批核由院士提出之研究计划；
- (c) 负责授权研究成立出版事宜；
- (d) 负责编印研究所学报；
- (e) 负责主催学术会议、研讨会、演讲会等；
- (f) 负责跟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其他机构进行联系。

委员会：

七，为方便工作之进行，研究所执行理事会有权由院士当中（包括荣誉院士）委派人选，组织执行或临时委员会。

“数学研究所办理细则”：

定名：

一，研究院辖下将设理一数学研究所，命名为李光前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

目标：

二，本研究所之目标包括：

- (a) 执行研究院计划，以达致颁授数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 (b) 主持南大数学教授人员之研究及出版工作。
- (c) 发表研究结果及出版研究所学报；
- (d) 促进研究所及其他研究数学的学术机构的合作。

院士：

三，研究所院士将包括研究院中所有跟本研究所有关之院士，高级院士及荣誉院士。

职员：

四，研究所所长及副所长将由校长由院士圈中选任。

组织：

五，研究所将设立执行理事会，由所长、副所长、数学系系主任（亦即研究所院士）及研究所其余各院士推派之两名院士联合组成，而由所长任主席，副所长任秘书。研究所执行理事会之主任。

六，研究所执行理事会将负责执行下列两大任务：（A）教学；及（B）研究。

（A）教学方面：

- (a) 负责批核研究生攻读研究院之工作；
- (b) 负责批核硕士及博士论文；
- (c) 委任院士出任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 (d) 处理一切有关该所研究课程之考试事宜；

(e)通过研究院,向教务会建议颁授高级学位;

(f)处理其他有关研究所教学工作之组织及执行事宜;

(B)研究方面:

(a)策划研究所之研究及出版政策;

(b)批核由院士提出之研究计划;

(c)负责授权研究成绩之出版事宜;

(d)负责编印研究所学报;

(e)负责主催学术会议、研讨会、演讲会等;

(f)负责跟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其他机构进行联系。

委员会:

七,为方便工作之进行,研究所执行理事会有权由院士当中(包括荣誉院士)委派人选,组织执行或临时委员。

“商学研究所办理细则”:

定名:

一,商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为研究院之组成成员。

目标:

二,本研究所之目标包括:

(a)执行研究院计划,以达致在工商管理学、会计学、经济学及其他随时增加之学术研究范围,颁授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b)主持工商研究所教授人员有关工商及经济问题之研究及出版工作,尤其有关东南亚工商及经济问题方面;

(c)为新加坡工商界提供咨询性服务;

(d)主持训练课程及研究会,促进工商教育

(e)促进研究所及其他研究工商问题的学术机构的合作。

院士:

三,研究所院士:将包括研究院中所有跟本研究所有关之院士、高级院士及荣誉院士。

职员:

四,研究所所长及副所长将由校长由院士圈中选任。

组织:

五,研究所将设立执行理事会,由所长、副所长、商学院院长及该院各系系主任(亦即研究所院士)及研究所其余各院士推派之两名院士联合组成而由所长任主席,副所长任秘书。

研究所执行理事会之任务：

六，研究所执行理事会将负责执行下列两大任务：(A)教学；(B)研究及(C)咨询。

(A) 教学方面：

- (a) 负责批核研究生攻读研究院之工作；
- (b) 负责批核硕士及博士论文；
- (c) 委任院士出任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 (d) 处理一切有关该所研究课程之考试事宜；
- (e) 通过研究院，向教务会建议颁授高级学位；
- (f) 处理其他有关研究所教学工作之组织及执行事宜；

(B) 研究方面：

- (a) 策划研究所的研究及出版政策。
- (b) 批核由学士提出之研究计划。
- (c) 负责授权研究成果出版事宜。
- (d) 负责编印研究所学报；
- (e) 负责主催学术会议、研讨会、演讲会等；
- (f) 负责跟研究工商和经济问题的其他机构进行联系。

(C) 咨询方面：

- (a) 负责决定，研究所咨询服务之政策及范围；
- (b) 负责与校外有关团体及机构进行联系，以便有效推行咨询服务工作；
- (c) 负责决定咨询服务工作之酬金委员会。

七，为方便工作之进行，研究所执行理事会有权由院士团中(包括荣誉院士)委派人选，组织执行或临时委员会。

工商研究咨询委员会。

八，研究所将成立“工商研究咨询委员会”，以便与工商界取得密切联系，吸收工商界人士之知识及经验。咨询委员会人选，经包括本研究所所长(当然主席)、工商界领袖及专业性团体。

九，咨询委员会人选，将由研究所推荐，而由校长委任。

十，工商研究咨询委员会之任务包括：

- (a) 作为本研究所及新加坡工商界联络机构；
- (b) 为研究所有关实习方面之工作，提供意见及协助；
- (c) 促进研究所及工商界之合作，推广及提高工商学方面之专门认识。

南大与我们的前途*

(1970年8月11日)

李光耀

我要向各位讲的,是有关于我们的前途,以及南洋大学在训练高级人材方面所能担当的任务。

〔一〕

近年来,教育的倾向已在渐变,特别是在教育的类型方面,已循着一个确定的新方向在变,这是由于学生家长们的为子女选择进入不同语文源流学校所造成。这只是一方面而已,在另一方面,即是由于学生本身为着要攻读的学科,而自己决定大学的选择。

今天,教授华文的不仅是华文源流的学校,华族学生在英校中,也得进修华文为第二种语文。好些非华人家长现在已经开始送他们的子女进入华文小学,也有好些非华族学生在英校中已选择华文为第二种语文。

但值得注意的,是华族和非华族学生都偏向于到海外的英文大学,或新加坡大学去求深造。其中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要攻读工程和实用科学,而这恰好是南大没有的学科。另一原因,是新加坡的工业和企业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的,这就给习用英文的毕业生,有更多上进的机会。

许多优秀的华文高级中学毕业生都没有进入南大。本年,即1970年,有二十名华文高级中学毕业生得到奖学金前往澳洲、英国、加拿大和纽西兰去。另有十名获得奖学金进入新大。

* 李光耀总理于1970年8月11日晚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在校内建国堂发表专题演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针对南大的发展方向,南大跟新加坡建国工作应如何配合,以及南大的前途关键所系等问题,作出分析。

在1964年,华文高级中学毕业生进入新大的,仅有37名。今年,却有371名,其中攻读工程的有113名,科学的有59名;会计学的24名;建筑学的17名;医学的15名;牙科的2名;药剂学的11名;工商管理的11名;文科和社会科学的10名;建筑物与屋业管理的6名;法律的3名。

〔二〕

南大在早年,在从1956年起的最初数年间,是有好些非常优秀的学生的。当年,南大的师资水准还有待于建立,但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于毕业以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各大学研究院从事专门研究,都有特出的表现。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平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

如果南大今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表现上,不再能与从前媲美而保持它的声誉,那么,就将前功尽废了。一间大学的声誉,固然是靠着教授们的学问素养,但同时,应靠着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表现。

1960年进入南大的学生人数是647人。在这总数中,仅有241名新加坡学生,占总数的37.2%;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共有361名,占55.8%;来自其他国家的共有45名,占7%。可是,在本年,即1970年,进入南大的766名的学生中,有575名(包括着二名临时学生)是新加坡学生,占总数的75.1%;104名马来西亚学生,占13.6%;73名马来西亚的临时学生占9.5%和14名来自别处的学生占1.8%。

〔三〕

我们为南大前途打算,现在准备多颁发奖学金,给来自“亚细安”国家以及香港的学生,先进及中四和大学先修班,特别规定他们将升学到南大来。在自己的文化积存下来的价值观念上,先立稳了脚,这是对抗西方的不良迷信和离奇风向!像喜痞士作风与沉迷于麻醉药影响的很好的预防剂。可是,学生家长们是现实的。他们不但要子女得到良好和健全的教育,而且更要子女将来在物质上得到实惠。因此,华文高级中学毕业生进入英文大学的,就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学校登记学童的数目,差不多已固定下来了。去年有37,295名学童报名进入英校,有17,360名报名进入华校。在41,321名华族后裔的学童中,有58.1%报名进入英校,41.9%报名进入华校。照上面的数字看来,英文源流学校是多了约20,000学生,这就可能包括有较多的优秀人材。

反映出这一切的,是新大和南大所颁发的优异成绩助学金的数目。在1968—1970年期间,新大所颁发的,共82名,包括着15名来自华校的学生;南大所颁发的,共21名,包括着只有一名来自英校的学生。

〔四〕

南大必须把水准更加提高,而有效的培养出能精通两种语文的毕业生。这样,它才能够吸引英文源流的学生到南大来。政府认定两种语文的学习,必须在小学就开始,而不是在大学才开始。可是,两种语文的使用,如果不在大学中继续下去,那么,学生们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学习所得的便付诸东流。新大目前正在鼓励它的学生们学习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南大也必须鼓励学生们在写作上能够运用畅达英文,和在会话上的习用流畅的英文。我们又必须为“亚细安”学生于毕业后回国解决就业时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好些“亚细安”国家还没有承认南大的学位。解答这问题的一项办法,是先同新大安排好,使南大学生毕业的同时,可以考取新大的校外学位。这就需要在某些学科上,南大和新大保持有共通性的课程。

〔五〕

新加坡大学现在已拟订一个十年的发展计划。到1980年,它将达到饱和点,准备容纳约11,000名学生。

它将这项计划拟订到了1980年,它的工程学系、建筑学系和建筑物与产业管理学系共容纳4,150名学生。其中,工程学系学生约3,480名,研究生约150名;建筑学系学生约410名,研究生20名,建筑物与产业管理学系学生约85名。

在自然科学学系、生物学学系和药剂学系,这项计划拟容纳3,465名学生。其中,自然科学系将容纳2,160名学生,也容纳230名研究生;生物学学系将容纳925名学生,也容纳90名研究生;药剂学学系将容纳50名学生和十名研究生。

这计划也拟定文学与社会科学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学学系和法律学院将共有学生3,515名。其中,文学与社会科学学系约有学生1,590名,研究生161名;会计学学系约有学生410名;工商管理学学系约有学生865名,研究生110名;法学院约有学生350名,研究生50名。

在医学院和牙科学院拟容总学生830名。其中医学院学生540名,研究生110名;牙科学院学生170名,研究生10名。

这项计划虽列出有11,960学生的总数,但实际的总数共计10,945名。这因为各学系的注册学生中,有1,015名是兼上别系课程的学生。

〔六〕

南大应赶速拟定两项发展计划。第一项应是短期的三年计划,改善设备和为各实验室增加更好的设备。跟着,就应拟定一个较长期的十年发展计划。近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南大不像新大,南大毋须迁移到新的校园

去。你们的校园与新大在今后八年中迁移去的新校园相比，是一样的好，而毫无逊色。

南大如果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国家的学术机构，而同时又成为东南亚兼用华文和英文的学术研究中心，那么，它的校长、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就必须是在学术上有素养的学人，和有献身于南大发展的学人。他们有些虽然还不是新加坡公民，但必须心是在新加坡的。新大已经发觉了好些方针的决定，是由那些临时在这里居留，或暂时路过这里的院长和系主任所主持的，所以好些决策后来都是不适用的。这是因为所决定的，大都是临时的开办，与大学的长远利益往往是很不配合的。

南大的历史是排除万难的奋斗史。这历史给大家信心，深信南大的献捐者、南大的教职员、南大的毕业生和在学的学生都一定能够实现必须的改善，使南大发展成为一间独特的学术机构，让新加坡的华校和英校的学生，和“亚细安”国家的学生都能够南大的培养下，得到更大的成就。

在李总理演讲完毕之后，南大学生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请总理回答。下面附录的，就是一些重要的回答：

问：一，政府正在大力发展科学和工艺教育，在这种情形之下，南大文科学生的前途如何？二，政府的奖学金，很少颁给中文系、历史系及地理学系的文科学生，这是否意味着读这些学系的学生没有什麼前途？

答：我们必须了解南大或新大毕业生的出路和前途，都不免要受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影响的。新加坡国小民寡，必须着重于工业发展。假如我们是一个农业国，那就不同。因此，为了照顾这个事实，新大的十年发展计划，也就偏重于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他们计划在十年后有11,000名学生，这当中，四十多巴仙是工程系、建筑学系、建筑物与产业管理系的学生，连同自然科学、药剂学各系的学生，合共达到七十巴仙。

现在，不管新加坡、美国、苏联或中国，所需要的都是高度的专门人材，来协助国家的高度发展，成为高度的工艺社会。

可是，我们也需要文科学生。但问题是许多学生趋于现实，选读文科的并不多。因此，获得奖学金的，往往多数是选读科学学科的。至于选读社会科和其他文科的学生，政府也将颁给奖学金，国家并不是不需要这类的人材。

在基本上，南大和新大学生的前途是一致的，新加坡现在的情形，跟56年57年不同，我们现在没有失业问题。所有毕业生，只要身体健康，在参加国民服役之后，是一定有工作的。

让我提出现实问题一谈。每年当适龄学童报名入学的时候，华文报章都很热心呼吁学童家长将子女送到华校，宣传做得很热烈，但从学童报名的数字看来，却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效果。这是因为家长们都很现实，注重于为子女以后的出路打算。

可是,有些看来很奇怪的事情出现。有些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却送子女到华校,同时,好些华校教师反送子女到英校去。这实在并不很奇怪,因为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很自信他们在家里可以给子女足够的英文训练,同样,华校教师也有同样的自信。所以,我认为学生们一定要弄通华文和英文,才是最好的办法。

问:根据报导,新加坡教师缺乏,为什么不多聘用南大毕业生?却要向马来西亚聘用教师来填补?

答: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不恰当的。现在没有一位合格的南大毕业生是失业的。事实上,只要是南大毕业生,不管他是新加坡公民或马来西亚公民,我们都欢迎他们。

问:总理,您对南大学生会的成立有何意见?

答:很明显的。如果校长的意见和教育部长的意见不同,他们是不会同意成立学生会的。现在他们都认为学生会对南大会有好处,所以这不应有什么问题。

问:南大的实验室设备如果要与新大一样,政府是否愿意多多资助?

答:那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政府没有意思协助南大改善设备,我今晚就不会在这里提出这许多建议。可是我也希望社会人士及有钱的人也该积极表示他们对南大的爱护与支持。如果中华总商会和各会馆都能同心协力,协助南大改善设备,那就更好。

问:如果要南大在学术上有更高的声誉,就必须聘请更多的名教授和学者,这样,南大教授的待遇是否需要加以改善?

答:如果一些世界的名学者愿意来南大任教,我们当可以付给他们跟原在国一样的待遇。不过这只是短期的办法,因为他们只能在这里服务两年或三年罢了。

至于那些学者和专家有意永久留在这里的,政府当会考虑给他们相当的待遇,免得他们不安于在大学中服务,而转向私人企业方面去。现在新大和政府的公共工程部已经发生了这问题。

(取自《星洲日报》)

南大会计系学位获承认^{*}

——在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1971年7月31日)

林金山

主席、诸位嘉宾、各位同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在过去的十年，不断地在数量上扩张，同时也积极修订中小学的课程；增加许多新学科，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以配合我国的政策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巩固的根基，所以教育的目标，应该转移到素质方面的提高，因此在教学法方面，就应该有所改进。

教育数量的扩展与素质的提高

南洋大学自从创办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正如其他新创办的高等学府一般，南大也曾遭遇到许多创业开始时所不能避免的困难。但是，除此以外，南大一直都顺着我国教育的主流，向前发展。单单从量的方面来说，它的进展始终是稳健的。记得在十二年前，当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时只有四百三十七名毕业生，但是到了今天，毕业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七百三十五名了，量的增加，固然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素质方面的提高。因为最终用来衡量和评定一间大学的成就，还是根据这间大学所栽培出来的学生的才能。

学术成就和多种语文政策

最近几年来，南大在政府的经济支助之下，不但有更多和更好的仪器和设备，而且资格高，学问好的教职员，也比以往多；所以要提高教学水准和效率，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自从南大第一届的毕业生，负笈海外，到著名的学府深造以来，在学术方面有特

出的表现,能为母校争光的,可以说大有其人。他们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能掌握应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如运用英文的能力,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有的已经回到母校来执教了。由于这些人在应用两种语文方面,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们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文的社会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和有一定的贡献。我想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当然了解到某一些科目,特别是科学和工艺方面的科目,如果采用英语来教学,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多种语文教学的研究

目前,我国学校中正强调着两种语文及多种语文的教学,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各语文源流的学生,都有足够的力量,应用两种、甚至三种语文。这样一来,学生要从一种语文源流转到另一种评语文源流时,就不会感到困难了。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一间大学的学生,都可以选择本地的另一间大学一些课程去修读。经验告诉我们,通晓两种或更多种语文的,无论是南大的毕业生、或者是星大的毕业生,当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公私机构,都极想能够罗致他们的。将来,不论是那一方面的领导人物,至少都能掌握两种语文,这是丝毫不必置疑的。

假如我们要实现一个两种语文或多种语文的国家,那么,许多有关课程和教学法的问题,就有加以探讨的必要。教育部设有一个研究组,专门负责研究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的新加坡,针对四种官方语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学的问题,更是该组研究工作的重点所在。在研究的工作上,正如一个无尽的宝藏,值得作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和发掘,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有关第二语文的教学问题,还不曾作深一层的研究。我相信,在这方面,南大的专家们,是能够作出宝贵的贡献的。要从事研究中文的教学,南大实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所在地。因为我国有着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除华校以外,我们是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授给华族的子弟;而这些华族的子弟,当他们在家里的时侯,说的是华族的方言,或者连方言也不说。所以,在这方面,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是可以作一番研究的。这种研究的成果和心得,不但可以视为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时也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表现。当然,在别的问题方面,在南大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也能作出贡献,不过,研究中文的教学,却是当前的急务。这项工作的成果,不但异常重要,而且影响力也是非常深远的。

会计系学位获得专业机构的承认

某一些学科,南大已经获得优异的成绩,但是政府仍然要竭尽所能,协助南大,使到南大所有的学科,都能达致国际水准。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南大教职员的薪

金,已经经过调整,以便藉此吸引更多学术界精英,为南大而效命。政府也拨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在南大的发展计划上,作为改进教学设施的用途。在1968年,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南洋大学颁给的学位。提到承认学位的问题,我欣然和以令人兴奋的心情,再宣布一项好消息,那就是新加坡会计师协会已经同意让南大会计系与星大会计系的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地位。南大会计系毕业生的学位能够受到一个专业机构的承认,这显示出南大在争取毕业生资格的承认上,又克服了一重障碍。南大今后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把商学院中的各个学系,加以巩固和扩充,并且配合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如果南大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南大本身,而同时能符合国家的需求,不论是在质或量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政府都乐于继续协助的。

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应配合国家的发展

大学的两项主要的任务,是教学和研究。在新加坡,由于资源短缺,因此,有关方面在执行这两项任务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一心一意要建设的,是一个生气蓬勃、团结一致的国家。所以大学的任务,绝对不能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南大能有今天,它应该永志不忘,感谢各阶层人士的努力。这些人,为了使子女的生活过得更好,纷纷出钱出力,把南大建立起来。所以南大可以说是一间植根于华人社会的大学。我希望在将来,南大不仅为华族同胞培育英才,而且也将为整个新加坡的进步与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到那时,南洋大学,才是一间名副其实的人民大学。

最后,我要衷心地祝贺今天到这里来领取文凭的同学,我要告诉你们:除了你们的父母以外,还有许多人,也是为了使你们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而任劳任怨的,你们应该对这些人表示感激。同时,你们更应该再接再厉,勤劳不息,以谋求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幸福与繁荣。

(原载《南大校讯》第28期)

五年来最大收获*

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

(1971年7月31日)

黄祖耀

教育部长、各位嘉宾、各位教职员以及各位同学：

时间过得很快，本大学自创办以来已有十一届毕业生投入社会服务。今天是本大学举行第十二届毕业典礼，承蒙林部长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前来致词，兄弟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又见到各国使节及各位嘉宾踊跃光临，使今天这个盛大的毕业典礼增光不少。兄弟谨代表本大学向林部长及各位嘉宾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本届毕业生人数共有七百卅五名，比去年的五百五十六名，增加了一百七十九名。其中考获荣誉学位的同学有一百一十人，普通学位的同学有六百二十五人。这次考试的成绩使我们感到特别快慰的是：从校外考试委员会致本校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南大本届毕业生的程度是不逊于海外著名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那些获得荣誉学位的同学，其中成绩特别优异的几乎能够达到国外研究院学生的程度，这是本大学五年来最大的收获，而这些成就却是在南大不十分理想的环境之下所达到的。由此足见南大的潜在力量还未能尽量发挥，如果能予南大在各方面有充分发展的机会，相信不久的将来，南大一定可以完全达到合乎国际水准、名副其实的新加坡最高学府。

南大在过去一年中，师资的阵容比较以前更加充实，目前计有专任教学人员一百六十八名，其中本校校友占八十一名，为全校教学人员的百分之四十八，以南大短短十五年的历史而能有这么多的校友获得高级学位回校服务，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现象。

谈到南大物质上的发展，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目前最迫切需要发展的计划就是兴建研究院大楼、扩充商学院、增建学生和教职员宿舍，这些都是急不容缓

* 标题是编者所加的。

事情。这笔开支将需要将近四百万元的经费。本大学理事会曾经为这件事展开一连串的募捐基金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筹到将一百万元的数目,希望爱护南大的社会热心人士能够踊跃乐捐,使我们能早日达到目标,那么其余的一半就可以向政府当局申请按照捐款一元补助一元的办法予以协助。政府既然曾经表示过会给予南洋大学大力支持,我深信我们这样的申请,应该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一来,这项计划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此外,南大为配合新加坡建国大业的发展,一个“南大十年发展计划”正在积极缜密的研究中,南大将随着国家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

南大的学位经过不断奋斗及毕业生出国留学获得高级学位的同学日渐增多,终于在1968年获得政府的正式承认。毕业的同学已逐渐为政府及社会的机构所重用,出任大使、教授、经理及其他高级职位的同学也不在少数,这些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希望以后政府机关以及各工商业机构要以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待遇对待南大的毕业生,而本届毕业的同学们更要以实际的表现来加强社会人士的信心。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的国家,语言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南大的同学除了精通华文之外,还得加强英文的学习,然后才能确实地把握着出国深造的机会和应付未来工作的需要。要知道南大的门户已随着时代的演变不但开放给本国各族的青年就读,同时还为了促进邻近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特别为马来西亚的学生开办了大学进修班,以后将更扩大及于东南亚各国的学生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南大深造,从而促进各国文化和情感的交流。南大除了华文学科之外,一种共通的国际语言为教学的媒介是非常的重要,未来的南大将发展为国际性的大学,这也是促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文化中心的最终目标。

各位同学,今天,本人非常高兴看到各位毕业生都学有所成,获得你们应得的学位,开始步入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人民贡献所学。但愿各位跨出校门以后,仍能不忘过去师长的谆谆教诲,在为学和做人方面,都更“日新又新”、不断地求进步。我们知道国家与个人是永远分不开的,希望各位今后、凡做任何事都要以国家、人民为念。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你们则是一群年轻的生力军,以你们的热力、学力、能力、勇往直前,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国在东南亚成为政治最精明、经济最繁荣、社会最安定、人民最富足的国家;这是你们应有的理想。也是全体师长、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对你们的期望。

祝你们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取自《南大校讯》第28期)

南大印象记

(1971年8月14日)

Frances Dowsett

南洋大学有两座塑像，在行政楼楼上走廊间对峙着，一座叫“饥饿”，一座叫“胖妇”。

“饥饿”是加强混凝土造的，可怜相骨瘦如柴，在期望着一个有食物和意义的生命；“胖妇”是陶塑，肥团团地坐着，满怀希望和自信。

今天，在南大诞生十五年后，两座塑像象征着这大学的过去和未来。当年，它必须为生存的权利而战斗，可是现在，官方的辅导已助它成长起来；可怜的日子过去了，希望和自豪的时光摆在眼前。

过去的新加坡政府，经过十二年的长时期，到了1968年，才承认南大的学位。

现在，南大在达到完全资格路上的最后障碍也去掉了，据上周所宣布，新加坡会计师协会已同意承认南大的会计学位。

南大必须有力量和决心去面对极度的困难。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学呢？在一个崇尚英文教育和大部份西化的社会中，南大要努力的又是什么？

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对南大的奋斗已有所了解，可是此地其他民族人士知道南大的背景吗？

南大筚路蓝缕，历经千辛万苦，对于初期的毕业生而言，他们的回忆更是苦不堪言。许多人获准进入这高等学府，后来又获得学位，但一到接近社会，才知道那些学位是不受承认的。

大学当局说，南大的成立，一部份是因为旧日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逃避了责任。

一个筹备委员会于1953年成立，目的在“建立一所以华文为教学主要媒介的大

学”。1956年3月,南洋大学宣布开幕。“南洋”是从前华人对东南亚的通称。

创办人在建校工作中,遭遇到种种的阻力,甚至到大学成立时尚未得官方的赞许。

南大建于会馆所捐赠裕廊区五百余英亩土地上。福建会馆是南中国海岸华人移民的一个地方性传统团体。

新加坡自治以后,南大的地位才受到批准,被认为新加坡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高等学府。但它的学位仍未受到承认,一直在以后的八年中成为悬案。

本质上南大是一个华人所有、华人所治、华人所享的大学——它将继续保持这一特性。

谣言传说,有一天南大会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起来。南大对这一点已作有力否认。

南大校长黄丽松博士坚决地说:“两间大学不会合并,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大学毕业生全部由一间大学产生出来,那是太坏的现象。”

他说,南大注意补充新大之所缺,同时,尽量避免在学科上与新大重复,例如新大长于造就医生和律师,因此南大便向其他方面发展。

两种语文制度(中文和英文)在南大是强有力的。南大的商学院正在计划加强。南大长于中国语文,故对研究亚洲文化最为适合。此外,数学、电脑科学,也是它的特长。还有,它的语言中心,在东南亚可算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南大的二千四百个学生中,90%是华人,大多数受华文教育,他们是在华人文化传统气氛中求学。南大的走廊上布满中国艺术品。行政楼上的文物馆,又珍藏着价值约五十万元的名贵瓷器和书画。

新加坡华人的品质,在南大校园中流露无遗。学生们不随处胡闹、不留长头发、也不高声谈笑。黄校长说:“有些大学所表现的学术上的自满,实在令人震惊,可是南大没有这种现象。”

南大学生也没有“拖尸”或“出气”举动。有人告诉我,他们不感到有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自己的需要。这种行动也不合于他们所濡染的华人习俗。

南大学生每年费用,多是大约二百元。如果是新加坡公民的话,可以获得一项津贴。海外来的学生比本地学生要多缴约二百元。

现在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相当注意。它建筑一座图书馆赠给南大,有几个国会议员和不少政府官员都是南大毕业生。

当今主持南大校政的是校长黄丽松博士。他是一位化学教授,为人严格而有决断力。他曾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服务九年,历任化学系主任和其他行政职位。

黄校长极力为南大及其目标作辩护,但对南大过去的缺点也不否认。他说,“南

大曾经被人蔑视过。草创初期难免的错误是自己造成的,但现在的南大,该不让人再以同等的眼光来看吧?”

黄丽松博士对南大满怀希望,为这个过去须为承认问题而苦斗的大学,他期望替它开拓一个更光明更满意的前途。

(译自1971年8月14日新加坡英文报New Nation)

呈马来西亚首相敦阿都拉萨备忘录

(1972年5月2日)

马来亚、吡叻、檳城南大校友会

(一) 引言

今年1月17日,本邦教育部长英仄胡先翁在国会答覆反对党的质询时曾指出,政府已委任一个学务委员会,负责研究承认南洋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位问题。

际兹政府正研究这项问题,我们,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吡叻南洋大学校友会及檳城南洋大学校友会,谨此代表全马南大校友向阁下提呈这份备忘录,以重申南大同学要求政府面对现实、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大学毕业生、马上宣布承认南大学位的严正立场。

南洋大学学位问题悬搁至今已历十余年,一直未获应有的合理解决。过去一路走来,我们曾不断地发出正义的呼声,要求政府以民意为依托,火速宣布承认南大所颁学位,可是我们的合理要求,始终被当局所漠视,我们曾于1968年8月28日向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呈一份备忘录,也得不到任何的答覆,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仍然愿意不厌其烦地向阁下阐明我们的要求和看法。现在,政府既已委任一个研究此问题的委员会,我们竭诚希望这是政府开始正视有关问题的行动及先声,并希望上述委员会从速完成研究工作,早日作出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决定,不要再令南大校友及社会人士失望!

(二) 民办南大的存在对本邦只有百利无一弊

如所周知,南洋大学是马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为应当地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不畏艰辛和人为的阻挠,出钱出力,自我牺牲地创办起来的。她在不花本邦政府半分钱的情况下,突破重重困难,为新兴而百般待举的本邦,培养了数以千名优秀的专门人才,以满足各方面建国之需,这无疑已对邦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邦政府每年花费数以千万元计的公币,资助马来亚大学、槟城大学、国民大学和国内其他大专学院,无非也是为了培育各种专才,以供建国之需。在这种专才不厌其多,求才若渴,深恐人才外流的情况下,把数千名南大毕业生摒弃不用,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合理地位,这无异是人才的浪费,也是国家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单就政府的财政开支来看,民办南大的存在,对本邦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无怪乎各国政府要纷纷鼓励民间办学,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了。

(三) 南大毕业生事实上的表现

本邦政府过去一向以南大学术水准不够为由,拖延承认南大学位,这种纯然是推脱责任的说法,将之证诸事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知道政府衡量大学学术水准的标准是什么?但我们坚决认为,要衡量一间大学的学术水准,其最有力的根据,莫过于看该大学的毕业生事实上的表现如何,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就是事实。

在学术方面,南大迄今已有数百名校友在奖、助学金的赞助下,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香港、日本、西德、法国、荷兰、印尼等国著名大学攻读高级学位,而且已有超过一百名校友在短期内顺利考获博士学位,二百余名校友考获硕士学位,数十名校友考获律师、会计师等专业资格,有关的数字尚在与日俱增中;其中许多校友还因为在学术上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而受聘于原校执教或从事更高深的研究,使南大以一间年轻的大学而名扬国际学术界,从而也直接间接把马新的美名传播到世界名地,为邦国争取了不少荣誉。

目前,本邦国立的马来亚大学、槟城大学及其他大专学院、研究机构,已有十余名校友博士担任教职和专家。在新加坡,任教于新大及其他学院的南大校友,为数甚众,而南大本身的教学人员当中,校友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南大在创校短短的十六年内,不但早已达到为新马各中学培育师资的目标,还进而成为本身及其他高等学府师资的主要来源,实在难能可贵!

在社会服务方面,南大所培育的数千名毕业生,散布在全国各个角落,他们无论在工商界、文教界、官方及半官方机构服务,都能各以专长,由小到大,绝大部份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要负责人。南大同学的勤奋苦干,肯负责敢担当的办事精神,兼通多种语文的能力,使他们立身于多元民族的本邦,在各方面更能应付裕如,深受社会人士器重与好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四) 南大享有崇高国际学术地位

在国际地位方面,南大现是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三个大学组织——国际大学

会、英联邦大学协会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的会员大学，与世界各大学建立良好的联系。自1970年底起，南大还担任了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会长一职，肩负起推动会务的责任。去年11月11日英联邦大学协会举行1971年度常年会员大会，南大众望所归膺选为该协会理事会理事，代表东南亚区及太平洋区域之下列九间英联邦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锡兰大学（哥伦比亚）、Vidyodaya锡兰大学、Vidyalankara锡兰大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南太平洋大学。

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一早便接受南大毕业生前往直接攻读高级学位，到众多国际著名学者如杨振宁教授、前马大副校长奥本馨教授等接受聘请担任南大校外考试委员，以至海外著名大学纷纷前来与南大建立起学术交换关系，邀请南大校友前往讲学等事实看来，强有力地说明了南大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学术地位及南大的学术水准普遍地被肯定，所谓“南大学术水准不够”的陈言还有谁会相信呢？

（五）南大与沙文主义拉不上关系

据说，过去南大被指为沙文主义大学，也是政府迟迟不面对南大学位问题的另一个“理由”，这样的指责，同样完全说不过去。

南大是新马民族教育最高的一环，本邦宪法明文规定各民族语文教育可以自由发展与使用，华文独立中学便是根据这种权利存在的，倘若沙文主义的指责是因为南大以华语为主要教学与行政媒介，那么华文独立中学岂不是沙文主义的中学了吗？

必须指出，南大虽以华语华文为主，但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对其他语文的研究与应用是非常广泛与频繁的。事实上，打从南大初创时起，便以沟通东西文化与本邦各民族文化为己任，正因为这样，南大办有各种语文学系与班级，南大同学能掌握巫、华、英三种语文者比比皆是，也正因为这样，南大同学除经常同时以巫、华、英三种语文出版报纸与学术刊物外，更曾编纂深受社会应用的巫华大字典，南大同学都很尊重巫语为本邦的国语，选读巫文的风气，比本邦其他大学更为普遍。

对于语文，我们始终认为，它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与一间大学的学术水准及沙文主义的指责，根本是风牛马不相及。大学教育是专才教育，专才的培养，并不只限于某一种语文源流；同样的，沙文主义是否存在，决定于一间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内容是否有国家意识，并不在于语文。南大是本地区的大学之一，她是配合本地区国家与人民的需要而创办而发展的，她怎会是一间沙文主义大学呢？

（六）南大的成就是整体的，勿再拖延承认学位

我们已从各方面广泛地论证了南大的学术成就及不承认南大学位的不当。南

大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光辉成就，并不偶然的，它是南大董教学历来艰苦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南大对其学生严格要求的结果。人们都知道，要成为南大的一员，首先必须经过四份之三以上淘汰的入学考试，大学四年中，还须经过八次学期考试及一次由校外委员会主持的毕业考之不断淘汰，最后能如期毕业者往往不及入学人数之一半，我们可以这样说，质量并重是南大成功的要系之一。

南大的成就是普遍地表现在各个方面及各个学系中的，在南大整个成就面前，新加坡政府已于1968年不得不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官方的马来亚大学也于同年向国际学术机构看齐，接受南大毕业生到马大攻读硕士学位。是以，我们促请阁下领导下的本邦政府，认真考虑我们多年来的要求，勿再拖延承认南大学位。

我们欢迎政府最近在《亚兹教师薪金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宣布华校高三文凭与剑桥文凭同等，希望继此之后，政府能够再作出更明智的决定，宣布承认南大所颁学位，承认南大是符合邦国社会利益的事实，使南大毕业生在本邦享有应有的合理地位。

谨呈

首相敦阿都拉萨阁下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傅孙中

吡叻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谢荣珍

檳城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洪惠飘 谨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

(副本寄交 教育部长英仄胡先翁

马华教育委员会

全体国会议员)

(取自《南洋大学史料汇编》)

与时代并进的南大

(1973年1月1日)

薛寿生

一元复始，万象春回，值兹岁序更新，本人谨代表南大同仁向各界敬致祝贺，并将南大一年来的进展情况，报告热爱南大的各界人士。

9月间，本人接长南大，匆匆已三月有余，先后受到社会人士关怀与鼓励，既感激而又兴奋。

来南大不久，曾上图书馆顶层观察大学周围的形势。图书馆耸立于云南园一座山头上，居高望远，在天台上绕行一周，几乎整个狮岛，尽收眼底，四周的景象，的确给人不少启示。

新加坡近几年来发展是受世界所注意的，尤以裕廊为甚。该工业区的密集厂屋与烟突，造船厂忙碌工作着的起重机；海上云集着的远洋船舶；步步向南大逼来的新组屋；卜卜枪炮声来自校园附近的练靶场——这种种代表着一个现实的世界。

再从图书馆天台俯瞰南大校园，万紫千红中，一座古色古香的“建校纪念碑”突出地矗立着，不禁令人记起当年创校的一段艰苦而光辉的史迹，而创办人交给我们的是一间华文大学，以发扬中华文化为主要目标之一。

包围在这样现代化紧张社会里，云南园内莘莘学子在恬静的气氛中生活，孜孜钻研，追求学问。这样一间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应该担任怎样的任务？

以上种种，令我思潮起伏。但无可疑问的，便是大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在现代大众媒介的强力冲击下，大学是不可孤立的，尤其是在积极发展中的新加坡，大学与社会更是分不开的，大学的发展必须配合着国家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在国家全面发展中来策划南大的将来，是一个必然的大前提。

在本人未来新加坡之前，南大已拟就了一份“十年发展计划书”，于接事之后，已把这发展计划深刻研究；嗣又经过三个多月时间对客观环境的实地观察，深觉这发展计划在精神上正符合上述的大前提，也恰合南大的实况；既有理想与远见，又属实际而可行，的确是显示南大脚踏实地与时代并进。

南大在去年一年内，在各方面皆有显著的进步，现简略报告于后。

十年发展计划之推行

1970年12月，本大学成立了“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来负责研讨有关南大今后十年发展之趋向，并提出全盘性的发展计划，以应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下对各种高级人才之需求。

委员会自1971年1月展开工作后，经过十一个月积极地研究和筹划终于完成了“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业经理事会在原则上予以接受。报告书里包括多方面的发展，其中建议加强及扩充商业管理学系及会计学系，将商学院改称为商业管理学院；理学院增设新的实用学科，诸如实用数学、实用物理、电脑学、实用生物学；委员会建议重组文学院成为人文学院及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系，历史学系及增设美术音乐科目；社会科学院包括地理学系、行政学系及经已开设的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及图书馆学。委员会也研讨于研究院设立“中华文化研究所”，进行对中华文化之研究及探讨。在十年之内本校学生数字将由目前的二千五百名增加到五千名。为了使发展计划能平衡进行，大学理事会邀请城市设计与大学建筑策划专家来协助本大学草拟校园全盘发展计划蓝图。

颁授高级学位

南大在去年的毕业典礼中，首次颁授高级学位，计哲学博士一名、理学硕士五名、商学硕士三名。正如教育部长在是届毕业典礼致词所说：“（南大）博士学位的颁发，不但是今年（72）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意味着南大的发展，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说明了南大在学术疆场上，已经稳健地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李光前文物馆

在李氏基金会及各界热心人士的支持下筹备，经年的李光前文物馆，在7月21日由文化部长易润堂先生隆重主持开幕典礼。

文物馆自1970年开始，筹备初期建设费乃由李氏基金会捐助，此项计划书获得当地美术家、收藏家、实业家及其他人士的慷慨捐输，收得文物斐然可观，乃于7月10月进行另辟行政大厦二楼右翼为文物馆馆址，并改制原馆址为演讲室，幻灯片室

映室及展览室等用途。

此次扩建工程乃于71年10月间开始进行,至72年3月间全部完成,扩建经费全数由李氏基金会捐助,李氏基金会并慨捐扩建后第一年维持费与资助文物馆出版之“文物汇刊”。

体育中心

南大一向注重学生体格锻练,自1964年起即列体育为必修科,1968年遂有筹建体育馆与游泳池之议,继即拟计体育中心计划呈请政府资助兴建费一百二十万元。

计划中之体育中心,除室内篮球场,羽球场等设备外,尚有一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柏油跑道及足球场等。此体育中心完成后,南大师生将有更多机会以作锻练体魄之体育运动。建设工程已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工程之跑道已筑好,第二阶段将于1973年3月正式兴工。

学生宿舍

教职员宿舍与学生宿舍之缺乏,为南大多年来急待解决之问题。

新加坡福建会馆响应本大学筹募发展基金运动,捐献四十六万八千余元兴建之学生宿舍为一座三层楼建筑,计112个房间,正赶工兴建,预料可于本年2月底完工。

成立学生会、学术人员协会与职工会

停顿了八年的学生会也在1972年恢复组织,大学理事会于72年2月通过了学生会章程,为使学生会顺利成立,由理事会委任一过渡时期之学生会临时理事会。72、73学年开始,学生会遂于72年8月31日宣告成立。

教职员的组织方面,教职员筹组之学术人员协会,经五个月之工作获准注册,于71年11月成立,大学当局于72年5月承认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为南大职工代表机构,该职工会南大分会亦随之组成。

国际学术联系

在学术联系方面,南大是国际大学协会,英联邦大学协会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的会员大学。去年12月,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第九届大会及一项专题研讨会在南大举行。除举行行政会议及会员大会外,并研讨高等教育之管理、课程改革、高等教育之财政等大学发展课题。

关于国际学术交换方面,在南大与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与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等各交换计划下,有著名学者来南大作客座教授,数位南大教授亦于类似计划下至日本、香港等地讲学、行政人员也有出国访问与参加国际会议等活动。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筹募发展基金运动

南大理事会之筹募发展基金已顺利展开，目标为四百万元，其中半数希望政府在一元对一元办法之下予以补助。在各界人士热烈支持下，筹款运动已在积极进行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九、十月，南大经济系三年级同学五十名及行政系三年级同学五十名，分别联函大学理事会志愿于毕业后将保证金捐赠南大作为发展基金。南大学生此种爱校精神可嘉。

今后工作目标

南大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其基本任务当然是提高本校一般学术水准，包括加强现有课程、增加必要的新课程，以求大学教育平衡发展，并于理论与实际上配合新加坡教育、文化与其他方面发展之需要。同时更要加强两种语言教育，帮助学生打好华文与英文的基础，及培养更高之社会意识与服务国家之精神。

另一方面之发展是充实师资，增加教员深造与研究的机会。同时也促进教学同仁与师生间之学术研讨，并设立“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帮助充实南大的文化意识与生活。

此外，还要尽量提高大学行政职工人员工作效率，以配合学术发展需要。因此须加强行政人员之训练与进修。

大学反映着社会与国家所不能分割的一面。因此南大在整个国家教育、文化、工商及其他各方面之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任务。由是南大将对外界的关系，特别是从教育与学术立场，力谋在培养人才、研究工作，以及其他方面作有意义的贡献。

以上各点是本人希望在今后几年内作为南大发展方针，希望在南大理事会领导下，能继续得到政府与其他大专及有关团体合作，并有南大毕业同学大力支持，能顺利进行，为南大史创造新的一页。

（取自新加坡《星洲日报》）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

(1973年7月28日)

南洋大学

本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与政府磋商下,在1971年1月委任一个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委员会是以前黄丽松校长为主席与前教育部代理常任秘书郑维廉先生、南大理事黄望青先生、南大副校长卢曜先生及前南大研究院院长林春献教授等四名委员组成,由南大历史系程淑华博士担任秘书,并聘任福特基金会专家 Dr. Harry L. Case 及新加坡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游保生教授为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受任的范围是:“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发展计划,对南洋大学今后十年之全盘计划发展,提供建议,俾加强现有课程,增设新学系,以应新加坡对高等学府之未来需求。”

二、委员会之任务范围限于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以及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面对的一项困难是对今后十年人力需求的估计资料以及在此十年间其他高等学府之发展计划资料的缺乏。

三、在讨论时,委员会对南洋大学在今后十年的发展,曾提出了三个可能朝向的方向,加以检讨;其一是南大以新加坡大学作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其二是把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其三是南洋大学本着它本身的历史与传统以及其他特殊因素,在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前提下以它本身的力量去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由于上节所列举的限制,委员会认为这三个方向,前者无可实行,只得以第三个方向作为研议的根据。

四、委员会决定采取这项发展途径,是由于南洋大学本身的历史及传统、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及毗邻发展中的裕廊工业区等独特因素所激发。

五、委员会报告书对于南大之未来发展及成长之献议,并不是把现有学系都作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较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学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

及在国家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六、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时专供文理通才教育而过多提供专业训练之局限，亦有必要把现时颇不受限制的学科范围，使成为多元化。

七、南大由于它的独特本质以及毗邻工业区的有利位置，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良好潜能必须完全加以利用以作为发展其优越学术范畴，以便进一步增加南大作为学术中心的声誉。

八、委员会在制订所作建议原则时，大学与迅速长成中的工业区位置毗邻之优点受到特别注视，因为工业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给予在工艺、管理、劳工关系与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学生，提供了实际经验。

九、在上述所列举原则下，委员会建议将现有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系及会计学系加以扩充。委员会认为目前的商学院，除上述两学系外，尚有其他学科，如用商学院名称显然不甚相称；在该学院发展范围下，有必要改用较适当的名称，如改称为商业管理学院。

十、关于现设的文学院，委员会建议重组其学系并增设新学系以及加强某些现开学系，从而将该学院分设为两个学院：其一是“人文学院”，包括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历史学系，以及建议中的美术及音乐科目；另一是“社会科学院”，包括现有的地理学系及政府与行政学系以及现有的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学科，此等学科其中的一部份可以加强并提高到成为一个学系的水平。

十一、对于理学院，委员会强调各学系倾向于应用学科方面，例如生物学系应增设经济植物与动物学，在这方面，大学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可供利用。在物理学系及化学系方面，可着重于工艺学科，这些学科对于本国发展中的工业将有很大用处。

十二、南大的数学系在纯数学方面已博得声誉，加上电脑中心设置已有三年多并已证明其价值，大学应积极发展应用数学，包括完整之电脑学。

十三、委员会认为虽然在研究院内已设有亚洲文化研究所，惟鉴于南大传统及它的强大潜能以及新加坡的历史与地理位置，南大是有着其独特的地位以发展高级水平的“中华文化研究”课程。再者，基于语言中心所提供的教学，语言教学研究——尤其是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研究，也指示了另外一种良好的发展方向。

十四、委员会认为推广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必要的配合，南大应重新开设它本身的校外进修班，南大原设的校外进修班在几年前由于南大校址与人口中心距离颇远引致不便，遂告停办。由其时起，南大在推大这一方面的大学教育所应做的工作，只是通过新加坡大学开设的校外进修课程提供教学人员。裕廊镇工业区的建立，很明显的南大应重新回复担任这方面的工作。

十五、综观委员会上述的建议,南大在今后十年内,大学体制将是四个学院,即人文学院、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及社会科系学院,以及一个研究院;此外,有两个中心:语言中心、电脑中心以及校外进修班。

十六、对于学生人数之增加,委员会由于缺乏可靠资料,不能作出一精确的估计。不过,如果以以往的发展(每年约10%)作为参考,目前学生二千二百五十名,在这个十年结束前,学生人数将会达到五千名之谱。

十七、学术方面的发展已如上述。行政方面,委员会建议委任一名发展主任,这是一个高级的专任职位,掌管校地之发展及其他有关事宜。

十八、委员会也认为大学行政方面有必要加强,行政人员及一般职工的薪酬应提高至与新加坡大学相等。

十九、物质设备方面的发展,虽然不是委员会研究范围,但委员会亦认为有必要拟订一个建筑计划,因为事实上有需要纠正或改良一些现有的建筑设施,此等建筑物是在创办初期经费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建设起来,为施行此项空前的建筑计划,必须寻求更多的资金及更大的经济来源。

(取自《南大校讯》第30期)

针对南大停止在马招考新生 华教团体呈备忘录予星政府

(1974年3月20日)

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与教师总会

谨呈者：

南洋大学从今年起停止在大马各地招考新生是一件震惊马新华人社会的大事。自从贵国教育部政务部长蔡崇语于去年11月15日在南大主持“大学毕业生就业研讨会”开幕致词时作这项透露以来，本邦各热心华教人士，对此无不深表关注。暨即在去年12月16日本联合会在吉隆坡主催的一项“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上，与会的近百个文教团体代表咸认为此举有欠公允，应致函南大当局（副本寄交新加坡教育部）为万千华文中学毕业生请命，大会并选出一个九人代表团，准备订期拜会南大理事会诸公及校长，俾探询详情和面陈一切。本联合会为此曾两度呈函南大当局，要求安排晤谈日期，惟均不得要领。据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及南大注册主任王佐先生之覆函指出，南大之停止在大马举办特别安排之新生入学考试，乃完全是贵国政府的决策，旨在配合南大新大统一招生之原则，因而南大实无法自作改变。有鉴及此，我们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爰特专函奉上，恳请向贵国政府转达吾人之观点和要求如下：

如所周知，南洋大学乃是马星人民为应当地华文教育发展的需要而历经千辛万苦筹建起来的，其创校宗旨主要在于为华文中学生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为华文教育体系竟全功，在这方面，过去十余年来，南大创办人经已成功负起这项神圣使命。为马星甚至东南亚各国的华校生提供了深造机会，使南大的存在成为马星人民引以为豪的一部份，如今虽然时移境异，南大主权易人，惟南大之创办宗旨实不容忽视！

我们不知道贵国政府促使南大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而改以要求外国学生投考贵国政府主办之普通教育文凭证书（高级水准）华文源流会考，以取得申请进入南大资格之真正背景与动机是什么？但我们要指出，这项政策的实施，已直接把大马学

生投考南大的方便之门关住，间接否定了华校生向来持以投考南大和海外著名大学的高中文凭资格，揆诸情理，岂能谓之公允？

虽然大马学生仍可通过考到新加坡政府规定之文凭申请进入南大，不过由于马星两国华校课程不同，考期也有所冲突，大马学生要考到贵国政府专为贵国学生主办之文凭考试，必然困难重重，如此，将予人一种印象，认为贵国政府有意切断外国华文源流学生进入南大之路，而致乖离南大之创办宗旨和广大人民之意愿。

对我们来说，规定外国学生须考到有关国家的政府文凭始可申请进入该国大学的做法，尚属一个新鲜的例子，本邦学生到其他国家深造，并没有被硬性规定要考到该国的政府考试文凭，何独与大马仅隔一衣带水的新加坡有此例外？

学术是无国界的，大学亦没有严格国界藩篱。实际上，为了敦谊睦邻，促进文化交流与区域合作，通常各国大学均有保留一定学额给外国学生。视乎此，姑不论南大是否由马星人民出钱出力所共创，单基于协助邻邦增进外交的精神，南大亦没有理由采取任何不鼓励性之措施。

犹记得南大创校初期，马星学生比例各居半。然而，近几年来，随着马星政治的变迁，大马学生得以进入南大者每年仅有区区百余名，以致大多数的学生要望门兴叹，引起各地社团及南大校友一再呼吁南大多招收大马学生。在黄丽松博士掌校期间，尚特为大马学生开办进修班，提供较多学额，如今突然间，竟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又无过度性的安排，实令人感觉遗憾。

我们认为，南大在大马各地举办特别安排之新生入学考试，乃基于特殊历史背景为外国华文源流高中毕业生而设，它与新大无关，并不会影响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办法。因此，除非贵国政府有意漠视南大的创办宗旨，进而堵塞大马学生，尤其是华文独立中学的毕业生前往南大深造的机会，否则应安排继续允许南大在大马招考新生，每年录取更多联邦学生进入南大。

以上诸点，敬祈洞察，如蒙赐予协助，安排谒见贵国教育部长，以便提供管见，至所企盼，亦为华教之幸也！

此致

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钧鉴

马来亚联合邦 华校董事总会主席： 林晃升
 华校教师总会主席： 沈慕羽 同启
 (1974年3月20日)

南大发展为全国性高等学府

(1974年7月27日)

李昭铭

最近这几个星期,报章上不断地刊载有关于南大的许多新闻和评论。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种现象,也可以反映出一般社会人士对于南大前途是深切的关怀。但是所谈到的,只是表面的征象。乍看起来,错综复杂,不容易找寻出问题的根源。其实,在我看来,寻根究底,南大的整个症结是:南大是否应该发展作为全国各民族,各源流的中学生谋求深造的高等学府,也就是说:南大是否是一间全国性的大学。

十八年前,南大创立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为华校中学毕业生提供一个升学的深造的机会。在当年的情况底下,无可否认的,南大是扮演了它应尽的角色,可是,时过境迁,现在南大所处的时代,和十八年前的,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我们也不能以三十年代的眼光处理七十年代的问题!

由于我国积极地推行两种语文的教育政策,华文源流的中学生毕业生早已和华英文源流的学生并驾齐驱,毫无逊色地争取升学的机会。事实证明愈来愈多的华校学生进入新大求学。同时,随着英国大学联合招生委员会(Joint Matriculation Board)承认我国华文高级水准文凭之后,华校毕业生求学的机会随着也增多了。

不过,我们必须平心静气地考虑许多直接有关的发展问题,同时要勇敢地面对下列的现实:

- (一) 过去十多年来,每年华校的人数逐渐减少,而英校学生则相应地增加。
- (二) 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兼通两种语言的政策,来自各语文源流学生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地减少,而最终加以消失。
- (三) 各初级学院的课程都是两种语文兼施并用。这些毕业生将会更有效地利用

华文和英文。而在选择大学深造时,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四) 愈来愈多的华校学生被录取进入新大攻读。在五十年代,华校毕业生进入新大,凤毛麟角,在六五年新大只4.5%的学生是来自华校,而今年新生中,华校学生达到25%之多。

假如南大当局,漠视了这些事实,而只力求维持原状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地预测到南大将会面对一些困难。刚才我说过在五十年代,南大的创办是为了给华校毕业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就是由于当时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南大必须强调其“华文大学”的特征。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情景,是今年入学的新生们所不能体会的。他们是在新的环境中成长。当时华校毕业生除了转进英校重读中学课程之外,根本没有进入大学的机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事实上,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在每千名中学毕业生中,华校学生进入本国大学深造的人数,几乎是英校学生的二倍,也就是说,近几年来,华文源流学生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比英校生多出将近一倍。虽然如此,南大还是保留原来的形象。至少它给外界的印象是如此,由于这种局限,自然地很少英校华族毕业生申请进入南大攻读;事实上,今年就比去年少。至于其他民族同学,就根本不用谈了。

不可否认的,南大的特色必须要保留。但是南大当局,也必须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蚕茧。南大当局,就是理事和行政当局,也必须要有过人的智、勇,将南大发展为一间全国性高等学府,作为各种语文源流各民族学生深造的中心。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最敏感的因素,就是语文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避之不谈。如果避重就轻,这样做只是逃避现实而已。事实上,理学院在许多课程中,采用英语教学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商学院也有部份课程是如此,当然文学学院的许多课程是不能混为一谈;是必须要用华语教导的。在和南大教学人员多次坦诚的交谈中,以我个人的了解,他们绝大多数是了解当今现实的需求以及与南大发展所不能避免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学生会最近所作的一份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欢迎更广泛地采用英语教学。抽样调查的四百八十名新、旧同学中,89.6%的旧生,80.4%的新生认为大部份的课程可以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百分之三十的旧生认为一些科目可全部用英语讲课。当然,这必须是在不降低学术水准的前提下才能实行。从华校生在新大的表现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样看来,师生两方面都能了解现实的需求。所剩下来的关键,就是看南大最高当局。正如我刚才所说。理事会和行政当局是否有过人的智、勇和行政的魄力了。

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态度来处理课程和院系组织的问题。设法增设实用课程,是

配合社会的需求,不会影响一间大学的完整性,更不会因而沦为职业学院。反之,这样的发展将会使到大学在学术范围上更加多元化。观看海外许多著名大学都有相当完整的实用课程,而且也不是每种课程都授予学位,我们要有进步,我们就不能墨守成规。

我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也千万不能曲解,说是南大的变质。南大最终的目标是一间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材的最高学府。政府将不遗余力地协助南大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具体的贡献。

早在几年前,教育部就向南大提出应该设立华语中心。几年来,教育部从不间断地鼓励和支持这中心的成立。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中心终于成立了。这样一来,南大将在华文的教学与研究上能有更进一步的贡献而成为这方面的学术中心。但这并不是南大唯一的任务。

一间大学是学有专长高级知识份子的集中地,是学术发展的中心。所以它应该有所改革和创新,至少也应该有协助国家发展催化的作用,而绝不能成为进步的障碍。所以南大必须在这方面,应该自发地起带头作用,而不应该等因奉此,要积极地向上向善发展,成为文化和时代的先导者。

最后,让我祝贺这一届的毕业生,并希望你们今后在现实的生活中,作出你们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使南大更快速地发展成为促进全民利益的大学。

(取自《南大校讯》第36期)

以全国性大学为目标*

(1974年10月30日)

薛寿生

各位同学：

今天是本学年度的毕业同学会，能见到这么多校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来出席，说明了校友对母校的关怀，本人十分感激。

召开毕业同学会的目的是向各位校友报告母校一年来的各方面措施和校务进展。有关过去一年来母校的情况，已由理事会黄主席在不久前举行的毕业典礼与会员大会上发表，并由报纸刊登，所以本人不想在这里重覆。本人想趁这机会向各位简要地报告母校最近的一些动态。

发展为全国性大学：各位当还记得，母校初创办时，曾发表一项“创立南洋大学宣言”，指出母校对“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换句话说，创办人早已把发展母校为全国性大学为目标，使之成为各民族各语文源流学生之深造中心。本人想向各位报告母校在语文、学制、课程与师资方面的措施，以期达到这目的。

语文方面：母校创办之宗旨为沟通中西文化，所以自开办以来，除了华文之外，逐年增加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历年都聘有各国学者来校任教。毕业同学前往外国深造与就业，都能胜任愉快，这是两种语文教学与研究成绩的具体表现。母校的目标是培养兼通中英文的毕业生，所以这种政策将随着时日的进展而加强。语言中心为学生提供各种语文班级，辅助校方推行语文政策。目前校内学生进修语文的

* 南大毕业同学会1974年10月30日举行常年大会，邀请薛寿生校长发表演讲。薛校长披露，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上更普遍应用英语。并且准备今后尽量增收非华文源流学生，同时要保留“南大特色”。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风气很盛，同时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学子到此进修华文，使母校成为本地区进修华文的重要中心。

发展为一间全国性大学既是母校的目标，则加强学生能应用多种语文是当前急务。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此后英语在教学与研究上将更普遍应用，并且准备由1975—76学年起，尽量增收非华文源流的学生。与此同时，我们要保留“南大特色”，对推广华文的教学与研究继续作出贡献，所以有华语研究中心之设立，以协助提高本国各语文源流学校的华语教学水准。

施行新学制：成为全国性大学，不仅限于语文方面，学制与课程方面的改进也同样重要。各位都知道，母校由本学年度开始实施了主修与副修的学科制度。学科制的优点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凭自己的兴趣选读主修以外的课程，扩大了他们选课的范围，以获取更平衡、更广泛的教育基础，同时也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母校创办以来在课程方面的一项重大改进。

在课程方面，母校准备逐渐增设专业学系。校方计划在文学院设大众传播学系，在理学院设应用电脑学系及在商学院恢复银行与财务学系。此外，扩充校外进修课程，为就业社会人士提供进修的机会。至于现有的学系，也将经常调整课程，配合社会的需求。

增强师资：目前文理学院的师资，大致上说，足以应付教学与研究的需求。不过商学院却面临师资短缺的现象。为了谋求补救，校方除了积极着手延聘外，同时进行师资培养。特别是师资短缺的学系更受到急切的考虑。一方面是推荐在职的教学人员领取奖学金前往外国深造，考取更高的学术资格，另一方面是选拔优秀毕业生，保送到外国大学研究院，考取高级学位，期望学成后返校服务。

以上所提到的，是母校一些重要措施，以期逐步实现为全国性大学的理想。

最后，本人诚恳地希望各位毕业同学不断关怀母校，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建议，作为校方参考。谢谢各位。

（原载《南大校讯》37期）

内容提要

第三期

变质与被关闭

(1975—1980)

内 容 提 要

1975年3月14日,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昭铭被委任为南大校长。他宣布要把南大发展成为一间“全国性”的大学,在人事、学制、课程方面进行深入变革,积极推行英语教学,除了中文系的课程和历史系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外,全部学科改为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一些老师改用英语来授课,颇有困难;一些学生使用英语,也不能运用自如。

1976年8月,李昭铭离开南大,南大理事会宣布暂时停聘校长的职务,由循吏治校,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校政,把南大引向一条变质的道路。1978年8月南大与新大成立联合校园,让南大学生能够在讲英语的环境下学习,以提高他们英语的使用能力。

1980年3月15日,新加坡政府发表丹顿《新加坡高等教育报告书》。丹顿爵士认为新加坡大学生人数不及一万,不必两间大学存在;如果有两间大学,会造成学科的重复和浪费。他建议只在武吉知马的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而且强大的大学”。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发表评论,他支持新加坡拥有两间大学,南大保持一间独立大学的地位,并指出丹顿爵士访问新加坡只有三天,不了解南大的创校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也不了解受华文教育的族群对南大的热爱和期望,认为丹顿的建议有草率之嫌。

3月29日李光耀向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有关南大的前途命运的三个选择。黄祖耀覆函李光耀提出南大应继续存在的理由,并提出两个建议,但遭李光耀否决。经过冗长的讨论,南大理事会在1980年4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接受李光耀的建议,同意把南大与新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原校址将设立“南洋理工学院”。

欢迎李教长出任南大校长

——并对南大发展提出意见

(1975年3月19日)

南大毕业生协会

近年来,新大之所以能够具有特殊而优越的发展,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长出任该大学校长。在此同时,我母校却停滞不前,相形之下一般社会人士自然对我母校的发展感到失望。

如今,我国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受委派出任我母校校长,我们表示欢迎,并寄以厚望,因为我母校从此可以“从速发展成为与新大平等的大学”。

李博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况与发展具有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对于大学应兴应革各点,亦能了若指掌。这番出长我母校,必能驾轻就熟,积极促进大学向上向善的发展。

在我母校新校长走马上任之时,我们也想对我母校的问题略表意见,这对我母校将来的发展,或有参考的价值。

我母校自1955年创办以来,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这些困难与问题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在性质上有所差异。在大学草创之初,正是殖民地时代,它面对生存的问题;如今,却是我国建国步上第十年的年头,它面对的是发展的问题——如何发展,以应合七十年代以及将来社会发展上各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成为培植高级人才的重要中心。

这些年来,由于教育目标和语文训练政策的改变,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推行,我国社会正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在这个崭新的局面里,我母校应如何主动地积极进行更张与调整,才能使自己发展起来,壮大起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我母校应扮演的角色

我母校应发展成为怎样的一个大学？这是人人所关心的问题。拨诸史实，我母校创办之时，正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当时创校的目的在于：（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此外，并强调兼重华英巫各种语文的学习，以应付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见《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第十四页），这四大目标都已完成或在实现中；尤其前二项，成绩更为显著与具体。

随着我国政治局势的迅速演变，由殖民地统治进入自治政府，由自治政府步入马来西亚联邦，最后走上独立自主之道。教育政策也跟着改变。1959年我国通过立法确定我母校的大学法定地位，从此官方承认我母校成为我国教育制度里高等学府的一环。五年后，我母校全面改组，并获得我国政府给予财政援助，因而朝向更健全更稳健的发展；在训练高级人才方面，起着更积极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国已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正急速地进行，两种语文政策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整个社会的面貌与进展完全焕然一新，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也迥然不同；我母校自然必须时时加以检讨，勇敢面对现实，加强栽培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并采取更适当更积极的措施，继续为各民族子弟及各源流中学毕业生提供大学教育的机会，与新加坡大学站在同等的地位，并驾齐驱，共同为国家的国家作出一番贡献。

学术上的问题与发展

自创校以来，我母校在学术方面进展甚速，成就甚大，因为课程不断改进与更新，师资不断充实与提高，图书仪器不断增多，研究与出版也日益增强，成绩日益显著，因此我母校学术水平经已大大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母校不应该对此感到自满，更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各方面力求进步，庶几成为闻名的学术重地。

兹以科系与课程教学媒介语、师资、研究与出版等方面，略抒管见，以为参考。

甲、科系与课程方面

多年来，我母校科系与课程不断改进更新，这是进步的象征，世界各地著名大学莫不如此，但这种改进与更新必须跟随时代的进展，配合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大学才能发展得更壮大，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完成使命。

我国地小民寡，天然资源匮乏，国家发展全靠人力因素。因此我国大力推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建立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脑力服务中心。大学的发展不能忽视国家的自然环境因素以及国家现在和将来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母校科系的增设,课程的改进,不能不以此等条件作为根据,而进行策划。

我母校现有三院十一系,自有它们存在的实际价值。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国家发展的阶段而不同,各系选读的学生有剧增骤减的现象,但这不应妨碍各系的生存与发展。若社会对某系毕业生的需求正感殷切,则大学应力图发展该系,视师资与设备的条件,尽量训练这些人才。假如师资与设备的条件不足,那么大学应毫不犹豫地大事加以扩充,这是大学发展的良好机会;但大学得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准。今日有关工商各系的发展,正应如此。

反之,若某系选读学生因社会需求量一时的减少而告锐减,则该系仍有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大学不应就此作不利该系发展的打算,而危害大学本身健全的发展。任何这种意图,都会犯上短视的弊病。谁能预测十年廿年后的社会将不需要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呢?

我母校应有这种认识与了解。对于人才需求孔殷的学系,大学正应大力发展;反之。对于人才需求较少的学系,大学亦应作适当的调整,加以保留,以期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各学系在同一个时期不必也不可能作同等速度的发展。

其次,这现有的十一个学系,在课程方面,也必须时时作适度的调整,以应合社会各阶段不同的需求。这自然涉及科目实用性的问题。实用科目的增授,并不会妨碍学术的探讨与研究,更不会危害大学的完整性。再者,实用科目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所有纯理论科目的遗弃。实用科目的教学、研究及应用正是以纯理论科目为基础,纯理论科目的创新和改进,亦有待实用科目应用的实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且实用科目本身除教学与应用外,更能从实际应用中研究其问题,建立新的理论,从而丰富其实用性与价值。

揆诸我国环境与发展方向,我母校实应适当地增加实用科目,不但作为教学之用,而且付诸应用,进行研究,以配合社会的需求。这样亦可增加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一所大学要作真正的发展,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能固步自封,亦不能死守旧有的巢臼。除了加强原有各学系外,我母校更应视社会新的需求,有系统地逐步地设置新科系,如测绘、建筑、渔业、造船、劳工研究、海洋生物、国际事务等;甚至提供短期的专业文凭课程,如金融研究、税务研究等以培养更多实用的专门人才。因此我母校必须拥有切实可用的发展蓝图,对于科系的增设,课程的改进,师资的延聘或培植,以及学生人数的取录等,都有通盘的计划。这样才不会顾此失彼,而产生偏差。

此外,对于研究的训练,我母校应根据当时师资的情况、研究生的素质以及图书

仪器的设备等条件来决定,缺一不可。所以,不是每一系每一年都得开设硕士班或博士班。研究生的培育必须是重质不重量,这是必须加以强调的。

乙、教学媒介语

我母校一向以来对教学媒介语的应用都没有限制,这是开放而明智的决策。最初,我母校是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以后随着客座教授和外籍教学人员的增加,以及实际情况的需要,英语英文的应用也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理、商二院;而且教科书和参考书也多为英文课本;即使是在考试,学生亦可以英文作答。所以除华语华文外,英语英文在我母校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这对华文源流的学生在掌握英语文方面的确有所帮助。

随着英语文应用的增加,我母校为贯彻全国性大学的政策而继续录取各民族学生,将不会遭遇什么困难。另一方面,初级学院正强制实施华英两种语文的政策,随着时间的进展,大学教学媒介语的应用所产生的任何困难,将因这项政策实施的成功而迎刃而解。到那时,华英两种语文的使用已不成问题,而形势将演变成如何充分使用这二种语文。

因此,我母校应鼓励学生视实际需要而交相使用华英语文,以达到能够良好掌握这二种语文的目的;同时,我母校亦应鼓励语文能力尚未达到理想水平的学生,努力进修语言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以达到良好掌握的地步。这项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与重要性,正如李光耀总理所指出:“南大必须把水准更加提高,而有效的培养出能精通两种语文的毕业生。这样,它才能够吸引英文源流的学生到南大来。政府认定两种语文的学习,必须在小学就开始;而不是大学才开始。可是,两种语文的使用,如果不在大学中继续下去,那么,学生们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学习所得的,便付诸东流。”(请阅李光耀先生演讲词“南大与我们的前途”,《星洲日报》1970年8月13日)。

丙、师资方面

1970年8月11日,李光耀总理在我母校发展专题演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时,即已指出我母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准经已提高。他说:“南大在早年,在从1956年起的最初数年间,是有好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于毕业以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各大学研究院中从事专门研究,都有特出的表现。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四年后,我母校的师资更为充实与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自不待言。

但我母校不应就此满足,更应努力,广泛延揽本、外地学有专长的学者,继续中

的阵容更为强大。年来,聘请师资的办理甚是缓慢,往往失去一些人才,委实可惜。所以我母校极应亡羊补牢,加速办理聘用的手续。

在广泛延揽本、外地的学者时,聘用我母校校友的问题便会产生。这一点往往为人所诟病,实为不智。老实说,今日在我母校执教的校友,多是“……从1956年起最初数年间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在(各国)各大学研究院中从事专门的研究,都有特出的表现”(引文如前)而获得高级学位回来的校友!这并无不妥之处。

在聘用教职员时,我母校实不应有校友与非校友之分,他们必须受到同等的对待,在聘用、续聘及擢升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机会,任何人都没有优先权或特权。同等资历,同等待遇,是平等原则实行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促进大学工作和谐、士气高昂的有效措施,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此意也。

申请人的学历、经历、著述及品格等条件应是聘用的根据。罗致各地优越的教学人员是大学重要的任务之一。

丁、研究和出版

教学、研究及服务是大学的三大任务。可见研究在大学里的重要,它的成果需由出版表现出来,所以研究和出版都可促进大学地位的提高。因此我母校要在学术领域内大露锋芒,不得不大事鼓励教学人员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出版,并积极提供钱财上的协助。

在研究方面,除纯学术问题的探讨外,本国和本地区问题的研究更应受到鼓励与重视,尤其是在实用科学方面。因为实际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协助解决问题与困难,丰富教材,而且可以重新审核理论的实用性,从而创立新理论。这样更可加强大学的学术地位。将实用科学只当作普通技术的提供与应用,不是正确的看法。

此外,实际问题的研究可以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在这种关系里,大学可以对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这大学对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反过来说,社会对大学也具有充分了解的机会,对大学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更容易接纳与吸收。

所以,这几点对我母校今日的处境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我母校焉能轻易放弃这种研究实际问题的机会呢?为了配合研究的发展起见,我母校应鼓励与协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因为大学的出版物是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可以具体地反映大学的学术水准。目前,我母校虽已出版或资助出版一些刊物与书籍,但并没有一个统筹统办的中央组织,如南大出版社(Nanyang University Press),俾使大学的学术地位为加强与提高。所以,我母校应考虑设立这种出版社。

行政上的诸问题与改进

自创办以来,我母校在行政组织和人事编制上都无甚系统,造成混乱与复杂的局面。及至1964年,大学全面进行改组,行政组织和人事编制大加改善,重要职位也告增多,气象遂焕然一新。但十年来,几经更迭,虽然学术水准日益提高,但行政效率和教职士气则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诚痛心也!

此中因素,自然很多,错综复杂,不易探究。对于大学的健全发展自是不利。欲收学术与行政相得益彰之效,行政组织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也是当务之急,那可等闲视之?

我母校过去虽群龙有首,领导有人,但都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整个行政机构组织振作起来,向前推进,产生效力。行政原则与执行的偏差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处理教职员工的问题时,校方往往引用对彼等最不利的条文,去年教学人员改职称与薪金率实施时所造成的许多笑柄与不满,最能说明这一点。其中之一是校方断然取消2%临时津贴金,但在学术人员经过数月的力争底下,才施施然口头通知恢复此项津贴。至于福利措施,则多付诸阙如。而人事编制亦有偏废,有些单位冗员甚多,有些单位人才不足,造成工作不均的现象。这些在在影响全体教职员工的士气,而且危害行政部门及大学行政的发展。

如今,我母校校长已有新的适当人选,仍需要有其他良好的高级行政人员,构成一个强大的领导层,智勇双全,学识才干兼具,有抱负,有远见,而且能兼公持正,赏罚分明,对发展大学的工作富有献身的精神。各级行政人员亦能就其专长而有所作为;从承上启下的过程中,发挥力量,激发整个行政机构健全操作与作用,以提高行政效率。

“南大如果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国家的学术机构,而同时又成为东南亚兼用华文和英文的学术研究中心,那么,它的校长、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必须是在学术上有素养的人,和有献身于南大发展的学人。他们有些是南大教师,还不是新加坡公民,但必须心是在新加坡的。新大已经发觉了好些决策的决定,是由那些临时在这里居留,或暂时路过这里的院长和系主任所主导的,所以好些决策后来都是不适用的。这是因为所决定的,大都是临时办法,与大学的长远利益往往是很不配合的。”(引文同前)。

对于李总理所指出我母校高级行政人员所应具备的条件,我们应该加以重视。

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各项发展与问题方面,我母校过去往往犯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病,如裕廊委员会、校外进修课程、以及政府与行政学系归属商学院等,都是一些明显的例子,这对于整个大学良好而健全的发展,大为不利。

我母校应在发展方针一经确定之后,全力以赴,绝不可因循苟且,飘忽不定,而延宕计划的实施。

总结与建议

我母校自创办至今,已有廿个年头了,从一个大学整个发展史来看,它还是年轻的大学。这样年轻的大学已经具有目前的成就,确实不易。但我母校不应满足于现况,也不应缅怀过去,反而更应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本身发展成为一所不仅是本国而且也是本地区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我母校的健全发展,必须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才能实现。我们谨此希望大学能够罗致各界专才,策划发展,以期有成。

兹将我们对大学发展的建议,列之如下,以供参考。

- (一) 为配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为大学本身的前途计,我母校应否最近将来设立一个发展策划委员会,以全面检讨大学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并提出全盘的具体的发展计划。

发展蓝图一经确定,大学当局应按计划逐步实施,全力以赴,绝不可因循苟且,藉故延宕,以致一事无成。

- (二) 我母校应发展成为本国及本地区华英语文的学术研究重要中心之一。在本国,我母校作为全国性的一所大学,应继续为各民族子弟及各源流中学毕业生提供大学教育的机会,为国家社会栽培发展各阶段中所需要的各项高级人才,并与新加坡大学站在同等的地位,并驾齐驱,共同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

- (三) 我母校的发展包括科系的增设,课程的改进等,不能不根据本国自然环境的条件和国家现在及将来发展的方向,而进行策划。

所有新设科系和原有科系不必在同一时期都作同等的扩充,须视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进行调整;需求孔殷的学系极应大事发展,需求较少的学系亦可保留,以期将来可作更大的贡献。

为配合社会的发展,实用科系即应增加,如测绘、建筑、渔业、造船、劳工研究、海洋研究等。实用科系的增加并不妨碍大学的完整性与发展。

此外短期的课程如高级专业文凭亦可开设,从事较专精的教学与研究,如税务研究、金融研究等,以培养更多实用的专门人才。

- (四) 研究生的训练,不是每一系每一年都得开班,大学应根据师资的情况、研究生的素质及图书仪器的设备等条件来决定。研究生的培育必须是重质不重量。

- (五) 为贯彻全国性大学的政策,为各民族学生提供大学教育,我母校不但必须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更为加强华英语文的学习,而且能够良好地应用这两种语文。这样,我母校才能奠定它成为东南亚用华英语文的学术研究中心的深厚基础。

(六) 师资方面,我母校必须积极地广泛地延揽本、外地学有专长的人士,使教学阵容更为强大。办理聘用手续必须尽速进行,不可延误。

我母校对教职员实不应有校友与非校友之分,他们同属一体,不分彼此,共同为促进我母校的发展而努力。所以,他们应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在聘用、续聘、擢升和薪给等方面,谁都没有任何特权或优先权。

(七) 我母校要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必须积极鼓励教学人员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出版,并提供钱财上的协助。

在研究方面,除纯学术问题的探讨外,本国及本地区问题的研究更应受到鼓励与重视,尤其在实用科学方面,因为这不但可使大学地位更为提高,同时也可使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为加强,对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更有裨益。

(八) 为配合研究进行,我母校应考虑设立出版社,以刊印研究成果,从而可以具体地反映大学的学术水准。

(九) 在行政方面,显然校长已有新的适当人选,我母校仍需要有其他良好的高级行政人员,构成一个强大的领导层,智勇双全,学识与才干兼具,有抱负,有远见,而且能秉公持正、赏罚分明,对发展大学的工作富有献身的精神。

各级行政人员亦能就其专长而有所作为,从承上启下的过程中,发挥力量,激发整个行政机构的健全操作与作用,以提高行政效率。

(取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

南大将改变教学媒介语

(1975年6月22日)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根据报载,南洋大学由下月新学年开始,将普遍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各院系的一年级课程,除中文系外,必须以英语进行,其他年级则鼓励尽量采用英文,预料荣誉学位的毕业论文,也将以英文书写。

这是南大自去年初停止在马来西亚招考新生以来,另一次彻底违背南大创办宗旨,彻底漠视广大人民意愿的行径,我们对此不得不再度表示最深切的遗憾!

南大于1964年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组时,新加坡政府曾一再公开向人民保证:“南大将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永远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如今这项保证到那里去了?

去年3月19日,在—项与吡叻及檳城南大校友会共同非议母校停止在马招考新生的联合声明中,我们曾经这样指出:“南大是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大学,新大是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大学,这两间不同语文源流的大学,我们不知道如何统一招生?但过去的事实显示,自从南大改组以后,每一次为了与新大统一,南大都遭殃,比如南大的马来语文学系、教育学系、现代语文学系、化工系等,便是在与新大统一的情形下停办了。我们担心有朝一日,南大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文,也地逐渐与新大统一,而不再是一间华文大学了。”这项具有历史事实佐证的“顾虑”,果然不幸言中了!改组后的南大,实在愈来愈令人失望。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违背南大创办宗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做法,虽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作为深深受南大恩惠的一群,我们仍然愿意在此不厌其烦地竭诚保证母校勿再继续往英化的道路滑下去,应马上悬崖勒马,以新马人民苦心创办南大的公意为重。南大也许尚存有缺点,需要不时加以改进,但任何的改变,都不应改变南大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文!

(取自《南大问题评论集》)

南大进行重要革新

(1975年7月27日)

李昭铭

在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曾经指出,南大发展的症结是在于南大是否是一全国性的高等学府,为我国各民族,各语文源流中学生提供深造的机会。

一年后的今天,作为新任校长,我很欣慰地在这个典礼上报告:南大正在进行许多重要的革新措施,使南大发展成为一间全国性的大学,以便栽培来自各民族各语文源流的学生;从而实现南大创办的宗旨。南大创建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今年是我们第一次招收各民族各语文源流的学生进入各学院就读。虽然非华族学生人数还不多,可是这却正标志着南大朝向发展成为一间全国性大学过程中的重要措施。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英文源流的新生数目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批。

以往南大的课程以系别为中心,教学内容过于偏狭而经常受到非议。过去,南大当局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曾经有过一些调整,可是只是一些表面上治标不是治本的办法。由本学年开始,一个崭新的课程结构已经付诸实施。此后,学生将是属院而不属系。同时,同学们将在一种更灵活与更广泛的课程结构下,获得更平衡的教育。

随着学制的改革,许多新的科目已经开设,其中包括综合学科的课程,例如理科科学和环境学等。今后,南大将会开设更多像这一类综合性的学科。

自从我在今年三月中旬上任以来,许多关心南大的人士要我发表对南大发展的计划。我对他们关怀大学教育事业的热忱,表示非常感激。可是,现在要谈发展计划未免言之过早。因为大学发展的计划不应该是在仓促之间草拟的。事实上,南大过去的发展计划的缺点就是:许多措施,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办法,开重

科目往往没有细心考虑到社会的需求。我认为拟订适当的发展计划,必须事先对国家长期人力资源的估计以及对社会经济未来的进展动向,作深入的研究。同时,以南大来说,我们还得研究我们的姐妹大学——新加坡大学的发展动向,以作参考。

在1972年,南大理事会曾经委任一个委员会对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三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在审核了当时有关的资料后,委员会认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规模较大并且完善的大学,和另一间规模较小而只偏重一些专门学科的大学。委员会建议南大应该扮演后者的角色;除此,委员会还认为南大应作适度的扩展,同时兼顾到我国社会对商业管理和会计人才的需求,比文理科毕业生的需求来得更迫切的事实。

需要两间完善大学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新加坡需要两间同样良好而且完善的大学。理由是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需求将迫切的相应随着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对于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必然更加殷切。因此,南大可能,而且有必要发展成为一间优良和完善的大学;并和新加坡大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尤有进者,南大尽可以利用靠近裕廊工业区的优良条件,发展自己的特长。事实上,南大不但可以完成委员会所期望的任务,而且还能够扮演重大的角色。

成立一间规模庞大的大学,其优缺点的争论,见仁见智。我个人相信,对新加坡来说,中小型的大学比较适合。大学不是一间工厂,经济学上以大量生产而达到成本比较低廉的理论,并不适于应用在办大学上。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一间大学的功能很可能受到效用递减的影响。在超过五、六千名学生,而且规模庞大的学府对于培养优好的学习环境和促进钻研的学术气氛,将比较困难,我认为,只有在推行大规模基本研究计划上,才需要一个庞大的学术部门,譬如六十年代初期美国所推行的太空研究计划一样。

像新加坡一样,而拥有两间或两间以上大学的例子是很多的。譬如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就像南大和新大目前的情形一样。可是,我倒希望南大和新大能够循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方式发展。这两间大学堪称世界上著名学府。校址都在波士顿城,彼此距离很近,学生人数方面,哈佛大约有六千人,麻省约有四千人。这两间学府并行发展的结果,各自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在学术的领域里各有各的特长,从而树立了各自的学术地位。再者,这两间学府发展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彼此互相配合,共同推行许多合作的计划,比较显著的例子如成立一个联合中心进行城市研究大学资料以及科技合作等。两间大学又共同使用一座电子加速

器。我认为南大和新大的发展应该能像他们一样。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两间大学,在经过二十年各自发展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越来越密切。首先,大学高级学术人员兼任的办法,已经实施。两间大学将尽可能委任共同的校外考试委员。上述这些措施将确保这两间大学在课程安排,学术结构和学术水准各方面取得充分的协调。南大和新大将设立一个校际委员会,以便促进两间大学更密切的合作。我有信心的说,这两间大学将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将来这两间大学的学生可以选修对方的某些学科。多年来,南大已经证实了它本身独有的特色。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特色可能会有更变。那些阻碍发展的因素有必要加以扬弃。我们不应在感情上过于留恋与南大传统有关连的事物,因为不是所有过去传统对南大学术的优越性有帮助。在另一方面南大有许多独有的特色,却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加以保留。例如,东方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尊师重道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将通过我们的校友,在我国社会组织里生根茁长,成为我国长远文化发展的精髓。

(取自《南洋商报》)

对改变教学考试用语的声明

(1975年9月19日)

南大毕业生协会

我母校南洋大学在风风雨雨之中,总算渡过廿个年头。在这廿年里,我母校历尽了沧桑更换了多位校长,一再改变学制,增删科系。以期将南大办得更完善和更臻国际水准的大学,为我国各教育源流中学生提供理想的升学场所,并培植我国在建国过程中各方面所需人才。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我母校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在社会不同的角落,不同岗位上,积极推动建国工作,南大生在政界,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的表现亦不落人后,然而,我母校是否充分发挥其潜能,为国家社会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这是所有关心南大的人士首要关切的问题,本会忝为我国南大毕业生唯一的注册团体,无论是基于饮水思源的原则或更佳地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对于我母校南大动向,一向都极表关心,尽管极度的关心曾被误解为干涉,尽管逆耳忠言不为当局所接纳,本会仍然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尽我们的所能,向当局提呈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要看到母校南大越办越好,南大的声誉,日益提高而名扬遐迩。我们不愿意看到南大走下坡或任何的改变而有损于南大的良好声誉。本会将永远站在公正的立场,认为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认为应该说那些话时将直言不讳。

南大一路来在发展方面的缺点就是缺乏通盘的计划,发展方针亦不明显且因长校人员不同而异。于是免不了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倘使医得好还不打紧,若一旦医不好,首遭其冲被牺牲的将是学生,损失的将是国家公帑和民间的捐款以及宝贵的声誉。这些损失将是不可补偿的。另一缺点是,无论是学制的改变,抑或是学科的增删,都有操之过急之嫌。这充分反映出办学人员的准备工作不足;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488

或长校人仕急欲实现其主观的愿望,改变得太过迅速,将使学生无所适从,也影响南大吸收优秀中学生前往深造之机能。

政府在年初宣布委派李昭铭部长兼任南大校长,以便让南大发展成为与新大一样地位的大学,对于政府这一决定,凡是热爱南大的人仕,无不表示欢迎,本会亦为文表示支持,并殷切期望新校长将有一番新作为,将南大推向更完善的境地,果然在新学年的开始,便频频传来南大一些新措施。但也同时传来教职员与学生情绪不安的消息,本会基于关怀南大的心理,曾作多翻的探查,发觉实施未及两年的仿英国的学科制改为原有的学分制,而新学制却以院为主无系别之分的学科制,改制匆匆,教职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亦不充分了解改制的内容实质,结果对于混淆不清的学生无法给予正确的指示,在选课时显得茫然和无所适从。

然而,最使学生感到局促不安的是突如其来地改变南大一路来的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的措施。南大一路来的教学用语都是以华语为主,酌情辅以英语或巫语。课本方面亦是视各该系之需要而中英并用,在吸收必要的知识和对课本的融会贯通,大致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南大生毕业出来英语或英文不行,不在于南大没有提供足够的语文训练,而主要在于其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不能搞好两种语文,盖三年的大学教育没有义务为经历了十二年之两种语文学习的失败者提供语文补救。事实上,大学教育也没有这种必要。因此任何以为南大各院系各学科都以英文为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就能够提高学生英文水准的想法,本会不敢苟同。何况现阶段的南大不论在师资或学生来源方面都根本还没有充足的条件。南大现有的师资,都不一定是为了实行英语教学而聘定的。他们是否都能胜任愉快,是值得考究的问题。学生方面大部分来自华文源流,他们在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都是习惯于两种语文的教育,他们未进入南大以前,还是抱着南大是两种语文并重的大学的概念。现在骤然仅以英语教学,而有些教学人员仅能勉强用英语讲学,在这种情形下,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就要大打折扣,将直接影响学术水准之降低。

故此,本会深切同意我国既定的两种语文教育政策,因为它是建立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必要的条件。本会同时认为大学在为国家培养建国人才上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国还处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大力推行培育单一语文的教学政策是不符合我国的建国方针。至于考试用语,更不能作硬性规定,因为它对学问好,英文差的学生将是一项损失,只有在条件足够的情况下,除中文系外在某些科系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加强第二语文的教学将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一件事。

本会认为大学的任何更动,都牵涉多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事聘用,学制内容,科系变动,教学用语,设备条件等都必需作深入研究分析,集思广益,取得大学理事会的赞同,作好充分的准备与安排,始付诸实施,庶免操之过急,重蹈“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覆辙。

本会重申凡是对我母校发展前途有利的措施,我们将予以支持。

(取自新加坡《星洲日报》)

南大中英文并重并用始符合国家教育政策

(1975年9月19日)

南大毕业生协会

我母校南洋大学在风风雨雨之中,总算渡过了廿个年头。在这廿年里,我母校历尽了沧桑,更换了多位校长,一再改变学制,增删科系,以期将南大办得更完善和更臻国际水准的大学,为我国各教育源流中学生提供理想的升学场所,并培植我国在建国过程中各方面所需人才。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我母校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在社会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岗位上,积极推动建国工作。南大生在政界、工商界、教育、文化界等的表现亦不落人后。然而,我母校是否充分发挥其潜能,为国家社会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这是所有关心南大的人士首要关切的问题。本会忝为我国大毕业生唯一的注册团体,无论是基于饮水思源的原则或更佳地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对于我母校南大的动向,一向都极表关心。尽管极度的关心曾被误解为干涉,尽管逆耳忠言不为当局所接纳,本会仍然抱着一颗赤子心,尽我们的所能,向当局提呈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要看到母校南大越办越好,南大的声誉,日益提高而名扬遐迩。我们不愿意看到南大走下坡或任何的改变而有损于南大的良好声誉。本会将永远站在公正的立场,认为应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认为该说那些话时将直言不讳。

南大一路来在发展方面的缺点就是缺乏通盘的计划,发展方针亦不明显且因掌校人员不同而异。于是免不了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倘使医得好还不打紧,一旦医不好,首遭其冲被牺牲的将是学生,损失的将是国家的公帑和民间的捐款以及南大宝贵的声誉。这些损失将是不可补偿的。另一个缺点是,无论是学制的改变,抑或是学科的增删,都有操之过急之嫌。这充分反映出办学人员的准备工作不足;或掌校人士急欲实现其主观的愿望。改变得太迅速,将使学生无所适从,也影响了南大吸收优秀中学生前往深造之机能。

政府在年初宣布委派李昭铭部长兼任南大校长,以便让南大发展成为与新大一样地位的大学。对于政府的这一决定,凡是热爱南大的人士,无不表示欢迎。本会亦为文表示支持,并殷切期望新校长将有一番作为,将南大推向更完善的境地。果然在新学年的开始,便频频传来南大的一些新措施,但也同时传来教职员与学生情绪不安的消息。本会基于关怀南大的心理,曾作多番的探查,发觉实施未及两年的仿英国的学科制改为原有的学分制,而新学制却以院为主无系别之分的学科制,改制匆匆,教职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亦不充分了解改制的内容实质,结果对于混淆不清的学生无法给予正确的指示,在选课时显得茫然和无所适从。

然而,最使学生感到局促不安的是突如其来地改变南大一路来的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的措施。南大一路来的教学用语都是以华语为主,酌情辅以英语或巫语。课本方面亦是视各系之需要而中英并作,在吸收必要的知识和对课本的融会贯通,大致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南大毕业出来英语或英文不行,不在于南大没有足够的语文训练,而主要在于其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不能搞好两种语文,盖三年的大学教育没有义务为经历了十二年之两种语文学习的失败者提供语文补救:事实上,大学教育也没有这种必要。因此任何以为南大各院系各学科都以英文为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就能够提高学生英文水准的想法,本会不敢苟同。何况现阶段的南大不论在师资或学生来源方面都根本还没有充足的条件。南大现有的师资,都不一定是为了实行英语教学而聘定的。他们是否都能胜任愉快,是值得考究的问题。学生方面大部分来自华文源流,他们在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都是习惯于两种语文的教育,他们本进入南大以前,还是抱着南大是两种语文并重的大学概念。现在骤然仅以英语教学,而有些教学人员仅能勉强用英语讲学,在这种情形下,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就要大打折扣,将直接影响学术水准之降低。

故此,本会深切同意我国既定的两种语文教育政策,因为它是建立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必要的条件。本会同时认为大学在为国家培育建国人才上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国还处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大力推行培育单一语文的教学政策是不符合我国的建国方针。至于考试用语,更不能作硬性规定,因为它对学问好,英文差的学生,将是一项损失。只有在条件足够的情况下,除中文系外在某些学系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加强第二语的教学将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一件事。

本会认为大学的任何更动,都牵涉多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事聘用、学制内容、科系变动、教学用语、设备条件等都必需作深入研究分析,集思广益,取得大学理事会的赞同,作好充分的准备与安排,始付诸实施,庶免操之过急,重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覆辙。

本会重申凡是对我母校发展前途有利的措施,我们将予支持。

(取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1975年9月19日)

南大不能作为试验学制场所

(1975年9月30日)

南大毕业生协会

本会成立迄今,已逾十载,一路来除积极为毕业同学谋福利外,对母校南大之向上向善发展,亦极表关怀。对母校之动向,亦在密切关注之例。对于南大应兴应革之事,本会一向都是就事论事,绝无所谓“误导事实”“无的放矢”之举。何况事实是事实,是不能被“误导”的!本会对母校突如其来改变学制和改变教学用语,造成教学人员与莘莘学子不安之情绪,且也有学生家长向本会透露有学生因感应付不来而欲退学与休学。本会认为此种突然之改变,不但可能导致南大学术水准之降低,而且可能影响二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良好校誉,是以苦口婆心,对南大行政当局进一言,想不到此种爱护母校之情,竟被南大行政当局认为非爱校之举,此诚为爱护南大人士与本会同仁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不论学科制也好,学分制也好抑或是有院无系学制都好,其本身都有利弊存在。故世界上的大学,对于采用何种学制为佳,都没有一致的定论。本会对于南大行政当局之决定采用何种学制,只要选定的学制,更能够适应南大的特殊环境和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本会将表欢迎。本会提出非议的地方乃是南大行政当局不应将南大作试验学制的场所,更不能随意和仓促地更改学制。至于南大学制改革已酝酿多时之说,果真如此,就不必在一年多以前由原有的学分制改为学科制,而应直接改为现行之有院无系学制了!南洋大学行政当局发表文告中指责本会声明里所说母校回复学制与事实不符一节,本会认为适得其反。请重读1975年9月19日报载本会声明有关文字:“……本会基于关怀南大的心理,曾作多番的探讨。发觉实施未及两年的仿英国的学科制改为原有的学分制,而新学制却以院为主而无系别之分的学科……”。根据母校出版之《南洋大学概况》:

(一) 1974、75年版本也清楚说明学分制适用于1974、75年度以前入学之学生,而有院无系学科制则适用于1974、75年度起入学之学生。

(二) 1975、76年版本也清楚说明学分制适用于1975、76年度以前入学之学生,而有院无系学科制则适用于1975、76年度起入学之学生。

由此可见,由本学年开始,1974、75年度采用的学科制的确是已经改回学分制,而且母校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也的确是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学制!本会为贯彻推动南大向上向善发展之宗旨,对于母校改制来得匆促与突兀,造成学生无所适从之心理,亦影响学业之有效进展,认为此非办理千秋大业之高等学府的良策。

1965年5月14日以王赓武教授为首的南大课程检讨委员会完成报告书时认为:“南大的目标是它所造就的毕业生,如果不能通晓三种语文,至少应通晓二种与国家发展有关的语文。”于是南大就设立了语言中心,并且存在多年迄今,其对华语差以及英语差之学生,应可扮演重要角色,否则将失却其存在价值。1970年8月11日,李总理应南大历史学会之邀请作专题演讲时提到:“南大必须把水准更加提高,而有效的培养出能精通两种语文的毕业生——政府认定两种语文的学习,必须在小学就开始,而不是在大学才开始。”(见1970年8月19日星洲日报),显而易见,不论是学术界人士,抑或是政府首长,都一致认为南大应该是两种语文并重的大学,也只有两种语文兼用,南大才会有灿烂的前途!这也正是本会严正之立场!本会所不能同意者,乃南大行政当局在还未了解本身在这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条件时,就骤然改变教学用语。今幸从南大行政当局发表文告中知悉:“考试用语方面,学生可随意选用中文或英文作答试卷。”南大行政当局能够如此及时地正确处理考试用语,来配合我国两种语文并重并用的政策,此诚为所有爱护南大人士与本会同仁所喜见乐闻的一件事!

(取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94

南洋大学的学位问题

(1976年4月10日)

傅孙中

南洋大学的学位问题,是近廿年来,星马甚嚣尘上的社会问题之一。打从南大创办时起,这个问题便已存在,而时至今日,尽管南大学位已普遍获得世界各国所承认,南大毕业生在海外获得高级学位者,成为星马各大学之冠;尽管南大毕业生在各方面已克尽了公民应有的义务,为国家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南大学位却始终还得不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公开承认。

国家利益被套用

1972年,本邦政府在面对广大人民及各地南、台大校友会的长期敦促下,终于将拖延了十余年的南、台大学问题,提出来“审讯”。当时,各界人士满以为政府在扬言“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声中,会对此问题有个一劳永逸的公平解决,以使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在本邦获得应有的合理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各阶层人士的这份厚望,随着当时的教长因仄胡先翁于同年12月20日在国会所作的宣布,表明政府重视南、台大学位的“价值”,但基于“国家利益”,仍然不能宣布承认南、台大学位,而彻底破灭了。

什么是国家利益?为什么说基于国家利益,不能承认南、台大学位?对此,本邦的几个南大校友会于当日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下列几个问题,要求当局给予明确答覆:

(一) 本邦现正需要大批专才,以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为了罗致专才,政府甚至不惜重资向海外延聘,现将为数近万名经过良好训练又具献国热诚的南大台大毕业生弃置不用,徒然浪费大好的人力资源,这是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二) 本邦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承认南大台大学位是华人社会一致的要求,这个问题一天没有解决,将是国家进步与民族团结的一大障碍,面对这个

重大的社会问题,政府始终采取漠然无视的态度,这是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三)南大台大的学位在外国已普遍受到承认,作为本邦的公民,他们在各方面克尽了公民的义务,但他们的学术资格,却没有得到自己国家政府的承认,这种反常的现象,将成为各文明国家之间的一大笑柄,使本邦的声誉蒙上一层阴影,请问这是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四)如果不承认南大台大学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那么,政府承认英、美、澳、加、印尼、开罗甚至是星大马大等学位,又是基于什么国家利益?

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显然的,“国家利益”一词,已经被胡乱地套用。实际上,当局的这项决定,是根本违反国家利益的。这是一项政党政治的决定,完全不是根据学术水准来作决定的。可不是吗?政府既重视南、台大学位的“价值”,也就无异默认了南、台大专的学术水准和其毕业生是符合国家需要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但为什么又说基于“国家利益”,不能宣布承认南大台大学位呢?这些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題,其关键在那里呢?说穿了,这与民族教育没有获得平等对待、公民权利没有获得同等尊重有关。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史事实面前,许多问題的是非曲折,都会无所遁形地表露出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南大创办与发展过程中,有关南大学位问題的演进,从中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吧!

众所周知,星马过去皆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英文高”,只有英文教育才是正统的教育,其他当地民族教育都被置于自生自灭之地。这种不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当然不符合星马多元民族人民的愿望与需要,于是民办学校林立,以发展民族教育。南洋大学的创办,正是星马人民为应当地民族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为华文教育体系竟全功,为民族中小学教育谋出路。

四宗旨、两特质

在南大的创办宣言中,曾揭示四大宗旨:(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

并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备,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两大特质:

(一)沟通东西文化:新加坡位居东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当地大学之重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496

要使命，在沟通二大文化体系发扬而光大之，故本大学将兼重华英巫各种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而同时学业水准与国际程度相埒，以为东西文化交流之桥梁。

(二) 发展马来亚文化：马来亚为华巫英印等民族和衷共济之邦，各民族间接触频繁；南洋大学之特质在研究各民族文化，吸取各民族文化之菁华，陶冶熔铸，使马来亚文化有辉煌之成就。

周瑞麒大泼冷水

显然的，南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于旧日带有殖民地政治色彩的学术机构，它是完全以星马国家社会为本位的。这样的一间民族型大学，任何稍微具民族自尊与国家意识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认定它是符合国家利益与社会需要的，但殖民地政府与星马人民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当然也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在千方百计企图阻挠南大创办不能得逞之后，乃进而大泼冷水地表示政府将不承认南大所颁学位。当时的教育部长周瑞麒曾于1956年5月2日南大开课刚逾一个月时向报界发表谈话指出：

“南大虽有权颁给学位，但未向政府当局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前，是种学位将不能获得政府及其他大学之承认，盖每一间大学成立后，欲使所颁给之学位，获得政府及其他大学之承认，应于成立后即向政府提出申请获得颁给学位之法定权力。政府准许是种法定权力前，将对该大学提出之申请，经过审查，而其所颁给之学位程度，必须达到政府当局满意之标准，且能为其他政府，如泰国、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者始可，因此完全是学位之标准，使吾人极为忧虑，所以如能成立大学间之联合协会，使大学学位之标准能达致一致，则南大所颁给之学位，始能受到承认，不然在此之前，南大颁给之学位将不能为政府及其他大学承认。”

陈六使率直陈词

针对周氏这项谈话，前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即予反驳，他除揭露周氏之用心在于内攻学者之心，外断授者之力，打击贬低南大外，并列举三点，率直陈之：

(一) 艰难缔造，几经波折，愈困愈奋之南大，宗旨纯正不容诬，信念坚定不容夺，既已诞生，必将存在；既已存在，必能久远。执事身为华人理宜熟知华人社会情事，亦知华人之从事商业，有成有败，独沾披四方，造福人群之教育事业，如春笋满林，有成无败否？

(二) 南大乃星马三百余万华人以及各民族热心人士于对政府尽忠

税义务之余，解囊倾筐，出力流汗，以创立者，为地方育才，为政府分责，与而非取，义而非利，政府官长，理宜嘉勉匡扶之不暇，乃竟有阻之惟恐不甚，压抑摧残之惟恐不速者，则其果忠于其职务乎？其果忠于政策乎？其果忠于其地方乎？六使之愚，敢请执事明教。

（三）南大开学伊始，亦创办伊始，学生止于第一年级，上课则甫阅四周，盖如满月之婴儿耳。南大今日所关心者，乃其学者如何学？教者如何教？设备能否日有新而月有异？校风能笃实而代矣？进一步关心者，学生他日毕所业入于社会，果能立德，立功，立言，各有所贡献否？出南大之门而犹课文墨墨，无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天下万国承认南大学位，亦何免南大之寿？出南大门而果能立德，立功，立言，各有所贡献于社会，则虽南大学位无有承认之者，亦何损南大之荣？况南大学位是否能邀承认，端赖将来事实，言之过早，抑何不知？

时间是最好证人

是的，南大学位是否能邀承认，端赖将来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怎能在南大开课伊始，便对其学位标准表示怀疑而断然作出不予承认的决定呢？大学教育乃是千秋万载的伟业，试问世界上有那一间大学，一开办就十全十美，平步登天？世界著名的大学无不具有悠久的创校史，例如英国的牛津及剑桥大学各拥有八三五年及七五五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已有三三九年历史，即使是中国的北京大学起码也有七十年左右的建校史，惟其历史久，才能表现出成就来。同样的，欲知南大成就如何，学位是否能邀承认，须给它时间，时间将是最好的证人。

当局在南大草创之初，即对南大学位能否获得承认作出否定性的看法，足见对民办大学怀有极深的偏见。不幸这种偏见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消除，反而变本加厉，一代传一代，构成一种传统性的偏见。从此南大学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当局坚持其改组南大、控制南大作为资助南大及承认南大学位的交换条件，为了达到目的，便大事造南大的“谣”，妄指南大学术水准不够条件，更通过所谓“专家”的报告书，否定南大的存在价值，作出不承认南大学位的“判定”与“建议”，在在视南大为眼中钉，致使南大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重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却反过来不时成为南大被他们攻击的“目标”，确也真够“岂有此理”了。

不符承认的惯例

1959年3月4日，南洋大学法令在新加坡立法议院通过，而于同年5月27日在政府宪报颁布实施；从此，南大成为一间在法律上被承认的大学。按一般国际惯例，一间大学被承认后，其学位理应也被连带承认，才符合逻辑，但当局并没有这样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498 —

做。有关这点，著名教育学家严元章博士于1959年8月27日批评《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作出“不能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时，曾经这样指出：

“南洋大学法”在星洲议院三读通过，南大成为一合法大学，取得一间大学的法律地位，南大在法律上既被承认为大学，这间大学的学位也就连带被承认。在法律上，根本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并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一间大学被承认了，便是这间大学的学位也被承认了。从前在中国，一间私立大学由政府批准“立案”，政府就自动承认这间大学的学位。在英国，一间“大专学院”经过国会的立法程序而升格为“大学”以后，政府也就自动承认这间大学的学位了。所以，依法成立的大学并不发生学位的承认问题。学位的承认发生问题的大学有两种：第一种是外国的大学，第二种是不合法的本国大学。就星洲来说，南大不属于第一种大学了。因此，南大学位理应伴随南洋大学法的实施而被承认才对。”

两份“专家”报告书

为了评定南大及提出建议，作为政府“改组”南大的立言基础，当时，曾有两份涉及南大学位问题的报告书出现。前者为白里斯葛《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发表于1959年7月23日，后者为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发表于1960年2月10日。

《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毁多于誉，且一再表示“遗憾”的“不能向新加坡政府建议南大学位自动地与其他经被承认的学位相等”，“……南大学位必须等待数年，方能考查”。这有如一颗炸弹爆发，大大震撼了所有关心南大的人士。南大学生会在发表对这份报告书的看法时，曾指出这种否定南大学位的态度是不公允的，因为：

首先，它的根据是南大学术水准没有达到“标准”。评议会所藉以衡量南大的所谓“世界公认的标准”，缺少坚强的教育原理的凭藉和实际情况的根据，而基于这种空洞标准所作出的对南大学术水准的不利报告，也是主观和欠妥的。

其次，它一笔抹煞南大学生四年的辛勤努力，它忘记刻苦钻研能够突破各种限制与困难，取得优越的成绩。学生的主观力量是惊人的，往往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来提高本身的学术水平，各种客观的缺点与限制不能绝对地阻碍他们的进步。三年半以来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成绩是不容抹煞的。

其三，评议会在尚未实际测验南大学生程度之前，便以为南大学生程度不够水准，甚至作出否定性的建议，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前后届不同对待

由于群情愤懑，新加坡政府教育部乃成立了一个以魏雅聆为主席的检讨委员会，以“检讨白里斯葛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并审定认为必要改组的范围和程序。”

这份《南大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判定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改组南大。

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玉麟先生于1960年2月10日在立法议院发表对南大的政策声明，表示原则上接受魏报告书改组南大建议，并宣布承认南大第一届四百余毕业生与被承认大学的普通学位相等，但对将来的毕业生，政府保留其立场，其学位是否能获承认，将取决于有关改组和提高学术水平问题。

姑不论当局何所据而出此，这种对同一大学前后两届毕业生的学位，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对此，南大学生会在同年11月27日的一篇声明中，曾经这样评道：

“第二届毕业同学与第一届毕业同学同样在南大受教育四年，政府对待前后连续两届毕业同学的态度应是一致的，何况第二届毕业同学是在校外考试委员会之监考下考取的。因此，把目下解决南大的问题和毕业在即同学的前途问题混为一谈，实属不当。南大问题是否能在目前解决将不得成为影响本年毕业同学的学位被承认及决定他们的前途光明或更光明的因素。”

谈判一直陷僵局

很遗憾的，南大第二届以后毕业同学的学位问题，一直都在悬搁中。实际上，当局对于如何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全面改组南大，控制南大，比诸如何采取实际措施，资助南大，协助南大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准更表关心。一项明显的事实是：在政府代表与南大执委会代表多次谈判所争执的，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南大问题，而是只针对南大理事会——南大最高的领导机构——组成法的问题。政府代表坚持在南大理事会中拥有代表十二名（按南洋大学法规定政府代表三位），南大代表则基于南大的民办大学性质，坚持政府代表只能六位，因此，谈判始终陷于僵局，学位问题根本从未被考虑过。

这样一拖将近三年，过后南大理事会虽在1963年5月间根据“南洋大学法”成立，而政府也决定派代表参加，但当局仍宣布其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来改组南大，作为资助南大的交换条件的建议仍然有效。

魏雅聆报告书所作“建议”，基本上是根据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判定”与“建议”而提出，虽然有某些地方是可取的，但其精神实质仍脱离不了逐步英化南大改变南大教学媒介和民办大学本质之嫌，这样的“建议”，无化如何也不能被坚持“南大应该不断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术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体

系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的南大董教学及广大社会人士所接受。因此，根据魏报告书改组南大的企图，终于在各自的坚决反对下溃败了。

此后，南大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击破重重围困与阻挠，取得极大进展。南大的校政，在庄副校长的主持下，已日趋健全，南大毕业生在国内外的卓越表现，普遍受到赞赏，国际声望日高，但“南大学术水准不够”，仍始终是政府不承认南大学位的长期辩词。

然而，到了1965年，当南大被强硬根据被《星洲日报》社论评为：“最终将沦南大为配角英文大学”的王赓武《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改组以后，新加坡当局对南大的态度，马上有了转变。为了替南大的被迫改组撑腰，南大经常被吹嘘成改组后一切都好，这与改组前所遭受的诋毁与辱骂比较，恰好形成强烈的对照。由此，人们也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南大被指责为学术水准不够，不能承认其学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南大的辉煌成就面前，当南大主权彻底易人之后，新加坡政府终于在1968年5月25日南大第九届毕业典礼上，由教育部长王邦文即席宣布正式承认南大所颁学位了。

对联邦南大生来说，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学位，虽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不过，在一般的社会观感上，乃至政府眼光中，会处于较有利地位。所谓“南大学术水准不够”的歪论，在系铃人自我解铃以后，已不攻自破，再也找不到市场了。

以成就奠定地位

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宣布承认南大学位的演词中，曾经这样指出：

“较政府承认来得重要的，是其学术界的其他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已赢得其他大学的尊重，这可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

以过去一路来不断指责南大的新加坡当局来说，王教育部长这席谈话，绝不可能是应酬客套之类的溢美之词，而是在众目昭昭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然的自白。

由此可见，南大乃是依照它自己的成就，而奠定它的地位，获得人们尊重的。南大的学术水准已不是任何人可以否认的。这点，当时本邦的教育部长英仄佐哈重于1968年6月20日在梳邦国际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时，也一改过去的口吻予以默认。但对于承认南大学位，他宣称，马来西亚政府将等待新加坡政府对承认南大学位作报告，始作定夺。

呈备忘录表心声

根据新加坡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于1964年6月5日签署的协议第五点，新加坡政府允于南大“改善”后，将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

这点，星当局过后有没有确实进行呢？没有人知道，不过，本邦的几个南大校友会，在过去十年来，无不掌握各种机会，竭尽所能结合各界人士的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本邦政府，面对现实，摒弃成见，俯顺民意，迅即承认南大学位。

1968年8月28日，紧随着新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后，本邦的三个南大校友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吡叻南洋大学校友会及檳城南洋大学校友会，曾联合提呈一份备忘录给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及副本寄交全体国会议员，从详申述南大同学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大学毕业生，马上承认南大学位的严正立场。

这份代表全马南大同学心声的备忘录，当时，校友会除了接到政府常任秘书通知收到备忘录的信外，再也没有下文了。然而，支持承认南大学位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当局采取漠然无视的态度而削弱和消沉，相反的，这股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中。

真理公道在人心

1968年10月5日，官立的马来亚大学，毅然作出向国际学术机构看齐的果敢决定，宣布承认南大、台大学位。接受南、台大学士到马大深造（攻读硕士学位）。

马大这项决定，深受各界人士赞为明智之举，并希望新措施能为大马社会，产生领导作用，使有关方面消除歧视华校生心理。

1969年5月间，马大学生会在参与第三届大选的宣传运动中，曾群起为南大等学位不被承认发出不平之鸣，各反对党也纷纷以争取南、台大学位受承认为己任，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得道者多助，也可见南、台大学位问题已经成为深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当局一方面迟迟不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另一方面却反过来以南大学位迟迟不被本邦政府承认为理由，反对人民要求创办独立大学，并且肯定独大的学位将来也不会被政府承认，其毕业生出路将有问题，勿重蹈南大覆辙。与此同时，对旨在抗衡独大的拉曼学院和应独大而诞生的国民大学，在尚未开办之前，根本谈不上水准，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承认其文凭，这使人怀疑当局承认大学学位是否根据学术水准？否则，已有辉煌成就的南大等学位不予承认，而尚无水准可言的学位与文凭反先获承认，于情于理，如何说得过去？

设常务委员会研究

1972年1月17日,当时的教育部长英仄胡先翁在国会答复反对党的质询时,指出政府已委任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研究承认南洋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位问题。

这是十多年来,本邦政府首次正视有关问题,把它提出来研究,很令人欢欣鼓舞。

有鉴及此,本邦的上述三个南大校友会,乃再次代表全马南大校友,提呈备忘录给第二任已故首相敦阿都拉萨,副本寄交当时的教长英仄胡先翁、马华教育委员会及全体国会议员,重申南大同学要求政府立即承认南大学位的一贯立场,并希望上述常务委员会从速完成研究工作,早日作出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决定,不要再令南大校友及社会人士失望。

正如较早时指出的,经过了整整十一个月的漫长“研究”,本邦当局由教育部长代表正式宣布,却是:基于“国家利益”继续不承认南、台大学位,但重视这些学位的“价值”。与此同时,前此与南、台大毕业生同一命运的印度若干大学的学位与资格,则获得不同看待,被宣布加以承认。

“价值”无法定地位

事情至此,已充分地揭示了,南大等学位未能获得承认,并不是其学术水准不够,而是道道地地的人为阻扰,与华文教育在本邦没有获得平等地位有关。所谓“外国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到底是不是用学术角度来衡量南、台大等学位,也就不言而喻了。难怪当局不考虑各界的要求,将该报告书发表。据称,这不符合公共利益,因其内容涉及多方面意见,可能促使有关大学不满。

关于学位的“价值”受重视问题,到底什么是“价值”的内涵,至今还是个未知数。不过,任谁都知道,没有法律地位的价值评定,是随时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被更改和撕毁的。比如,1973年12月间,由于马大当局按学术水准、教学经验和献身精神为准,招收了二十余名来自南大、台大及义安各大专毕业生在马大攻读教育文凭,引起马大两名代理系主任及两个学生团体不满,采取抗议行动,本邦教育部因此便断然发出正式训令,不准本邦各大学及其他高等学府再招收来自不受政府所承认的各大学和学院的学生。

政府在国会所宣布的南、台大学位之“价值”,只因区区两位马大教学人员及两个学生团体的不满,便轻易化为乌有,其“价值”何价?不是很明显了吗?可见学位的价值受重视与整个学位受承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只有要求政府公开宣布承认学位,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前路漫漫而修长

无疑的,要求本邦政府改变既定的决策,公开宣布承认南大等学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路漫漫而修长”,不过,倘若我们能将屈辱与痛苦化为凌厉向前的更生力量,暂时的坏事是可以变成永远的好事的。

本邦的五个南大校友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吡叻南洋大学校友会、檳城南洋大学校友会、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及砂劳越南洋大学校友会,在1974年8月1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已郑重表明:尽管校友会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工作重点,这个关系华教前途与公民权益至深且钜的大问题,一天没有获得公平合理解决,校友会将永远不能保持缄默,广大的社会人士也一定不会保持缄默。

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长期不顾人民的愿望。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只要这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尽管暂时有些挫折与不利因素存在,问题终归还是会获得公平合理解决的。

大学的真正地位

话又说回来,一间大学的地位和价值,并不能以其学位是否受政府承认来衡量。学位获政府承认,只是奠定大学的官方地位而已,一间大学的真正地位和价值,应看它是否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完成时代的使命。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如果一间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能胜任各种社会工作与时代任务,在教育上为中学提供优秀师资,在文化上为邦国新文化的创造作出贡献,在社会上为建国事业输送大批杰出干才,那么,即使这间大学的学位暂时未获政府承认,其地位和价值还是一样被世人肯定。

(原载《南大问题评论集》)

南大展望将来

(1976年8月30日)

吴德耀

南大自创建迄今逾二十年,创建时的社会及政治环境与现在有显著的不同。新加坡共和国在普天同庆的气氛下顺利的欢度了第十一届国庆,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民在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及与前稍有不同期望中不断成长。我国两间大学之一的南大,亦须对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有所展望,藉以重新认识方向及鉴定目标。

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经常回顾过去,则将无法明确前进的方向,尤其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质,更值得我们去总结。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所作所为皆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份力量来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并建立止于至善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新准绳。

行政措施应集中的目标

展望将来,南大必须洞悉其在国家之发展中及满足一个变迁中的社会之需求上所能作出的贡献。同时亦须了解作为一间高等学府,在学术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首要,我们须从新加坡本身的角度来看,其次从东南亚,再其次则扩展到亚洲以至全球之范畴上,纵观以上两项因素,在未来的三年内,南大的行政措施和方向应集中于下列几个目标上。

一、巩固及发展南大之特长,在新加坡大学教育目标互相配合及学术争鸣下,作出积极的贡献。各学系已开始重审其目标,申明其所强调之课程重点及独特性。

师资及设备即可根据各学系之总目标而作有计划的,充实预计一份内容切实的报告书能于1976年底完成,并提呈教务及理事会审查及核准,以便于1977/78学年度初步开始实行。

建议设四百万元发展基金

二、重质而不重量将成为南大首要的学术目标。南大学术人员在素质上必须改进及增长,唯有素质良好之教师才能有优良之教学。南大之学术地位及前途决定于其学术人员之素质,他们的教学素质,在籍学生及毕业生的素质以及行政人员,上至校长下至学生餐厅管理及除草等各部门主管之素质。因此,素质的提高应为南大当前及长远的目标。唯有成为一间优良的学府,南大才能生存并作出贡献。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建议设立一笔为数四百万元之发展基金(基金可取自累积之资产及每年聘请教职人员所余存之基金或由私人商业机构或基金会所捐。),其利息(邮政储蓄银行年利5.5%,每年得利息二十二万元)专作培育人才之用:

1. 使应得奖赏之学术人员在国外向高等学府从事三至六个月的研究及深造而不需等待每六年一次之特准进修假期。与其他国之学术界互相交换意见,切磋研究心得,促进学术交流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保持旺盛的学术研究精神,更可避免教师们由于数年之禁例于本国内之学术研究而有所僵化。
2. 使南大能够委派可造就之青年学者到外地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希望凡有才能的青年学者可以朝向这个目标而努力。而且,这种措施正是南大积极关心扶持后进之具体表现。这样的计划性能吸引更多素质良好的教师来为南大之发展贡献出更长的服务。

倘若上述计划得以实行,南大将拥有一个由素质优良教师所组成之核心,他们将成为南大未来学术发展中的骨干。

3. 南大可以从本地或外地邀请三至四位在学术界服务或已退休之著名学者,以研究学者或客座教授之名誉前来南大从事一至三年之撰写或研究,或主持不定期之研讨会,使南大之学术研究工作在他们之参与下,得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4. 如果上述计划得到南大理事会之核准,一个委员会将负起遴选人员及核准研究计划之初步工作,然后提呈铨叙委员会及理事会之执行委员会裁夺。

两种语文教学必须加强

三、强调优良师资及坚强的教学之最终目的乃是要造就素质良好的产品,而要产品优良必须给予适当的工具,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指的工具有英文和华文。

所以两种语文的教学必须加强。目前,英文已列为一年级学生之必修科,同时尚有较高级之英文课,可由学生们选修。我们可以慎重考虑开设一门阅读与写作华文课,作为一年级学生之必修科,当然非华校源流的学生可以不同水平来讲授,例如较强调会话。其实,在三十二位学生的要求下,这项课程已在进行中。当南大生毕业时,他们将能掌握两种语文,有的甚至可以精通两种语文。于是两扇大门为他们而开,就业的机会因而提高。新加坡共和国在文化及经济上将因其国民之精通两种语文甚至三种语文而更为灿烂和繁荣。南大具有独特之条件,可以实施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教学,即英文、华文及马来文。

改善行政效率三个步骤

四、改善行政效率为另一迫切的目标,下列三个步骤已同时进行:

1. 制订一个统一的行政制度,使行政上之混乱减至最低程度。
2. 增进内部消息之意见之流通及转达,使南大逐渐成为一个彼此关心,全面发展的团体。假如整个组织不完整,其组织部分则无法发挥功能,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健康,其肢体又怎能发挥作用。因此,为加速有关行政事宜之转达,各院院长及行政主管所组成之周会经已成立。
3. 鼓励各阶层行政主管尽量与其本身单位之员工在其工作岗位上多多接触,一方面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同时建立起团体精神。

用手劳动改进生活环境

五、多关心学生们的福利及鼓励集体参与用手劳动来改进南大生活环境,两个步骤正在进行:

1. 改善南大的生活环境及餐厅设备及卫生,使学生们不但引以自豪且能谨慎的加以使用。
2. 展开一项由南大所有成员,学术人员,非学术人员,彼等之家眷以及全体学生志愿报名参与之清洁运动,洗刷宿舍、教室、公共厕所及清除教职员住宅区之垃圾,使南大之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各阶层之行政工作则应以谦逊、诚恳、公正及坚定为原则。

(取自新加坡《南洋商报》)

南大的“生存之道”？

(1977年9月12日)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南洋大学何其不幸？创校廿多年来，始终风雨不息，波折重重。

最近，随着吴德耀教授辞卸代校长职后，南大暂时已无校长，改由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这个特任委员会又暂时委任刘景煊理事为执行秘书，负责执行委员会之决策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南大为什么一再地需要更换校长，而每位校长的任期只不过三几年，是否非学术性的因素过度干预校政？这是南大理事会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根据南大理事会黄祖耀主席的宣布：“特任委员会的设立，是要解决南大面对的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包括课程、学生素质与学生就业等等；在这些问题中，南大所受到的各方面压力很大，如果不彻底加以解决，南大前途殊难意料。因此，南大理事会执委会郑重声明“南大如果要生存，它不能主要依靠华文源流学校来吸取它的学生，它必须改善其学生的英文水准，以便整间大学除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外，有效地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南大的长期目标是把它发展为与新大平等的伙伴，各自保有本身的特色和自治，但两间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同样的考试，并由同样的校内与校外考官批阅试卷，并获同等的学位。”

视乎此，南大的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英文大学，已是无可置疑的了。

廿多年前，反对创办南大的人曾提出扩大马大（新大前身）中文系取代创办南大，遭受广大人民理直气壮的摒弃；廿多年后，南大终于在重重压力下被迫选择只保留中文一系的完全英化道路滑下去，这是南大的“悲哀”，还是南大的“生存之道”？

我们坚决认为，不管情况怎样改变，南大的创办宗旨绝对不能被改变，南大可以

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准以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但绝对不能本末倒置,以英文取代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否则,南大与新大已根本没有区别,还论什么保有南大的“特色”?

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到南大理事会所受到的“压力”,实际上,在过去廿多年来,南大便是在重重“压力”下创办和成长起来的。南大应该维持本身的办学准则,不应该样样以新大为“模式”,长新大的志气,灭南大的威风;如果这样,南大最终也只能发展成为新大的“附庸”,一间配角的英文大学,绝不可能成为新大平等的伙伴,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熟虑的。

南大是以吸收华文源流学生为主要办学目标,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正如新大学生的华文程度比不上南大一样,是很正常的事。南大应该在学术成就上跟新大争长短,而不应该单在英文程度上与新大争长短。

很自然的,当每次南大要被“开刀”之前,各种不利南大及其毕业生的歪论,又会相继出笼了。什么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有问题、课程有问题,毕业生就业有问题啦等等,我们早就领教惯了,一点也不感到新鲜。南大的确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排除政党政治的干预,以维护南大的创办宗旨。

我们谨以至诚希望现时主持校政的特任委员会,能够发挥本身的自主权利,以母语教育为重,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来发展南大。我们更希望看到,现有的特任委员会,能够重新考虑恢复在大马各地招考新生,使大马学生继续有机会到南大深造。

(取自《南大问题评论集》)

一所华文大学的创立

(2000年9月)

黄丽松

1950年代中期,我们在新加坡亲见了南洋大学的成立。这在高等教育史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因为南大是中国本土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

战前马来亚的学校有两个主流,英校与华校。英校有官立及官津(包括教会学校),学校分别是由官办或由政府资助。而华校是由华人社区所建所办的,完全没有公家的经费。英校以英文教学,而所教科目与英国的学校大致相同。比如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数学等等,有少数的例外则是加上第二语文一科。华校以华语为教学语言,而以英文为第二语文。教科书则从大陆进口。其时马来亚的华人口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许多家长不想见到自己的儿女念完中学,仍不知如何以华文写自己的名字,于是华校的蓬勃发展就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了。事实上华校的人口已超过了英校的人口。因此50年代初期,当地大约有1千5百所华文小学与华文中学,超过百万的学生在其间就读。这些学校容许与其他学校并存;而这些学校的一般设施与日常经费毕竟没有动用一分公帑。

华校具有如此众多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却没有提供高等教育。就英校看来,既有莱佛士书院,又有爱德华七世医科学院,之后两校合并,即为马来亚大学。但对从华校造就出来的学生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学了。于是有很多人走了这条路,但在中国成了共党国家时,马来亚就禁止这些去了的学生回来。这条路差不多有等于无,也就形同关闭了。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很不幸的。除了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从事教书以外的行业;现在又完全抹杀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指望。结果,他们成了政治上敏感的一群,非常容易动辄参与各种运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战。因此华文教育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成了敏感的政治议题。

随着年月流逝,备受困扰的中学毕业生与日俱增,而情况也愈演愈烈。华文学校另有严重得令人忧虑之事:就是师资很快就汲干了。

1953年,新加坡一位千万富豪的生意人陈六使为华文大学的创立展开了活动,而各方的支持也就纷至沓来。建议中的大学,不仅要满足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而且要发扬华语与中华文化。随着陈六使五百万叻币最大笔的捐献,富商们也慷慨解囊。陈作主席的福建会馆,捐出了裕廊四百多英亩的一块土地,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岛上,那是一块很有价值的地了。一般民众之间捐款的情形是连计程车司机与三轮车夫都为了华文大学的成立而献出了一日所得。这种狂热在几年以后大学开课时再一次表现出来:从马来亚各地开来的车子挤满了通往校园的路上,足足有十二哩之长,新加坡总督不得不弃车而行,走上一哩路去参加创校典礼。新的大学就此开创。

可是大学很快就遭逢到挫折:成立大学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早先政府曾想以马来亚大学成立华文系,来减缓或来避免成立华文大学的活动。这当然令人非常失望,无论如何,建议中的系与陈六使以及他的追随者所响往的大学相差太远了。但政府自然占优势;拒绝了新机构登记为大学的申请。因此,南洋大学只能以登记为有限公司的身份而存在,即: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这个结果很严重,因为表明了学校所授予的学位将不获官方的承认。

这也同时说明了学校不会得到政府任何财务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资助;能像马来亚大学似的,资源大部分来自公帑。虽然南洋大学筹到的全部款项是相当大的一笔,足够盖大楼;但是要成立相当的基金为办学而用,则是不够的。那么,这些开销就要仰仗学生所缴的学费,但学费无论如何也不能太高,而且要很严格地予以控制。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聘用合格的可以用华语教学的老师非常困难。整个马来亚几乎没有可用的人才,而中国大陆的教师又不准进入此地。唯一可用的是中国变成共党国家时逃到香港的教师,以及一些逃到台湾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教员来自上述两地,而南大无可避免地成了一所从中国移植过来的大学,而且可以说是全面移植的;我们很难期待如此形成的一所学术机构,可以适应一个特殊的社会,或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

纵然如此,征聘教师的作业终于找到了几位有学术地位的学者,这也颇足令人安慰了。虽然聘来的教授,资格很不整齐。1959,在学校已办了几年以后的一次调查中,显示出具博士学位的教授有百分之二十,而副教授中有博士学位者,只占百分之十七。

另外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挫折,最后演变成一塌糊涂的,是来自聘任林语堂为第

校长之事。林是《吾国与吾民》的著名作者，也是哲学家，又是幽默大师。他是从纽约聘来担当此一重任的。1954年秋天，学校大楼仍在施工当中，随他而来的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三位院长与注册主任。自其伊始，我们之中好些人就觉得林与陈二位显然像是不大相处得来。陈，为建校的计划工作得又长又努力，学校怎么建，怎么办，他挣来的辛苦钱要怎么花，他都要直接控制。毕竟他是个生意人，所挣的每一块钱他都要仔细盘算。另一方面呢，林语堂虽无发展大学的经验，也无管理大学的经历，却对大学的未来有些见识、有些眼光。陈所注意的是量的发展，当时之务是扩充校舍，多设额位，而实际上也真有此需要；而林所注意的却是质的追求，他希望的是建一够水准的大学，以符合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之名。

林与陈二位在看法与信念上的差异，属于根本的不同。而此差异在二人尚未相识以前已经浮现出来了。当时共产党接管大陆，国民党则撤退到台湾；而共产党的恐怖分子却依然活跃于马来亚的丛林，对当地的华人而言，忠于“两个中国”的那一个，是一极端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学校的校长处于特别微妙的地位，有如走在政治中立的钢索上。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湾政府都想赢得所谓“南洋华侨”的支持——其实国民党自战前即有一掌管侨务的部门，努力维持国府与华侨间的良好关系。陈六使的代表去纽约邀请林语堂就聘时，把维持大学严格政治中立的绝对需要就放在林的肩上了。但是林尽管接了聘书，在临离纽约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宣告他要建立的大学会是马来亚的一座坚强的反共堡垒。这个肯定的声明出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林所发布的这项消息在大学的创办人间引起了抗议的浪潮。急电如星火般传回纽约，要求林撤销或修正他所发表的声明；但都没有结果。伤害业已造成，陈与林二人之间的关系在未遇以前已经陷入颇为紧张的状态。

林语堂的作风也不顺陈六使之意。林每在发布新闻时常显其幽默的口吻。有一次他将学习的过程喻之为烤肉，是急不来的。另一次他又断言吸烟有助于思考，他自己就是一个烟斗不离口的烟枪，所以大学的图书馆应该容许吸烟。这些评论出自一大学校长之口，简直是轻浮兼琐屑，毫无意义可言。林又喜欢些夸张的动作，比如他把校长的英文头衔vice-chancellor改成chancellor，把注册主任的英文头衔registrar改成secretary-general。他宣告一校之首当然应该称之为chancellor，而学校行政的主要长官也不仅是个registrar而已。

这些不合固然恼人，但仍属小事；更严重的就要到来。我所知的一个例子是：林要求一百万叻币为图书馆购买第一批书籍而引起了千万富豪的大吃一惊。陈随即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一百万就为买书？学生的书难道不是自己买的吗？”

二人之间的不合是与日俱长，情况也就越变越坏。最后林为大学所做的预算，陈视之为奢侈浪费、完全无法接受时，林即要求陈所积蓄的两千万资金交给校长管

理,这对陈来说是最后一击了。至此,两人之间彻底分裂,林也迅即解了职。林与他带来的那批人,坚持拿到三年合同所余下未曾到期的薪资才离开学校。总数为三十万叻币,陈六使自己掏腰包付了。1955年4月,林离开了新加坡,那是仅仅在他到达星洲后六个月。

林与陈,无论谁是谁非,林与大学短暂而纷扰的关系,以及他的仓促离职对一刚萌芽的学术机构而言都是一沉重的打击,于是校务的筹备完全停顿下来。再进一步说,林对当地新闻界以及国际新闻界所做的宣传,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可以说使所有的情况均陷于混乱,对学校刚开始进行的教师聘请工作更是极为不利。

陈六使本人只受过很少教育,他的人生是始于卑微的工作而一路攀登上来的,但是初次与高等教育界人士交往的教训,使他无法再同意聘任另一校长;而五年之内确实也没有再聘请校长。他在小心处理未来教师聘任的任期时为了免于重蹈覆辙,每次的聘约都是一年的合同;而教师改完了期终的试卷后才有可能续聘。以马来亚的标准来看,所聘教师的薪资是相当低的,大约是马来亚大学的一半。以这样的待遇,又以林的离去所造成的反面新闻报告,想要找到任一有些许地位的学者老远来到新加坡,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了。虽说如此,也还是有几位来。这倒令人欣喜,也令人感激。这些学者当中,有教华文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教授。其中有两位还教了很多年。他们之所以肯来,也许是因为从大陆逃难来此地需要工作;但更大的理由似乎是:他们对于在东南亚的中区建立像南大这样一所大学,视之为庄严神圣的使命,因此衷心地愿意参与其事。

从1955到1960年,大学是由三位新的首长(文学院、理学院与商学院院长)和直接向陈报告的注册主任所组成的执委会管理,而以文学院院长为此委员会的主席。另外还有四位学术界以外的人士,由陈自己委任,从商圈选出,任期一年。在这个特殊的行政体制之下,教师们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安顿好,而图书馆与各种设备更是离开理想相当遥远,大学就在1956年开启了大门,在林语堂与他的同事离去后差不多才一年,就大量招生了。那时,华校毕业生对进入南洋大学的需求,其声势浩大,是可以想像出来的。

所有不顺利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效应,受影响的一端就是学生了。他们只有接纳。他们等了那么久的大学,现在变成一个这样的机构:管理不善,且设施不足,又准备不周。但这就是他们的大学教育了。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有许多位,因着他们自身的努力,克服了眼前的艰难,完成了学业,使自己日后可以站稳脚步,有志于学的,毕业后去了美国、加拿大一些有水准的大学,回来时带着那些大学所颁发的高等学位。有置身于教育的,在华校服务卓尔有成;也有从政的、从商的或在其他行业中,雕琢成器的,论成就不下于其他大学的毕业生。

与马来亚大学的学生相比,南洋大学的学生无法不把自己视为吃亏的一群。他们不仅未能享有英校的设备,而且他们最后获得的学位也不会被官方所承认。这对他们的尊严是一种羞辱;遑论对他们毕业以后就业的前景所造成的冲击了。因此,难怪南洋大学的学生比较焦躁不安,比较情绪无定。其所以如此,对于那些利用学生的不满以达到政治目的之人的言行,学生很容易受其煽动。而在新加坡当时政局动荡的岁月里,利用学生以达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也委实不少。

到了1959年,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一千七百人,而教师则有一百二十八位,校舍与设备值一千二百三十万叻币。眼看第一批学生就要毕业,学位是否获官方承认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在陈六使的同意之下,任命了一个由学者与国际知名的大学行政人员所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来评估大学。委员会的主席是西澳洲大学的校长布列斯卡特爵士¹(Sir Stanley Prescott),其余四人当中,有三位华人,分别来自荷兰、台湾与美国。其职权为:细察南洋大学的学术标准、评鉴教师与设备的适当与否、确定大学学术工作标准所用的方法,还有提出建议这几方面。委员会的委员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月,访问学校无数次,最后写出来的报告所描绘的却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大学前景,所开的处方则为影响既深、范围且广的改革方案。那年七月,新加坡自治以后,新政府又另外任命一委员会检讨布氏报告。这个委员会全由当地人士所组成,共有七人。主席是魏雅聆医生,其他委员则为两主要华报的总编辑,两位来自马来亚大学的教授,其中包括了我,另外还有两位专业人士。我们开了四个月的会,重新研究布氏报告中所涵盖的种种问题。我们用自己所发现的来检验五人委员会的看法,我们所得的结论与五人委员会的大同小异。我们的报告,虽然包裹在比较温和语气之下,但同样建议了一系列类似的改革方案。可是,两份报告陈都否决了。要记住南洋大学是一个私人组织,是一间有限公司,是可以走它自己的路的。所以改革要务在五、六年以后才得实现。

1953年南洋大学创校之始,我对陈六使办学的初衷就感同身受。为了权利遭剥夺的年轻人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了华语及传统中华文化的发扬,这两点于我都是值得称颂的目的。我敬佩陈六使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不倦不馁的努力,以及他不顾艰难险阻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但看到学校的发展如此,我逐渐感到悲伤,在递交报告时只能希冀天从人愿,把我们的建议予以采纳,付诸实行。这是1959年我离开新加坡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时南大的情况。可是我从来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十年以后我会回来就任南洋大学的校长。

(取自《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2000年9月)

1. Sir Stanley Prescott, 在五、六十年代一般报章杂志译为“白里斯葛”。

独一无二的南洋大学

(2000年9月)

黄丽松

1969年初我走进那个南洋大学,与十年前我以魏雅聆委员会的委员身份去访问的南洋大学,在许多方面已不像是同一所大学。自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政府就急于把南洋大学纳入国家的教育系统之中。政府为了达此目的,可以说不遗余力。1965年新加坡完全独立以后更是如此。1959年南洋大学法例的颁布,即以大学为当地教育系统中的高等教育机构。接着就是魏雅聆的报告,虽然当时的执委会并没有接受这个报告,谈判却继续下去,直到1964年双方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不仅保存了南大原来高等学府的身份,而且也肯定了财务上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协议包括了大学重组的周全计划,要大学照章实施。这时庄竹林博士,也是陈六使1960年所聘任的第二位校长,已辞去做了两年半的校长职位,而陈亦已去辞去执委会的职务。教育部的一位资深长官卢曜经委任为副校长,而当时的校长一职则由黄应荣教授暂代,直至聘到新的校长为止。

在大学行政方面现在有一重新成立的委员会,包括教育部的代表,其下分设了几个委员会,掌管财务策划、大学发展、教员延聘、升级以及进修请假等等事务。

在学术事务上,政府委任了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以马来亚大学的王赓武教授为首。此委员会于1965年初集会,为期数月,建议当时四年制大学本科课业代之以三年的学位课程,加上一年为普通学位毕业生所设的荣誉课程,这样就为南大的学位课程结构注入了英国教育的元素。王的委员会也建议成立语言中心,为英语能力较差的学生上补习课;他们又建议大学教师不合理的任期与待遇应予以修正,提高到和其他两间国立大学:在新加坡的以及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相同的水平。虽然这一条建议好像出了委员会论事的范畴之外,但是这一条铲除聘请优良教师到南

大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学校跨出去的最重要的一步。委员会所作的建议全部都付诸实行了。奇怪的是,薪水的调整并不包括三位最高行政管理人员:校长、注册主任,还有财务主任。好像南大并不需要高水准的行政人才,而且还是双语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在整个东南亚确实是很难找到的。

学校的重组工作上了轨道以后,教育部长在1967年5月大学学位颁授典礼中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大学所颁的学位,南洋大学这才脚踏实地,真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迈向新的目标。

1969年的二月初,我走进了南大。非常高兴地会见以三位高层的行政人员:副校长卢曜、注册主任王佐和财务主任蔡崇语。事后证明,他们三位在我的任期之内,给予我既坚强而又有力的支持。卢曜是一位干练而有经验的行政长才,也是难得的高级双语人士,他自1965年就任以来,几年之间尽力推行了魏雅聆与王赓武报告中所建议的几种改革。王佐,知识丰富而且办事圆融,大概是我所见过最认真的同事了。他总是清晨到校,傍晚离校;是早到的第一人,迟离的第末位。他负责召集执委会及教务会,两会均以华语举行,效率甚高,复杂的会议纪录又写得准确清楚。蔡崇语是本大学最早的毕业生。他以开朗愉快的态度与精心细算的作风,把学校绝不充裕的财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他的表现印证了南大毕业生的素质。

在学术方面我欣然见到相当数目的南大毕业生,他们在海外留学经年,在美国与加拿大主要的大学内修习博士学位,如今学成归来,为母校服务。他们是南大的菁英,虔诚的学子,对我而言更是南大未来最坚定的力量。他们知道南大的缺点,而决心尽力提高他们母校的地位,以达到国际的水准。可是,他们全都相当年轻,不免多少缺乏经验,但他们所组成的一支队伍,充满热情与干劲,我觉得可以发挥而足资倚赖。我曾跟他们说过:他们不仅是我的同事,而且还是我的同志。我们的志向是为南大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在这些先决条件之下,大学的健全发展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政府业已承认,财务来源稳定;教师愿意献身,社会愿意支持。南大看起来,晨曦既现,随之而至的将是旭日东升。学校前途再受肯定的信号不久又出现了:新学年申请入学的人数大量增加,尽管入学的条件比从前严格了许多;社会人士,尤其是李氏基金会(Lee Kong Chian Foundation),答应在财务支持大楼的建造,为新近成立的电脑中心设馆,也为计划中的亚洲文化博物馆,还有研究院内的亚洲文化研究所盖楼。那是南大充满希望的日子。教师、学生与校友之间有一种团结的感觉,为提升南大而共同努力。那真是令人喜悦,令人充满信心。这种乐观的看法在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学位颁授典礼的讲解中反映出来。

南大在我到任后不久,主要发展计划之一是研究院的设立,南大虽是一个相当

新大学,但是到了1969年,已经有几个相当强的学系了;比如中文系和数学系都能开办研究院的课,也能独立做研究。中文系确实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好的中文系之一,可能是整个东南亚最杰出的。除了鼓励做研究以外,教研究院的课程对老师来说,也是教学相长,使老师更力争上游。在我七二年离开南大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与一位博士研究生已完成学业。

研究院的成功要感谢研究院的创始院长林春猷教授。他是燕京大学和剑桥大学出身,也是我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时的同事。他是马来亚大学,以及接下来香港大学的药理学教授。他在港大退休以后,乐意来南大帮我们设立研究院。他不要薪资,也不要酬金,只拿些车马费而已。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强力支持的就是:语言中心所开的英文补习课,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华校,英文的基础不足。不过,我并没有奢望他们毕业时会达到真正的双语水准。双语对我的意义,就是两种语言不论是说,还是写,均能表达自如,这一要求比起上过一、两年补习课所能达到的程度当然是超过太多了。我的目的相对地只是希望毕业生的英文熟练程度,在这国际商贸中心的新加坡,不管是当老师的、做生意的,或从事任一行业,都足以应付日常需要。这在我心目中是对每个大学毕业生所期之以达到的最低英文标准。语言中心也教华语,主要是为外国留学生,有几年我们有相当多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大部分是美国来的。

大学早前建立的校外考试委员制,我加强其重要性。对南大而言,校外考试委员不仅有助于成就与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准,而且对我校大多数都是较年轻的教师而言,又可为其研究顾问。在同事们与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召集了一个国际杰出学者小组,在期终考试期间到新加坡来。这小组包括了物理的杨振宁、化学的林奈特(J. W. Linnett)、数学的欧本海姆(A. Oppenheim)、历史的郑德坤、经济的洪伟雄,还有政府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吴德耀诸位教授。这些学者大部分我都认识。他们放弃了许多天自己的时间来到新加坡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实深感念。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不过经济舱的飞机票、校内的住宿以及微薄的酬金,而他们是以协助年轻的大学寻找它立足的根基,同时培养年轻一代的大学教席的精神而来,因此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比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杨振宁停留了一星期,我参加了物理系老同事们为他所举行的晚宴,我的同事们为了我在场的缘故,努力不要整晚讨论全属物理的问题。可是,我早于四十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当研究员时就已认识杨了,那时他是位念博士的学生,所以物理之外,我们绝不缺少共同的话题。

增进南大的国际地位是另一个我所努力的目标。当年林语堂的突然离职与他对南大的公开谴责,固然极不利于南大,继之而来的又是更不利于南大的布列曼委员会报告,接着这报告又得魏雅聆及其委员会的认可,在在严重影响了南大在

加坡与马来亚内外各大学眼中的声誉。对此复兴中的南大,对教职员与学生以及许多支持南大的人公平起见,部分也为提高他们的士气,我觉得需要有一种自觉的努力去修正因此不幸而造成的形象。此外,南大现今一定要在此区域以及英联邦中的大学家族内担一责任,而不能如一向所行地自绝于外。因此我们要为学校争取两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协会的会员身份:一个是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一个是英联邦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到了1971年,南大希冀成为上述两个协会会员的期望,终于实现。过后,不仅在校内不时主办一些区域性的会议,而于两协会其他的活动也无不积极参与。

自其始也,南大就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大学。争议的原由主要在于一般公众对大学所抱的希望与所感的兴趣。大学之设立本为发扬传统中国文化与保留中国语言,因此不仅是在马来亚,就是在东南亚及其附近地区,都得到了华侨团体的鼎力支持。包括计程车司机与三轮车夫在内的一大圈子人,对学校的创建都有大大小小的贡献,于是南大之事就成了众人之事。捐出一万元的人就会觉得他怀有价值一万元的建议要告诉南大。这种关心固然令人感激,但也有其负的一面:没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没有关于南大的公开评论或类似的演说报导,而且常常是与南大工作的个人有关。

当时中国语言和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所以免不了会有人利用南大以达其政治目的。我记得五十年代中期忽然冒出一位政治人物,他身受英文教育,对中国传统,甚或语言,并无所知,但他在竞选演说中却为南大争取承认,且似乎藉此赢得相当多的票数。1956年在部分为委任,部分由选举而组成的政府当中,他得任高职,虽然在位不久。但像这样利用南大作政治资本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1969年,这种对大学的炽热的兴趣,以我的判断,似乎多少有些消减了。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的新政府既然已表明支持南大,在一些人的眼中以前殖民地时代所遭受到的歧视,甚至是迫害都不复存在了;财务支持既由政府而来,一般捐献的情况没有以前热烈,也没有以前慷慨了。

然而在一般社会对大学的兴趣日渐减退之际,另一个新兴团体以强烈的支持取而代之,这个新兴团体就是南大的毕业生。1969年南大已经产生了十批毕业生,总数超过三千人,他们对母校的忠诚都是没有限度的。我曾去过许多大学,但是没有发现一所大学有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的。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是这个母校给了他们一生唯一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南大校友会承认:他们的母校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准大学的要求,虽然他们之间彼此自己的看法上可能比较坦白,尤其是那些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518

毕业以后在国外知名大学又读了好几年书的。可是,就是在多数从来没有机会亲自体验一所国际水准的大学究竟是如何的毕业生中,仍有相当数目的校友对母校感到失望。这个问题是在1971年大学筹款时显现出来的。大学当局写信给每一位校友,列举了学校的各项发展计划,同时要求大家,不论多寡,踊跃输将。而学校收到好几封回信,却是埋怨母校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够水准的教育,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所以大学无权指望他们捐出金钱来支持。除了那些用这样方式回信的毕业生之外,一定还有很多有同样感受却没有回信的。如前所述,学校灾难性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效应,深受影响的自然是学生了。这些效应肇因于南大创校之始的特殊情况,以及接踵而来的那许多年中的治校方式。

事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马来亚各地都有南大校友组成的协会,如在新加坡的、吉隆坡的、檳城的以及马六甲的;当中以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年度晚宴,没有一次不是情绪热烈、气氛沸腾的。

我很感谢校外有这样热情的协会为南大高举火炬。毕业生中现在已有许多在社会上服务,有了成就;有在教育界的,有在商界的,还有一些政界的。只要有需要,我深信能仰仗他们的支持。然而不可避免的,在有些场合上我们之间亦有歧见,特别是在学校的政策方面。随着时光流逝,我发现自己与新加坡协会的会长以及一些理事意见不同。这些议题包括大学的学术地位,校外考试委员制度以及数理科所用的教学语言,在这几方面,我们都难达共识。比如,会长,南大早期的毕业生,他是一个商人,同时又是国会议员。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质疑校外委员制度是否有继续维持的必要。他的看法是:南大已经是东南亚杰出的大学之一,不需要这些考试委员。他断言,这个校外考试委员制度之设“乃起自南大创办初期之殖民地时代,此制度之价值与效果及影响一个独立国家的大学之学术自治与尊严等问题,实有加以慎重研究之必要,否则南大既耗费巨大公款而未能收实效,乃一件浪费的事。……校方理应加以重新审查考虑”。在这两件事上,我与他的意见都不相同,当时在大学执教的南大毕业生也不同意他的看法。至于他与其他一些同僚又质问我是否有修补南大的国际形象的需要,对这一点我不仅同意,而且认为是需要迫切去做的。

带来更大混乱的一个议题,就是数理科的教学媒介问题。到1969年时新加坡政府已采用了一新政策,就是以英文为整个新加坡地区的中学数理科目的教学媒介,而大部分南大的理科毕业生均进入中学执教,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这个教学语言的改变,实际上没有带来什么困难,因为所用的教科书已经是英文写的,至于老师们,几乎全部都曾以好几年的时间,在海外深造过研究院的课程,他们转用英文也毫无困难。而且一般人的观念是:在国际商贸中心的新加坡,用国际语言的英文为数理科的教学语言,是既符合逻辑又顺应实际的。南大毕业生协会的会刊《燎原报》,

事实上在1969年4月，曾刊登了一篇社论，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教学语言的改变。可是两年以后，这个协会显然是完全改变了立场。由当地最大的《南洋商报》转载了《燎原报》上的一篇文章，看出他们现在反过来谴责这种转变。这篇文章鄙视那些改用英文教学老师，污蔑他们是“为了讨好极少数人，以便保有长久的饭碗”。又说：他们“本来在过去是以华语讲课的，现在一反常态，改用英语讲授而认为是一种时髦光荣的事”，以及他们“引起了许多人怀疑南大是否快要变成英文大学”了。文章接着哀叹“对于校内某些人员的以讲授英文为荣这件事，我们除了认为少数有关的人员，是为了表示对极少数人的讨好、谄媚以外；他们这种软骨头的行动，只有令人感到恶心。”文章又加上“我们密切关心的，是南大创办的基本精神是否有意被改变、被变质，我们认为，发扬民族教育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是南大的不二使命。……谁要是对于南大怀居心，盗取南大的成就精神，把南大作为跳板，或对南大破坏摧残而加以插手，他便是民族教育的凶手，是星马人民的最大敌人。”

他们在这个教学语言的问题上彻底改变了立场，这改变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所使用的冲动的情绪化，语言却是令人无法接受，对我的同事来说，他们的言语太伤人了。而这些同事实际上与指控者都是南大的校友，这使一个激烈的争议，更加火爆起来。不过，与教职员和学生依然合作无间，从而知道南大缓慢但正确地走向一所名实相符的大学，无愧于大学创办人热烈的期望，这些，在在使我得到极大的满足。此外，与附近国家或英联邦国家中的大学校长在一起时，身为一所如此特殊的学术机构——独一无二的南洋大学的校长，我又感到骄傲。

接着发生在南大的事情，有令人感到兴奋与光荣者相当多；自然也为全体教职员和学生所分享，而且这光荣似乎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造访而达到灿然的顶点。她以英联邦元首的身份，在1972年初，第一次来访已经独立的新加坡。因为她的时间有限，只能参观一所大学，而她选择了南大，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与我们在一起。理事会与教务会的委员们，大家在新盖成的李光前艺术中心馆与她共进午餐。周围挂的是一百三十多张中国画，全是吉隆坡一位对南大寄予厚望的李家耀先生新近捐赠的。女王言笑晏晏，与她谈话很是愉快。我又指给她看，在我们四周的画幅中，有一张是慈禧太后的作品，她似乎印象深刻。那天很热，我注意到她吃得不多，但特别喜欢燕窝羹，那是最后上来的一道菜了。午餐后，我受邀与她同车逛校园，最后停在学生楼见学生代表，与他们聊了半小时，结束了对我们而言，南大校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访问。我很幸运第二天又能在总统的茶会中见到她，且在皇室人员扬帆而去之前，又再受邀参加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的晚宴。

1972年初，也就是加入南大以后三年，我接到香港大学的邀请，希望我继乐品淳博士(Kenneth Robinson)之后为第九任的港大校长。

这一次受聘，在我的工作生命结束、退休之前，给了我九年的时间为母校服务。不过，要离开如此尽心支持我的南大教职员，以及不同于早期那种焦躁不安，而恳切与我合作的同学们，是否去港大，实在很难作决定。但是香港的召唤很强烈：除了可与父亲以及其他的家人团聚外，还有一个因素特别使我感动，即是在港大成立六十多年以来，我是第一个受邀掌校的华人，也是第一个港大毕业生。我计划在南大五年任期当中主要推动的，大部分均已付诸实行，而大学至此也似乎在各方面都上了轨道，乃决定接受香港大学之聘；而在九月初离开了南大。我在南大为期三年半，然而在南大校史上仍是服务年资最长的校长。

我离开南大前的许多送别聚会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学生所主办的那一次。因为太使我感动，我希望在此谈谈不致太不谦虚。是在离别前夕，学生在盖在校园内一座山丘上的学生楼为我送行。晚会中，我对他们说了一些临别的话，说我在担任校长期间，因他们与我共同努力提升南大而谢谢大家。晚会结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来参加晚会的学生们已排起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丘上的学生楼一直排到我家房子矗立之处的另一座山丘的山脚下，以便一个一个跟我说再见。我高兴与他们每一位握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以前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这是我在南大最受感动的经验，确实也是一生当中最受感动的。这美好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依然鲜明得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回香港以后，我的新职务工作繁忙，使我没有时间继续追踪南大的发展，直到八年以后的1980年的某一天，新加坡的一家大报忽地打来一个电话，询问我对于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而立国立新加坡大学此一议案的看法。虽然这个消息并没有怎么太使我惊异，但我觉得自己不在其位已多年，发表评论总是不甚恰当。我离职以后对南大所知不多，但继我为校长的薛寿生教授，虽然在校长一职的待遇颇有改善之下，仍只做了两年多便离职他去，继任的李昭铭博士，亦只做一年。之后南大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老路，只任用代理校长，最后由教育派去的一位高级职员，以秘书长的身份接掌南大。学生人数据闻亦直线下降，由我离开时的二千三百人，在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时已减为七百五十人。

虽然我相信新加坡政府必有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充分理由（在这里还需说明一下：这合并与三十年前一所医科学院与一所文理学院合并以成立马来亚大学的情况绝不相同），但对合并仍难免感到悲哀，对南大如此这般地烟销灰灭，也感到无可奈何的失落与茫然。对数千校友而言，此一打击更是带来伤痛与失望。虽然我听说新加坡的南大毕业生协会倒是支持并校的决定的。

不久以后，承蒙教育部长兼新加坡新成立的国立新加坡大学校长陈庆炎到港大来邀我一访此新学校，以提出有利两校顺利合并的各种步骤。对此邀请，我自感荣

幸,同时愿效一己之力,略尽此心,遂欣然答应了。教育部长向我解释了新加坡政府合并两校的理据所在,期使人认识此举为实际而合宜。接着,我造访新加坡。在那边一个星期当中,与从前南大的同事们开会,也与大学的院长以及资深的行政人员协商,之后向部长提交了建议书。我在1951至59年间执教的马来亚大学是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我深深祝福这间由我以前服务过的马来亚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而产生的新大学,有一光明灿烂的未来。

(取自《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 2000年9月)

一间还是两间大学

——吴德耀教授函南大秘书长陈祝强

(1979年2月19日)

吴德耀

1979年2月19日

呈秘书长

陈祝强先生

一间或两间大学

1. 目前有颇令人置信的理由只要一间大学。新加坡是个小国,学生人口渐减,没有必要造就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因为如果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对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维持一间大学是比两间来得更省钱省事的;此外,一间大学一种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和家长们都会得其所哉,也不会产生“心理”和“势利”的问题。将来也不会有如过去一样的,在新大与南大之间出现英校生对华校生的问题。

其次,从现在开始,随着英语成为第一语文及共通语,新加坡的学校将只有一种类型。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是一间大学一个校园(肯特岗),或者,如果设备方面许可的话,两个校园。

2. 不赞同一间大学的理由可简述如下:

- a. 一间大学所造就出来的学生,在想法看法上将会像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样。
- b. 即使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里,单一间大学是无法造就适合各方面、各阶层所需的毕业生的。
- c. 既然只有一间大学,其倾向是势利或骄傲自大。
- d. 毕业生只想做高薪的工作,也许对社会其他部门的需求及大众的愿望与感情便不会那么敏感。
- e. “自卑心理”的问题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即使在一间大学之中,医科、工科及法科学生仍然会瞧不起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学生,如果有两个校园。

肯特岗和裕廊,前者也可能仍会瞧不起后者,这就是新加坡学术生活的性质,而在生活中,稍有一点自卑感也不尽是坏事。

3. 以上列举的不赞同一间大学的理由本身,是不足以说明两间大学是必要的。比方说,如果第二间大学,如南大,开设同新大一样学位,那多一间分开的学府就无必要。只要新大或新加坡国立大学增加收生就行了。而如果南大仍然推行五十及六十年代的宗旨。那这样一间大学是否有必要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只有在南大得以发展其本身的特性,在学术计划上同新大竞争与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南大才有必要存在,第二间大学或南大,可以应付新加坡其他方面和阶层的需求。

此外,未雨绸缪,为应付今后几十年的急速变化,以两种类型的毕业生去应变是比一种来得更好的。十年、十五年后,如果只有一间偏向西方的大学,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间偏向东方的大学,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其次,它也将使了解西方的受英文教育者能有效地应付东方的事情。

现在,由于学校制度已经划一——国民型学校——于是也有更多正当的理由说明需有两间互相竞争、相辅相成的大学。问题是:由于学生选择和偏好在国内声望比较高的新大,第二间大学或南大如果要继存下去,又怎能与之竞争呢?

要提高学术水准和纠正印象是需要时间的。一个问题复杂多端的国家能在不到十年之内提高其国家及国际的声誉,一间大学又何尝不能呢?

这是意志和为与不为的问题,方法和手段是有的。新大的政治学系在五年内便成为一个强大的学系,而一间大学其实也是由各院系组成的。

只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一间重整及复兴的南大,势必能在学术水平上同新大平分秋色,在一些方面如数学、中国文学及语文教学等,甚或能超越新大。

其次,新加坡也需要有一个好的、正统的中文系来训练及源源供应教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师。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系以造就一些学者,以保持对经典著作的认识,这也是大部分新加坡人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南大可以提供让这么一个学系成长起来的环境。到时,尤其是如果南大能开办新大所无的课程,学生和家的选择将会不同。

当然,南大不可能希望吸引所有最好的学生,但它却可望吸引其中一大部分入学。在新加坡,是有足够的资质良好的学生分配到两间大学的,两间大学现在的学生总数是七、八千人,这只是每年进入小学的人数的五巴仙半左右。

要提高南大学术水平和形象的方法,在于物色一位恰当的人,信任他、给他所需的支持,在共和国的架构内,依据总的教育方针,执掌校政。

研究院院长 吴德耀 签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December 1979
by Sir Frederick Dainton, Frs

PREFACE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addressed staff and students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February 1978, he said Singapore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 two universities, one at Kent Ridge, the other at Jurong, competing with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He believed that healthy competition for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would improve overall performance in each university. This situation, however, required two universities of comparable standards, each with its share of both able teachers and good students.

2. The Prime Minister met four British academics* in London in June 1979 to discuss how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could best be organised. These four have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universities in Britain and the Commonwealth.

3. The prime Minister was told that for an ultimat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population of about 12,000, university education could be in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or in one university on two campuses. Two good universities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because more staff would be required to man duplicated faculties on two campuses, and they would not be easy to recruit quickly.

4. Subsequently one of the academics, Sir Frederick Dainton, visited Singapore in October 1979. Before he arrived, he was give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a whole range of items, including our education system, schoo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uture graduate manpower requirements, university enrolments, university admission criteri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Joint Campus, student capacities of the various campuses, staff numbers by faculty and appointment, capital and recurrent expenditures, and research allocations. After the visit, Sir Frederick was sen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clarify various matters he raised.

5. The report by Sir Frederick Dainton is presented. His conclusion:

“The arguments for maintaining two universities whether on two campuses or one (an absurd proposition) are extremely weak whilst those in favour of a *single strong university at Kent Ridge* are compelling and I recommend accordingly.”

* Sir Frederick Dainton, Chancellor of Sheffield university, Sir John Llewellyn, Director-General of The British Council; Sir Douglas Logan, retired Principal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Dr Frank Thistlethwaite,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Store Street
London WC1E 7 DG
Telephone 01-6361544
11th December 1979.

The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Dear Prime Minister,

I have the honour to submit to you my preliminary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My conclusions, which are summarised in the Annex A to this letter,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gained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principal officers and the senior academics of both universities held at the Kent Ridge, Jurong and Bukit Timah campuses on 18th and 19th October and on information supplied to me at request by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by your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Mr Lim Siong Guan. I am grateful to the Registrar of each university for providing me with records of those discussions.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discussions went very well in the sense that I felt my respondents answered my questions fully and frankly and without reserve or rancour and that every opportunity was given to each university to proffer any views and opinions which it cared to express either during the discussions themselves or later when they had had time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of the points raised. I would also emphasise to you that all the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s expressed themselves as completely satisfied that all the points raised on either side had been adequately probed and that they had been given complete freedom to make any comments or voice any opinions which they cared to utter or to send to me in writing. I believe that your knowledge of this fact may be of some help in assisting your consideration of my proposals and will also facilitate the acceptance by the universities of any of the recommendations which you feel prepared to implement. However I should also stress that two days is scarcely long enough to do more than touch on the major issues and perhaps my visit can best be regarded as a reconnaissance and many details changes consequent upon my recommendations would require more careful study.

May I say how much I have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conducting this enquiry and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undertake what for me has been a most interesting assignment. It will do what I am able to help even if this involves further visits.

Yours sincerely,

Fred Dainton.

PRIME MINISTER
SINGAPORE

19 December 1979

Dear Sir Frederick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11 December sending me your preliminary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You have answered the main question: whether it is better to have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Your assessment helped to convince me that it is better to have all disciplines in one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ere will be in Singapore does not justify the costs of duplicating faculty staff and facilities.

By spelling out the arguments in favour of two universities in paragraph 13 and dealing with them in paragraph 14, and again by treating the proposal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Nanyang University separately in paragraph 20 to 22, you have shown remarkable perceptivity to political nuances, picked in the two days you were here.

I found your presentation clean and simple. I take the next few steps with greater assurance. I thank you sincerely. When I need further help I shall get in touch.

Yours sincerely

Lee Kuan Yew

Sir Frederick Dainton FRS
Chairman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Preliminary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 Scale and Range of foreseeable university provision in Singapore

1. Having regard to known sizes of the 18 year old age group (boys and girls) up to 1996, the likel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attainments ('A' and 'O' levels), population growth from all causes, the likely needs of Singapore for university educated and trained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esee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for the country up to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nd the consequent necessary quality of that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I consider that *a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in the range of 12–14,000 students by the year 2000 to be adequate.*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ent numbers between subjects and between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work should reflect the needs of Singapore a) for highly qualified people to man and lead the wealth-creating industries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world in which the “name of the game” is science based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llied to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b) for people to ma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o are not only competent but sensitive to the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ingapore's ethnic composition. *The mix of undergraduate study should continue to be roughly half science based (medicine, dentistry, paramedical, natural science, and relevan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es) and hal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no dispositions should be made which ossify this distribution for all time* because the future of Singapore depends as much as, if not more than,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on its capacity to adapt quickly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is reason the aim of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not only to equip each graduate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cultivate a lively curiosity and draw out his or her talents of intellect and personality but also to encourage adaptability and a willingness to tackle new problems which cannot be foreseen but which are bound to present themselves during the graduate's lifetime.

3. In this context I should record that I have the impression, confirmed by some of those whom I met, that there is an excessive reliance on examination results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to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us with limited exceptions, the 'A' and 'O' level performance of applicants, numerically conflated, seem to be the sole and rather inflexibly applied criterion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Other less commensurable but none-the-less significant qualities of applica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such as personal motivation and depth of interest and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the selected field. Information on these matters could be provided by Head Teacher's reports and further probed by interviews. Moreover a too pervasive attitude of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examination success can adversely affect the approaches to their work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university staff tending to make the former the passive receptors

of the predigested pabulum offered to them in lectures of the latter or in text-books. The most useful benefit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a comprehens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a thorough grounding in the way they apply to a variety of concrete problems and issues so that the graduate is equipped to tackle successfully the problems which he will encounter when he leaves the university and which cannot be foreseen. This power, the capacity for clear logical thought and a problem-solving rather than rote-learning attitude are developed in students only if his teachers have these qualities and their own work exemplifies this. Students cannot be taught by precept if they are not also inspired by example.

4. To achieve these ends requires an enquiring, constantly learning and probing attitude to their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academic staff, an attribute which can only be developed by teaching in an atmosphere of research and preferably with some participation in it at a level which will bea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is at present lacking. However the remedy is not to have a lavish research programme in all fields. This is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 It would be better to select a limited number of fields of enquiry in each of which academics in the same or closely allied disciplines would participate co-operatively and be supported by resources which would ensure a significant outcome to the research and that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se researches be well trained. The selection of these fields requires thought and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apore Research Policy Committee* where these questions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research to Singapore's needs in the widest sense,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academic competence in research at the necessary level could be discussed and given due weight. Such a body should have real "clout" i.e. sufficient funds to enable it to steer research into productive areas and its membership should contain local academics (who would serve in a personal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and have the power to call in any necessary external advice. Given these arrangements it is reasonable to envisage that Singapore with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of 12—13,000 could have a useful and vigorous research enterprise which would liven and enrich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and also sustain a *post-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working for post-graduate diplomas, Masters and Doctors degrees of about 1,000 students* giving a total student enrollment in the range 13—14,000. The distribution of post-graduate work requires further consideration as does the relative emphasis to be given to Master degrees by research or taught courses but possibilities of employment are likely to predispose the distribution heavily toward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 The execution of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might well be improved by involving senior foreign scientists on short or long term contracts, a process likely to be facilitated

by enlarging the post-graduate population from its present value as I have suggested and by *developing links with overseas institutions noted for the high quality of their work* in the same fields. In this context I would remark that the division of the staff in certain subjects into two departments one in each of the existing universities is an obstacle to full exploitation of their potential which should be removed (see below).

6. There is a related point which should be mentioned here, namely, the serious understaffing of certain Faculties, notably Law, Engineer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ncy and Dentistry. My stay was too brief to make a trustworthy diagnosis of the causes of this deficiency but I have little doubt a) that a more lively research atmosphere would make these Faculties more attractive to able men and women who might otherwise seek their careers elsewhere and b) that, if properly organised, arrangements to encourage practitioners to contribute as part-time teachers could be beneficial.

7. I was asked questions about academic organisation and the grouping of subjects and departments into Faculties which could lead to the most educationally fruitfu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These are not questions which can be answered definitely without more detailed enquiry and discussion than was possible but my first reaction is that I would see merit in having separate faculties of Arts and Humanities (languages,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etc.) and Social Studies (including law, social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etc.). Accountancy could be brigaded with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either to form a separate faculty or as part of Social Studies and, because elements of these studies ought to be incorporated in the education of engineers, links between this faculty and that of engineering should be cultivated. There ought to be a Computing Service with a well qualified manager or director performing a university-wide function in the same way that a library does and, in addition, a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which undertak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is subject and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the Service.

The Capacity of the 3 sites

8. University work in Singapore is now carried out on 3 separate sites listed in the table below; all of which I visited.

Name of Site	Occupants	Area (acres)	Student Capacity of Buildings	Undergraduate ¹ Students in 1979
Kent Ridge	Singapore University	366 ²	9010 ³	3517
Jurong	Nanyang University	512	3500 ⁴	722 ⁵
Bukit Timah	Joint Campus of SU and NU	88	5000 ⁶	4063

Notes 1. These figures apply to the situation before the transf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ncy students from Bukit Timah to Kent Ridge on 3 Dec 79.

2. This excludes an adjacent 100 acres reserved for the hospital and the Civil Service

Institute. Since much of the clinical medical training of students is conducted in the hospital the total area available for the university work at Kent Ridge exceeds 300 acres.

3. This is the designed capacity of the building already completed or now under construction at Kent Ridge. I was told that most of the buildings have been designed to take additional floors and or lateral extensions which would allow a 25-30% increase in usable area.
4. Largest enrolment ever at Jurong is 2500. According to NU, the maximum theoretical capacity is 3500.
5. By 1980 only about 150 non-Joint Campus students will be pursuing their studies at Jurong.
6. This is the maximum that can be crammed into Bukit Timah, which would then be overcrowded.

The experience of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Commonwealth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Kent Ridge and Jurong campuses would each be able to accommodate the academic department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an institution or institutions with a total student body of 14,000 and could also take halls of residence for the small percentage of students expected to reside in such halls rather than live at home, provided it was not proposed to incorporate on the site any large land-consuming activity such as, say, a 150 acre sports complex or 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its associated farm of large acreage. However I would emphasise that my visit to and tour of each site was brief and hurried and I would recommend that *a careful capacity survey of each site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establish its maximum capacity expressed in terms of student load for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use; residence; sports, amenity space, student welfare; academic buildings, including necessary central facilities such as library, computer centre, administration etc.

9. If this survey confirms my preliminary estimate, I would recommend that *only one of these sites b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ed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ough not the largest, the best site for this purpose is Kent Ridge because

- a. it has the most modern buildings which have been designed to be extendable and
- b. it is the designated site of the medical school and the teaching hospital and it will be of great mutual benefit to have close physical proximity of these activities with those of the bas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0. If this proposal were accepted the Jurong and Bukit Timah campuse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use for other purposes. It is not a part of my remit to make such suggestions for the use but I cannot refrain from commenting that my first impressions are that laboratory accommodation at Jurong is not of a high standard, that the student accommodation and sports facilities there are clearly under-utilised and could readily

be used by other people and that the library and the non-library academic accommodation could serve a new institution e.g. a specialised centre for Chinese students, 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r an adult education centre. The buildings at Bukit Timah seem to be of higher quality and give the superficial appearance of easy adaptation and one could envisage 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r some sub-degre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being carried out on this site.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11. This question was raised in my discussions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Those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expressed themselves strongly in favour of two universities whilst those from Singapore University seemed to favour the other alternative. These reactions were to be expected since they reflect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relative strength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Leaving asid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hich it is not my place to weigh, I would comment on this question as follows.

12. First and foremost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issue be settl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uncertainty is damaging to the morale and the sense of commitment of the academic staff, especially those at Nanyang University whose Jurong campus will be almost bereft of students in 1980. Also the more the uncertainty is prolonged the more entrenched in their attitudes and the more reluctant to accept change will the proponents of each solution become.

13. Those in favour of retaining two separate universities seem to me to rest their case on five major arguments viz:

- (i) that some competition at university level is desirable because it would promote efficiency and a higher quality of work in both and that, even if this involved some duplication of effort it would still be desirable to have graduates with the same discipline but “differently moulded” (see also (iii) below).
- (ii) that if fusion were to occur now then a later decision to divide the new university would be costly and absurd.
- (iii) that Eastern countries are growing in strength and influence and therefore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look more to the East than the West and thereby provide a “cultural ballast” or counterweight to that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In a related manner it was stated that Nanyang had established a special and valuable place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 (iv)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has well deserved reputation for excellence in certain fields e.g. Chinese Studie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hat this asset and its work in Business Studies should not be wasted but built upon in any futur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provision in Singapore.

- (v) that the Joint Campus was a strictly temporary device designed to re-establish the attractiveness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potential applicants and overcome a language problem and that when this stage is reached the University would be restored to the Jurong site. It was also stat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recent proposal to concentr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ncy at Jurong* and that this would be a desirable permanent use to which this campus should be put.

14. These arguments ei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do not seem to me to justify a policy of retaining two separate universities on either one or two campuses. Dealing with these arguments *seriatim*, my comments would be:

- (i) Competition between Nanyang and Singapore for students in the recent past has shown an overwhelming preference of the applicants, especially those of higher school-leaving attainment, to enter Singapore University.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fact and its likely permanence was a prime reason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device of a joint campus. Whilst this preference persists there seems little hope for Nanyang University competing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y on anything approaching equal terms and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is likely to be unproductive because Singapore University, being secure in its better position would have no incentive to improve and Nanyang University would have no hope of competing. If the general level of all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 to be raised then, whether there are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the aim should be to compet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 return to this point later. The point about education in "different moulds" is conceptually entirely distinct. It has no force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other subjects which are dependent solely on the Laws of Nature but it is, of course, significant in the Arts and Social Studies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e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is therefore related to (iii). With care, as argued in (iii) below, this benefit need not be lost.
- (ii) I cannot take this argument seriously for it is tantamount to saying that marriage should not be entered into if divorce is possible.
- (iii) I am entirely in sympathy with the concept of reflecting in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ultural and other influences which the society which supports these institutions wishes to nurture and preserve but to attempt to do this in the weaker and markedly less popular of the two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to ignore it in the other would frustrate the intention. If it is

* Six weeks after my visit I was informed that a decision had been taken to conduct all cours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ncy at Juro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81 academic year.

wished to realise this intention then this area of study should be represented in the stronger as well as the weaker institution. Moreover, by imaginative and sympathetic response to the aspirations of those who at present have a special feeling for Nanyang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fulfil their hopes perhaps even to a greater degree in a unified university. I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this argument has little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at issue.

- (iv) The fact that each university has its particular strengths and these strengths are important to Singapore is an argument for the retention of separate universities only if it is clear that those strengths would be eroded by any unification and any valuable distinctive character lost. I have not examined the examples cited in that detail which would justify a judgment before the event. However it does not seem obvious to me that such strengths will inevitably be lost and there are argument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elsewhere in this Report that combined resources in many fields offers advantages and tha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ould not be geographically and organisationally divorced from the Applied Science and Economics.
- (v) This argument is simply that not to re-establish Nanyang University on the Jurong Campus will be a breach of faith with those agreed to move from it to Bukit Timah. This may be so but I was asked to examine the university needs of Singapore in the future and to be as unconstrained as possible by past decisions.

15. The advantages of having one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are those of economy of scale; of larger, stronger departments in every field of study and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multi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om the data I have acquired it seems to me that neither university has at present a library adequate to its range of work and, although I have not personally verified this, there must be wasteful duplication of books and serials. Similarly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sts would be likely to be a smaller fraction of total costs in the unified institution and the same would be true for many other services such as computer services, student welfare etc.

16. Although this argument also applies at the departmental level it is of minor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resent staffs in certain subjects are too small to give adequate coverage of this subject. Amalgamation of these departments over a period together with the expansion afforded by growth could be used to remedy this defect and would create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real strength and quality as well as affording greater chances of study leave and attracting expatriate staff. Moreover the range of specialist options could be increased, the larger staff would justify the acquisition of better apparatus and equipment and the research capability of Singapore in single- or multi-disciplinary fields would be enhanc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se

arguments to scientific,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fields of study is obvious but it is worth comment that although the financial diseconomies of divided Arts departments are less severe the arguments about subject coverage, options, library facilities etc. apply with equal force.

17. Modern societies are complexes of many interacting parts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should be given to university students. One example will suffice to make the point. Matters of finance,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business decisions, industrial relations, marketing etc.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least as much as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therefore some knowledge of these non-technical subjects should permeate the education of engineers and technologists. Conversely an awareness of some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part of the education of future graduates in Accountanc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f these aims are to be achieved then geographical obstacles to the easy mingling,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respective staffs should be minimal i.e. the staff of all departments should be on the same campus.*

18. The question is often raised and was briefly touched upon in my discussions as to whether a university can grow too large and therefore whether there is some optimum size. It is unnecessary to rehearse the arguments here because the only question which is really relevant to the Singaporean situation now is whether a unitary university of 12-14,000 students is inevitably deficient in i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pared with two smaller institutions of comparable combined mater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is is not so.

19. In my judgement therefore the arguments for maintaining two universities whether on two campuses or one (an absurd proposition) are extremely weak whilst those in favour of *a single, strong university at Kent Ridge* are compelling and I recommend accordingly.

An alternative propos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f Nanyang University

20. The Director-General of Nanyang University sent me separately a proposal of which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re:-

- (i) To create a new university on the Jurong Campus when the purposes of Bukit Timah Joint Campus have been fulfilled.
- (ii) This new university would have a complementary role to that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and would concentrate on Arts, Social Sciences, Accountanc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hich fields of study would no longer be available at Singapore University.

* For this reason I hope that the move of Accountanc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 Jurong, due to take place in 1980, will not be permanent.

(iii) To ensure the most economical use of resources,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co-operate in the sharing of facilities, courses and specialised programmes and seek to establish joint “inter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res and institutes”. Cross accreditation is seen as a necessary feature of this. It is envisaged that existing methods of joint admission of students, joint examinations and joint appointment of staff would be maintained for a period until it was judged that existing prejudices have been overcome and the New University is strong enough to attract its own students and staff of the desired calibre and therefore become independent. At this stage the policy of non-duplication of courses by each university could be relaxed.

21. The Director-General clearly considers that “in the long term” Singapore will need two universities. I am not clear what space of years this phrase implies but such evidence as I have been given indicates merely that one cannot make credible estimates of university student populations more than two decades ahead and the figure of 12—14,000 students in the Report implies that 10% of the 18 year age group will enter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and is in line with Government policy. The central question at issue between the Director-General's proposal and that in my Report is therefore “Will Singapore be better served by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22. I will not repeat here the arguments already given but merely comment that the Director-General's proposal necessarily implies:-

(i) that, for an unspecified but considerable period, neither university would have the full range of university studies and that, in reality, there would be on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ealth Studies and one Institute of Arts, Social Sciences and Business Studies 15 miles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ii) that, therefore, an educationally undesirable organis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of cognate and interdependent disciplines would be prolonged more than it need be.

(iii) that the economies mentioned in 20(iii) above would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It follows that I regard this proposal as being less satisfactory 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an that which I have offered.

A study mission?

23. The suggestion was made, both before and during my visits, that a group of experts in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investigate in depth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provi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then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report. Such a study mission would take time to assemble, meet and complete its work. I doubt whether its effects would be wholly beneficial at this stage when the dominant

issue is plain for all to see. Inde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mission might well provide an excuse for procrastination and might even ensure that the nettle is not grasped in 1980, as I believe it should.

24. This sai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case to be made for providing some means of external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fied university in his task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y. This would probably require the involvement of acknowledged experts in particular fields e.g. Engineering, Business Studies, Accountancy etc etc who would be prepared to study carefully and with due regard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Singapore, the organis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subject and its interdigitation with cognate fields of study. Such experts could easily be identified and some might well have acted as external examiners. Whilst there would be an advantage if they could be constituted into an Academic Expert Committee advisory to the Vice Chancellor it might not be easy to bring together the members, many if not all of whom might have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and therefore it might be more realistic to appoint them as Consultants, as and when required. This matter requires further discussion and thought.

Signed

Sir Fred Dainton FRS

11th December, 1979

Summary of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Paragraph

- 1 1. A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in range 12—14,000 by the year 2000 is likely to be adequate.
- 2 2. About hal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should be studying science-based subjects and about hal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subjects but no dispositions should be made now which ossify this distribution for all time.
- 4 3.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apore Research Policy Committee.
- 4 4.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within 1. above should be about 1,000.
- 5 5. Links with overseas institutions of high quality could be valuable in the next decad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should be developed.
- 8 6. A careful capacity survey of the Kent Ridge and Jurong campuses should be undertaken.
- 9 7. If this survey confirms that either site would be adequate for the student population in 1 above then Kent Ridge should be the one selected for development.
- 19 8. The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 single, strong university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are compelling.
- 12 9. It is highly desirable that the issue of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for Singapore should be settled promptly and any consequential decisions mad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after so that a clear sense of purpose and commitment to whatever long-term policy is decided can develop in those who will be involved in university work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初步报告书

(1980年3月16日)

丹顿爵士

新加坡在可预见的将来提供大学教育的规模和范例

1. 在考虑到1996年为止十八岁分龄组别内(男女)的已知人数,可能的离校考试成绩(高级及普通水准),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新加坡为了配合国家预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到了本世纪末为止,对经过大学教育和大学训练的人才的可能需求,以及大学教育在肄业生和研究生水平所需的相应素质等因素,我认为到了公元2000年,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之间的学生总数很可能是足够的了。

2. 在各学科之间以及在肄业生和研究生之间,学生人数分配必须反映新加坡的需求:a)对高度合格专才的需求,以在充满高度竞争的世界里负担掌管和领导创造财富的工业,因为这样的世界,是以科学为基础而又以与商务企业有联系的工艺能力“挂帅”。b)对负责掌管服务工业和公共行政的人才的需求,这些人不但要有才干,并且对新加坡种族结构的特殊文化背景也有敏锐的感应。肄业生的学术分科比例,必须继续保留大约一半是以科学为基础(医科,牙科,医辅助学科目、自然科学、以及有关的工程和工艺),一半是文科和社会科学,但不应作出任何偏向安排,以置永久硬性规定这种分配的比例,因为新加坡的前途,正如(或更甚于)其他国家那样,必须依赖迅速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和时机的能力。因此,大学生的教育目标,不是要给他们打好基础,掌握必须的技能 and 培养积极的好奇心,以及发挥他们潜在的天然资和才华,而且也要鼓励适应能力和处理新问题的意愿。这些问题是不能够事先预见的,但在学生的一生中必定会碰到。

3. 在这方面,我必须记录在案的一点是,我所得到的印象是(这一点已获得我所会见的一些人所证实),当地对考试的成绩有过份的重视,这对新加坡的教育是不利的。这样一来,除了少数例外不算,申请人的高级和普通水准考试积分,似乎是大

学的唯一入学标准,而且又是一种在应用时相当没有伸缩性的标准。申请人在其他方面比较难以衡量但也同样重要的素质,如个人求学的动机以及对选修学科的志趣深度以及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也应该加以考虑。这几方面的资料可以在主任导师的成绩报告里提供,并且通过面谈进一步检讨。此外,过份依赖考试成就的态度如果太普遍,也会对学生求学的方法有不良的影响,而大学教职员也会倾向于把学生当做是被动的听讲者,从而把讲义和课本中的简化资料生吞活剥地向他们进行填鸭式的灌注。大学教育的最大好处在于对一般有充分的理解,再加上对各种具体问题和事物应用这些原则的方法的基本训练。这样一来,毕业生就能有良好的准备,以在离开大学后能够应付必将遇到的各种不能预见的问题。这种能力——这种清晰逻辑思想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而不是死背笔记)的态度,只有在大学教职员也具有这些素质,而他们本身的工作也处处发挥这种典范的情况下,才能培养起来。学生如果没有同时得到言行典范的激励,是不能单以口头训诲教导的。

4.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大学的学术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就必须抱着一种发问、好学和不断探索的态度。这种素质只有在一种研究的环境里,教学最好是能够参与一些比得上国际水平的研究工作,才能够培养起来。这在目前来说还是缺乏的。不过补救的方法并不在于使各学术领域都有庞大的研究计划,这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好的。更好的办法就选择数目有限的探究领域,在每一个领域里,同一个或者是有密切关系学科的学术人员都以合作的方式参与研究工作,并且也得到各种资源的支援,以确保有关的研究工作能够取得相当的结果,而参与这些研究工作的学生也能够得到良好的训练。这些学术领域的选择需要通过思考,当局也应该考虑设立一个“新加坡研究方针委员会”,以便对这些问题和其他因素进行讨论和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有关研究在最广的意义上对新加坡的需要有什么关系,以及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够在必要的水平上保持研究学术的能力等问题。这样的一个机构应该具有真正的“影响”,也就是拥有足够的财力,使它能够把研究工作导向只有生产力的领域。它的成员应该包括本地的学术人员(他们将基于自己的常识和经验以私人身份出任委员)和政府部门及工业界的代表,并且有权征求外界提供任何所需的意见。有了这样的安排,就有理由可以预见到有着一万两千到一万三千名大学肄业生的新加坡,将会有个实用蓬勃的研究事业。这个事业将使大学肄业生的教育更有生气和更加充实,并且也将能照顾到大约一千个攻读大学研究文凭、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样一来,大学生的总人数就会达到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人。大学研究工作的分配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同样的,通过研究工作或教导课程攻读硕士学位的相对重视,也必须给予进一步的考虑。不过,就业的可能性很可能使到这种分配大大地偏向工程、工艺、自然科学和医科等方面。

5. 各学术领域研究工作的实行可以通过以短期或长期合约聘用资深的海外科学家来加以改进。这个过程能够照我所建议的方法——扩大目前的大学研究生人数,以及同那些在相同学术领域以工作素质高超而出名的海外学府发展联系,使它更容易进行。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把基础学科的教学人员分为两个部门(两间大学各一),对于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潜能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应该加以消除(参阅下列)。

6. 这里应该提一提有关的一点,这就是:某些学院出现教学人员严重不足的现象,最显著的是法学院、工程学院、商业行政和会计学院以及牙科学院。我的逗留时间太短,无法对造成这种教学人员不足的原因进行可靠的诊断,但是,我毫无疑问地相信:(a)如果有了一个更有生气的研究工作环境,那将能够使这些学院对杰出的男女学者更有吸引力,要不然这些人可能到别处另谋事业的发展;(b)如果适当,鼓励自己开业的专业人士兼职教学的安排可以带来好处。

7. 有人问我有关学术组织和如何把学科和学系组成学院,以便使两者能产生最好的教育成果等问题,没有经过更详细的调查和讨论,这些都不是可以肯定回答的问题。不过,我的初步反应是:我认为把文学和人文学院(语文、文学、历史、哲学等)和社会学院(包括法律、社会行政、政府等)分开是有优点的。会计可以和经济和商业学编排在一起,以组成个别的学院或作为社会学院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些学科的组成部分应该编入工程师的教育里,这个学院和工程学院的联系应该加以促进,此外也应该设立一个电脑科学系,负责这个科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同电脑服务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

三处校园的容量

8. 在新加坡,大学教学工作目前是在下列三个不同地点的校园进行:那三处校园我全都到过了。

校园名称	使用者	面积 (英亩)	建筑物能容 学生数目	一九七九年 肄业生数目 ^①
肯特岗	新加坡大学	366 ²	9010 ³	3517
裕廊	南洋大学	512	3500 ⁴	722 ⁵
武吉知马	新大及南大 联合校园	88	5000 ⁶	4063

注① 这些数字适用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行政和会计系学生从武吉知马校园迁至肯特岗校园以前的情况。

② 这不包括建筑医院和公务员进修学院所需的100英亩毗邻保留地段,由于医科学生的临床医学训练多在医院里进行,肯特岗可供大学教学工作用的总面积其实超过366英亩。

- ③ 这是在肯特岗已经落成正在兴建的建筑物的设计容量。有人告诉我说那些建筑物的设计多数可以用来向上加建楼层或在旁边进行扩建使可供利用的面积增加25-30巴仙。
- ④ 裕廊校园历来最多的学生人数是2500。据南大说,它在理论上的最大容量是3500。
- ⑤ 到了一九八零年,大约将只有150名非联合校园的学生在裕廊校园攻读。
- ⑥ 这是武吉知马校园所能挤进的最高数额,这么一来,那里就会太挤了。

根据共和联邦各大学的经验,肯特岗校园和裕廊校园都各能容纳共有14,000名中学生的一间或多间学府的教学和研究学系,它们也能拥有宿舍,供小部分希望能寄宿而不住在家的学生利用,不过应有的条件是当局并不打算把任何耗地很多的活动并入校园范围,例如150英亩大的体育中心,或一个拥有大片附属农场的农业系。不过,我要特别强调,我到每一处校园去访问和考察都是很匆促的,所以我建议对每一处校园都应该仔细进行容量调查,以确定供下列各种用途时它在学生数目方面的最大容量,住宿,体育运动,设备空间,学生福利,学术性建筑,包括必要的中央设施如图书馆、电脑中心,行政处等。

9. 如果这项调查证明我的初步估计正确,我要建议在这些校园当中应该只发展一处,以应新加坡在大学教育方面的需求。虽然肯特岗并不是最大的校园,但它在这方面却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

- (a) 它拥有最新式的建筑,其设计可供日后扩展之用,而且
- (b) 它是兴建医学学院和教学医院的指定地点,这些活动同基本科学以及工程学方面的活动互相接近,对彼此都有好处。

10. 如果这项建议获得接受,裕廊校园和武吉知马校园将可充作其他用途。至于建议它们可供什么用途本来不在我所提呈事项的范围之内,但我却禁不住要说,我对裕廊校园所得到初步印象是:实验室设备的水平不高,那里的学生宿舍和体育运动设备显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设备随时可供其他人士使用,而现有图书馆和非图书馆的学术建筑物都可供某种学府使用。例如华文特别研究中心,教育学院或成人教育中心。武吉知马校园似乎素质比较高,外表看来容易改用,教育学院或某种未及学位水平的职业教育学院在这校园里开办是可以设想的。

一间或是两间大学?

11. 在我同两间大学的代表进行讨论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提出。南洋大学代表大力主张两间大学,而新加坡大学代表则似乎支持另一种主张。这些反应正如所料,由于它们反映出两间大学的既定利益和实力,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因为这不在于我的职责范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下:

12. 首先,这个问题越快解决越好。捉摸不定的局面对学术人员——尤其是在

一九八零年几乎没有学生的南大教职员——的士气和献身精神都有损。此外，不肯定的局面拖得越久，双方的态度就会来得更加强硬，而各持己见的人也会更不愿意接受改变。

13. 主张保留两间大学的人，在我看来，似乎持下列五个主要理由：

- (a) 在大学水平上保持某些形式的竞争是好的，因为它能促进双方的效率和工作素质，而即使这将导致某些方面的重复，培养出念同样学科但在不同情形下塑造出来的毕业生也还是好的（请参阅下文“c”）。
- (b) 如果现在就进行合并，以后如果决定把新大学分开，那将是一项花钱的荒谬的事情。
- (c) 东方国家正在壮大起来，而其影响力也日益提高，因此，南大更应朝向东方而不应朝向西方，以提供“文化根基”或平衡新大文化影响力。有人以相类的口吻说南大已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某一部分人士的心目中占了一个特别和宝贵的地位。
- (d) 南大已经在某些方面（如华文研究、数学和电脑学等学科）建立了优良的声誉，南大的这项长处以及它在商科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新加坡今后任何大学教育的扩展中不应该废弃而应该发扬光大。
- (e) 严格地说，联合校园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其用意在于恢复南大对有意申请入学者的吸引力，并克服语文问题。当这个阶段达到时，这间大学将重回裕廊校园。有人指出近日有人建议把商业管理和会计集中在裕廊*，而这将是长久应用这间校园的一个好办法。

14. 依我看来，这些论点，不论是个别还是总的来说，似乎不足以支持在任何一个或两个校园里保留两间大学的政策。我现在就这些论点逐一提出我的评语。

- (a) 南大和新大近年来在争取学生的情形显示：申请入学者，尤其是那些高考成绩比较好的，大多数都宁可选新大。联合校园的设立，主要的理由就是有关方面认识到这个事实和它的可能永久性。在这种偏爱继续存在的同时，南大似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以接近平等的地位和新大竞争。因此，这样的竞争多半是没有益处的，因为新大已经稳稳地处在更有利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可激励它上进，而南大则没有能够和它争一日长短的希望。这样，如果要提高新加坡大学教育的一般水平，不论是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目标应该是在于国际水平上的竞争。这一点我回头再来谈。有关“不同

* 我到访后六个星期，有人告诉我说当局已经决定从1980年、81学年开始，所有商业管理和会计课程都改在裕廊校园进行。

型”的教育这一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对理科、工程以及其他完全依赖自然定律的学科并没有意义。不过,对于关系到人文价值的灌输和发扬的文科和社会学,它当然有其意义,因而与第(iii)点有关,正如下列第(iii)点的论证所示,只要谨慎从事,这个利益未必是会失掉的。

- (b) 关于第13(b)点,我不能把它看成是有份量的论调,因为这等于说既然可能离婚,就不应该结婚。
- (c) 有关在学府的工作方面反映文化和其他影响的概念;我完全有同感。这些正是维持高等学府的社会所要培养和保存的。但是,如果要试图在现有两间高等学府当中选择比较弱而且又显然不那么受欢迎的那一间来进行这种工作,但却对另一间不予理会,那准会挫败本章。这个目的如要获得实现,那么,这方面的学习,不但应该在比较弱的那间,而且也应该在比较强的那间学府有所交代,再者,对于那些目前对南大怀有特别感情者的抱负如能给予有想像力和同情的响应,那他们的期待应该可以在一间统一的大学里实现,而且甚至也许可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因此,我认为这个论点对有关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 (d) 每一间大学都有其特有的优点,而这些优点又对新加坡极其重要这个事实,只有在任何统一之举会侵蚀这些优点并造成宝贵特征的丧失这种情形下,才可以用来作为保留两间大学继续分开的论调。关于那个细节所举的例子我没有研究。所以我没有理由可以在事前下论断。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优点并不显然地必会丧失。我在本报告书里其他地方已经提到一些论调,多方面的资源汇合是有它的好处的,而且商业行政不应在地理上和组织上与应用科学和经济学分开。
- (e) 这个论点所持的理由不外是说,除非南大得以重返裕廊校园上课,否则就是对先前同意把它搬到武吉知马者的一种背信行为。这也许是,但是,我的研究范围是在于新加坡今后的大学需要,而且在探讨时还得尽量避免受到过去的决策约束。

15. 新加坡拥有一间大学的好处,就是大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那些好处,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更大、更强的院系,并且在多门学科教学和研究方面享有更大的机会。从我获得的资料显示,目前两间大学都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应付其工作范围所需要的图书馆。虽然我没有亲自证实这一点,但是必定有许多书籍和刊物因重复而造成浪费的现象。同样的,在一个统一的学府里,中央行政费用将可能是总开支的一小部分而已。对许多其他服务如电脑服务,学生福利等也是一样。

16. 虽然这个论点也适用于院系方面,但和以下这个事实比较起来,其意义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某些学科方面,目前的教职员人数太少,不足以对有关学科作充分的教导。把这些院系合并了一个时期后,再加上由成长所带来的扩展,就能够把这种缺点纠正过来;并且创造发展其实力和素质的可能性,同时提供更多深造假期的机会,以及吸引外来的教职员。此外,专科选择的范围就可以扩大,更多的教职员将构成取得更优良仪器和设备各方面的理由,而新加坡在单门学科和多门学科领域方面的研究能力也会因此加强。这些论点适用于科学、工程和医科研究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值得讨论的是,虽然分开的文学院各系在财经方面的不经济程度没那么严重,可是关于学科的教导、选择、图书馆设备等方面的论点,却是同样适用的。

17. 现代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机构,因此应该让大学生掌握这一点是重要的。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金融事务、工艺经济、商业决策,劳资关系,市场等问题,至少和技术实用性一样,能够影响到创造业绩的表现。因此,在工程师和工艺专家的教育方面,应该注入若干这些非技术性科目的知识。反过来说,对今后攻读会计和商业行政的毕业生,也应该把技术知识作为他们的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使他们对这方面有一些认识。如果要达致这些目标,那么,对各教职员之间的自由交往、沟通和合作所产生的地理障碍,应该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所有院系的教职员应该在同一个校园里。

18. 关于一间大学会不会扩展得太大,因此会不会存有某种最适宜的规模这个问题,经常都被人提出来,并且也在我的讨论中稍为谈到,在这里重复有关的论点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新加坡当前情况真正有切合关系的唯一问题是:同两间规模较小、联合人力和物力相似的学府比较起来,一间拥有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个学生的单一大学,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是不是必有缺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9. 因此,根据我的判断,维持两间大学的论点,不论是设在两个校园或一个校园(一样荒谬的提议),是极端没有说服力的,而造成只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的单一大学的论点却强而有力。我因此提出这样的建议。

南洋大学秘书长提出的替代办法

20. 南洋大学秘书长分别寄送一份提议书给我,其要点如下:

(a) 在武吉知马联合校园的目标完成后,在裕廊校园创设一间新的大学。

* 基于这个理由,我希望会计系和商业行政系订在1980年搬迁到裕廊之举,将不会是本

- (b) 这间新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将和新加坡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相辅相成的,它将集中全力开办人文、社会科学、会计和商业行政等学科,而这些学科将不再在新加坡大学开办。
- (c) 为了确保人力物力能得到最符合经济原则的利用,两间大学必须在设备、课程和专门计划的分享利用方面相互合作,并且谋求设立联合“大学际的研究中心和学院”。相互确定资格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必要特点。现有的联合招生、联合考试和联合招聘教职员的办法,预料将保留一段时期,直到新的大学已足够强大,有能力吸引自己的学生和具有所需才干的教职员,因而能够自立时为止,到了这个阶段,两间大学避免重复开办相同的课程的政策就可以放宽。

21. 南洋大学秘书长显然认为在“长远”看来,新加坡将需要两间大学。我不清楚“长远”一词所指的到底是多少年,但是我所收到的证据只显示:我们不能够对超过二十年以后的大学学生人数作出任何可靠的估计,而且报告书所提到的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的学生数字,意味着在十八岁的分龄组别中,将有十巴仙在这段时期结束时进入大学,而这也是符合政府的政策的。因此,在秘书长的提议和我的报告书之间的建议之间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今后的二十年里,新加坡由一间大学提供服务比较好呢,还是由两间大学提供服务比较好?”

22. 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已经提出的论点,但是,我只须这么说,秘书长所作的建议,其含意必定是这样的:

- (a) 在未指明但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间大学都不会有全部的大学科目。由于这样,事实上将有一间科学、工艺及卫生学院和一间文科、社会科学及商业学院,而这两间学院却相距十五哩。
- (b) 这样一来,依据教育原则不宜在组织上和地理上分开的同类和有相互关系的学科将继续分开设立,而这种分开的延长是不必要的。
- (c) 在20(c)项所提及的节省将很难达致,因此,我认为作为解决大学教育方案,这个建议比不上我所提出的建议。

调查团?

23. 在我到这里来之前以及在我访问期间内,有人曾建议应该请一些高等教育专家来深入研究和新加坡大学教育有关的一切问题,然后发表一份全国的报告书。这样的—个调查团需要相当的时间来筹备,开会和完成工作,当大家都看清楚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的这个阶段,我怀疑它的效果是不是会完全有利。事实上,这样的—个调查团的设立很可能成为拖延事情的一个借口,甚至使到这个棘手问题不能在

一九八零年就如我所信的那样得到果敢的解决。

24. 讲完了这些之后,我认为在拟定和实施政策方面为统一大学校长提供来自外来的指导和支持是有良好理由的。这也许需要动用到受大家公认为某方面(如课程、商业研究、会计等等)的专家。他们必须准备根据新加坡的特别需要仔细研究某一个科目的组织和发展,以及它和同类研究的交错关系。这类专家可以容易地得到,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已出任过校外主考人。如果能够把他们组成一个学术专家委员会为校长提供意见,那是有它的好处的,可是,要把委员会委员集在一起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必须长途跋涉。因此,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委任他们为顾问会比较实际;当然,这件事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丹顿爵士签

1979年12月11日

(取自《星洲日报》)

南大两个教职员组织发表格调查会员意见

(1980年3月8日)

南大教职员

(本报17日新讯) 本报记者查悉,南大校园内的两个教职员组织学术人员协会及学生人员联合会,已在上周六发表格予所有会员,调查会员们对“一个校园,一间大学”及“一间大学,两个校园”建议的意见。

南大学术人员联合会会长罗文炳讲师对记者说:“会员们的意见我们在下星期大概可以全部收齐。”

南大学术人员协会会长高立人博士也说:“南大教职员十分关注此问题,等我们的调查工作结束后,将可对此事正式发表文告或声明。”

记者也查悉,早在李光耀总理发表他致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函件之前,南大两间学术人员组织已成立联合委员会,以研究有关南大的切身利益。

预料今后有关南大的前途问题,将交由此新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去处理。

另一方面,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教授也表示,他对丹顿爵士的报告书正进一步的研究,预料再过两三天,他会发表他个人的反建议书。

大多数南洋大学教职员皆认为,丹顿爵士所建议:“一个校园,一间大学”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关于总理首席私人秘书林祥源函中所提“在南大校园设立一间工艺学院”,好多位南大教职员也认为建议原该从长计议,作全盘周详打算后才好付诸实行。

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南大副辅导主任廖文权说: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赞成一间大学,两个校园的办法。

廖文权是基于三点因素认为应该保留南大校园。

第一,如果采纳丹顿爵士的“一个校园,一间大学”的办法,则现有的南大校园就

变作是荒废了。

第二,如果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一个校园,万一学生人数剧增,一个校园是不足应付的。

第三,在感情上,取消南大校园会令老一辈的新加坡人难过。

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早在1976年就主张新加坡应该有两间大学。他说:“我这个立场永远不会改变。”

吴德耀教授说: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仍旧是这个立场,新加坡应该有两间大学存在。

吴教授说:我必须强调的两件事,第一,我这个主张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像丹顿爵士所说的为了南大教职员的利益,我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两间大学同时存在,对国家的现在及将来都有好处。第二。南大是在五十年代公众人士出钱出力所办的大学,东方人最讲究的是尊重良好的传统。

“我们都认为公众人士出钱出力办教育是一项好事,一种好的传统,所以,我们不但要保留,还得加以发扬光大。”

他表示,“丹顿爵士是一位外国教育专家,他对本地情况还不了解,所以他才会作出取消南大——也就等于取消东方一项优良传统——的建议。”

南大大众传播学组讲师王慷鼎在回答本报记者的询问时也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要挽救南大的办法很多,合并不一定就能挽救南大。

王慷鼎说,“我认为挽救南大的一个办法是南大不要开设与新大相同的课程,这第一来,南大仍可独立生存,所以设立南大理工学院的建议是不妨一试的。”

南大学术人员联合会主席罗文炳(他也是南大政行学系讲师)则认为,总理首重私人秘书林祥源的函中提及在南大校园设立一间工艺学院,有如美国麻省工艺学院集中在科学,工程与工艺,并教导理想要实现并不容易。

罗文炳说:“实现南大理工学院(有如麻省工艺学院一样)的理想最重要的首要因素是师资方面。”

他表示:届时理工学院成立后,面对的师资问题会比目前更加困难,所以,我的看法是把南大改为理工学院,将面对更大的困难,不容易实现。

南大理学院院长高立人博士对此问题则持相反的意见,他对本报记者说,建立南大理工学院是一项好建议。

他表示,以新加坡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看来,九十年代的新加坡是需要一间理工学院,以培育更多的科学、工程及工艺人员。

高立人博士说:我记得多年前当黄丽松和李昭铭博士担任南大校长时,他们都有此打算,但接下来都搞不成功。这一次如果我们倾全力去办,吸取过去的失败

验,是可以搞成功的。

不过,高立人博士也说:理工学院是一项相当大的计划,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从各方面去看,切不可草草行事。

在提到一间大学,一个校园或两个校园的问题时。高立人博士说:一个大学,一个校园或两校园,一间大学或两间大学的问题,是见仁见智,各有长处与短处的。

他补充说:在新加坡这个社会,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件很特殊的经验,南大是由千千万万公众人士在五十年代辛苦建起的,所以对“一间大学,两个校园”会有特殊的意义。

(摘自新加坡《星洲日报》)

丹顿爵士报告书

建议建立一间单一而强大的大学

(1980年3月15日)

《星洲日报》

(本报17日新讯)《1979年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即丹顿爵士报告书建议,只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而强大的大学。

这份由英国学人丹顿爵士提出的报告书认为,新加坡维持两间大学的论点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

政府发表的这份报告书在评述南洋大学秘书长提出关于两间大学的建议时说,根据教育原则,不宜在组织上和地理上分设同类如有相互关系的学科。

按照南大秘书长的建议,丹顿爵士认为,这意味着新加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事实上将有一间科学、工艺及卫生学院和一间文科,社会科学及商业学院,而这两间学院却相距十五哩。

在论析新加坡需要一间或是两间大学时,丹顿爵士表示他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那不是他的职责。

李光耀总理在写给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信中表示,虽然丹顿爵士建议在一个校园设立一间大学,在政治上,他(总理)准备把这个在教育上是理想的建议变通一下,在两个校园里开办一间大学,把联合大学的主要学系安置在南大校园里。

丹顿爵士去年10月17日到19日到新加坡访问,同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和高级学术人员讨论新加坡大学教育问题。在访新之前,他先研究了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各种背景资料。

他指出,新加坡要有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问题应该迅速加以解决,而随后要作出任何决定也应该尽早作出。

他说,捉摸不定的局面对学术人员,尤其是南大教职员的士气和献身精神都有损害。

肯特岗最适合作拟议中大学的校园,丹顿爵士认为,因为它拥有最新式的建筑,其设计可供日后扩展之用。

此外,他说,肯特岗是兴建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指定地点,这些活动同基本科学以及工程学方面的活动互相接近,对彼此都有好处。

李总理去年六月在伦敦同四位英国学人讨论新加坡大学教育问题,丹顿爵士是其中一位,他现年66岁,是英国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和谢菲尔德大学名誉校长。1970年至1973年,在牛津大学任化学教授,1970年至1973年,任科学政策理事会主席,1973年至1978年任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

李总理形容丹顿爵士的报告简洁扼要,并使他(总理)在今后采取步骤时有更大的信心。

新加坡的大学教育 初步报告书序言

总理在1978年2月向南洋大学师生致词时曾经说过:新加坡有两间大学,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相互竞争,并且相辅相成,这对新加坡是比较好。他当时相信,两间大学师生之间的健全竞争,将会全面提高各自的表现。不过,这种情况需要两间大学都有不相上下的水准、各有能干的师资和优秀的学生。

2· 总理于1979年6月在伦敦会见了四位英国学人,讨论在新加坡办大学教育的最佳办法。这四位英国学人在英国和共和联邦创立和办理大学方面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3· 英国学人告诉总理说:假定大学肄业生的最终人数是一万二千人左右,大学教育可以在一间或两间大学办理,或是在分设两个校园的一间大学办理。开设两间优良的大学比较难办得到,因为这将需要更多的教职员,在分设于两个校园的学院管理重覆的学院,并且要迅速地聘请到这些教职员也不容易。

4· 过后,四位英国学人之一的丹顿爵士在1979年10月17日到19日访问新加坡。在他抵达之前,他先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背景资料,包括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未来的学生预计人数,今后大学毕业生的入人力需求,大学入学人数,大学入学标准,两间大学和联合校园的历史,各校园的学生能力,以学院和教职计算的教职员人数,基本建设开销和经费,以及拨款进行研究工作等,在访问新加坡后,丹顿爵士也得到有关方面寄送的补充资料,以澄清他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5· 丹顿爵士的报告书已经提出,他的结论是:

维持两间大学的论点,不论是设在两个校园或一个校园(一种荒谬的提

议),是极端没有说服力的,而赞成只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的强大大学的论点却强而有力。我因此提出这样的建议。

* 谢菲尔德大学名誉校长丹顿爵士全英国大学津贴委员会前任主席,英国文化协会总监卢埃林爵士;伦敦大学退休校长洛根爵士,东安格里亚大学校长迪塞韦特博士。

丹顿爵士函李总理

总理阁下:

我荣幸地呈上我就新加坡的大学教育所作的初步报告书。我的结论(摘要请阅附件A)是以我在十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在肯特岗、裕廊和武吉知马校园同两间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和高级学术人员讨论时所得的资料,以及两间大学和阁下的首席私人秘书林祥源先生应我的要求所提供的资料作为根据。两间大学的注册主任分别为我提供有关讨论的记录,我谨此表示感谢。

我要强调的是,有关的讨论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就是说,我觉得同我讨论的人都能够充分坦率,毫无保留和毫不埋怨地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每间大学都有机会在讨论期间内或是在过后(他们有时间进一步的考虑所提出的各点时)提出他们所要发表的任何意见和观点。我也要向您强调,所有大学的代表都认为每一方所提出的一切论点都受到充分的探讨,并且也认为他们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表或以书面向我提出他们所要发表的评论和意见。他们对这一点完全感到满意。我相信您对这个事实的了解,可能有助于您对我的建议所作的考虑,而且也将能够方便两间大学接受您觉得准备实行的任何建议。不过,我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两天的时间仅仅足以接触到主要的问题而不能有更进一步的作为。我的访问也许只能当作是一种预先的调查研究。因此,随着我的建议而来的许多详细改变都需要更仔细的研究。

我能够进行这项调查,感到非常荣幸。我要感谢您邀请我进行这项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任务。不用说,如果您认为我能够为您进一步服务,您只须通知,我就会尽我的能力协助,即使是我需要再次访问贵国。

丹顿

1979年12月11日

附件:结论和建议摘要

- 1·到了公元 2000年,学生总数 12-14,000 左右大概是足够的了。
- 2·全体学生当中大约有半数应攻读以科学为基础的科目,而另一半则攻读文科和社会科学的科目,但现在却不应该作出任何使这种分配永远硬化的偏向安排。

- 3· 应该考虑设立一个新加坡研究方针委员会。
- 4· 在上列1项所述范围内的大学研究生人数应该大约是1,000。
- 5· 在今后十年里,和海外优良学府的联系,对提高研究和教学的素质是很宝贵的,所以应该加以发展。
- 6· 应该对肯特岗校园和裕廊校园进行仔细的容量调查。
- 7· 如果这项调查证实在两个校园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容纳上列1项所提的学生总数,那就应该选肯特岗校园来发展。
- 8· 赞成只设一间强大而学科种类繁多的大学的论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 9· 新加坡要有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问题应该迅速加以解决,而随后要作任何决定也应该尽早作出,这是非常殷切期望的一回事,这样才能够使那些将和新加坡的大学工作有关连的人对任何已决定的长远政策产生明确的目的感和献身感。

李总理函丹顿爵士

丹顿爵士(皇家学会会员)

英国图书馆委员会主席

丹顿爵士阁下:

感谢您十二月十一日的来信和您对新加坡的大学教育所作的初步报告书。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到底一间大学好,还是两间好”。您的评估使我确信:把所有学科集中在一间大学是比较好的,而新加坡今后的学生人数并不足以说明,我们在大学教职员和设备开销方面有理由架床叠屋。

您在报告书中第十三段把那些主张两间大学的论据提出来,并在第十四段进一步探讨这些论据,又在第二十到二十二段再分别谈到南洋大学秘书长的建议,这些表现中您深深领悟到您在我国逗留两天内所观察到的政治微妙问题。

我发现到您的报告简洁扼要。我接下来采取几个步骤时将会有更大的信心。我衷心感激您。当我需要进一步的协助时,我将会同您联络。

李光耀

1979年12月19日

(取自《星洲日报》)

李光耀与黄祖耀来往的信件

(1980年3月29日)

李光耀、黄祖耀

黄祖耀致函李光耀

李总理阁下：

在我们的几次会谈之中，本人曾指出：由于南大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建立的，它在许多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民心目中是占有特别的地位。本人深信这种热爱南大的精神是不能加以抛弃的，然而本人也要补充一点是，身为实事求是的商人，本人是不赞成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保存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南大的前途是应该根据其在为新加坡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及为我国公私各机构造就所需要人才的任务上能否做出最佳的表现来加以确定。

这些向来都是南大的基本宗旨，也应该是南大的未来目标。

阁下曾表明宁愿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主要的学系安置在裕廊（南大）校园。在我们未采取这项步骤之前，本人仅建议下列另两项补救办法，尚请阁下给予考虑。

第一、本人建议南大采用美国大学制度，并且和一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建立联系。

南大一路来皆未能跟新大在教职员及学生方面进行竞争，如果这两所大学采用不同的制度，也许将能进行有效的竞争。此外，美国在一些学科，诸如电脑技术及商业管理都是非常进步，这些专门知识是值得介绍给新加坡，新加坡有许多跨国大公司在经营业务，它们有许多是比较愿意雇用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从上面所提到各种因素看起来，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将南大改组成为一所美国制的大学。这样一来我们将可以给新加坡人多一个大学制的选择，同时也可以确保其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的改组显然将需要面对重大的改变以及获得政府的支持,其成功的关键也在于这所大学是否有能力从美国吸引资格高深的教职员。要达到这个目的,便是改组后的南大跟有名望美国大学建立联系。

阁下知道本人不是教育家。诚恳的说,在现阶段本人是无法保证新加坡是否具有这些条件。而这项改组工作是否将能顺利进行。因此,本人建议政府可以邀请一批学术界的专家来深入研究这项建议。如果这些教育专家认为这项改组能获得成功,我们不妨进行这项建议。

如果这些专家认为这项建议行不通,则本人建议可以考虑下面的另一项办法,这就是我们不必拥有两所互相竞争的大学,而只要拥有两所相辅的大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目前的各学院及学系分配在新大和南大开办。

这项建议虽然放弃拥有两所互相竞争的大学的理想,不过则将可以解决我们缺乏良好的教职员,和吸引优秀学生进入南大的双重问题。

如果阁下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则南大就不得不和新大合并。本人深信为了南大及新加坡人的利益,各种补救的措施应当尽早付诸实施,在目前的情况下,迁延不决将只有使到南大自生自灭。如果合并是唯一的途径,那么为了保存南大的名誉,并确保其能继续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有贡献的角色,本人准备接受阁下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黄祖耀

1980年3月18日

李光耀复函黄祖耀

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

黄祖耀先生:

您在3月18日的来信经已收阅。

2·您提议要请一个美国学者团来研究把南大改成美式大学的计划,这等于是要把事情延缓到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学者团前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报告以后才来作个决定。这个学者团将必须解决教职员缺乏和学生对新大的明确偏好等问题。学生会不会因为南大恢复它在1956到1975年这段期间内所实行的美国制度而选择南大呢?尽管有些保留的意见,您还是能够得到我的同意,让您去物色一个这样的学者团来探讨您的解决办法。

同意黄主席的一项建议

3·在这同时,我也同意您在第12段所作的另一个建议——使商业行政和会计

成为南大的核心。这两个科目和目前归入联合校园的其他科目可以在联合校园的过渡时期以后重新归入南大。不过,在肯特岗的新大将继续设有商业行政和会计课程(按:见附件A和附件B)。事实上,这两系有77%的学生和72%的职员都来自新大。我现在附寄有关数字,以备参阅。新大必须有商业行政和会计教师主持管理课程——也就是在肯特岗为工程系学生讲授商业行政和会计课程。

4·南大的前途要看它能不能培养出切合我国经济的毕业生而定。我国学生在选择大学和学科方面绝不感情用事。来自英文和华文源流的我国高材生都要升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大学。因此,他们激烈地竞相争取奖学金,为的是他们比较喜欢前往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和美国去留学而不那么喜欢升入新大。他们要寻求世界著名学府的智力刺激。这些学府所颁发的学位都很受雇主的重视。

5·即使是成为一间相辅相成的大学,在商业行政和会计方面没有来自新大的竞争,我们的优秀学生也会因为私人机构给南大学位比较低的市价而选择进入新大攻读其他课程。这一路来都是这样,虽然政府对南大和新大学位都一视同仁。如果我们在新大停办商业行政和会计课程,优秀的学生将会为了避免拿到南大学位而选修新大的其他课程。即使是他们原来的兴趣可能会导致他们选修商业行政和会计,他们也会这样做。

要摆脱这种束缚,就是只设一间大学。因此,南大出身的国会议员才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一间国立大学;使到相同的学位具有同等的市价。

6·经过了事后的认识,我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所犯下的决定性错误,就是没有从六十年代起就为南大和新大实行统一考试,就像政府为华文和英文源流学校主办统一考试那样。华文源流和英文源流的学生考取相同的文凭——新加坡一剑桥普通教育“普通”水准和“高级”水准文凭。所以,华文源流的学生能够考取具有同等市价的资格,因为这能对他们的成绩表现作正确的评定。

劣等学位赶走优秀学生

7·我随函附寄公共服务委员会寄给我的一份列表,里面列举了十个比较显眼的实例,说明求职者的“普通”水准和“高级”水准的成绩就像他们在面试时的回答一样差劲。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成员对于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教授施催眠术,使他们获得一等或二等(甲级)荣誉学位的那种魔术感到迷惑。会不会是他们的教授认为在面对学生人数逐年减少的那种越来越暗淡的情形底下,有必要使他们的相对光辉更加突出?公共服务委员会能够给我提供更多这种评分不当的实例。但这只会使人对“为什么优秀学生宁可选读评分较严的新大”这个问题感到更加悲痛而不会对这个

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作为银行家,您懂得劣币赶走良币的道理。南大的学术人员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学位方面:即劣等学位赶走优秀学生。我不要把有关的人名或我寄给您的资料向报界发表,以免表明这些毕业生的身份。

8·研究我国人力需求的专业和工艺教育理事会已经断定:新大有必要把工程学院的入学人数从每年的四百八十名提高到最少一千名。与其扩大肯特岗的工程学院,我们可以在南大校园另设一个工程学院,以配合这项扩展需要,并使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校址保持其活力。不过,条件是这个理工学院必须和肯特岗的工程学院进行八到十年的联系,以便肯特岗工程学院教师中的中坚份子能够协助为这个学院提供教学人员,并且使到学生也能够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所颁发的学位。通过这个建议,南大校园最终将有三千多名学生念工程和工艺学,这些都是“热门”的学科;这使它可以和南大一路来所开办的文科、理科、商学、会计、政府与行政和其他传统学科逐渐减少的入学人数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

感到进退两难的地方

9·到了1992年时,我们应该有能力经得起在院系和教职员方面重叠复用的负担,在南大校园另外设立一间自主的南洋理工学院。如果南洋理工大学这个名称在感情上更能令人感到满意,就定下这个名称好了,只要到时各界人士都公认该大学的毕业生具有和肯特岗的毕业生那样的同等水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间理工学院应该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部分进行发展,而且在成为一间自主的学院或大学之前,必须在学生、家长和雇主的心目中清楚地莫立同等水准的概念,这是绝对重要的。

10·您在第14段总结您的问题:诚如您所说的,是不是要任由“南洋大学自生自灭”,或者保存“南大”的名称,让它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两间校园之一。

11·您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老一辈人的愿望(他们的感情是偏向一间独立的南大),您将会让南大自生自灭,并在这个过程中,对不起目前在联合校园的南大学生,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可以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位。我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年轻一代人的愿望,我可能得罪老一辈的人。

12·自从南大在五十年代创办以教导文科和纯科学以来,新加坡的经济起了各种巨大的变化。学生们都希望做工程师、医生、律师、建筑师、经理、会计师,其殷切的程度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特别的步骤,提供“牛津/剑桥人文科大学先修班兼海外优秀生奖学金”(PROMSHO),使我国一些最优秀的学生留在文科源流里,以便在最卓越的学生当中选派一部分到牛津/剑桥攻读人文科目。相信您也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强迫学生这样做。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使新大停办商业行政和会计,以迫使优秀学生转到南大。我相信,明确地摆脱目前的南大,学生和雇主都将会把南洋理工

学院或南洋理工大学接受为地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同等的高等学府。

南大理事会的三项抉择

13· 有关的事情, 要由您和南大理事会作出决定。您可以:

- (1) 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 对您要把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的计划提出意见;
- (2) 在联合校园期满后, 重新开办南大, 提供商业行政、会计和它目前教导的其他学科; 新大将继续提供它目前的学科, 南大必须和新大竞争招生; 或
- (3) 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 使南大成为两个校园之一; 一间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这间学院将是国大的一部分, 并且和肯特岗的工学院保持联系八到十年。它将是南洋理大学的核心。建立南洋理工大学的预定日期是1992年。在这之前, 必须清楚确立的是: 将获得国大学位的该院毕业生具有和肯特岗毕业生同等的水准, 而且当该院学生在1992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时, 该院将继续保持同样的水准。我随函附寄一份备注表, 列明理工学院和它到1992年取得南洋理工大学自主地位的时间表。(按: 见附件D)

抉择由您决定。判决将由学生宣布。

李光耀

1980年3月29日

附件 A 商业行政系和会计系联合校园学生 (1979/80 学期)

课程年度	商业行政			会计			总计		
	新大	南大	合计	新大	南大	合计	新大	南大	合计
一年级	198 (63%)	115 (37%)	313 (100%)	210 (89%)	27 (11%)	237 (100%)	408 (74%)	142 (26%)	500 (100%)
二年级	183 (73%)	68 (27%)	251 (100%)	184 (87%)	28 (13%)	212 (100%)	367 (79%)	96 (21%)	463 (100%)
总计*	381 (68%)	183 (32%)	564 (100%)	394 (88%)	55 (12%)	449 (100%)	775 (77%)	238 (23%)	1013 (100%)

* 联合校园在1979/80学期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

附件B 商科、商业行政和会计系大学教职员

学系	新大	南大	合计
工商管理	24	13	37
商业行政	(65%)	(35%)	(100%)
会计	24	6	30
	(80%)	(20%)	(100%)
总计	48	19	67
	(72%)	(28%)	(100%)

附件C 南洋大学一等和二等（甲级）荣誉学位毕业生选录

例一

南大学位：理学士（生物—动物学）一等
荣誉学位

剑桥学校文凭，第二等
加东女子中学

英文	6
英国文学	3
地理	3
华文及翻译	8
数学	4
高级数学	7
化学	6
生物	4

剑桥高级学校文凭
加东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
地理	主修E
经济及公众事务	副修
数学	副修
生物	副修

剑桥高级学校文凭（重修）

加东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
地理	副修
经济	主修D
数学	副修
生物	副修

例二

南大学位：文学士（政府与行政）二等
（甲级）荣誉学位

普通教育文凭“普通”水准
培立中学

英文	2
华文第二语文	4
英国文学	2
数学	4
生物	8
物理化学	8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
蒙福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5
历史	“普通”水准及格
地理	主修E
经济	主修D
英文	副修4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

例三

南大学位：文学士(政府与行政)二等
(甲级)荣誉学位

剑桥学校文凭, 第二等

圣希尔达学校

英文	6
英国文学	6
地理	5
数学	2
高级数学	5
生物	6
物理化学	4

剑桥高级学校文凭

莱佛士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2
英文	“普通”水准及格
经济	“普通”水准及格
地理	副修4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重修)

莱佛士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2
英文	主修E
经济	主修D
地理	副修2

例四

南大学位：文学士(经济)二等(甲级)荣誉学位

普通教育文凭“普通”水准

良言修道院学校

英文	6
马来文第二语文	8
英国文学	2
地理	3
数学	8
生物	5
生理卫生	3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

加东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6
经济	主修E
文学	主修E
地理	主修E
生物	副修5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重修)

加东女子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4
经济	主修D
文学	主修D
地理	主修E

例五

南大学位：文学士(历史)二等(甲级)荣誉学位

政府中四文凭(华文), 第二等
华侨中学

华文	5
英文	4
初级数学	8
中国文学	6
历史	3
地理	8
普通科学	8
生物	6

华文高级中学文凭
华侨中学

华文一	副修
华文二	副修
中国文学	主修D
英文	副修
地理	副修
经济	主修D

例六

南大学位：文学士(政府与行政)二等(甲级)荣誉学位

普通教育文凭“普通”水准
美以美女校

英文	3
华文及翻译	3
英国文学	2
历史	5
地理	4
数学	3
化学	6
美术	6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
圣安德烈中学

英文	主修E
地理	主修E
经济	主修D
历史	副修3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重修)
圣安德烈中学

理解与写作	副修5
经济	主修E

例七

南大学位：文学士(历史)二等(甲等)荣誉学位

政府中四文凭(华文), 第三等
成人教育促进局

华文	3
英文	7
中国文学	8
历史	7
地理	5
美术	3

华文高级中学文凭
成人教育促进局

历史	主修D
美术	主修D
地理	主修E
英文	副修6
华文一	副修5
华文二	副修4

例八

南大学位：文学士(地理)二等(甲级)荣誉学位

政府中四文凭(华文), 第二等
黄埔中学

华文	8
英文	8
初级数学	6
中国文学	2
历史	6
地理	3
生物	7
美术	7

政府中四文凭(华文), 第二等(重修)
黄埔中学

华文	7
英文	7
初级数学	6
中国文学	6
历史	4
地理	3

华文高级中学文凭
黄埔中学

华文一	副修
中国文学	主修D
历史	主修E
地理	主修D

例九

南大学位：文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学)荣誉学位

政府中四文凭(华文), 第二等
圣德肋撒女校

华文	6
中国文学	6
历史	2
地理	2
生物	7
美术	6

华文高级中学文凭
中正中学

华文一	副修
中国文学	主修D
地理	主修E
历史	“普通”水准及格
美术	副修5

例十

南大学位：文学士(政府与行政)二等
(甲等)荣誉学位

剑桥学校文凭, 第三等
柔佛州麻坡中学

英文	6
历史	6
地理	3
华文	8
数学	8
普通科学	6
生理卫生	7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水准
成人教育促进局

理解与写作	副修3
历史	主修D
地理	“普通”水准及格
经济	主修D
华文第二语文	副修6

附件D 南洋理工大学成立时间表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

- 南大校园需要大事修葺并增建校舍, 以供理工学院之用。在修建工事进行期间内, 校园的学生人数越少, 工作就越能早日完成。
- 事情如能及早作个决定, 理工学院应能于1982年6月招收第一批学生。这些将都是第二年级学生, 因为由1981年6月起, 所有工程系学生(不论是肯特岗或理工学院的学生), 一律都必须在肯特岗校园修读共同的课程一年。
- 理工学院将和肯特岗校园的工学院连在一起, 达八到十年之久, 即至1990-92年为止。它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心。南洋理工大学预定在1992年成立。
- 理工学院的学位, 暂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 直至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为止。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564

李光耀与陈共存来往的信件^{*}

(1980年3月29日)

李光耀、陈共存

陈共存致李光耀函

李光耀总理钧鉴：

3月7日惠函及阁下致黄祖耀先生函件副本敬悉。

请原谅我不能在短期间内修复。因为南大的问题关系我国教育前途至为重大，必须详细思考及冷静分析，才能全面的表达意见。现在呈上个人见解以供总理先生参考。

一、南大的前途问题

在总理先生信中的第二段提出，必须先考虑下列两点，然后才能对南大前途作出一个健全的结论，这两点是：

- 1、国家的经济需要；
- 2、在学生们倾向于追求能够提供高度经济报酬资格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必须着重的是专门学科。

相信总理先生所说的第一点是包括了培养优良的国民素质和肯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精神。因为这些优良素质和精神，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要怎样使我国的下一代也具有建国初期的精神和良好素质，正是我国

^{*} 这是南大理事会理事陈共存给李光耀总理的信。他认为：从国家和人民将来的利益观点来看，南大与新大合并非解决问题的上策。陈共存指出：南大是公众人士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表现，也是全民献身社会福利工作的标志，所以保存南大，是鼓励国民继续保有这种优秀传统的最好办法，也是教育下一代以及培养国民本质的最佳方式。他也认为新大、南大相辅并存，共同努力，争取达到新加坡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才是最好的方法。

当前的急务。相信总理先生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而南大正好能够在这一点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第二点,纯粹是学生过于重视个人利益的表现。这种趋势对我国的将来是具有危险性的。

二、统计数字和合并问题

总理先生信中所列的统计数字,充分表现家长们向现实低头,纷纷把子女送进英校就读的情况。因此,表面上看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最简单而且最易行的方法就是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分析,而且从国家和人民将来的利益观点来看,我认为两校合并不是上策。

三、新大和南大相互发展的方法

在几次的南大理事会议中,我们都先后讨论并曾向总理先生建议让南大采行美国学制,或者让南大和新大分办不同学系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我国工商业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境界,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必然相应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两间大学的所有设备来配合实际的需要。为了确保我国高等学府能够作较为均衡和健全的发展,因此,两间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有必要作适度的调整。这里举出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调整:

1、新大、南大必须分别开办不同的学系,例如中华语文、历史、大众传播、工商管理、会计、数学以及电脑科学等学系可以继续由南大开办,而新大则可以集中开办医学、法律、工程等其他学系。我相信通过这个方法,优秀学生就能平均的分配在新大南大两间学府中,而我国也就能拥有两间相辅相成的大学。

而且,两间大学的各个学系都可以努力分别向拥有世界最高学术水准的国家学习。例如英国的法律,德国的科学,美国的电脑以及工商管理等等。这样一来,就能吸收全世界学术的精华,使两间大学共同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

2、南大新大也可以分别设立东西方语文和文化研究院,例如在新大加强西方包括法、德等国家语文和文化的研究,而在南大则加强东方包括中、马、印、日等国家语文和文化的研究。这样一来,不但两间大学所开办的学系各有千秋,有应东、西方文化的需求,又科目不相重复,而且,师资方面就能得到最充分利用,也帮助解决大专师资短缺的问题。

教育是千秋大业,教育目标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达到,因此,我认为,确定了让新大南大作适度调整的目标之后,相信十年的时间就能使两间大学并驾齐驱,为国家造就更多优秀人才。

四、新大南大相互发展的好处

必须强调的是，两间大学开办不同的学系，不但不意味着两间大学大学学术上去竞争，反而是他们的竞争对象扩大到国际上，也就是：两间大学今后将需要和有名望的国际大学竞争。因此，两间大学的教授、讲师和学生们都会认为这种能提高国家声誉的竞争是更有意义而且更富有挑战性。

目前，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本区域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是我国领导层坚定不移的决心，不畏劳苦的干劲和全民通力合作的结果。在高等教育方面，如果领导层和教育界人士也能够以同样的决心和干劲来下一番苦功，我深信，新加坡肯定能成为本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

因此，从教育观点来看，上述“两间大学分办不同学系”的方法，正能符合总理先生所提出的“一间大学，两个校园”方法的理想，这两个方法在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社会观点来看，保留两间大学，也可以避免因为关闭了一间大学而产生的各方面的问题。

从历史观点来看，莱佛士铜像、陈笃生医院、高等法庭等的保存，确实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

莱佛士具有独到的眼光，开辟了新加坡，我们饮水思源，保存他的铜像以作纪念。

虽然陈笃生只首捐数千元创办医院，但是，为了纪念他对社会福利的热忱，因此，就让医院的原名长久保留。

高等法庭的巍峨建筑等，可以作为英国法律精神的象征。

至于南大，她是我国公众人士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更大表现，也是全民献身社会福利工作的重要标志。

保存这些历史文物，是鼓励国民继续保有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方法，也是教育我们下一代以及培养国民最佳方式。

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新大、南大相辅并存，共同努力，争取达到我国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才是最好的方法，尚请总理先生明鉴。

陈共存 谨启

1980年3月29日

李光耀给陈共存的覆函*：

共存：

你3月27日的来信，我已收阅，谢谢。

2· 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结果颁发给许多优秀学生的良好学位的价值，也受到怀疑。好多优良的南大毕业生，到新大再攻读各种学位，以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举一个例来说，已故林源河就是在南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第一等荣誉学位后，再到新大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

3· 你担心我们的社会会丧失文化根基，并且西方化，我跟你同感。为了避免这点，我们需要在小学和中学初级小孩还年轻和易受感染的时候，强调道德教育的教导，学生到了进大学时，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态度都已经形成。实际上，南大已经是教授英文，不是中文。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洋大学在灌输这些文化价值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

4· 从你的信中看来，你好像以为只有南洋大学教导中国文化，新加坡大学并没有。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可能是这样。1970年代后期，在新大和联合校园攻读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生，要比在南大的多。我附上一个表格，说明在新大和联合校园学生人数逐渐增加的情形。1974年，第一年的学生人数是十六名，1977年增加到四十三名，1978年（联合校园的第一年）的学生人数是一百一十九名，1979年增加到一百七十五名。目前，新大和联合校园攻读中文系的学生比南大多。

5· 我附上我给黄祖耀的回信。它谈到你在信中所提出的主要各点。在三项选择中，我将接受你所选择的任何一项。我没法做到的是强迫学生进入南大。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彻底改组，我们是没办法消除对南大学位已经产生了的偏见。

光耀

1980年4月1日

* 这是李光耀回覆陈共存的函件。李氏强调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有可能挽救南大的。他说，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大在灌输文化价值方面，全是无能为力的。

李光耀与连瀛洲来往的信件

(1980年4月3日)

李光耀、连瀛洲

连瀛洲致李光耀的信*

总理先生阁下：

新加坡自16年前独立以来，在经济与工业方面已取得重大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国家政治稳定、政府能干精明的领导，以及人民具有公民意识和辛勤苦干。然而，由于大部分的人民是华裔，我觉得中华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跟我们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政府最近鼓励人民要有礼貌及多讲华语，这是正确的做法，无疑的，其目的是在于保存新加坡人口中占多数者的文化遗产。

虽然政府的高级官员和行政人员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却都从家庭或所就读过的华校继承了某些华族传统与文化的特质。

新加坡之所以会有今日，主要原因在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大对新加坡的成功贡献不可说小。如果没有南大，则数以千计的人就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高等教育。有许多南大毕业生也在海外获得了高级学位，对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今天，由于情况改变，南大正面对着学生及教职员短缺的问题。在过去的好几年里，教育所着重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应付社会改变的需求。最近，政府也正确地注意到道德与文化教育对年轻一代的精神发展的重要性。

我没有必要指出南大创建所根据的宗旨与精神。南大在这个时候不断失掉它的特性，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感情的问题不说，南大是新加坡人民热心公益的精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新加坡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新加坡已逐渐发展为本区的一个金融中心、医药中心、投资中心和旅游中心。如果南大得以保存其特

* 这是南大理事会理事连瀛洲致李光耀总理的信，建议为解决目前南大缺乏学生和教师的问题，应马上采取步骤，开办可吸引学生的课程。

性,它也有助于把新加坡发展成为本地区的一个教育中心,特别是在中文和亚洲的研究方面。尤有进者,作为一个旅游中心,我们可以在南大设立一间研究旅游业及提供旅游管理的学院。南大校园远比肯特岗校园来得大。校园内有很多的空地,如果政府及支持高等教育者决心保留南大,那我们是可以设法吸引学生与师资的。

要克服目前学生与教职员短缺的问题,就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把有吸引力的课程分配到现有的三个学院去,比如中国语文、哲学与文化、教育、工艺和电脑科学、旅馆管理及其他适当的课程,南大校园是可以很容易容纳得了我以上谨提出的各个课程的。

然而,如果有恰当的理由应该建立一间国立大学,我是准备支持在两个校园内建立一间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这间联合大学的重要学系。我建议国立大学命名为“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corporated by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这么一来,两间原来大学的名称都可以保存下来。

南洋大学理事会理事

连瀛洲先生

1980年3月24日

李光耀给连瀛洲的覆函*

南洋大学理事会理事

连瀛洲先生

谢谢你3月24日的来信。

- 2·我附上我写给黄祖耀的回信,它谈到你信中提出的主要各点。
- 3·南大自1956年创办以来,在教育大约一万零四百名毕业生方面所作的贡献,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也没有人愿意看到华裔新加坡人丧失他们的国家精神,这种精神使新加坡有今天。
- 4·南大问题,不会因为我们谈论勤俭刻苦的传统,以及中华文化保存的基本道德教训,获得解决。首先,南大并没有传授基本道德教训。除了占总学生人数12-20%,在第一年三个科目中选择中国文学的学生,或许间接会吸

* 这是李光耀总理给连瀛洲的覆函。他不同意连瀛洲建议开设一些新课程能吸引学生进入南大。他强调设立南大理工大学,以保留“南大”名字。

收到一些基本道德教训的传授。其次,道德教训的传授应该在各校所有学生还年轻和敏感的时候进行。在大学,这种教导只能够针对几个挑选出来的学生,并且是在他们的基本态度已形成后进行,而这只能促使他们的基本思想更加完美。因此,我们坚持在中小学校学生必须以华文为第二语文,以便在他们容易接受影响的年龄贯输文化价值和道德教训。

- 5· 问题是南洋大学要怎样去吸引优秀学生。我附上一个表格,说明报名到南大选读中国文学的学生人数减少的情况。1974年荣誉班学生有十五名,到了1979年,减少到五名。
- 6· 你多列出了旅游和旅馆管理,工理和电脑科学作为能够吸引学生到南大的科目。我很难相信,多列出这一些科目,能够扭转目前学生由南洋大学转向新加坡大学的趋势。
- 7·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我已建议我们彻底地脱离过去—— 一间收生和毕业水准低的南大。
- 8· 我相信让南大象征继续保持下去对我国是有价值的:它叙述了一个热爱他们语言、文化和传统的移民故事,这些人来自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小贩、书记,以至商人、银行家,响应设立高等教育的号召,捐出他们所捐出的钱给南大。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不幸的是,鼓起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并没有作为建立毕业生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教育的实际现实。

我已经提出了三个选择:最后一个选择提供了保存南大名字,并且在跟新加坡前途最有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南大校园的最好机会。

光耀

1980年4月1日

南大前途备忘录

(1980年3月17日)

吴德耀

历史背景

南大是新马华人社会在1949年中国发生政治变动后,觉得有必要为华校生提供高等教育而于1955年创立的。

在学术结构及课程内容方面,它模仿中国的大学,教学媒介语为华语,有些课程则用英语。

原本普通学位4年制,在1966年时改为3年制,加上第4年荣誉班。1975年,除了中文系之外,其他学系的媒介语均改为英语。作这些变革是因新加坡在1965年成为共和国,而目前有90%的学生选择进入英校。

在这个转变期里,到南大的学生所讲的英语同新大生比起来,大体上是比较欠佳。大学采取了步骤增进他们的英文,使他们有更多时间接触到英语。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由1978学年开始,新入学的学生全部到武吉智马的联合校园上课,使他们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接受一段时期的浸濡。

问题与争论

在教学媒介语及课程大致上也按新大的方式改变后,加上南大学生又在联合校园上课,南大是否还有必要呢?在肯特岗设—间大学,一个校园或是两个校园,一在肯特岗,一在现在的裕廊的南大,不是挺好吗?这种合并将能避免重复,因为两间大学都有理、文、商各学系。这将消除南大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受歧视的现象。合并也能集合人力物力办—间素质好的大学,而不是一间好,而另一间不大好。学位也将只有一种,如国立大学学位。其次,学术上的事实是,即使南大继续保持为—独立的学府,它将“永远”扮演次于新大的学术角色。南大将在自卑的阴影下生存,合理的步骤是合并。

不赞同合并的理由

赞同合并的理论固然现实,有时甚至显得使人非信不可。但它们值得商榷的,从教育哲学的观点来看,尤其值得商榷。在拥有两百三十万人口,人们接受教育的欲望可以列入世界最高之列的新加坡共和国,只要一间大学在教育上是否是健全的呢?

教育不仅只见眼前,也应瞻望未来。在今后十至廿年内一间大学一个校园或两个校园,是否是现实的做法?在教育上,将来所有的学生都出自同一个学术模型,没有另一间学府的竞争(虽然后者在国内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形象)。这是否是合乎期望的呢?形象有时是出自错误的情报与假设。很显然的,南大的中文系无论如何不会输给新大的中文系,但公众人士的印象是新大的所有学系一定比南大好。这使新大的学术气氛弥漫了一种骄气。这同争取优越的学术成就是不很相称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学术人员通常会影影响他们的学生,使他们在毕业后踏入社会时,具有一种自以为是凤毛麟角之属的感觉。到时,他们将会同培育他们成材的整个社会隔绝。他们会成为支配性的少数,而不是期望中的创造性的少数。

赞成南大的理由

除扮演学术上的竞争者这个角色外,南大在今后几年的改革完成时,在建国方面也可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加坡需要有文化上的稳定因素,随着讲华语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及学校需要好的华语老师,南大可以作为应付这类需求与活动的中心。

南大可以造就适合这个基本上是亚洲人的社会、华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的新加坡各方面和各层次的需求。随着日本崛起为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本世纪末也可能成为政、经强国,南大可以造就毕业生,以应他日之需。日本在新加坡的企业普遍上就都喜欢聘用南大毕业生,也许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处事的方法相似吧。这类公司有许多因为同中国有贸易,也需要懂得中文的毕业生。

因此,南大可以扮演与新大相辅相成的角色,一个应东方之需,另一则应西方之需。这种东与西的融合,相得益彰,也正是本共和国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特色。

南大有理由存在

如果南大要继续成为一个分开与独立的学府,那就须名副其实。它应具有其本身的独特点,而不是新大的翻版或缩影。否则南大将永远生存在新大的阴影中,这也即是说,南大必须有不同于新大的学术计划,有不同的着重点。比方,南大可以设立新大所无的新学系。中文系应进一步加强,使之能更有效地从事中文与学术的研究。南大商学院应训练有苦干精神的工商人材,以应中小型企业之需,而不是同新

大竞争培养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雇员。

这种独特的着重点也可用诸其他学系,使到两间大学的学术计划既互相竞争,也相辅相成。

南大应如何竞争?如果单靠选择的话,所谓最聪明的学生必会选新大。而“剩下来的”则到南大。此外,新大是间有地位声望的高等学府,学术水准也高;这是不错的。但不是所有的新大学系在学术上都是超人一等的,中文系肯定就不是。南大理学院的好些学系是可以同新大平分秋色的。说最好的人材只属于每年进入新大的约两千人,这也不尽是事实。在严格的挑选过程中,每年进入小学的学生,只有大约五巴仙半进入大学,也许另外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也可算是好人材。如果这些人被拒于大学门外,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因此,从教育观点来看,所谓“剩下来的”是一种不公平的衡量标准;这是另一种表现智能优越感的做法。

南大仍可为青年人服务,为他们提供良好教育和训练。换言之,新加坡是有余地容纳两间不同而互相竞争的大学的。如果没有另一间大学的竞争,唯一一间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将会恣恣跳槽以至跑向外国更广阔的绿色草原。南大生秉承忠于职守的传统,可以作为一种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新加坡是个可靠的投资地方的声誉。

即令南大生必须在带有自卑感的情况下竞争,那也不算是大坏事。事实上,对一个人的一生,以及一间学府的健全性来说,在稍带自卑感的情形下竞争是会更好的。它能鞭策那间学府力争上游。反之,一间满于过去的成就及带有优越感的学府,却会走向骄傲自满与平庸的下坡路。

元气恢复的南大

单单继续保存南大之名是不够的,单单延续旧的南大(南洋大学的略称)是自拆台脚的做法。学术上的远见是需要的。一间没有远见的学府必将漂没无闻,恢复元气,重新振作是必要的,这可以让大学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大学的整个结构,从理事会至学术计划,聘用人员、设备各方面都应重加调整,因为共和国的情况已改变了,而且仍在不断改变中。

设立研究团

由于兹事体大,兹建议政府委任一个由本地及外国教育家组成的研究团,以进行策划及提出振兴南大的建议,使它能在建国方面扮演更有效的角色。

按:本备忘录是吴教授打算呈交丹顿爵士的;后来他改为提出口头建议,备忘录原文为英文,译文若有出入之处,将由本报译者负责。

(取自《南洋商报》)

情理兼顾的慎重抉择

(1980年4月3日)

《南洋商报》社评

李总理最先在3月10日公开发表他致给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信件,提出解决南大前途问题的三个选择,即新大南大合并为一间国家大学,只有一个校园;两大合并,但保留肯特岗和裕廊两处校园;第三个选择是在联合校园三年过渡时期结束之后,让南大重新开始。虽然在一个校园里设一间大学更符合教育理想与新加坡的现实情况,但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李总理宁愿变通一下,取第二选择。

十天之后,黄祖耀回信给李总理,提出南大与新大合并以外的两项新建议。第一项建议是改组南大,采纳美国大学制度,并且跟一间著名的美国大学取得联系。黄氏除了指出采纳美国大学制度的优点之外,还建议邀请美国学人组团来我国作深入研究,以决定是否可行。第二项建议是让新加坡有两间互相补益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大学,即在两大之间划分不同的学院和学系。他建议在开始时,可在南大设商学院(工商管理及会计),拟议中的工艺学院,还有语言中心和大众传播学系也可以保留。

又十天之后,李总理对黄祖耀的函件再提出答覆。他建议在南大校园成立理工学院,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于1982年开始招收第二年级学生,而于1992年达到自主,成为南洋理工大学,在此之前,学位暂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

李总理并没有拒绝黄氏原来的建议,而把它们列作另两项选择,即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对把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的计划提出意见;二、在联合校园满期后,重新开办南大,提供工商管理、会计和它目前教导的其他学科,但南大必须和新大竞争招生,因为新大将继续提供它目前的学科。

成立南大理工学院的建议,显而易见的具有以下优点:首先,由于开设的学科

热门,而且由国立大学颁发学位,将保证可以有足够的学生,也得以满足我国的人力需求;其次,在国立大学提携之下,最终它将能够成为一间优秀的独立的大学,这至少可以部分符合许多人的愿望;其三,万一进行的情形不太理想,它还有一条退路,亦即南洋理工学院可以无限期保留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南大改制美国大学的建议,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研究,而且未知数也太多;至于南大重新开始之议,如果必须与新大竞争,成功的希望就很有限。

在上面所提到的三封信发表的过程中,一般公众人士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学生的前途无疑应该最先考虑,但是创办南大的精神,无论如何不应加以湮没。他们能够非常冷静地对待这一个问题,最主要的理由可能是,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信赖政府最后必能作出最明智的决定,而一经决定,将是不容更改的。

难得政府和有关方面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如此慎重,而且情理兼顾,基于这种精神,我们可以相信,纵使南大有过这么多的波折,它还是可以渡过危难,而在瞻前顾后和深思熟虑之下作出的最后抉择必将得到一致的有力支持,既有求生的意志,决心和办法,判决就绝对不会是死刑。

(《南洋商报》社评)

南大朝那个方向走

(1980年4月5日)

蓝平昌

近一个月来,南洋大学问题再一次成为新加坡各阶层人士所热烈讨论的课题。

从3月10日李光耀总理发表他致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公开信后,我们可以发现大家讨论南大何去何从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去发展。

第一,黄祖耀于3月20日发表他给李总理的覆函,信中提到南大采行美国的大学制度,并与一间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建立联系。黄祖耀也说,此事不妨邀请一批美国学术界专家来作深入的研究后,再作决定;

第二,新大与南大并存,开办不同的学科相辅相成,或开办同样课程各自竞争招生;

第三,李总理本身的看法:在目前南大教职员缺乏,难以聘请资深的新教职员及学生宁愿选择新大的情形底下,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成为两个校园之一,一间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1992年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李总理曾与十一位南大出身的国会议员详细讨论南大前途问题,南大出身的国会议员也都一致认为,解决南大的办法就是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后简称“国大”),在南大校园设立某些重要的学系或学院,以辅助肯特岗校园。

本报记者也从南大出身的国会议员处获悉。他们的此项立场是不变的。

到了3月29日,李总理发表他致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覆函中,更进一步透露了新大南大合并的一些较明确行动,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使南大成为两个校园之一,一间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这间学院将是国大的一部

分,并且和肯特岗的工学院保持联系8到10年,它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建立南洋理工大学的预定日期是1992年,在这之前,必须清楚确定的是:将获得国大学位的该院毕业生,具有和肯特岗毕业生同等的水准,而且,当该院学生在1992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时,该院将继续保持同等的水准。

李总理补充说:1992年当我们有能力经得起在院系和教职员方面重叠腹用的负担,在南大校另外设立一间自立的南洋理工学院,如果南洋理工大学这个名称在感情上更能令人感到满意,就定为“南洋理工大学”好了。

很显然的,今后的南大若改称为“南洋理工学院”(在南大校园内),附属于国大或自立为“南洋理工大学”,最重要的,是这间学院必需能吸引学生与优良师资,为今后新加坡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用的人才(这是毕业生前途的另一个较现实之问题)。同时,也必须在家长、学生与人们心目中清楚地莫立同等水准的概念,让各界人士都公认该大学的毕业生亦有和肯特岗的毕业生那样的水准。

在决定南大今后,何去何从,这艘船将朝那一个方面航行,作为舵手的南大理事会,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大多数的南大理事会成员都支持李总理所提合并,一间大学两个校园之建议,其中有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理事林继民、连瀛洲与陈共存。

挽救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在他致总理公开信中已说得很明白。

他对新大南大合并所持的立场是有所保留的,他也作出两点建议,南大改为美国的大学制度或不必有两间互相竞争的大学,只要拥有两间相辅的大学。如果合并是唯一的途径,则他愿意接受新大南大合并,把主要的学系或院系安置在南大校园。

在目前的情形下,延迟不决将令南大自生自灭,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几位南大理事也都提出他们的建议。

- 林继民强调:他不是基于感情上的理由而主张保存南大,他提出基本上与主席黄祖耀一样的建议:南大改采美国大学制度。
- 连瀛洲建议:在南大文、理、商三院开办适当的课程,以吸引学生与师资,他特别提出旅馆管理、理工科及电脑科等,此外,他也声明如果有恰当的理由应该建立一个国大,他准备支持在两个校园设立一间大学,南大校园设立重要学系,并建议命名为:“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 陈共存则说,他从国家与人民将来的利益观点来看,南大与新大合并并非解决问题的上策。他也建议,让新大与南大互相发展,开办不同的学系。陈共存也指出:保存南大,是鼓励国民继续保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培养国民本质的最佳方式。

在这之前,3月16日各报章登载了英国学人丹顿爵士的报告书。报告书中建议,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单一而强大的大学。

报告书也认为,新加坡维持两间大学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针对丹顿爵士的报告书,许多人都发表他的看法,认为他在并不太了解新加坡的社会背景及南大创办历史的条件下作此建议,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丹顿建议有草率之嫌

前南大代校长,现任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说,丹顿爵士在听取了有关简报及到新加坡访问三几天后即作出“一间大学,一个校园”的建议是草率之嫌。

吴德耀教授也声明他支持两间独立大学立场的思想是“一贯的”。

南大学生会于4月3日发表声明,认为丹顿爵士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说,分析新加坡的大学教育问题,不能令人信服。

南大学生会声明中并形容这是一份“游记式的报告书”。

李光耀总理对此事也说得很清楚,在去年10月间他邀请英国学者丹顿爵士到新加坡来进行一次初步访查,丹顿报告书提出“一间大学,一个校园”的建议,但李总理准备把这个在教育上是理想的建议变通一下,在两个校园里开办一间大学,把联合大学的重要分类安置在南大校园里。

南大毕业生协会,虽未作出决定或建议(毕业生协会订在4月13日召开会员大会),但记者从负责人处打听到的消息是,大多数会员在建议书中反对丹顿的“一间大学,一个校园”建议。

南大的教职员在接受本报记者的访问时,也大多强调,在感情上关闭南大,采纳“一间大学,一个校园”的决定是相当痛苦的;基本上,为了挽救南大,他们同意合并,但认为保存南大校园是极明智的选择。

南大学生会(裕廊南大校园在籍二年级及荣誉班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后,反对合并者达76.92%,赞成合并者12.46%,废票10.62%。

不过,南大注册处联合校园南大学生所作调查,则有87.4%,赞成南大与新大合并成立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大学生会,在声明中反对新大与南大合作,认为南大有存在的价值。

在这一次的南大问题公开热烈讨论中,赞成与反对南大的大合并的意见都有,我们应该高兴的是看到大家都能在最冷静的状态下交换意见。而且,大家都是以南大及新加坡的利益为大前提,大依归,不再像过去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样感情用事及冲动。

我们深信,在此种气氛中进行讨论及互相研究南大问题是必定可以圆满解决的。

(取自新加坡《星洲日报》)

南大理事会声明

(1980年4月5日)

南大理事会

南大理事会经深入讨论总理于1980年3月29日致本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信中所提关于南大前途的三项提议。

南大理事会决定接受总理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为一间国立大学，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组成)”。所建议的“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称为“南洋理工学院”，并将从1982年开始招收学生。这间学院将与新加坡大学的工学院保持联系，并将成为1992年之前所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

本理事会于作出上述决定时经慎重考虑下列各项因素：

- (a) 南大当局所主持的一项调查中，在联合校园的绝大多数南大学生(计在595位答覆询问之学生中占87.4%已表示支持合并。
- (b) 南大在目前情况下不容易吸收更多资历高深之教职员的问题。
- (c) 优秀的“高级水准”学生不愿意进入南大。
- (d) 如果让南大照目前的情况拖延下去，南大必将自灭。
- (e) 总理经保证到1992年建立“南洋理工大学”。
- (f) “南洋”的名称将可获得保存。

本理事会各理事经详细讨论有关邀请美国学者来研究是否可将南大改组成为美国制大学的建议。本理事会赞同总理关于这项改组能否成功所保留的意见，并决定放弃这项建议。

南大理事会不能接受在联合校园期满后照目前的方式重新开办南大。因为这将仍然不能解决南大缺少教职员及优秀学生不愿进入南大的双重问题。

本理事会对新加坡一部分人民偏向支持南大保存为分开大学，深表感激。但是

在目前的情况下,合并是对各有关方面最有利的办法。

在总理的同意之下,南大的华语研究中心,将继续在南大校园内开办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部分。

本理事会深信,到了1992年随着南洋理工大学的成立,南大将能遵照各创办人的愿望,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及大专教育作出重要的贡献。

(取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

南大理事会的抉择

(1980年4月7日)

《南洋商报》社评

南洋大学理事会在经过了详细的研究以后,已经决定接受李总理所提出的建议,那就是使南大先成为新加坡国家大学的一部分,但以理工学院作为发展核心,到了1992年,将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我们相信理事会的成员,在达致这个决定以前,一定已经先把南大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周详地考虑过了。理事会决定接受李总理的这项建议,相信是因为这是在所有办法之中,最能符合南大本身以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办法。

理事会所列举出的各种理由,比如联合校园的学生绝大多数选择合并,南大本身单独存在下去的话,又不可能吸引成绩良好的学生以及优秀的师资等,这些都是经过了公开的讨论以后,大家都已经了解的问题。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在考虑和讨论南大问题时,我们至少要照顾到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南大创办的精神与创办的经过,南大是华人社会热心教育精神的象征,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这样的精神;第二,大学教育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材,它必须配合经济与社会的需要,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素质,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出路问题。

无论如何,一间大学一个校园的建议不仅将使南大校园不再存在,而且也不一定符合我国的需求与条件,将南大校园并为国家大学的一部分,不仅能使云南园继续成为一个高等学府所在地,而且南大的名字也可以保留,到了1992年,当南大校园的水准被认为可与肯特岗校园并驾齐驱之时,南大将“脱胎换骨”,成为南洋理工大学,这种解决办法,正如本报日前社评所说的,是尽量做到了“情理兼顾”的地步。

理事会建议除了理工学院以外,在总理的同意下,南大应该继续保留它的华语研究中心,南大虽然早已改用英语为教学媒介,可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它仍然与华文分不开,而且研读华文也是南大创办的宗旨之一,再说南大在这方面的水准,也是受到各方承认的,因此我们也认为对于华文的研究,乃至其他有关东方文化的学科,应该可以在南大校园继续发展下去。

南大自改组以后,虽然一直接受政府的财力与其他方面的支持,然而社会人士还没有忘记它是一间民办大学,因此社会人士对南大的意见也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也希望那些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能够了解总理为南大前途所提的建议,以及体谅理事会所作出的决定。社会人士对南大问题虽然见仁见智,可是出发点都是为南大的长远利益着想,大家都能够冷静地分析问题,而不被感情所左右,这是一种好现象。以后,我们希望南大校园能在国家大学里得到平等的发展,我们也认为只要南大校园一被确定与肯特岗校园具有同等的水准,那么南洋理工大学就应该早日成立,我们不一定非等到1992年不可。至于南大并入国家大学以后,南大毕业生所得到的文凭与学位,应该像以前莱佛士学院与爱德华医学院一样,被视为与合并成一间大学后的资格具有同等的地位与价值。由于历届南大毕业生为数不少,政府也许有需要正式表明它的立场,以消除他们可能抱有的疑虑。

(取自《南洋商报》)

南大问题告一段落

(1980年4月7日)

《星洲日报》社论

经过了慎重、认真的考虑,南洋大学理事会已于前日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李光耀总理的第三项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组成)。理事会同时也赞同总理的看法,在南大校园设立“南洋理工学院”,从1982年开始招生,与新大工学院保持联系,并将成为1992年之前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

南洋大学理事会是南大的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的上述决定,无疑意味着数周来有关南大问题的论争,已告一个段落。尽管较早时多位南大理事曾提出各种方案,努力寻求其他途径,改革南大,但在当前的社会风尚,以及南大不易吸引资历高深的教职员和优秀学生的情况下,理事会只好面对现实,毅然作出上述决定。在述及有关决策的数项因素当中,理事会对总理保证在1992年建立“南洋理工大学”,以及“南洋”的名称将可获得保存,表示予以重视。

1992年成立“南洋理工大学”,对于许多主张我国应拥有两间大学,或在主观上渴望南大通过彻底改革,而以理工大学姿态重现的社会人士来说,在时间上也许略嫌晚些,但是只要目标明确,而一切计划能按照总理指示的“时间表”进行,我们相信10至12年后再生的南大,依然还会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关心和爱戴的。

保留“南洋”的名称,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如众所知,“南大是新加坡人民热心公益的精神产物”(连瀛洲理事语),“是我国公众人士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表现,也是全民献身社会福利工作的重要标志”(陈共存理事语)。“南洋”名称的保留,无疑将促使人们对于前人热心公益事业予以怀念和致以敬意。

南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教育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颇易引起人们情感波动

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察觉到,在这次有关问题的论争过程中,大家都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处理,并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前提,这是难能可贵的。

南大的宣告与新大合并,对于许多曾经直接或间接为南大效劳的社会人士,以及与她存有深厚感情的教职员、学生和校友来说,也许会有点伤感。然而,认真的说,大学的使命不外乎在于替国家培育英才,为了配合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需要,南大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相信将能更好地为国家社会服务。

当然,必须一再指出的是,今天南大虽然由于客观因素的变化而不得不与新大合并,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余年来她的存在是多余的;恰恰相反,事实说明,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她所培育下的子女,在我国各个领域里,都扮演着重大贡献。

我们吁请,所有关心南大的人士,今后能继续本着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密切关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也谨在此预祝,南大的彻底改组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取自新加坡《星洲日报》)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声明

(1980年4月23日)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李光耀先生

新加坡共和国 总理

总理阁下：

1. 谢谢您3月7日的来信。

2. 本会认为，南大问题不单是高等教育问题且是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必须从长计议。因此，本会不但先后于3月15日及3月22日，召开特别理事会议进行讨论，并成立声明起草小组，专门深入研究有关问题，且要求历届校友发表意见以供本会参考。

3. 南大是我国两间大学之一。它创办于1955年，迄今已有25年的历史了。尽管它在过去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雨，面对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考验，但无可否认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值得告慰国人的。在殖民地时代，它的创立、捍卫，发扬了民族教育。我国由自治、合并而独立建国以来，它经过了改组，从而配合了建国发展，教育发展的新需求。这最少说明了它在教育建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4. 本会是南大毕业生的一个团体，基于饮水思源的道理，我们对于南大一片至诚的爱心，不因时日而锐减，也不因校政易人而改变，作为校友，对于母校的爱护是很自然的，谁都希望看到母校有光辉的日子。回忆南大草创时期，先人披荆斩棘，历尽沧桑，出钱出力，将一间民办大学扶持起来。创办人的丰功伟绩，将在新加坡的历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诚如您在4月1日致给南大理事会连瀛洲先生的回信中所说，“南大自1956年创办以来，在教育大约一万零四百名毕业生方面所作的贡献，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也没有人愿意看到华裔新加坡人丧失他们的儒家精神，这种精神使新加坡能有今天”，及“让南大象征继续保存下去，对建国是有价值”。的确，保存

南大校名的真正价值，并不仅是基于情感上的因素，而是在于维持及发扬先辈那种不屈不挠、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而这种富有价值的宝贵精神，是新兴国家欲达富国强民的目标不可或缺的。

5. 作为代表南大毕业生的机构，我们也关怀南大生的出路和前途。可以告慰的是，过去廿多年来，南大栽培了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他们之中，有的到外国读书深造，考取高级学位；有的受到外国的聘请，在外国著名大学里执教，或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学成回来，在我国公私机构服务，不少有优异和卓越的表现，大体上都算称职。南大生一般具有华校传统的刻苦耐劳精神，有强烈国家意识，热爱劳动和学习，以及有责任感。事实上，这些传统的优点，都必须在高等教育机构里发扬光大的。

6. 作为高等知识份子的大学毕业生常被视为社会中中型份子。因此我们对于孕育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负起应负的责任。新加坡国小民寡，缺乏天然资源，于是人力培养和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虽然我国经济成长迅速，但我们还是经不起资金作无限度或不经济地运用。我们必须用最少的资源来训练出建设国家过程中在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然而，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趋势看来，到本世纪末，新加坡必将成为一个工业国。同时，目前已有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我国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我国今后对大学毕业生与专业人材的需求量，将和美国、日本、西德等先进国一样，势必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与日俱增；基于相辅相成，互策互励的原理，本会认为，从长远看来，拥有两间各具特色的大学，对我国是有利的。

7. 在4月5日，南大理事会已宣布接受您的第三项建议：让南大与新大合并，并在1992年之前成立南洋理工大学，南大理事会经过了冗长的会议和慎重的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本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南大与新大暂时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是既成事实，本会恳切希望，负责合并事宜的有关方面，能够使合并程序在充分照顾国家利益及有关教职员生的前提下，公平与顺利地完，更希望各方期待的南洋理工大学，能够依时实现，届时，南大又可以赋予新生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南大毕业生协会 启

（取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是否只应拥有一间大学？

(1980年5月15日)

马华工商总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及其他华团代表

我们下列九位工商文教团体代表，于今午四时前往大华银行总行四楼会议室，拜会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在场的尚有：南大理事会理事林继民先生与陈共存先生。

我们专程来访的目的，是要进一步了解有关南大最近的发展情况以及建议中的南大新大合并的背景与详情，并表达我们的共同看法。

南大是星马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创办与发展起来的，她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均受两地人民的密切关怀与爱护。自从今年3月10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发表他致给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的信后，对于李光耀总理的主张南大新大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无不深受震动，议论纷纷，咸认南大新大应独立发展，不能把南大并入新大。

虽然南洋大学已是新加坡政府资助的一间大学，但基于历史渊源及东协合作的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出我们的看法与建议。

南洋大学对于星马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是星马人民引以为豪的千秋大业。这种人民对教育的热忱，不仅不应扑灭，相反的，应该发扬光大。

我们完全支持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支持南大存在所列举的两点理由，即第一：新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我们对南大创办人负有责任，以不遗余力确保南大在新加坡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中继续扮演着具有贡献的重要角色。

根据李总理的公函披露,南大目前所遭遇的困难是:一:教职员缺乏,难以聘到资深新教职员,二:学生宁愿选择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我们认为,要克服这些困难,必须先找出其根源,然后对症下药,治病救人。

南大创办至今的廿五年中,曾有辉煌的表现,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为什么近几年来,却是每况愈下呢?管窥所及,我们觉得下列几点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 (一) 南大于1975年改为英文大学后,丧失了其原有特质,与正统英文大学的新大比较,相形见绌。这是很自然的,倘若将新大改为华文大学,其下场也是一样。
- (二) 南大近几年来连基本的校长都没有,只由一位秘书长主持校政。这如何能够吸引到良好师资在其旗下服务?
- (三) 南大新大实拖统一招生与联合校园,从1978年起,所有新生都被安排到新大武吉知马校园上课,这使南大人丁逐渐稀少,缺乏朝气,怎不令人触景伤情而生去意?
- (四) 改制后的南大文凭仍然不能得到与新大文凭同等对待,在新大文凭较吃香而南大又丧失其特质的情形下,学生宁愿选择新大是不奇怪的。
- (五) 新大拥有好些被认为经济价值比较大的专业学系,如医学系、法律系与工程学系,这对优秀学生是很具吸引力的。而南大拥有的学系,与新大其余学系大同小异。

有鉴及此,我们建议:

- (一) 在南大与新大开办不同的学院与学系,采用不同的学制,南大可以侧重于应付来自东方发展的需求,新大侧重于应付来自西方发展的需求,两间大学相辅相成,这与黄祖耀先生等南大理事所提出的建议及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教授所发表的意见相似。
- (二) 南大应及时聘请一位资深的学术人员来担任校长,并停止统一招生与联合校园,使南大能在稳定与独立自主的环境下发展校务。

我们深信,只要能做到上述两点,以南大在国际上所拥有的地位及不同学系可以吸取不同的优秀学生,要克服缺乏优秀学生与良好师资的困难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我们在观念上是否已先入为主认为新加坡只应该拥有一间大学,那就是新加坡大学?这种看法在廿五年前南大创办时曾被提出,现在丹顿爵士又老调重弹,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丹顿爵士的论点能够成立,那岂不是美国应该只有一间哈佛大学,英国其他大学都应该并入牛津大学?

南大的创办宗旨之一,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应付本地区的教育需求及促进东西

文化教育交流。际此东协五国强调区域合作，马新工商界每年都举办联谊座谈会，设法促进两地的经济合作与工商发展。为了使经济合作更有意义，更能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教育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南大可以贯彻其创办宗旨，为东协地区多提供一些教育与人力训练的机会，这不但有助于吸收优秀学生到南大深造，而且有助于促进本地区人民的合作与友好关系，加强区域合作的精神实质。

我们以上的看法与建议，已在会上与黄祖耀先生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换与讨论，现将之发表，以供各界参照。

黄文彬（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

许平等局绅（马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暨檳威华校董总主席）

李成枫（大马树胶总会会长）

林晃升（全国董总主席）

沈慕羽局绅（全国教总主席）

陆庭谕（全国教总副主席）

刘锡通律师（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

傅孙中（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副会长）

孙勇南（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理事）

1980年3月26日

（取自《南洋大学史料汇编》）

一种共同语

(2000年9月16日)

李光耀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气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入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语种社会,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淡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北克500万

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讲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但是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八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五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华文教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亲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

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三苏丁同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程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

袖。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韩战刺激了橡胶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共产中国去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500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德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共产主义分子后来通过中华总商会，各宗乡会和学校董事会内的支持者，控制了这所作为华社象征的大学。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大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

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多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

预，他们会支持我，但是何苦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会作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白白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会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入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入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长和华校生进入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份量。多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语，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来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

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作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浸濡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今天,大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睬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

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取自《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正是雨酿清明时（跋）

◎ 李业霖

记得去年榆叶辞青，芒果转黄的季节，我接到一个新任务，就是撰写一部《南洋大学校史》。这是一桩艰巨的工程，事不宜迟，立刻动手筹划工作。为了献给南洋大学全球校友第七届联欢会一点礼物，我们同时筹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文献资料集。这两部著作同步进行。

为了编好这本文献资料集，我在南大文献的海洋中，沿岸作了多次飘航。今年雨酿清明，处处听到燕语蛙声，屋前屋后满眼姹紫嫣红，正是花香禽鸣，色韵醉人的时节。经过多月的努力，《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终告杀青，即将付梓。

为了编写南大校史的工作，我们广事收集史料，作分期分段分题的研究，并进行综合概括。研究南大校史是学术上一桩拓荒工作。拓荒性的著作，不宜脱离文献基础而空发议论，必须下点苦工夫，甘坐冷板凳，贯穿史籍，旁搜远绍，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采而录之。《诗经·魏风·葛屨》云：“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我们以履霜抗寒的精神，精工细致的技巧治史，深入探索，绝不浅尝即止。

南大校史的研究和撰写，不应有禁区，它是个开放的学术领域。刘知几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曲笔》）这真道破了千古以来史家撰史的矛盾惶悚的心态。我们主张尊重事实，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誉者不过其实，抑者不损其真，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贤者讳，强调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情操；追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的理念，努力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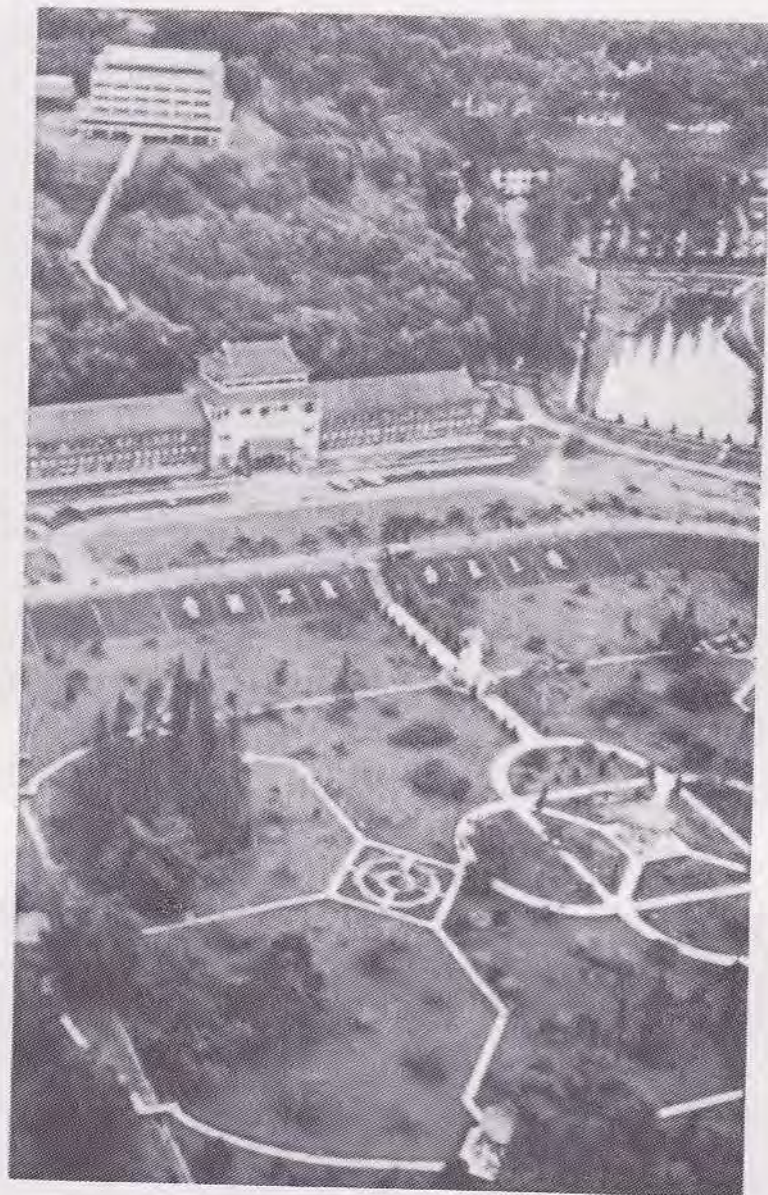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一部从南大创办到被关闭的重要文献选编(1953年至1980年),它的价值在于保存文献资料的本来面目,是《南洋大学校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犹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这两本书的编纂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在结构上也两相呼应。

我们广稽博采,搜集了六百多篇文献资料,经过芟削繁芜,在本书中只甄录了近一百篇文章。有些是难得一见的文献,如陈六使先生在1950年9月9日发表倡建华文大学的谈话;1965年10月南大十个学生团体向南大当局提呈的有关《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严元章、吴德耀等人对卫护南大的呼号和呐喊;李光耀先生有关对南大政策的演讲和与南大理事会诸公讨论南大前途命运的来往信件以及丹顿爵士的《新加坡高等教育报告书》全文,这些文章都是珍贵的文献。

本书即将问世,情不自己,写出一点治南大史的感触。我曾南大学习和服务了九个年头,制造了一根钥匙,供我打开了做人和做学问的闸门,对南大有很深的感念。回眸前尘,人孰无情,翘望南天,惋叹不已。谨以为跋。

2002年清明节写于吉隆坡孟沙

云南园



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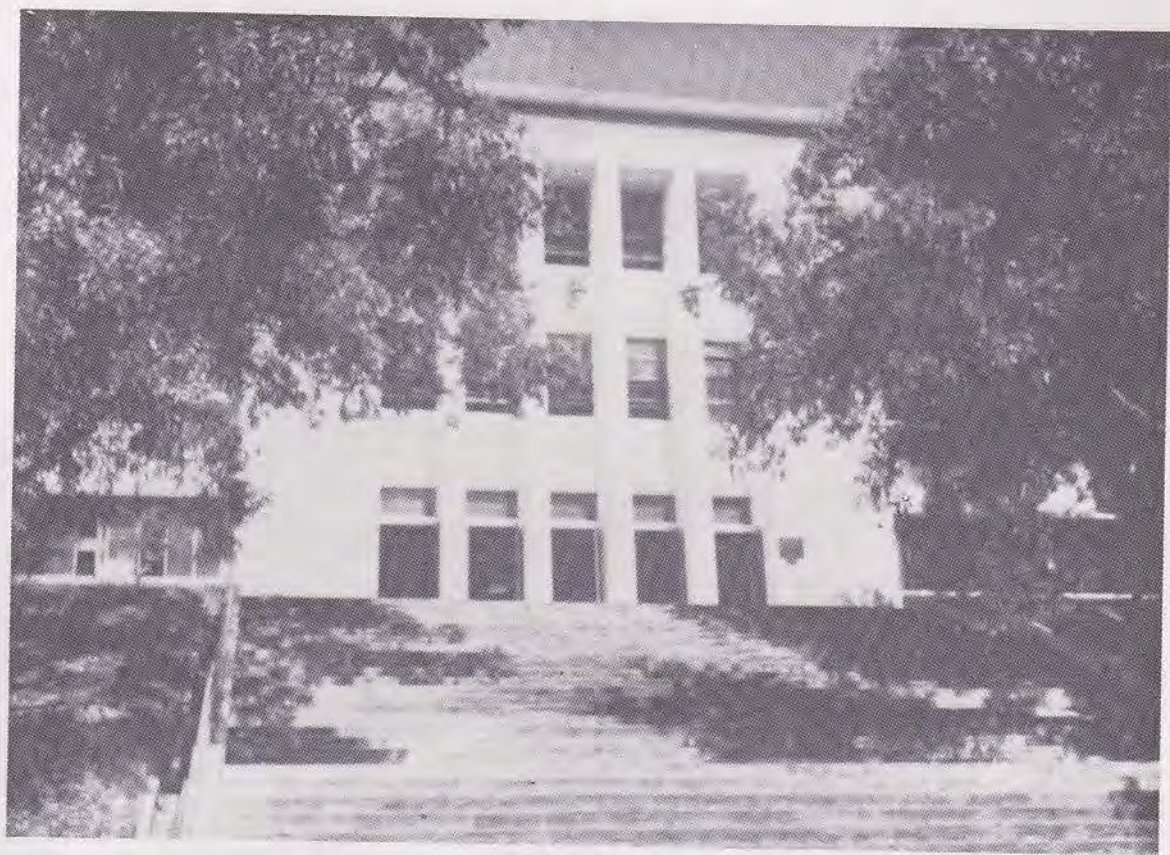
旧图书馆



新图书馆



文学院



商学院



理学院



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先生恳切亲谈
陈六使先生与林连玉

第二排左二是林源德校友。
南大学生楼落成盛典。
陈六使和李光前等出席。



1 女王
9 莅
7 临
2 南
2 大
月 访
19 问。
日，
英国伊
丽莎白



1961年美化校园运动。南大学生们秉承发扬自爱爱校的精神，于是年11月26、27日两天，发动同学参与美化校园运动。除了同学们外，教职员也不落后，踊跃参加。图为庄竹林副校长，手持锄头，参加清除野草工作。



1967年7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邀请到南大演讲。他抵步时和该学会会员亲切握手。



女同学们在宿舍讨论功课。



南大迎新会中的集体舞,充满着友谊与欢乐的气氛,地点在当时文学院礼堂。

「南洋」的名称将可获得保存

南大理事会接受总理建议 南大与新大合并成国立大学

深信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的成立
将遵各创办人愿望为国家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本报5日讯

南大理事会今日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总理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为一所国立大学。

南大理事会是在本月1日召开，由总理主持的会议上，决定接受有关南大和新大合并的建议，并决定接受总理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为一所国立大学。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新加坡大学将合并为国立大学下南洋理工大学，到了1992年，真正成立「国立理工大学」。

南大理事会声明内容

南大理事会声明如下：
南大理事会是在本月1日召开，由总理主持的会议上，决定接受有关南大和新大合并的建议，并决定接受总理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为一所国立大学。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表示，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一) 南大的「南洋理工」将不再使用。

(二)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三)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四)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五)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六)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七)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八)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九)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十) 南大和新大合并后的大学，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国立大学的剪报。

(日期：1980年4月6日)



S. \$23.00

ISBN 983-40965-0-X



9 789834 096502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